收获

抗战三部曲

黄埔四期

何顿 著

陸軍軍官學校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黄埔四期（2015年路遥文学奖，首发于《收获》）

作者:何顿

ISBN:9787915000283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第一卷

在中南军政委员会任高级参议的贺百丁，已无一兵一卒，身边就带个副官。副官姓张，常德人，三十多岁，是他妻子何小玉的表弟，十八岁时，经家人指点，投奔了身为团长的贺百丁，曾于一九三七年的淞沪会战中，把身负重伤的表姐夫背下了惨烈的战场。贺百丁信任他，一九四九年他随陈明仁在湖南和平起义后，很多跟随他的军人都被他遣散，惟独张副官例外。

贺百丁三天两头开会，越开会越觉得自己在中南军政委员会地位低下，何小玉劝他调回湖南的话，时不时在他耳畔萦绕，以致他都没心思听别人发言。与会的人问他："贺高参，你有何高见？"他答："没有。"

那段时间家里很沉闷，曾经的辉煌，突然消失了。指挥过众多战斗的贺副司令，很不习惯这种宁静，却又不能不接受这种孤独。他对伤心着的何小玉说："你大哥被新政权镇压的事，不要在贺兴、贺强面前说怪话，他们还是小孩，这对他们影响不好。"贺兴、贺强是他的两个儿子。贺兴读初中，是个对什么都感兴趣的学生，一个人有三个人的爱好，除了读书，还要打篮球、练毛笔字，还想把口琴吹好，没有时间像母亲那样为大舅的死而悲伤；贺强，还不知道这世上竟有悲伤——他年龄小，看得到漠然和友爱，就是看不到悲伤。

有天中午吃饭，贺百丁看着贺强，贺强低着头吃饭，一张脸，皮肤十分稚嫩，他想贺强还小，贺兴既爱好体育又爱好文艺，能看出是个有追求的人，未来在小儿子身上却是个未知数。"贺强，你现在长大了，明年就进小学了，要好好读书。"贺强答："知道。"贺百丁瞟眼张副官，说："他们这代人不用躲避战争，比我们这代人幸福。"张副官笑，"是的，军阀被我们消灭了，日本人被我们打跑了，现在和平了。"吃过饭，贺百丁对何小玉说："这些天我想了想，我在武汉什么都不是，回湖南，至少还是起义将领。"何小玉说："当初我就不主张你来武汉，你说你们黄埔四期的林彪在这里，结果人家不愿搭理你！"贺百丁被老婆戳了痛处，黑着脸吼了句："别说了。"

当天晚上，他打了个报告，说自己家乡观念重，想脱掉这身军装，回湖南做点具体事。夜深了，他昂起头望眼窗外，有一瞬间，他想起了贺怀国那张乞求的脸，又想起他的女机要员秦云——这两个人永远是他的痛，是他拚命想忘记却又时不时要从无意识里挣脱出来的阴魂。他无情地把他们从脑海里驱赶出去，"滚开！"他说，厌恶地挥下手。

他的报告被批准了，他带着一家人回了湖南。到火车站接这位前国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帮他把一件件行李搬回家的就只有他的小弟贺百石。他望着曾在他手下任过炮兵团长的小弟，眼前的贺百石完全是一副下力人的模样——着蓝灰色棉袄，脖子上搭条脏毛巾，黑裤子，脚上穿着便于发力的黑帆布力士鞋，一双眼睛不敢望他，便想要是小弟听了他的话去了美国，又何至于如此落魄？他没把这话说出口，感觉自己这一次回来得凄凉。贺百石捆牢行李，手握车把，像从前一样等着他发布命令。贺百丁咳了声道："走。"

贺百石比贺百丁小十一岁，是兄从老家带出来的，供他在长沙岳云中学读了初、高中，又供他读中央军校西安分校炮兵科，毕业后留在西安，一九四九年随兄在长沙起义。部队整编时，团长以上的军官都留在长沙的革命军校学习，要他们如实写下自己的反动历史。贺百石读了书，思想活跃、敏锐，感觉这所临时军校有点怪，他虽然没亲手打死过共产党官兵，却指挥炮兵揍过共产党部队，这可是大罪，就不敢写。"哥，他们没把我们做起义人士看，盯着我们像盯着俘虏样。我想回家乡当农民。"那年贺百石三十三岁，是个勇敢的青年。贺百丁说："你想回去就回去吧。"贺百石收拾行装，带着比他小十四岁的妻子离开了长沙。

贺百石就是因这个女人，放弃了唯一一次去美国的机会。一九四九年四月，当时国民党大势已去，但美国政府并不知道国民党在大陆会灭亡得这么快，还在培训国军军官。那时贺百丁的另一黄埔四期的同学，也是他的同乡刘于一，是第一兵团的参谋长，刘于一手上有三名送年轻军官去美国培训的名额，把其中一个名额给他，"贺军长，现在国内情况不宜乐观，让你兄弟去美国吧。"贺百丁知道这是刘于一给他们兄弟俩留条后路，他把贺百石叫到身前说："这是一张从香港直航美国的船票，你马上去美国，万一我军败了，哥也好到美国找你。"

贺百石不想走，他的心被寄卖行的何丹迷住了——那是个十分漂亮的姑娘，在贺百石眼里，要多美丽有多美丽。贺百石在年龄和军职上都低于哥，在哥面前一向顺从，哥的话从来就是命令，但这一次他没有顺从，"哥，我不去美国。"直到问过何小玉，贺百丁才清楚弟弟不走的原因，"色迷心窍。"他蔑视道。何丹是何小玉的远房亲戚，也是她父母家的女佣。那段时间，何小玉在长沙开了家寄卖行，有天她回常德看父母，见这女佣生得漂亮，又一脸乖巧，就把她带回长沙，让姑娘在寄卖行收银。多年来，贺百石一直在军队里干，从没遇上过令他心动的姑娘，他一遇见何丹，心里就起了火，扑也扑不灭。原来他一直不肯动婚姻，并非是要独善其身，实实在在是老天安排他在三十三岁这年才能遇见让自己心仪的姑娘。

贺百石很英俊，为人认真、果断、仗义，不喝酒、不抽烟、不近女色，却

善于接济朋友。他红着脸对大嫂说：“大嫂，我想娶何丹。”大嫂笑了，说：“我以为你这辈子不会喜欢女人，怎么，看上我堂妹了？”贺百石认真地点下头，说：“大嫂，我真的喜欢她。”就是那天，贺百丁把从香港直航美国的船票塞给贺百石，贺百石不肯接受。何小玉对丈夫说：“百石喜欢何丹，成全他们吧。”贺百丁闭着眼睛想了两秒钟，随口道：“你堂妹出现得真不是时候。”第二天，他把船票给了另一名军官。

贺百石一结婚就带着老婆回了醴陵老家。可是回到老家，却没几人欢迎他，就连母亲也不欢迎他回来。母亲冷冷地问他：“你回来干什么？”他呆呆地望着母亲，“妈，我想回家当农民。”母亲说：“你自己出门看看，土改干部正在斗地主、富农和村里的国民党。你走吧。”贺百石兄弟俩曾经很让父母荣耀，他没想如今自己不但没给母亲带来喜悦，反而让母亲不安。屋前有块坪，坪上有一棵很大的桂花树，他喜欢这棵桂花树。有天，他干农活累了，坐到桂花树下，母亲见他戴顶草帽，赤着双脚，灰头土脑的样子，皱起了眉头，“你走吧，别赖在这里。”贺百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用了几秒钟才把母亲这句话消化掉。母亲又狠着心说：“你到外面去闯吧，别回来了。”他觉得母亲很陌生，他伤心地对妻子说：“看来我们错了。”何丹说：“百石，我们走吧。”

大年初一，谢乃常一早醒来，门开了，走进来的是二老婆黄莹，黄莹说：“你醒了？”谢乃常起床，隔壁的陈东山站在门口道：“拜年拜年。”他回了个拜年。另一家的王一庄也拉开门，探出身体对他俩说：“谢司令、陈司令，拜年拜年。”谢乃常回应：“也给王司令、陈司令拜年。”三个人哈哈大笑，笑过后，各自进了自己家。

家里，次子谢国栋和小女谢文清还在睡觉，黄莹和高红梅在厨房忙碌，因是大年初一，即使是在厨房里忙活，也都穿着新棉袄。谢乃常刷完牙，小老婆高红梅递给他一碗面，“老爷，吃面。”谢乃常接过面，坐到桌前吃着。整整一天，一家人坐在客厅里烤火，吃零食，外面冰天雪地。大年初三这天，出太阳了，谢乃常看着一地阳光，说：“我去看下贺百丁。”

他踏着阳光若隐若现的雪地，顶着北风朝前走，街上行人熙熙攘攘，公交车的轮胎上捆着防滑的铁链，驶过时有铁链响动的声音。贺百丁正坐在沙发上抽烟，看见进门的是他，高兴道：“大哥来了，新年好。”贺百丁回湖南后，省里给了他省政协常委一个虚职，他心里凉透了，这比在武汉任中南军政委员会高级参议还差。谢乃常喝口热茶，说：“当年我、你和贺怀国、陈德一起去考黄埔军校，那时多年轻呵，一晃三十年了。”

陈德、贺怀国是他俩在黄埔军校时结拜的兄弟，四人曾面对苍天发了“虽不同生但愿同死”的誓。贺怀国早在淞沪会战中倒下了，所以这个誓言在一九三七年便破了。贺百丁在胡宗南手下任新二军军长时，陈德任新二军

少将参谋长。湖南和平解放前，陈德因亲手打死过共产党的一名团长，去了台湾。“我想起了陈德，”贺百丁淡淡道，“也不知陈德在台湾过得怎么样。”谢乃常说：“我还记得贺怀国，他留在我脑海里是一个年轻的身影。”贺百丁听他提到贺怀国，打了个噤，想说什么，又把未说的话咽进喉咙，像一条蛇把一只大老鼠吞进喉管样，能看见那句梆硬、生涩的话随着口水咽下去的形状。谢乃常的目光不在他脖子上，继续道：“我记得贺怀国单瘦，尖鼻子、三角眼。”贺百丁脑海里闪现了贺怀国乞怜的模样，问谢乃常：“大哥，你怎么总是说他？”谢乃常答：“前几天，贺怀国到我梦里来了。”贺百丁拧起眉头说：“我一直给他家寄钱，直到他家老三来西安投奔他哥，知道他哥早战死了，我才终止汇钱。”谢乃常对贺百丁竖起大拇指，“你是个讲义气的人。”贺百丁喝口茶，“大哥，参事室给了你什么具体工作？”谢乃常瞟眼贺百丁，“参事室里，干事的都姓共，我们都成了吃闲饭的。”“是啊。”贺百丁答，忽然就昂起头凝望着窗外。谢乃常从贺百丁看天空的目光里感觉贺百丁心大、志大。当过军长和兵团副司令，如今枯坐在家，是有些失落呵。他想安慰贺百丁，但有什么好说的？就扯开话题，问：“你在武汉见过林彪吗？”“只在开会时见过几面，”贺百丁说，“没单独见。”

谢乃常回到家时，黄莹坐在客厅织毛衣，高红梅在着手准备饭菜。谢乃常问黄莹：“今天有人来吗？”黄莹一笑，“你的部下都在云南边界打国民党军队。”早两年，谢乃常接到过老部下何绍晖的来信，告诉他，机场守备部队整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后，调到他们当年打过日本人和英缅军的片马和江心坡一带，在那里追剿国军残部。谢乃常是云南和平起义后，只身回湖南的，他的部下都整编成解放军了，这是他给部下的最好归宿。他今天在贺百丁家说：“我起义，主要是不想让跟随我多年的那些官兵再打仗而死。”谢乃常坐在椅子上不说话，黄莹问：“想你那些弟兄了？”“我是担心他们。”他说。

菜上桌了，高红梅宣布：“老爷、太太，开饭了。”高红梅曾经是黄莹的丫环，如今既是谢乃常的小老婆又是家里的厨师。她端来一大钵豆豉、干辣椒和酸菜蒸肉，肉香在桌子上漫溢开来。谢乃常胃口大开，拿起筷子，夹了块肉放到嘴里吃着。高红梅一笑——她成为他小老婆时，他已经四十出头，任云南机场守备司令，而她那时还只十六岁，是个漂亮、羞怯的黄花闺女，身上流淌着白族女人那种恬淡和烂漫的血液，如今，她二十四岁了，目光温柔、沉静，笑起来仍然羞涩。他的次子谢国栋和小女儿谢文清，都是她所生。他看眼高红梅，大声喊：“国栋、文清，开饭了。”

大年初五，谢乃常的大儿子谢国民从郴县来了，带了些土特产，那是他的原配老婆亲手炸的麻花和薯片，还有家乡的白辣椒。大儿子生于一九二五年七月，那时他在黄埔军校，为纪念他当时热衷的国民党，他给长子取名

国民。云南和平解放前，儿子是他的警卫连长，每天领着一个连的官兵护卫他。那年九月，他让儿子带着一个班的卫兵和两挺美式机枪，开着两辆美国福特卡车，护着二老婆、小老婆和次子及二十箱财宝，偷偷溜回了湖南。谢国民如今脱下军装了，在家务农，照顾生母。谢国民也做父亲了，有个一岁的儿子，这次特意带儿子来认爷爷。他抱着孙子，与孙子玩。家里有台相机，美国货，是他任机场守备司令时，一个叫杰克逊的美军少校赠送他的。“照相、照相”，他说。谢国民就去街上买来胶卷，一家人站在相机前，照了张全家福。大儿子像他，有着一双父亲年轻时那样清澈、敏锐的明眸，和父亲那样高挺的鼻子，但脸型像他母亲田贵荣。

“你妈还好吧？”他问。长子答：“划成分时妈被划成大地主，家里的田，都被新政权没收了。”谢乃常的父亲是清末湖南武备学堂毕业的，当过湘粤联军团长和郴县县长，爷爷在清末任过标统——相当于团长，手里有一标兵马，家里的基业是从他曾祖父手中开始，在他爷爷手上壮大的。他有些怅然。长子说：“爸，现在农村搞农业合作社。”

他望着长子，长子比他矮一些，一米七八，但结实，这几年在老家耕作，把自己耕作得像个健壮的农民。长子在老家长大，心系母亲和那片土壤。一九四九年九月，他把二妈和高红梅及弟弟送到长沙，安顿好，就回了郴县。谢乃常心里有些虚，迟疑了下问长子：“老家的人，对你和你妈还好吧？”长子答：“还算好。”谢乃常有一双敏锐的鹰眼，这双鹰眼比一般人的视力强、反应快，在战争年代多次助他消灭向他扑来的敌人。他见长子有片刻犹豫，就问：“没因你妈是大地主就为难你们吧？”长子答：“总体上还好。”

下午，腆着个大肚子的大女儿和大女婿回来了。大女儿谢美莲二十四岁，在昆明读的高中，喜欢写诗和文章，回湖南后在《湖南日报》当记者。大女儿去年结的婚，住在报社里。大女婿中等身材，戴副眼镜，是学医的，前几年从湖南医学院毕业，分在附属医院工作。吃饭时，他举起酒杯，看着大儿子和大女儿道：“你们要好好工作。”美莲说：“爸，知道。”谢国民说：“我们村干部是文盲，有点蛮干。”他见长子说这话时脸色气愤，就特别叮嘱：“他们是村干部，乡、县政府是站在他们那边的，你要绕开那些人。”

一家人都睡下后，谢乃常把长子叫到天井里一株挺拔的白果树下，问：“你确信，在贵州埋的那二十箱东西，很隐蔽么？”长子望眼阴沉的天空，“爸，那是个荒无人烟的山洞，我们把二十口皮箱抬进山洞，把山洞炸塌、堵死了。”长子传承了他的谨慎，不是那种蛮勇的军人，说：“本来我想运回郴县老家，但汽车驶进贵州后，有次遭遇了土匪，我们有机枪，机枪一响，打死了几个土匪，我们才得以脱身。当地人告诉我们，路上很乱，到处都是土匪、兵匪，二妈很担心，和我商量，我就找了那个山洞，

把二十箱装着古代瓷器、陶器、玉器和砚台的，不易腐烂的东西，抬进山洞里埋了。”谢乃常脑海里闪现了那五只秦代的青铜鼎，还有汉代的一只皇帝使用过的玉盆，那只玉盆很完美、漂亮。他说：“那些东西，都是西南的达官贵人想带去台湾，因机场规定每人带的行李不能超过五公斤，送给我的。等时机成熟了，我们再去挖。”长子望眼树梢，说：“我在军用地图上有标记，标记也只有我才能看懂。”“军用地图要收好。”他说。长子道：“爸，只有我亲自去，才找得到。”

谢国民和儿媳妇在长沙住了五天，五天后两口子带着孙子走了。四月份，谢乃常的外孙女出生了，黄莹住过去招呼二女儿，家里就只有高红梅、次子和小女儿。有天，他午睡醒来，走进参事室，参事室里都是些原国民党将军，上将、中将好几个，大部分是谢乃常这样的少将。多半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都是从北伐时就开始打仗，都打腻了，最后在共产党的宣传和强大的攻势下，放下了武器。贺百石走过来，端杯茶递给他，“谢参事，请喝茶。”谢乃常很高兴，“你来参事室上班了？”贺百石讨好地一笑，说：“我是来为你们服务的。”谢乃常喝口茶，“好啊，小贺。”参事室的秘书见参事们到齐了，便开始念报纸。上面念报纸时，有的将军打起了瞌睡。念完报纸，一些参事就发言，贺百石在一旁记录。轮到谢乃常表态时，他说：“共产党的政策，我都举双手赞成。”一个前国军中将说：“老谢，我们是大老粗，你是黄埔四期政治科的，你多说两句。”谢乃常摆下手，“报纸上都说了。”

贺百石带着何丹回到长沙时，哥哥一家已去了武汉，嫂子开的寄卖行连同住房一起转给了别人。那时谢乃常还没进参事室，与黄莹在蔡锷路开了家寄卖行，卖她从云南带回来的字画，或卖别人寄放在他店里的古董。但那时候，有眼光、识货的有钱人因害怕新政权，都跑到美国、香港和台湾去了，生意就清淡。贺百石领着妻子走进谢家，“谢大哥，我们在你家借住几天可以吗？”谢乃常说：“后面有间房子，你住吧。”那是一九五〇年，那年何丹十九岁，是个对生活充满热爱和憧憬的女人。当时的新政权让老百姓感觉很欢快，见面打招呼都是说“共产党好”。

贺百石忙着找工作，一早便穿戴整洁地出门寻找。这位前国军炮兵团长看到一家工厂招工，报了名，一妇女干部见他满脸帅气，忙发张表给他让他填写。他是个老实人，觉得隐瞒历史，将来查出来反而被动，就如实填写。次日，他去看发榜，榜上没有他的名字。贺百石不安地走进厂里问，那妇女干部说：“我们厂只给劳动人民提供工作，你走吧。”贺百石并不气馁，又走进一家砂厂求工作。砂厂确实需要力气大的男人干活，招工的问他：“你有力气吗？”“我有。”他答。招工的便让他填写履历表。贺百石很认真地填写了履历表，但当他把履历表呈上去后，招工的见他是原国民党炮兵团长，就绷着脸道：“我们厂不生产炮弹，不需要炮兵团长。”过了两

天，贺百石见一家皮革厂的大门上贴着招工告示，又鼓起勇气走进皮革厂求职，皮革厂的干部问他经历，他如实说了，那干部起身走了。

贺百石很郁闷，说："我真的没想到会是这样。我是起义军官，又不是被俘军官，怎么能这样待我？"窗外一片寂静，他看着夜空说："他们都不给我机会。"何丹天生有母亲的情怀，看事情也像母亲一样盯着未来，说："别灰心，熬过这段时间就好了。"有天，贺百石在街上沮丧地走着，走到一处学校前，见一堆小学生围着个摊贩，那摊贩在炸葱油饼。那人以为他是饿了又不好意思开口乞讨，就问他是不是要吃两个葱油饼。他伤感地摇下头，"我想看这葱油饼是怎么炸出来的。"那人打量他几眼，见他一脸霉相，但身材挺拔，便猜道："你也是前国民党军人吧？"贺百石打量那人一眼，"你也是吧？"那人答："鄙人姓刘，曾是一名营长。"贺百石需要找人倾诉，尤其是找陌生人倾诉，说："想当年，我是炮兵团长，随便走到哪里，身边都有警卫跟着，如今成了丧家之犬。"刘营长火气很大地说："兄弟，我给你支一招，炸葱油饼，自己养活自己。"贺百石想目前也只有这条路了，问："兄弟跟你学炸葱油饼如何？"前国军刘营长说："你这样想就对了。"

他跟着前刘营长炸了三天葱油饼，掌握了些技巧，便去了河西，在二里半的小学校旁租了间房，买来石磨，又买来糯米和晚稻米，兑在一起，磨成粉子，开始了炸葱油饼的营生。这生意做到第二年夏天，两口子一算，一年下来，把成本除掉，才赚一块八角三分钱。贺百石苦着脸道："丹，这炸葱油饼的生意，做不下去。假如孩子出生的话，连孩子都养不活。"有天下午，他在南门口的一处包点铺前吃包子，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叫他"团长"，是他当年手下的一名连长，他盯着前连长，前连长着人力车夫衣服，脖子上搭条长毛巾，一旁，是他的人力车。他问前连长："生意还行吗？"前连长嘿嘿嘿一笑，"长官，比什么都不干好。"前连长的脸晒得黑黑的，但看起来十分结实，贺百石问："哪里能借到人力车？"

前连长领着他走进人力公司，那时的人力公司还是私营的，经前连长担保，他领了辆人力车，把人力车摆在街口，等着人来乘。但那个年代，报纸或广播天天都在宣传抗美援朝，全国人民都把钱物捐给新政权拿去打美国人了，乘人力车的就极少，一天等不到几个客。有天老天爷突然下雨，一秃顶男人为避雨，匆匆上了他的人力车，指明去一家煤店。他拉着人力车便朝前跑，那人是煤店经理，见他身体结实，就说："我们煤店需要一个为孤寡老人送煤的，你可以来我们煤店拖煤、送煤。"

贺百石并不知道拉煤会改变他孤寂、可悲的命运，只是觉得拉煤比把人力车横在街口等客强。这活儿既脏又累，但不必眼睁睁地瞪着从身边经过的路人。每天，他都是一身煤一身臭汗地回二里半的租房，要用半块肥皂才能洗净身上、脸上的煤。但他年轻，洗个热水澡，就把一天的疲劳和烦恼

洗掉了。他对何丹说："在煤店干，充实。"何丹也有了新工作，街上有个女人在园林单位，这女人经常在她手上买葱油饼吃，也是常德人，见何丹一副可怜相，就决定帮她，说："我们园林单位需要一些员工植树栽花，领导正让我考虑招几个人，你若愿意，就跟我去吧。"何丹跟着这女人去了园林单位，拿回来一张表格，对贺百石说："这是园林局发的表格，我今天在那里干了一天，他们同意试用我。"

他洗了澡，坐到桌边吃饭时，何丹还告诉他另一件喜事，说："我可能怀孕了。"他听妻子这么说，就盯着妻子，"这是双喜临门啊。"妻子点头，他忽然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起来，"我要当爸爸了？"妻子看着英俊的丈夫，"你要做好当爸爸的准备。"他倒在妻子怀里，感觉这个冷漠无情的世界里，只有妻子的怀抱最温馨、甜蜜。

有天，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男人走进煤店，要煤店送七百斤煤去他家，那男人一见贺百石，吃惊道："是你？"这人是文西畴，当年湖南和平起义时的地下党，一度与贺百丁兄弟有着密切联络，他没想到当年支持哥哥起义的新七十一军炮兵团团长贺百石，如今成了煤店里送煤的力夫。文西畴不敢置信地说："你为湖南和平解放做了很多事，我以为你跟着整编的部队走了。"贺百石扬起一张煤黑的脸，回答："我没走。"文西畴心里有一种内疚，他说："小贺，你若愿意，来我筹备的教师进修学院打杂吧，等有机会，我会帮你。"贺百石感动得眼泪不禁夺眶而出，"谢谢你。"他说，对文西畴深深地鞠一躬。文西畴托起他的肩，不让他把头鞠下去，"你明天来我这里报到，我让你负责采购方面的事吧。"

一天，省政协开会，刘于一也是省政协常委，看见贺百丁，把他拉到一边。他不知道刘于一搞什么鬼，怔怔地望着刘于一，不满道："你神神秘秘的，搞什么啊？"刘于一说："昨天文西畴到我家坐到很晚，谈到贺百石的工作安排，他有压力，感觉对不起你们。"贺百丁说："文西畴多虑了。"刘于一说："我有个建议，安排你弟弟进省参事室，当参事室的秘书，你看怎么样？"贺百丁说："好啊，这可是大好事。"刘于一一挺胸，一脸正义道："这事我跟上面说说，我们是一起起义的，我和文西畴同志都可以证明。"贺百丁想当个参事室秘书还搞得像施恩样，淡着脸色说："那拜托你了。"

就这样，贺百石的命运再次改变了，成了省参事室的秘书。五十年代，能在新政权里谋一份正式工作，实在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贺百石来省参事室上班的第二个星期，办公室的张主任掏出三片串在一起的房门钥匙，把三片钥匙放到他手上，"走，去看看你的住房。"贺百石随张主任走进即将属于自己的家，这是两房加一间厨房的套房，墙壁和门窗都粉刷一新，只等他搬进来住了。他说："张主任，真谢谢组织上关心。"张主任说："明天你就可以搬家了。"贺百石感到自己总算可以体面地做人了，用不着勾着

头，傍着墙走了。何丹是常德乡下长大的女人，有些迷信思想，她挺着大肚子，骄傲地说："我们的孩子能量大，还没出生，先让自己的父母交上了好运。等孩子出生了，我们要好好疼爱。"

贺百石心里一暖，"那是当然，说不定孩子将来还是个大人物呢。"他猜道。与贺百石结婚以来，何丹一直处在一种不安、担忧的生活状态中！这会儿，她有一种幸福的感觉——来得迟了些，却更显珍贵。她说："百石，该去感谢你哥，送两瓶茅台酒给你哥喝吧。"贺百石去理了发，刮了脸，在街上买了两瓶茅台和两条"大前门"烟，拎到哥家，说："哥，我现在是省参事室的秘书了。"贺百丁看着小弟，"哥告诉你，参事室里那些将军，年轻时都是亲手杀过人的，你职位低，别惹他们。"贺百石说："知道，哥。"客房里，只有兄弟俩，一个坐在沙发上，一个坐在椅子上，哥哥抽着烟，弟弟喝着茶。何小玉在厨房忙碌，贺兴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张副官进了就近的一家区办厂上班，还没回家。哥接着告诫弟："现在，我们兄弟都是端着共产党的饭碗——"哥把话说到这里，停住，目光放到弟脸上，"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弟答："我不会乱说一句话。"

贺百石搬进了富雅坪的公房，上班更方便了，人也精神了，穿着蓝色或灰色中山装，每隔两天便刮一次胡子，一张光洁的面孔既稳重，又谦虚，招人喜欢。不久，他有了一女。他视自己的好运都是女儿带来的。看着一张小脸红喷喷的女儿，夫妻俩翻字典，翻了好几天，最后决定取单名一个"娣"字，因为"娣"字右边有个弟字。军人出身的贺百石，不喜欢女孩子娇滴滴的，希望女儿将来成为一名飒爽英姿的巾帼英雄，像传说中代父从军而立了奇功的花木兰。"我找到一个好名字了，"他把字典上的"娣"字翻给何丹看，"这名字再好不过了，娣，女男孩啊。"妻子看着这名字说："是好。"

每当星期三的下午，谢乃常就朝北正街走去，这是已经把政治抛到脑后的他与一个名叫杨凤月的女人约定的日子，他一到星期天就开始想念星期三了。女人是一国军军长弃在大陆的姨太太，二十六七岁，那军长在一九四八年便被蒋介石倚重的爱将陈诚召去台湾了，还没来得及回湖南接姨太太，湖南就和平解放了。女人高挑，面若桃花，曾是长沙某戏班子里唱湘剧和昆曲的，跟了军长后脱离戏班，过起了闲散、富贵的生活。但没过几年，解放军打来了，粉碎了她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闲散日子。她这国军军长姨太太身份，使很多人不敢亲近她，尽管她漂亮，而且女人味十足，但在那个火红的眼睛望着共产党的年代，这都是人们鄙夷的。谢乃常不鄙夷她，两年前，他一身西装地走在大街上时，遇见并一眼就喜欢上了她。她当时着一身藕色旗袍，昂着一张漂亮的瓜子脸，目光散漫、冷若冰霜地从他身边走过。他觉得这个女人很冷艳，像冰天雪地里一枝冷傲的腊梅。

他从云南回湖南后，很想找个单位，可是大家都不需要他。那时候蔡锷路

上有家说书的茶馆，茶馆的包子做得好吃，面发得好、馅也是新鲜肉。他不愿坐在黄莹开的寄卖行里像个奸滑的商人样与顾客打交道，常去茶馆，喝喝茶、吃几个包子，散漫地打发完一个个上午。有天上午，他步入茶馆，没想又遇见了她。说书的人正在讲《隋唐演义》。女人似听非听地坐在椅子上，手捧一杯茉莉花茶，目光落在杯子上，谁也不望。那天有点冷，她穿着那身藕色旗袍，感觉有些单薄。他在她一旁的椅子上坐下，要了杯茉莉花茶和三个包子，边喝茶，边吃包子。茶馆里坐着三十多人，说书的坐在店堂中央，正添油加醋地说着裴元庆与李元霸交战的故事。

他小声问坐在他前面的她："你也喜欢听古书？"她惊悸地望他一眼，他觉得她望他的目光十分凄美，有点像丛林里野鹿的眼光：陌生、干净、紧张。他没把这种感觉说出来，而是说："你住在离这里不远吧？"女人犹豫了下，没张嘴。他盯着她的手，她的手指十分纤细，一看便不是那种劳动妇女的手。她的脸很白净、光润，眉毛淡淡两线，杏仁眼，嘴唇略宽，但轮廓清秀。他问："你干什么工作？"她说："我没工作。"他看她的眼眸，又黑又亮，他嵌在她眼眸上了，说："你的眼眸很亮，照见了我。"她没说话。说书的人还在说书，听众们听得津津有味。她被他盯得不好意思，伸长脖子听说书的人说书。从她的脸上，他猜不出她的职业，甚至也看不出她的年龄，但看这女人的气质，于那个年代十分独特。他在茶馆女人兑茶后，问她："贵姓？"女人答："免贵姓杨。"他说："我姓谢，叫谢乃常。"女人粲然一笑，他觉得她笑起来面色恬静、好看。他见她的目光落在汤包上，便判断她可能肚子饿了，忙叫茶馆女人端来一笼热气腾腾的汤包，说："吃几个汤包吧，我请客。"女人惊异地望他一眼，说："谢谢，我不饿。"他说："汤包是专为你买的，吃吧，我听到你肚子里有叫声。"她的肚子于那一刻确实咕咕了几声，不料竟被他听见了，她感觉这个人对自己很热情，说："你真有意思。"她吃了，她的吃相很好看，有些优雅。

她告诉他，她家里住了很多她不喜欢的人。"他们把我的房子占了，说我一个国民党臭姨太住着这么大的公馆，是对劳动人民的侮辱。"她望他一眼，"他们说现在是社会主义，一切都是公家的，就住了进来。"她脸上掠过一抹冷笑，接着说："他们见我一个女人，就欺负我。"她说这些话时，脸色变化无常，有无奈、气愤，还伤心得涌出了泪水。她举起手，用食指揩掉眼角的一滴泪水。他为她不平，"他们没权力欺负你。"他说。她的两颗泪珠从眼角滚落下来，流过她白皙清秀的脸颊，轻轻地掉在旗袍上。他说："不要怕，你越怕他们越欺负你。"她望他一眼。他感觉她的目光软弱、凄迷，像病狗的目光，便说："你告诉那些人，共产党反对独裁，提倡'民主、自由、平等'，他们欺负你就是不听共产党的话。"泪珠再次从她眼角滚出，顺着清秀的面颊掉落下来。十一点钟，茶馆里说书的人终止了说书，一些听众便起身向门外走去。他说："我送你？"她答："我还不想回家。"他说："那我陪你一起走走。"

街上一切如旧，两人说着话，打量着街上来来去去的行人。杨凤月说："我好绝望。""别绝望。"他说。她低着一头秀发的脸漫步，忽然瞟他一眼，那目光像一道光在他脸上扫了下，"你是干什么的？"他知道她开始对他感兴趣了，说："我是国民党老兵，现在没事干，游手好闲。""那我们同命相连。"她说完一笑。他暗暗高兴她这么说，答了句："是啊，命运相同，不同的是你是女人，我是男人。"她看他一眼，目光显得极其妩媚。她说她不喜欢回家的原因是那些住在她家的人对她很凶，她不愿与他们打照面，她总是在他们上班后，溜出门，来街上闲逛，等天黑时再回家。她停住脚步，说："早几天的晚上，我一个人看了场电影，回来晚了，大门被人关了，我不敢叫门，怕他们骂我。我在自己家的大门外站了一夜，直到早晨，有人开门，我才溜进去。"他说："今天我陪你回家。"

他是杨凤月这两年带回的第一个男人。他送她回家时，她紧张得腿发抖，他却挺直腰杆地步入公馆。这栋上下两层楼的公馆，是她丈夫任军长时建的，很气派，进门一个天井，再进去是客厅，穿过客厅又是一个天井，天井边有一棵玉兰树，长得很高了。他跟着杨凤月上楼。那几户人见杨凤月竟敢带个男人回来，都用生硬和挑衅的目光瞪着。谢乃常不怕，这些人在他眼里都属鼠辈，他连老虎的目光都见识过——与他当年养的凶猛的孟加拉虎面对面地对视过，连老虎都会避开他的目光，何况这些蛇鼠之辈。他走进她的房间，她感激地看着他，他却不敢正视她。她太美了，那妖娆、凄美的目光可以融化他那颗坚如磐石的心。他站在她窗前说："你不用怕他们。"

她为他倒茶，这是下午五点钟，他听见街上有人叫卖"臭干子"，就拿着碗，下楼，去为她买臭干子。她第一次露出笑脸，她笑的时候很美，有两个小酒靥一闪，极生动。她煮面给他吃。他搬把椅子到走廊上，坐在走廊上吃面，盯着一个个觑着他的人。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生起气来，目光冷漠如尖刀，透着寒光，把那些人逼进了房间。九点多钟，他觉得再坐下去没道理，要走。她突然紧张地说："你今晚留下吧。"他望着这个要求他留下来的女人，正犹豫是接受还是拒绝，女人小声问他："你怕啦？"他这一生，最听不得"怕"字，"我谢乃常连日本人都不怕，还怕他们？"

她很感激，唱湘剧《琵琶上路》给他听，脸上的表情特别生动、妖艳。他鼓起了掌，"唱得真好。"她又唱了一曲《白兔记》，边唱边演给他看，说："可惜没有戏装。""你不穿戏装也好看。"他说。她对他撒娇地吐下舌头，"我好久没唱过了。"她红着脸蛋说。他伸出手，拉着她的手——她的手很小，与她的身体不成比例，像个小女孩的手，手指纤细，他把她拉到身前搂到怀里，在她脸上亲了下，"你很迷人。"他注意到她脖子修长、白皙，于柔和的灯光下，闪烁着迷人的光泽。

从此，两人就有了固定的约会。他去她家，把那些惊疑的目光吸引到自己

身上，以免那些鼠辈欺负她。住在公馆里的一个壮汉，鼓起勇气迎接他的目光，感觉被击了下，事后他对邻居说："这个人惹不得。"从此，他们看见他就避开，本来大声说话的，因为他的出现，声音一下子就没了。杨凤月特别高兴，说："你真了不起。"他答："我只是不怕他们。"那时候他还在蔡锷路上开着那家无人问津的寄卖行。有天，他一早起床，吃过面，逗了逗小女儿，这时走进来一个面色红润的五十多岁的男人，那男人一见他，目光就友好，"啊，原来真的是你！"谢乃常一眼就认出了这个曾经依附于他的男人，笑道："谢华。"

谢华是他在西安任杨虎城的宪兵营营长时，相识的中共地下党，那时候中共的势力还十分弱小，才两万人。当年谢华等中共党员，为了解蒋介石的中央军、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动向，以假身份与他套近乎。谢乃常当时很轻看中共，也同情四处躲藏的中共人士，为谢华出入方便，给了谢华一个宪兵营秘书的身份。此刻，谢华打量他，说："十多年了，一九三七年我们于西安分手，这还是第一次见面。"谢华伸出手，谢乃常忙握着说："是啊，谁能想到一别就是十多年。"

谢华比他大八岁，当时是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一头浓密的头发，黑白参半，很威严。谢乃常知道来的这个人不简单，说："你现在是大领导，有失远迎呵。"谢华批评他，"你跟我客气什么？在西安时，我是受你保护的，那时共产党还只是地下党，身份都不敢公开。"如今谢华位高权重，谢乃常却是个游移于新政权之外的无业游民，他说："惭愧，我鼠目寸光呵。"谢华哈哈一笑，"我们要感谢你，谢乃常同志。"

谢乃常从云南回湖南的这两年，可没人把他当"同志"看，他正苦恼和茫然，说："我可是第一次听贵党称我同志。"谢华扫眼寄卖行，问："你有什么计划？"谢乃常脑海里闪现了另一个人，是他七外公——他外婆那边的亲戚，姓李，叫李木庵，现在是新中国司法部副部长。李木庵与谢华在西安时，都是受过他保护的中共地下党。这段时间，他好几次想到过七外公，便说："谢副主席，我想找您帮我联系李木庵，我想找他安排我去北京谋个饭碗。""去北京干什么？"谢华说，"湖南多好！就进我们省参事室吧，我是了解你的。"谢乃常没想到他当年保护过的人，如今来保护他了，说："那谢谢谢副主席。"谢华答："谢什么？只是举手之劳。"

第二天，一个年轻人站在他面前，笑呵呵的，说一口北方话，自我介绍是省参事室的办公室主任，姓张。他从包里拿出一份履历表要谢乃常填，谢乃常当即填好表。张主任把表放到包里，说："您明天就可以来参事室了。"他问："这么快？"张主任说："已经算慢的了，明天您来吧。"他第二天便去了省参事室，两天后张主任把他带到富雅坪，指着一栋公馆说："谢乃常同志，这是我们参事室的公房，住着两位起义将军，一个叫

陈东山，另一个叫王一庄。这四间房，以前是我们的一个干部住，特意腾给您住。”张主任把他带到四间腾出来的空房里，谢乃常见窗外有个天井，打开厨房门，一株白果树呈现在他眼里，忙道：“这里好。”他开始搬家，今天搬桌椅，明天搬铺盖，后天把厨房里的一切都搬了过来，高红梅站在敞亮的厨房里烧了第一壶开水，给他和来坐的谢华泡了杯茶，他喝口西湖龙井茶，笑呵呵地对谢华说：“还是共产党好。”

一个月后，谢乃常领到了新政权发给他的第一份薪水，他对黄莹说：“现在我是吃公家饭的人了。”“姓公了？”黄莹问他。他说：“姓共。”黄莹欢喜道：“你加入共产党了？”“没有，是端了共产党的饭碗。”他答。他让黄莹关了一个月做不成一档生意的寄卖行，“现在我是公家的人，不能让别人说我端着公家的饭碗，还让家人经商。”

那时国家穷，办公也没那么讲究，省政协、省统战部和省参事室是在一栋大楼里。谢乃常每天出入这栋大楼，与一些前国民党将军们哼哼哈哈，无所事事。一天，谢华把他叫到办公室，严肃着方脸告诫他，“小谢，有些人爱说怪话，说参事室是洗脑的地方，还有的说是养老院。你别乱说话，学习发言时，会有记录的。”他马上道：“我不会给您添麻烦。”从那天开始，谢乃常不再关心政治，学习时，人家要他发言，他说“我坚决拥护共产党的政策”，人家再问他，他就笑，答：“社会主义就是好。”

这天晚上，谢乃常来到了北正街的新家，这个家是他用寄卖行与一个人换的。他搬进富雅坪的公馆、关闭寄卖行后，有个中年男人找到他，希望买下那处寄卖行做粉馆，或用他在北正街的房子兑换。谢乃常正想弄间房子给杨凤月住，便随那男人去看了房子，房子独门独院，虽然只有四间房，但有个小院子，院子里还有个葡萄棚，葡萄棚上枝叶、葡萄都很繁茂，使房间里很阴凉，院子里还有一口井，不用到街上挑水喝，便果断地兑换了。请来油漆匠重新粉刷墙壁和门窗，把其中两间房布置得要多温馨就有多温馨，还去中山路百货商店买来新床、新蚊帐、新被子等等，只差在墙上和门上贴喜字了。杨凤月兴高采烈地对他说：“我爱这个家。”她把行李拿来了，还把自己的漱口杯、牙刷和毛巾整齐地挂在墙上，皮鞋置入鞋柜，躺在新床上笑着，“我晚上能睡好觉了。”她说。

不到一个月她就变得更漂亮了，脸上再也没了倦态，也没有黑眼圈，又开始化妆了，时常对着镜子哼几句戏曲。每到星期三，她知道他会来，就很用心地把眉毛描成两片柳叶，给嘴涂上口红，穿着最漂亮的衣服，坐在窗前等他。她用整个身心等着给了她这个家和很多幸福的男人。他来了，脚步声还在院子门外，她就分辨出来了——这脚步声铿锵、坚定、独特，即使混杂在一百个男人的脚步声中，她也能毫不费力地分辨出来。她脸上溢满幸福地拉开门，他走进来，她热情地抱住他，娇声说：“没有你，我都不知道怎么活。”

他搂着她，抚摸着她光洁的飘浮着香气的脸蛋。她的脸很美，目光却有些迷蒙。他喜欢她这双眼睛，在她眼睛上吻了下。她一笑，缓慢地解着他的衣扣。他把她抱起，走到崭新、宽大的床前，轻轻放下。他把留声机接好，只一会，湘剧传统戏曲便在这间房里飘扬。他知道她在戏曲声中会变得更热情，他吻着她芬芳、姣好的脸蛋，感觉她一方面懦弱，另一方面却有着火一样的热情。她娇声说：“啊，我真希望我们天天在一起。”他不敢承诺她什么，他的行为实在有些冒险，与新政权格格不入。

参事室里，坐着一屋的前国军将军，这些人曾经都是叱咤风云的师长、军长，还有兵团司令，当年吼一声，云都会翻卷起来，如今都解甲了，同老百姓没什么两样，只是拿的薪水比老百姓多而已。因天天见面，相互就平和。谢乃常与王一庄和陈东山住一起，自然就在他们一旁坐下。王一庄资格挺老，黄埔一期的，中将，任过某兵团司令，在东北，他的兵团被林彪的部队打得丢盔弃甲，自己差点命都没了。“你们黄埔四期的林彪，厉害。”他曾对谢乃常说。陈东山资格更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当过江阴要塞司令，抗战中把日本人打得很恼火，但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又一直以耿直著称，也就一直是个师长，管辖的也只是地方军，湖南和平起义时，他脱下了军装。陈东山爱下棋，以此打发漫长的时间。他长着一张灰不溜秋的脸，戴副眼镜，喜欢面对棋盘思考。学习时，谢乃常闭着眼睛，贺百石举着《人民日报》，大声读给参事们听。读完报纸，学习就结束了。

谢乃常的工资，都被黄莹收走了，家里五口人吃饭，三个大人、两个小孩，只有他一份工资。他不得不打文物的主意，这些文物，放在家里不好好保管，也会烂掉。他并不喜欢这些东西，觉得这些东西不过是文人骚客的爱物。自从半年前，口袋里实在没钱，拿了幅古画贱卖给宏大古旧文物商店的肖经理后，他就爱上偷盗这一行了，觉得世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把老婆收藏的字画偷出去卖掉。

一个星期三，他趁黄莹和高红梅在厨房说话时，溜进卧室，偷偷打开大柜，拿了卷古画塞进袖筒，又轻轻把柜门关上，感觉有几分紧张和快乐地出了门。他来到宏大古旧文物商店，肖经理是个有眼光的男人，学的就是考古。谢乃常开寄卖行时，肖经理常来，在一些字画前流连忘返，两人就熟。肖经理看着这个常把文物贱卖给他的谢乃常，笑道：“谢司令，今天拿来一幅什么字画啊？”他大气地把画卷递给肖经理，“这幅画是顾恺之的真迹，绝对价值连城。”肖经理接过画卷，铺展开来细看，这确实是一幅顾恺之画的仕女图，很旧了。肖经理识货，知道身为前云南机场守备司令的谢乃常，不会拿赝品唬他。他不动声色地问：“你要多少钱？”他伸出一枚指头，“至少要一千块钱。”

那个年代，一百块钱可以买一栋屋，一千块钱等于是天文数字。肖经理瞟

眼他，知道他等钱用，说：“我出不起一千块钱。”说着，他把画卷起来，做出要退给谢乃常的样子。谢乃常也不是那么好唬弄的，他的眼睛毒，瞟一眼肖经理的脸色，便晓得肖经理想要这幅古画。他问：“你能出多少钱？”肖经理伸出三个指头，“最多三百。”谢乃常道：“五百吧。”肖经理再次看眼画，微笑着说：“我先给你三百，打个欠条，过几天，我再给你两百，如何？”

那时的人民币挺值钱，包子两分钱一个，馒头一分钱一个，五分钱可以让一个人吃得很饱。谢乃常拿了三百元人民币，快步走进中山路百货大楼，挑了件好看的连衣裙，又走到鞋帽柜前，买了双三十七码的黑高跟皮鞋，加起来才几元钱，拎在手上却是很重的礼物。他又买了些水果和桃酥，也只花了一元钱，这才大步流星地去北正街的小院。杨凤月见他手上拎着大包小包，便知道这是送给她的礼物，就喜悦。一关门，她就热情地扑到他怀里，“你对我真好。”他捧起她的脸蛋，她望着他。她的目光像水中月。他在她的眼睛上吻了下，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柔媚的世界……

一九五七年来得有些令人兴奋，大鸣大放，有什么说什么使这几年在省政协任虚职的贺百丁大张其嘴有话要说，湖南和平解放时，第一兵团有四个军，加上湖南的地方部队，足有十五万官兵，虽然不足以扭转乾坤，但至少会使湖南少多少生灵涂炭？！可是，他这个湖南和平起义的“功臣”却被冷落在一旁，陈明仁都升解放军上将了，他却是个说话没人听的省政协常委，他有话要说。那天开会，会议主持人见他坐不住了，让他发言时，他的嗓门痒了，不假思索地道：“你们共产党说话不兑现。”这话一说出口就定了调，像颗炸弹在会议室里爆炸，大家都望着他，但他是个赌性重的男人，当年在蒋介石面前他也赌了一把，虽然输了，但后悔的不是他而是蒋介石自己。那当儿，他是赌徒，把自己的前途撂在桌上，猛地拍下桌子，很狂地道：“你们听不进一句谏言，没有实行贵党自己提出的走‘民主统一战线’之路！”贺百丁说这话时声若洪钟，人人都听见了。贺百丁又粗声说：“我当年起义，就是被贵党提出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统一战线所迷惑……结果呢？都是贵党说了算！”

省政协的常委和主席、副主席们都吃惊地盯着他，似乎是想看清楚他怎么如此胆大，怎么敢如此口无遮拦？秘书记录着他说的每一个字，会议室里一片沉默。秘书是个三十多岁的南下干部，他望着贺百丁微笑了下问：“贺常委，您还有什么要说的？”贺百丁忽然想起多年前，他身为团长，枪毙率部逃跑的贺怀国时，就是这样问的——“你还有什么要交待？”他一回忆起那个场面，就哆嗦了下。他把目光投到刘于一脸上，刘于一立即对他眨眼，他明白那眨眼的意思，忙回答：“没有了。”又加一句：“不是允许我们党外人士大鸣大放吗？我刚才等于放了个屁！”他想用这句自贱的话调节紧张气氛，但气氛已经被他弄得很僵了，像干豆腐渣，

没人敢笑。省政协的李副主席是个粗人，却是老革命，老革命瞟着他说："你还有什么意见，尽管倒出来。"

贺百丁知道自己闯大祸了，忙放大声音道："刚才我说的话我收回。"谢华副主席看他不起道："贺常委，说来你也算个军人，说都说了，还怕承担责任吗？"贺百丁抬手掴自己一耳光，"我就是管不住我这张臭嘴！共产党都好，我坏。"李副主席望着他说："我们共产党不搞大鸣大放，你贺百丁怕是不会说的吧？"他把目光放到全体与会的人身上，"同志们，大鸣大放搞得好，一些对共产党怀恨在心的人，借机跳出来大骂共产党不民主，真是给一点'自由'就嚣张，大家说是不是？"贺百丁知道这个时候不能充好汉，只能学韩信钻裤裆。他指着秘书说："王秘书，鄙人再次声明，鄙人说的话是放屁，请你不要记录我放屁。"

贺百丁在省政协常委会上大放厥词一事在整栋大楼里传开了。那段时间参事室也很热闹，一部分在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的前国军将领们火气很旺，矛头直指新政权，主要是针对先一年全国人大释放日本战犯一事，说释放一个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犯，名义上是宽大为怀，实际上是亵渎在抗战中壮烈牺牲的官兵。有的前将军说得声泪俱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甩得满地都是。

这天晚上，谢乃常赶到贺百丁家，说："你想要的东西太多了，少要点。"贺百丁心里荒凉，恨自己在政协常委会上出尽了洋相，不像个军人，倒真像个彻头彻尾的叛徒。他抓着自己的头发，狠劲一扯，揪下来一把，恨自己道："大哥，我熊透了。"谢乃常知道贺百丁为自己说的话追悔莫及，贺兴、贺强都还在读书，他还不能卸担子。贺百丁那么一个好胜的人，如果不是为两个儿子，会当众抽自己的耳光？谢乃常太了解贺百丁了，野心大，五十多了还想往上爬。他宽贺百丁的心道："想想那些战死的弟兄，你就什么都想通了。"贺百丁突然脸色一变，恨道："我是打过延安的，他们恨我，当我是坏人、恶人。"谢乃常一转头，见一脸冷漠的贺兴拿着杯子，站在门旁，他忙说："贺兴，你爸是说气话。"

贺百丁的预感并非空穴来风，有天，王秘书看见他，停下来说："贺常委，我正要找你。"王秘书把他带进办公室，关了门，贺百丁一看王秘书这几个举动，便清楚不会有好消息告诉他。果然，王秘书用批评的语气说："贺常委，你不该在政协常委会上说那些话。"贺百丁望着满脸严肃的王秘书，王秘书继续用关心和批评的口气道："组织上都知道你是胡宗南的麾下，打过延安……"贺百丁立即有一种悲壮感，问："有什么办法补救吗？"王秘书表示遗憾道："组织上要我先给您通个气。"贺百丁还想挽救自己可悲的命运，示弱道："要是我向组织上写份检查，可不可以不打我'右派'？"王秘书笑了，"我可不好回答您。"这时，有人推门进来，看见他，一愣，他被这个表情弄得心里一悸，好像他是来乞求组织上格外开恩似

的，但他明白，这个时候还要脸面是年轻人的事，他马上表态道："王秘书，请你向主席们反映，我贺百丁是听共产党的话的。"他这话，也是说给进来的干部听。

贺百丁回到家，脸色十分难看，对何小玉说了王秘书找他谈话的事。他道："看来，劫数到了。"他心情很糟，觉得自己不像个男人，而像只可怜虫，勇气、胆量，年龄越大反而越小了。过去，面对凶残的日军重重包围、堵截，他都没含糊过，率领众官兵杀出重围，稍作停息又杀个回马枪，害得日军吃尽了苦头。现如今，一顶"右派"帽子就让他吓成这样，可见他的心理承受能力降到了冰点。

星期六的下午，贺百石送东西来了。贺百石这几年有了点起色，前年，他从省参事室抽调出来，被派去修洞庭湖防洪堤，省里水电厅厅长是个北方人，南下干部，文化不高，但干事雷厉风行。有次，厅长到贺百石所在的工段检查工作，在听取汇报时，见贺百石站有站相，坐有坐姿，说话举止都得体，便把他抽到身边当秘书。贺百石感到自己转运了，更加积极地为厅长服务。那天，他随厅长去湘南视察水利工程，回来带了些县里送的农副产品，花生、瓜子和糯米，他匀了一半送来给哥哥嫂嫂吃。他把东西放下，洗了手、脸，这才重新坐到沙发上。他发现哥哥脸色沉郁，就收敛了笑容，问："哥，怎么啦？"哥哥吞着一口口烟雾，锁着眉头说："早几天王秘书跟哥通气，说有可能会打哥'右派'。"

这年贺百石四十一岁，是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的父亲，给他带来好运的女儿贺娣今年四岁，儿子贺彰也一岁半了。贺百丁五十二岁，满头白发，脸上的皱纹根根深刻，刀刻的样，就更显沮丧。贺百石十分震惊，"哥，你的头发怎么都白了？"贺百丁答："哥这次怕是在劫难逃了。"贺百石觉得自己比哥年轻，地位比哥低，哥要是倒了，整个贺家怕就坍塌了。他还有一个二哥和一个姐在乡下，也都有子有女。二哥和姐都以大哥为荣，尽管大哥现在只是省政协常委，但有这块牌子杵着，家乡的那些长着狗眼睛的人就不敢欺负二哥和姐两家。"哥，如果这次灾祸真的无法变更，如果我能替你，我来当这个'右派'。"他说得极认真，以致贺百丁睁大眼睛瞧着他，制止他说下去道："别说了，百石，你不要在外面说这种话。"

何小玉坐在卧室里，听着兄弟俩说这些，走出来说："百石，你刚才说什么？"贺百石一脸凝重地看着嫂子，"大嫂，我愿意替哥当'右派'。"贺百丁皱着眉头道："别胡说。"何小玉一笑，问贺百石："你真愿意替你哥当'右派'？""愿意，"贺百石满脸贺家的责任，因而就更显庄严，"无论如何，哥不能倒，哥位置高，年龄也比我大十一岁。我还年轻，当不当'右派'都无所谓。"客厅里一时沉寂下来，空气却分外凝重。

张副官下班回来，看见贺百石，笑笑。"张副官，你还是这么健壮。"贺百

石说。张副官说："你也不错啊，百石。"贺强背着书包出现在门口，人中上吊着鼻涕。贺百丁说："贺强，不晓得叫人了？"贺强叫了贺百石一声"叔叔"，丢下了书包。何小玉问小儿子怎么才放学，贺强说："妈，我们班主任老师换了，我们张老师是'右派'，反对社会主义，学校不让张老师教书了。"一家人听贺强这么说，都看着贺强。贺强说："这是新班主任老师说的。"

出身门第很高的何小玉，不但娇矜、固执、易怒，还是个只为自己打算盘的女人，四十五岁了，不是变平和了，而是更自私、果敢了。她可不像她的亲哥哥，事情来了，摆好架势硬顶。她身上另一半血液是母亲那方遗传的，会转弯，她决定用迂回的方式为这个家庭力挽狂澜。她想，人不能只要脸面，为了这个家庭不破损，她可以不顾一切。女儿背着她去了新疆，像一只大雁飞了，但贺兴、贺强可都是她的心肝宝贝。贺兴考取了财经学校，毕业后就是个国家干部，贺强还小，需要父母呵护。"我可不是为自己，"她为自己找理由说，"我不能让贺兴和贺强成为'右派'的儿子。"

星期一，她把头发盘好，穿着紫色旗袍，坚决地走进统战部，一点也不失大家闺秀的风范。她走进统战部办公室，自我介绍："我是贺百丁的妻子，我要找你们主任汇报情况。"统战部的人当然知道贺百丁，问她什么事。她先给接待她的干部一个笑，这才说："我来检举我小叔子贺百石。"一个面色温和的男人有点惊奇，问她："检举他什么？"她道："我找你们主任。"温和的男人说："我就是主任。"她说："主任同志，贺百石愿意当'右派'。"

主任姓马，"四野"转业的，愕然不已地望着她，"这倒是新鲜事。"何小玉面对这种猜忌的目光，举止反而更加得体。她接过一个办事员递上来的茶杯，加一句道："贺百石说，共产党搞得国民党人心惶惶，他后悔自己没去美国。"马主任再次吃惊地看着何小玉，问："贺秘书是在什么地方说的？"何小玉答："他是在我家说的。"

就这样，贺百石被打成了"右派"。在打"右派"前，马主任觉得还是有必要核实情况。他让参事室的张主任把贺秘书叫进自己办公室，贺秘书在他面前坐下，挺直腰杆，手放在膝盖上，表情严肃、自重。马主任一看贺秘书这坐姿，便知这人是从国民党军校里出来的。战争年代马主任是"四野"的副师长，最看不惯国民党军官这种虎死不倒威的蠢相，就冷着脸问："你说共产党搞得国民党人心惶惶，你后悔没去美国？"贺百石回答马主任："我没说过这种话。"马主任不喜欢贺秘书这种保持距离的自重，这种表情给他感觉是不配合，便冷冷道："贺秘书，有人检举你说过这样的话。"贺百石头脑清晰，想他没在任何场合说过这种混账话，便坚定地说："这是诬蔑！谁说的？"马主任说："你大嫂。"保护哥嫂是他的本能，在他侠骨柔情的心里，儿子都可以卖，但不能出卖哥嫂。"我说的话，我

负责。”他说。

马主任很震惊，盯着贺百石，“看来，你是真想当‘右派’。”贺百石虽已步入中年，可是他那军人的脾性让他像年轻时打日军接受战斗任务样，表情分外凛然。他说：“如果我与我哥，总要一个当‘右派’，我愿意当‘右派’。”马主任火了，说：“我成全你。你走吧。”见贺秘书转身走开时还很军人的模样，更加恼火，骂道：“什么东西！”他立即在那份“右派”名单的最后一行添了“贺百石”的名字，并写道：“此人蔑视中国共产党。”接着，他对参事室的张主任说：“下午开会就宣布。”

贺百丁其实也在“右派”名单上，理由可比他弟弟丰富多彩，写满了那一栏，而且还从那一栏里溢出来，流到框框外面了。省政协已作出免去贺百丁政协常委，将他转到参事室，接受参事室干部监督的决定。但谢乃常在关键时候救了他。谢乃常那天在大楼里碰见省政协副主席谢华，他把谢华拉到一边，抛出贺百丁说：“谢副主席，贺百丁是国民党第一兵团在湖南和平起义后，留在湖南军衔最高的，把他打成‘右派’，影响不好啊。”谢华瞟他一眼，“说说看？”谢乃常知道共产党的软肋在哪里，说：“台湾还在国民党手里，蒋介石还没死，打贺百丁‘右派’，您想谁最高兴？”谢华不用他说完，点头道：“你提醒得对。”

谢华立即走进统战部办公室，这间办公室，是他坐过的，办公室里的摆设也都是他当统战部长时的摆设。统战部长看见老部长，马上道：“谢副主席，您坐。”谢华接过统战部长亲手泡的茶，开口便说：“贺百丁不能打‘右派’，他在湖南和平解放上起了关键性作用。”统战部长的办公桌上就摆着一份“右派”名单，第一个名字就是贺百丁，理由是“贺百丁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诬蔑共产党不民主”等，部长想，这样猖狂至极的人，打“右派“很够资格，但谢华这么一说，他就望着贺百丁这个名字，奇怪道：“谢副主席，这不是你们政协作的决定吗？”谢华说：“这个决定要改，把他打成‘右派’，台湾那边不正好大做文章？”统战部长政治觉悟高，果断地把贺百丁的名字从“右派”名单上划了，说：“谢副主席，您到底是老革命，提醒得对，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国民党高兴。”

贺百丁倒是化险为夷了，贺百石却从此戴上了“右派”的帽子。那年，省参事室里有不少前国军将军被打成“右派”，贺百石是军职最小的“右派”，那些“右派”都是将字号的前将军，虽打成“右派”，却没把他们遣送回原籍，还是把他们留在参事室，发一份薪水给他们，以免台湾那边的人说共产党背信弃义。最悲伤、最感到委屈的还是何丹，这两年日子才开始好转，现在又被丈夫拉进了泥塘。她哭道：“你啊，怎么这么傻……”贺百石听妻子这么说，凄然地低下头，“丹，我对不起你。”

杨凤月于一年前，嫁给了一名工人，那工人姓李，比她小两岁，一直未

婚，杨凤月也想改变国民党旧军人姨太太的卑贱身份，把自己嫁给了她并不爱的李某。婚前，杨凤月征求谢乃常的意见。谢乃常感到自己不能给她更多，说：“我们下辈子再做夫妻吧，你只管结婚，别考虑我。”这是一年前，两人在北正街的小院子里说的话。

这天下午，谢乃常步入小院子，把煤火发燃，洗净锅子，炖了个墨鱼汤，把整间房子炖得墨鱼飘香的。三点多钟，杨凤月来了，穿着灰蓝色旗袍。他们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五点多钟，她就得回去，为丈夫做饭。谢乃常知道她并不幸福，如果幸福，杨凤月也不会再铤而走险与他约会。她结婚后，有半年时间他都没来北正街的家。有天，杨凤月在他去参事室的路上拦住他，说“下午三点钟见”，这才又有了新的约会。她一进来，就抱住他，把他的脸扳下来，亲着。她的脸好像有点肿，两边似有些不对称。他问：“你丈夫打你了？”她脸上掠过一抹烦恼，“别说他，好吗？”他答：“好。”她把旗袍脱了，折好，放在椅子上，又脱下毛衣，然后如一条鱼一闪，钻进被窝。

她起床，他才发现她的肩上有牙痕印，还发现她的乳房上有红肿印，接着又发现她的腰上、腿上也有红肿印。他看着这个赤身裸体又年轻漂亮的女人，问：“他打你了？”她说：“前两天晚上他喝了酒，回来，要跟我做，我身上还没干净，不愿意，他就动手打人，还咬我，咬得我好痛好痛。”他不是第一次听她说她丈夫动粗。她曾告诉他，她丈夫有点变态，一边说自己很爱她，一边又嫌弃她，因而在与她交欢时又是揪又是掐，一脸快乐又一脸痛心疾首。他深深地同情她，为了自己的后半辈子有个港湾，把自己嫁给了一个变态的男人。他问：“我能帮你什么吗？”她摇头，“你帮不了我。”

谢乃常回到富雅坪的家，大女儿美莲从门外进来，告诉父亲，“爸，北京一家医药研究所想调李进。”李进是美莲的丈夫，他听美莲这么说，便道：“好事啊。”美莲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肚子里又有了一个，美莲含着笑说：“爸，我要把妈带去。”黄莹说：“我不在，你更好出去风流，是吧？”他说：“胡说什么？！”

一家人睡熟后，谢乃常轻手轻脚地走到黄莹的床旁，伸手到枕头下，摸到钥匙，把钥匙插进从云南带回来的德国牛皮箱，锁弹开，箱子里是一包包的东西，主要是些他以前见过的金银首饰和玉镯，还有几包金条，用黄缎子裹着。他打开一包，二十根金条便黄灿灿地呈现在他眼里，他兴奋地拿出两根，又打开另一个用油纸包紧捆好的包裹，也是二十根金条，他又拿了两根，再打开一个布包，还是二十根，他再次拿出两根，他想够了，便把箱子锁上。次日，他先去北正街的小院子，把五根金条藏好，拿了一根金条，去了老照壁。老照壁这条街上有一些能工巧匠，专打金银首饰。他打算打一个金手镯送给杨凤月当生日礼物。一个首饰匠打量着他递上来的

金条，说："全部黄金都打成一只手镯戴在腕上太重了，像手铐，要我看，用五分之一打个金手镯就万千了。""好啊，我现在手头正缺钱用，另外五分之四卖给你，你要不要？"首饰匠打量他一眼，见他气度不凡，便感觉这人有来头，"你要多少钱一克？"谢乃常知道市场价，说："你如果想买，我可以比市场价少十元钱一克卖给你。"首饰匠兴奋道："你等等，我马上去借钱。"

就是这个金手镯让杨凤月遭到了丈夫毒打。她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个男人，他是个文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晓得写。去年夏天，她回她那个家去晒被子，有个曾经在她家做过女佣的老女人，见她仍形单影只，老女人就向她推荐她丈夫说："这人是正宗的工人阶级，就住在前面街上，还没结过一次婚。"她望眼老女人，老女人又一脸占了便宜的模样道："他比你还小两岁，要得咧。"她很吃惊，"你怎么都知道？"老女人这才吐真言："是小李要我来提亲。他人好，你和他结婚就再没人说你是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了。"

就是这句话让他们有了第一次见面。他穿着卡其布中山装，脚上一双黑皮鞋，剪了个平头，感觉上确实年轻。她望着看起来很结实的他，觉得有必要说清楚，"我结过两次婚，你还没结过一次婚，不觉得亏吗？""你的事，我都晓得，"他有些拘束，说话的声音也有些紧张，但面部表情反倒显得坦然，"我喜欢你不是一年两年，有次你在一大户人家唱戏，我记得你是唱《琵琶上路》，从那天起我就喜欢上你了。"她的心"嘭"地一跳，看着这个姓李的工人，工人又说："那时我只有十三岁，还是个懵懂少年。后来我只要口袋里有一张戏票钱，我就去戏院看你唱戏，直到你嫁给肥头军长做妾，我才打消念头。我一直很注意你。这几年，倒是看见你少了。""我老了。"她说。他表情认真地答："你不老。"

她嫁给了他。婚后，她才觉得这男人十分变态。她想与他好好过日子，可是他却总是拿她过去的事伤她。他们不是在一种生活环境里长大的，同一件事，理解起来就不同。比如，她想在他身上撒娇，坐到他腿上，他却推开她，说她骚；晚上，她搂着他睡，他说她贱；她穿着好看的衣服给他看，他说她到底是女戏子出身，不懂得自重。他总以工人阶级自居，而把她视为国民党的前姨太太。她开始还想他会改变的，只是需要时间，但过了几个月，她感到这个男人是块石头，捂不热的，这让她恨且沮丧，一种想与他好好过日子的思想被他拍蚊子样拍死了。

那天，杨凤月回家晚了半个钟头，丈夫先她一步下班回来，没看见她，又见她一身漂亮和喷香地回来，就猜忌地问她："你去哪里骚了？"她说："出去走了走。"他的眼睛尖，第六感觉也不错，警惕地问她："你打扮得像妖精样，只是出去走走？"她听丈夫这么说，十分反感，"你有病吧？"丈夫不能容忍前国民党将军的姨太太说无产阶级有病，一脚踢在她身上，把她踢

得一屁股坐到地上。她没哭，而是忍着痛瞧着这个施暴的男人。男人感觉自己出脚太重，就走拢来拉她，这一拉，发现她手上戴了只金手镯，便惊疑道：“这只金手镯是哪里来的？快说！”她在来的路上就想好了答案：“我的将军前夫给我的。”男人不相信，“我以前怎么从没见你戴过金手镯？”他强横地把金手镯从她手腕上拔下来，拿到电灯下照，立即肯定道：“这是只新手镯，一点污渍也没有，你敢骗我们工人阶级？”

她当然不敢承认这是只新手镯，说：“我把它拿到老照壁，让首饰匠翻新了。”男人不好哄，问她是哪家店子，要她带他去。她当然无法从命，说：“你不相信就算了。”男人是个追究狂，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她不理他，他就打她，因她用蔑视的口气反驳，男人便把她的双手反剪，吊在两间房子之间的气窗上，吊了大半个晚上。杨凤月始终不肯屈服，吊到下半夜，男人又把她放到床上，脱光她的衣裤，强奸她。她冷冷地看着他，他用力干着，边拿皮带抽打她，做出龇牙咧嘴的恶相。她恳求说：“你把我杀死吧。”男人一脸快乐道：“杀死你，老子去奸谁？”她觉得他真无耻，对着他的脸吐口痰。男人更兴奋了，骂道：“好啊，你这国民党臭婊子，竟对工人阶级吐痰！”边用力猛撞，仿佛不是一个人，而是头猛兽。有半个月，她的下身都是肿的，解小便都痛。

到了与她约会的日子，谢乃常将一张脸刮得干干净净，一身整洁地来到这里，手里还拿着两份报纸，一份《人民日报》、一份《湖南日报》，他边看报边等她。尽管他知道一过下午五点钟，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来了，但他还是耐着性子心存希望地等着，直到傍晚六点多钟，肚子饿了，他去街上吃了碗面，这才回家。

家里已开了锅，黄莹在清行李时，发现德国牛皮箱里的金条少了六根，这让她既震惊又生气。她了解丈夫，丈夫是个大手大脚惯了的雄性花脚龟，看见漂亮女人就要迎上去的，而且有多少钱就会用多少钱。她决定把自己和女儿的那份金条带走，所以才开箱查看。她知道高红梅是不会动金条的——这个妹妹既不问钱，也不爱钱，还跟女佣样操持家务，她正发火，骂谢乃常不是个东西，谢乃常就回来了。“你还有脸回来？”黄莹说，气得脸色灰白，目光充满怨恨，“你把家里的字画偷出去卖也就算了，金条也偷出去送给野女人，你太过分了。”“别乱说，”谢乃常不喜欢黄莹用这种骂人的口气跟他说话，仿佛他真的是个窃贼似的，他瞪眼黄莹，“都是别人送我的东西，不过是让你保管罢了。”黄莹拍下桌子，“你说你把金条给了哪个不要脸的？”谢乃常挥一下手说：“接济朋友了。”黄莹大声说：“接济哪个朋友了？”他很不喜欢黄莹当着儿子和女儿的面数落他，说：“你废话真多！”黄莹愤慨地看着他，“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还不是去会外面的女人！”谢乃常怕自己一发火“烧”了一家人，门一摔，去北正街的小院子躲清静去了。

黄莹随二女儿、女婿走了。高红梅这年二十九岁。她十五岁被云南泸水县的大土司段浩送给黄莹做丫环，次年经黄莹做主，嫁给当年十分威风的谢乃常，一直在黄莹的眼皮子下生活，从来不曾为家里的事发表过任何意见。现在，黄莹把这个家交给她，要她管好，她却不知道如何经营。她用羞涩的目光看着丈夫说："钥匙给你。"谢乃常晓得小老婆一直惧他，这个白族女人从小生活在中缅边界的高黎贡山里，只在他办的学校里读过半年书，来他家前汉语都不晓得说几句。谢乃常问她："黄莹对你有什么交待？"她甚至都不敢说黄莹要她管好他的话，说："姐要我管好国栋和文清。"十多年里，高红梅与丈夫行事时总是闭着嘴不敢发出任何声息，以免黄莹听见了不高兴，那天，她放开了，心坎上设的那堵墙倒了，不再担心隔壁有人偷听，就奔放起来，事后，谢乃常觉得她很可爱，说："你姐一走，你人都变了。"她问："老爷，我错了吗？""你没错。"他答。

下个星期，在他和杨凤月该见面的日子，他到了北正街的小院子。她也来了，是下午两点多钟。她投进他的怀抱，嘤嘤哭泣。她脱光衣服，给他看她身上和手腕及手臂上的伤——那是麻绳捆的伤痕。她说："他硬要我交代金手镯是谁送给我的。"谢乃常深深感到自己做了件蠢事，"我不该送金手镯给你。"她摇头，"我真的不想跟他生活在一起了。"他很同情她，感到自己无力帮助她，"你别往他火上浇油。""他就是个虐待狂，我真的很怕他，他每天都打我。"他听她这么说，恨不得一枪崩了那男人。

贺兴于财经学校毕业了。身高一米七七的贺兴，长得十分好看，相貌上承袭了父母的优点，宽额头、鼻梁挺直，一双眼睛很有神，可能是这双眼睛太有神了，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而不见。童年和少年时候，他生活在军人们给他制造的童话迷雾中，感觉自己很重要，有一个指挥着千军万马的父亲，和一大群在他父亲面前毕恭毕敬的军人，他也感觉自己比别的男孩快乐，但随着社会的改变和年龄及知识增长，那些感觉一点点消失了。尽管如此，他不是低调了，而是变得更傲慢了，他不怎么跟人来往，因为他不愿意听别人说废话。他把身上多余的精力都放到诗歌里了，读诗、写诗、改诗，除了写诗，就在家里吹口琴，哪里也不去。

中专毕业后，他分到了A厂。那时候知识分子少，因他是中专毕业生，A厂给他分了间房。他按自己的要求，把房间布置得井井有条，床单铺好，被子折叠得有棱有角，鞋子整齐地摆在地上，箱子码好，把桌子抹干净，搁上台灯，将普希金、拜伦、雪莱的诗集整齐地摆在桌上，口琴放在桌子的另一角，用手帕包着。他坐在桌前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写得真好啊，"他自语，"真是天才作家。"读累了，便拿起口琴吹加拿大民歌《红河谷》，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着一身白衣服的漂亮姑娘。每当他一吹这首《红河谷》，一个陌生而美丽的姑娘的身影便会呈现在他的脑海里，任由他想象。天色已近黄昏，一绺红云浮在窗口上。他走出来，有人跟他打

招呼，他的心在莎士比亚的剧本里，朝前走着。他看见前面有个姑娘，正站在花坛前，花坛里开着一大片菊花，姑娘正在赏菊。他打算走过去，那姑娘回了下头，他呆了，这姑娘不正是他吹《红河谷》时脑海里幻想的姑娘么？“就是她！”他果断地自语道。

第二天和后来的好多天，他一有空就到花坛前看菊花，心里却想着那姑娘，但姑娘却没再出现，有时候，他疑惑，好像那一天并不存在似的。正当这姑娘的倩影一天天淡薄时，他俩再次相遇。那是个寒冷的星期天，有个同事结婚，就在厂食堂办酒。他去了，被邀请在婚礼上表演口琴独奏，他很大方地站起身，吹起了《红河谷》。在吹这支浪漫的歌曲时，他忽然看见了那姑娘，她就坐在邻桌，一旁坐着个年纪较老的女人，那女人是厂医务室的刘医生。他吹毕《红河谷》，对大家鞠个躬，就情不自禁地走到姑娘坐的那一桌，正对姑娘坐下。姑娘微笑着。吃饭时，刘医生见他总是盯着姑娘，盯得姑娘脸红起来，便说：“小贺，我女儿王美诗。”贺兴回过神说：“王美诗你好。”

王美诗在一家医院当护士，比他小两岁。从那天开始，他承认自己根本不可能忘记她，因为他一眼就认出了她。有天晚上，他坐在窗前读《奥赛罗》，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在莎士比亚的著作里跳出的是王美诗的倩影，他昂起头，作出了改变了他一生的决定，拜访刘医生。

刘医生和王美诗对这个帅小伙子来访实在有些意外，家就一间房，母女俩，两张床都整理得很有形；一张桌子，桌上有高中课本，王美诗正拿着一本数学课本看。刘医生的目光，有些警惕地望着他。王美诗为他泡茶，又坐到桌前看数学课本。贺兴想，她看这个干吗？刘医生问他：“小贺，你父亲干什么工作？”贺兴答：“我父亲是省政协常委。”刘医生又问：“你母亲干什么工作？”“我母亲是家庭妇女，没工作。”刘医生“哦”了声，顺便看女儿一眼。室内又安静了，这种安静有点让贺兴透不过气来，这明显是不欢迎他造访。他鼓足勇气问王美诗：“你在哪家医院工作？”王美诗望母亲一眼，小声答：“市一医院。”他正准备继续问王美诗话时，见刘医生用责备的目光睨女儿一眼。他的自尊心突然强大了，让他果断地起身告辞，走出来，呼吸着湿冷的空气，想自己身材、相貌都不比一般男青年差，是哪方面不如刘医生的意？

二十二岁的贺兴是一堆不用点火也能自燃的干柴，这是他这些年里第一次在女人身上开窍，原来男人想起女人来居然可以无穷无尽，原来传说中的爱情并非那么美好，而是对人身心的一种迫害或摧残。难怪奥赛罗要杀死自己的妻子苔丝狄蒙娜，原来是爱情和嫉妒让他着魔！有天，他吹着口琴，脑海里又出现了王美诗，觉得自己有满腔的话要说，便去市一医院找王美诗。他一间一间病房查看，忽然狂喜地发现，她正在一间病房里给一病人打针。她打完针，一回头，看见他，有点吃惊。他说：“我到医院看

一个病人，看见了你。”王美诗“哦”了声，一张红灿灿的鹅蛋脸一笑。他觉得她真美，像仙女下凡。“你什么时候下班？”“四点。”她说。他于下午四点钟又到了医院门前，手里拿着本莎士比亚的著作。

王美诗与两个一起下班的护士走出来，他对她笑，她也回了个笑。俩小护士见状，都觑一眼王美诗，走开了。他们上了同一辆公交车，他把手中的书递给她看，“莎士比亚，你看过《哈姆雷特》吗？”她摇头，他说：“写得真好，是个悲剧。”她答：“我不敢看悲剧。”“为什么？”他奇怪。她吐下舌头，“我没时间看小说，我妈要我考医学院。”他闭了嘴。车行驶了一站，她表扬他说：“你的口琴吹得好听，你那天吹的歌曲叫什么名字？”他答：“《红河谷》，你喜欢听，我以后单独吹给你听。”她说：“那我不敢当。我妈要求我很严，不准我与男青年接触。”

下一天，他找个借口溜出来，到医院门前等她。他穿着蓝色中山装，脚上一双黑皮鞋，皮鞋擦得黑亮亮的。王美诗看见他，一笑。他们又上了同一辆公交车，一起回Ａ厂。她说：“我妈什么都不让我干，只要我学习，饭菜不要我沾手，衣服也不让我洗……我妈还把我看成个没长大的姑娘。”他把想说的话留在肚子里了，她那张幸福的脸让他既嫉妒又无可奈何。他们在离Ａ厂不远的街上下车，向Ａ厂区走去，他问：“医院没给你分房？”她答：“我们是小护士，只有集体宿舍，几个人一间房，太吵了，我不想住。”

这样过了几天，王美诗就不做这个班了，做下午班，四点钟进班，要半夜十二点下班。那时已没公交车了，贺兴就骑着单车去接，让她坐在后面的架子上。“我来接你，”他说，“上车吧。”王美诗犹豫了下，还是坐到车上，在他耳边说：“你要跟我恋爱，必须经过我妈那一关。”他心里一阵狂喜，想原来她并非不知道恋爱，而是躲避他追求她，忙说：“我有信心。”他把她送到家门口，对她笑道：“晚安，王美诗。”这样接了几次，有天，王美诗坐在他后面心事重重，车骑到传达室前时，贺兴刹住车，王美诗跳下车，天上一颗椭圆的月亮，两人走在一条刚铺的鹅卵石路上，她快走到家门前时说：“贺兴，我妈要你明天中午来一下我家。”贺兴有一种幸福得晕眩的感觉。

贺兴无法入眠，想了很多刘医生找他谈话的事，但他还是没想到刘医生会提出这样苛刻的要求。“小贺，我有个要求，”刘医生冷静地望着激动得涨红了脸的贺兴，“你如果真爱王美诗，就把大学读了。”贺兴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刘医生接着说：“她爸是国民党，在湖南和平解放前跑了……王美诗是中专生，我要求不高，要她嫁一个大学毕业生。我也在鼓励王美诗考医学院。”她把目光放到青春靓丽的女儿脸上，“三年前要是数学没拖她的后腿，她就考取湖南医学院了。”贺兴“哦”了声，刘医生道：“你如果是个有志青年，就不要年轻轻的就把大好时光花在恋爱上，你能考上大学，我

就同意你们谈，不然，我不赞成。”贺兴木木地坐在椅子上，这个板着张柿饼脸的中年女人竟用大学的门槛阻挡他与她女儿恋爱，为了王美诗，他咬着牙也要考取大学，“好的。”他说。

贺兴把当年捆好的高中课本从柜顶上取下来，拿抹布揩着一本本书上的灰，母亲问他这是干什么，他答：“我要考大学。”母亲奇怪了，“你工作得好好的，又要考大学？”他回答母亲：“我一定要考。”贺兴并没把考大学的动机说出来，他感到在自己与王美诗的爱情中横亘着一条宽广的沟壑，那是王美诗的母亲挖的，他要跨过去就得考上大学。他走时对父母说：“我以后会回来得少，我要复习。”

一九六〇年，灾害像魔鬼一样统辖着中国大地，这里涝灾，那边却旱灾，弄得全中国老百姓都饥饿不堪——乡下来人了，是贺百丁大弟弟和大弟弟的小儿子和孙儿，拎来一堆乱七八糟的行李，一看这架势，是要住一段时间的。贺百丁还是很高兴。大弟弟告诉他，现在乡下饭都没吃了，农民们都去刨树根和挖野菜吃。贺百丁很震惊，他打量着侄儿和侄孙，都肌黄寡瘦，心里就升起怜悯。大弟弟带着儿子、孙儿在他家住了五天，接着带着一家几口去贺百石家打秋风。可是没几天，外甥又来了，还带着个两岁的儿子，外甥一进门就叫他舅舅，叫何小玉舅妈，眼睛红红的，要他儿子叫贺百丁舅外公，叫何小玉舅外婆。贺百丁傻了眼，迷茫地看着外甥。外甥一脸菜色，饿得像一蔸晒蔫了的阿笋，两只眼睛放着绿光。外甥吐真言道：“大舅，大队干部不准社员出来，说国家困难，我们贫下中农更要勒紧裤带为国家分忧。”何小玉问：“那你是怎么出来的？”“大舅妈，我是跑出来的，我是趁大队民兵连长去抓那几个逃跑的社员时，抱着儿子跑出来的。”

贺百丁一时不知拿外甥怎么办，外甥又道：“我妈都要饿死了，实在饿得慌，就抓蚱蜢吃，把蚱蜢放到锅里焖熟，就那么吃。”贺百丁让外甥在他家住了五天，第五天，何小玉的妹妹也带着一个儿一个女来了，又隔了两天，何小玉的另一个叔伯亲戚也饥饿着肚子来打秋风，一家五口一来就寻思着打地铺，这里看那里瞧，用脚步丈量空间。何小玉的脸上没有笑容，因为她大哥被枪毙后，她回家，这些人都没理她。她虽然不记仇，却记恨，家里住满了人，她说话就不客气，“城市里的粮食是按户口簿供应的，”她对她的叔伯亲戚说，“就是有钱也买不到米。”她把米缸盖揭开，让他们看，米缸里没米了。她去隔壁家借来几斤米，煮了一大锅饭，给她的亲戚们吃，等他们吃完，她发话了：“你们吃完饭都走吧。”

可是，家里还没安静几天，大弟女儿一家三口又突破大队干部设置的封锁线，跑来了，一进门就哭，叫贺百丁大伯，叫何小玉大伯妈。何小玉傻眼了，见丈夫铁青着脸，就不敢发作。自然要安排侄女一家三口吃饭，侄女的儿子见到白生生的米饭，眼珠子都掉了出来，那饿相真让贺百丁掉泪，

那天晚上，他虎着脸对何小玉说："你都看见了，如果不是这种特殊情况，他们也不会来麻烦我们。"何小玉说："我们自己也没吃的了。"贺百丁说："勒紧裤带吧，看那孩子，多可怜。"

侄女一家三口在他家住了三天，侄女一家一走，另一个侄儿又拉着老婆，一脸菜色地来了，进门就坐在沙发上喘气。这个侄儿在贺家住了一个星期，贺百丁背着何小玉，把自己的零花钱都给了侄儿。这个侄儿刚走，何小玉的表妹便带着小儿子来长沙看病，一路哭哭啼啼，一见何小玉就哭道："表姐，我们活不下去了。"何小玉接纳了这个表妹，她回常德处理大哥的后事时，只有这个表妹在一天晚上，蒙着头来看她，而且只坐了三分钟，即使这样，她也很感激，让表妹住下了。这表妹是张副官的亲妹妹，兄妹俩见面，抱头痛哭，张副官见外甥因饥饿患了很严重的水肿病，脸色透明得血管都一条条的，眼睛都红了，责怪道："妹子，你怎么不早点送来啊？"妹妹抽泣着，何小玉说："张副官，别说这些废话了，赶紧带你外甥去医院看病吧。"张副官就带着妹妹和侄儿去了医院。

贺百丁黑着脸到了谢乃常家，谢乃常家里没来穷亲戚，见贺百丁黑着一张脸，知道他家又来穷亲戚了。贺百丁一副六神无主的样子，他是到谢乃常家蹭饭吃，家里剩一口饭，亲戚们就能多吃一口饭。"我现在连给张副官的外甥看病的钱都没有，张副官可是救过我命的。这个月发的工资还不到半个月就吃光了。"谢乃常走进卧室，拿出一根金条塞给贺百丁。贺百丁的眼泪流了出来，这个在战争年代多次负伤的男人，第一次在朋友面前掉泪了，"大哥——""快去银行兑现吧，"谢乃常说，"该你回报他了。"

银行兑了三千三百三十五元七角给他。那时最大的面额是十元，几大捆人民币堆在他面前，让他傻眼了。他留下三百三十五元做机动，把三千元交给何小玉。何小玉问："你哪里来的这么多钱？"贺百丁答："谢大哥给了我一根金条，没想到一根金条能兑换这么多钱。"何小玉说："那你真要谢谢谢大哥，他救了我们。"贺百丁满意道："天无绝人之路，没米了没关系，我们可以买别的东西吃，现在饿不死了。"

杨凤月要离婚，她丈夫死活不同意，对她更凶了，不但骂她是国民党的前姨太，还骂她是臭婊子，这让谢乃常觉得有力使不上劲。贺百丁来了，说幸亏那根金条兑了钱，不然，他都无颜面对满屋子的乡下穷亲戚。谢乃常是独子，出来得早，郴县被改名为郴州，郴州离长沙远，就没家乡人来投靠他。高红梅的家在高黎贡山的丛林里，交通和通信更不方便，与家人没联系。儿子谢国民虽在老家，但手上有金条，而且跟他在滇西与日军作战时历练过，学会了化险为夷的本领，自己会想办法解决困难，就不用担心。"农村里，"贺百丁说，"大队干部很野蛮，不准农民出来乞讨。"谢乃常摇头。

有天，谢乃常邀杨凤月去湘江宾馆跳舞。那时候长沙市有几家舞厅，都藏在宾馆里。舞曲开始了，他拉着杨凤月步入舞池说："我好久没跳舞了。"杨凤月童年时就在戏班子里混，戏台上搔首弄姿的，天生就会跳舞。两人跳了一曲下来，杨凤月说："你的舞跳得好。"他说："你也跳得不错。"一支探戈曲在舞厅里飘扬，他就拉着杨凤月跳探戈。下一支舞曲是快三，很热闹很欢快的舞曲，却没人上场，谢乃常年轻时在上海的百乐门与舞女陆琳跳过快三，舞曲唤起他年轻时候的热情，他拉杨凤月跳快三。两人把快三跳完，他似乎看见了二十几岁的自己，那时候他风流倜傥，目光如电，连蒋介石也欣赏他的仪表，用友爱的目光看他。杨凤月打断了他怅然的回忆，说："你一向谨慎的，今天怎么想起邀我跳舞？"他回答："生活需要调剂。"杨凤月说："你比我老公懂生活。"

他继续搂着她跳一支支舞曲，在舞曲的旋律中，他似乎看见陆琳若隐若现。他用了一分钟才平静下来，边仔细辨识舞厅里的每一个女人，看陆琳是不是藏在其中。杨凤月问："你找谁？"他机械地回答："找一个死人。"杨凤月吓了一跳，他见杨凤月满脸愕然、惊骇，一笑说："我开玩笑的。"跳完舞，两人走出湘江宾馆，走在中山路这条繁华的街上，她说："我该回家了。"他看着她挤上了公共汽车。

家里，一封加急电报等着他，是郴州打来的，"国民死了速来"，就六个字，很简单，却让谢乃常有五雷轰顶的感觉。"这怎么可能？"他愤怒地问，"国民才三十五岁，怎么会死？"整整一个晚上，他都沉浸在对大儿子的回忆中，大儿子是个勇敢的人，曾亲手打死过日本兵。机智、豁达，身体又棒，怎么可能死？他去火车站，打了前往郴州的火车票。赶到郴州老家，已是晚上九点钟，田贵荣极可怜的模样坐在堂屋里，面前搁着口棺材，棺材盖了一半，只等他回来见儿子最后一面。那一刻他的腿挪不动了！田贵荣举着煤油灯，手抖动着，他从煤油灯晃动的光线中看见大儿子那张冰冷的脸，那是一张毫无血色的肿胀的脸。他叫道："国民，你怎么突然死了啊。"

田贵荣告诉他："他是饿死的。"谢乃常瞪大了眼睛，田贵荣说："今年郴州遭旱灾，全县粮食颗粒无收，山上能吃的野菜、草根和树皮都被村里人吃光了。下半年，国家拨了些返销粮，不多，他自己舍不得吃，都让给儿子和女儿吃，自己只是喝水充饥，结果得了水肿病，死了。"谢乃常说："国民不是带回了三十根金条吗？怎么不拿金条去换钱买粮食？"田贵荣说："他拿一根金条去县城银行兑换，银行的人打电话到公社落实情况，听说他出身大地主，就没收了，说那是剥削劳动人民所得。"他听田贵荣这么说，十分愤怒、悲苦，问她："你怎么不让国民来长沙找我？我又没死。"

田贵荣见他责备她，便低声啜泣，举起手背揩着泪水，"你倒好，国民党

起义将领。十年前土改，我替你背了口大黑锅，被划为大地主。这几年，农村里，地主、富农都被民兵管得死死的，出村走亲戚都要经大队干部批准，国民哪里也去不成。早几个月，国民想去长沙，大队干部不批，说他是国民党伪军官、历史反革命，只有老老实实地待在农村里接受劳动改造，才是唯一的出路。”谢乃常恨道：“国民是在云南西部打日本人，又没打共产党，难道打日本鬼子也是反革命？”田贵荣垂着泪告诉他：“国民也是这么说的，但谁信啊？一个月前国民带着谢刚，绕开大队部的民兵，抄山上野兽走的路跑到县城，但在县城汽车站买车票时，被守在车站的县武装部的人抓了。县武装部的人向国民要介绍信，县政府不准老百姓外出乞讨，规定全县的人外出，都要执大队以上开的介绍信，国民没有，县武装部的人把他押回大队，在大队民兵营关了两天两晚。”他一拳砸在棺材上，骂道：“我操他妈！”躺在棺材里的谢国民仿佛惊了下。田贵荣慌忙说：“老谢，你吓着他了。”

他没想到参事室里传闻的事，竟如此残酷地发生在他家。他觉得自己太麻木了，一点也没想过大儿子一家人的处境。他呆呆地坐在棺材前，凌晨两点钟，田贵荣劝他睡觉，他没动。他要为大儿子守灵。他很悲伤，不光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伤，还有后悔，最让他放心的儿子，却死在他前面了！早晨，孙儿孙女双双起床，看见他，都泪汪汪地叫了他一声“爷爷”，他看着这对兄妹，都瘦成了皮包骨头，衣服虽然干净，却补了好几个补丁。

几个叔伯亲戚过来看他，他们都见过他当年的神勇，晓得这个人是只老虎，杀过的人比他们这辈子杀的鸡都多，不敢招惹他，就都站在坪上。大队干部听说这个国民党将军回来了，就昂着脑袋走来，鼓着眼睛问尸体怎么还不埋掉？并故意用很凶的声音叫喊。谢乃常抬起头，盯着那大队干部，大队干部一看他的眼睛，哆嗦了下，转身走开了。吃完早饭——也就是一碗光稀饭，村里又来了几人，都穿得破破烂烂，是来抬棺材的。他们把棺材盖合上，用马钉钉死棺材，嗵嗵嗵，铁锤砸着马钉的声音，狠狠地敲击着他的心灵，使他感觉到心口一阵阵痛，他捂住心脏，拚命按着，仿佛不按着心脏便会蹦出心扉，飞走似的……

五星公社的书记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在湘南游击队干过，三十多岁，不觉得谢乃常有什么了不起，就不买谢乃常的账。他知道走进来的是谢乃常，他可不在乎，冷冷地问：“你找谁？”谢乃常走进的是公社书记室，见他冷着一张脸，说：“我找公社书记。”书记冷淡着说：“你有什么事？”

谢乃常拿出工作证，递上去说：“我是田贵荣的前夫，我是大地主，我愿意接受改造。”书记打开他的工作证扫一眼，退给他，问：“参事是什么职务？”“没职务，”他答。书记问：“你是国民党少将？”他见书记脸色傲慢，觉得这个人很无礼，说：“我是谢家的独生子，大地主是我。田贵荣是嫁

到谢家的前儿媳妇，我与她在一九五一年就办了离婚手续，希望你们给田贵荣摘下大地主的帽子。”书记看着这个前国民党老兵，“划田贵荣大地主是‘土改’时期划的，戴上了是不能随便摘的。”谢乃常说：“书记同志，我才是大地主，这顶大地主的帽子该我戴。”公社书记知道自己没权管这个来要大地主帽子的人，说：“你是省参事室参事，我们管不了你。”“我是实际上的大地主，”谢乃常要求着说，“毛主席说，实事求是是党的政策啊。”书记不耐烦了，“田贵荣既然嫁到你谢家，你们虽然离了婚，但她并没改嫁，而且……怎么说呢？她应该还是你谢家的人。”“你这是不讲理，”谢乃常生气了，“离了婚就不是谢家的儿媳妇了，这个常识你不懂？”书记也不客气，“你们谢家在郴州是最大的地主，这顶帽子总要有人戴。”“我戴！”谢乃常说，脸色很坚决，“请你们给她摘下大地主的帽子，把这顶帽子戴在我头上。”书记见他这么坚决，吵着要大地主的帽子，缓口气说：“你先回去，我们开会研究下。”

他走出公社办公室楼，走在这片既熟悉又陌生、贫穷的土地上，脸上布满愤怒。儿子今天出殡，竟只有少许几个亲戚来送葬，另一些村民，站在远远的地方观看，这让他深感冤屈和世风冷漠。田贵荣说：“还不是大地主这顶帽子害的？谁都不愿跟大地主沾边。”他脸上有很多怨恨，就跟桌上堆着很多烂东西似的。有人看见他，站在原地没动，目光里有怜悯抛过来，他大叫一声：“什么东西！”那几人一愣，彼此相视一眼，不说话。他大声说：“田贵荣不是大地主，我才是大地主。”那些人笑，嘿嘿嘿嘿。他道：“我爷爷、我父亲和我，是不劳而获，是剥削过你们。但田贵荣是我前妻，她不是大地主。”没有人搭理他。

夜幕降临，一盏煤油灯在桌上闪晃，一家人坐在堂屋里，谁也不说话。九点多钟，儿媳妇叫孙子孙女去睡觉。不久，儿媳妇自己也叹息一声，去睡了。堂屋里就剩下他和田贵荣，两人没说什么话。“去睡吧，我给你换了床单。”田贵荣说，举着煤油灯示意。他跟着田贵荣走进孙儿的房间，房间里东西乱丢，呈现一股凄凉味道。他躺到床上，田贵荣给他放下蚊帐，“家里有蚊子，你人金贵，别咬着你了。”他很感动，这个时候了，这个女人还关心他。

第二卷

多年前的一天早晨，二十岁的谢乃常爬起床，伸个舒适的懒腰，见天色大亮，忽然想吃县城街上的葱油饼，对身怀六甲的田贵荣说：“我去下县城，妈要我买些红糖和布匹，你要生孩子了。”田贵荣温柔地看着他道：“你早去早回。”

坪上，桃花在三月里开得正红火，一缕阳光就浇在桃花上。他家在郴县可是声名显赫的，父亲是个剽悍、骄傲的男人，当过湘粤联军团长，现在是县长。父亲有两个老婆，新近又娶了个姨太太，姨太太才十六岁。父亲娶了这个娇滴滴的小姨太后，自己也觉得难为情，就住进了县衙门。父亲行武出身，好喝酒、打猎，五十岁了还经常扬起马鞭抽手下，在郴县是个厉害角色。谢乃常是家里唯一的男孩，父亲娶小，是想再添几口男丁。

母亲递给谢乃常一个黑绒布小钱袋，钱袋里有三十多块银元，沉甸甸的，母亲让他送三十块银元给县城边上尼姑庵的尼姑，尼姑庵十分破败，住持想修缮。母亲说：“一定要给住持，前几天我去烧香，答应给她的。”他干脆地答：“好咧。”出门时，回头看眼田贵荣，他并不知道，他这一去会有好多年不会回来。他当时想的是去县城街上的那家小油炸摊上吃葱油饼，并没别的打算。那时的郴县街上十分破烂，也不像个县城，就几栋屋，一个衙门、十几个大小店铺、百十户人家形成一条坑坑洼洼的破街。他到了那处油货铺前，买了十个葱油饼。葱油饼的中央有个洞，他用一根筷子串起十个葱油饼，吃着。他不知道，这十个葱油饼会迅速改变他的命运，把他与另外三个青年联结在一起。葱油饼有些烫，他边走边吃，有几个人站在一栋红砖黑瓦屋前看告示，那是国民党设在广州的黄埔军校招第三批学员。

有三个年轻人盯着他吃葱油饼，他感觉那三个人盯他的目光有些奇怪，像饿狗的目光。他没理他们，那三个人向他走近，那个年代拦路打劫的人不少，但他不怕，从小跟爷爷、父亲读书、习武，打架从不惧谁。三个年轻人的一个不卑不亢地说：“大哥，我们是去广州考黄埔军校的，所带的路费用完了，两天没吃东西了……”另一个说：“我们饿得实在不行了，大哥能不能赏两个葱油饼给我们吃？”

谢乃常见到过乞讨的人，但没见过用如此强大的理由乞讨的年轻人。他打量这两个说话的年轻人，他俩衣着整洁，相貌堂堂，脸上没有行乞者的可怜，确实不像乞丐。十个串在一根筷子上的香喷喷的葱油饼，已被他吃掉三个，还有七个，他取下三个给向他行乞的青年，顺口问：“你们去广州

考黄埔军校？”第一个开口行乞的青年边吃葱油饼边说：“我们要考黄埔军校，投身革命。”谢乃常的高中是在长沙读的，懂得什么叫革命，心就热起来，问：“你们是哪里人？”第一个向他乞讨的年轻人答：“我们是醴陵人。我叫贺百丁。他叫贺怀国，是我堂弟，我们是一个村子里长大的。他叫陈德，我们三人一起上的高小。”

谢乃常又把另外三个葱油饼给他们吃，赞赏说：“你们有志气。”在老家，没人与他讨论三民主义或共产主义，村里的男人除了老实巴交地种田，茶余饭后就是谈吃谈女人。这一年，谢乃常在老家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实在无聊透了。他见这三人要去广州考黄埔军校，忽然很欣赏，就问他们饿不饿。叫贺百丁的青年说：“饿，两个葱油饼只是塞了牙缝。”贺怀国说：“饿得肚子都叫了。”谢乃常盯贺怀国一眼，觉得贺怀国与贺百丁还真有点挂相，只是贺百丁的脸长一些，贺怀国的脸扁一些。陈德生一张国字脸，眉清目秀的，像乡下的教书匠。谢乃常天生是个热心肠，受其父影响，爱读“三国”“水浒”，尤其欣赏《水浒传》里那些豪爽仗义的好汉，便说：“我请你们吃饭吧。”

前面有家餐馆，谢乃常领着三人走进餐馆，围着一张桌子坐下，他要了四个菜，两荤两素。三个醴陵人见他如此大方，脸上就荡漾着喜悦。吃饭时，几个人大谈时局，贺百丁愤慨着脸色断然道：“身为中国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大丈夫活在天地之间，应该有所作为。”谢乃常有点震惊，这贺百丁看起来比他年轻，志向却比他大，心里装着这个贫穷、混乱的国家。他马上自愧弗如，“你比我有志向。”贺百丁打个拱手，“大哥过奖了。”谢乃常心里起了涟漪，以前在学校里也有人大谈抱负，但他不动心，因为他了解那些人，知道有些人虽然抱负冲天，但为人自私自利，不值得他效仿。此刻，面对这三个陌生、穷困青年的理想，卧在心里的那只懒猫似乎醒了。他问贺百丁：“你多大？”贺百丁答：“十九岁，兄长你呢？”他答：“本人谢乃常，今年二十岁。”陈德说：“我也快二十岁了。”谢乃常把目光落到贺怀国脸上，贺怀国说：“我和贺百丁是同一天生，他比我大半个时辰。”贺百丁说：“英国人可以打我们，日本人可以叫我们赔款，俄国人抢占我们的国土，都是因为中国太好欺负了，谢兄，我们要让中国变得不好欺负。”贺百丁提起脚，把鞋子给他看，“这是第三双鞋子，我们已经走烂两双布鞋了。”谢乃常想好男儿确实应该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动心道：“我跟你们一起去广州考黄埔军校。”贺百丁喜欢道：“太好了，我们多了个志同道合的人。”

谢乃常向餐馆老板要来纸笔，给母亲和妻子写了几句话，让餐馆老板替他跑一趟，便与贺百丁、贺怀国和陈德上路了。从郴县到广州还有几百公里，大多是山路，有一条盘山公路绕着山林，他们白天走路，晚上投宿，谢乃常身上有三十多块银元，足够四个人花。四个人到达广州时已是三月

底，黄埔军校的三期招生已满，他们好说歹说都没用，教官挥鞭把他们赶了出来。他们就在军校对岸的黄埔三花街找了家小旅社，住下，为节约开支，四个人睡一间房。谢乃常的口袋里只剩五块银元，付了两块房租，就剩下三块了。谢乃常说："现在我们得想办法，离四期招生还有四个月。"贺百丁说："明天我去找苦力干。"陈德和贺怀国也说："我们都有力气。"谢乃常笑，陈德建议，"乃常君，干脆我们结拜为兄弟，你年龄最大，又仗义，理应当我们的大哥，如何？""太好了，我赞同。"贺百丁说。

谢乃常想自己一下子多了三个异姓兄弟，说："三国时，刘、关、张搞了个桃园三结义，现在，我们来个黄埔四结义。"他买来酒，让旅社老板娘炒三个菜，把酒盛上，贺百丁掏出随身带的乡下铁匠打的钢刀，瞧眼谢乃常、陈德和贺怀国，一刀划在左手的中指上，血涌出来，滴落在碗里。谢乃常、陈德和贺怀国分别接过刀，都在自己左手的中指上划一刀，都把涌出来的血，滴进酒里。谢乃常端起酒碗，豪气地说："鄙人不才，勉为大哥，陈德第二，百丁老三，怀国为四弟。我们从此结为兄弟。"他庄重地跪下，陈德、贺百丁、贺怀国也跟着跪下，都端着酒杯。他说："苍天在上，我们对天盟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同生共死，永不弃离。"陈德、贺百丁和贺怀国重复了遍，谢乃常道："喝。"四个人都一仰脖子，喝下了杯中物，坐下时，谢乃常说："从此，我们就如同亲兄弟了。"

贺百丁是一块钢，说话声若洪钟，干事风风火火。陈德城府深一些，感觉上不是那种把什么都放在脸上的青年，不说话时，阴着一张脸。贺怀国长一张猫脸，笑起来声音怪怪的，但人淳朴，手脚也勤快。谢乃常从小便是公子哥儿，因是独子，一家人都宠他。他从来不曾洗过衣服，即使是在长沙长郡中学读高中时，他也是把穿脏的衣服拿给洗衣妇洗。他没有洗衣服的习惯，扔下的脏衣服，贺怀国捡起来便洗了。他不好意思道："老四，怎么好让你洗衣服？"贺怀国说："大哥，你是贵人，我是农民……"谢乃常摆手说："现在是兄弟了。"

一天傍晚，有两个准备考黄埔军校的青年住进了小旅社，他们也是合租一间房，一说话，也是湖南口音。谢乃常听他们是湖南口音，就问："你们湖南哪里的？"一个个头不高、但身板结实的青年说："我是湖南安化的，叫曾冠雄。"谢乃常望着另一名相貌谦和的青年，谦和的青年说："我是湖南耒阳人，叫何绍晖，大哥哪里人？"谢乃常说："我叫谢乃常，湖南郴县人。"何绍晖说："那我们是邻居，相隔不远。"这时，又有一个壮实的青年进来租房，老板娘接待了那青年，那青年话不多，个头不高，目光带点儿疑惑和警惕，脸色冷峻得像把刀。曾冠雄一听那青年是来租房的，忙主动邀请那青年说："我们也是刚住进来，兄弟若不弃，大家合租一间？都可以省点费用。"那青年就盯着曾冠雄，曾冠雄大声问："若兄弟是来报考黄埔军校的，那就算志同道合。"那青年的目光变柔和了，"我是来报考黄埔

军校的。我姓郝，名光发，长沙人。”谢乃常喜欢交朋友，说：“本人谢乃常。”

某天，谢乃常、陈德和贺百丁、贺怀国干完苦力活，回到旅社，曾冠雄走到他们面前说：“我下午去军校找一个同乡，闻讯军校政治部招收科员。乃常君，你学历高，可以去试试。”谢乃常笑，“那我去试试。”次日，谢乃常、陈德、贺百丁和贺怀国，一起走进黄埔军校政治部，干事聂荣臻问他们什么事，谢乃常代替大家答：“我们来报考科员。”聂荣臻将他们一一打量，见谢乃常身材颀长、相貌英俊，就有几分欣赏，问了几句话后要他们填表，四人填了表，聂荣臻看谢乃常填写的表上写着长沙长郡高中毕业——那时候高中毕业就相当于受了高等教育，便用一口四川话问：“小谢，你是高中毕业？”谢乃常答：“是。”聂荣臻又瞥眼他，“怎么想到来黄埔军校应聘？”谢乃常答：“想为国民做点事。”聂荣臻再次扫眼他，让他们后天来政治部参加笔试。

报考黄埔军校政治部科员的年轻人有一百七十名，只录一名，谢乃常知道考生这么多后，就不抱希望了。考完，弃下笔，走出考场。贺百丁滞他一步迈出考场，陈德和贺怀国也相继走出来，陈德说：“很多提问，我都没做。”谢乃常就看着贺怀国问：“你呢？”贺怀国答：“胡乱写的，不知对不对。”谢乃常说：“这么多人考，只取一名，轮不到我们。”过了几天，谢乃常扛包回来，何绍晖满脸笑容地对谢乃常打个拱手，“祝贺乃常君，你录取了。”谢乃常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笑道：“绍晖兄，别开玩笑。”何绍晖说：“我像开玩笑吗？”谢乃常澡也不洗了，忙去看榜，果然是他。他大步走回旅社，便宣布请客，让贺百丁把何绍晖、曾冠雄和郝光发叫到旅社外的餐馆，点了六个菜，要了两瓶酒，他给每个人倒杯酒，举起酒杯说：“弟兄们，没想到我谢乃常也有中魁的命，喝酒。”大家喝着酒，都很高兴。

谢乃常成了黄埔军校政治部的科员，受聂荣臻领导，月薪七十块银元。每天的工作，主要是整理和抄写政治教材。一天，周恩来见他弓腰站在桌前，悬腕，认真抄写着将贴到学生食堂门前的政治口号，一头茂密的乌发，一张脸十分白净,笑了笑。他叫声“周主任”，周恩来喜欢这个字写得漂亮的青年，用浙江口音的普通话道：“小谢，字写得不错啊。”谢乃常回答：“周主任，从小家父就逼着在下练毛笔字。”周恩来说：“看得出来，有童子功。”谢乃常把抄写的政治口号贴到学生食堂前，转身，见几名黄埔三期的学生在坪上挥拳踢腿，动作别扭，就走上去纠正那几名学生出拳的动作。蒋介石、钱大钧、周恩来和聂荣臻正站在操场前说话，都看见了。谢乃常不好意思了，走拢来叫了声“蒋校长”和“周主任”。蒋介石从上至下打量他，微笑着——那时蒋介石是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手中还没有可以改变他人命运的权力。周恩来含笑地点下头，说：“小谢，你文武

双全啊。”谢乃常回答：“我只是跟我爷爷学了点皮毛。”周恩来笑道：“不错呵。”那时的周恩来清瘦，两道眉毛很浓，目光炯炯有神。蒋介石也只三十多岁，瘦削、挺拔、刚毅，一身抱负,用浙江话称赞他：“小谢一表人才。”谢乃常忙答：“谢谢校长夸奖。”

发工资那天，谢乃常不敢相信，一大堆银元。回到小旅社，他把七十块银元往床上一抛，“弟兄们，我们可以上馆子饱吃一顿了。”他拉着贺百丁、贺怀国和陈德出门，迎面看见曾冠雄、郝光发和何绍晖都站在门外闲聊，就叫上他们，“走，今天谢某请客。”街的对面就有家餐馆，一行七人走进去，谢乃常点了八个菜，四荤四素，大家就坐在桌前嘻开嘴笑。曾冠雄听贺百丁、陈德和贺怀国都叫谢乃常大哥，也跟着叫谢乃常“大哥”。何绍晖是书香子弟，话常常只说一半，另一半却留在嘴里，就略显拘束。曾冠雄长得浓眉大眼，嗓门很大，说：“弟兄们，为我们考进黄埔军校，干杯。”郝光发说：“这个建议好，干！”

谢乃常出身高贵，不爱财，有钱就花，那些天，他天天拉着他们上馆子吃饭、喝酒。浓眉大眼的曾冠雄在酒桌上称赞他：“谢大哥，你是我遇见的最豪爽的人。”郝光发也竖起大拇指说：“谢大哥，天生就是当大哥的，豪气！”谢乃常笑道：“坐在一起就是缘分，有缘就要尽情欢快。”一桌酒吃毕，总要醉翻两三人，大家就相互搀扶，好在餐馆与小旅社之间只几步路。这样天天大鱼大肉地吃了半个月，谢乃常的口袋就瘪了。谢乃常通过聂荣臻，借来书，让大家勒紧裤带，过着简单的日子，在房里看书复习，准备考黄埔军校。他自己一到晚上，也不出去，坐在房里看书。下个月一发饷，谢乃常又来劲了，拉着大家上馆子。郝光发说他少年时候在长沙的一家武馆学过拳脚，谢乃常要郝光发打给大家看，郝光发大方地说：“那我献丑了。”一行人走出餐馆看郝光发打拳，郝光发便把他学的一套少林拳打给他们看。谢乃常从小习武，识拳，说：“好拳。”郝光发说：“我三岁学拳，八岁读书，高小毕业后，师傅又叫我去武馆打杂、学艺。”谢乃常捏捏郝光发的胳膊，“你身体很棒。”曾冠雄童年时在安化县的一家武馆习过武，他想象道：“要是退回去几十年，我们就不是在广州相见，可能是在赶考武进士的路上相遇。”大家都点头，直到贺怀国和曾冠雄都喝醉了，他们才折回旅社。

到了下半个月，谢乃常口袋里的七十块银元又被他花得净光，大家又老老实实地缩在小旅社研习他从政治部弄来的上三届的考试题目，以此触类旁通。七月份，军校决定招收第四批学生，因为从全国各地赶来广州考报黄埔军校的青年越来越多，把军校周围的小旅社全住满了。谢乃常他们住的小旅社，又住进来几个青年，都是讲北方话的，其中一个青年叫张灵甫，长得很帅气，身材挺拔，目光冷峻。陈德说：“大哥，这个人的目光冰冷的。”谢乃常不相信目光也会冰冷，走过去找张灵甫的目光，感觉此人身

上的确有一股冷气，便对陈德说："离他远点。"跟着，又有几个青年住进来，一个叫胡琏，陕西人，是个小青年，见人就笑，"鄙人胡琏，陕西人。"胡琏正说着，一个瘦个儿青年，黑着一张脸走进来，眼珠一转，笑着对众人打个拱手，自我介绍道："鄙人李弥，号文卿，云南人。"

谢乃常早晨起床，不知道小旅社门外睡着个人，端着水杯漱口，仰着脖子走出来，一口水吐在那人身上。那人猛地坐起，怔怔地望着他，生气道："你怎么把水吐到我身上？"谢乃常忙说"对不起"，那人是个大汉，生气地瞪他一眼，但没发作，起身走开了。谢乃常觉得他怪，把那人看成了流浪汉。大汉移坐到一株树下，打开包，拿出书看。谢乃常再次走上去与大汉说话，大汉瞟他一眼，又把目光落在书上，谢乃常想看大汉看的是什么书，大汉却把书遮着，戒备地问："你干什么？"谢乃常走开了。

军校原定于八月份招生，见来了这么多有志青年，就提前招生了。尽管在政治部当个中尉科员，日子挺轻松，但谢乃常不愿意，他第一个见到招生简章，把招生简章抄在黄纸上，贴到校门外几处醒目的地方，折回办公室，用毛笔小楷写了份辞职书。他连一分钟都没犹豫，大步走进周恩来的办公室，将辞职报告呈上去说："周主任，我辞职。"周恩来当时正跟聂荣臻说着话，看眼这个高大、帅气的年轻人递上来的辞职书，"小谢，你干得挺不错啊，辞职？"谢乃常看眼周恩来和聂荣臻，说："周主任，我要考军校，为国家效力。"周恩来很高兴，"考军校，"周恩来用亲切的目光打量他，"我支持你。"

谢乃常在第一批五百二十名考生中，考了第三名。那年黄埔军校招收了二千三百十四名学生，陈德、贺百丁、曾冠雄和何绍晖也分别考取了，不过他们的名次略靠后。贺怀国和郝光发还以为自己落榜了，正准备打道回湖南，临了谢乃常在最后的一榜录取名单里看见了"郝光发"和"贺怀国"的名字。谢乃常奔回小旅社，见贺怀国和郝光发正低着头，使劲捆绑行李，他在贺怀国和郝光发肩上分别打了一掌，"留下吧你们。"贺怀国不知他是什么意思，他说："我才看了榜，你和郝光发都有名字。"两人立即转忧为喜，贺怀国喜悦地笑道："我总算可以与大哥、二哥、三哥在一起了。"郝光发说："谢大哥，我请客，我不用留回长沙的路费了。"

谢乃常录在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大队第二队；陈德和贺百丁、贺怀国录在步科第二团步兵第三连；何绍晖、曾冠雄录在步科第二团步兵第八连，郝光发录在第九连。训练和学习都分开了。政治大队二队有一百多学员，分了十几间寝室，差不多是一个班的建制住间寝室。聂荣臻是政治教官，负责政治第二队，领着谢乃常等十二名学员，走进一间寝室，聂荣臻对其他学员说："你们都听好了，谢乃常学员暂代寝室长，等大家熟悉了，再选个寝室长。"谢乃常答："好。"聂荣臻可不像在政治部时那么和气，马上拉下脸说："谢乃常学员，不是回答好，而是回答'是'，明白吗？"谢乃常

答："明白，是。"

那个睡在小旅社门外，对什么人都很警惕而不与人搭讪的高个青年，是个山民，大山里走出来的人，生着一张方脸，长着双大眼睛、大鼻子、大嘴，与谢乃常分在同一班同一寝室。下了课，谢乃常起身，山民同学突然对谢乃常伸出一双大手，并嬉笑。谢乃常莫名其妙，他却握着谢乃常的手说："鄙人高中汉。我们山里人不谙世故，家父不要我轻易相信人。谢班长，鄙人觉得你是个可信任的人。"他说得很诚恳，一点也不像开玩笑，"鄙人是湖南资兴人。"谢乃常觉得这人不爱说话，不想他一开口就放连珠炮样说了一大串，便说："鄙人是郴县人。"高中汉问："谢班长去过我们资兴吗？"他答："没去过。"

从此，谢乃常到哪里，这个山里人都跟到哪里，谢乃常说什么，高中汉都点头。有天，政治大队第二队的学员进行急行军强训练，个个背着枪、子弹袋和背包奔跑，人人累得贼样。行军返校，一进寝室，个个趴下了。谢乃常刚把一身臭汗的脏军服脱下来，高中汉就搂到水池前洗，谢乃常惊诧道："你不累？"高中汉说："鄙人从小在山里行走，爬山爬惯了，这点累，不算什么。"谢乃常在训练时脚破了皮，高中汉不慌不忙地拿出草药，对他说："班长，这草药是家父研制的，专治皮外伤。"他不待犹豫着的谢乃常推辞，揩了一坨草药便敷在谢乃常破皮的脚上。

谢乃常感觉这个山里长大的青年，其实不像他的外表那么粗犷、冷漠，相反，他是个既热情又细心的人，就把高中汉带给陈德和贺百丁、贺怀国认识，"高中汉。我二弟陈德、三弟贺百丁、四弟贺怀国。"高中汉伸出他那双山民的大手与陈德、贺百丁和贺怀国相握，宽厚的脸上憨憨地笑，露出一口颗粒很大且坚硬的牙齿。贺百丁问："高兄，你功夫怎么样？"谢乃常代替高中汉回答："两个贺百丁一齐上，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贺百丁握着高中汉的手，两人比了下握力，贺百丁感叹，"是不简单。"高中汉说："鄙人山里长大，常常背着百多斤米，手里还提着百来斤米走山路，练就了一身蛮力。"陈德拍拍高中汉的肩，"你像条公牛。"

训练、出操、射击、拉练、爬山，大半年就这么过去了。射击比赛，谢乃常夺冠；散打比拚，谢乃常又夺魁。聂荣臻很赏识他，有天晚上，聂荣臻把他拉到操坪上，操着四川口音说："小谢同学，学员分两派，一派信奉三民主义，一派坚信共产主义。小谢，你的政治主张是偏向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谢乃常答："聂教官，学生是三民主义者。""你参加国民党了吗？""参加了，聂教官，学生和其他同学一起填的表。"聂荣臻有点遗憾，"我是共产党。你可以退出国民党，参加我们共产党。"谢乃常答："学生考虑考虑。"他没考虑，只是采用这种方式谢绝聂教官。

北伐开始了。谢乃常、高中汉、何绍晖、曾冠雄和郝光发，被分在国民革

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是张发奎，而陈德、贺百丁和贺怀国被分在第一军。蒋介石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不久，蒋介石把军长一职让给何应钦，自己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谢乃常等都成了见习排长。第四军开进郴县，守郴县的湘军叶开鑫部一枪也没放便退守衡阳，因此第一仗便是在衡阳郊外。此前，战争好像只是个遥远的传说。谢乃常所在的营，营长是个湖南人，主动向团长请缨打头阵，当时叶开鑫部驻守在这一带，拦截北伐军。谢乃常所在的连任主攻，战斗一打响，湘军官兵就乱了方寸。连长见对方的枪声弱了，站起身举着驳壳枪，只说了声“弟兄们冲啊”，“啊”字还在连长嘴里，一颗从湘军阵地上飞来的子弹就把他的喉咙打破了。见习排长谢乃常就站在连长一旁，忙叫道：“连长、连长……”连长痛楚地看他一眼，把驳壳枪交给他，要他指挥士兵冲锋。

谢乃常叫声“弟兄们，为连长报仇，冲——啊”，自己就带头朝前冲去，他那个排的士兵见他身先士卒，就跟着朝前冲。他们迅猛地冲到湘军阵地上，谢乃常见一个满脸胡子的军官举枪朝他射击，他先开了枪，那军官应声倒下。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杀人，打死的是一个湘军营长。从他的驳壳枪里射出的那一声枪响，尖锐刺耳，让他面对被自己亲手击毙的敌人十分惊愕，但他来不及细想，又接连打死两名敌人，其中一名是副营长。一旁的敌人见营长、副营长都于一瞬间报销了，便弃下枪，举起双手。这一仗，他们把阻挡他们前进的湘军打退了，进了衡阳，在衡阳与零散的湘军展开激战，他又击毙五名湘军士兵。战斗结束后，他升了连长，当他把连长的驳壳枪交给营长时，营长对他说：“谢连长，这枪归你了。”

接着，他们奉命打醴陵，跟着又攻克湘乡、湘潭，在打湘潭时，副营长战死，营长让谢乃常接替副营长。在湘潭休整三天后，接下来部队就直逼省会长沙。第四、第七和第八军（原湘军唐生智的第四师扩编），对退守长沙的原湘军第三师叶开鑫部发动猛烈进攻，这一仗打得很辛苦、惨烈，叶开鑫要死守长沙，北伐军志在拿下长沙，于是在长沙城外展开拉锯战，部队推进到裕湘纱厂、造船厂一带时，遭到湘军顽强抵抗，冲上去又被激烈的子弹打下来，又冲锋，又被湘军一阵密集的机枪子弹打趴。营长负了伤，一颗子弹打得营长栽到地上，营长捂着右胸，对谢乃常说：“你指挥，一定要打下这个阵地。”

谢乃常命令随军医生把负伤的营长抬下阵地，他盯一眼湘军堡垒，发现硬拚只会死亡更多人，便对高中汉和郝光发说：“高连长、郝排长，你们各带一个排的官兵绕到侧面，尽量贴上去，朝敌人的堡垒扔手榴弹。”高中汉和郝光发奉命而去，谢乃常对曾冠雄连长说：“你做好准备，跟着我，我倒下了，你就接替我指挥！”谢乃常等高中元和郝光发率士兵从左右冲上去扔手榴弹时，叫道：“弟兄们——冲啊。”他第一个跳出战壕，朝着湘军阵地冲去，湘军的子弹朝他射击，他那么高大，他后面的官兵都倒了几

个，他毫发未损地冲上去，对着一名军官就是一枪，那军官身体一歪，倒下了。他又一连击毙几名湘军士兵，后面的官兵还没赶到，还离他十几米，一湘军军官企图打死他，他的右眼皮突然跳得极厉害，让他本能地一转头，抬手一枪打死了那湘军军官。湘军士兵见军官被打死了，忙举手投降。

长沙之役，北伐军战死两名旅长、三名团长和六个营长，士兵战死无数，但长沙之役是北伐军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部队在长沙整编时，谢乃常升了营长，是黄埔四期生里，第一个升营长的。北伐军在长沙休整两天，第三天一早，又向湘阴和汨罗进发，直逼湘北重镇岳阳，目的是直捣武汉。

岳阳早成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地盘，守军是直系军的一个混成旅，战斗就激烈。叶挺的独立团冲到岳阳城前受阻了，几挺威力很大的机枪打得士兵抬不起头。谢乃常所在的三十六团从侧面攻击，他率全营官兵冲锋，可是没法冲上敌军阵地，敌军的机枪朝他们疯狂扫射，前面几排士兵应声倒下了。谢乃常怜惜士兵生命，对高中汉和曾冠雄说："盲目冲锋不是办法，我们要搞掉那三挺机枪的火力。"

三挺机枪藏在三处坚固的堡垒里，谢乃常打算自己搞掉一挺，让高中汉负责另一挺，又命令郝光发副连长负责消灭第三挺。接着，他命令曾冠雄连长和何绍晖副连长组织火力掩护。天色昏暗，他领着几个士兵，朝前疯跑。他感觉右眼皮跳得厉害，突然脚触到一块石头，摔倒在地，从敌军阵地上射来的机枪子弹，打倒了他身旁和身后的几名士兵。他命令士兵卧倒，装死，迷惑敌人。他借着工事朝前慢爬，机枪子弹又朝他扫来，但他的右眼皮不跳了，他滚到一个土堆后面，子弹打得土堆上的土飙到他眼里。他揩掉灰，朝前狂奔十几米，再次倒地，拔掉两颗手榴弹引信，将捆扎在一起的手榴弹掷向机枪阵地，一声爆炸声冲天而起，他又跃起，朝前猛跑几步，待爆炸的硝烟散开，又扔两枚手榴弹，这两枚手榴弹落进敌人的堡垒，一声巨响，机枪哑了。同一时刻，高中汉用同样的方法搞掉了另一处机枪阵地，第三处机枪阵地也被郝光发带人偷偷摸上去，炸毁了。敌军哪里见过这么英勇的官兵，丢下阵地撤退。谢乃常率全营几百人猛扑上去，将敌军这个营大部消灭。

北伐军攻下岳阳，张发奎在望远镜里看到了这一切，这个广东人放下架子，亲自来三十六团，让团长把谢乃常叫来。他心情很好，脸色红润，看着拥上来的一名名军官说："弟兄们辛苦了。"他比谢乃常大七岁，用男人对男人的爱看着英俊、勇猛和洒脱的谢乃常，"我升你为三十六团副团长。"张发奎拍拍身材比他高很多的谢乃常，用广东话说，"本将军看见过勇敢的士兵，可没看见过像你这样聪明、勇敢的指挥官。"谢乃常答："长官，功劳是弟兄们的，不是我一个人的。"张发奎师长更加喜欢他了，"这

表明你不贪功。”谢乃常说：“在下不敢贪弟兄们的功。”“你是个能带兵打仗的军官。”张发奎说。

那时的岳阳很小，屁大的城市，千疮百孔的。城里的老百姓因躲避战火，早跑光了，他们转了几条街，也没找到一家饭店营业，肚子却走饿了。郝光发看见一只大白鹅孤独地在一处游荡，眼睛一亮，对谢乃常说：“谢大哥，我们把这只鹅弄了吃吧？”说着，他一个箭步冲上去，逮住鹅的翅膀，把这只大白鹅摁在地上，鹅拚命反抗，掉头啄郝光发。郝光发拧断了鹅的脖子。谢乃常和曾冠雄去找酒，街上空空如也，张张房门上挂着锁。有间房子，门上挂着锁，窗户却是打开的，曾冠雄走到窗前，朝里张望，边说：“大哥，我爬进去找找。”他攀着窗户爬进去，马上对门外的谢乃常说：“屋里有人。”房里有一个老头和两个妇女及三个孩子，他们躲在另间房子里，把门锁了，就是想让官兵觉得这房里没人。老头举着锄头，老妇握着镰刀，还有一妇女提着菜刀，打算与曾冠雄拚命。曾冠雄拔出驳壳枪，指着老头说：“不准动。”谢乃常走到窗前，见到这一幕，忙说：“别吓他们。我们是国民革命军，只想找壶酒喝。”老头听谢乃常这么说，放下了锄头。

老头把钥匙丢出窗，何绍晖捡起钥匙开门，老头抱来一坛米酒，是他自酿的。谢乃常想起“莘莘学子、亲爱精诚”这句校训，就把一块银元放到老头手上，老头诧异地望着他。他也不解释，和曾冠雄抱起酒坛，往营地走去。国民革命军为了不扰民，营部设在关公庙，关公庙里供着红脸关公，持着把黑亮的长柄青龙偃月刀，怒目圆睁，瞪着走进关公庙的每一个人。高中汉已烧了一大锅开水，正用开水烫鹅，拔毛。郝光发在一旁劈柴，曾冠雄抱来一坛酒，也蹲下帮高中汉拔鹅毛。接着，就把这只大肥鹅开膛破肚，剁成一块块的，丢到锅里先炒后煮，忙到月亮都爬上天空，鹅终于煮熟可食了。何绍晖率先喝口酒，赞扬道：“这酒好。”五个黄埔四期的同学拿碗相碰，高中汉笑道：“大哥，我先敬你。”谢乃常喝了口，曾冠雄在月光下举起碗说：“谢大哥，不嫌弃兄弟们的话，我们也结拜一下？”谢乃常说：“行啊，结拜了就是兄弟了。”高中汉笑着说：“鄙人不才，山里长大的土包子，但鄙人愿意和你们结为兄弟。”谢乃常听高中汉这么说，马上道：“我们结拜吧。”

陈德、贺百丁、贺怀国虽然不在，但三人既然是谢乃常已结拜的兄弟，就理所当然的是老二、老三和老四。何绍晖年龄最大，为老五，曾冠雄排第六，高中汉比郝光发大几个月，是老七，郝光发成了八弟。曾冠雄拿起刀，恭敬地呈给谢乃常，“大哥，你先来。”谢乃常在手指上割了下，血涌出来，滴在酒碗中，曾冠雄接过刀，也划破手指，将血滴进碗中，接着何绍晖、高中汉和郝光发也这么照做了。谢乃常把碗中的血酒分到各人的碗中，说：“我又多了几个异姓兄弟。”他看眼天，天上一颗椭圆的月亮，他

觉得应该去关公像前结拜显得更隆重，便说：“走，我们在关公像前结拜。”

第十二师是八月底进入湖北的，一进入湖北便在汀泗桥与吴佩孚的军队展开了激战。打了一天，直系军顽强抵抗，伤亡都很大。张发奎召开军事会议，“叶挺的独立团伤亡很大。”张发奎说，望一眼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黄团长负了伤，直系军的弹片削开了他的肩膀，此刻正忍痛坐在椅子上。张发奎把目光从黄琪翔脸上移到谢乃常副团长身上，见他没负伤，问道：“谢副团长，你有什么建议？”谢乃常说：“偷袭，趁敌人不备冲上去，不过，伤亡会很大。”回到团部，他把曾冠雄和何绍晖等人叫来商讨进攻方案。何绍晖分析说：“凌晨偷袭比较有利。”

第二天拂晓，谢乃常带领一个营，偷偷摸到敌人阵地前，突然对敌军发起进攻，叶挺团从正面强攻，顿时枪声大作，敌军惊慌地爬起来。郝光发连长端着机枪，跟在谢乃常一旁，见敌人就扫射，打得敌军抬不起头。曾冠雄大叫着，带领全连官兵冲进敌军阵地，在敌军工事里，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郝光发扔下机枪，捡起一把大刀就向一敌军的脑袋砍去，谢乃常听见嘭的一声，那敌军的脑袋被郝光发劈去一半，血顿时溅了郝光发一脸，他又一刀横劈过去，另一敌人的脑袋被他砍得离开了脖子，一颗眼睛还睁着的头滚落到谢乃常的脚前。谢乃常道：“八弟，你真神勇！”这时，他感觉右眼皮猛跳，便立即后退一步，一敌军军官向他连开两枪，一颗子弹没挨他的边，另颗子弹穿过他的军服，但没伤着他。他抬手一枪击毙那军官，又一枪击毙另一名正举枪向他射击的敌军官，喝道：“给我狠狠地打。”

直系军全线溃败，没被打死的，纷纷举手投降，咸宁城被北伐军占领。直系军从汀泗桥败退下来的官兵还有两万余人，退到贺胜桥、桃林铺一带设防，准备死守。但北伐军的官兵越战越勇，谢乃常代替黄团长，率领三十六团配合叶挺的独立团，竟把坚守在贺胜桥的一个敌军团打得举白旗。

第十二师的官兵休整一天，跟着就进攻武昌。打了一个星期，也没攻下。武昌城墙高筑，北伐军只有少量的迫击炮，迫击炮炮弹打不垮城墙，攻了几次，死伤惨重。蒋介石来了，让第十二师暂作休整，命令随他来的第一军攻城，第一军猛攻了一个星期，仍没拿下武昌城。

从八月进攻武昌城到九月，一直毫无结果。十月初，直系军第三师师长吴俊卿知道守城无望，率部投降，第四军从这个缺口攻进了武昌城。谢乃常指挥官兵一路猛打，直打到直系军守城司令部，在此又激战一天，生擒了守城司令。第四军和第一军的官兵打下武昌后，武昌城只剩下战火后的一片荒芜，硝烟味和血腥味充斥在这片寂静的土地上。过了几天，城里才有市民走动，一些于打仗时逃出武昌的市民听说国民革命军并没在武昌城内

烧杀抢掠，又陆续回来了，再有几天，城市又恢复了生气。

十月中旬，第四军接到蒋总司令的命令，入赣作战。十一月一日，国民革命军分三路对南昌发起总攻，右翼由第二军和新编第十四军组成，攻占抚州，切断孙传芳部队入闽通道，从东南进攻南昌。左翼由第四军和第七军组成，十一月二日攻占了德安，第四军又于三日攻占马回岭，击败了保护南浔铁路的孙军两个师，向永修推进，但遭到孙军顽强阻击。张发奎将军下令猛攻，但孙军兵多，枪多，七八挺机关枪封锁着路口，部队冲上去就倒下一片，再往前冲，再次倒下。一营营长何绍晖于冲锋中倒下，一颗粗大的机枪子弹打穿了他的肚子，血如泉涌。谢乃常见状，亲自为何绍晖包扎，边说："绍晖，坚持住。"何绍晖表情痛苦地说："大哥，你自己要小心。"何绍晖负了伤，却对他这么说，他很感动，紧握着何绍晖的手，"你挺住！"他命令奔来的高中汉把何绍晖背下阵地，何绍晖见他身上流出的血弄得谢乃常和高中汉满身都是，便以为自己要死了，满脸恐惧，"大哥，我要死了……"

谢乃常打红了眼，对奔过来的郝光发说："老八，你接替何营长，不管伤亡也要拿下这阵地。"郝光发二话不说，抢过轻机枪手的轻机枪，让号兵吹响冲锋号，冲锋号一响，他第一个站起身，大吼一声："弟兄们，冲啊——"带头朝敌军阵地奔去。敌军见国民革命军冲来，机枪又朝着他们疯狂扫射。郝光发身体一歪，倒下，机枪掉在地上。谢乃常忙喝令卧倒，边感到自己太冲动了，没把弟兄们的性命当回事，忙迅速爬到郝发光身边。郝光发身中三枪才倒下，胸部中一枪，肚子上中一枪，腿上也中了一枪。三处枪眼都在流血。谢乃常搂着郝光发，痛苦道："老八，大哥对你不起。"郝光发一脸惭愧，"大哥，我可能看不到北伐胜利了。"谢乃常听郝光发这么说，泪水一涌，"是大哥害了你，大哥背你走。"郝光发说："大哥，你不要管我，我活不了几时了。"谢乃常更加悲痛，说："不会的，关老爷保佑着我们，你只是负了伤，不会有事。"这时，传令兵爬过来，谢乃常说："传我的命令，集中火力打敌军机枪手。"传令兵就朝后喊话："团长命令，集中火力打敌军机枪手。"

谢乃常把郝光发背到背上，趁敌人的火力虚弱时，背着郝光发奔到阵地医院——那是一片树林，树林里扯了很多处帐篷，还有几间土砖屋，伤兵都在这里包扎和治疗。他把郝光发放到担架上，让军医赶快为郝光发包扎、止血，边对军医说："他是个英雄，一定要救活他。"郝光发由于失血过多，已意识模糊，但他还是听见了谢乃常的话，给了谢乃常一个模糊的笑容。军医看了看郝光发的伤，说："团长，要治好他的伤，只怕要去大医院取出子弹才行。"谢乃常说："本团长批准，你快给郝连长止血。"谢乃常匆匆赶回团部，团参谋长说："全团一千七百名官兵只剩一半了，除了何绍晖营长和郝连长负重伤外，二营长和三个连长战死了。"谢乃常任命走

进团部的高中汉代理一营营长，这时二营一连连长黄固跑来，谢乃常盯黄固一眼，说："黄连长，我任命你代理二营营长。"

接下来的几天，左右两翼的军队猛攻南昌，在数次大小战役中，国民革命军俘获了一万五千多孙军官兵，谢乃常带领三十六团官兵一路打到南昌城下，炮兵在南昌城下架好炮，朝着守城孙军一顿猛轰，将城墙的一角炸塌。谢乃常喝令全团冲锋，他一个人奔到敌军的一处堡垒前，一颗手榴弹扔进堡垒，一声巨响，机枪哑了。他几个翻滚，滚到另一堡垒前，又一颗手榴弹扔进堡垒，又一声巨响，炸死了堡垒里的敌军。他的官兵迅速奔入城内，分开，对着敌军射击。敌军朝他们冲锋，企图把他们赶出缺口，但被他们打退。更多的革命军蝗虫一样涌来，敌军抵挡不住，败退了。孙传芳见守城的部分官兵已向国民革命军投降，知道再战无望，率部分官兵放弃南昌，向东逃去。

国民革命军拿下南昌，蒋总司令下令，国民革命军的官兵不许扰民，违者格杀勿论。蒋总司令检阅部队时，问下属，谁是第一个带兵攻进南昌的，他要亲自嘉奖。张发奎师长把三十六团团长谢乃常叫到他面前，蒋总司令看着谢乃常，谢乃常忙向蒋总司令敬礼，"校长好，学生向您报到！"蒋介石笑着同他握手，"你可是我黄埔军校的骄傲，谢团长。"他昂起一张兴奋的瘦脸，走上训话台，叉着腰，对台下的官兵说："国民革命军的弟兄们，你们都很勇敢，不愧为我党国之勇士，我蒋中正代表党国感谢你们。"

那天傍晚，贺百丁和贺怀国到了谢乃常的团指挥所，谢乃常和高中汉就拉着贺百丁、贺怀国去找酒喝。十一月的南昌街上冷清清的，四个人走了几条街，碰见的都是军人，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处营业中的餐馆，餐馆里坐着几名军人，正喝酒、聊天。四人坐下，高中汉为谢乃常高兴，告诉贺百丁和贺怀国道："校长很赏识大哥，视我们大哥为黄埔军校学生中的楷模。"贺百丁立即一脸羡慕，说："大哥前途无量啊。"贺怀国端起酒杯，"大哥，你哪天当了师长，就把我要到你手下当个团长吧。"谢乃常眼尖，不用与人打多久交道便可知人，他一笑，"四弟，你要有耐心。"

这时，门被推开，宋仁楚、宋希濂兄弟俩进来，谢乃常看见，忙对他们招手，二人都昂起头看着他，他们在长郡中学时是同学，宋仁楚与谢乃常同班，宋希濂低两届，兄弟俩是湖南湘乡人，此刻黄埔一期毕业的宋希濂是少校营长。谢乃常说："仁楚兄，好久不见呵。"他们坐下，宋仁楚虽是宋希濂的哥哥，却是黄埔军校五期生，刚毕业不久。他见谢乃常的领章上有两朵花，中校了，就祝贺道："乃常君，当团长了，要庆贺呵。"谢乃常一笑，把贺百丁、贺怀国和高中汉介绍给宋仁楚、宋希濂兄弟，宋仁楚和宋希濂分别伸出手与贺百丁、贺怀国和高中汉相握。谢乃常笑道："都是黄埔军校的校友，又都是湖南人，从此就是朋友了。"宋仁楚说："那是当

然。”宋希濂当时是名十九岁的英俊小伙子，道：“谢大哥说得是。”宋仁楚扫眼在坐的军人说：“乃常君，你官最大，以后，弟兄们都要靠你提携。”谢乃常自视很高，嘴上说：“弟兄们，别拿我开涮，喝酒。”

南昌战役，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伤亡很大，部队撤回武汉后，在武汉休整和扩编，张发奎因功劳卓著，当军长了，升了中将，领章上钉着两颗星，一张广东人的三角脸刮得干干净净，越发显得精神。他拍着谢乃常的肩说：“谢团长，带好你的新兵。”

谢乃常回到团部，便与黄固、高中汉抓补充到三十六团的新兵训练，新兵不是年轻的市民、农民，就是愿意投身革命的年轻学生，需要操练，教他们拚刺刀，教他们射击。他下到连队，步入队列一个个检查，纠正新兵劈刺的动作，或亲手示范劈刺要领。这样认真训练了一个半月，第四军接到命令，编入西路军，由唐生智任总指挥，率四个军挥师东进，配合蒋介石亲自挂帅指挥的五个军和何应钦指挥的东路五个军，分别向安徽和浙江挺进。孙军组成的防线全面告急，自然是顾此失彼，二月，东路军攻占杭州，三月又攻占常州、丹阳等地，截断了沪宁铁路，接着攻占上海，紧接着付出惨重的代价攻下了南京，国民革命军北伐的第二阶段宣告胜利结束。

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屠杀共产党的“四·一二”事变后，国民革命军处于混乱状态中，几路国民革命军一时找不着北，各自作战。第四军的部分官兵在河南漯河、临颍与张作霖的奉军主力打了两仗，击败了奉军。六月，蒋总司令亲自挂帅，率三个军攻占徐州，与直鲁军对峙于鲁南。第四军原可助蒋介石一臂之力，但第四军里有些亲汪和亲共的军官讨厌蒋介石，说蒋介石有野心，想独裁，背离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集体领导的初衷。这种情绪影响了张发奎，让这位将军抱怨、困惑，行动就拖沓，蒋介石为拉拢他，升他为二路军总指挥，命张发奎率三个军进攻鲁南。但张发奎不为所动，领了二路军的总指挥权，却借口武汉告急，率部退守武汉，以观事态。张将军是同盟会成员，汪精卫也是广东人，也是同盟会成员，他心里倾向汪精卫，但又不敢得罪蒋介石。

谢乃常骨子里是个有同情心的人，讨厌军人以强欺弱。他对全团官兵说：“弟兄们，我们大家都有父母和兄弟姐妹，假如你们在外面打仗，你们的父母遭到别的军队殴打、抢夺，你们会怎么想？本团长宣布，军纪不可松懈、民心不可亵渎，打仗的目的不是肥自己，而是为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倡的三民主义。”他不准士兵外出，外出须向连长报告、请假，他说：“我们是国民革命军，不是土匪。”

张发奎听说三十六团的官兵整日操练，被约束在兵营里，外出要打报告，高兴地把他叫到总部，问他：“谢团长，你对蒋、汪分歧怎么看？”谢乃常

一个军礼敬给张将军，"报告长官，鄙人愚钝，愿闻其详。"张发奎说："很多军官对蒋总司令不满，说他违背了孙中山先生提倡的三民主义，本长官担忧啊。"谢乃常知道张将军是亲汪派，却不敢说。张发奎笑了下，"听说你约束你的官兵，不准他们外出？"谢乃常觉得这可以向将军汇报，忙道："长官，三十六团不是在下的官兵，是长官的官兵，卑职得为长官的名誉负责。"张将军欣赏地看着他笑，抽口烟，"叶挺和聂荣臻等一些共产党，拉走了我的部分官兵，本长官希望你能站稳立场，别跟共产党跑。"谢乃常一个立正，答："我三十六团，只听从您指挥。"张发奎站起身道："有些军人是不像话，想发他妈的国难财。谢团长，你来负责整饬军纪，有违令者，斩。"谢乃常敬个军礼："遵命！"

谢乃常让高中汉去订做了一千五百个白袖章，袖章上印着"宪兵"两个字，让三十六团的官兵戴上，在街上巡逻，见到军人胡作非为，立即抓起来。有个团长竟当众殴打他的"宪兵"，他走上去，一拳把喝醉了的团长打倒，那团长睁着一双醉眼看着他，"你他妈的是谁？"他喝道："是你爷爷，带走！"这样抓了几次，军人、军纪大有好转，街上再看不到军人霸道了。张发奎称赞他："谢团长，你做得好。"谢乃常把功劳推给将军道："卑职是按将军的意思做的。"张发奎握着他的手说："你心里装着百姓，这是大爱。本将军升你总部副参谋长，跟着我吧。"就是这一刻，总部机要参谋走来，对张将军敬个礼，把一份电报递到谢乃常手上，说："谢团长，南京来电，令你即刻起程，去南京黄埔同学会报到。"

他感到莫名其妙，什么时候冒出来一个"黄埔同学会"了？那时，南京政府刚刚成立，"南京来电"就是党国总部来电。谢乃常犹豫道："将军，这太突然了。"张发奎想了下说："去看看吧，不行，再回来。"谢乃常握着这封电报，迟疑不决，张发奎说："你是黄埔军校的，调你去你就去吧。"谢乃常回到团部，把电报给曾冠雄和高中汉看。曾冠雄读完电报说："大哥，我猜是校长看中你了。"高中汉说："大哥，校长调你去南京的黄埔同学会，肯定是大好事。"谢乃常心里没底，说："张将军刚要升我总部副参谋长，就是这封电报，黄了。"曾冠雄模样蛮横，熊腰虎背像个武夫，心却剔透，"大哥，在校长身边，不更容易升吗？现在天下姓蒋，你成校长的近臣了，要发达了。"谢乃常心里担忧，说："古人云：伴君如伴虎。我可高兴不起来。""总比伴着匹狼好。"曾冠雄说。

一个星期后，谢乃常赶到南京，按电报上指示的去黄埔同学会报到。黄埔同学会设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内——蒋介石亲自担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这是栋两层楼的房子，蒋介石从黄埔军校的一期到四期，分别抽调几名军官，工作的重点是联络黄埔军校毕业的同学之情，蒋介石要用同学情这根纽带拴住黄埔同学之间的友谊。北伐期间，黄埔军校的学生，作战都非常英勇，这让他欣慰，又让他觉得不能放松。蒋介石很看重这项

工作，他要求黄埔同学会的成员对自己的每一个同学，都要进行认真、全面的考查，譬如他是哪里人，立过多少战功，参没参加过共产党，是不是亲汪分子，都要了解清楚，不能有丝毫隐瞒。

那时候黄埔同学总体上分为三派，大多是亲蒋和支持蒋介石的；另一派是亲汪的；还有一派摇摆不定，甚至都弄不明其政治倾向。蒋介石要黄埔同学会的干事，仔细调查和区分出来，他好及时掌控动向，以免把军中要职交给亲汪派或亲共分子。谢乃常觉得担子太重，他们对某人作出的评述，也许会影响其人一生。再说，他感到他们根本无法将一个个黄埔同学加以区分，人是可以变的，今天亲蒋，明天反蒋，后天亲汪，或者索性投奔共产党，哪种可能性都有。黄埔四期里，就有一些同学脱离了国民革命军，如刘志丹、林彪、伍中豪、郭化若、王世英、唐天际和倪志亮、李逸民及方之中等，这些黄埔四期同学的名字，从不同的渠道涌入谢乃常的耳朵，他们不是以效忠校长而留下美名，而是一个个脱下国民革命军军服，跟着共产党跑了。他不知道四期里，还有多少同学是共产党，假如他举荐错了，校长不会追究他失察吗？所以他只把陈德、贺百丁、曾冠雄、高中汉举荐给校长。他还给自己熟悉的同学写信，让他们把自己的简历和战功告诉他，他好为他们作嫁衣裳。不久，张灵甫、胡琏和李弥等给他回了信，他看完他们的战功战迹后，又写信给他们所在的军队询问，落实后便毫不犹豫地向校长举荐了张灵甫、胡琏和李弥，还有一些同学，他以不了解为由，不举荐。写信，等回信，再写信查询，再等回信，看上去很简单，其实用了他一年时间。

黄埔同学会的同学大多装文明，不喝酒，因为校长不喝酒，不抽烟，他们要向校长看齐。有个姓张的军官时不时陪他喝几杯，成了他的挚友。张军官是南京人，说话文雅，是黄埔三期生，有天下班，谢乃常见他还趴在桌前写材料，极力向校长举荐同学王耀武，便拉张军官走说："我们去哪里喝酒？"张军官不好意思地搓搓手说："乃常君，今天我妈五十岁生日，上我家去吧？"谢乃常立马答："好啊。"张军官就拉了他，一起回家吃饭。席间，有个知识姑娘，长得很漂亮，一双眼睛水灵灵的，说话很文静，是张军官的表妹。"我表妹黄莹，"张军官介绍，"小学教师。"那时候，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才刚结束，女人基本上足不出户，出来工作都是做女佣，能出来当教师，那是很特别了。

张军官又向表妹介绍他："谢团长，湖南人，校长眼里的红人。"谢乃常笑，"别听你表哥瞎说。"黄莹一笑，"我表哥从不瞎说。"她说，昂起脸又抿嘴一笑。谢乃常被她骄傲的模样吸引了。那个年代，有知识的女性很少，眼前这个黄莹，剪着新式短发，着一身白色女西服——这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岁月里，只有勇于反抗封建意识的时髦女性才敢穿，脸上仿佛被知识的光辉映照着，人就阳光。谢乃常说："今天是我来南京最开心的一

天。”天暗下来后，一轮很圆的月亮升上天空，长辈们都进了客厅，年轻人聚集在院子里聊天。院落的一角有株桂花树，桂花的香气于夜色下变浓了，阵阵袭来。黄莹坐在他对面，时不时瞟一眼他，又时不时望着天上的圆月，那俏丽的模样和说话时发出的银铃般的笑声，更让谢乃常迷醉。“你相信一见钟情吗？”他问黄莹。黄莹想也不想地答：“我相信。”

谢乃常想，原来校长调他来南京，就是为了让他认识张军官，进而邂逅黄莹。他天天与张军官待在一起，也不去外面喝酒吃饭了，理由十分笨拙却又无懈可击，说自己喜欢吃张军官家佣人做的饭菜。张军官的母亲及佣人听了他的理由，都高兴，到后来，他说自己一个人在南京孤单，索性住进张军官家，在张军官家搭伙食。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等待再次“邂逅”黄莹的机会。机会又来了，黄莹陪母亲来玩，谢乃常正睡觉，听见银铃般的笑声从窗外飞来，他激动地爬起床，穿上军装，梳好一头茂密的黑发，走出来，对黄莹说：“真巧。”黄莹今天着紫色旗袍，因天寒，脖子上系着条白丝巾，这与一个月前的形象又是另一副模样，不是时髦而是飘扬着几分风韵。

他看着黄莹说：“南京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黄莹一笑，“好玩的地方太多了，有电影院、夜总会。你会跳舞吗？”他不会跳舞，说：“我可以学跳舞。”张军官睡到快中午时才起床，吃过中饭，午睡的空气滚滚而来，在客厅里弥漫开去，上一辈人都打起瞌睡来了，谢乃常提议，“我们去看电影？”他们走到一家电影院，那时的电影是无声的，还是新鲜玩意。看完电影，三人走出来，天已经黑了，就去餐馆吃饭，随后，去了夜总会。有一支西洋乐队演奏着欢快的舞曲，一个偌大的舞池里只有几对男女跳舞。谢乃常不会跳，黄莹教他跳。他年轻，接受能力强，几支舞曲下来，他悟到了什么，再跳就与黄莹的舞步合上了。跳到十一点钟，黄莹担心母亲着急，谢乃常就主动送黄莹回家，张军官是明眼人，就借口自己实在太累，先回家了。

谢乃常护着黄莹，走在冷清清的街上。一条宽大的马路上，似乎只有这对年轻男女漫步。当两人走到快接近黄莹的家门前时，黄莹笑着告诉他：“我快到家了。”这在他听来，似乎是一个信号。他把她揽到怀中，用自己的身体替她遮挡袭来的北风。她偎在他怀里，有一股淡淡的发香扑入他的心肺。他喜欢她偎在他怀里。他与田贵荣的婚姻是父母指定的，夫妻俩没有恋爱史，结婚就直接进入洞房，实在不是读了书的他所喜欢的。这会儿，他与她站在夜色中，感觉这夜色特别美，原来同样的天空，与不同的人待在一起，感觉就有天壤之别。她说：“我表哥说你在湖南老家有一个老婆？”他说：“等于没有。”她惊讶地问：“为什么？”他答：“我不爱她。”她问：“是封建婚姻吧？”“是的，双方父母定的。”他答。

谢乃常去黄莹家提亲，黄莹家房子很大。谢乃常一步入黄莹家，心里就有

股敬意，问黄莹："你爸干什么工作？""在新政府的教育部门工作。"黄莹说，一笑。黄父和黄母都坐在厅堂里，黄父知识分子，戴副眼镜，脖子上搭条白围巾；黄母衣着华贵，模样优雅、端庄。黄莹向父母介绍："他是乃常君。"两位中年男女昂起头，打量这个皮肤白皙、笑容帅气的年轻军人。黄母脸上有层欢喜，黄父没啥表情，"坐，"黄父说。谢乃常坐下，黄父问："你是哪里人？""湖南人。""父亲是干什么的？""湖南郴县县长。""母亲呢？""母亲管家，家里有很多田产。""你多大？""二十四岁。""结过婚吗？"黄父问。谢乃常不敢撒谎，"家里，有一个原配。"黄父脸上的热情淡了下来，"我黄莹从小娇生惯养，又任性，不适合你。"黄莹道："爸——"黄父瞪眼女儿，"爸知道自己说什么。"

谢乃常情绪低落，好像打了败仗似的。两人在街上走了气，黄莹问他："你怎么起身就走？""我能怎样？你爸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还赖着不走吗？"黄莹说："你要表达自己的决心啊。"他把她揽入怀中，她身上的香气让他心醉，说："我们结婚吧？"她摇头，"不行，我爸妈会伤心的。"她见路人用惊奇的目光打量他们，脸红了，想挣脱开，他不松手。她说："传说中，你们湖南人都是蛮子，你还真野蛮，竟当街抱我。"谢乃常笑了，"我们湖南确实是蛮荒之地，但也出了不少大人物，曾国藩、左宗棠、黄兴……"她打断他道："算了吧，我爸说，湖南人都是屠夫。曾国藩的湘军在南京屠杀过很多太平天国将士，血流成河。左宗棠在陕西、甘肃、宁夏，杀了很多回民。"谢乃常像是被噎住了，"原来你爸把湖南人看成了屠夫。"

谢乃常问张军官："你姨父是个什么人？"张军官同情地一笑，"吃了闭门羹吧？我姨跟我妈说了，说你去她家求婚。"谢乃常心里羞愧，反而镇静地问："你姨还说了什么？""我姨说你在湖南有老婆，我姨父坚决反对，说湖南不出好人。""太武断了吧？"谢乃常说，感觉很无望，看眼南京的天空，"难道湖南出的都是坏人？你姨父怎么可以这么说？"张军官回答他："我姨父的意思是说，湖南人野蛮，不出文明人。当年湘军攻下南京后，在南京烧杀抢掠。你要承认，江苏人比你们湖南人文明些。"他回答张军官："完了。"

他坐在黄埔同学会自己的办公桌前，看着他联系的同学写来的信。他拆开何绍晖的信，何绍晖在信中说："谢谢你向校长推荐，我何德何能？暂时不打算出来任职。我回到老家，县党部的知道我当过营长，又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硬请我到县保安队当队长兼教官。过年时我娶了妻，等我有了儿子，对父母有了交代，再出来。"有封信是贺百丁寄来的，首先感谢大哥向校长举荐他，并在信中列了一大串战功，打吴佩孚，他指挥的一个连，夺下了几处阵地，击毙了多少敌军；打孙传芳，他指挥的一个营攻克了几处坚固的碉堡，打死了多少敌人、俘虏了多少敌人等等。"好啊，"谢

乃常叫道。张军官听见他叫“好啊”，忙问：“什么事这么快乐？”他答：“我的一个结拜弟兄，打仗勇敢，打死和俘虏了上千敌人，很难得呵。”

黄埔同学会的登记、考查工作渐渐接近尾声，北伐中战死了多少，如今当师长、旅长的有几人，当团长、营长的有多少人，谁立了多少战功等等，一一记录在案并呈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再忙，一个星期总有两次召见他们，有时是来参加会议，有时是个别召见。有天，校长的侍从走进黄埔同学会，看一眼谢乃常，说：“校长要见你。”谢乃常对校长要单独召见他十分没底，问侍从：“什么事？”侍从一笑，“我也不知道。”谢乃常随侍从来到校长室，蒋介石示意他坐。他坐下，侍从为他泡杯龙井，退了出去。蒋介石望着他，目光柔和、热忱，用浙江话说：“知道本校长叫你来的意思吗？”谢乃常不敢猜测校长的意图，答：“学生不知。”蒋介石说：“你们湖南人打仗都勇敢，宋希濂、郑洞国和陈明仁都是湖南人，本校长都很器重。”他答：“为党国、为中华民族之统一，学生即使战死也在所不惜。”蒋介石微笑道：“你明天动身，去三十二军，本校长任命你为特派员。”谢乃常霍地起身，双脚并拢，对蒋介石敬个军礼。蒋介石满意地点下头，“本校长的特派员，军衔不能太低。”

桌上，有一对黄边三朵花的领章，是蒋介石特意叫侍从拿来的。蒋介石起身，把领章递给谢乃常，说：“回去钉在衣领上。”这是蒋校长亲自授予他上校军衔，谢乃常激动地敬个军礼，忠诚道：“学生谢谢校长栽培。”蒋介石说：“三十二军军长钱大钧，也是你们教官，到了三十二军，一方面与黄埔的同学联络感情，另一方面，考查一下他们的政治倾向，直接向本校长汇报。”谢乃常立即干脆地回答：“是。”蒋介石说：“党国需要你的忠诚。”

三十二军军长钱大钧兼上海警备司令。有人向蒋介石写密报，说三十二军里，有些军官有亲汪言论，蒋介石当然不愿看见他武装起来的军队成为他政敌的帮凶，上海离南京这么近，一旦三十二军反他，后果不堪设想。他派谢乃常去监视三十二军的众军官，便于掌控。谢乃常到了上海，径直走进三十二军军部，军长钱大钧看见他，笑了，“谢乃常，是你。”钱大钧在黄埔军校任过总教官，谢乃常是黄埔四期政治大队里的优异生，钱大钧自然认识他。一看特派员证书上有蒋中正的签名，脸上就呈现了江苏人的精明和热情，“校长亲自派来的，那是钦差大臣啊。”

晚上，钱大钧拉他去百乐门夜总会玩，“上海可是个让男人销魂的世界。”钱大钧说。几人刚坐下，酒啊、烟啊、果盘都上了。夜总会的小姐很快便吸引了谢乃常的眼球，她们一个个都娇娆无比，这让谢乃常感觉五光十色。他体内的雄性荷尔蒙十分旺盛，可这几年他用三民主义理想产生的巨大精神，压着体内这一大片无休无止的雄性荷尔蒙，像救火队员一样，时而把这一片扑灭，时而把那一片踩灭，不让它们冲出来作乱。这会

儿面对这一大群妖娆的姑娘，三民主义的光芒再也不能约束自己了。他盯着一个个漂亮女人，心里浪花翻滚。钱大钧说什么，他没听见。钱大钧何等精明？见他盯着一个个舞女，笑笑问：“看中谁了？”

他答：“上海好啊。”钱大钧对副官耳语几句，不一会，一个十分妖娆的舞女款款走到他身前，微笑着伸出戴白手套的手，邀他跳舞。谢乃常起身，随舞女步入舞池，舞女长一张娇小的瓜子脸蛋，着一身粉红束腰舞裙，旋转时舞裙散开，像一朵玫瑰开放一样。这支欢快的三步舞曲结束后，舞女脸上红喷喷的，一双黑眸水灵灵地盯着他，红唇俏皮地嘟着，谢乃常觉得她真美！他回到座位上，舞女跟过来，一军官忙让座，舞女在他身旁坐下了。钱大钧的副官说：“这位是谢特派员，大人物呵，你要好好陪陪谢特派员。”

舞女对谢乃常亲热地一笑，拔掉手套，用她纤细的手指拿起一颗荔枝，剥开荔枝壳，将一颗鲜嫩的荔枝喂进他嘴里。谢乃常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被漂亮女人喂荔枝吃，呵呵笑着。舞女娇气地靠到他肩上，一股芳香涌入他的鼻息，香得他心慌。那一刻他想到了黄莹，感觉自己不像个军人，而像他俘获的俘虏。他见钱大钧和钱副官等几名军人盯着他，忙坐正身体说：“上海真是个花花世界。”大家都笑。又一支舞曲开始时，舞女娇矜地起身，拉他跳舞。他随舞女步入舞池。钱大钧被另一名舞女拉入舞池，在他身边跳。谢乃常打量着夜总会，舞厅里这么奢华、艳丽，他想在这种纸醉金迷的地方，即使是钢筋铁骨之身也会化成铁水啊。谢乃常问：“姑娘芳龄多大？”舞女羞涩道：“小女子十八了。”他说：“你真香。”

这支舞曲完毕，钱大钧端起酒杯与他碰了下，“乃常君风华正茂呵。”谢乃常答：“长官风头正健，在下还得仰仗长官。”钱大钧说：“喝酒喝酒，请。”两人都一口饮下杯中物。那是拉菲红酒，入口很顺，一股香味落入咽喉，喝起来舒服，但后劲大，当他们把三瓶拉菲喝完，他的腿就软了，人飘起来，有腾云驾雾的感觉。接下来他就不知道自己去了哪里，醒来时是第二天中午，床边坐着与他跳舞的舞女，他吓了一跳，马上检查自己，还好，没有赤身裸体。舞女很大方地说：“您醒了？”他愣了愣，警觉地问：“你怎么在这里？姑娘，我昨夜没干什么吧？”舞女说：“你醉成那样，还能干什么？”他望着俏丽的舞女问：“你叫什么名字？”舞女娇气地答：“小女子贱名陆琳，浙江杭州人。”

谢乃常再问她什么，她就一笑，不说了。他想这是钱长官送给自己的“礼物”，就把她搂到面前，在她白净、漂亮的脸蛋上摸了下。中午时，他带她去餐馆吃饭，随后他让她回他的临时住处休息，自己去了军部。钱大钧不在，上海一大佬请钱司令赴宴，钱副官在，钱副官对他殷勤地笑着，说：“司令嘱托我不准叫您，以免打扰您的美梦。”钱副官已造好册子，册子上是各军官的姓名、籍贯和军衔，并注明是黄埔几期生。谢乃常

说：“下午，营以上的军官见个面，你安排下吧。”

三十二军，营以上的军官全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身为特派员的谢乃常，代表校长与他们一一握手，钱大钧在一旁作陪，边一一介绍。这些礼节性的程序走完后，谢乃常代表校长向黄埔的同学说了话，“校长要我代他向大家问好，校长说，大家有什么想法和看法，既可畅所欲言，也可以个别找我谈，我会把大家的想法直接汇报给校长。”这些台面上的话说完，谢乃常才轻松地走下主席台。钱大钧也讲了几句，随后就共进晚餐。

他又被灌醉了。这么多军官敬酒，都是黄埔军校的同学，你喝了这个的不喝那个的还真不行，当然就晕头晕脑，到后来自己醉倒了。成刚副团长和黄焕荣营长架起他，把他带上车，送到了他的临时住处。半夜里他醒来，感到口渴，陆琳忙起床为他倒开水，他喝了，扑到陆琳身上，陆琳没有抵抗。他兴奋极了，说：“姑娘，你就跟着我吧。”

这以后他就带着陆琳出入军营和夜总会了，直到三十二军移驻苏州，担任京沪铁路沿线防务，他才离开上海和陆琳。每半个月，谢乃常就回趟南京，去黄埔同学会，等着校长召见。特派员有好几个，有的在这个军，有的在那个军，都是校长派到军队里的眼线，谢乃常只是其中之一。有天，他回到南京，在黄埔同学会刚坐下，张军官问他：“怎么，与我表妹毫无进展吗？”他答：“你姨和你姨父不同意，我有啥办法？”张军官神秘的模样说：“我姨父想把她嫁给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里一个留美回来的博士，你要不去找我表妹，那她就嫁博士了。”谢乃常一惊。

傍晚，他匆匆到了黄莹执教的学校，他有半年没见黄莹了，在上海，因为有陆琳陪伴，在情感上就不寂寞。正逢放学，一些学生家长在校门外接孩子。他站在路边，盯着校门。黄莹出现在他眼里了，他叫了声：“黄莹。”黄莹一愣，“你怎么来了？”“回南京向校长汇报，特意来看你。”黄莹对一旁的女老师说：“明天见。”就跟着他缓缓走在街上。他说：“我们去夫子庙的六凤居吃葱油饼、豆腐脑吧？我好久没吃那些东西了。”她答：“好。”

两人上了黄包车，赶到热热闹闹的夫子庙，开始寻找自己爱吃的小吃。他问：“听你表哥说，你父亲要你嫁一个留美博士？”黄莹笑，“他告诉你了？”他点头，又问：“那人怎么样？”“没感觉，”黄莹说，淡淡的模样，“他快三十岁了，而且那么胖，我不喜欢。”他说：“盐水鸭好吃。”她夹了块盐水鸭，放入嘴中慢慢嚼着。吃鸡丝面时，天完全黑下来了，她问：“你怎么不来看我？”他答：“在上海，天天跟黄埔的同学泡在一起，与他们交谈，了解情况，便于向校长汇报。现在，三十二军移至苏州，我才缓过一口气来。”在喝牛肉汤时，她问他晚上去哪里消耗这些食物，他说回家打扫卫生，他的房子很脏，他今天得大搞卫生。

两人吃得饱饱的，上了辆黄包车，黄包车奔到陆军学校前，两人下车，他领着黄莹向军校教职工宿舍走去。开门，一股霉味飘进黄莹的鼻子，她说：“啊，快打开窗户。”他打开窗户，清新的夜风吹进房间，驱逐着室内的霉气。桌上、床上、椅子和柜子上都是一层灰，窗外是军官生训练场，灰尘是军官生的脚踩起来，飞过窗缝钻入室内的。黄莹用手一指，“真脏。”他去打水，黄莹把水泼到地上，扫地，接着她拿起抹布抹桌子，一搓抹布，水全黑了。他又去打水。这是秋天，两人干了一个小时，身体就热起来，黄莹脱下外衣，内里是一件贴身穿的薄薄的粉红色棉质衬衣，这衬衣裹不住她那曲线柔和、饱满、含苞欲放的女性身体。他赞叹说：“啊，你真美。”她一听他这么说，脸顿时绯红，说：“那你还不娶我？再不娶我，我可跑了。”

他可不是半年前那个腼腆的军官，与陆琳接触了半年，他知道女人此刻需要什么。他走过去把门关了，又把窗帘拉上，她有些不安道：“你要干什么？”他说：“我要娶你。”他把她抱住，嘴唇就凑到了她嘴唇上，亲她。黄莹一见他这双蓄着两汪秋水的眼睛，人就湿了，仿佛掉进了江中，“你眼睛太迷人了。”她说，“乃常，你把我带走吧。”他答：“好。”他把她抱上床，继续吻她香甜的嘴。她激动得浑身颤抖，“乃常，我是你的女人。”

钱大钧是个很细心的江苏人，他让钱副官为谢乃常在苏州的驸马府堂租栋房子，请谢乃常住进去。那是处独门独院，院落里有树木花草，房子的门窗上雕花刻凤，谢乃常随钱副官一进这处院落，感觉这房子的规格太高了，应该是钱师长或陈副师长住才对，因为他们是将军。钱副官直言不讳道：“您是校长的特派员，钱将军希望您在校长面前多多美言。”谢乃常没想到校长的特派员会有这么大的面子，令钱大钧这样的人物也不敢小觑，心里就暖，表面上推托说：“我这特派员不够资格住啊。”

谢乃常住进了这处院落。房子很高，很大一间，他一个人带个勤务兵住，实在寂寞。一天上午，门铃响了，勤务兵去开门，门口竟站着陆琳，陆琳的一旁站着钱副官，两人的后面是钱将军的车。谢乃常把陆琳迎进厅堂，陆琳一走进厅堂就咂舌说：“真漂亮。”他让勤务兵为钱副官和陆琳泡茶，边称赞钱副官：“你想得真周到。”钱副官说：“为特派员服务，不胜荣幸。”钱副官是个识趣之人，喝完茶便告辞了。谢乃常见陆琳站在院子里欣赏桂花，便笑着走拢去，搂着她，不知是桂花的芬芳，还是她身上的香水香，总之，有一股让他心醉的香气萦绕在他身边。他快乐地说：“我正在想，什么时候去上海找你，你就来了。”

次年内战全面爆发，战火连绵几千公里，深受蒋介石信任的钱大钧被调走了，第三师的大部分官兵也调到前线打仗去了。谢乃常没什么事干，回到南京，他去找黄莹，黄莹看见他，第一句话便是：“乃常，我怀孕了。”他惊讶地看着黄莹，“怀孕了？”黄莹问他：“你害怕了？”“不是这个意思，那

我们得赶快结婚，不然，你一个未婚姑娘肚子大了，那不被别人笑话？我马上去你家提亲。”他一脸责任道，拉着黄莹去了黄莹家。

黄父午睡起床，正穿上灰色长袍，准备出门，见他和女儿一起走进来，愣住了，脸色就十分难看。他说：“黄伯伯，您好。”黄父没说话，继续困惑不解地瞪着他。黄母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从卧室里走出来，他叫了声“黄伯母”，接着道：“我要娶黄莹为妻。”黄父冷着脸说：“你就死了这条心吧。”谢乃常勇敢道：“黄伯伯，也许我应该叫您岳父……”“滚出去！”黄父怒道。黄母也说：“湖南人真不要脸。”他反而清醒了，就索性抛出湖南人那种犟到底的血性，说：“请你们冷静，我和黄莹的关系超出一般了。”“你威胁我吗？”黄父生气道，“南京到处是你这种无赖，我见得多。”“您忘了我不是南京人？我是湖南人，”他说，“黄莹有身孕了。”黄父和黄母同时望眼黄莹，黄莹坐在沙发上，不敢与父母相对，黄父不知如何说话，黄母却尖着嗓门问：“你说什么？”谢乃常见黄母目光锐利，刀子一样飞来，忙本能地低下头。黄莹却说：“妈——”黄母问：“他说的是不是真的？”黄莹点头，黄父看见了，吼道：“滚出去！我没你这女儿！”黄莹掩面哭泣，黄父厌恶地看眼谢乃常，“你走吧。”谢乃常知道这个时候得留些时间给黄莹向父母解释，对黄莹说：“下星期，我来找你。”

他回到苏州时天已黑了，见一个外貌像郝光发的人蹲在他家门前，他睁大了眼睛，“老八？”郝光发告诉他，他负伤后，自己都以为要死了。等他醒来，已经躺在长沙的湘雅医院，医生说：“你若不是体质好，早没命了。”他在湘雅医院住了三个月，回了家，但他很没精神，走路腿发软，急了就冒虚汗。他在家养病的时间，娶了妻，妻子是他们街上一女子。他本不打算出来了，但他思念大家，一颗心总在他们身上。早几个月，有个黄埔四期的同学回长沙奔丧，两人在街上相遇，聊天中，那同学告诉他，谢乃常调到南京的黄埔同学会了。他听到谢乃常的下落，背着父母和妻子，留下一封信，来找他。他先到了南京的陆军军官学校，找到黄埔同学会，张军官告诉了他苏州的住址，于是他赶来了。谢乃常好感动，伸手到郝发光的胳膊上捏了捏，“先在我这里住下，我会向李玉堂旅长举荐你。”郝光发摆手，“大哥，我是来投奔你，不是来投奔别人，你让我当你的副官吧。”

谢乃常再回南京，黄父黄母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弯。知识分子要面子，黄父在南京是有身份的人，出入他家的都是南京的人物。黄父虽固执，但并非死固执，知道有些事不转弯便会撞南墙。他盯着谢乃常，再次感到这青年比博士确实要英俊、潇洒、招女儿喜欢，就不那么讨厌他了，说：“小谢，事已至此，结婚吧，你们。”他第一次走进黄莹的闺房，与黄莹坐在她闺房里看着窗外的院子，她幸福地小声说：“我们胜利了。”

校长忙于战事，不在南京。谢乃常却忙着操办婚宴，南京已经没多少熟

人，黄埔同学会的人，大多穿上军装去了前线，黄莹的表哥被任命为旅长，带兵打仗去了。结婚又不能拖，就办了简单的几桌。送走一个个客人，岳母平生第一次对他笑，说：“忙了一天，你们也进房休息吧。”闺房布置成了新房，两人相视一笑，“现在，你是我老婆了。”他说。

谢乃常想变动，可没有校长的旨意，又不能动。于是他南京、苏州两边住，他让郝光发回长沙把妻子接来，这样郝光发也不至于生活单调。这天陆琳出现在他面前，让他格外高兴，他望着这个妖娆的舞女，“你怎么来了？”陆琳告诉他，有一个浙江商人要包养她，她讨厌那人，为躲避那男人，她来了。他笑着问：“奇了怪了，你也有讨厌男人的时候？”她扑上来，不管一旁的郝光发夫妇，在他下巴上咬了一口，他说：“痛。”她松口，说：“这是教训你乱说话。”他正感无聊，有个风情女子陪伴，再好不过了。他说：“有你，我很开心。”

从此，谢乃常就带着陆琳，拉着郝光发夫妇去戏院听戏、喝酒，这样过了一个月，他习惯了，觉得人生莫过于吃喝玩乐。黄莹来了，抱着三个月大的女儿。他有点惊讶，但不惊慌。那个年代有能耐的男人都是一夫多妻，上海和苏州的有钱人，都娶了四房、五房，凑一桌麻将还多出一名小妾。谢乃常对妻子一笑，把陆琳介绍给黄莹，黄莹跌下脸来，尖声道：“难怪你南京的家都不回了，原来瞒着我在苏州养妾！”谢乃常懒得听妻子指责，“来了，就住下。”黄莹把女儿放到沙发上，谢乃常抱起女儿，“嚯，脸长抻了。”黄莹问：“她是什么身份？”陆琳敏感，一听黄莹这种咄咄逼人的口气，就自卫地反击道：“我的天，你原来娶了个无礼的女人。”黄莹容不得陆琳说话，讥讽道：“我再无礼也没你不要脸，趁我生孩子，勾引我男人。”

两个女人个性都犟，如仇人一般，彼此见面，都朝地上吐痰。有天中午，吃饭时两个女人都绷着脸，横着眼睛，黄莹的一口痰吐到了陆琳脸上，骂了声“不要脸”。陆琳恼羞成怒，冲上去揪着黄莹的头发，黄莹就抠陆琳的脸，两人没完没了地厮打起来。谢乃常本不想理睬，见两个女人扭打成一团，像街上的泼妇，火了，大喝一声：“都住手！”两个女人停止了厮打。黄莹的衣服撕烂了，竟露出半边肩膀，陆琳的衣服也撕烂了，胸前的绊扣也扯掉了，乳房的上部都呈现出来。谢乃常绷着脸凶道：“都给我滚。”陆琳哭着，边收拾东西边横下心道：“我回上海去。”他居然没劝说她留下来，陆琳拎着东西出了门，他走到门口，欲言又止，一辆黄包车奔来，陆琳坐上黄包车，扔下一句话：“我再不理你了。”

陆琳一走，家里是安静了却空了许多。他也不想让黄莹感到自己胜利了。他整天不回家，不是拉着郝光发上戏院打发时间，就是下馆子吃饭。有天下午，他看见一辆黄包车拉着一位穿长袍的男人经过驸马府堂，这男人手抱提包，温文尔雅，他不觉多看了眼，忽然想起来，这人是他远房亲戚，

他外婆的堂弟，在家排行第七，他童年和少年时曾叫他“七外公”。他是湖南桂阳人，北伐时，曾是第十七军政治部主任，一个中共党员。谢乃常情不自禁地叫了声“七外公”，便走上去将黄包车拦住。七外公看见他，吓了一跳，忙下车寒暄，见这个侄孙儿全副武装，胸前佩戴着第三师黄边三朵花的符号，为之一怔，脸上的热情就淡了，问：“你怎么在这个部队？”他向七外公解释道：“我是校长派到第三师的特派员。”七外公再度打量他一眼，“乃常，你今天在这里碰见我，不能对外人说。”他见七外公一脸神秘，便点头。七外公说：“你是我侄外孙，我相信你，后会有期。”说毕，七外公又坐上黄包车，令车夫拉车而去。他知道七外公对他心存芥蒂，就远远地跟着，见黄包车在距驸马府堂不远的地方停下，七外公下车，付了车费，进了一间青砖黑瓦屋，屋前有一棵柳树。

晚上，他换上便装，跑去找七外公。七外公开了门，警惕地望眼街上，又把不安的目光落到他身上。他马上道：“七外公，您放心，我绝不会泄露您的住处。”七外公这才引他进房，让他在书房坐下，两人拉家常，七外公目光警觉，对他有防范。七外公姓李，名木庵，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脑袋里装满了共产主义，尽管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清党时，他从十七军军部逃脱了，仍是蒋介石下令通缉的对象。七外公淡着脸色说：“外公现在上海、苏州两边跑，靠卖字画为生。”实际情况是七外公仍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苏州的房子是组织上安排的，上海风声一紧，他就来苏州躲一阵子。他没把真实身份告诉侄外孙，与侄外孙喝茶，说着家乡的事，临了再次嘱托他：“千万别对外人说在这里碰见了我。”

这年九月，第三师移往南京驻防，谢乃常也随第三师回了南京，仍是驻第三师的特派员。李木庵也来了南京，在南京八卦洲盘了块荒地，表面上务农，实际是在南京、上海从事地下活动。有天，李木庵找到他，把他拉到一家茶馆喝茶，说：“我希望你能为我们工作。”谢乃常觉得七外公太异想天开了，说：“七外公，你认清形势好不好？”那段时间，震惊全国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全国各地的报纸和电台纷纷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和狼子野心。一些充满正义感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纷纷向刚刚当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致电和请愿，要求国民政府动员国内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一致对外，将日本侵略军赶出东北。他对七外公说：“现在是如何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七外公说：“你想知道共产主义吗？”“不想知道。”他说，丢下一块银元让七外公结账，走了。

他有很长时间没看见陆琳了，想抛弃她却忘不了她，思念之情反而越来越浓，竟浸到梦里来了。他对黄莹说：“我今天去上海。”黄莹警惕地望着他问：“去找那个舞女？”“去公干。”他答。他去了上海，走在陕西路上时，上海各界人士在中共地下党的鼓动下，正举着标语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他停住脚步，看着群情激昂的游行队伍，突然听见有

人叫他“大哥”，竟是高中汉。高中汉的官兵接到命令，维持秩序，以免刑事犯罪分子趁反日之机捣乱。高中汉看见身材挺拔的谢乃常，就大叫。谢乃常觑着高中汉，高中汉黑了，更结实了，眉宇间透着一股军人的英气。“老七，”他说，“真的是你！”

高中汉告诉他，第四军扩编为十九路军了，张发奎因一度亲汪反蒋，调走了，军长是蔡廷锴。他们一个星期前从江西调来，驻守上海。高中汉说：“我正想哪天请假去南京找你，没想在上海碰见了你。”谢乃常脑海里跳出了一个黑黑瘦瘦的广东人，该人在第四军北伐时是个团长，就问：“你说的蔡廷锴是不是我们原第四军第二十八团蔡团长？”高中汉说：“正是。”他有些震惊，一个团长，只用几年时间就爬到第十九路军军长的位置上了，升得真快。他若是没离开军队，至少也是个师长了！就觉得自己白白荒废了三年。“他是军长了？”他简直是嫉妒地说，“他实在不怎么样啊。”

谢乃常盯着游行队伍，脸上很激愤，想一个屁大的岛国竟敢对偌大的中国大动干戈，太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了，就对高中汉说：“老七，你回去跟蔡军长说说，说我谢乃常想回十九路军当个团长。”高中汉大为高兴，“大哥，我一定把你的话转告蔡军长，要是你能回来，我们兄弟就又在一起了。”两人走到一弄堂口时，谢乃常停住脚步，说：“这弄堂里住着我在第三师当特派员时的女友，名叫陆琳，有事可以来弄堂找我。”高中汉笑，“是未来的二嫂吗？”他看着高中汉，“你二嫂在南京，这个是女友。我会在这里住几天。”

陆琳看见是他，眼泪都流出来了，扑到他身上，嘤嘤哭泣。他捧着她泪流满面的脸蛋，说：“还真哭了？”她抽泣着，偎在他身上，说：“你要再不理小女子，小女子就把自己嫁了。”他问：“你有喜欢的男人了？”她模样骄傲地哼一声，“有了。”他紧张了，目光里透着火焰，“谁？”她破啼为笑，“你——”她为他煮了桂圆、荔枝、蛋，喂他吃。他仰着头，接受她喂他吃桂圆，并把桂圆和荔枝骨吐在她手心上。他让她放下碗，把她搂到怀中，摸她的手，她的手冰凉的，再摸她的脸，脸上也透着凉气。“你一个人可不能冻着，”他关心地说，“你病了可没人照顾你。”陆琳听他这么说，泪水就滚落下来，她小心地揩掉眼泪，吻他。他品尝着她的吻，她的吻十分香甜，令他陶醉。外面有很重的脚步声传来，他听见高中汉嗓门很大地叫唤：“大哥、大哥，你在吗？”他大声回答：“在。”他起身开门，高中汉对他嘻嘻笑着，“蔡军长听我说起你，要你马上回来。”

谢乃常回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等着校长召见。从上午等到下午四点钟，校长终于召见他了。谢乃常走进校长室，敬个军礼，蒋介石示意他坐，谢乃常坐下，校长这段时间被各界人士的抗日热情吵得焦头烂额，一张瘦脸就疲惫不堪，这会儿正闭目养神。谢乃常见校长闭着眼睛不语，马上站直

身体说：“报告校长，学生想辞去特派员一职，去十九路军当团长，带兵打仗，为校长尽忠。”蒋介石睁开双眼，上下打量他，“你想去十九路军？”谢乃常答：“是的，蔡军长欢迎学生去他的十九路军。”蒋介石拍下桌子，说：“什么他的十九路军？是本校长的十九路军。”他吓出一身冷汗，想校长怎么会发这么大的火？答：“学生说错了。”蒋介石是个生性英勇，却又多疑的人，他看着身材高大、英俊的谢乃常，略思考片刻，说：“你是本校长的学生，十九路军里，团长以上的军官大多是广东、广西人，多次反对过本校长，你到十九路军里，要多宣传黄埔精神，若有异动，要及时写信告知本校长。”“是！”谢乃常答，给校长敬个军礼，转身，从此他走出了蒋介石的视野。

到了上海，谢乃常步入第七十八师区寿年的指挥部时，一五五旅旅长黄固正坐在区师长的指挥部，师长区寿年和旅长黄固同时盯着这个进门便向他俩报告的年轻人，三个人不觉大笑。他们可都是老友，谢乃常当三十六团团长时，区寿年还只是第二十八团三营营长，不想区寿年摇身一变，成了师长，而他当团长时任命的二营营长黄固竟升至旅长了！他没有把惊讶放在脸上，说：“区师长，蔡军长要在下来七十八师报到。”黄固旅长说：“我们正商量，你若不嫌军职小，到我一五五旅当二十八团团长吧？”谢乃常想这会儿他可没权挑选，大声道：“遵命。”区师长和黄固旅长又一阵笑。黄固旅长带着他去二十八团就职，全团官兵见旅长虎着面孔来了，立即列队，黄固旅长说了几句话，宣布道：“本旅长宣布，二十八团团长调旅部任参谋长，下面，由你们的新团长谢乃常训话。”谢乃常走到训话台前，只粗着嗓门讲了一句话：“二十八团的弟兄们，现在本人是你们的团长。本团长下的第一道命令是——立正——稍息——解散！”他走下了训话台。

他送走黄固旅长，走进简陋的团部，团部传令兵忙为他端来热烘烘的茶。他喝口茶，看着十一月惨淡的天空。曾冠雄和高中汉听说他到任了，都骑着马奔来找他，曾冠雄跳下战马，大声道：“大哥，我们又在一起了。”曾冠雄也在七十八师当团长，在一五六旅。高中汉不在七十八师，他是接到曾冠雄的电话赶来的。谢乃常正跟曾冠雄说话，就听见马蹄声狂奔而至，高中汉十分帅气地跃下战马，阔嘴大笑，“大哥，老七给你接风。”高中汉带来了烤鸭和酒，还有下酒菜。三人就在团部喝酒，高中汉说：“大哥，老八什么时候能来，我好久没看见他了。”谢乃常说：“他回湖南办点事，不久就会来上海找我。”喝酒时，高中汉说：“大哥，十九路军里，高层都是广东人。”曾冠雄加一句：“湖南人在十九路军不吃香，十九路军的总指挥是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军参谋长黄强和师长沈光汉、区寿年、师参谋长李扩和我们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都是广东人，开军事会议时满屋子粤语。”谢乃常说：“十九路军成‘粤军’了，校长可不喜欢这样。”高中汉低声说：“校长的手伸不进十九路军。”

郝光发赶回来了，谢乃常把团参谋长一职给了郝光发，对郝光发说："我不喜欢区寿年，他滑头。"郝光发问："黄固旅长怎么样？"谢乃常停顿了几秒钟，等勤务兵走开后，说："我当团长时他是我任命的营长，没什么真本事。"他驱赶开心里的不快，"我这几年当校长的特派员，在第三师瞎混，把自己耽搁了。"陆琳来了，警卫兵问："什么人？"陆琳说："我找你们谢团长。"谢乃常一抬头，看见着一身黑羊皮大衣的陆琳，就盯着楚楚动人的她，对郝光发使个眼色，郝光发很懂事地起身走了，他把门一关，房里就只剩他和陆琳了。他在她脸蛋上亲了下，"要打仗了。你还跑到军队里来？""我不怕打仗。"她娇媚地说。他把她狠劲搂了下，她叫了声，他问："你胆量不小吧，打仗也不怕？"外面是冷冽的西北风，他的手伸进她的皮大衣，抚摸着她，"陆姑娘，你给我生个儿子吧？生了儿子，黄莹再想阻拦也拦不住了。"她妖艳地说："爱，我就是来给你生儿子的。"

枪声响了，一大片枪声打破了他俩的好事。他穿上军服，李副团长和郝光发赶来，两人的脸色有些紧张，望着他。李副团长是广东梅县人，他望着谢乃常，"团长，怎么搞？"谢乃常虽不是在枪声中长大的，可是北伐中，枪声在他耳畔飞来飞去他都没惊慌过，便说："你命令特务连的人去侦察下。"李副团长转身走了，谢乃常说："警卫员，把一营、二营和三营营长都叫来。"他心里反而畅快，盯着团部布防图，让勤务兵把茶泡好，三个营长先后赶到。他说："弟兄们，小日本欺人太甚，在上海横行霸道，现在轮到我们为老百姓出口恶气的时候了。"特务连连长大步跑来，"长官，一五六旅与日本军队干上了。"

那天是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等特务连连长跑来向他报告时，已是凌晨三点，枪声没那么激烈了。他望眼郝光发和三个营长，说："终于可以跟日本人干一场了。"又一个特务兵赶来禀报："长官，与日本人开火的是曾冠雄团，他们把日本军队的进攻打退了。"谢乃常狂喜，"好啊，曾团长没给中国人丢脸。"他望眼三位营长，"回去做好战前动员。"他望眼李副团长和郝光发，"睡觉去，枕戈待旦。"

他回到卧室，全身心地搂着陆琳，感觉她身体很香，还感觉自己有很多激情，说："我很亢奋，怎么要打仗了我却想做爱？""爱，你真行，别的男人肯定吓得魂都没了。"陆琳称赞他说。外面枪声又响了，隐隐约约的。他听见有脚步声急切奔来，郝光发在门前报告："大哥，师长让我通知您去师部开紧急会议。"他突然畅快了，便对陆琳一笑，"你好好睡觉，我打小日本去。"他急急赶到师部，区师长、黄旅长、翁旅长和几个团长都到了，蔡廷锴军长也在师部，看着众军官。曾冠雄滞后一步赶来，脸上挂了彩。蔡军长阴着脸说："现在的问题是上面不支持我们打，军政部何应钦部长刚打来电话，命令我们后退三十里，把上海让给日本人，各位有什么意见？"翁旅长说："长官，我们十九路军不抵抗就退让，人家会怎么看我

们？我们还有脸活在世上吗？”区师长是蔡军长的外甥，区师长说：“打吧？”蔡军长担忧道：“没有上面支持，这仗难打啊。”

谢乃常觉得蔡军长有些前怕狼后怕虎，这怎么能指挥弟兄们打仗？他表态说：“长官，卑职的意见，不能凉了上海老百姓和十九路军官兵的心。”蔡军长目光隐晦地看着谢乃常，谢乃常接着说：“大家都憋着一口恶气，打，可以凝聚军心、民心；不打，十九路军的弟兄从此就蔫了。”曾冠雄也说：“军座，鄙人支持谢团长的意见。”黄固旅长和翁照垣旅长用粤语交谈了几句，黄固旅长用带着广东腔的普通话说：“打还是不打，军座定吧。”

开完会，谢乃常感到没劲地回到团部，郝光发一脸关心地看着他，他说：“打不打，军座很犹豫。”外面很冷，风嗖嗖地打着门窗。李副团长跟来，他让李副团长集合全团官兵。他洗把脸，走到训话台上大声说：“弟兄们，都给本长官听好，不能让日本人小看我们，就是战死，也不能丢中国军人的脸！”下面一阵呼应的呐喊声，他心里踏实几分，让大家回防地备战。他拔出驳壳枪，擦拭着，感觉自己很有激情，想原来自己并非一个安分的人，他对郝光发说：“老八，你我生在这个背时的年代，只好把心一横！”

过了两天，日本军队出动了大量飞机，对曾冠雄坚守的阵地狂轰滥炸，接着，日军大举进攻闸北一带的守军。高中汉的团驻守在闸北，闸北吃紧，谢乃常接到命令，带两个营增援闸北。高中汉看见他，大叫：“大哥来了。”谢乃常命令部队进入工事，射击冲上来的日军。他抱起一挺机枪，对一群猫着腰进攻的日军一顿扫射，日军士兵倒下七八人，他的官兵见团长亲临第一线，马上情绪高昂，瞄准日军射击。进攻的日军被他们打退了。高中汉跑来说：“打日本人真过瘾。”高中汉的一个营长战死了，连长也战死两个，谢乃常赶来增援，他打心里感激。他的团于这两天的战斗中，牺牲和负伤了几百人，但全团士气并没低落，反而抱着战死的决心。谢乃常对自己的士兵说：“都给本长官听好了，怕死就不是中国军人。谁敢后退一步，本团长崩了他。”他指着身后的士兵，“本团长的警卫排负责督战。”

第二天上午，日军猛攻闸北，高中汉的传令兵赶来请求谢团增援，谢乃常又率部增援闸北。他率领一个营的官兵赶到时，闸北的一处阵地已丢失。他一看这架势，知道仗要怎么打，忙指挥官兵从侧面猛攻日军。他对郝光发说：“老八，你在正面迎敌。”他带着三连一百多人绕到日军后面袭击日军，在黄埔军校射击比赛时夺过冠的谢乃常，接过士兵递上来的步枪，瞄准日军指挥官勾动扳机，日军指挥官立即栽在地上，他又一枪打死日军机枪手，日军没了指挥官，一时慌乱，他大喝一声，率全连官兵从背后杀上去，手中的驳壳枪不停地朝日军射击，接连击毙几名日军。郝光发见日军

阵地乱成一团，忙率两个连杀出。日军没想到中国军队这么机智、勇敢，一时懵了，撤离了阵地。谢乃常仅率一个营的官兵就夺回闸北阵地，一时成了英雄。“好啊，谢团长。”区师长对他竖起大拇指。谢乃常瞟眼这个广东人，想打仗我可比你行，却谦虚道：“都是弟兄们不怕死。”

谢乃常把他的官兵布置好，刚刚喝口热茶，黄固旅长骑着快马赶到，“谢团长，你是一员虎将。”黄旅长赞美道，一张尖瘦的脸上挂着笑，“本旅长要亲自给你请功。”他不屑道：“我有三天没睡觉了，想睡觉。”黄旅长一怔，说：“那你睡觉。”他可不管黄固，步入卧室，用脚踢上门，躺到床上，“我累死了。”陆琳在他脸上亲了口，他把陆琳压在床上，沾着火药味的手指在她光洁、俏丽的脸蛋上摩擦着，说：“本团长就喜欢你这种有骚劲的女人。”

日军见久攻不下闸北，转而把重点放在进攻吴淞和江湾一带，日军疯狂进攻，翁照垣旅拚命死守，日军连续进攻三天，到第四天，翁照垣旅伤亡太重，顶不住，区师长让黄固旅长调谢团增援翁旅，黄固旅长带着他的参谋长骑着快马奔来，谢乃常抬起脚，让陆琳细心地用萝卜油涂他脚趾上的冻疮，冻疮使他的脚肿大了不少。黄固旅长跑来，一脸紧张地说：“谢团长，师座让你赶紧增援江湾，江湾的弟兄们快顶不住了。”谢乃常听毕，顾不得那么多地把脚塞进皮鞋，对郝光发说：“集合官兵。”郝光发忙跑出去，谢乃常看着黄固旅长，黄固旅长一脸焦急，一张瘦削的脸变得更瘦了。谢乃常拔出驳壳枪，检查子弹，又把桌上的五枚手榴弹分别塞进口袋，对黄固旅长说：“不要紧张。”仿佛他是长官，黄固旅长是属下似的。

江湾一带枪声激烈，谢乃常指挥官兵迅猛地杀向日军左翼，他身先士卒，猛冲猛打。他的官兵见团长拚起命来不顾一切，也跟着不要命了，杀入日军阵地，与日军短兵相接，枪声、拚刺刀声、叫声、骂声开了锅样响彻在阵地上空。他感觉右眼皮跳得厉害，忙转身，有一日军军官举着东洋刀朝他劈来，他一枪撂倒那日军军官，边说：“想要我死，没那么容易。”他的第六感觉突然感到背上火辣辣的，一掉头，一日本兵正端着刺刀朝他背上捅来，他闪过这一刀，一枪打在这日军士兵脸上，日军士兵应声倒在他脚前。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他们把日军打退了。郝光发又负了伤，一颗子弹打中他的肩膀，流血不止。郝光发说：“大哥，你真是命大，毛都没伤。”他说：“我自己也奇怪，一旦有危险，我的右眼皮就跳，提前通知我。”郝光发不相信，“这怎么可能？莫不是上天通知你？”他答：“不是上天，是我的右眼皮。”

委员长下令第十九路军撤出上海，去江西清剿“共匪”。十九路军开到江西，却不愿与“共匪”交火。蔡廷锴为稳定军心，召开了一个团长以上的会议，谢乃常、曾冠雄和高中汉都参加了。广东、广西籍的军官在会上都很愤慨，拍着桌子骂蒋介石，说十九路军在上海对日军作战，付出那么多、

战死那么多官兵，却没得到兵员和弹药补充，这是蒋介石不放心十九路军，因为十九路军不是他委员长的嫡系。区寿年红着双眼睛大声说："军座，我们索性把军队拉到福建去自我壮大，那里天高皇帝远，可以摆脱委员长的控制。"几个广东、广西籍的军官都赞成，用粤腔桂调慷慨陈词。蔡廷锴将目光落到谢乃常、曾冠雄和高中汉脸上，问："谢团长、曾团长、高团长，你们有什么想法？"

谢乃常早就注意到蔡军长、区师长、黄固旅长时不时会把目光丢到他们脸上，好像几只燕子，时不时飞来栖息片刻。尽管谢乃常不愿反蒋，但此时此刻，如果不跟着大家一起反蒋，就会被众军官唾弃，他可不愿意被人小觑！他见蔡廷锴将军眯着双眼盯着他，忙说："我们尊重大家的意见。"蔡廷锴将军与区师长交换了下目光，宣布："部队去福建，另作打算。"谢乃常的二十八团被指定为先遣团，他想此刻他只能随波逐流，不然就只能脱下军装回南京，可是淞沪抗战，校长优柔寡断，让他确实迷惘、失望。他带着官兵向福建开拔，走走停停，一个多月后，他们开到了福建莆田。他的团于淞沪抗战前，是一千七百人，如今只有八百二十八名官兵，另外九百官兵不是负伤离开了部队，就是战死了。

这天傍晚，一颗红火的太阳悬在西边，一抹橘红的残阳涂抹在他临时住处的门上，就见一匹快马朝他奔来。他望着夕阳下的骑马人，竟是宋仁楚！他十分喜悦，"你怎么会在这里？"宋仁楚答："一年前我被派到莆田当县长。我手下说，开来的是第十九路军，到达莆田县境内的第一支部队是七十八师，我就来了。没想是你啊。"谢乃常引宋仁楚步入团部，陆琳随他千山万水地来了莆田，这会儿正在给自己按摩走疼了的腿。军队里有几个女人，陆琳是其中一个。军队离开上海时，陆琳不想与谢乃常分手，一把抱住他，"爱，我跟你走。"那时候军队里有少量女军人，一般是师部的女机要员，说穿了就是师长或副师长的女人。到了师长这个级别，带个女人行军，下级军官也不敢眼馋。谢乃常是团长，按规定是不允许带家属的，但他弄了个变通方式，让陆琳穿上了军服。陆琳身材娇小，军装穿在身上略显肥大，但不要紧，把宽宽的猪皮带一扎，便一扫上海舞女那种妖冶气象，反而更加楚楚动人。区寿年来二十八团检查，谢乃常把陆琳介绍给区寿年说："她是我的卫兵。"区寿年一见陆琳是女人，不相信道："卫兵？"他开玩笑说："别看她是女人，武功一流。"

陆琳跨上一匹白马，谢乃常跨上一匹剽悍的战马，郝光发骑上另一匹黑马，四个人就打马向县衙奔去。衙门前有两座石狮，只是一尊石狮的头被人砍了，另一尊石狮的头昂着。门前站着县警。宋仁楚跳下马，牵着马走进衙门，谢乃常、郝光发和陆琳也相继跳下马，宋仁楚把他们引入侧厅，正堂是他处理公务的，宋仁楚的秘书很年轻，为他们泡铁观音茶。

三人边喝茶，边谈"一·二八"淞沪抗战，谈起蒋介石，都对校长和何应钦在

日本人面前示弱而深表痛心。谢乃常在宋仁楚的县衙喝了很多酒，第二天他醒得迟，醒来时，脑袋重重的。区师长的传令兵来了，“谢团长，师长请您速去师部。”师部设在一大户人家，蔡廷锴将军和区师长坐在厅堂里，蔡廷锴将军威严着脸庞，区寿年师长却一脸兴奋；一旁坐着黄固旅长、师参谋长和几名团长，曾冠雄也坐在这里，低着头抽烟。谢乃常坐下，区师长对他笑，黄固旅长说：“福建这地方好。”区师长看眼谢乃常和曾冠雄，说：“弟兄们，委员长来电，命令我们在闽北打共产党，你们有什么意见？”闽北确实有几股“共匪”，谢乃常的团开进闽北时，曾与闽北的“共匪”有个照面，双方放了几枪，没正式开火。昨日在宋仁楚的县衙喝酒，宋仁楚说：“共匪称自己红军。”此刻，他脑海里就飘着“红军”一词。区师长望着大家说：“蔡将军不想跟共产党打。”大家就望着蔡将军，蔡将军表情决绝，说：“蒋介石违背民意，不打小日本，逼我们来打红军……干脆我们脱离蒋介石，另作打算。”区师长问：“你们有胆量没有？”谢乃常简直无须用大脑思考，便觉得这几个广东人翅膀还没长硬就想飞。

两个旅长、副旅长和几个团长都附和着蔡将军和区师长的话。谢乃常见蔡将军和区师长的目光都扎在他脸上，他明白他们事先已经讨论过了，并不是真要征求他的意见，他瞟眼曾冠雄，曾冠雄脸上没表情。区寿年嘿嘿笑两声，说：“谢团长、曾团长，你俩表个态。”在谢乃常眼里，这个时候他如果不表态赞成，就是与在淞沪抗战中一起出生入死的众弟兄们离心离德。他可不愿意落下这样的名声，说：“我听大家的。”曾冠雄也表态，“我也听大家的。”蔡廷锴一拍桌子，脸上的表情就格外坚定，“好，反姓蒋的。”散了会，曾冠雄一脸木然地走到他身旁，他对曾冠雄挤下眼睛，走了。

闽北的红军杀了回来，好像是来与十九路军争夺地盘，与十九路军的一个团发生遭遇战，竟坚决地把那个团吃掉了。大家都还在惊讶中，又一个团被红军武装消灭，区师长派去解围的高中汉团，也被歼灭大部分。区师长害怕了，今天吃他一个团，明天灭掉他另一个团，他经得几吃？七十八师是来福建扩张的，他忙跑去与蔡廷锴军长商量对策。谢乃常跑去看高中汉，他负了伤，红军战士手里扔出的土炸弹，爆炸的弹片削掉了他的一粒睾丸，还把垂落在阴囊上的龟头也削掉了一半。高中汉一脸痛苦道：“大哥，我的命根子没了。我发誓，我跟‘共匪’誓不两立。”谢乃常很同情他道：“老七，你先养好伤，别的都不要想。”

不久，十九路军与红军达成互不侵犯的停战协议，接着十九路军在福建提出“反蒋联共抗日”的方针，将十九路军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并四处招兵买马，把原来的三个师迅速扩编成六个师。北伐时原第四军军长李济深被他的老部下蒋光鼐和蔡廷锴请来福建，拥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席，蔡廷锴成了军队总指挥，提拔了大量讲粤语的广东军官。

区寿年摇身一变成了第三军军长，黄固升为师长，三个讲粤语的团长也升了副师长或旅长。谢乃常的副团长调到另一个旅当了副旅长，他的一营营长随副团长去那个旅当了团长。谢乃常和曾冠雄、高中汉这三个黄埔四期的湖南人，军职没变。

“大哥，这太荒唐了，”曾冠雄跑到二十八团团部，看着坐在一隅的谢乃常，“你北伐时就是团长，资历老得不行，这次在上海跟日军打，你立的战功也不小，我还以为扩编后你至少是师长呢。”他冷冷一笑，望着一脸气愤的曾冠雄说：“你激动什么？十九路军这回真成粤军了，我们喝酒去。”曾冠雄猛踢椅子一脚，睁圆眼睛道：“大哥，这个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喝酒？”谢乃常见曾冠雄一脸气呼呼的，说：“你有脑没有？他们反蒋，当然要用自己信得过的人，我们是委员长的学生，他们敢把军队给我们？防贼样地防着我们呢。”

从此，他们不再关心十九路军的前程，每天都去宋仁楚的衙门喝茶、喝酒，把自己喝得大醉。有天，曾冠雄和高中汉来喝酒，谢乃常让陆琳泡壶宋仁楚送给他的铁观音，郝光发见门外阳光明媚，天色瓦蓝，便把桌椅搬到门外，四个黄埔四期的军人便坐在坪上，晒着十二月的太阳。谢乃常望眼高中汉，高中汉脸上的胡子没以前多了，稀稀拉拉的。他吃一惊，“你的胡子怎么掉了？”高中汉懊恼不已，“大哥，我现在不是男人了，我的睾丸一颗被红军的弹片削掉，另一粒因发炎，烂了，被那个蹩脚军医割掉了。”谢乃常很同情地看着这个资兴人，高中汉满脸悲愤，难过道：“我小时候听私塾先生说，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谢乃常没想到这个在山里长大的老七，脑袋里还装着孟子，就同情地问：“老七，你与女人有过鱼水之欢么？”这个山里长大的男人竟红着脸答：“从没有过。”谢乃常觉得老七这一世枉做了一回男人，就替他叹息。郝光发说：“我和大哥准备回湖南。这里成了是非之地，留不得。”谢乃常喝口茶，说：“蔡廷锴、区寿年自封总司令、军长，以为全天下的人都会听他们的号令，这是给弟兄们招祸。我们回湖南去。”

就是那几天，校长调动十几万军队来福建清剿新诞生的“中华共和国革命军”，区军长是蔡廷锴倚重的将军，第三军自然是摆在第一线。谢乃常和曾冠雄的团被调到最前沿，充当前哨部队。谢乃常说：“这又不是打日本人，为他们死，值吗？”郝光发说：“我们走吧？”“走？正好把我们抓起来就地枪决，不行。”谢乃常望眼四周，“这个时候，你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吗？”郝光发感觉背心都在冒汗，说：“大哥，他们还真敢这样做？”“他们连委员长都敢反，杀个你我，不就是一句话？”他说，“多留点心，别被他们杀了。”

有天，一年轻农民模样的人出现在二十八团团部，要见谢乃常。郝光发搜了下他的身，见他没带武器，便把他领到谢乃常面前，年轻农民说：“我

是三十六师的参谋，宋师长派我来联系您。”谢乃常莫名其妙，“哪个宋师长？”年轻参谋说：“宋希濂，我们马上要进攻了，师座说他和他兄长与您是朋友，希望您不要与校长为敌。”谢乃常一点也没有不安，说：“你回去告诉宋希濂，只管放胆来打。”年轻参谋走后，谢乃常要郝光发拿酒来，“人比人气死人，”他望眼郝光发，“北伐时我在南昌遇见宋希濂，他只是营长，现在他是师长了。”他的副团长曾在高中汉的团里当过连长、副营长，扩编后，直接调到二十八团任副团长，是个嘴上没长毛的广东人。他见敌军一步步逼近，急忙找谢乃常商量对策说：“团长，全团官兵怎么布防？”谢乃常一见他这张广东人的嘴脸就生气，“你堂堂的副团长，还要我教？”黄副团长不敢还嘴，却向上面打小报告，说谢团长整天和郝参谋长喝酒，不管军务。这份小报告把区军长和黄固师长打来了，名义上是来前沿视察，实际上是来收拾谢乃常。

军官们见了区军长和黄师长，都敬礼，谢乃常连身都没起，他喝了很多酒，身体软软的。区寿年直视着他，跌下脸来道：“谢团长，见到本军长，怎么不敬礼？”谢乃常回答：“区寿年，别在本人面前摆谱。”区寿年厉声道：“你竟敢藐视本长官，本长官毙了你。”谢乃常冷声道：“就因本人没向你敬礼就要枪毙本人？”区寿年厌恶地一摆手，喝道：“黄副团长，把他拖出去枪毙！”郝光发可不是个怕事的军人，他声若洪钟地说：“慢——”区军长盯着他，吼叫：“你竟敢违抗本军长的命令？”郝光发迅速拔出驳壳枪，打开保险，绷着脸答：“谁敢动我们团长一根毫毛，我就打死他！”

黄固师长瞅眼郝光发，晓得郝光发不是只听话的鸟，就打圆场道：“军座，先关谢团长几天禁闭，等打完仗再作处理！”区军长也知道郝光发与谢乃常、曾冠雄和高中汉是一条道上的，枪毙一个就等于枪毙四个，再看郝光发，提着枪，脸上透着拚命的狠劲，立即转弯道：“卫兵，把谢团长的枪卸了。”谢乃常拔出枪，扳开保险栓，说：“区寿年，要死，大家一起死。我可不想做你的枪下鬼。”黄固师长喝道：“谢团长，你想造反吗？”谢乃常厉声道：“你们连委员长的反都敢造，老子就不能造你们的反？！”黄固师长此刻也不敢激怒矛盾，说：“委员长不支持我们抗日，弟兄们才一致要脱离南京政府。”谢乃常从骨子里瞧不起黄固和区寿年，说：“别跟本人说这些，你们别逼我，我可不怕你们！”区寿年知道谢乃常不服硬，不想栽在他手中，转弯道：“黄副团长，先关他三天禁闭！”说毕，他一挥手，带着几个卫兵溜了。黄副团长不敢关他禁闭，反而说：“谢团长，您来指挥吧？”谢乃常横黄副团长一眼，说：“你敢不执行区寿年的命令？卫兵，带本团长进禁闭室。本团长想关禁闭。”

次日一早，谢乃常还在梦中嗅着稻草的芬芳，枪声响起来了，激烈的枪声刺破宁谧的上空，黄副团长匆匆跑来说：“团长，黄师长让我来请您指挥战斗。”谢乃常想总算有人来收拾他们了，不由得高兴道：“走开，别烦老

子。”黄副团长说：“这仗怎么打啊，团长？”谢乃常道：“你是副团长你指挥，先坚持两天，两天后，本团长禁闭一满，再告诉你怎么打。”黄副团长不敢在这里久待，匆匆而去。

谢乃常轻蔑道：“这几人几斤几两也不称称，就反蒋，找死。”他把头埋在陆琳身上，嗅到女人身体散发的暖气和芳香，这股芬芳似乎是一副激情澎湃的春药，让他疯狂。外面枪声更激烈了，都打到禁闭室的门前了，只听见门外的卫兵一声惨叫，倒下了，那是被远处射来的子弹打中的。他想卫兵死得真冤，陆琳紧张地抱住他，他说：“躺下，小心流弹。”他不理外面的战事，紧紧地抱着她。郝光发跑来推门，门被他从里面堵上了，郝光发大叫：“大哥，快逃吧，他们顶不住了。”谢乃常穿上衣服，拉开撑着门的木头，把郝光发放进禁闭室，“这个时候逃是送命。”说着，他又用那根杉木将门顶住，“这禁闭室是个猪猡屋，正好躲藏。”外面枪声又激烈了一阵子，接着，枪声向别的地方去了。

他们出来找吃的，从前热闹的团部，此刻一个人影也没有了。陆琳在灶屋里烧火煮饭，高中汉骑着马奔来找他。高中汉的团正与国军交火，高中汉知道打不赢，留下副团长指挥，自己当了逃兵。“大哥，我知道你要面子，”高中汉心急道，“我们不能被国军打死，这说出去也不好听。”谢乃常闭着眼睛想找点紧张的感觉，却没一点不安感，说：“吃饱了再动身。”高中汉突然女声女气地说：“抓了会杀头的，大哥。”谢乃常听出高中汉说话的声音变了，很是吃惊，“别怕，等曾冠雄来了，再一起走。”高中汉吐口痰，坐下，望着郝光发。郝光发这时也坐卧不宁，谢乃常说：“我们又没跟他们打。”

到处都是国军官兵，他们已把“中华革命军”打得没个人影了。郝光发花一块银元，买了身农民衣裤，把军服脱掉，换上脏兮兮的农装，把头发弄乱，又往自己脸上抹些泥，挑着一担臭烘烘的牛粪，弓着腰，顺利地穿过国军官兵的警戒线，去找曾冠雄。但他找了两个小时都没找到。傍晚，他来到谢乃常和高中汉面前，两人竟没认出这个朝夕相处的兄弟。“你这身打扮太好了，”他称赞郝光发机智，“你提醒了我。”谢乃常和高中汉都脱下军装，去农民家买来旧衣服穿上，谢乃常还在自己腰上扎根草绳，鞋也换成了黑胶鞋。陆琳弄了身福建女人穿的对襟襻扣红棉袄，在棉袄里塞个枕头，扮成孕妇。现在，谁也认不出他们了，四个人大着胆子走出村庄，来到县衙门前，被县警拦在外面，“走开，这里不是你们来的地方。”

郝光发用湖南话问那县警：“兄弟，不认识了？”那县警长期担任县衙的警卫工作，自然听出了郝参谋长的口音，忙引着他们去见宋仁楚。宋仁楚两边都不站，只是当他的县长。宋仁楚见谢乃常、高中汉和郝光发都一色农民打扮，大笑，“太好了。”他说，“我正要告诉你们，你们都成通缉犯了。”他的桌上有一张他亲手从县衙门外的墙上揭下来的通缉令，通缉令

上不但有蒋光鼐、蔡廷锴、区寿年、黄固等军官的名字，还有谢乃常、曾冠雄和高中汉的名字，落款为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宋仁楚见谢乃常脸都黑了，忙说：“团长以上的军官都有名字，悬赏捉拿，你们都值一百块大洋，师长、旅长值两百大洋，军长值五百大洋，小心点呵——你们。”“我没名字，”郝光发说。宋仁楚笑笑，“你是团参谋长，还不够资格。”谢乃常原是打算投奔国军的，没想他们都成了国军悬赏捉拿的通缉犯，回不去了，他沮丧地坐下，这几年里，别人都在升官，他却成了要犯，心里就愤怒。半夜里，他听见响动，以为是抓他们的人来了，结果是曾冠雄，“大哥，街上到处张贴着通缉令。”

宋仁楚觉得谢乃常这么高挑、挺拔，怎么看都不像个农民，陆琳也不像农家妇女，便建议谢乃常装扮成福建商人，穿上他从街上买来的长马褂，戴了顶黑礼帽，拿一根楠木拐仗。宋仁楚让曾冠雄和高中汉扮轿夫，陆琳扮成孕妇，坐在轿子上。郝光发扮成下人，挑着竹笼和箱子，竹笼里装着宋仁楚给他们准备的花生和熟红薯片——便于他们饥饿时充饥，箱子里是衣物，跟在轿子后面，殿后。五个人在宋仁楚的眼皮子底下上路了。路上，他们尽量避免与军队遭遇，就是遭遇了谁也没注意他们。那个年代，这身打扮的商人和下人，在福建随处可见。他们大模大样地走出莆田县界，很顺利地来到泉州，泉州到处都驻扎着国军，街上四处张贴着通缉令。“大哥，到处都在悬赏捉拿我们。”曾冠雄说。

他们又往漳州赶，白天睡觉、晚上赶路，只碰到过一次盘查，而且还不是国军，而是地方保安团的士兵，谢乃常只用六块银元就把那三个拦着他们的士兵打发了。一行人到达漳州已是半个月之后的事。他们在漳州的一家餐馆吃饭时，听见邻桌的人议论，说区寿年和黄固倒戈，掉过来打蔡廷锴。谢乃常对曾冠雄和高中汉小声说：“那个区寿年就是根墙头草，连自己的亲舅舅都打，这样的人，怎么能成大事？”

谢乃常领着曾冠雄、高中汉、郝光发和陆琳回到郴县老家时，他的县长父亲瞪大了惊诧的眼睛，“你还活着？”老父亲简直不敢相信，“我托人四处打听，他们都说你在逃跑中被打死了。”谢乃常很不乐意老父亲这么说他，“我不是站在您面前吗？”老父亲热泪盈眶，因为在三天前，他已经为谢乃常开了个隆重的追悼会，亲戚、邻居和县党部的同仁都一一送了花圈，现在，还有好些花圈都堆放在后面的杂屋里，当引火柴用。谢乃常走进杂屋，果然满杂屋的花圈，有的花圈上还写着正楷毛笔字“谢乃常上校永垂不朽”。他笑得气都喘不过来了，按着肚子对走来的曾冠雄和郝光发说：“我已经永垂不朽了。”

田贵荣看着丈夫，眼睛里盈满泪水，“夫君，呜呜呜呜。”“别哭了，”谢乃常向田贵荣介绍陆琳，“我的三夫人。”田贵荣瞪大了泪汪汪的眼睛，“三夫人？”他答：“二夫人在南京。”田贵荣有意见了，“你从没说过你还有三夫

人呀。”这几年，他虽没回家，可是一年里总要写几封信回家，向父母报告他的情况。他娶了黄莹后，写过信，田贵荣知道。田贵荣说：“我还以为她是黄莹呢。”他蹙着眉头道：“她是陆琳。”陆琳见的世面多，温和地叫了田贵荣一声：“大姐。”这时一个男孩旋风一般跑进来，剪着个锅铲头，目光黑亮亮地盯着他们。田贵荣指着谢乃常，对男孩儿说：“快叫爹。”谢乃常瞪大了眼睛，“我儿子？”田贵荣骄傲地点下头，“我们的儿子。”谢乃常于一九二五年三月里的那个早上离开妻子时，儿子还在田贵荣的肚子里，一晃，儿子都八九岁了。他简直是惊讶地盯着儿子，“过来，”他对儿子说，叫儿子的全名，“谢国民。”儿子问：“你是谁？”谢乃常道：“我是你爹。”

那个年代，在郴县一带，有钱的男人都会娶几个女人，称自己的正房叫大妹子，称二房三房叫二妹子、三妹子。田贵荣把一碗桂圆蛋递到陆琳手上，简直是嫉妒地说：“三妹子真俊。”陆琳聪明，忙说：“大姐，你真贤惠。”田贵荣说：“三妹子，大姐要有你一半的模样就好了。”谢乃常只在郴县老家住了一天，次日一早田贵荣端着一碗饺子给他，他淡淡地说：“我睡了个好觉，这么多天，这是第一次睡了个好觉。我们要走了。”田贵荣听他说“要走了”，捂着脸呜呜呜哭了，因为她还想今天晚上与丈夫好好地说说话呢。她哭道：“你这这是去哪里？”他不满她哭，说：“哭什么？我是蒋介石下令抓的通缉犯，待在家里会给你们招麻烦，等风声过去了，我会回来。”

谢乃常和陆琳、高中汉、郝光发上了一辆开往长沙的客车。火车驶到长沙站，郝光发的眼睛湿了，说：“大哥，我先回家看看，然后我去上海找你们。”谢乃常想自己现在一无所有，说：“不急，等我安顿下来了就给你写信。”火车抛下郝光发，朝着武汉奔驰。第二天，他和陆琳、高中汉在武汉改乘轮船，向着南京进发。两天后，他们到了南京，他一迈上南京的土地，胆量就大了，突然觉得与其这样东躲西藏如老鼠样偷生，还不如任凭命运摆布，他一个团长，又不是带头闹“兵变”的，追究起来也说得清。他带着陆琳和高中汉去他南京的家，黄莹惊奇地望着这个男人，赶紧望门外一眼，接着把朝街的门关严了。黄莹拍打着胸部，一颗激动的心狂跳不已，“表哥说，你被追击的军队打死了。”他望着二老婆，“我没那么容易死。我们都饿了，快叫佣人准备饭菜。”

整整一个月，黄莹都不许他们出门，整天大门紧闭，也不再与陆琳争风吃醋，能见到活着的丈夫回来，已经是老天爷格外开恩了！陆琳身上来了，她还亲自出门替陆琳买纸。她甚至对陆琳说：“妹妹，你也要生一个孩子。”陆琳曾经那么憎恨黄莹，恨不得黄莹被雷劈死，没想黄莹竟会说出这种关心她的话，就感动得哭了，说：“黄莹姐姐，谢谢你。”黄莹就索性大方起来说：“等风声过去了，挑个好日子，让乃常正式娶了你。”陆琳

说："啊，二姐，您能把我当妹妹看，这是妹妹前世修来的福分。"黄莹说："妹子，我一直在家养育女儿，我要谢谢你这两年照顾他。他啊，天生就是个招女人喜欢的家伙。"

有天，黄莹听姨妈说，张旅长回来了，她就穿戴整齐地去姨妈家找表哥打探风声，表哥听她说谢乃常躲在家里，立即来了。表哥说："乃常君，现在国军大多在赣西南剿'共匪'，十九路军的番号撤了，李济深、蒋光鼐和蔡廷锴都出国了。委员长下达的悬赏通缉令，早在一个月前就撤销了。"谢乃常的一颗心落下来了，他正为自己像老鼠样藏在家里郁闷呢，感觉全身都长了霉样。"走，去街上透透气。"他说。一行人来到南京街上，谢乃常大口地呼吸着南京街上的空气，"张旅长，你是老南京，可以介绍什么事给我做吗？"张旅长说："我马上要去赣南剿'共匪'，等我回来再说吧。"张旅长这一去就没再回来，半年后，回来的是折叠得很好的他那身有着三个枪眼的少将军服，尸体埋在赣南的山沟沟里了。

黄莹一直在附近的一所小学教书，从前是女佣为她带女儿，现在陆琳很热心地替她带女儿，美莲三岁了，说话口齿伶俐，唱起歌来跟百灵鸟样好听。陆琳很喜欢美莲，常带着美莲上街玩耍。黄父黄母知道这个湖南蛮子是匹烈马，只能摸顺毛，摸倒毛便会扎手，他们见陆琳生得妩媚，有些怀疑，却又不便于询问。陆琳也懂事，不许谢乃常在她房间睡觉，"绝对不行，"她坚决地说，"你岳父岳母看见了那可不得了。"他不悦地折回黄莹的房间，看着穿一身睡衣躺在床上的黄莹，"你喂了什么药给她喝，把一头母狮驯服成一只听话的绵羊了？"黄莹笑了，"这是我对她好，好得让她感动了。"

有天，快吃中饭了也不见陆琳和美莲，谢乃常就去不远的城隍庙找人，他没找回陆琳和美莲，倒带回了七外公。七外公在城隍庙前摆摊画画、写字，还兼看相，被他撞见了。谢乃常很高兴，"我没想到你还在南京。"七外公神秘的模样看他一眼，"隔墙有耳。"谢乃常笑，把七外公带回家，对岳父说："我七外公。"七外公忙江湖艺人样地打拱手道："幸会、幸会，打扰了。"岳父对女婿带陌生人回来不太愉悦，冷淡着脸色交谈几句，离开了。谢乃常对七外公说："我岳父不爱交际。"喝酒时，七外公听到他们的情况后，对谢乃常和高中汉说："既然你俩都离开国军了，那我写封信，你们可以去我们江西苏区……"谢乃常打断道："我们不想去你们的苏区，校长正调动军队围剿你们的苏区。"

过了两天，七外公来了，神秘的模样把他拉到一隅，"乃常，你们委员长调动了很多军队围剿我江西苏区，我希望你能给我搞点情报。"谢乃常抽口烟，"七外公，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与军队的人都没联系。"七外公说："这次去围剿我江西苏区的，都是你们黄埔军校的，你可以侧面帮我打听打听。"谢乃常生气了，说："我的同学都跟着校长去江西打你们，我

可以对不起自己，但你让我当间谍，那也太过分了。”七外公说：“我知道你人正直，不过你参加过十九路军在福建的‘反蒋联共’兵变，再想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只怕也难了。”谢乃常知道七外公对他抱有幻想，便说：“七外公，我不会给你搞任何情报。”

整整一年，谢乃常无所事事，不是在家逗女儿玩，就是上七外公那里去看看。他知道七外公在南京秘密收集各种情报，军事的、政治的，然后通过他不知道的渠道送往别处。他与七外公保持着一定距离的交往。七外公一看见他就打听这打听那，有时候还请他喝酒。那段时间，国内的报纸经常报道赣南战况，委员长坐镇南昌，江西的“共匪”已被国军官兵击溃，西逃了。谢乃常每天都买报纸看，知道湘江之战中“共匪”损失惨重，剩下的“共匪”残部已逃往贵州。他劝七外公早日收手，免得被叛徒出卖。七外公说：“除非你出卖我。”他表态道：“您是我七外公，我当然不会出卖您。”

七月份，一份加急电报犹如晴天霹雳，父亲去世了。“我连一天孝都没敬，父亲就撒手人寰了。”他悲伤地对黄莹说。他不能接受父亲去世，深深觉得人活着没点意思，不过是来世界上走一遭，转眼就归于尘土了。他回了趟湖南，正好是暑假，就带着二老婆黄莹、女儿和陆琳。高中汉也随他一起回了湖南。从南京到湖南郴县，火车、汽车地乘坐，用了七天。他领着一行人赶到时，遗体已下葬了。老母亲看见他，哭了，“儿子，你回来了。”田贵荣看见他，双眼盈满泪水，说：“我们等了你五天，前天才下葬。”他内疚地对田贵荣说：“家里让你操心了。”田贵荣听他这么说，呜的一声哭起来。儿子懂事，拿条毛巾给母亲揩眼泪鼻涕。他说：“我介绍一下，这是黄莹，我在南京娶的二夫人。”

家里来了很多村民，听说他回来了都特意来拜访他，他坐在黄莹和陆琳的中间，表情淡漠地向大家介绍道：“我二老婆黄莹，南京人，小老婆陆琳，杭州人。”村里人见他家里有个如此贤惠的老婆，还带了两个漂亮女人回家，都羡慕得要命。天天来，一是来看他，二是来看他的两个漂亮老婆。他很随意地接待，高兴时留他们吃饭，不悦时转身去睡觉。他在家里悲伤的这段时间，高中汉回了趟资兴，他看着高中汉上了一辆破烂的长途客车，以为高中汉这一去，也会像郝光发一样一去不返，没想第五天傍晚，高中汉又脸色沉郁地来了。他问：“你怎么就出来了？”高中汉满脸忧伤，“我父母硬要我娶妻，我已经是个废人了，不能做丧德事，害人家姑娘啊。”

母亲五十多了，整天跟他唠叨家里的事，他就听母亲唠叨，母亲说：“儿子啊，家里的田，你要管管。”他就带着管家巡察自己家的田——田都是他的标统爷爷置的，父亲又在标统爷爷置的田上扩充了一倍，一眼望去都望不到头。“这块田用来种玉米，”他对管家说，“那块坡地就用来种茶树吧。”管家点头说：“好的，东家。”他望眼满山的竹林，“不需要这么多竹

子，种点药材，开个中药房，村里人病了，看不起病的，就接济一下。”管家感动道：“东家心肠好，我一定照办。”折回家的途中，他听说某猎户打了只华南虎，就去看，路经学校时，碰见老校长，老校长很高兴地说：“乃常，你什么时候走啊？”他听老校长这么说，笑笑说：“不走了。家里田产这么多，没人管可不行。”

他骑着马，带着两条狗，整天在外奔跑，扛着枪成天打猎，他把打死的野猪扔到地上时，管家向他汇报，他说：“没看见我正忙着吗？”说毕，他步入卧室，放下蚊帐，把没睡的午觉补回来。有天上午，他和高中汉、陆琳坐在门前喝茶，县邮差匆匆走来，递给他一封信。信是从西安寄来的，落款“七外公”，他想七外公怎么跑到西安去了？他拆开信看，七外公诚邀他去西安，说他向西北军总指挥杨虎城将军推荐了他，杨虎城将军需要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任他的宪兵营营长，要求这个人既不是共产党，但又不能是一名反共分子，他符合这个条件。翌日一早，他庄重地对田贵荣说：“我要走了。家里，拜托你了。”

西安是众多朝代的都城，谢乃常带着陆琳和高中汉去了西安。当时被国军驱赶出江西的红军，已于这年十月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的红军会师了。三人到达西安时已是十一月初，李木庵在车站接他，一行人很快就到了七外公租住的简陋处。晚上，着一身西北军宪兵军服的金闽生来了，七外公把金闽生介绍给他认识：“金闽生，西北军杨虎城将军的宪兵营长。”谢乃常一愣，不是说让他来当宪兵营长吗？就不吭声。七外公说：“谢乃常，原十九路军二十八团团长。”谢乃常对金闽生说：“幸会。”金闽生瞧着他，问了他几句话，他据实回答，金闽生走后，七外公这才解释，杨虎城想给金闽生更重的担子，但宪兵营长一职很重要，直接出入杨虎城将军的官邸，“是我向金闽生推荐你，让他把你推荐给杨虎城将军。”

谢乃常没把七外公的话当回事，他不想跟这些干地下工作的共产党搅在一起，对高中汉和陆琳说：“西安我们是第一次来，玩几天，走人。”他带着陆琳和高中汉去了大雁塔、小雁塔，吃了羊肉泡馍、锅贴、凉皮、大刀面。回来的路上，他说：“我只喜欢吃湘菜，西安的东西不好吃。”他和陆琳从一辆黄包车上下来，刚进门，金闽生对他说：“乃常君，我等了你三个小时，杨将军要见你。”谢乃常随金闽生去了杨虎城将军的官邸，杨虎城打量着这个身高一米八五的湖南人，他也看着这个四十多岁的陕西人，杨虎城将军在他眼里长得很面团，不像个心硬如铁的将军。杨虎城问：“你是黄埔四期的，在十九路军当过团长？”他答：“是的。”杨虎城倒是面色和蔼，说：“你有带兵经验，这很好。宪兵是整饬西北军军人军纪的，军职虽不高，但很重要。”谢乃常答：“明白。”杨虎城伸出手，“欢迎你加入我西北军。”他忙伸手与杨将军相握，“谢谢将军。”他想自己先在杨

虎城将军帐下干一阵子，便到西城边租了栋宽敞的房子，一个院子，前后三进，他觉得这房子这么宽敞，他和陆琳、高中汉住，太浪费了，就叫高中汉去南京接黄莹和女儿来。高中汉奉命而去，有天，七外公来看他，见他租的房子如此宽大，说："乃常，七外公也搬过来与你一起住吧？"他答："好啊。"

身为宪兵营长，谢乃常每天都带着宪兵上街巡视，整饬军人军纪，处理一些琐事。他忽然发现自己原来有管人的癖好，喜欢训斥那些不守纪律的下属。某天中午，他从营部回来，听见一个声音很粗的男人笑，他撩开七外公房门的布帘，七外公指着坐在桌旁喝茶的一中年男人——此人中等身材，方脸，脸色平和。"乃常，他叫谢华，是我们湖南人。"谢华忙伸出手，与他相握。七外公指着谢华说："让谢华给你当文秘怎么样？"他想谢绝，见谢华满脸期待，就道："那好吧。"

黄莹挺着个大肚子，带着女儿和高中汉一起来了。谢乃常把高中汉带进宪兵营，找出一身宪兵服让他穿上，大家在一起过了个热闹的春节。谢乃常喜欢热闹，每天在宪兵营忙碌，回到家便与七外公和谢华下棋、喝酒，倒也自在。陆琳想怀孩子却始终没怀上，见黄莹又怀了孩子，母爱就表露在自己身上，像母亲一样关心黄莹，把黄莹当大女儿照管，"你别动，让我来。"她对黄莹说。黄莹要搬椅子，她又叫道："你别动了胎气，我来。"黄莹去端菜，她制止道："这不是你做的事。"黄莹笑，"没想你管起人来比我妈还厉害。"

五月，黄莹肚子里的孩子生了下来，是个很漂亮的男孩，这让黄莹和陆琳都高兴得要死，两个女人抢着抱婴儿，都整天围着婴儿转。晚上，陆琳却缠着他，"快来，我也要给你生个儿子。"谢乃常却心不在焉。那段时间，西安的气氛空前紧张，红军在陕北一带活动，张学良的东北军十几万官兵在陕西境内横行霸道，与红军争抢地盘，还动了刀枪。杨虎城将军很恼火，整天愁着一张脸，把不悦带给了众部属。陕西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军队，而陕西并非富庶之地。杨虎城虽是草莽出身，但做了陕西的最高长官，也想治理好陕西省份。下面不断有报告递呈到他手中，都是告东北军在陕西境内抢钱庄、抢商铺和抢老百姓的粮食及射杀老百姓的牛羊等等。杨虎城把这一封封电函或信转给张学良，身为东北军总司令的张学良不以为然，说："其实，有钱有粮他们就不抢了。"这是张学良伸手向杨虎城要钱、要粮。杨虎城说："我若有钱有粮，早给你了。"

杨虎城很想把张学良部赶回东北，可他的几万西北军却没这种能力。东北三省自"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都寄生在日军的铁蹄下，而让东北军回东北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支持张学良率部杀回东北为父报仇！某高人给杨虎城出主意，要想陕西境内清静、太平，就得怂恿张学良率部打回东北。杨虎城将军听从高人指点，对张学良说，西北军愿助一臂之力，出

兵，随张学良打回东北。张学良说：“好啊，本帅很想与日军大干一场。”杨虎城将军回到官邸，对部属说：“要减轻我陕西老百姓的负担，让东北军滚回东北，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劝说十几万东北军和两万南方来的红军一起去东北打日军。”

身为宪兵营长的谢乃常感觉责任重大，不但要管好西北军官兵的军纪，还得担负警卫杨虎城将军官邸的重任，他的宪兵在前沿站岗，他不敢怠慢，整日监视着来来去去的人。那段时间，西安的军人成堆，特务成群，让他即使长着八双眼睛都顾不过来，因为确实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在官邸前徘徊。一天，谢乃常感到很累地回到营部，对七外公和谢华说：“你们谨慎点，到处都是特务，那些人可不是我。你们自己别让特务盯上了，我不希望特务说宪兵营里有共产党。”他扔下这句话，一脸烦恼地走出来，对迎上来的高中汉说：“老子怎么这么倒霉？到十九路军，十九路军闹兵变，到西北军，杨虎城将军又不愿听校长的，居然撺掇张学良‘联共’，还对我们说这是驱逐东北军和红军的唯一办法。”他补一句：“我真倒霉。”

校长亲自来西安了，虎着脸，带着一大群随从。西安的社会秩序相当混乱，除了西北军、东北军，蒋介石还带来了他的宪兵团和众多国民党蓝衣社的特务，这些人一涌入西安，就在西安街上为所欲为，中央宪兵团的官兵视自己为委员长的嫡系，就在街上训斥西北军官兵，有几个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军官喝醉酒了，碰见中央宪兵团团长杨震亚，杨震亚耍威风地虎着脸，下令把这几个军官抓起来。杨虎城得知部属被抓，忙打电话给杨震亚，杨震亚竟不放人。杨虎城很恼火，扔下话筒，说：“几个宪兵，欺负到我西北军头上了。”谢乃常决定还以颜色，在自己辖区内抓了几个中央宪兵团的人，他们刚刚吃毕羊肉泡馍和酒，走出来，正打着饱嗝，谢乃常早盯上他们了，下令抓人，理由是中央宪兵团的官兵军纪不整。杨震亚很生气地跑来要人，“谁敢抓我的人？”杨震亚是湖南桃源人，也是黄埔四期的，两人一见面，杨震亚火道：“你们胆子不小，敢抓委座的宪兵，不想活了？”谢乃常道：“你抓我的人，我自然要抓你的人。”杨震亚瞪着他，“你是谢乃常吧？”

他不跟杨震亚套近乎，说：“你放人，我就放人。”杨震亚一拳打在谢乃常肩上，谢乃常知道杨震亚是跟他玩亲热，但他借题发挥道：“你敢打人？卫兵，把他抓起来。”杨震亚不悦道：“你太不给本团长面子了，我们都是湖南人呵。”谢乃常见杨震亚说话没那么猖狂了，便指着电话，“打个电话，让你的部下放我西北军的那几个弟兄。”杨震亚妥协道：“算你狠。”他打了电话，谢乃常一声不吭地抽完一支烟，这才说：“你可以走了。”

几天后，张、杨兵变，史称“西安事变”，张学良的部下把蒋介石、陈诚和钱大钧等抓了起来，把保护着委座的宪兵团长杨震亚一枪击毙在床上。那天他得到这消息，想难怪他看见杨震亚时，感觉他像个死人。东北军杀杨

震亚不过是杀鸡儆猴，猴子是委座及随从。但事情做下了，张、杨也不知该怎么走下一步。就在大家拿了委座而兴奋、紧张又茫然的时候，何应钦亲率两个集团军向西安开来，西北军和东北军立即乱了，是打还是和，成了热议的焦点。一天，杨虎城的秘书把谢乃常叫到杨虎城面前，他见杨虎城面容沮丧，便感觉一定出了什么事，果然，杨虎城告诉他："第七军军长冯钦哉率军背叛了我。"杨虎城将军脸色阴郁，用低沉的陕西话又说："我对冯钦哉不薄，他怎么可以背叛我？"

谢乃常没有回答杨将军，关于冯钦哉他了解甚少。杨虎城把信任的目光投到他脸上，"我记得你当过团长？"他答："是的。"杨虎城说："渭南现在最空虚，我的特务二团目前是西北军里装备最精良的，每个连都配备了轻、重机枪，团长是冯钦哉的把兄弟，我不得不防，你带上本将军的手谕，马上去接任团长，带一个排的宪兵去，不听你命令的就地枪决！"谢乃常呆了，杨虎城黑着面孔问："你敢吗？""敢！"他答。杨虎城起身，握着他的手说："你今天就率特务二团向渭南开发，迅速抢占有利地形，阻挡冯部和中央军进犯，去吧。"

杨虎城将军于这关键时刻把这么重的担子甩给他，当他心腹，他没法拒绝，本来他要退出的，马上一个立正，对杨虎城将军敬个军礼，"遵命，将军。"杨虎城把自己写好的手谕递给他，他回到家，把黄莹和陆琳叫到面前说："出大事了，杨虎城的亲信反水，西安要打仗了，你们快回南京去。"黄莹听他讲完过程后，害怕起来，"你这是要跟中央军对着干啊。"他沉吟片刻，"算是报答杨将军的知遇之恩吧。"黄莹说："校长将来知道了，你就走投无路了。"他脸上呈现一股狠劲，"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赶快清行李，我让高副官送你们走。"他从黄莹手中抱过儿子，在儿子的小脸蛋上亲了个，"儿子，等爸爸完成公干再去南京看你。"

高中汉正在厨房弄菜，准备炖一锅羊肉吃。他走进厨房说："老七，何应钦率军队扑来了，准备与西北军开仗，杨虎城令我去渭南阻击中央军。"高中汉惊诧地瞪着他，怪声怪调地说："这是叫你去送死啊。"他说："管不得那么多了。黄莹、陆琳和我女儿、儿子都交给你了。你一定要把他们母子安全送到南京。"高中汉觉得不对道："大哥，你真的打算与中央军打？"他烦躁道："你别废话了。"黄莹不放心，"乃常，一起走吧。"他瞪眼黄莹，"男子汉大丈夫，不能因贪生而自毁声誉。"陆琳嘟着嘴说："你以为这还是古代？现在谁还关心声誉？""我关心！"他坚定地说，"杨将军交给我的担子太重了，我得赶紧赴任，以免有变。"

谢乃常走进宪兵营营部，对坐在营部的李木庵和谢华说："我不在宪兵营干了，杨将军要我去特务二团当团长。现在西安的情况很复杂，你们自己要小心。"他都没时间跟七外公和谢华说告别的话，叫一宪兵排长集合全排宪兵，全副武装地向特务二团跑步前进。在他往特务二团赶时，杨虎城

的机要秘书已打电话把特务二团团长和团参谋长叫到了杨虎城将军的官邸，说是有要事相告，副团长见谢乃常带着一个排的宪兵，一身威武地赶来，马上对谢乃常敬个军礼，“谢团长，全团官兵已整装待发。”

特务二团赶到渭河渡口，渡河时，天上出现了飞机，四架飞机迅速从渭河上空飞过，机身上的青天白日徽标也清晰可见。一阵机枪子弹从空中扫来，打死打伤了一些官兵。他下令全团官兵分散隐蔽，待飞机在空中绕了几圈又飞走后，他才下令官兵继续渡河。全团官兵渡过河，赶到渭南，他迅速命令官兵连夜修筑工事。次日清晨，冯钦哉部向他们发起进攻。谢乃常把火力组织好，待冯部拥上来时，大喝一声“打”，十几挺轻、重机枪一齐喷射火焰，冯部倒下一片，退回原地了。特务二团虽只是一个团，但武器精良，而冯部临时易主，自知理亏，又都是西北军，曾经是兄弟部队，双方就打打停停地僵持着。

西安事变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了，张学良护送蒋介石、陈诚和钱大钧等人回南京，从此就没再回来。不久，特务二团奉命调回西安。谢乃常以为杨虎城将军会非常欣喜地接见他，便去杨将军官邸复命，杨将军的秘书让他止步，抱歉道：“将军身体不适，请你回去休息。”他愣了下，想自己二话不说地带着特务二团去阻挡冯钦哉部和中央军，命都没打算要了，杨将军却连面都不愿见，就想难怪冯钦哉背叛他！他闷闷不乐地回到家，让他十分意外的是，陆琳没走，只身守着偌大一个家！他看见陆琳，烦恼便从身上溜走了，好像一群老鼠见人走来便四散样。“你没走？”他一把把她搂到怀里，“全世界的人里，只你对我最好。”

杨虎城被委座逼令出国考察，他一走，西北军的番号撤了，等待整编。谢乃常不知道自己这团长还能不能干下去，怎么说，他也是为杨虎城将军开的第一枪，冯钦哉的第七军有一百多官兵死在他特务二团手上，这事不追究就不是事，追究起来，军事法庭也能上的。正好高中汉从南京赶回来，谢乃常与高中汉一商量，写了辞职书，交给团参谋长，交待若有人问及他，就把他的辞职书呈上去。他给黄莹写信，说他将来南京。就在他信发出去的第三天，他举办告别的家宴上，震惊全国的“七·七”事变爆发了，日军找个借口，凶猛地向关内进犯。消息从广播里迅速传到西安，又传到他的家宴上，他眼里呈现出“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情景，说：“日本人没什么了不起，我跟他们打过仗。”

他于愤慨和轻蔑中喝了很多酒，大家都喝醉了，半夜，两桌家宴才散。次日，他起床很晚，见高中汉在解捆好的行李，把行李中的东西放回原处，便问：“你干什么？”高中汉一脸聪明的模样对他笑，“大哥，你不会去南京了，你要打日本人呵。”他批评高中汉，“自作聪明，谁说我要打日本人？那是委员长的事，我们马上走。”高中汉男人女相地一扭身，“哟，还真要回南京呀。”这时，两匹战马疾驰而到，跳下马的是他的团参谋长，另一

名是警卫。团参谋长说："团长，刚接到命令，原西北军特务一团、二团合编成旅，番号五二九旅，旅长是许权中。"谢乃常说："我已经辞了团长。"团参谋长说："谢团长，许旅长请您迅速赶到旅部。"谢乃常是宪兵营长时就认识许权中，许权中是杨虎城将军的原部下，陕西临潼人，说话嗓门很大，瞧人时目光如电。谢乃常赶紧上了警卫骑来的枣红马，随团参谋长奔向旅部。"谢团长，"许旅长看见身材高挑的他，高兴道，"我们打狗娘养的日本人去。"

忻口会战正式交火是十月份，但还在九月份就开始了。九月初，五二九旅向太原开拔的前一天，陆琳就把自己收拾停当了。她剪了个男发，两边剃得光溜溜的，顶上留着块黑发，完全像个男孩子。谢乃常非常吃惊，"你怎么变成男娃了？"陆琳娇气道："我可不想天天守着空房烧香，我跟你一起去打日本人。"他说："打日本人是男人的事，你进来搅和什么？"陆琳昂起一张靓丽的脸，"我要和你在一起。"他生气道："我是去打日本人，带着个女人，许旅长会把我一枪崩了。"陆琳进入内室，把高中汉去团部领来的一身小号军服穿上，又戴上军帽，再走到他面前时，他也一时没看出她是女人，那身军装把她妖娆的身姿淡化了。"我现在是你的兵，"这个杭州女人一脸烂漫，"古时候有花木兰代父从军，成了千古绝唱呢。"

高中汉拿把汉阳造步枪走来，"嫂子，枪来了。"陆琳让高中汉教她打枪，高中汉就示范给陆琳看。谢乃常知道她性格刚烈，除非把她锁在家里，否则，他没法甩脱这个女人。晚上，她把衣服脱光，裸着身体在他面前一走过来一晃过去。她还是那么美，乳房挺挺的、腰身细细的，身材还是十分姣好、柔媚。他把她抱到怀里，"你太任性了。"她说："长官，我现在是你的士兵，你可不能淫逸士兵啊。"他笑，觉得她说话的形态更迷人了。

第二天一早，谢乃常团长骑上马，带着陆琳和高副官，率领二团一千多官兵奔赴河北。那时抗日战争已全面爆发，日军正准备进攻石家庄，五二九旅奉命守龙泉关，与少部分日军有过遭遇战，但日军的重点不是拿下龙泉关，打了九仗，日军被五二九旅的官兵阻挡在龙泉关前。陆琳也投入战斗，她比一些男兵还沉着，好像有花木兰的灵魂附体。她趴在阵地上，瞄准日本兵射击，打一枪又不慌不忙地拉开枪栓，将子弹压进弹仓，又趴在壕沟上射击冲来的日本兵，从她的枪口里射出的一颗子弹，把一个冲上来的日本兵打得身体朝后一仰，横着滚下了坡地。高中汉表扬道："嫂子，你厉害呀。"她兴奋了，"原来这就是打仗。"

五二九旅接到命令，紧急驰援忻口，许权中下令全旅官兵日夜兼程，赶到忻口，许权中说："本旅长接到命令，五二九旅接受郝梦龄军长指挥。"郝梦龄是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下辖的第九军军长，他看见许权中率官兵赶到，马上道："日军已攻占南怀化，你们去把南怀化夺回来。快去。"许旅长汇集了下两个团长的意见，说："大家分头准备。"快接近南怀化阵地

时，谢乃常让官兵一律勾着腰，走路别弄出声响。他走在队伍中间，高中汉和陆琳走在他一旁，都勾着腰。官兵们摸到南怀化高地前时，日军突然发现中国军队来袭，忙用机枪扫射，一连串的火舌吐向二团官兵，当时就倒下了前面的一批官兵。谢乃常叫道：“卧倒，射击。”但日军的火力太强大，官兵们无法再朝前移动。谢乃常爬到阵地前，让一连的几个士兵解下手榴弹，他拿了几颗手榴弹，拔掉引信，扔了出去，只听见几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日军的机枪哑了。二团的官兵全拔出手榴弹，朝着日军狂扔，手榴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二团的官兵在手榴弹的爆炸声中一步步逼近日军，南怀化阵地被二团官兵夺下了。

天亮后，日军展开反攻。二团官兵从没经历过这么残酷的战斗，以往，一仗打下了就可以休息。这会儿一些官兵在飞机、大炮的轰炸下，手脚分崩离析，一时慌乱不堪。南怀化阵地早已在多次攻防中炸没了，此刻飞机、大炮对着二团官兵狂轰滥炸，士兵们不知往哪里躲。日军冲来了，谢乃常组织力量阻击，看见着一身军装的陆琳趴在地上，瞄准日本兵开枪，心头不由得快慰，说：“你是好样的！”日军被他们打退。但紧接着，日军的飞机又飞来，冲他们扫射，子弹打得阵地上溅起一串串血肉和泥土。有的官兵，于绝望中把刚阵亡的尸体抱在身上，让尸体挡从飞机上射下来的机枪子弹。谢乃常觉得不撤出阵地，都会被日军炸死或当靶子击毙，忙让高中汉去向许旅长请求撤退。许旅长说：“绝不能撤离阵地。”

阵地已经炸毁，没什么掩体，让官兵都守着阵地只会付出更多伤亡。谢乃常下令官兵撤下，隐蔽，他和陆琳、高中汉藏在高处，观察着日军的动静。不久，日军朝他们冲锋，他忙让高中汉叫士兵们上来。他趴在机枪前，对着冲来的日军扫射，陆琳替他整理机枪子弹带，以免射击中卡壳。日军被他的机枪压在阵地前，都举枪朝他射击。他抱着机枪一滚，又在另一处架好机枪，继续扫射日军。一个日军从侧面摸上来，举着枪朝他射击，陆琳举手一枪，砰，日本兵歪倒在陆琳身前，睁着眼睛，吓得她一叫。谢乃常端起机枪，一连串的子弹射向冲上来的日本兵。陆琳在战壕里哆嗦着，那个被她一枪打中的日本兵还没死，睁着眼睛爬到她面前，抱着她的一条腿，吓得她拚命踹那日本兵。谢乃常给了抱着陆琳一条腿不放的满身是血的日本兵脑袋一枪，边对陆琳说：“你真勇敢。”

特务二团伤亡惨重，谢乃常心里充满仇恨与悲伤。许旅长匆匆赶来，命令他集合队伍，反攻日军。谢乃常对官兵们说：“弟兄们，日本人想把我们杀光，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要为牺牲的弟兄报仇，你们有勇气没有？”官兵们齐声吼道：“有！”半夜里，五二九旅和兄弟部队一起，对日军发起反攻。谢乃常率八百名勇士朝前冲，一边朝日军阵地扔手榴弹，日军的机枪被中国军人扔下的手榴弹炸哑了，中国军人迅速冲上去，短兵相接的肉搏战便残酷地展开了。谢乃常一枪击毙一个日本兵，捡起一支三八大

械，就朝着冲来的另一日本兵捅去。他身高力大，反应敏捷地左右开弓，犹如战神。高中汉紧跟着他，一手持驳壳枪，一手操一把日军军官的东洋刀，近距离的他就用刀砍，远距离的就开枪射击。二团的官兵见他们的长官作战如此神勇，也不要命地跟日军拚杀，失去的阵地又夺了回来。

次日便是新一轮的阵地坚守战，日军又是飞机投弹，又是炮轰，谢乃常让官兵们全部后退，等日军进攻时，再冲上来。日军很恼怒，久攻不下，开始投毒气弹，企图毒死他们。五二九旅的官兵个个把脸埋到土里，避免呼吸让人流泪和打喷嚏的毒气，因为有士兵闻了那些毒气，立即就泪流不止，看不清东西，在阵地上大叫："我的眼睛，我的眼睛看不见了。"他命令士兵："别慌乱，弟兄们。"等毒气一散，他们又重新投入战斗，与日本人硬拚，硬是打退了猖狂的日本兵。他们足足坚守了三天。五二九旅两个团近四千官兵，打到后来只剩下不到九百人，四分之三的弟兄阵亡了。

大家忙着掩埋尸体，将战死的和被炸弹炸得支离破碎的尸体，抬进坑里，庄严地放下。谢乃常的警卫排，加排长三十七名前宪兵，只剩了七人，排长负了伤，垂着脑袋，一脸悲伤。他在排长的肩膀上捏了下，示意他坚强些，排长觑着刚刚垒起的坟堆，悲痛地说："团长，他们都战死了。"说毕，排长哇的一声哭了。他狠着脸色道："别哭，等打败日本兵，本团长陪你哭一天。"排长埋着头呜呜呜呜，"我难过啊，多好的一个个弟兄，就这样一个个战死了。""所以更不能哭，要忍住眼泪为他们报仇！"谢乃常说。

许权中旅长来了，疲惫着脸色却强打起精神说："弟兄们，死不可怕，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死前都给我多杀几个日本人！"许权中旅长把九百人编成两个营，他指挥一个营，谢乃常指挥一个营，继续与日军拚杀。过了两天，日军突破娘子关防线，直逼太原，战区副总司令卫立煌长官忙下令全线撤退，退守太原。

忻口会战，中国投入二十八万军队，八路军也参与了会战，平型关战役就是林彪打的。中国军队伤亡十万，日军伤亡两万。谢乃常所在的五二九旅，只剩了五百人，其他三千多官兵全战死了。他的警卫排三十六个士兵加排长全牺牲了，排长是最后一个死的，死前眼泪汪汪，一颗子弹击破了排长的喉管，把排长的哭声打没了。他把排长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合上，对陆琳说："这是打的什么仗啊？让一个个弟兄们送死！"十一月份，五二九旅退到吴城镇，激战了两个多月，中国军队付出惨痛代价的忻口会战就这样结束了。

许权中要把五二九旅的残部带回陕西休整，谢乃常却不想跟着走，说："我不愿意打这种盲目执行长官命令，而付出巨大代价的仗！我的一个营长、三个副营长、四个连长、六个副连长，还有我的警卫排长都先后

战死了。”他说这话时，脑海里满是这些前不久还活在他身边、对他笑和与他讨论战争的官兵，心里很痛，“他们是多好的青年啊，”他望着天空说，“可是却一个个战死了。”他用力抹下脸，仿佛要把满脸的悲伤和愤怒揩掉似的。许权中旅长等他把话说完，说：“谢团长，我已向上级报功，你的名字排在第一个。”他忧伤地答道：“我只是干了份内的事，牺牲的弟兄才是最勇敢的，为了不亡国，他们把命都丢了。”

许旅长将一口烟吐到寒冷的空中，“谢团长，我们一起去延安？”谢乃常知道许权中是共产党，延安那时是共产党新开辟的苏区。“我很不放心我的家人，淞沪会战打得不可开交，南京成了日军的焦点，我夫人和女儿、儿子都在南京，我要去南京把他们接回湖南。”许旅长沉吟了下，“谢团长，我希望你还能回五二九旅。”谢乃常答：“等我把妻儿送回湖南，再来找你。”许权中握着他的手，“我等你回来。”“好。”谢乃常说。他回到陆琳身边，用很爱的目光看着她，“这么多弟兄战死了，我们还活着，现在我们去南京。”

第三卷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的上午九点钟，丰园里七号的门外有人叫“贺兴有挂号”，贺兴一早出门了。贺百丁那两天有些热感冒，就在家，听见邮递员叫了三声“贺兴有挂号”，应了声，拉开门，一个邮递员站在门口，邮递员递给他的是一份中南林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贺百丁一看挂号信的名字，就高兴地为儿子代签名。“今天是八月十三日。”他自语，忽然想起远去的“八·一三”淞沪会战，那是腥风血雨的一九三七年，是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大开杀戒的一年，距今已有整整二十四年。何小玉进来，他说：“贺兴考取中南林学院了。”

何小玉拿起录取通知书，“家里总算出了个大学生，”她望着丈夫，“贺强考取了长郡中学，那是所好中学。”中午，贺强回家，贺百丁把录取通知书给贺强看，“你哥考取大学了。”贺强看眼录取通知书，不屑道：“中南林学院，又不是什么好大学。”他听儿子这么说，心中暗喜，却瞪眼儿子，“吹什么牛皮？你能考取中南林学院就不错了。”贺强十五岁，身高一米七，一张脸略有些瘦，但目光炯炯有神，“我要考就考清华大学。”吃中饭时，一辆单车推进院子，是贺兴。母亲欣喜地告诉儿子：“贺兴，中南林学院来了录取通知书。”贺兴抬起他那张英俊的脸，问：“通知书呢？”何小玉把通知书递给他。贺兴饭也不吃了，转身就飞了出去，比一只燕子飞得还快。何小玉对丈夫、张副官和贺强说：“我们吃饭。”

傍晚，贺兴回家，吃了三大碗饭。贺百丁看着贺兴，贺兴的一张脸显得傲气和冷漠，这让他隐隐有些焦虑，他说：“贺兴，考上大学了，你面对的是另一些人，不能像在家里这么放肆。”贺兴答：“知道。”贺百丁想贺家的希望只能放在两个儿子身上了。他坐到藤椅上，点上烟，看着何小玉，说：“只要贺兴和贺强争气，那我们就活得有希望。”何小玉自信道：“我的儿子我知道，他们聪明、能吃苦，一定会有好前程。”他午睡醒来，望眼窗外，想百石好久没来了。他出门，缓步向百石家走去。他恨妻子把他兄弟推进了火坑，为这事，他不知与何小玉吵过多少次。贺百石与陈东山在家里下棋，这是暑假，侄女贺娣带着弟弟在门外玩。贺娣叫道：“伯伯。”贺彰也叫了声“伯伯”。百石见哥哥来了，起身为哥哥倒杯凉茶，陈东山看见他，“贺常委，一看见你就想打扑克。”贺百丁说：“好啊，把谢大哥叫来。”百石便对门外的女儿说：“娣儿，去叫谢伯伯。”贺娣跑去叫谢伯伯，又跑回来说：“谢伯伯不在家。”

贺百丁把目光放到侄女脸上，侄女正端起杯子喝茶，一张姣好的脸红艳艳的，“百石，好生培养娣娣，这姑娘一脸聪明相。贺兴考取中南林学院

了。”百石笑道：“好事啊，哥。”贺百丁望一眼陈东山和贺百石，说：“我们国民党的子女，只能靠自己努力。我们帮不上忙了。”贺百丁在弟弟家坐了很久，回家已是傍晚，贺强和几个男孩子去湘江里游泳回来，打着赤膊，身上皮肤都晒黑了。他说：“贺强，不要老想着玩。”贺强说：“游泳是锻炼身体。”他觉得儿子说得对，就拿起报纸看，搜索着报纸上的政治风向，没感觉有什么新东西。他放下报纸，天热，他搬把椅子到院子里。张副官拿了两把扇子走来，递一把给他，他感觉张副官是最忠于他的，说：“张副官，我们聊聊。”张副官就遵命地在一张矮凳上坐下。他也不知道要聊什么，说：“我们这辈子该画句号了。”张副官笑，“长官，您还没有呢。”他笑，朗声说：“你一九三五年来到我身边时是十八岁吧？一晃几十年，好快呵。”张副官咧咧嘴，“是快。”贺百丁拿扇子摇了下，把吹到他身上的热风赶开，“人过了五十就老了。”张副官答：“是的。”贺百丁说：“你啊，几十年就这几个字：‘是的’、‘遵命’……”何小玉走拢来道：“他敢多说话？当年你是师长、军长，凶起来，鸡都会飞到屋顶上躲你呢！”

过了几天，谢乃常来了。贺百丁知道谢乃常的长子去年饿死在郴州了，谢乃常一下子老了十岁似的。今天来，他胡子也没刮，就有短短的白胡子插在他下巴上。贺百丁已从陈东山的嘴里得知，一个姓杨的女人的老公闹到参事室来了，说谢乃常是老流氓，勾奸他老婆，要求参事室的干部把谢乃常扭送到派出所去。张主任不知如何处理这事，一、谢乃常是上面定的“爱国人士”，在“西安事变”时保护过中共地下党；二、通奸虽不道德，但在中国的法律上不算流氓犯罪。所以这事就搁在参事室的桌上，听之任之。在贺百丁看来，谢乃常儿子的死和那个男人跑到参事室来闹，两事并发，把谢大哥打倒了，就关心道：“大哥，没事吧？”谢乃常说：“前段时间，我开了张证明，去了趟郴州。我原配在老家替我背着大地主的黑锅，我得给她摘下大地主的帽子。”

张副官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剪了个平头，走进来时见谢乃常在，叫了声“谢大哥”。在谢乃常眼里，张副官还是老样子：结实、沉稳，一张黑黑的方脸，脸上爬着些刚毅的皱纹。“老三，你有个忠义的部下。”他说，想起自己当年的好几个副官，如今都不知生死去向，就惆怅。吃饭时，贺兴一身汗淋淋地回家了，附近有所学校，他常去那所学校打篮球，人晒得黑黑的。贺兴脱下背心，洗了手、脸，坐到椅子上，头上、身上仍冒着热气，就感觉他的体内有炉火。谢乃常说：“我是贺兴这个年龄的时候，正在北伐途中。”贺兴说：“谢伯伯，我爸说您是黄埔四期里第一个当团长的。”谢乃常回忆说：“谢伯伯当团长时，你爸还是胡宗南手下的一个副营长，后来你爸当了兵团副司令，谢伯伯还只是个师长。”一桌人就笑，谢乃常望着贺兴和贺强，“本来谢伯伯是可以往上爬的，但谢伯伯浪费了机会。”贺兴笑，谢乃常痛悔道：“当年在西安，现在的省政协副主席谢华，把我带到周恩来的住处，周恩来要我去延安，我居然拒绝了。”他联想到

自己的大儿子，继续道："要是我去了延安，一九五五年授衔时，我们黄埔四期的林彪授了元帅，我至少也是个上将，我儿子谢国民就不至于饿死在郴县。人的一生，机会错过了就没了。唉——"他长叹一声，起身说："我走了。"

贺百丁回到房间里，看着窗外深蓝的天空，何小玉问："看什么啊？"他答："看历史。"何小玉走近，看到的只是黑夜。他说："我们进黄埔军校时，一个个多年轻啊。"何小玉答："那时候你们都觉得未来的中国是你们的。"他说："校长不及毛主席。毛主席比校长会识人。林彪是黄埔四期的，聂荣臻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如果林彪在国军里，蒋介石肯定是让聂荣臻当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再会打仗也只能是副师长，就像胡琏——胡琏是我们四期的，比黄维会打仗，可校长却任命黄维为第十二兵团司令，让胡琏任副司令，因为黄维是黄埔一期毕业。若是毛主席，就不会这样考虑，毛主席独具慧眼，比蒋介石善用人。"何小玉说："你还琢磨这些事干吗？""我是突然想起。"他答。

有天傍晚，贺兴带回来一个脸色白皙、漂亮的姑娘，"爸、妈，她叫王美诗，"贺兴对父母说，"湖南医学院的大学生。"贺百丁看着这个漂亮姑娘，说："小王你坐。"何小玉也打量着王美诗，王美诗被她看得脸都红了，红得像只苹果。何小玉喜欢地点下头，问她："你父母是干什么工作？"王美诗说："我爸十多年前走了，我妈是厂医务室的医生。"贺兴说："王美诗，在我家吃饭吧？"王美诗却站起身要走，"我不在你家吃饭，我妈不准我在别人家吃饭。"何小玉听王美诗这么说，觉得她真是单纯透了，"你是第一次来我家，到了吃饭的时间，当然要吃了饭再走啊。"吃过饭，贺兴送王美诗走，再回来时已是十点钟了。"这个小王单纯得像个八岁的小姑娘，是不是太单纯了？"何小玉问。贺兴答："我就喜欢她这种单纯。"

过了一个星期，长沙的天气转暖了，一脱下棉袄，贺百丁感觉身上的负担轻多了。一个星期天，他起床，吃过早餐，向谢乃常家来了，"大哥，打牌？"谢乃常瞟眼他，"有人就打。"谢文清叫了声"贺叔叔"，边拎起热水瓶给自己倒水喝，一双黑亮亮的眼眸望着父亲和贺叔叔。贺百丁问："文清，歌舞团好不好玩？"谢文清进了歌舞团，歌舞团负责招生的老师在抓舞蹈苗子一事上十分用心，邀谢文清的老师一起来做谢乃常的工作。谢乃常听他说他女儿的条件十分好，身高、体形、长相、韧带等等在同龄人中最为出色，也就同意了。谢文清回答："天天要练功。"贺百丁爽朗地说："那好啊，把舞跳好了，将来好为国家做贡献。"贺百丁自己也觉得这话说得没边，好像在阿谀奉承谁一样。他暗暗为自己悲哀，自从一九五七年"反右"后，他整个人变了，过去那个说话很硬的贺副司令消失了，换来的是一个见人就说好话的贺常委，这证明说好话已成了自己的一种常态。谢乃常拿烟递给贺百丁抽，自己也点上一支，看眼门外，刘于一拄着拐

仗，瘸着一条腿来访。

隔壁的王一庄见贺百丁和刘于一来了，忙过来凑热闹，三个黄埔四期的便陪着这个黄埔一期的前某兵团司令打扑克，边相互调侃。“你们一期的没狠，杜聿明、宋希濂、郑洞国都是蒋介石的爱将，一个林彪就把你们都收拾干净了。那时候你们一期的还经常欺负我们，把自己当大哥，压着我们。”贺百丁说。王一庄看眼贺百丁，“你们四期除了林彪，还有谁？”“多着呢，张灵甫、胡琏……”王一庄也不客气道：“张灵甫不怎么样啊，被共军打死在孟良崮，胡琏腿快，跑了，要不然，也完蛋了。”贺百丁说：“一期的废物更多，校长给胡宗南二十多万军队，令他打延安，结果呢？一败涂地。”谢乃常说：“别说这些，要就打牌，要就各自回家。”刘于一说：“打牌、打牌，今天就是来打牌的。”

贺兴在中南林学院学园林艺术，就要画画设计，他并不喜欢画画，从小见到的是背着枪面色庄重的军人，现在要他静下来，一个人面对一张白纸画草图，设计这设计那，他觉得很没意思，加上他天天想着王美诗，画画就只是应付，有时候他会把手枕到脑后，想他这辈子到底该干什么？结果是一派茫然。因为事情往往还只想到一半，思想就会滑落到王美诗身上。他基本上不关心功课。他每天必去图书馆，并不是去查阅资料，而是去图书馆借阅普希金、拜伦、莱蒙托夫和雪莱的诗集。他喜欢那些长字句爱情诗，捧着诗集反复阅读，觉得好的就摘录下来，用到自己写给王美诗的书信里去。他之所以练毛笔字，也是想把字写得更漂亮。他乐此不疲，觉得这世上，最好的事，莫过于把情书寄给自己深深爱恋的姑娘。

其实，不写信也是可以的，虽然中南林学院在株洲市郊，但离长沙并不远，星期天，他总是要回家的，见面自然有的是时间。但王美诗的母亲是个古板的女人，女儿二十多岁了，她仍不许女儿与贺兴单独相处，一到星期六，只要是贺兴来了，她必在家，并且，不许王美诗与贺兴单独去看电影。贺兴没见过这样的母亲，但王美诗告诉他，“你别怪我妈，我妈说她是为我们好。”贺兴说：“你妈想独占你。”王美诗说：“不是，我妈就我一个女儿，你这样说我妈，我要生气了。”贺兴一看见王母，心里就荒凉，表情就拘束，甚至想用什么办法把王美诗从她母亲身边掳走。但尽管如此，星期天，他还是无比喜悦地骑着单车直奔王美诗家，一脸好脾气的模样。刘医生对他很客气，她是个话不多、爱干净、敏感，警惕性和责任心都极强的女人。她每个星期天都率领女儿打扫卫生，母女俩一人头上戴顶白帽子，以免灰尘落到头发上。他也积极参加她们的家庭劳动，拿着抹布抹门。王美诗说：“门我刚抹过。”他问：“窗呢？”王美诗说：“窗也抹了。”但对于浑身是劲、又极想表现自己的贺兴来说，不抹窗户他就没事干。他脱下鞋子，站到桌上抹窗玻璃。阳光很好，他说：“今天太阳真好。”干了一气家务，他感觉有些热，就脱下罩衣，穿着衬衣，站到凳子

上抹柜子顶。到吃中饭的时间，刘医生炒了几个菜，留满头是汗的贺兴吃饭。

吃过午饭，贺兴和王美诗走出来晒太阳，两人散步散到花坛前，在水泥花坛上坐下。阳光下，王美诗的脸显得很纯洁，像喜马拉雅山上的雪，干净得没一点杂色。贺兴觉得今天真好，王母格外开恩，竟同意两人不出厂区地散散步。他从裤袋里掏出口琴，吹《星星索》给王美诗听。王美诗听得入了迷，“贺兴，这是首什么歌？”他答：“印度尼西亚民歌。”他唱给她听：“呜喂／风儿呀吹动我的船帆／姑娘呀我要和你见面／向你诉说我的思念……”她不等他唱完便红着脸蛋赞美说：“我觉得我们这代人，要把自己奉献给国家建设才更有价值。”尽管满心欢喜的贺兴此刻是找她抒情，并不希望听她说这种话，但他没敢泼她的冷水，她太纯洁了，她是她母亲从飞机上抢下来的天使，她这样说就一定是这样想。他跟着她的思想跑道：“你说得对。大学毕业后，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王美诗不但是一汪清水，还是个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姑娘，她憧憬着未来说：“我们活着，就要把自己投到建设社会主义的火炉里去燃烧自己。”

未来像彩旗一样在他们面前招展，让他和她都想伸手去抓。贺兴伸手一抓，“美诗，”他生平第一次把她的姓省略，只叫她的名，快乐道，“我好像抓住未来了，我想我们的未来一定会很幸福。”王美诗用一双清澈的眼睛望着他。贺兴真想把她抱到怀里，但一想这会吓着她，就用百倍的毅力克制了。“美诗，我们要干出成绩来再结婚。”“不准骗人。”她说，望着他。他觉得她的眼睛太美了，是他见到的最美丽的眼睛，说：“不骗人。”

那天晚上，贺兴很久没入睡，被自己对未来的想象弄得既激动又心烦意乱。寝室里，都是同学们的鼾声，他爬起床，走出寝室，看着四月的夜空，有昆虫的叫声充斥在宁谧的夜色中。他坐在夜空下轻轻吹着《星星索》，边想这世界因有王美诗而充满欢乐。早晨起床，他拿了碗筷去食堂匆匆打了稀饭和馒头，还未走回寝室他就把馒头和稀饭消灭干净了。到了晚上，他坐在桌前，谁也不理地给王美诗写信，在信里谈理想，谈未来。翌日，他把信掷进邮筒，好让信赶上上午九点钟的那趟邮车。他知道，王美诗要星期三才能收到信，因为信到长沙总邮局还要分信，到达医学院，是第二天。到了星期五，他就没心思上课了，一颗心完全回了长沙，飞到了王美诗身上。下午打篮球，他是系里的主力，身高一米七七还是其次，主要是他弹跳力好，而且打球时有股敢拚敢抢的猛劲。一场球下来，他投进了二十三分，抢了十五个篮板，成了球场上的英雄。吃饭时，大家都围着他，还有女同学也挤进来，对他笑。

早晨的阳光把谢乃常吵醒了，吵醒他的其实不是阳光，是儿子和老婆的说话声。他吃了两个馒头，看着窗外的白果树。他不想去参事室。杨凤月的丈夫跑到参事室闹，让他觉得没面子。杨凤月是自己把她和他的事兜出来

的。丈夫欺负她、打她，她要跟丈夫离婚，丈夫不肯离，她就告诉丈夫，她早就给他戴绿帽子了，还在她与他结婚前，她就是谢乃常的女人，她与他结婚后，她仍是谢乃常的女人。丈夫还有不愤怒的？把她打得遍体鳞伤，以前还只是打别人看不见的地方，那天他气疯了，把别人能看见的地方也打烂了。两个星期后，当他看见她时，她脸上、脖子上还有瘀血，还是红的青的。她把经过告诉了他，她昂起半边青紫色的脸说："我就是要给他戴绿帽子，我还要给他戴，直戴到我死的那天。"她说得很坚决，脸上的表情不再是温柔，而是偏激。他抚摸着她脸上的伤，说："你这样做，只会遭到他更多的暴力。"她说："他打死我，我也不在乎。"

那天她不肯回家，五点多钟了，他说："你还不走？"她昂起脸问他："你赶我走吗？""我是怕他又打你。"他担心她道。她愤恨地说："我今天不走，我给你煮面吃。"他不再催她走。第二天，杨凤月的丈夫跑到参事室来了，满眼凶光，攥着拳头吼道："我要杀死他。"参事室的这些将军们，什么人没见过？谁没亲手杀过人？陈东山绷着脸说："你杀得了他吗？"陈东山回来告诉他："有个疯子跑到参事室，扬言要杀死你，说你把他老婆藏起来了。"晚上，杨凤月的丈夫带着两个男人到了谢家——也不知是谁透露给那变态男人谢家住址的，那男人要进谢家找杨凤月。谢乃常有一支狙击步枪（第二次长沙会战时，张灵甫赠给他的），德国货，因怕生锈，一直用黑绒布裹着，搁在大柜上。他取下狙击步枪，往门口一站，枪口指着对方，"你敢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打死你。"那男人脸都白了，他带来的两个男人见状，也傻了，忙拖着那男人走了。

过了两天，公安局的人来了，一个年龄大一点，一个年轻点，都穿着警服，年龄大点的老公安绷着脸说："有人反映，你有一把步枪？"谢乃常想肯定是杨凤月的丈夫所为，"我是有一把狙击步枪，是当年军政府特批我收藏的。"年轻点的公安轻慢地说："麻烦你把枪交给我们保管。""我有持枪证，"他说。老公安阴着脸问他："你要枪干什么？准备用它打谁？"他知道自己没理由拒绝交枪，走进卧室，从大柜顶上取下他珍爱的德国造狙击步枪，交给老公安。老公安严肃着脸摘下黑绒布枪套看枪，边问："你拿它打过共产党吗？"谢乃常瞟眼问他话的老公安，"我只用它打过日本人。"

这天上午，他去理发，听边上的人对理发师说，烈士公园的菊展很漂亮。理完发，他便去烈士公园看菊展。公园里摆满菊花，阳光真好，各种菊花于阳光下争妍斗艳，使他倍感惊艳。次日，他拿了相机，买了卷胶卷，走进北正街的小院子。杨凤月正坐在桌前梳头发，"菊花很漂亮，"他对她说，"我要给你多拍几张相，趁你还年轻。"杨凤月忙往自己脸上打胭脂，还用黑炭笔画眉毛。他拉着她向公园而去。两人步入公园，他举着相机对杨凤月说："别动。"咔嚓一声，他按下了快门。她问："照了？"他笑，又让她站到一大盆黄菊花前，咔嚓一声，又照了张，"阳光照在你脸上，感

觉你的肤色真好。”

公园里，阳光和煦得一塌糊涂。两人边说话边向前走去，走到树林旁时，他又端起相机给她拍照，说：“别动，脸稍稍昂起点，看着前方。”他又让她攀着树枝，回头，她做了个演员亮相的动作。他把她的这个表情摄在相机里了。两人走到人工湖边，他再次给她拍照。她说：“我给你照吧。”他说：“我不上相，你年轻、漂亮，拍出来好看。”她脸色绯红，红得如朝阳。他说：“明天我就去洗。”两人走出公园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便走进锅饺店吃锅饺，她说：“相片洗出来了都要给我。”他答：“好。”

第二天，他把胶卷拿去冲洗。过了两天，他去照相馆取照片，厚厚的一叠，全是杨凤月靓丽的倩影。他到了小院子，还带来一份锅饺当午餐。他把照片一张张摆在桌上，与杨凤月一并站在桌前欣赏。她粲然一笑，一边吃锅饺，一边看着一张张相片。他指着他挑出来的她低头看菊花和眺望远方的相片，“你不觉得自己很美吗？”她温柔地说：“是你会照相。”“是你人美，人不美，再好的摄影师也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他说。她把相片一张张叠好，收到抽屉里，说：“我这辈子照的相，还没这一次照得多。”她的眼眸很黑，很亮。

那段时间，因杨凤月住在小院里，他就来得多，隔一两天来一次。杨凤月更是热情，为了让自己更精神、漂亮，头发剪短了，穿着他从没见她穿过的一件粉红色长袖衣和一条枣色裙，长长的裙子直垂到她穿的皮鞋上。他说：“你什么时候买了这身衣服？”她抿着嘴唇问他：“今天在中山路百货大楼买的，好看吗？”他觉得她不但年轻，还很水灵，“到底当过演员，你穿什么衣服都好看。”他们步入舞厅，这天跳舞的人很多，把舞厅的椅子坐满了。她说：“舞厅里人太多了。”

他也不想跳，两人走出舞厅，沿着中山路走着，边说话。她像个小姑娘，一会说她小时候在戏班子里的事，一会说她看的电影，一会说那个抛弃她的将军前夫其实对她很好。一会说她的师姐，说她进戏班时，师姐很照顾她。她思想很活跃，东一句西一句，这是兴奋所致。他时不时答一句，时间还早，两人顺着中山路走到头，来到湘江边上。那时的湘江两岸，有着许多破草棚，是一些放木排或竹排的外乡人搭的，空空落落，既没门，也没窗，只是为了避风雨时使用。夜晚的江边上十分清冷，除了一颗椭圆、粉红、柔媚的月亮悬在上空，就是他和她及婆娑的柳树和脚下流淌的湘江。她那颗温柔和有所向往的心被眼前的月夜激发了，回忆说：“我小时候有天唱戏没唱好，师傅罚我，我跑了出来，就是躲在这样的草棚里，一个人，好害怕，缩在一隅坐了整整一夜。”“后来呢？”他关心地问。她说：“后来师姐找到我，把我带回戏班，师傅拿棍子打我，师姐用身体护着，替我挨师傅的棍子。”“你师姐对你不错啊。”他说。她回答：“我师姐姓肖，是我学唱戏时对我最关照的人。她和我一样惨，肖师姐先后嫁给两

个军人，都在抗战中战死了。我后来嫁给军长时，她嫁给了我们师兄，师兄是我们戏班里唱三花脸的。”

他听她说，她说：“我以前感觉很凄凉，现在有你在身边，我感觉很幸福。”他脑海里呈现了她那个法西斯丈夫。她又说：“我喜欢你给我照的相，照得都很漂亮。”他说：“主要是你人漂亮。”她睨他一眼，说：“真浪漫，太刺激了，我好快乐的。”他说：“你是个很温柔很美丽的女人。你其实是个很懂生活的女人，可惜你丈夫不懂你。”她说：“别提他好吗？他要是有你一半好，我也不会出轨。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再见他了。”

星期四，他到了北正街的家，杨凤月不在，院子里，几只麻雀在葡萄棚上吵架，叽叽喳喳的。他等着她，等到下午六点，杨凤月也没回来。八点钟，他听见钥匙的响动，接着，杨凤月走进了他的视线。她一看见他就跑上来，捧起他的脸，一个吻堵在他嘴上。他兴奋了，把她放到床上，她搂着他的脖子，狠狠地亲他，说：“我以为你今天不来呢。”他问：“你去哪里了？”她目光朦胧地一笑，“去了小吴家。她留我吃晚饭，我们说了很多话。”他问：“小吴是什么人？”“一个寡妇，就住在前面。”“你没把我们的事告诉她吧？”他问。她兴奋地说：“我只说你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男人。”

就是那几天，派出所的民警找上门来了，杨凤月是个无法守住秘密的女人，她一高兴就对小吴说了他俩的事。小吴出于道德观念，还可能是出于嫉妒，报告了派出所。派出所的民警可不允许人通奸，便暗中注视着这栋房子的动静，在谢乃常来的这天下午，敲开了门，绷着脸，让两人去派出所说清楚。杨凤月很害怕，颤抖着身体，提不动脚步。谢乃常大风大浪见得多了，不觉得有什么可怕，“别怕，不会有事。”民警听他这么说，冷笑。他不理民警，倒杯水给她喝，她仍紧张得直哆嗦。民警说：“走吧。”他拉了把僵在桌边的她，她身体一软，倒在他身上。他对两个民警说：“你们也看见了，与她无关，我跟你们走。”年轻民警见杨凤月虚弱不堪的样子，一时很为难，但声音却强硬，“不行，一起去——你们。”他想到了谢华，灵机一动，说：“我出门打个电话，让医生把担架送来，抬她去。”

他大步向公用电话亭迈去，年轻民警紧跟在他身后。他拿起话筒，拨通了谢华办公桌上的电话，“谢副主席，我在北正街的公用电话亭前等你，快来救我。”年轻民警听懂了他的话，问：“什么谢副主席？”他说：“省政协副主席谢华。”民警从小吴反映的情况里，只知道他是国民党，见他搬出一个共产党的大官，态度就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弯，“我跟你说，有人反映你们是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谢乃常懒得跟他说话，站在电话亭前等谢华。一辆黑色的伏尔加驶来，谢华下车，对年轻民警说：“谢参事是党外爱国人士，是我们党重点保护的，你们别管他的事。”年轻民警是部队转业的，一看谢华那架式，马上立正道：“是，首长。”

麻烦就这样解决了，但杨凤月也走了。不是被抓走的，而是被民警和街道办事处的女人劝回家了，也不是那天回家的，而是几天后，当她感到自己被众邻居监视和嘲笑时，把衣物捆成一个包，一脸愤恨地走了。桌上有张纸条，是她留下的，写着："我走了，我不该暴露我们的秘密，对不起。即日。凤月。"他长叹一声，颓然地坐在窗前，为她担心。

星期三，吃过早饭，谢乃常缓步来到北正街的家。他有一个半月没来这里了，他掏出钥匙开门、关门，进了屋，房里竟睡着个女人，披头散发的，"你来了？"他说，很惊讶。她不但披头散发，一只眼睛还是肿的，左边脸上还有几枚手指印，淡红色，因而脸上就有一抹凄凉。"他又打你了？"这在他的意料之中，但他还是关心地问。

她没说话，眼睛里有泪水涌出，一颗，又一颗，缓缓滚出，顺着她那伤痕累累的面颊往下掉。"我想死，"她哭着说，"他好坏的，他怕他上班去了，我又跑，把我的双脚锁在锁狗的铁链子里，又把铁链子锁在床架子上。"她说，伸出双脚给他看，她的两只脚脖子上都有铁环勒过的印痕，颜色都紫了，也肿了。他说："他这是把你当畜牲啊。""他上班回来就强奸我，我反抗，他就把我的双手捆在背后。"

她把双手给他看，手腕上确实留有捆绑过的痕迹，"我再不回那个地狱了。我宁可饿死在这间房里。"他说："那你就永远住在这里。"杨凤月又哇的一声哭起来，告诉他，她有三天没吃饭了，喝的是井水。他抚摸着她的肩头，吻着她的泪水，感觉天下再也没有一个女人比她更可怜了。他去饮食店端了碗肉丝面，折回来，看着她吃，恨道："如果那把狙击步枪还在我家，我就要一枪干掉他。"她反对说："不，我不要你为我杀人。"吃过面，她镇静些了。她现在不再像一个健康的女人，更像一个被病魔缠身的女人。她很瘦，脸色苍白，颧骨凸显出来。她在他怀里睡着了。他希望她多睡一会儿。她在吃面时告诉他，这几天，她都处在惊恐中，一只老鼠爬过都能让她惊醒，醒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他感觉她的肩膀在抽动，一颤一颤的。她多可怜呵，他想。他屁股坐酸痛了，但他没动，怕惊醒这个遭到丈夫欺凌、毒打的女人。她睡了一个小时，醒来问："几点了？"他说："三点钟。"

他去买米买菜，菜市场上已没多少新鲜蔬菜了，他买了几根红萝卜、几把小菜，买了辣椒和一块干鱼、几个鸡蛋和一块腊肉，还买了葱、大蒜和姜等佐料，又去粮店买了十斤米。她忙着做菜，做饭时动作敏捷，做出的菜味道很不错。他说，"你其实是个相当能干的女人。"她蓦地哭了，眼泪哗哗流淌，肩膀一耸一耸的，哭得十分伤心。他惊愕道："我说错了？"她摇头，"没有，我是奢望地想，如果我能和你生活在一起，那多好啊。"他知道自己无法给她这些，说："这里不能住了，免得街道上的那些人又把派出所的民警叫来。我去找找房子。"

湘江边上有幢孤零零的红砖黑瓦屋，在一处陡坡上，坡上有几株垂柳。房主姓陈，是个五十多岁的妇人，年轻时干过妓女，后来是一家妓院老鸨，有个女儿是个傻子，二十多岁了，陈妇人把女儿关在家里，不让她出去。陈妇人的丈夫早几年因贪污罪判了死刑，她一个人管着傻女儿。谢乃常找房子找到这里，见这房子处在山坡上，独栋，没杂人，就问陈妇人这里有房子出租没有。陈妇人无正式工作，在街道办事处打零杂，街道办事处发放一点生活费给她。她正为生活发愁，见他来租房，就让他看房子。谢乃常说："你的房子，我一租就是几年，但有一条，不要对别人说我的事，你能做到吗？"陈妇人说："我能。"他租了间窗户朝着湘江的房，买来一张床和一对国漆木沙发，挂了窗帘，换了门锁。一天晚上，他把杨凤月带进了这间房。杨凤月一脸兴奋，说："我喜欢这里。"

他天天都来陪她，每次来这里，他都带菜、带书，不是古典小说便是买几张报纸。杨凤月不出门，见他来了，就静静地盯着他，像一只山猫安静地盯着另一只山猫，到吃饭时，她便去做饭。有天，她偎在他怀里说："你多买几斤黄瓜，我做腌黄瓜给你吃，好脆的。我在戏班子学唱戏时，师母那时候经常带着我们几个女孩子做坛子菜。"他临出门时，她又提醒他："要是碰上好点的青辣椒，多买几斤，我晒点白辣椒，白辣椒炒腊肉，神仙都吃不厌。"他忙了一个上午，才把杨凤月要他买的东西购齐。他拎回家一大篮子加一网袋菜，杨凤月便甩开膀子大干，又是洗黄瓜，又是洗辣椒。他在一边帮忙，杨凤月不要他插手，"你去看书。"他折回房，看着书，竟听见她小声哼着戏曲。

他听她哼唱，想其实她是个热爱音乐和生活的人，她三十六岁……他真不敢想她的未来。中午时，她唱戏给他听，他静静地听着，她忽然说："要是身着戏装，我会唱得更投入。"他出门，去百货商店买来她需要的红绸缎和蓝绸布、绿绸布及白绸缎。她亲手剪裁戏服，一双手很巧地缝着。他惊奇了，"你还会做戏服？"她把刘海拨开，说："戏班里所有的戏服都是自己做。"他很有兴致地看她缝纫，称赞她："你真能干。"她用两天时间就缝制了一套戏服，穿上戏服，人就来了精神，把床铺当戏台，十分投入地唱着湘剧《琵琶记》，高腔，声音十分尖亮，令他惊奇。她唱了一气，说："不行，不行，你下午去买些戏剧化妆品来。不化妆，找不到感觉。"

他去了百货商店，走到化妆品柜前，买了油彩和戏曲化妆品，折回来，已经五点钟。她坐到镜子前，开始往自己的脸上涂脂抹粉，画眉毛、描眼睛、涂口红，接着她穿上戏服，站到床上，开始唱戏。台下就他一个观众，但她唱得很投入，他鼓起了掌，"你今天真美。"杨凤月又唱了一出很传统的《拜月记》，他高兴地听着，她唱得香汗在脸蛋上横流，让她一张脸变花了。她开始卸妆，说："今天我真高兴，仿佛回到了少女时代。"他很欣慰，说："你唱得好，原来湘剧还这么好听。"她说："当年我红时，经

常被有钱有势的人家请去唱堂会。”杨凤月告诉他，前将军就是在她唱堂会时与她邂逅的，前将军的朋友为母亲做寿，前将军去祝贺，一眼就看上了她。他哦了声，她说：“我的师姐、师兄都以为我从此飞黄腾达了，结果……”他说：“都是过去的事，别去想了。”

他回到富雅坪的家已是深夜，高红梅说：“派出所的人来找过你。”他望眼老婆，“找我什么事？”高红梅说：“你自己心里有数。”他盯眼老婆，老婆阴着脸说：“那个姓李的男人告你，说你私藏他老婆。”次日，他起床，派出所的民警又来了，那民警一脸严肃，“老谢，有人告你拐走了他老婆。”谢乃常把门敞开，“你们进来搜吧。”民警没进来，站在门口说：“老谢，麻烦你劝那女人回家，他说你把他老婆藏起来了。”谢乃常道：“他胡说。”

整整一天他都没出门，总感觉有人在暗中监视他，第二天仍没出门，第三天下午他去参事室，在参事室与人下棋，下到天黑，他才出来，边走边留意身后是否有人跟踪。他绕了两个圈，才来到租房。杨凤月看见他，笑了。他坐下，说：“前两天，派出所的民警来我家找我，你丈夫跑到派出所告我，说我把你藏了起来。”杨凤月脸刷地苍白。“你不要怕，”他说，“你只管住在这里，只是，我怕你男人或派出所的民警暗中跟踪，会来得少一点。”她的脸色还是在惊愕中，他把口袋里的现金掏出来，放到桌上，“为了你能摆脱那个恶魔丈夫，我会小心的。”

那天晚上，他要走，她害怕，希望他留下来陪她。他留下了。她钻进被子，深情地看着他，说：“我听别人说，只要夫妻一年不同床，就属自动离婚，法院里可以判的，是吗？”他说：“我不太清楚。”他觉得她这一生很可怜，“你啊，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我同情的女人。”她眼泪淌出来了，他摸着她湿淋淋的尖脸，“别哭，你还不是这个世界上最悲惨的，还有比你更惨的。”她爬到他身上，狂吻着他，“我要你。”

学校放假，贺强拿着成绩单回家了。贺百丁接过成绩单看，见儿子的数学成绩打了九十九、物理一百分、化学一百分、语文成绩八十五，而历史只有六十三分时，他皱了下眉头，“贺强，你的历史成绩太差了。”贺强一米七三，也跟他哥样爱打篮球，贺强说：“爸，我只要学好数理化就行了。”贺百丁越来越喜欢这个儿子了，贺兴个性强，有点叛逆，贺姗姗没再回来，也是个叛逆的姑娘，他希望贺强能成为一名干实事的工程师或科学家，说：“你们这代人是在和平年代长大的，可以坐在教室里读书，爸年轻的时候中国穷、混乱，内战不断，后来日本人侵略中国，爸又拿起枪与日军打了八年……”贺强道：“我们历史老师说，国民党没抗日，蒋介石躲到峨眉山去了。”贺百丁瞪大眼睛，惊讶道：“国民党没抗日？”贺强答：“没抗日。我们老师说，是毛主席领导红军北上抗日，国民党拒不抗日。”

贺百丁愤怒了，“你们的历史课本上没有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徐州会战、中条山会战、豫中会战和长沙四次会战吗？这些仗都是我们国民党打的。”贺强说：“我们的历史课本上，只有林彪打的平型关大捷和地道战、地雷战。我跟我们历史老师说，我爸参加了淞沪会战、兰封会战和武汉大会战。我们历史老师笑了，说‘淞沪会战？日军一到上海，国民党军队就溃不成军，那也叫会战？兰封会战在哪里？中国根本就没一个叫兰封的地方。’历史老师还说：‘武汉根本就没会战，当时国民党军队往四川跑，在武汉遇上日军，放了几枪就跑上峨眉山了。’历史老师说，那些所谓会战都是国民党为表示自己抗了日，杜撰的。”贺百丁脑海里闪现了抗战中一个个弟兄倒下的悲惨场景，心口就扯得痛，他说：“这历史是没什么学的。”

天阴了，打了几个雷，雨就下起来了。贺百丁下午有个会，他打着伞，大步向政协走去。步入政协大院时，他碰见了拄着拐杖瘸着腿走路的刘于一。“刘参谋长。”他叫道。刘于一回答：“贺副司令，一个人哪。”两人走进会议室，很自然地找到后面的椅子坐下，因为前面的椅子都是给领导坐的。一领导先说了当今国际国内形势，另一领导大谈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贺百丁闭着眼睛养神，忽然听见那领导说：“同志们，国民党反动派企图跟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络，叫嚣着反攻大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已做好部署，随时准备给国民党反动派以迎头痛击。”贺百丁听到这话，有些刺耳，就黑着脸。刘于一用胳膊肘捅他一下，“开完会，到谢大哥家打牌去。”

两人去了谢乃常家，把这一天剩余的时候就打发在谢乃常家了。贺百丁回到家已经十一点钟，何小玉问他哪里去了，他说：“在谢大哥家打牌。”他见张副官还没睡，便走进张副官的卧室，张副官见他进来，忙起身。他心里有点难过，“张副官，我这辈子欠你的最多。”张副官慌忙道：“长官，羞煞我也。”贺百丁不是个爱动感情的人，多年里，在腥风血雨的战场上杀了那么多人，把他的心变成石头了，但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有愧，没给张副官谋个好职位，“你跟着我，没过上好日子。”张副官说：“长官，这日子很好了，我知足。”

母亲在乡下去世了，贺百丁和贺百石去奔丧，两兄弟坐在长途客车上，都无语。兄弟俩赶到家里时天都黑了。弟弟妹妹们因为他这个哥哥，曾经在村里很风光，但这些年，也是因他这个哥哥，在家乡就有点抬不起头。母亲的追悼会没来几人，除了亲戚，村里只来了零星几个村民，大队干部一个也没到。“大哥，还不是因为你和百石都是国民党。”为人本分的妹夫说，“如今村里，地主、富农、右派或国民党，都没人理。”

只有一个叫贺老三的人，听说他回来吊孝，骑辆单车从县城赶来见他。贺老三是贺怀国的亲弟弟，曾是他的几名副官之一，负责他家的采买，还照顾过童年时候的贺兴和幼年时的贺强。这是个干事风风火火、热情高涨的

男人，比他那个倒霉蛋哥勇敢，还比他那个倒霉蛋哥健壮。一九四八年底，贺百丁被陈明仁将军取用为新七十一军军长时，他曾让贺老三当警卫营营长，湖南和平起义后，贺营长成了解放军，随整编后的部队一路打到海南岛，立了两次二等功，早几年贺老三以解放军营长的军衔转业回了醴陵。多年来，贺百丁对下属都很严厉，这是他怕自己放松管束，下属会胡作非为。贺副官在他身边多年，他从没握过贺副官的手，这会儿，他握住贺副官的手问：“你还好吧？”贺老三回答：“托您的福，还好。”贺老三没坐多久，他在县里工作，还得赶回县城，贺百丁理解，说：“去吧。”

贺兴的心思完全摆在王美诗身上。他的世界就是王美诗，除了写爱情诗，还是写爱情诗。每天，除了读诗、写诗，在精力没用完时，才拿着篮球到球场上去发泄一番。打完球，淋个冷水浴，又坐到桌前写爱情诗。有天，有个姓张的同学好奇地悄悄站在他背后，见他写的是爱情诗，立马大笑。他不允许别人笑他，给了张同学一拳，那是真打，嘭，一拳把张同学打翻在地。张同学也不是好惹的，爬起身，不客气道：“你还真打啊。”一脚踹在他肚子上，把他踹倒了，也把热水瓶撞倒了，热水瓶是刚从开水房打来的开水，立在桌子上，在他倒地时，胳膊把热水瓶碰倒了，开水流了他一身，烫得他屁股啊、腿啊红肿了大半个月。这事本来过去了，张同学也当着同学的面道了歉，可是有一天，他却借故张同学没经他同意，拿了他的篮球去打，用砖头砸破了张同学的头。那伤不在屁股上，也不在被裤子遮挡的腿上，是看得见的伤，缝了针，包着纱布，就格外凄惨，系主任便在大会上说这是很明显的报复，给了贺兴一个记大过处分。

贺兴不服气，在寝室里又与张同学打了一架。那天中午，他端着一盆饭，走进寝室，张同学站在两张桌子之间，正与两个男同学说笑，他经过时，用肩膀撞了张同学一下，张同学因有系主任撑腰，就反过来推了他肩膀一把。他举起饭盆，照着张同学的脸拍下去，饭菜自然沾了张同学一脸和一身。这一架，他没占便宜，因为那两个与张同学关系好的男同学，在两人打架时用力拉住他，不让他打张，而张却对着他的脸就是几拳，把他的眼睛打肿了，鼻子也打出血了。这事对他刺激很大，群众关系这么糟，他自己都没想到。他搬离了那寝室，从此再不跟那个寝室的同学来往。

贺兴感到自己之所以孤立，一是他的家庭出身——在那个渐渐变得越来越看重出身人情味越来越冷漠的年代，他的出身很让他苦恼，进入大二的第一个学期，他试着写过一份“我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红着脸交给系里管理学生的专干，但没有回音，甚至都没让他参加入党积极分子学习小组。他曾经问一同学：“为什么不让我参加入党学习小组的义务劳动？”那同学说：“你父亲是国民党。”他没再申辩。二是他太帅了，学习成绩虽不拔尖，但篮球打得很好，普通话又说得标准，一张嘴就是普希金、歌德、莱蒙托夫，心里装着那些伟人，自己自然也高大不少，就鹰一样盘

旋在空中，俯视着身边的同学，觉得自己的同学心无大志。这就是他被孤立的真实原因。等他脸上的伤好了些，脸没那么难看后，他才回家。父亲问他："跟谁打架了？"他没敢把真实情况告诉父亲，说："打篮球时摔的。"

吃过午饭，他骑着单车去了王美诗家。刘医生在午睡，王美诗在看一本医学书。她放下书，为他泡茶。室内很温馨，让他觉得这是一个充满了理想和爱的家庭。她见他脸上有些青肿，关心道："你怎么了？"他不愿把与同学打架的事说给她听，觉得她的耳朵不应该被这些话污染，他把对父亲说的话说给她听，她关心地抬起手，轻轻摸了下他那青紫色的眼眶，小声问："痛吗？"他觉得这一拳挨得值，这一拳换得了她的抚摸！她真美，真温柔，她的头发散发出迷人的芬芳——那些芬芳直接进入他的鼻息，清润着他的肺叶。他说："不痛了。我们别吵醒你妈，出去走走。"

外面太阳很好，仿佛因为他们走了出来，太阳更好了，照耀着大地，却不炽热。两人来到花坛前，花坛里月季花开得正艳。贺兴说："美诗，我第一次遇见你就是在这花坛前，那天，花坛里开满菊花。"她一笑，昂起漂亮的脸蛋，"我喜欢你写的诗，贺兴，你可以当诗人。"贺兴明白，他写的诗多半是模仿那些已作古的大师写的，说："诗人不好当，我当不了诗人。"王美诗抿嘴一笑，"我觉得你心地善良，而且浪漫。""在你面前，我才浪漫，因为你比我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他说得十分肯定。两人在花坛前说了很多话，一只鸟儿飞来，欢快地叫着。两人都望着那只鸟，"贺兴，我要是鸟就好了，"王美诗说，"就可以每天飞到你的窗前，看你写诗。""那我也变成一只鸟，我们一起飞。"他说。太阳隐没后，刘医生已起床，见他俩走进来，问："你们去哪里了？"王美诗回答母亲："我们在厂花坛前站了会。"刘医生看着贺兴脸上的伤，"打架了吧？"贺兴又把对父亲说的话对刘医生说了遍，刘医生不驳斥他，却说："年轻人要学会克制。"贺兴想她的眼睛真毒。

一个星期天，贺兴去食堂借了板车，去一处山坡挖来黄泥，那天因天气不好，就没去买煤。又一个星期天，一早太阳出来了，他去王美诗家做藕煤，借了板车，去煤店买来一千斤煤倒在坪上。他脱掉衣服，将黄泥与煤和在一起，王美诗在一旁帮忙，两人干了一天，做了一坪的藕煤，吃过晚饭，休息了会，又怕晚上下雨，就收煤，忙完这一切已是九点钟了。"你今天辛苦了。"刘医生说。贺兴洗了手、脸，再待下去当然不好，便告辞，刘医生让女儿送他。两人走出来，很奇怪的是，在收藕煤时，天黑沉沉的，此刻一颗黄灿灿的月亮却悬在上空，似乎是对他俩的赞许。王美诗说："月亮。"两人在一棵树旁欣赏月亮。

贺兴很想拥抱她，但一双手始终没敢伸向对方。王美诗也克制着，送他到厂门前，娇柔地说："你好走。"他说："下星期见。"回到家，贺兴一身火

热，精气神都十分充沛，他热水也不要，从水缸里径直舀出一桶冷水，浇到身上，再往身上揩肥皂。母亲看见了，说：“你会感冒的。”他答：“不会。”月亮就悬在高空，泻下一抹皎洁的月光，那抹月光爱抚着他年轻健壮的身体，他的身体像一块热磁铁样冒着白汽。他自语：“美诗，我爱死你了。”

早晨，弟弟起床的声音让他再次醒来。他得赶紧起床，抢在弟弟前进厨房，用一分种洗脸漱口，就箭一般冲出门，向汽车站奔去，但无论他多么快，还是少上了一堂课。下午，寝室的同学说：“打球？”他便和几个同学走到球场上，确定把晚饭前的空余时间打发掉。他那天投篮很准，三分篮投十个有八个准进，这让另一边的同学很恨。一个大个子同学更是生气，因为他怎么也看不住他，在他再次起跳投三分篮时，大个子同学跳起来盖帽，没打中球，也没打中手，而是打在他脸上，指甲划破了他一只眼睛的眼皮。他感到眼睛火辣辣地痛，忙捂着眼睛蹲下，大个子同学是农村来的，是班长，前不久入的党——就是班长嫌弃他父亲是国民党而反对他进积极分子学习小组，这是一个女同学私下对贺兴说的。班长知道自己出手太重，忙大声赔不是道：“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贺兴没说话，捂着肿痛的眼睛，离开了球场。他用清水洗脸，用湿毛巾捂着眼睛，折回桌前，从抽屉里拿出镜子。这只眼睛还没好彻底，另只眼睛又肿得这么难看，这是下毒手呵！心里就激起千层浪。次日，打篮球，班长笑眯眯的，他感觉那笑容有些得意，就憎恨，在班长狂跑着去抢球时，他对班长使了个绊子，腿一伸，将班长绊了个嘴啃泥，脸在水泥球场上擦破了皮，鼻子也跌歪了。他忙跑上去，扶起班长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班长知道他是故意的，反手给他胸膛一拳，骂道：“滚开，你算个什么东西？一个国民党……”贺兴恼怒地对准班长的嘴就是一拳，把班长没说完的话打进了嘴里，班长的门牙也被他打掉一颗，“我操你祖宗十八代！”他咆哮一声，又朝班长的下身猛踢一脚，踢得班长脸色痛苦地蹲了下去。

过了一天，系里临时召开师生会议，贺兴在大会上遭到系主任的严厉批评，说他身上有很恶劣的旧军阀作风，这自然是将他的行为与他的家庭出身联系在一起说。系主任责成他写一份检查，交到系办公室去。贺兴不愿写，系主任让学生干事把他叫到办公室，阴着脸说：“贺兴，回寝室去写检查，写好检查再来上课。”系主任姓杜，行伍出身，没什么文化。不过，那个年代，占据着众部门领导岗位的，都是些农工干部，江山是他们打的，他们当然要坐。贺兴说：“杜主任，是他先一拳打在我胸膛上……”杜主任不想听他解释，打断道：“情况我们都清楚，写份检讨来，不然你就不要读书了。”

谢乃常醒来，像拨开云雾样拨开蚊帐，看见阳光涂抹在窗户上，高红梅走

进卧室，“老爷，面都凉了。”他瞧眼老婆，多年来，背着人，她都是这么叫他。他坐到桌前吃面，没把这碗冷面吃完，正准备去参事室，贺百丁来了，脸色不好看。“贺兴闯大祸了，昨天林学院的一老师来政协找我，要我把贺兴领回家。”贺百丁把上述的事说给谢乃常听，谢乃常起身，“我陪你去。”贺百丁也是这个意思，自己一个人去，没面子。

两人去了汽车站，一个小时后来到了中南林学院。他们先找到贺兴，询问了事情的起因，随后贺兴领着他们走进系办公室，杜主任见贺兴带着两个老男人进来，不理。贺兴说：“这是我爸，这是谢伯伯。”杜主任看过贺兴的档案，档案上，贺兴在父亲一栏的政治面貌里写着“国民党”，在“任何职务”一栏里写着“国军中将第一兵团副司令”，副司令后面有个括弧（参加了湖南和平起义）。杜主任就是“四野”的，曾是团长。他冷冷地觑着贺百丁和谢乃常，指着椅子说：“坐。”谢乃常瞟眼杜主任，一见他那颗脑袋，就知道这是个生性固执的人，他对贺兴说：“你先回寝室。”贺兴转身走后，谢乃常掏出一包大前门烟，递支给杜主任，“请抽烟。”杜主任没接，谢乃常学政治的，知道这种人想要什么，忙自我介绍：“杜主任，我是省参事室的参事，在‘西安事变’时保卫过西北区的中共地下党，当时我是杨虎城将军的宪兵营长，去年离休的原省政协副主席谢华同志，可以证明我的话。”杜主任听他提到的都是些大事件大人物，就扫眼他，说：“贺兴很凶呵，两次打架，一次把同学的脑袋打开了，缝了五针；另一次，把他们班长的门牙打脱了，这行的？又不是打阶级敌人！”

贺百丁板着脸，谢乃常说：“年轻人容易冲动，我们问了贺兴，一个巴掌拍不响，所以要处理，是两边都处理，不能只处理一方。”杜主任淡淡地说：“那两个学生，我们也批评了。他们认识了错误，贺兴不肯认错，不肯写检讨。系里已作出决定，劝退。”贺百丁开口道：“劝退，我不同意。”杜主任说：“这是系里的决定。”贺百丁可没显出软弱，“如果你们这样处理，我就找你们院领导。”杜主任嘿嘿地干笑两声。谢乃常见杜主任着一身旧军装，便问杜主任：“你以前是哪个部队的？”杜主任骄傲地望眼他，“咋啦？”“我看你说话干脆，一看就是个军人。”谢乃常说，“我和他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那是蒋介石的军校。”杜主任说。

谢乃常笑道：“杜主任，话可不能这么说，林彪元帅和徐向前元帅就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我和贺常委，与林彪元帅是黄埔四期的同学，贺常委和林彪元帅同是步兵科的，睡一个寝室，当年‘四野’打来时，林彪通过湖南地下党联系，亲自给贺副司令打电话，称老同学，劝老同学和平起义。”杜主任惊讶地望着他，他继续胡诌道：“贺副司令起义后，林彪元帅还以同学的名义请贺副司令共进晚餐。”

这事当然没发生过，谢乃常见杜主任目光惊讶，知道杜主任“解冻”了，又道：“黄埔军校除了林彪、徐向前元帅，陈赓、许光达和罗瑞卿大将也是

黄埔军校毕业的，还有周士第、陈奇涵、陈伯钧和宋时轮上将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聂荣臻元帅还当过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教过我。周恩来总理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主任时，我那时是黄埔军校政治部的中尉科员。现在的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是黄埔军校五期的。杜主任，黄埔军校为共产党培养了很多将帅呵。”杜主任哪里知道这些？这么多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和高级将领竟是从黄埔军校出来的，吓了他一身冷汗，紧张道：“那是那是。”他沉默了下，脸上没了那种无知和傲慢，说：“这样吧，这事，我们再研究。”

两人再次来到贺兴的寝室，当时还在上课，只贺兴一人坐在寝室里。贺百丁绷着脸看着儿子，眼里既有焦虑，又有失望，说：“你下午可以去上课了。”贺兴并没露出高兴，谢乃常说：“振作点，贺兴。”贺兴答：“我晓得。”已是吃午饭的时间，贺百丁拉着谢乃常走进一家饮食店，两人坐下。“你今天帮我解决了个大难题。大哥，我今天才见识你的口才，口若悬河啊。”谢乃常笑，“这个杜主任看你我不起是因为我们是被他们打败的国民党军人，这种人只服比他官大的人，我就搬出那些人压他。”“还是大哥厉害。”贺百丁说。谢乃常一笑，“这叫兵不厌诈。”“你把兵法都用上了，”贺百丁夸张道，“佩服。”谢乃常说：“不了解自己，又不了解对方，那是睁眼瞎子，要吃亏的。”

谢乃常和贺百丁从林学院回来，直接去了湘江边的租房。他还在坡下就听见窗内飘出弹琵琶的声音，他打开门，杨凤月竟怀抱琵琶，着一身红旗袍，坐在椅子上弹琵琶。他有三个星期没来了，倒不是忘了她，实在是怕她丈夫或民警暗中盯梢。他新奇地看着她，“你哪里来的琵琶？”她一笑，“几天前我去杨裕兴面馆吃面，你猜我碰见谁了？我师姐！师姐看见我，高兴得抱住我，说她早几天还梦见了我。吃过面，她拉着我去她家玩。我们有十几年没见面了。她和她丈夫都在湘剧团。”他问：“琵琶是怎么回事？”她答：“这琵琶以前是我的，我嫁给第二个丈夫时，送给了她，现在我把它借来，弹弹。那时候我们在一起生活虽然苦，但很开心。”他点下头。杨凤月放下琵琶，说：“旗袍是我自己这些天无聊，买来布自己缝制的。”“你穿着旗袍真好看。”他说。

第二天天空晴朗，他去照相馆买了胶卷，快步来到租房，给怀抱琵琶的杨凤月拍照。杨凤月穿着自己缝制的旗袍或戏装，昂着头让他照，还索性把脸化成花旦，让他多拍了几张。她说：“其实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是在戏班子里唱戏的日子。那时候啊，天是蓝的，身边好人比坏人多，登台唱戏时台下黑压压一片人，自己又年轻，很快乐。”临了她又否认道：“不是，最快乐的时光是与你在一起，每天，我都在等你来，总是希望你能在我身边多留些时间。”他感觉自己无以回报，说：“我会的。”

他每次去租房，都先要到参事室坐一个多小时，好像是去参事室上班，这

样做只有一个目的，不因自己的不慎而导致杨凤月受伤。他有时候觉得自己是只老狐狸，他会假装无意中突然回头，或者蓦地转身，观察后面是否有人。他经常暗暗告诫自己：灾祸都是不谨慎造成的。

有天晚上她着戏装，边弹琵琶边唱戏给他听，他沉浸在她唱的戏曲中，突然琵琶线断了，她说："线断了。"一早她去乐器店买线，说她会去湘剧团师姐那里坐坐。那个上午他觉得空荡荡的，中午了她还没回来，估计是被师姐留住了。他向一家饮食店走去，要了碗肉丝面，吃面时，一个中年男人对他笑，他感觉这人很面熟。男人恭敬地说："谢司令，您还记得我吗？我姓白。"他想起来了，"白连长？"白连长说："长官好。"他说："你现在在哪里？""报告长官，"白连长下意识地起身，敬个军礼，"鄙人给长官丢脸了，打成'右派'后，遣送回原籍，现在在白塘公社当兽医。""当兽医？吃了很多苦吧？""长官，在农村兽医反而很吃香，农民家都养了猪、鸡、鸭，队上也养了牛，对兽医倒很客气。"他吃着面，问："白塘公社在哪里？""就在长沙郊区。"白连长道，"长官，您还记得马湘军吗？"谢乃常脑海里闪现了一个年轻军官，说："他是我的副官，我当然记得。""马湘军死了，我们几个回了湖南的，都参加了马湘军的追悼会。"白连长说。

他说："你们怎么不通知我？"白连长说："我们不敢通知您。您是长官，我们怎么敢惊扰长官？"他摆摆手，白连长又说："马湘军生前最崇拜您。"谢乃常觉得莫名其妙，白连长咧嘴一笑，"我们曾经在一起喝酒，马湘军说，他这一生只信服一个人，就是您谢司令。说在云南的时候，您养了只孟加拉虎，那老虎很凶，时常在笼子里咆哮，您走过去，盯一眼老虎，老虎就不咆哮了。"他笑，"那是老虎饿了，我走过去，扔块牛肉进笼子，老虎吃着那肉，当然不咆哮了。"白连长问："熊又怎么解释呢？马湘军说熊一看见您就老实了。"他说："没有的事，我哪里有那么大的魔力，真要有，我不成魔头了？"白连长认真道："长官，在云南六库和片马，日军特工和英缅军间谍多次暗杀您，您连毫发都没伤一根，这不是奇迹吗？"他忧伤道："都是卫兵替我挡了子弹。"吃完面，他起身，见白连长用恭敬的目光望着他，便送白连长一句话："小白，我晓得兄弟们活得都不容易，但比起那些战死在六库和片马的人，活着的已经很幸运了。别再提那些事，没人把我们看成英雄，毛主席说'国民党拒不抗日'，已经定了调。明白吗？"白连长立马道："长官，卑职记住了。"

天有些转冷了，他回家加衣服，对老婆说："我只在家待半天，晚上还要出去。"高红梅问他："刚回来又要走？"他望眼窗外，"很多事情都等着我呢。"高红梅伤感的样子，"老爷，你还有什么事啊？参事室的张主任早两天来了，问我你这段时间去哪里了。"他盯着老婆问："你是怎么说的？"高红梅说："我说你回老家看孙儿孙女去了。"他笑了，称赞老婆说："你还是很会说话么。"儿子已长成青年了，正读高三，十七岁，一脸精神。他

说：“你又长高了。”儿子答：“不会吧？”他问儿子：“学习紧张吗？”“还好。”儿子说。

一九六四年七月，贺强参加高考，自己感觉考得不错。就是那个月，报纸上突然出现了“坚决贯彻阶级路线”的文章，文章指出，社会主义的教育阵地，重点是教育无产阶级的子女，大学录取学生时不能光看成绩，一定要政审，劳动人民的子女一定要优先考虑等等。政策那把无形的利剑一刀切，贺强高考成绩很优异，但被“切”在了门外。

父亲不敢面对他。他去省政协发牢骚，没人理他这个常委，一个副主席安慰他说：“老贺，让你们的子女到农村去锻炼锻炼，说不定是好事。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当年我们共产党干革命，不就是在农村一步步干出来的！”他没回答这个副主席，感到自己连累了儿子，便狠心地把自己关在房里。他听见儿子对母亲说：“妈，只怪我命不好。”他心里很难过、羞愧。他一心希望儿子能用自己的力量走出一条康庄大道，可是个人的力量是多么渺小呵。他害怕听他们母子交谈，用枕头捂住耳朵。次日中午，他不肯吃饭，到了晚上，仍不吃饭。何小玉说：“你不要跟自己的身体赌气，那是赌不赢的。”贺强也走进来，劝他吃饭，贺百丁望着儿子，“爸害了你，对不起。”贺强从没听父亲说过“对不起”，就回答：“我不怪你，爸。”他不想让儿子的心绪变得更坏，隔了几秒钟，才说：“贺强，命运掌握在你自己手中。别气馁。”贺强年轻，不怕道：“我就不信这个社会不让我活了。”

贺兴从学校回来，听说这事，同情地看一眼贺强，“贺强，现在这社会，有点不讲理，”他冲动地说，“我们能选择出身吗？怎么老是盯着我们的出身？好像我们手上都掌握了一本变天账，真的在盼望变天一样。”贺兴说毕，瞅眼父亲，又说：“我们又没打过共产党，又没杀过人。”贺兴愤怒地望眼父母，“我随便做点什么事，他们都把我与国民党家庭联系在一起，上纲上线……”贺百丁听儿子这么说，很不舒服，喝道：“住嘴，说这些屁话干什么？！”他很凶地瞪眼贺兴，又望着贺强，“你俩听着，生在我贺百丁家，确实是你们的不幸，但你们想好好活着，就别说怪话。”贺兴见父亲突然怒视着他，他比父亲还委屈和愤恨地走了。

贺兴在学校里相当孤立，同学都排挤他，不与他交往，大家正坐在一起说话，看见他走来就都不说了，或者起身走人，抛下他。一开学，学校开展系与系篮球比赛，硬是把他排除在外，上个星期系里公布的球队男生名单里，没他名字。他没掉泪，但他真的很伤心，想找个地方出气却没有发泄的对象。他硬是没去看球赛，尽管他是那么喜欢篮球和渴望打篮球赛，但自尊心迫使他望都不朝那边望！深深的孤独感狠劲揪着他，他想，幸亏有王美诗，不然，活着有什么意义？

十月的夜晚十分迷人，那种迷人在贺兴眼里，因为有王美诗的倩影相伴就更加迷人。他与王美诗走在医学院的林荫道上，那样的夜晚，对于二十七岁、生理上十分渴望女人的身体、思想上却在拚命压抑自己的贺兴来说，别提有多蔚蓝，又别提有多郁闷了。他都要立不住了，为此他十分看不起自己，觉得好男人是不会想那些事的，可是尽管他是这样看，他的下身还是情不自禁地顶着他的裤衩，像是要钻出来透透空气似的。为了把生理上的渴望打压下去，他得用放大的革命理想鼓舞自己，让自己奋发向上。他说："美诗，我们虽是国民党的子女，但我们绝不能比那些工农的子女差。我们一定要比他们更能吃苦，更加革命。"

在王美诗面前，那些被同学孤立的烦恼和着汗水从毛细孔里溜掉了，让他的身体又变得清爽了。他感觉有一种精神在支撑他，让他振作，他似乎看见自己变成了一棵大树，更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有作为的青年，读诗和写诗让他充满幻想。"美诗，谁也阻挡不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爱，"他在王美诗面前憧憬未来，"我们今天活在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为了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你说是吗？"王美诗早被他写的抒情诗、革命诗影响成一个革命的浪漫主义者了，她很动情地说："贺兴，我们的父辈做了很多对不起人民的事，但我们这辈人没有错呀，我们又没做坏事，是吗？"

他用恨不得把她吃进肚子的眼神盯着她说："是啊，我们都是好人，是有理想的好青年。"王美诗说："贺兴，我们可以替我们的父辈赎罪呀。我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我们国民党的子女也可以奉献一切，甚至是自己的生命，你说对吗？"他反过来被她的话激励了，说："太对了，我们可以向全社会证明，我们国民党的子女，也是革命青年！"

两人在林荫道上说了很多那个年代的年轻大学生说的话。到了十点钟，寝室该就寝了，王美诗激动地带着为"父母赎罪"的理想步入寝室，贺兴却激动地骑着单车回学校，沿途哼唱着《星星索》：呜喂／风儿呀吹动我的船帆／姑娘呀我要和你见面……他本来想回家，可是他知道他会睡不着觉，不如骑着单车去学校。他骑着车，于月光下向着林学院奔去。他的心十分开阔，因为有一个王美诗在他心里陪伴他，他一点也不觉得寂寞，相反，他十分充实。王美诗，你是我的女神，你的眼光就像丘比特的利箭，射穿了我的心。他这么想，一出长沙市，看见的是农田、菜地，再往前骑便是黑沉沉的山，两旁是茂盛的树木，月光使公路白晃晃的。他经常乘开往株洲的长途客车去学校，熟悉这条路，熟悉这些树木、田野和沉睡的山丘。他大声对着寂静的山林和夜色唱着《星星索》：……当我还没来到你的面前／你千万要把我记在心间／要等待着我呀／要耐心等着我呀／姑娘，我心像东方初升的红太阳／呜喂／风儿呀吹动我的船帆……他一路高歌，回到学校已是凌晨一点钟，寝室里一片梦呓和鼾声。他悄悄地爬到铺上，心里装着王美诗，进入了梦乡。

上午，学生干事彭老师找到他，问他昨晚怎么没在寝室。那个年代，学校对大学生管得较严，每晚就寝前学生干事都要巡查寝室。彭干事是个极其认真的人，用批评的目光睃贺兴一眼，说："班上，就你最自由散漫，你父亲是国民党，你要求自己应该更加严格。"彭干事是干部家庭出身，父亲与杜主任是一个部队转业的，转业前是副团长。彭干事受其父影响，最看不起国民党的后裔，因为父亲告诉他，国民党军队太不经打了，投起降来一个师一个师的，全是他妈的软蛋。彭干事又说："全班同学里，就你是国民党将军的后裔，而你呢，因为父亲是国民党，就背着包袱。"贺兴硬着脖子说："彭老师，我父亲与我没关系。"彭干事说："没关系最好，是要与你的反动父母划清界线……"贺兴很不舒服地打断他道："别说了。"彭干事说："我是为你好。"

彭干事是早两年毕业留校的，只比贺兴大两岁。贺兴冷笑一声说："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别管我。"彭干事说："你是我的学生，我就得管……"贺兴抡起拳头，吼道："走开，你要不是老师，我一拳打死你。"彭干事想起父亲说国民党军队"全是他妈的软蛋"，此刻这个国民党的儿子居然说要一拳打死他，年轻人的怒火就冲上头顶，说："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你以为现在还是万恶的旧社会？敢打老师？你试试看！"贺兴的脑海里掀起了滔天巨浪，他很想把这股将要冲破脑袋的巨浪引开，但没有渠道，风向也不对，理智的小舟被巨浪打翻了，他拳头带着一股猛劲挥去，打在彭干事脸上，"嘭"，彭干事感觉鼻子酸痛，血从鼻孔里流了出来。"是你自己要我打你。"他说。

那一拳打断了彭干事的鼻梁骨，使彭干事的鼻梁上贴了一个多月膏药。先是打同学、打班长，现在竟发展到打老师了，事闹大了，系里把这事反映到院领导那里，院领导里负责学校后勤和保卫工作的是个老红军，参加过长征，打过日本兵，打过国民党军队，还上过朝鲜战场，把美国军队打得抱头鼠窜，转业时是名师长。他一个电话打到派出所，让民警把贺兴从教室里带走。贺兴当时正坐在教室里上课，民警走来，与老师交谈了几句，老师忙点头道："贺兴，民警找你。"

民警也不客气，掏出手铐，咔嚓一声，将贺兴的双手铐了。"走吧，跟我们。"民警黑着脸说。贺兴被民警带进派出所，办案民警绷着方脸叫他写检查，"你要不是大学生身份，我今天就可以把你送交劳教所，你很暴力，三次打架都伤到对方，至少可以判你五年。"贺兴想申辩，但民警不听他申辩，毫不客气地说："别废话了。"中午没让他吃饭，傍晚，年轻民警端来一碗饭，"吃吧。"贺兴已经饿了，就端起碗吃起来。民警待他吃毕，把他带进一间又脏又臭的拘押室，"你好好想想你的错误。"民警说，门一锁，走了。晚上，他被蚊蝇侵犯得无法入眠。专政机关都找上他了，这让他深感倒霉，还感觉自己在这个强大的社会里，实在渺小得可怜。他

写了检查，保证从此再不打同学和老师，但办案民警认为不深刻，要他重写。他又写了，办案民警说：“你要深挖根源，为什么你一次又一次地打人！”

那段时间，贺强背着父母，愤慨地对省教育厅招生办写了封信，措辞并不严厉，但却透射出他对社会的不满，信中说：“我虽然生在旧社会，可我是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与父母与旧社会并没多少关系。为什么偏偏在我毕业的这一年，突然就搞使我困惑的‘贯彻阶级路线’而把我打入冷宫？”他在信中还写道，“我父亲，虽是国民党将军，但他参加了湖南和平起义，现在是湖南省政协常委，湖南省政协并非国民党的省政协，是中国共产党的省政协，那我就不应该是‘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为什么‘贯彻阶级路线’把我贯彻到‘地富反坏右’子女的队伍中”等等。他写的信，招生办的干部看后，转给省教育厅领导看，厅领导是南下干部，文化不高但态度强硬，批道：“这青年反对中央施行的贯彻阶级路线，思想危险，请转其父亲单位的干部教育。”

贺百丁并不知道儿子背着他写了这么一封信，省政协某副主席把他叫进办公室，把贺强写的信给他看。贺百丁低着头一字一句地读完儿子的信，头都大了。“贯彻阶级路线是党中央的决定，”副主席道，“你儿子是反对党中央啊。”贺百丁打了个寒噤，道：“我回去教育他。”贺百丁怀揣着儿子的信回到家，他走进儿子房间，噗通一声，在儿子身前跪下。儿子慌了，瞪大眼睛看着他，“爸，您跪什么啊？”两行热泪从父亲的眼角淌下来，“贺强，爸害了你呀。爸想死了算了。”儿子说：“死能解决问题的话，爸，我也想死。”贺强拉父亲起身，父亲站起身，哆嗦着，掏出信递给儿子，“这是党中央的政策，你改变不了的。如果追究，定你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不是不可能。”贺强听父亲这么说，就思索地望着父亲。父亲用试探的声音道：“贺强，一定还有别的路走，不一定非要读大学。”贺强脸色阴沉，父亲审视着他，“贺强，如果教育厅把你这封信转到公安厅，你今天就不是坐在这里了。”贺强已长成个身强力壮的青年，事实上他比他哥的思想更成熟、坚定，他问：“爸，我错了吗？”贺百丁的内心很痛苦，噗通一声，又跪下了，说：“是爸错了，爸对不起你。”“爸，您起来。”儿子说。贺百丁觉得自己没脸起来，“让爸跪吧，爸跪在你房里，心里会好受些。”贺强不愿看父亲这副可怜相，冲了出去。

贺强很怄，自己这几年发奋读书，想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但现在看来，他是多么一厢情愿呵。傍晚回家，他虎着脸问父亲：“爸，您当年为什么起义？”父亲没想到儿子会这么问，半天才说：“这事追究起来也没意义了。”贺强冷冷地审视着父亲，想起父亲在他面前下跪就觉得父亲可怜，便恨道：“我同学说，叛徒能有什么好下场？！”儿子竟说出这种话，这让贺百丁十分震惊！这等于是拿把刀捅他的心脏，他清楚地意识到如果

不把儿子这种抵触的思想控制住，儿子离“反革命”就不远了，便大吼一声道：“你这狗东西，就算老子叛变，也轮不到你多嘴！”

何小玉听见“叛变”一词从丈夫嘴里很凶地飙出来，忙从厨房奔过来说：“你小声点。”贺百丁生气地指着贺强，“你儿子翅膀硬了，嫌老子叛变，”他想起自己在儿子房里下跪，自我愤怒道：“老子现在是一个没灵魂的人！全中国的人都可以指着我的脊梁骂我‘叛徒’，惟独你这狗东西不能说……”何小玉慌忙说：“贺强，赶快向你爸认个错，别把你爸气病了。”贺强不管这些，反而讥诮道：“什么和平起义？其实所有的人都晓得你们是向共产党投降。”贺百丁知道再不把儿子的这种思想压下去，儿子真会闯大祸，忙拿起杯子砸向儿子，杯子砸在儿子的额头上，嘭，瓷杯碎了。贺强感觉头轰的一声，眼里飙出一串火星。贺强捂着额头，血从他指缝间涌出，他不屑道：“你只晓得打儿子，有本事就去打共产党！”贺百丁狂怒道：“滚，给我滚出去！”儿子愤恨地捂着额头，丢下一句狠话：“我再不回这个叛徒家了！”

贺强去了一姓陈同学的家，读高中时两人曾一起努力，不懂就相互咨询。陈同学的父亲也是国民党，陈同学下面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他们都需要吃和穿，而他父母无力再负担他，巴望他能自食其力。陈同学考取了大学也被拒之门外，他一脸苦闷地对贺强说：“大学不要我们，城市里不需要我们这些国民党的子女，干脆我们去江永，自己养活自己？”贺强也很想摆脱父母，说：“走，我们去学校报名，去江永。”

贺兴也报了去江永的名。从派出所放出来后，学校还不放过他，院学生处给了他两条路，一条路是自动退学；另一条路是开除学籍留校查看，并在全系师生的政治学习上宣读自己的检查。贺兴一想自己像个罪犯样读着检查的形容，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动退学。

他阴着脸回到长沙，像个战场上败下阵来的逃兵。贺百丁见儿子行李都扛回家了，问怎么回事？他说：“都是因为你。”贺百丁困惑了，“你又犯了什么事？”贺兴说了彭干事侮辱他，他动了手，学校把民警叫来当众拘捕他的事。贺百丁听贺兴这么说，想发怒却因心虚而积蓄不起力量，就黑着脸说：“儿子，能屈能伸方为大丈夫。”贺兴不耐烦道：“爸，我没脸再待在学校里了。”贺兴去医学院，站在王美诗的寝室外吹《星星索》，王美诗一听到这熟悉的口琴声，就走出寝室，“你来了？”两人在操场上散步，空气里有凛冽的西北风，可是两人的心里都装着一炉火，就不觉得寒冷。他走在王美诗身旁，烦恼啊痛苦啊都隐退了，觉得什么都可以从头再来。他豪情万丈地告诉她：“美诗，我退了学。”王美诗很惊讶，“你退学了？为什么？”他不敢告诉她真实原因，只是说：“我想到最艰苦的地方生活。我要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我不想靠任何人。”王美诗是那个年代里最纯洁的姑娘，尽管二十多岁了，但她的心不在自己身上，而在理想支撑起来的

绚丽的大厦里。她说："贺兴，那我们报名去江永吧？"她告诉他，江永来了支工作队，到处宣传江永县是个很有潜质的有待有志青年去开掘的地方，是湖南的南泥湾。她把江永干部的报告转告给贺兴听，说："'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是报告的主题，我大受鼓舞呢。"

贺兴没想到他刚刚退学，思想还茫然无着落，馅饼就掉了下来，可见天无绝人之路。早几天已经蔫了的那个内心想革命的他，又龙抬头了，看见自己像鸟儿样在天上飞。在这个一心向上的、纯洁、善良、美丽的姑娘面前，他的思想就是没办法阴暗，也变得纯洁、善良与美丽了。他把自己热情、英俊的脸蛋一昂，说："太好了，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自己投身到革命的火炉里去融化，把自己融化成火热的铁水，流到革命最需要我的地方去。"他仿佛看见自己变成了火红的铁水，朝前奔涌，并看见彭干事和班长等同学都惊诧地望着他，原来他这个国民党家庭出身的人，可以比他们更革命。他为自己的这个幻象而激动，"美诗，人活着，真正的价值就是改变这个世界！"他说，感觉自己说出了句很了不起的话，"我们一起去江永，把自己投身到火热的革命队伍中去，好吗？"王美诗激动了，"好，贺兴，我们一起去。"

谢乃常的家庭也面临着贯彻阶级路线的问题，谢国栋也面临着上山下乡。"老谢，目前国家困难，城市里工作很紧张，何不让谢国栋去农村里锻炼？"街道干部是一个矮个子中年女人，说话很实在，没讲那些大话。谢乃常没像贺百丁那么恼怒，他对大势所趋一词的理解比贺百丁透彻。他望着儿子，儿子身高一米七五，很结实，由于经常运动，脸上显出了刚毅，还飘着几丝年轻人对未来的向往。街道干部走后，儿子说："硬要我去，我也不怕。"他把目光放到儿子这张年轻、果敢的脸上，"农村里很苦的，你能吃下那种苦？"

谢国栋还没受过打击，看问题只拣好的一面看，说："爸，农民能干的事，我也能干。"谢乃常为自己有一个勇于面对生活的儿子笑了，"你年轻，什么事情都要先想最坏的结果。"十七岁的谢国栋心里装着阳光和草地，"爸，我们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约好了，宁可当农民自食其力，也不逗留在城市里吃闲饭。"谢国栋不打算跟街道上的青年去江永，那年长沙青年下放，有三个地方选择，一是江永县，二是浏阳县，三是零陵地区的前进公社。谢国栋和他的同学决定去前进公社，因为他们老师就是零陵地区人，告诉他们，前进公社是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的点，是个新农场。"你们幸福呵，"那老师一脸羡慕地对学生说，"你们生活在一个和平时代。"十七岁多的谢国栋爱听老师这么说，觉得老师的话很暖心，他和几个同学当即在学校报了名。回到家，谢国栋对父亲说："爸，我们几个同学，在学校报了下放到零陵前进公社的名。"儿子满脸春光，真是年轻，他想。

吃过晚饭，谢乃常看报纸，报纸上有篇报道，“湖南和平起义将领之一、原国民党第一兵团副司令、现湖南省政协常委贺百丁的长子贺兴，主动放弃大学学业，将去江永县当社会主义的新农民”等等，他放下报纸，去了贺百丁家。贺百丁正在家里唉声叹气，见他问及此事，灰着脸色道：“这些年轻人，受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的诱导，”他用了“诱导”一词，“他们是城市里长大的，能吃下那种苦？！”谢乃常说：“这是新生事物，我儿子也去。”贺百丁说：“大哥，怎么我们的子女都成了阶级路线贯彻的对象？”谢乃常知道贺百丁的脑袋里装了很多不满，他跟贺百丁谈别的，“抗战时期，那么多国民党志士为了这个国家，奔赴战场，战死在疆场上，我们还活着就不错了。”贺百丁问：“你什么意思？”“想开点。”他说。

冬天的长沙，夜晚确实有些冷，街上几乎没人走动。谢乃常顶着西北风，回到家。老婆和儿子都睡了，他走进卧室，躺下，醒来已是第二天中午。他有意放纵睡眠，不愿醒来。他的不慎，暴露了杨凤月的藏身之所。早两个月，他去湘江边的租房，走到家门旁时，回头瞟见一个人跟着他，他闪开了，绕了一圈，甩掉了跟踪他的那人才重新走向租房。他对杨凤月说：“你男人跟踪我。”杨凤月脸都吓白了，他安慰她：“我把你男人甩掉了。”杨凤月这才安下心来，对他说：“很奇怪，我上个月没来例假，这个月应该来例假了又没来，不会怀孕吧？”谢乃常说：“这种情况多吗？”她说：“有过几次。最长的一次是两个多月没来，第三个月又来了。”他望着她说：“要怀孕早该怀了，我们在一起又不是一年、两年。”

有人敲门，他去开门，正是那个曾对他说“我会调查的”年轻民警。民警的身后站着杨凤月的丈夫，这个男人阴着张气鼓了的脸，抡着拳头。他为自己的不慎呆住了。两人虎着脸走进房间，男人盯着杨凤月道：“你这个不要脸的贱妇！”杨凤月一见丈夫，腿都软了。谢乃常企图阻挡，但民警不客气地伸出手阻挠道：“你想干什么？”他指着杨凤月的丈夫说：“这个男人虐待她，用铁链子把她锁在家里，用皮带抽打她，这些事，你知道吗？”民警厉声警告他道：“你藏着人家的妻子长达两年，我告诉你，我们可以判你重婚罪。”他辩解道：“我们只是朋友。”杨凤月的丈夫骂道：“你是国民党老流氓。”他回击道：“你是虐待老婆的畜牲！”“我们会找你的，这段时间你不要出去。”民警说，从他眼皮下把杨凤月强拉走了。

他就在家等民警，他的右眼皮跳得很厉害，这右眼皮好多年没跳了，让他觉得兆头不好。他做热敷，好让右眼皮不那么猛跳，但没用，无论他让高红梅做多少次热敷，右眼皮还是狂跳。他想，是该做去监狱的准备了。他收拾行李，把剃须刀、牙膏和牙刷都放进行李袋，还特意去商店买了五坨香皂，也塞进行李袋。高红梅大惑不解，“老爷，你清行李干什么？”他答：“我要去一个比较清静的地方。”但民警没来找他。这天中午，两口子吃饭时，高红梅放胆问他：“老爷，你什么时候走？”他答：“现在还不知

道。”他看见陈东山站在门口打太极拳，见陈东山气色红润、一脸精神，便说：“你这段时间气色不错啊。”陈东山答：“我在公园里跟省武术队的教练刘师傅学太极拳。”

有天，他起床，陈东山说：“老谢，打太极拳去？”他很多年没练拳了，年轻时，他每天都练，但自从不用打仗起，人就懒了。此刻，他一早起床感觉乏力，便随陈东山向公园走去。两人走进公园，公园里早晨的空气很清新。有一群人，三四十个，正踢腿、扭腰，看见陈东山就跟陈东山打招呼。陈东山把他拉到一个年龄与他们相仿的男人身前说：“我们参事室的谢参事，这位是刘师傅，省武术队的教练。”刘师傅看眼谢乃常，笑笑。谢乃常瞟眼在场的人，男人多数，也有七八个女性。刘师傅问：“谢兄习过武吗？”他答：“年轻时候习过，好多年没动了。”几人说了几句话，刘师傅便带领众弟子习拳。

休息时，刘师傅的一年轻女弟子走拢来，笑吟吟地问他：“您姓谢吧？”谢乃常想，她认识他？这姑娘实在太年轻了，不应该相识啊，说：“我是姓谢。”刘师傅的女弟子说：“我大哥是您部下。”他很是吃惊，他的部下都整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留在云南了，就是没留在云南，回来的也与他失去了联系。他怔怔地看着她，这女子还不到三十岁，着一身红运动衫，剪了个包菜头，一双眼睛大而亮，实在不应该认识。女弟子说：“我在我哥家看见过您，我哥把他与您在昆明机场的合影放大，框在镜框里，挂在墙上。”“你哥？”“我哥是您在云南当机场守备司令时的副官马湘军。”“马湘军？”女弟子答：“我哥三年前死于肺癌。”

谢乃常没再说什么，继续练拳时，他脑海里却总是闪现马湘军那张朝气蓬勃的脸，在云南泸水县与日军交战时，身为他警卫排长的马湘军，曾替他挡了颗来自日军三八大械的子弹。那些岁月和着硝烟弥漫的战场，埋在他脑海深处，让他不敢翻动，因为一翻动，一个个战死的兄弟便会在他脑海里复活，让他悲痛。七点多钟，走了一批要去上班的人，八点多钟，十几个不上班的人也练完太极拳，打算回家了，他和陈东山与刘师傅话别时，刘师傅笑着说：“谢参事，没事就来练练。”他答应了，往来的路上走时，感觉步履轻快了些。

过了一天，他又去了公园，大家都在刘师傅的指导下练着太极拳，那天是星期天，九点多钟，他和陈东山一起走时，那女弟子加快几步，跟着走拢来，对他和陈东山笑。女弟子个子不高，不胖不瘦，她告诉他，她在群众文化艺术馆上班。她因自己的哥哥曾是谢乃常的部下，她便称他“谢大哥”，他们走出公园，陈东山用肩膀碰了下他，说：“你到处都有女人缘。”他一怔，对陈东山说：“这玩笑可开不得。”次日，他再次和陈东山去公园练太极拳，那女弟子对一旁的两个穿着运动衣裤的女友说：“他是谢司令。”

杨凤月离开了他，谢乃常总以为厄运该找上他了，但是又一个月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他觉得这不对，就走进参事室，“张主任，是不是有一个民警来参事室找过我，被你们挡了驾？”张主任笑道：“没有啊。”他奇怪了，那民警忘记他了？他感到空虚、紧张，为了打发空虚和紧张，他从行李袋里拿出剃须刀，刮了脸，又去百货商店买了一套蓝色和一套枣红色的运动衣，还买了双白运动鞋，他再次步入刘师傅的弟子队伍，打着太极拳时就有模样了。刘师傅称赞他：“你年轻时习过武，领悟力强。”

星期三的早晨，天色阴沉，他们赶到公园里时没下雨，可是练了不到半个小时，下雨了，大家分散躲到附近的屋檐下避雨。他看着天，这是三月里的天，一下雨，气温就骤降。女弟子问他：“谢大哥，您冷不冷？”他回答：“还好。”女弟子告诉他，她叫马沙丽，早几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油画专业，是群众文化艺术馆的美术专干。她淡淡地说：“我们这种美术专干，没有具体上班时间，有时候经常要下厂矿，指导厂矿里画画的人搞创作。我在群艺馆里有间画室，平时上班，就是在画室里画画。”他这辈子见到的人很多，可从见到过女画家，说：“你是女画家，很高兴认识你。”

雨停后，马沙丽邀他去群艺馆。群艺馆是个小院子，院子里有几棵树，其中一棵是白兰花树，很大，浓荫蔽日。马沙丽说：“这棵树一开花，满院子花香。”院子里面有几栋房子，其中一栋三层的是办公楼，马沙丽的画室在三楼。他随她走进画室，画室里挂着她的好几幅油画创作，纺织女工和炼钢工人，还有几幅画的是老农民。窗前有张床，还有张桌子，桌子旁有张靠椅，他在这张靠椅上坐下。她突然眯着眼睛打量他，说：“谢大哥，我想给您画张肖像。”他笑，她眯着眼睛盯他，边肯定地说：“别动，您这气质棒极了。”她把一个画绷放到画架上，开始画起来。有人进来找她，她不理，专注地画着。他第一次觉得人不动地坐着很难受。中午了，还没画完，她说：“下午还要接着画，去我家，我会煮面，我煮的面很好吃。”他笑，看了眼画，感觉画的不是现在的他，而像过去的他。他说：“你把我画年轻了。”她说：“谢大哥，您本来就不老。”他随她缓步下楼，走到一栋红砖平房前，她指着一栋门大敞的房子说：“我就住在这里。”

家里有两个男孩，看见女画家都叫她“姑妈”，一个十岁，长得很英俊；一个七岁。她说：“他们是我大哥的儿子，大的叫大毛，小的叫二毛。”她让两个孩子叫他“谢爷爷”。墙上有个镜框，框着他与马副官的合影，他一身少将军服，脸上凝聚着威严，一双中年男人的眼睛坚定地盯着前方；马副官身着少校军服，很神气地站在一旁。上面一行字：摄于一九四八年九月昆明飞机场。他想起来了，这是那只美国相机拍的，替他和马副官照这张相的是黄莹。马沙丽一进厨房就忙着烧水煮面，见他盯着照片便对他

说：“这张相是我大哥死后，我从大哥家里拿来的。”马沙丽对两个侄儿说：“相片上的将军就是站在你们面前的谢伯伯。”她又改称他“谢伯伯”，他纠正：“是谢爷爷。”她说：“我叫你谢大哥，你当然是谢伯伯。”

吃面时，她告诉他，她除了大哥马湘军，还有一个哥哥和三个姐姐。她是家里的老六，未婚。“我大哥去世一年后，大嫂改嫁了，那个男人自己有三个孩子，大嫂婚后又怀了一个，去年生下来了，又是个男孩。”女画家说，“那天我去看大嫂，大嫂哭，说她男人对大毛和二毛很凶，动不动就不准大毛、二毛吃饭。我见大毛、二毛都瘦得皮包骨头，就决定抚养我这两个侄儿。我有五十四元一月，能养活大毛、二毛。”他隐隐感觉这女人有点像马湘军，不但相貌像，性格也像，好强、果断。他说：“你是对的，不能不管。”他望着这个有责任心的，说话很随便，笑起来声音清爽、愉快的女人，问：“你怎么不结婚？”她摇头，“我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艺术，结了婚，丈夫、孩子的，分心。”

下午又接着画，他仍一动不动地坐着，她眯着眼睛画他，画室里只有他和她，楼道里有声音传来，有人敲门，叫她马老师，那是个年轻人，进来看她画画。年轻人说：“马老师，你把这位老人的气质画出来了。”休息时，她不准他看她画的他，说：“画完，您再看。”快五点钟时，她画完了，说：“您可以看我画的您了。”画上的他昂着脸，古板，甚至是傲气地斜视着前方，一脸不屑他人的模样，有些像古代武士。他很吃惊，“这是我？”“是您。我画的是我大哥眼里的谢司令。”她说，“那时候，我大哥说起您时，我就想象您应该是这个形象。”她画的是她的想象，是一个少女臆想出来的男人——女画家听哥哥说他时，还是个少女。他说：“这可不是我，倒是很像我记忆中的我爷爷。”

他有几天没去公园里练太极拳，那几天下雨。女儿回来了，他笑着说：“今天不是星期天啊？”女儿答：“今天团里没事。”女儿长成个很美的姑娘了，溜肩膀、蜂腰、臀部十分圆润；一张瓜子脸蛋很俊俏，两条眉毛很细长，像纹上去的；一双眼睛蓄满了清泉，目光一扫，似乎就有清泉流淌过来。他问：“文清，团里最近学什么舞？”女儿答：“荷花舞。”

次日一早，一缕阳光透过云层，照在青灰色的墙上，他和陈东山一起向公园迈去。已有一些人先他们到了，马沙丽对他笑。不久，人到齐了，大家便在刘师傅的指导下练起了太极拳。到八点钟，他出了些微汗，坐在草地上休息，马沙丽也坐到他身边，脸红扑扑的。他问：“你出汗没有？”她答：“出了。”空气中，有一种体香，还夹着一股温热。她说：“我读初中时的理想是当解放军。”他问：“怎么当了画家呢？”马沙丽说：“大哥支持我画画，说当画家比当解放军好。”

诗人贺兴一踏上江永这块土地，就感觉自己是多么幼稚、荒唐、愚蠢，对

自己的未来是多么不负责任。直到他和弟弟踏上这块贫瘠、蛮荒的土地，他才感到理想不过是一束骗人的玫瑰花，这束花只能生活在想象里，一离开大脑，不用别人采摘自己就凋敝了。他对弟弟说：“贺强，我们兄弟俩完了。”贺强没哥哥那么脆弱，也没哥哥那么好强，见哥哥满脸凄凉，反倒比哥哥冷静，“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你不是说我们是来为爸爸赎罪吗？”贺兴道：“不是我说的，是王美诗说的。”贺强的爱情大门是封闭的，还没向谁打开，高中时候他一心要考名牌大学，根本就没留意身旁的女孩子。他说：“哥，你被理想害了。”

兄弟俩是站在马兰大队的村头说的这几句话。村头有一条清澈的溪流，流水声潺潺地划破幽寂的黄昏。贺兴、贺强与长郡中学的几十个男女初、高中毕业生，分在离县城很远的马兰公社的马兰大队，那是个房屋错综复杂地连在一起的村落，马兰大队为知青们腾出了大队部，是处土砖房，一旁的牛栏，也临时改造成房屋，加起来十几间，男知青两个一间，十几个女知青，暂时集中住到了祠堂里。贺兴和贺强兄弟俩住一间，房是从前的牛栏屋，床铺还没有，地上还有干牛粪，尽管钉了隔板，加了粗糙的篾顶，但室内还是飘着浓浓的牛粪气。兄弟俩站在这间空房子里，贺兴难过地对弟弟说：“贺强，哥做了个错误的决定。”

大队民兵营赵营长走来了——这是个复员军人，着一身旧军装，戴顶旧军帽，让他们去领床。床板被驴车运来，是透着杉木气味的新铺板，散落在地上，三块板子拼在一起，一米多宽，就是床了，没有床架。贺兴和贺强从大队干部手中领来锄头和铲子，把牛粪铲出门，将坑坑洼洼的地面刨平，又去村外砍来树枝做床架，搭好床，天就黑了。翌日，大队干部召集知青开会，赵营长分管大队知青工作，就很有理由训话，他说：“从今天起，三年不准回家，你们有什么事，或家里出现了什么情况，都得向我汇报，我批准了，才能走。”贺兴望着赵营长——这是个长着双鼓眼睛的农民，矮矮墩墩，说话脸色蛮横。赵营长又扯开嗓门说：“在我们马兰大队，你们都要听话，不然，我们贫下中农会不客气。”

贺兴的感觉糟透了，觉得这农村干部有点把他们知青当犯人，就将赵营长所说的话全部驱逐出脑海，对贺强说：“不要理睬。”会后，赵营长给他们分派农民师傅，贺兴和贺强的农民师傅姓吴，是个老实巴交的中年农民，对他兄弟俩憨笑，让他俩一人挑起一对粪桶，去粪池前舀粪，又带着他俩去浇菜地。贺兴散漫惯了，一天，吃过早饭，他觉得很无聊，对贺强说：“我去王美诗那里打个转身。”他换上干净衣服，把皮鞋擦亮，去王美诗那里吸收支撑自己信念的养分去了。

王美诗和另一些知青分到了另一家距马兰公社十几里远的公社，那公社比马兰公社还穷，连一栋像样的房屋都没有，只好把女知青暂时安排在公社食堂的阁楼上。这食堂是大跃进的产物，后来大跃进不搞了，食堂便成了

礼堂。礼堂很少开会，礼堂里就堆满陈年的稻草和旧木材。稻草是冬天用来喂牛的，木材是山上砍下来，准备建房却又没建而扔在礼堂的。女知青爱干净，公社干部就让农民在礼堂的台上搭个阁楼，安排六个女知青暂住。中午时辰，他到了，不见王美诗，就掏出口琴——口琴镀的铬已被他的嘴唇磨掉了，呈现黄铜颜色，他吹起了《红河谷》，吹完，仍不见王美诗，他又靠着一棵树用力吹《星星索》。王美诗听见了，朝他走来，笑了。“我来看你。你们住在礼堂里？”他问。她答：“是暂时住。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睡的是露天，吃的是草和树皮，我们这算好的。”他见她心态如此之好，他那颗迷惑、慌乱的心顿时阳光了。王美诗把他带进礼堂，礼堂里有一股陈腐的稻草和烂木料气味，他缩缩鼻子，一抬头，看见礼堂的台边上挂着许多姑娘们穿的衣裤，他不好意思再朝前走了。

两人又走出礼堂，礼堂前有一条沟，是供村里人排放废水的下水沟，很臭。江永地处湘南边陲，若干年里经常有土匪和强盗出没，为防止土匪或强盗打家劫舍，当地农民都把房屋联在一起，窗户都建得很高、很小，门朝着邻居家的门，有城堡意味，但因人畜混居，猪栏、牛栏和鸡屋就建在卧室或厨房边上，因而脏乱不堪。地上，到处是干或新鲜的牛屎、鸡屎和狗粪。礼堂建在村外，墙上用白油漆写着“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排笔写的字，粗犷有力。贺兴和王美诗就望着礼堂的大门和墙说话。王美诗很乐观，看什么都联想红军长征，看不到生活的艰辛。“昨晚我们几个女知青还在一起讨论，”她说，“当年三五九旅在南泥湾，肯定条件比我们现在还差。”又说，“我们公社书记看了我的档案，要我去公社卫生院。”贺兴为她高兴，“那是好事啊。”王美诗却说：“我想和我的知青姐妹们一起劳动，我要是想当医生，就不会来这里。”

在他眼里，她做任何决定都是对的，忙道：“我支持你。”她轻盈地一笑，那笑容像一朵牡丹花绽放，“既然来了，我们就不要怕艰苦。”她的话像蜜汁样流入贺兴的心田，让他感觉甜蜜。在王美诗面前，他换了个人，感觉自己是个意志坚定的革命者，可以吞下一切苦难，就如一头鲸鱼，能吞下一只海豹。他说：“天塌下来，我们都不怕。”王美诗说：“贺兴，你这样一说，我越发觉得我没错。”单纯的王美诗肯定想过自己是不是走错了这一步，但王美诗喜欢把坏事往好的方向想。王美诗注定要纯洁一辈子。命运之神喜欢把很纯洁的人早早带走，这是命运之神不希望纯洁的人遭受更多的苦难。贺兴只注意王美诗的美丽了，没想过还会有其他厄运降临到这个世上最纯洁的姑娘身上。那天走时，他突然有一阵眩晕感，在这阵晕眩中，他感觉到王美诗那张美丽的脸蛋上掠过一抹阴影，这让他惊诧，但那只是一瞬。

回到马兰大队，贺兴推开门时，贺强说：“哥，赵营长问你哪里去了。”贺兴想起赵营长在会上说“三年不准回家，不准恋爱”的话，就感觉这里的人

都很变态，他们是来改变这里的落后面貌的，却被赵营长视为来接受劳动改造的。他正想着这些，门被赵营长推开，赵营长鼓着两只眼睛瞪着贺兴，“你去哪里了？”贺兴觉得这个男人太无礼了，说：“我去看一个老同学了。”赵营长横一眼他，粗声强调：“下次你一定要向我请示。”贺兴觉得这太可笑了，说：“我又不是犯人。”

贺兴是下到马兰公社里年龄最大的知青，马兰公社下放了三百多知青。那年长沙下放到江永的知识青年有六千多人，大多是贯彻阶级路线而被“贯彻”下来的国民党的子女，都是十五六岁或十七八岁的初、高中毕业生。所以，没多少文化，却自视自己根正苗好的民兵赵营长，觉得这些长沙知青不过是些“狗崽子”。次日，知青们吃过早餐，赵营长虎着脸大步走来，带着三个民兵，仍是那身旧军服，手背在身后，做出威严的样子。大家都望着这个板着脸的农民。他昂起头，让知青们集合，开口道：“昨天，贺兴未经批准，私自外出，这是以后绝对不能允许的。”他说这话时，脸色严厉，“你们听着，公社书记说了，你们要认清自己的家庭出身，与自己的父母划清界线，好好改造自己。”

贺兴听他提到自己的名字，本来就不舒服，又听他这么说话，就更加难受。贺兴道：“赵营长，我们是来江永革命的……”“谁说你们是来江永革命的？”赵营长眼睛一瞪，“你们来革谁的命？革我们贫下中农的命吗？你给我老实点！”贺兴听赵营长喝斥他，转身便走。赵营长喝道：“站住。”贺兴没站住，他那不肯服输、敢于对抗的性格，像一匹倔犟的骡子，拉着他大步朝房间走去。赵营长当着众知青大声吼道：“你个长沙烂崽，我管你不住就不姓赵。”赵营长当过兵，深知擒贼先擒王的道理，对三个民兵喝道：“把他捆起来。”贺兴很气愤，“我犯了什么法？捆我？”赵营长道：“你藐视我们贫下中农就是犯法！”

三个民兵要捆贺兴。贺兴并不知道他体内有一头狼，这头狼是不肯屈服的，他喝道：“谁敢？”贺强一直站在门外看，这会儿冲进来，要阻挡民兵捆贺兴，“住手！”赵营长瞪着贺强，“你也想挨捆？”贺强激动道：“我不准你们捆我哥。”赵营长大吼一声：“我就不信你们国民党的子女能翻天，把他们兄弟俩都捆起来！”贺兴愤怒地一推，把一个要捆他的民兵推得撞到墙上，钉在墙上的板子都撞裂了。赵营长盛怒，命令另两个民兵冲上去扭住贺兴的胳膊，捆绑贺兴。贺强冲上来阻挠，赵营长从小练过鹰爪功，手一抬就勾住了贺强的锁骨，一抓，贺强软了，气都透不过来。一根麻绳就套到了贺强的脖子上，接着就绕到他的胳膊上，将贺强的双手捆在背后，捆了个结实。贺兴被另外两个民兵扭着胳膊，骂道：“土匪啊，什么贫下中农，土匪啊——”赵营长说：“你们听见了，他骂我们贫下中农是土匪，这还得了！”

贺兴被绑到大队部前的旗杆下，那根旗杆上飘着五星红旗，五星红旗已经

旧了，但仍在风中飘扬。贺强被民兵拖到一株树下捆着，两兄弟之间隔着一块三十多米宽的坪。贺强脸色苍白，很痛苦的样子。赵营长对其他知青说："都做事去！"知青们都灰着脸走开了，赵营长对走拢来的农民说："这两个烂崽，骂我们贫下中农是土匪，翻天了！都做事去！"农民们被赵营长驱赶开后，赵营长也带着几个民兵走了。贺兴的胳膊被绳子勒得很紧也很痛，想自己一个铁铮铮的男子汉，竟遭如此羞辱，就骂道："我操他娘，我们犯了什么法？！"贺强望一眼天空，天空灰蒙蒙的，"哥，这里的农民很野蛮。"贺兴十分绝望，没想自己一步走进了绝境，说："贺强，哥会出这口恶气的。"

中午时候，贺强的同学端碗白开水走来，喂贺强喝水。另一男知青端来一碗白开水喂贺兴喝，说："贺大哥，好汉不吃眼前亏。俗话说，强龙斗不过地头蛇。"晚上，赵营长让两个民兵把业已饿得毫无力气的贺兴和贺强架进牛棚，扔在一堆稻草上，锁上门，走了。贺兴说："这个社会太欺负人了。"贺强后悔道："哥，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是我们自己头脑发热。""学校里为什么老挑我的刺？就因为爸爸是国民党兵团副司令！"贺兴怪罪父亲道，"你我要是工农子弟，这会儿不在大学里读书？"贺强说："哥，爸在我面前跪下，说对不起，真的很可怜。"贺兴一惊，"爸在你面前下跪了？什么时候？"贺强不愿提及父亲哀怜的模样，"哥，别说爸了。""爸竟在你面前下跪？"贺兴一脸憎恶，"父亲怎么可以在儿子面前下跪？我更加看不起他了！"

贺强与贺兴虽是亲兄弟，但是两种性格的人。生于一九四六年的贺强没哥哥那么多跌宕起伏的感受，父亲跟随陈明仁将军起义时，他才三岁，还什么都不明白。贺兴从小是被军人们捧着长大的，性格刚烈、易怒，看什么人都不顺眼，只在王美诗面前是好脾气。从此，他不跟什么人交往，没事时一个人坐在马兰大队的溪边吹口琴，他的口琴吹得娴熟极了，连牛和狗也会停住脚步，竖起耳朵听他把一支歌曲吹完。知青们也会拢来，围着他，听他吹《红河谷》、《星星索》等歌曲。有天，他向赵营长请假，说他想去另一个公社看一知青朋友。赵营长说："不行，你哪里都不能去。我警告你，你不能离开马兰大队半步。"

贺兴没想到人生自由可以被这个人随意掐灭，他想逃回长沙，离开这片贫穷、野蛮的土地，但有王美诗在这里，他又觉得再大的苦，也要吃下去。整整一个月，他都没迈出马兰大队半步，他每天晚上坐在床上写诗，把愤怒变成诗句写在纸上，第二天一读，自己都吓了一跳，这要是被别人读了，传出去，那他不成现行反革命了？忙划根火柴，烧了那几首含着怨气的长诗。有天晚上，他给王美诗写爱情诗，每一句诗都凝聚着他的思念，写到半夜，煤油灯用完了，他又打着手电筒写，直到把诗修改完毕，他才睡觉。次日晚上，他走出马兰大队，疾步向王美诗所在的公社赶去，十几

里路他只走了一个半小时，走得满头大汗。

王美诗正准备睡觉，听到《星星索》的口琴声，忙走出来，一脸喜悦地看着他，“我都睡下了，”她在月光下望着贺兴，“你怎么不早点来？”那个晚上的月亮真的很大，黄亮亮的，悬在幽寂的夜空上。贺兴回答：“我们大队那个赵营长，把我们知青当犯人管，不准我们走亲访友……”王美诗听他这么说，关心道：“那你还来？”贺兴一看见她，郁闷啊疲劳啊都消失了，心里暖洋洋的，“美诗，有你，我什么都不怕。”“贺兴，我也是，我一想起你，就不觉得累了。”王美诗甜蜜地说，“我妈来信，说她准备来看我们。”

村头没人，只有桃树，桃树枝光秃秃地刺着夜色，王美诗第一次把自己投到他怀里。贺兴全身的肌肉都兴奋得颤栗起来，一把将她抱在怀中，抱得她双脚都离开了地面，“美诗，我们结婚吧？”王美诗说：“不是说三年不能回家，不许恋爱吗？”贺兴抱着她在桃树林里转了一个大圈，“那是说刚刚初、高中毕业的他们，我和你都二十好远了，我们可以结婚。”有农民的身影出现在他们眼里，王美诗害怕被别人看见，迅速从他怀抱中挣脱出来，他憧憬着两人的未来道：“你妈来了，你让你妈跟你们公社书记说，我再跟我们公社书记说。”

他们在桃树林里说了很多话，直到夜深了，贺兴才把他写的爱情诗递给王美诗，“这是我昨晚写的诗，你拿回去看。”王美诗接了诗，转身向礼堂走去。贺兴回到马兰大队时已是凌晨一点钟，贺强已经睡了，但给他留了门，他轻轻推开门，精疲力竭地躺到床上时，感觉有一个巨大的黑影向他袭来，让他情不自禁地用手去挡。就是那天晚上，王美诗读着贺兴写给她的诗，一遍又一遍，感觉十分幸福地捧在怀里，就那么睡着了。煤油灯放在床旁的椅子上，睡熟后的王美诗一翻身，手一甩，打翻了煤油灯，引燃了铺在地上的木板……

谢乃常还是每半个月去一趟湘江边的租房，坐下来看杨凤月的相片，每看一次，他就仿佛吸取了能量似的，心里就有一丝甜蜜的回忆。桌子上一层薄灰，床罩上也是一层薄灰。他会拎只木桶，打上半桶水，把桌子椅子上的灰抹一抹，把床罩上的灰打掉，然后打开箱子，拿出杨凤月缝制的旗袍或戏服，摆在桌上，不急不慢地看着、抚摸着。陈妇人敲门说：“老谢吧？房子您还租吗？”“租。”他拉开门，掏出六十元钱付给她。阳春五月，河堤上，柳枝儿在风中飘舞，风已是暖风了。他走时又把那些衣服和照片一一收好，“她还会来的，一定还会来的，”他自语，“这些衣物我都要替她保管好。”

星期天清晨，他穿上运动衣裤，只身向公园走去。他练太极拳，是想让自己日渐衰老的身体动作协调一些。休息时，马沙丽走到他一旁，笑吟吟地

问："谢大哥，我大哥说你养过一只孟加拉虎，有这事吧？"她不再称他"您"。"有这事，"他答，突然笑了声，"那只老虎一发情就狂躁，咆哮声把左邻右舍都吓得睡不着觉。"女画家问："老虎也发情？"他觉得女画家太天真了，好像老虎就不该发情似的，说："是动物都会发情。"

几人走出公园时，马沙丽走在他一旁，"谢大哥，我画了幅战争场面，你可以来指导下吗？""是画打日本人的吗？"女画家说："算是吧。"他跟着女画家去了群艺馆。星期天，群艺馆不上班，就冷清。他随女画家走进画室，画室里照样凌乱，充斥着油画颜料和调色油的气味。他看着女画家画的战争场面，画面上都是尸体，东倒西歪的，只一个活人，是个着一身军装的男人，横端着枪，画的只是背影。他说："战争就是这样，你的感受很准确。"

女画家说："我大哥说，战争就是屠杀。我大哥说你是神枪手，当年在云南，你用一支狙击步枪打死过很多日军军官，是吗？"谢乃常笑，"这也跟你说了？"女画家笑道："我大哥最崇拜你。"他听女画家这么说，一抬头，看见她画的那幅他的写生肖像，挂在了墙上。她把背景改成了天空，画上的他，昂着一张冷峻、果断的脸。女画家眯着眼睛打量他，"你打了那么多仗，真的没负过一次伤？"他微微一笑，"子弹好像不喜欢我。"她笑，躺到床上，望着他，红着面颊问："你觉得我漂亮吗？"他有些吃惊，她实在太年轻了。她又问："我不漂亮，是吗？""你不但漂亮，还是个才女。"他称赞她。她立即撒娇的模样说："我喜欢你。"这句话一从她嘴里吐出来，让他立即不敢敷衍地面对她，"我没什么值得你喜欢的，我只是个普通不过的老头子。"马沙丽抿下嘴唇，把腿绷直，脸上却呈现着很多向往和紧张，"你不老，"她无视他的年龄，"你才是最值得我献身的男人。"他吓了一跳，"我老了，你年轻，你的路还长。"她痴迷地望着他说："你能在我身边坐下吗？"他见她脸色绯红、羞涩，不想打击她的自信，就坐下。她拉起他的手，放到自己脸上，"我的脸好烫的。"她的脸的确很热。他摸了下，她颤栗了，目光里却露出许多渴求。他一惊，"你是个好姑娘，你会找到一个好男人爱你。"她说："你才是我一直想要的男人。"她不等他回答，又说："自从我哥说起你后，我就一直想找一个军人做丈夫，可惜，我身边没有。""我不适合你，"他老实说，"我年龄很大了。""年龄不是障碍，我并不是要跟你结婚。"她说，把自己投到他怀里，"我这辈子还没做过一次女人，今天，你能让我做一回女人吗？"他生平第一次在女人面前紧张了，"小马，我承担不起啊。""我不要你承担，任何后果我都自己承担。"她说，渴望地看着他。

这以后，他来得多了。她关心他的身体，他每次来她都为他炖好吃的。他喜欢看她穿着白衬衫，套着件灰色马夹，眯着只眼睛画画；喜欢看她左手勾着调色板，右手举着油画笔，抿着嘴儿，边调颜色边画画；喜欢她对他

笑，她笑起来会有一口洁白的牙齿闪现在他眼中。那年，她画的那幅战争题材的油画参加省美术家作品展览，引起轰动，获得一等奖。她告诉他，是他给了她画战争场面的灵感。他为她高兴，“你很了不起。”

她很快乐，仿佛生活在一种甜蜜的爱情国度，画室成了他俩爱情的岛屿。如果是晚上，她的两个侄儿在家，他们就在画室里，像恋人样没完没了地说话，她说单位的事，外面的事，家里的事，她可以一心二用，边说话边画构思。她画一个美丽的母亲，这母亲在哺乳，一旁还有一个熟睡的儿子和一个趴在桌前写作业的儿子。她画的母亲有点像她自己，两只乳房画得十分饱满，一个婴儿蜷缩在母亲怀里。她说：“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他答：“是啊，所以有人把大地比作母亲。”她很认真地画着，他在一旁看她画。有天，一个闷热的晚上，她把自己脱光，赤裸着身体对他笑。“我可能怀上你的孩子了，我有两个月没来例假了。”他瞪大眼睛看她，十分不安地说：“那怎么行？你未婚先孕，那不会闹得满城风雨？”“我想当母亲，无论是儿子或女儿，我都要了。”“你疯了？快去医院把孩子打掉。”女画家幸福地一笑，说：“我要感谢你让我成了母亲。”“这会害死你的。”“我不怕！”她表情很坚决，“我要生，后果我自己一个人承担。”

那几天，他天天劝她去打胎，她坚决不肯。“你太固执了。”他说。她昂起一张因怀了孕而变得很幸福的脸蛋说：“我一定要做母亲，我发现，天下最幸福的女人，就是母亲。”六十年代是个思想禁锢和道德观念守旧的年代，一切都是以道德标准来衡量，未婚先孕会被视为大逆不道！他觉得马沙丽想当母亲想疯了。“你真是个疯女人，”他生气了，“我都不知道怎么祛除你身上的傻气，到时候你哥哥姐姐，还有你们单位领导，都会找你的麻烦。小马，我不是说你，你何必把自己置于麻烦的漩涡中？”马沙丽笑了，笑声很平静，“我已经想好了，要是别人问我是怎么怀的孕，我就说，是一次回家的路上，被一个流氓强奸了。”他满脸羞愧，说：“别人会想到我这个老头子。”

她在画室里走了两圈，停下，昂起固执、骄傲的面孔，表情严肃、肯定地说：“从明天起，我们两年不见面，两年后，我再跟你联系。”她把目光放到她画的他的众多肖像上，眼睛里满是喜悦，“我想你了就看墙上的画。”“你这是自己找罪受。”他说。她一脸憧憬道：“我希望生下一个将来会有作为的人，他是你的血脉，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培养，我会成为一个好母亲。”他觉得她想象力太丰富、太离谱了，说：“小马，别固执了，你会把自己毁了的。”“我不怕，”她很开心地说，手放到他手上，“我一定要生。你回去吧。”他焦虑得在她面前走来走去，不断地劝说她去流产。她说：“你让我烦了。”

又过了两个月，她的肚子开始隆起，已经是孕妇模样了，脸上也出现孕妇斑了。一个晚上，他走进她家，她很吃惊，因为两个侄儿在家，她说话就

很小声：“你疯了？还跑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三千块钱，“收好，我真的会有两年不来了。”他望着女画家，“如果你扛不住了，就供出我，让我这个老头子来承担后果。”她感动地点下头，“你是个重情重义的将军，我大哥没说错。”“我没那么好。”他认真地答，为她担心地摇摇头。

后面的几个月，他再也没去过群艺馆，也没在公园里碰见过马沙丽，她肚子大了，不再方便练太极拳。他思想有些乱，练拳也心不在焉。参事室里，一些人正在议论刚刚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他听他们议论，不发表意见。家里，一切如旧。黄莹一个月来封信，告诉他女儿、女婿和两个外孙及外孙女的近况。儿子谢国栋懒，下放后，只来过一封信。有天，文清回来，他问：“文清，今天没演出任务？”“快过年了，团里放假。”文清说。他说：“你哥不会回家过年，爸过年的时候准备和你妈去北京你二妈家，你是不是也去看看你美莲姐？”文清说：“好啊。”

这年春节，谢乃常夫妇和文清，是在北京过的。女儿、女婿一家住在一处四合院，那四合院住着好几户人，都是医科所的科研员，女婿这几年在医学界已奋斗出了一点名声，国内医学界脑科方面的医生，几乎都知道女婿的大名。女儿如今没当记者了，当编辑，坐办公室，已经有了三个儿女，一大家人，只好打地铺睡觉，倒也其乐融融。

这年的北京很冷，谢乃常打量着北京的天空，那天天色有点惨白、凛冽，北风从天上吹来，打在人脸上很有劲道，生疼。初三那天，他到了宋希濂和杜聿明将军的住处，他先拜访宋希濂。宋希濂很高兴，“谢大哥，坐。”宋希濂总是叫他“谢大哥”，而谢乃常却叫宋希濂“长官”。两人坐在客厅里，谢乃常告诉宋希濂，三斤茶叶是送给他的，另三斤是送给杜聿明将军的，火焙鱼是送给他的，乡里腊肉是送给杜聿明的。宋希濂就让家佣叫杜聿明过来。杜聿明与宋希濂同住一个四合院，杜聿明过来了，谢乃常当过杜聿明的下属，曾是杜聿明的汽车运输三团团长，他见剪着个平头的杜聿明走来，起身敬个军礼说：“长官新年好。”杜聿明哈哈笑道：“乃常君，新年好。”

三位前国民党将军坐在客厅里说话。谢乃常既做过杜聿明的部下，又当过宋希濂的部属，他瞧着两位当年声名赫赫的前长官，两人都是蒋介石当年很欣赏的学生。聊天中，宋希濂说他从没回过家乡，他昂头望着朝南的窗户，感伤地说：“我们宋家是个大家族，当年我陆续从家乡带出的两百多兄弟，都是乡亲，有的还是堂兄弟，家乡的父老把儿子交托给我，是想让他们的儿子跟着我升官发财，能在我的军队里谋个一官半职，结果大部分都战死在抗日战争和后来的国共两军拚杀的战场上，我无脸面对家乡父老。”这话仿佛一座山峰塌下来，把三人的愉快心情都压倒了。谢乃常说：“长官，这不能怪你。”宋希濂答：“鄙人惭愧。”杜聿明挥下手，仿佛要把烦恼赶开，说：“湖南人厉害，打仗，你们湖南人最行。徐蚌会战，

我就是败在你们湖南人粟裕手中。”杜聿明是蒋总统当年倚重的将军，是徐蚌会战中蒋介石任命的副总司令，总司令虽是刘峙，但实际兵权都掌握在杜聿明手中。那一仗，蒋总统的王牌军杜聿明兵团、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及邱清泉、李弥兵团统统葬送在粟裕指挥的解放军手上。杜聿明用钦佩的目光瞧着眼前的这两个湖南人，“了不起呵，粟裕大将，用六十万军队打败我八十万军队，歼灭五十五万五千我精锐之师，这样的人，也只有出曾国藩、左宗棠那样的地域才能再出一个，别的省份出不了啊。”

这话把三个男人的思想拎在一起甩回了过去。宋希濂说：“古人说：亡秦必楚。林彪和粟裕，都是我们楚国人。”杜聿明用陕西话说：“荫国，我只佩服粟裕，我在他面前输得心服口服。”谢乃常说：“跟随陈明仁在湖南和平起义的贺百丁，他就跟我说，胡宗南不会打仗，但很自负。”宋希濂听谢乃常说完，一笑。谢乃常在宋希濂家用了午餐，回到女儿女婿家已是两点多钟，黄莹问：“见到你两位长官了？”“见了，”他说，“都还好，共产党保护着他们。”黄莹说：“共产党对你们不错。”他回答黄莹：“是对他们不错，我没跟共产党打过仗。我要补个午觉。”他脱下外套，躺到铺上，被瞌睡的大衣包裹着进了梦乡，他在梦乡里疲于奔命，一个劲地朝前赶，对身旁的人说“让让，让开”，来到了一九三七年的南京街上……

第四卷

忻口会战后，谢乃常辞别了五二九旅旅长许权中，带着陆琳和高中汉拚命向南京赶，旅途中听说淞沪会战打得很惨烈，就很焦急。他明白，南京离上海不远，一旦上海失陷，南京倒霉的日子就不远了。谢乃常担心黄莹、美莲和儿子的命运。他和陆琳、高中汉日夜兼程，赶到南京时，正碰上大批的南京市民往外涌。先几天，日军对南京市狂轰滥炸，把南京的老百姓炸得人心惶惶。而国军却不断地往南京开进，准备保卫国民政府的都城。街上一片狼藉，战争近在咫尺，一些政府部门正纷纷撤离南京。谢乃常和陆琳、高中汉赶到南京的家时，家已被炸毁，日军飞机投下的一枚炸弹正落在岳父家院子里，把岳父、岳母和黄莹的外婆及他儿子全炸死了。黄莹之所以躲过这一劫，是她又回到了她曾经教过书的那所小学执教，而女儿美莲也随她在那所小学就读。那天，南京城里一片爆炸声，等日军的飞机飞走，黄莹带着女儿赶回家时，呈现在母女眼前的是一副家毁人亡的悲惨景象。

儿子身首各异；父亲的胸部出现了个大洞，母亲倒在玉兰树下；外婆的脑袋被弹片削掉一边，身体还是坐着的姿势。这一切谢乃常都没看到，等他赶回南京时，政府已出人出力帮黄莹母女简单地打扫了悲惨的现场，尸体也拉去掩埋了。“妈，爸爸、高叔叔和陆姨来了。”美莲看见父亲，尖叫了声，泪流满面地扑到父亲怀里。黄莹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谢乃常半天没吭声，傻傻地坐在椅子上，悲伤且愤怒地瞧着天空，喃喃道：“一路上我就有预感。”黄莹在一旁抽噎。他经历了那么多死亡，心就硬，想哭也流不出眼泪。他说：“不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中国人就没法活。”第二天，他随黄莹去了儿子和岳父、岳母及外婆的墓前，四座新坟，草草掩埋的，都还来不及立碑。他严肃着脸，跪在岳父坟前说：“爸，我发誓，如果我不死，我会替你们杀尽日本人。”他说完，仿佛跟昨天告别了，“国难当头，家仇国恨，必报，我谢乃常绝不苟且偷生。”他说，看黄莹和女儿一眼，女儿被他的威严慑住，竟不敢亲近他。回家的路上，他对黄莹说：“赶快收拾下，我们去湖南。”他解释：“日军要打南京了，我不想再失去你和美莲。”

几天后，南京保卫战打响。那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因为日本侵略军志在拿下南京，而当时的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虽立志死守，但国军在淞沪战场上损失惨重，众官兵都无心恋战。十二月，也就是南京失陷的那些天，谢乃常带着黄莹和女儿逃到了长沙，一九三七年的长沙还只是个不到三十万人口的城市，市区也不大，旅社虽多，但想找一家旅社落脚却不容

易，因为从北方或从江苏、浙江等地逃来的难民和资本家及国民党的政府要员们把市内的旅社全占满了，以致他们接连找了几十家旅社，无一家有空房。

谢乃常买了火车票，一家人爬上火车。火车上，人人都脸色苍白地谈论着战事，河北石家庄失陷、山西太原被日军占领、上海沦陷、国都南京被日军攻破，中国正处在岌岌可危中。一老教授泪流满面，说他听了广播，日本人在南京展开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老教授在火车上捶胸顿足道："中国亡了，亡在小日本手上了。我们愧对祖先啊。"谢乃常就坐在老教授一旁，听老教授这么说，他虎着脸冷笑答："没那么快，先生。"老教授摇头，"完了，偌大一个中国竟受小日本欺压。"他攥紧拳头，"中国人不是那么好欺，我的家仇国恨还没报呢。"

郴县在粤汉铁路上，一行人于傍晚出现在老家门前时，田贵荣和儿子正在吃饭，堂屋里还有几个人，是谢乃常的母亲和田贵荣娘家的人，田贵荣和谢国民看着他和黄莹、陆琳、美莲及高中汉，高兴得叫了起来。"难怪今天一早就有两只画眉在枝头上叫个不停，原来是你们要来。"田贵荣笑道，"国民，叫爸啊。"儿子叫了爸，田贵荣起身，叫佣人去灶屋煮饭，自己拎起菜刀，砍下吊在灶台上的一大块腊肉。谢乃常已失去了一个儿子，就用心打量着大儿子，谢国民十三岁，身高一米六多了，长得结实，目光诚恳、敏锐和勇敢，在郴县的一家小学读高小。他瞧着儿子说："国民，长这么高了？你还没叫二妈和三妈。"儿子忙不好意思地看眼黄莹和陆琳，"二妈、三妈。"谢乃常让美莲叫谢国民"哥"，美莲声音甜甜地叫了声"哥"，然后指着哥手中的烤红薯说："哥，我要吃烤红薯。"

谢乃常在家住了几天，那几天郴县霪雨霏霏，屋檐上的冰锥垂下来足有尺多长，谢国民站到椅子上，摘下冰锥给美莲玩，村里的狗们因从没见到如此冷的冬天，冷得叫个不停，猪缩在猪圈里，挤在一起取暖，鸡们因冷而在雪地里一蹦一跳。谢乃常从紧张不安的状态中恢复过来，身上又聚集了力量，握着的拳头就很有劲。一天早晨，他对着镜子戴好军帽，把风纪扣扣好，看着陆琳说："我要去打日本人了。"陆琳立即起身说："本姑娘跟你一起去。"田贵荣很是惊讶，"你一个女人家，打仗可是男人的事。""大姐，我打死过日本人。"陆琳骄傲道。田贵荣再次感到惊异，"那你行啊，我还从没听说过女人也打死人呢。""知道我有多厉害了吧？"陆琳说。吃过早饭，谢乃常伸个懒腰，觉得再多待一分钟都是浪费光阴，起身对高中汉说："老七，我们走。"

谢乃常和高中汉、陆琳上了火车，火车呼啸着往长沙开去，车上的人都在热议前不久发生的淞沪会战和南京大屠杀，战况消息都来自于电台和报纸。车上就有报纸卖，谢乃常买来一张报纸，报纸上登着几幅日军在南京屠杀老百姓的照片，惨不忍睹。他把报纸递给高中汉，"日军之所以在南

京屠杀中国老百姓，是要制造恐怖，让中国人怕他们。”他感到万幸，“幸亏我把黄莹和美莲接出了南京。”他都不敢多想，看着火车外凄凉的乡村景致。陆琳说：“日本人是魔鬼。”他啐口痰，说：“我们就是为杀魔鬼而生。”

傍晚，火车到了长沙，三人下车，走出简陋的车站，街上白茫茫一派冷清。三人在街上寻找旅社投宿，然而，所有的旅社都被逃避日军的外省人租住了。谢乃常想起郝光发，就去寻郝光发家，他们没找到郝光发家，却无意中找到了陆军部设在长沙的临时接待站，那是一栋上下两层楼的公馆，陆军部在长沙临时租用的，门前有军人站岗，一般人进不去，他看见陆军部接待站，就和陆琳、高中汉走进去，接待站的年轻军官问：“你们是哪个师的？”谢乃常答：“是被打散了的。”年轻军官问：“之前是哪个师的，任过什么军职，我要登记。”这时，宋希濂出现在他眼里。

宋希濂当时是国军第七十八军军长兼三十六师师长，两个月前随唐生智将军守卫南京，南京失守后，被免职，此刻他住在陆军部临时接待站，接受问责调查。他瞧见谢乃常气宇轩昂地走来，忙笑着跟他打招呼：“谢大哥。”谢乃常叫了声：“荫国？你怎么在这里？”宋希濂笑笑说：“在南京吃了败仗，受到校长斥责。你也回湖南了？”谢乃常答：“我送老婆和女儿回郴县。现在我和高中汉出来打小日本。”宋希濂说：“太好了。”宋希濂领着谢乃常和高中汉、陆琳到他房间坐，闲聊中，宋希濂说：“谢大哥，杜聿明深受校长器重，目前在湘潭组建机械化装甲师，我写封推荐信，你去杜聿明的装甲师干如何？”谢乃常答：“只要是打日本人，让我当个连长都行。”宋希濂笑，“乃常君真大丈夫！”

谢乃常拿着宋希濂写的推荐信，赶到湘潭。杜聿明当时已升任装甲师中将师长，这个黄埔一期毕业的陕西米脂人，年轻时并不是一个好处的人，脸上有股陕西人的骄横，加上自己受到校长器重，就更加冷峻，仿佛只有陕西才配出帝王将相，湖南只配出随从和副官似的。杜聿明看完宋希濂写的推荐信，问：“你就是谢乃常？”谢乃常答：“是，长官。”

杜聿明将军听谢乃常回话的声音十分洪亮，又见他身材挺拔，便说：“我装甲师营长以上的军官都是黄埔军校的，你当过团长，证明你有作战经验。本师汽车运输团团长洪世寿是黄埔三期的，你先去汽车团干个参谋长吧。至于高中汉……”高中汉不是个喜欢给人添麻烦的人，忙打断杜聿明的话道：“长官，您不要考虑我，我就当我大哥的副官吧。”杜聿明身为长官，自然有长官的尊严，不喜欢别人打断他说话。他冷冷地瞧眼高中汉，“那好吧。我让参谋带你去汽车团找洪世寿团长报到。”

洪世寿是安徽人，还在黄埔军校就认识谢乃常，他见两名大汉走来，咧嘴笑了。谢乃常说：“洪团长，在下向你报到！”两人握手，高中汉在洪世寿

的肩膀上拍了下，洪世寿忙又同高中汉握手。洪世寿说：“我们可知道你，你是黄埔四期里第一个当团长的。”谢乃常一脸惭愧，“那是张发奎将军错爱卑职，别提了。”洪世寿瞟眼陆琳，奇怪这男孩怎么胸部如此挺拔，不免迷惑，谢乃常说：“她是我的贴身女警卫。”洪世寿满脸惊愕，他解释：“你别看她是女人，忻口会战中，她也打死过日本人。”洪世寿竖起大拇指，“那是巾帼英雄啊。”

陆琳为谢乃常铺好床，一张脸妩媚、迷人。谢乃常一把将她搂到怀里，“夫人。”她挣脱开，他十分疲倦，一翻身就沉入梦乡。醒来时，他以为自己在家乡郴县，再一看，这是湘潭的天空，屋外有两个湘潭士兵说着湘潭话。陆琳买来油条和包子，他拿起一根油条，吃了口，“真香。”高中汉吃醋的模样道：“凡是小陆买的东西，大哥吃起来都香。”他答：“算你说对了。”陆琳笑，高中汉说：“我嫉妒呢。”“你嫉妒？”谢乃常笑，“你还真当自己是女的啊？”

贺百丁和陈德参加了惨烈的淞沪会战，他们是中途加入的，当时上海吃紧，校长四处调动军队，把自己的嫡系都往上海调。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胡宗南接到电令，把团长以上的军官叫到军部，他个头不高，但气势压人。“弟兄们，中华民族存亡的时刻到了。”他声色俱厉地说，扫一眼在坐的军官，更加严肃道：“日军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这太不把我们中国军人放在眼里了。校长电令我们立即开赴上海，与日军决一死战。”

贺百丁早已耳闻日军的种种暴行，心里已积蓄了很多愤慨，他热血沸腾地第一个站起身，大声请缨：“军座，我愿意率五五三团打头阵。”贺百丁当时是五五三团团长，一张年轻气盛的脸上，充满勇敢和自信。胡宗南很满意他的态度，“贺团长，你去准备吧。”贺百丁敬一个军礼，跨上马，朝五五三团飙去。伤愈归队的陈德因没有团长职位安排，成了他的副团长。他赶回团部，让团参谋长集合官兵，他走上前，一脸愤慨道：“弟兄们，此役关系重大，委员长下了奋勇杀敌的死命令，宁可全团战死，也绝不能当逃兵！”他望眼全团官兵，“本团长有令在先，谁敢后退半步，一律就地枪决！”

五五三团日夜兼程，赶到上海近郊时，迎接他们的是日军飞机，日军知道中国军队正一个师一个师地往上海涌来，日军飞机就不断地冲朝前赶的国军轰炸和扫射。那时中国军队还没飞机，制空权完全掌握在日军手上，炸弹一颗颗地从天上扔下来，炸弹刚刚炸完，国军官兵还在惊恐中，日军的战斗机又飞来了，扫射着惊魂未定的中国军队。五五三团和兄弟部队，有的官兵还没看见日本人长什么模样，就命毙在日军飞机投下的炸弹或重机枪扫射下了。日军的飞机众多，排着队扔下一大片炸弹飞离后，大家刚刚把负伤的官兵包扎好，炸死的官兵还没来得及掩埋，日军的第二批飞机、第三批飞机又嗡嗡嗡地飞来。贺百丁忙喝令官兵隐蔽，众官兵四散卧倒，

飞机飞过去时又投下一大片炸弹，不但炸死众多赶赴淞沪会战的国军官兵，还炸死了众多从上海逃出来的难民。

贺怀国的一营，一个连长和几个士兵趴在路边，被空中落下来的一颗炸弹炸死了。贺怀国营长抱起后脑勺被弹片削去一半的尸体——这个连长是黄埔八期的，是个勇敢的湖南人。贺百丁见贺怀国满脸悲伤，说："怀国，乘日军飞机飞走时，我们立即朝前赶。"贺怀国昂起一张猫脸，难过地说："三哥，尸体就这么扔着不管吗？"贺百丁不想废话道："立即集合队伍，跑步前进。"他知道自己身负重任，全团官兵都盯着他，他只能冷血，如果他像弟兄们一样痛哭，只会削弱官兵们的意志。这些年，他研读了从古至今的很多次战役，明白身为指挥官，在战场上不能感情用事。四周都是平原，没有掩体可以躲避，如果纵容士兵在这里停留，只会让他损失更多的士兵。

官兵们弃下负伤和炸死的弟兄，赶向前方吃紧的战场。他喝令大家朝着南翔奔去，南翔正处于胶着状况，日军拚命攻打南翔，国军官兵拚命死守。贺百丁率团赶到，迅速投入到战斗中。日军不断地用炮轰，跟着不断地出动飞机轰炸国军阵地。五五三团的一个连刚进入阵地，便被日军飞来的炮弹和飞机扔下的炸弹，削减了一半战斗力。待日军组织步兵进攻时，贺百丁喝令官兵们狠狠地揍日本兵，众官兵便一齐朝冲来的日本兵开枪。当时一个连才一挺机枪，大部分士兵手里握着的是粗糙的汉阳造。日军除了飞机、大炮，轻便机枪也多，火力超过国军数倍，但即使这样，贺百丁仍毫不畏惧地指挥五五三团的血肉之躯拚死还击攻上来的日军，硬是把气焰嚣张的日军打下去了。陈德感叹说："我这辈子，第一次打这种不要命的仗。"贺百丁道："是啊，我也是第一次。"

日军太强大了，不但武器装备优胜于国军，还太拚命太能打了。一天下来，贺怀国的一营五百官兵已战死一半。贺怀国哀伤地趴在阵地上，他有两天没合眼，此刻正恐惧地盯着硝烟和尸体臭气弥漫的阵前，阵前躺着多具日军尸体，也有多具国军官兵尸体。由于彼此都在射击范围内，尸体都不敢收，对峙着。

贺百丁来一营检查伤亡情况时，贺怀国灰心地说："团长，撤吧？这样打，我们都会死在这里。"贺百丁问："怕了？"他强调，"团长，我们都读了点兵书，这个时候，我们应该避其锋芒，硬拚，伤亡代价太大了。"贺百丁说："这谁都明白！贺营长，日军对全世界吹嘘，三个月灭亡中国，校长下了死决心，就在上海打他娘的三个月，上海不是租界多吗？不是居住着许多外国列强吗？校长之所以选择在上海与日军开仗，就是要我们打给外国佬看，要让外国列强明白，日军灭不了我中华民国！"贺怀国说："校长不能拿我们的生命赌气啊。"贺百丁说："老四，校长不是赌气，是要我们争气。"

五五三团在南翔坚守了三天，三天里，一千五百多官兵投入战斗，战死了七百多人，剩下的八百官兵仍坚守着阵地，阻挡日军的猛烈进攻。战打到第七天，五五三团只剩四百人了，又补充了五百新兵，这些新兵还没打过仗，贺百丁把新兵分给三个残缺不堪的营，让老兵带着新兵打。他的身旁都是死去的尸体，负轻伤的官兵继续作战，负重伤的都被抬走了。他觑着这一具具尸体，他们在一天前或半天前都还活着。妻子的表弟张健是他的警卫，张健走来，“团长，趁着日军没进攻，你休息下。”他说：“我敢睡吗？日军不想让我睡。”

他们说这话时，日军的飞机飞来了，新兵们惊慌得四散，只听见老兵喝令新兵“趴下”和“卧倒”的声音。这时，一营一连长奔来报告：“长官，营长丢下我们，带着身边的几个士兵跑了，一营的士兵散了，日军趁机杀进了我一营阵地。”贺百丁狂怒地大叫一声：“张警卫，叫上督战队的士兵把贺营长给我抓回来！”张健忙去抓人。贺百丁亲自带着机动连猛扑上去，与日军展开近距离搏杀。弟兄们见团长疯了，也不要命了，狂怒地与日本兵拚命。日本兵也不要命，龇牙咧嘴地与国军官兵拚刺刀，勇敢得像一头头狮子，国军却如勇猛的亚洲鬣狗，两人或三人围着一个日本兵死缠烂打地砍杀，这样不计血本地厮杀了半个多小时，夺回了阵地，却为此战死四十多人。

贺百丁一身血，不是自己弟兄的，便是日本兵的。面前是一具具鲜血淋漓的尸体，轻伤的不算，重伤的还有好几名。何连长负了重伤，“团长，给我头上一枪吧。”他哀求贺百丁尽快结束他年轻的生命。贺百丁说：“何连长，你给老子挺住！”何连长说：“我要死了，快给我一枪。”何连长的肚子和右胸，还有腰都分别被日本兵的刺刀刺穿，只因生命力旺盛，一时没死，血还在他身上缓缓流淌。贺百丁喝令身边的士兵：“快把何连长抬下去救治！”

贺怀国被抓了回来，低着头，一脸羞愧地站在他面前。“贺营长，”贺百丁盯着贺怀国，“你身为营长，临阵脱逃，造成这么大的伤亡，我不枪毙你，对不起战死的四十多名兄弟和负伤的弟兄！”贺怀国说：“团长，我一时糊涂。”贺百丁绷着脸问贺怀国：“你还有什么话要交待？”贺怀国见贺百丁的目光像玻璃一样尖利，没有半点怜悯，噗通一声跪下道：“三哥，饶了我吧，啊？”贺百丁厌恶地踹他一脚，吼道：“起来，我不杀你，战死的弟兄能瞑目吗？临阵脱逃，就地枪决，这是本团长三令五申的！”贺怀国嘀咕：“三哥，你知道我是家里的长子，下面有好几个弟弟妹妹。我父亲得了痨病，家里就靠我寄回家的一份军饷生活，我死了，一家人都会跟着我饿死。”贺百丁说：“我知道你家穷，但本团长不能因你要养活弟妹就原谅你临阵脱逃，我原谅你，那弟兄们都可以跑，都逃跑了，谁打日本人？！”他说到这里，特别补一句，“你我是结拜兄弟，只要我活着，你弟

妹就绝不会饿死。”他冷着脸色对督战队的说：“执行吧。”

枪声就在他身后几十步外响起，贺百丁让督战队的士兵当着全团剩余官兵的面执行枪决，就是要让大家明白，谁再敢逃跑，便是贺营长的下场。士兵们散开后，贺百丁走到贺怀国的尸体前，想老四不是死在日本兵的枪下，而是死在他下令枪毙的子弹下，既自责，又为老四悲哀。他蹲下，从贺怀国的口袋里搜出一张半个月前寄钱给父母的汇票凭据，放到自己的记事本里。他问陈德：“二哥，你给句话，我是不是不该枪毙他？”陈德肃穆着脸道：“感情上是说不过去，但他违抗军令，当然应该枪毙。”

日军再次进攻时，贺百丁见那些新兵紧张地望着他，他咬着牙说：“给我打！”他沉着指挥，哪里枪声弱了，就带着机动连的官兵赶到那里，狠狠还击。警卫张健紧跟在他左右，张健瞟见日军的一挺机枪已架好，正要朝他们射击，他忙把贺百丁摁倒，一排机枪子弹从他们头顶飞过。他们把日军的进攻又一次打退后，贺百丁的喉咙都干裂了，他指着张健身上的军用水壶，张健把水壶递给他，他把水壶里的水全喝了，对张健说：“你是好样的。”师部传令兵奔来，让他率部增援四六四团，四六四团几乎打光了，只剩了一百多名官兵仍坚守在阵地上。贺百丁让陈德带一部分官兵死守南翔，自己率一个营增援四六四团。

日军已将四六四团的一百多人团团围困在几栋断垣残壁的房里，贺百丁率部赶到，与日军展开激战，日军外围打阻击的官兵，用机枪封堵着他们前进。贺百丁赶到前面，趴在地上，让士兵对日军机枪手扔手榴弹。一颗手榴弹的爆炸威力小了，士兵们就将两颗或三颗手榴弹捆绑在一起，拉掉引信，朝日军机枪阵地狂扔，几声爆炸下来，炸哑了两挺机枪，士兵们如群饿狼样扑上去，与日军官兵展开刺刀见血的肉搏。

另一批日军赶来，贺百丁端起机枪，朝冲来的日军猛射，日军被他打倒一片，日军也向他开枪，机枪子弹打光了，他拔出驳壳枪，冲端着刺刀刺向他的日本兵就是一枪，撂倒了那个日本兵，又一枪打死另一个冲上来的日本兵。贺百丁已经打红眼了，指挥士兵往前死冲，日本兵也不断奔来阻挡，重武器不能用了，双方只能刀对刀枪对枪地肉搏。贺百丁深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道理，捡起一士兵的步枪，与一个日本兵拚起了刺刀。他一旁是警卫张健，张健也端着刺刀，左刺右刺。有四个日本兵围着贺百丁和张健，贺百丁如狂怒的雄狮样来了个跨步冲刺，刺刀捅进一日本兵的胸膛，一搅，拔出刺刀，又捅向另一日军士兵的肚子，边大喝一声：“去死吧！”而另两个日本兵也被身手敏捷的张健杀死。他的士兵大受鼓舞，也像他一样狂怒得不要命地与日军拚杀，日军抵挡不住，退了。

四六四团的团长是刘于一，负了伤，副团长指挥着战斗，几个营长、连长也于战斗中殉职了。贺百丁率五五三团猛冲猛打地打退日军时，四六四团

全团只剩下七十几人，个个又累又饿。他们已被日军围困了四天，四天里没吃一口饭，却凭借几处断垣残壁打死了一百多日军官兵。刘于一说："贺团长，我们粮早断了，马上也快弹尽了，你是我的福星呵。"贺百丁让几个士兵把负伤的刘于一团长和其他几名重伤员抬下去，他重新布置兵力把守阵地。四六四团副团长狄昆是山西太原人，自诩祖先是唐代宰相狄仁杰，也是黄埔四期的，与贺百丁在黄埔军校时就相识，他说："贺团长，我们团还有七十个弟兄，随时准备战死。"贺百丁望眼身心疲惫的太原人，"我们带来了冷饭，吃吧。"狄昆马上带着饿坏了的士兵去吃饭。

不一会，日军的炮火飞来，把这一带炸成了一片火海。跟着，日军对他们展开猛攻，一场更加残酷的战斗打响了，贺百丁亲自架着机枪扫射冲来的日本兵，十几个日本兵倒在他的机枪下。日本兵退开，趴在地上还击。贺百丁骂道："狗娘养的，有胆子就来啊。"飞来的是迫击炮弹，新的一轮轰炸之后，日军再次向他们冲锋，又被贺百丁和狄昆指挥官兵凶猛地打退。晚上，一轮椭圆的月亮爬上硝烟弥漫的天空，炊事班的士兵趁着黑夜送饭上来，但没有碗筷，大家就用手抓米饭吃。填了肚子，没那么饥饿了，狄昆说："日本人太厉害了。"贺百丁不语，看眼天空，见张健盯着他，想起与日本兵拚刺刀时，张健身手相当敏捷，便问："你是不是学过武艺？""学过。"张健回答。

次日一早，战斗又开始了，从早晨打到天黑，五五三团和四六四团又死伤一百多。这是九月下旬，上海的九月还十分炎热，不把尸体运走或烧毁，会马上发臭。在两军相隔的地带，昨天战死的官兵，于这天下午，发出了一股极难闻的尸臭，南风把尸臭吹来，大家闻见了，都捂着鼻子。晚上，趁着天黑，贺百丁让几个士兵爬过去，把那几具腐烂的尸体拖回来，埋到弹坑里。第二天，新的一轮战斗又打响了，有半个连的士兵战死了，连长也战死了，余下的半连人因没人指挥，败下来了。日军占领了那处阵地，贺百丁带着另一连的士兵猛扑上去，夺回了那处阵地。下午，日军又进攻，贺百丁下令官兵退出阵地，等日军的炮火一停，忙率部冲上去，又与日军展开新一轮拚杀。次日，日军又朝五五三团的阵地狂轰滥炸，一块弹片削开了贺百丁的腹部，肠子都流了出来。贺百丁不知道——他没有痛觉神经，炮弹爆炸时他是蹲着的，注意力集中在阵地上，等日军的炮火一停，他瞧见日军又哇哇叫着冲来，忙站起身指挥官兵投入战斗。张健瞪大了眼睛，叫道："团长，您负伤了。"他低头一看，血已经染红了他的裤子。他大叫："弟兄们，给我多杀死几个鬼子。"他举枪向日本兵射击，一点也不顾惜自己的生死。

张健待贺百丁把驳壳枪里的子弹打光，用头将贺百丁拱到地上，把流出来的肠子放进他的肚子，边说："团长，我背你走。"贺百丁不觉得痛，但他感觉头晕，还觉得异常疲惫。他看见自己这副惨相，想自己要死了，忙对

走来的狄昆说："狄副团长，你指挥。"他说完这话，看到一大片黑雾飘到他头上，人就被那片浓浓的黑雾裹住了。张健的包里除了手枪子弹、手榴弹，还备了一捆纱布，他把贺百丁的肚子绑紧，背着贺百丁奔离了战场。

贺百丁再次醒来已在战地医院，给他缝肚子的医生告诉他，他的肚子缝了十八针，他没死已经是奇迹了。贺百丁说："阎王爷不肯收我，要我继续打日本人。"医生道："你这样想是对的。"一个星期后，陈德来看他，陈德又一次负伤，一颗子弹打伤了他的胳膊。陈德告诉他："在南翔作战的五五三团的官兵全部阵亡了。"这时，有个头包得只剩了一张嘴留在外面的伤员，撑着拐杖走进来，一开口就是湖南邵阳话："我日他的娘，你们还活着。"贺百丁和陈德都望着他，那伤员说："我是郑志宏。"郑志宏与贺百丁在黄埔军校时，不但是步兵科同一个连的，还是同一个班的，班长就是块头比贺百丁大的郑志宏！"郑班长？"贺百丁很高兴，"你这头包得像颗粽子，谁认得出啊。"

一个多月后，国军全线从淞沪战场上退下来了，贺百丁也随众伤员转到武汉。他和陈德、郑志宏在武汉养了两个月伤，当时一部分国军正在南京打保卫战。他们听说南京被日军占领了，接着传来日军在南京大屠杀，这让他们觉得自己愧对军人的称号，就有不少人抱成一团痛哭。这些让他们愤怒和痛哭的暴行还在他们心里燃烧，徐州会战又打响了。贺百丁对陈德说："日本人太毒了，不给中国人半点喘息机会，旨在一鼓作气地灭我中华。我们出院，打他娘的日本人去。"郑志宏与贺百丁、陈德不在一个部队，见贺百丁和陈德要走，说："等等，我跟你们一起走。""好，"贺百丁说，拍了下郑志宏的肩膀，"我会向胡宗南军长举荐你。"他们伤还没好透，却再也待不住了，匆匆向关中奔去。

贺百丁和陈德、郑志宏出现在胡宗南眼前时，胡宗南很高兴，"贺团长，我马上重建五五三团，给你三个营的士兵，都是关中子弟。"贺百丁把郑志宏推荐给胡宗南说："长官，他叫郑志宏，湖南邵阳人，之前在八十八师孙元良师长手下任团长，也是黄埔四期的。"胡宗南微笑地扫眼郑志宏，与郑志宏握下手，又看眼陈德，"你们都是黄埔四期的，一起带五五三团的新兵吧，郑志宏，你任副团长。陈德，你当参谋长。刚接到命令，我们第一军得赶赴开封，支援兄弟部队。"贺百丁、郑志宏和陈德立即道："遵命。"

五五三团的新兵，年龄大的有三十多岁，脸上长着络腮胡子，年轻的十七八岁，大多来自农村，有的才来几天，还不知道使枪，就得上战场了。老兵都是从淞沪会战中退下来的，新兵就交给老兵带。军官都是黄埔军校生。贺百丁把目光放到三个营长脸上，三个营长有两个湖南人，一个浙江人。一营营长姓张，黄埔五期毕业，湖南长沙人；二营营长姓马，湖南常德人，高个子，枪法好，也是黄埔五期生；还一个营长是浙江绍兴人，黄

埔军校六期生，他就是淞沪战场上要求贺百丁给他补一枪的何连长，他的身体奇迹般地康复了。贺百丁一看见何连长，马上升了他营长。“何强营长，带好自己的兵。”贺百丁对何强说，“新兵大多是关中农民，告诉他们，战场上是你死我活，要全力杀敌！”

两天后，贺百丁接到七十八师师长的命令，率五五三团奔赴战场。他不知道自己此次带兵打仗，能不能活着回来，骑上马，奔向邮局，把一百块钱寄给贺怀国的父母。回到驻地，他绷着脸把全团官兵集合起来，站到土堆上，望一眼新兵，凝重着面孔说：“弟兄们，本团长只说一句话，为了不当亡国奴，我们要比跑到我们中国来杀人放火的日本人更凶残！”他明白身为指挥官，需要给弟兄们定位，让弟兄们明白自己是什么人，便大声道：“我们是老虎，老虎下山是要吃人的，现在我们吃日本人去！”

整整一年时间，二百师都在湘潭集训，这一年湖南北边的武汉失陷、南边的广州也失陷，湖南岳阳也被日军占领了。湖南的老百姓惶惶不安，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仿佛随时都可以踏入长沙，似乎是蓄势待发，好让湖南军民知难而退。这一年，全国的抗日局面十分吃紧，到处都是中国军队打败仗的坏消息。一年前还是后方的湖南，成了前线。湖南当时的省主席张治中将军在湖南大量招兵，从十八岁到四十五岁以下的男性都属于招兵范畴。这年年底，二百师扩编成第五军，军队从七千人扩充到五万人，因为有很多湖南青年，抱着与日本侵略军同归于尽的决心，很刚烈地参了军。

第五军不光只是装甲师和一个汽车运输团，还扩编了两个汽车运输团、一个炮兵团和两个步兵师等。杜聿明理所当然地升任军长，谢乃常成了汽车运输第三团团长，高中汉成了团参谋长。这是一支新型的装甲、机械化军队，装备大多是国民政府花大价钱从德国购买的武器和美国福特汽车。何应钦赶来视察，在全军面前发了一番感慨，似乎中国的生死存亡，全系在装备较优良的第五军身上。这让第五军的官兵十分骄傲，被南京大屠杀的悲惨事例所刺激，个个一副要与日军决一雄雌的表情，看人的目光都是凶恶的，比饿虎的目光还凶。只有一个人不关心这些，这个人就是高中汉。他穿着崭新的少校军服，不是天天训练士兵，而是天天照镜子，看军帽戴正没有，衣领是否倒了，还用木炭给自己画眉毛。谢乃常说：“你越来越女人气了，像个怪物，给我滚！”

这年年底，第五军开拔到广西全州。谢乃常的汽车运输第三团驻防在全州县，全团一千五百官兵，上百辆美国福特大卡车，既是运输兵，又是机械化部队，配有山炮和数挺机枪，随时可以奔赴战场。他让高中汉训练士兵，高中汉因担心自己被他赶走，不敢怠慢，集合官兵，扯开越来越尖利的嗓门道：“弟兄们，立——正！”士兵们立正，看着这个块头很大说话却阴阳怪气的参谋长。高中汉又道：“向右看——齐！”谢乃常觉得高中汉太娘娘腔了，便拨开他，对全团官兵说：“弟兄们，战场上，一定要胆大、

机灵、勇敢，在日本人打死你以前，先开枪把日本人打死，明白吗？”士兵大声回答：“明白！”

谢乃常一个连一个连地巡视，双目紧盯着这一年在湖南招募的新兵，这些新兵年龄大的三十多岁，小的只有十六七岁，其中有个孩子，个子矮小，在他看来，还不到十六岁。他问这个小兵：“叫什么名字？”小兵一个立正，“我叫何小山。”谢乃常盯眼他，“多大了？”何小山答：“报告长官，十六岁了。”谢乃常觉得他太小了，就让他当团部勤务兵。还有一个兵，长一张尖脸，个子瘦小，一件军装穿在身上，把他的屁股都遮没了，此小兵一看见他就紧张地跑开了。有天，谢乃常威严着脸问他：“叫什么名字？”小兵答：“我叫马湘军。”谢乃常见他这么瘦小，个头比他扛的步枪高不了几分，便叫他当传令兵，“你出列，到团部当传令兵。”

三月的全州不像湖南那么冷，一开春，农民们就开始耕作。汽车运输团却在湖南、广西两地跑，忙着运送战备物资。高中汉太娘娘腔了，被人讥笑，他让余山副团长训练士兵，他亲自押车运送军用物资，带着陆琳。有天，他和陆琳在长沙待了两晚，回到全州，高中汉不理他，他伸手摸高中汉的额头，“你病了？”高中汉柔声说：“我没病。你和陆琳妹妹出去玩，不带我，我生气。”谢乃常懒得搭理高中汉，走进房间，陆琳跟进来说：“他吃醋呢。”高中汉在门外尖声尖气地说：“别说我的怪话，我可没妨碍你们。”“你在门外偷听我们说话？”“我耳朵好，”他说，“你房里的蚊子叫我都能听见。”谢乃常惊愕地看着他，“蚊子叫你都能听见？”“没错，是公蚊子叫还是母蚊子叫，我都能分辨清楚。”高中汉说。

晚上，陆琳想与他肌肤相亲，他害怕道：“别闹，屋外有个连公蚊子叫和母蚊子叫都能分清的人。”陆琳不相信道：“别被他吓住了，不可能的。”她钻到他怀里，娇媚地伸出手解他的衣扣，他捉住她的手，下床，走到门口倾听，听门外没声音，这才松口气说：“他不在。”高中汉却把一句话从门底下塞进来，“大哥，你房里的母蚊子叫得很凶。”陆琳听毕，呆呆地望着他，他小声说：“知道他的厉害了吧？”陆琳烦躁道：“高参谋长，你把耳朵塞起来。”高中汉却甩来一句话，“我试了，没用，照样能听见。”

那段时间谢乃常都不敢与陆琳肌肤相亲，因为第二天，高中汉总会趁陆琳不在时，很关心地说：“你们昨晚很安静，这对身体有好处。”谢乃常不愿听他啰唆，赶去训练士兵。校长把第五军看成他的王牌，让第五军抓紧操练，好在关键时候打这张牌。汽车运输三团一没有运输任务，谢乃常就下到连队，教士兵搏击。九月，日军进犯长沙，谢乃常得知，便主动向杜聿明将军请缨。杜聿明说：“我还没接到校长的命令。”谢乃常说：“长官，我们汽车三团是机械化团，我一天就能赶到长沙，替守长沙的兄弟部队解围。”杜聿明长官略微思量了下，“去吧，随时向我报告。”汽车运输三团开着一百辆汽车驶向湖南。那一年湖南洪水泛滥，许多路不是被山洪冲垮，

就是被山上滚落的泥石阻塞。能修的，他下令修，不能修复的，只好绕道，抄远路或走更险峻的路。部队赶到长沙时，已是几天后，他抬眼望了下太阳高悬的长沙上空，忽然看见国军官兵拿枪指着他们。他说："我们是兄弟部队。"国军官兵疑惑地看着他们，他大声道："叫你们的长官来。"

一个军官走来，望着他和一旁的余山副团长，军官问："你们是哪部分的？"他绷着脸答："第五军的，来增援你们。""你是谢乃常吧？"军官问。谢乃常盯着那人，"你是？"那人答："不认识了？兄弟是胡琏啊。"谢乃常很高兴，两只手握到一起，胡琏说："日军没占到便宜，被我军压着打。"他觉得这太过瘾了，问："日军在哪里？"胡琏说："撤了。"谢乃常很吃惊，"撤了？日军也会撤？"胡琏说："确实撤了。"

谢乃常是来抢功的，他可不愿意带着一千多勇士艰难困苦地赶来，却无功而返。他率部追赶日军，追到长沙县福临铺，那儿正在激战，日军退到这里，被国军前后夹击。谢乃常听到激烈的枪声，举着望远镜一看，很兴奋，说："弟兄们，现在是我们发威的时候了。打！"日军发现来了一支汽车部队，忙分出一部分兵力与他们对打。谢乃常对余山说："余副团长，你率二营从侧面绕过去。"谢乃常却指挥一营抗击阻挡他们前进的日军。高中汉趴在他一旁，"大哥，日军火力不小。"谢乃常对马湘军说："传我的命令，让炮兵轰这些狗娘养的！"

汽车三团的二十门山炮是德国造，比日军的威力大，射程也比日军的远，一开炮，日军有些慌乱。高中汉问："是不是下令冲锋？"他说："不急，让炮兵多开几炮。"他爬到汽车上，举着望远镜看炮弹轰炸的效果，一看，急了，日军开始逃跑，他立即对炮兵连长说："停止开炮，弟兄们，追上去。"他们冲了过去，咬着日军的屁股狠揍。日军边打边撤，退到一山坳处，留下一支中队阻击。这支日军很顽强，个个抱着为天皇战死的决心，五挺机枪封死了国军前进的道路。谢乃常很恼火，命令汽车拖来火力威猛的山炮，下令炮兵瞄准日军的火力点打。陆琳崇拜地看着表情英武的他说："你好了不起呵。"他见陆琳对自己一脸钦佩，就一笑，"我是在为死去的同胞报仇！"

战斗打到傍晚，最后一个日本兵被他们消灭了。八十多名日本兵却让他们在这里滞留了三个小时，自己战死十几名官兵。

薛岳司令官接见了谢乃常，他握着谢乃常的手说："你的团留下来，我们第九战区缺的就是汽车运输。杜聿明我去说服。"薛岳让谢乃常在总部先住下，"你就直接受总部指挥吧。"谢乃常道："遵命。"薛岳的参谋便领着谢乃常去总部的客房，谢乃常走进客房，对随他走进来的陆琳一笑，十分喜悦道："总部有卫兵站岗，今晚可以和你睡个好觉了。"陆琳一想起高中汉，便坦言："我可不敢奢望。"

他把陆琳搂到怀里，感叹一声道：“这个高中汉，竟嫉妒我们相爱，真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陆琳说：“他也可怜。”“是啊，不然我早把他赶走了。”这话刚说毕，就听见高中汉那特殊的声音对站岗的卫兵说：“我必须进去，你杀了我我也要进去，我得找我们团长。”卫兵拉响了枪栓，谢乃常吓得赶紧冲出门对卫兵道：“别开枪，他是我的参谋长。”高中汉得意地说：“我就知道你会来解围。”他掉头对卫兵说：“别把枪放下，朝我的脑袋打，小兄弟。”说着，他把脑袋低下，对着卫兵的枪口。卫兵收了枪，望着这个说话阴阳怪气的军官。高中汉却对谢乃常说：“大哥，杜聿明长官命令我们火速赶往南宁。”谢乃常觉得高中汉是骗他，“不可能。”高中汉说：“第五军的参谋就在汽车三团等你。”

谢乃常赶到汽车三团，不光第五军的参谋在，张灵甫和胡琏也来了，因知道高中汉来找他了，便在这里等他。胡琏说：“你们汽车三团很勇敢啊，听说你们一直追击到汨罗江才止步。”“是啊，一直打到汨罗江，汽车过不去了。”谢乃常说，“本团损失七辆汽车，负伤十一人，阵亡十七个弟兄。比起我在忻口会战中率特务二团盲目地执行长官命令打，简直不算伤亡。”张灵甫望着他笑，他马上说：“钟麟君？”张灵甫说：“乃常君好。”都是黄埔四期的，又都与日军打过硬战，说话就亲热，“这一次日军打长沙没占便宜，”张灵甫骄傲地说，“开仗前，校长令我们不必坚守，白崇禧长官让我们退守衡阳，我们向薛岳长官请求，坚守长沙，绝不退让。结果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我等打破了。”胡琏一口陕西话道：“我们没给校长丢脸。”谢乃常听胡琏这么说，纠正道：“是没给黄埔军校丢脸。”胡琏和张灵甫都是陕西人，都升旅长了，领章上闪烁着一颗星。谢乃常看在眼里，酸在心里。张灵甫说：“火宫殿的臭豆腐真好吃。我请你们吃臭豆腐去。”一行人向火宫殿走去。

谢乃常率汽车三团的官兵赶到南宁，杜聿明长官很欣喜，“你给我第五军争了光。”“谢谢长官夸奖。”他可不敢在杜聿明面前摆谱，低调回答。杜聿明感叹，“从忻口会战开始，我军都没有守住过城市，这次长沙会战，我军击溃了日军，校长很高兴。”谢乃常答：“我来前，长沙的军民，都在摆设庆功宴。”杜聿明点下头，“要打桂南会战了，做好战前动员。”

日军为截断中国西南的国际交通线，截断英、美的物资增援，在防城、北海登陆，将驻守在那一带的中国军队打得大败，接着日军占领钦州，进犯南宁。日军号称“钢军”的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相当于国军一个师），旅团长是中村正雄，一个不要命的狂徒，率部火速杀到南宁，攻占了南宁市。接着，他又孤军急进，于十二月初率部攻占了桂南军事要地昆仑关。这个疯子觉得中国军队太好打了，一声炮响可以把一个连的中国军队吓得像一锅水饺样慌乱不堪。一天，他听部下报告，有支中国军队出现在昆仑关的正前方，他不屑地站在昆仑关上，举着望远镜俯瞰桂南大地，看到远

远有支中国军队正朝昆仑关移动，他用日本话对手下说：“这些支那人，都是些饭桶。”

在中村正雄手中的望远镜里移动的军队，是第五军荣誉第一师，师长是郑洞国少将，郑洞国是黄埔一期生，站在装甲车上，举着望远镜盯着昆仑关，见中村正雄举着望远镜望着他，少将大声说：“弟兄们，全力挺进，攻下昆仑关。”

战斗打响了，荣誉第一师的官兵可不是中村正雄嘴下的“支那”军队，兵都是在湖南整休时扩充的湖南兵，这些湖南蛮子在那个年代十分善武，在家乡时两句话没说清楚就你盯着我我盯着你要打架，一见刚才还在说话的弟兄倒下了，自己便疯了，端着枪朝日军直冲过去，个个如猛虎。经过一番血战，攻下了日军占领的仙女山。当晚，荣誉一师又趁夜偷袭，迅速夺回了日军手中的老毛岭、万福村、441高地，杀向昆仑关。同一时刻，谢乃常接到命令，率汽车三团从背面大刀阔斧地杀向昆仑关。阻止汽车三团官兵进攻的是日军两个中队，汽车三团的官兵疯狂进攻，日军咬着牙死守。谢乃常指挥他的炮兵连道：“给老子打他们的指挥官阵地和机枪阵地，开炮！”炮兵们便不断地调准角度，一颗颗炮弹飞向日军，日军一中队长见自己的士兵被炮弹炸得支离破碎，自己也负了伤，便下令撤退。

这一仗，第五军的众官兵把日军第五师团在华作战中不可战胜的“钢军”神话，打碎了。日军第五师团打过南口，打过台儿庄，又打下了广州，攻克钦州，进入广西，简直瞧中国军人不起，真没想到在他们眼里不堪一击的中国军队，竟忽然变得这么能打！谢乃常站在昆仑山上，举着望远镜眺望，竟找不到一个日本兵，“日本人也会逃啊。”他对高中汉说。

郑洞国少将驱车来了，“谢团长，你们了不得呵。”郑洞国是湖南石门县人，一口湘北腔调。谢乃常称赞他，“你才了不起。”郑洞国笑，“本师长要为你请功，你钳制了日军两个中队，消灭了三百多日军。”谢乃常想，要是给他一个军，中村正雄插翅也休想从他眼皮下飞过，便说：“郑将军，我们汽车三团是运输团，不能跟你们荣誉第一师比啊。”高中汉待郑洞国离开后，笑道：“大哥，我们这一仗是打得漂亮。”

若是多一点时间，贺百丁会加紧训练新兵，但日本侵略军不给他时间。那当儿徐州会战刚结束，日军胜了，日军土肥原贤的第十四师团，突然开赴豫东，企图消灭从徐州会战中退下来的中国军队，一路狂杀，逼得惊魂未定的国军慌乱地后撤，再后撤。贺百丁指挥全团官兵登上火车，众官兵拥挤在一起，坐在闷罐子车里，火速往开封赶。二十四日，七十八师乘坐的火车，驶到开封兴隆集，刚下火车透气，就遭到日军十四师团快速部队的突袭。十几挺日军轻机枪，同时对着从火车上下来的七十八师的官兵吐着火焰，五五三团的一些新兵还没上战场开过一枪，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就

死了。

火车站在日军的偷袭中，顿时乱成一团，新兵们抱头鼠窜，恨不得地上有个洞。日军的机枪却疯狂扫射，将惊慌失措的新兵打死打伤不少。贺百丁命令官兵们趴下还击，可新兵乱跑乱叫，这就造成了更大的伤亡。车站没有掩体，贺百丁和陈德跳下车厢，陈德夺过一挺机枪，架在三具新兵的尸体上，与日军对打。日军的机枪朝他扫射，打在尸体上，血啊肉啊溅了陈德一脸，一股难闻的血腥味密布在他鼻前，但他顾不得那么多，继续冲日军射击。贺百丁心里暗暗佩服日军反应迅速，敢于孤军深入作战，因为从日军的火力判断，这不是一支人数众多的部队。他冷静下来，指挥官兵还击，边趴在另一具尸体后射击日军。一挺日军机枪射来一串子弹，一颗机枪子弹击在尸体的头颅上，那头颅开了花，脑髓飙到贺百丁的眼睛里。贺百丁一个翻滚，滚到另一具刚刚还活着的士兵尸体后，揩掉眼里的杂物，又朝日军射击，边叫：“弟兄们，打啊。”日军是前哨部队，见国军回转神来，就边打边撤。

七十八师第五五三团，还没上战场就在兴隆集车站被日军打死打伤两百多人，真是出师不利。贺百丁阴着脸，让官兵们替负伤的官兵包扎，接着把尸体埋掉，他迈到站台上，大声对全团官兵说：“弟兄们，你们都看到了，战场上，不是你打死日本人，就是日本兵打死你，没有第二个选择。刚才一些人因害怕，东躲西藏，结果反而被日本兵当乱窜的鸭子打死了。为什么？你背对着敌人逃跑，你能跑过子弹吗？打死敌人，自己才能活命！”

五五三团接到命令，全力进攻高堂寨，全团前哨的一个连刚运动到高堂寨外围，便遭到日军的炮轰和重机枪扫射，立即有十几名官兵倒在血泊中。连长是在淞沪战场上救过贺百丁性命的张健，张健下令全连官兵趴下，日军的重机枪朝着他们喷射火焰，打得他们抬不起头。从淞沪战场上下来的贺百丁，知道日军凶残，强攻只会遭受更大伤亡。七十八师新成立了一个炮兵连，有三十几门迫击炮，贺百丁让陈德去找师长李文，请求炮兵增援。不一会，陈德带着炮兵连的士兵扛来十门迫击炮，一字儿摆在阵前，对着日军的重机枪阵地开炮。坚守高堂寨的日军，配备了三辆装甲车，装甲车驶出来，模样古怪，陕西人没见过这洋玩艺，见子弹打不进铁壳子，呆了，装甲车上的机枪却对着他们扫射，把张健的一百多官兵打得七零八落。炮兵连的官兵见日军的装甲车很凶地驶来，如入无人之境，有几个士兵企图用炮打，却没打中，而日军装甲车却朝着炮兵阵地开来，吓得炮兵们丢下迫击炮，向后逃跑。

贺百丁见前面的官兵溃下阵来，忙命令官兵顶住，停止后退。有的官兵不听命令，照样后撤，贺百丁知道这个时候不稳住阵脚，五五三团会被日军冲垮。他拔出枪，接连击毙两名跑在最前面的新兵。跑在后面的新兵怔

了，贺百丁大声咆哮："给老子打回去。"士兵见他怒目圆睁，又硬着头皮往回冲。马营长说："团长，日军的装甲车，子弹打不进。"贺百丁道："用手榴弹炸，把三个手榴弹捆在一起，准能炸烂装甲车。"马营长奔回去，亲手将三枚手榴弹捆绑在一起，拔掉引信，奋力朝第一辆装甲车扔去，一捆手榴弹落在装甲车前面，装甲车的轮子刚好压上去，只听见轰隆一声闷响，那威风凛凛的装甲车不动了。一些官兵见这辆凶猛的铁匣子不动了，信心大增，就对躲在装甲车后面的日本兵射击或扔手榴弹。

另外两辆装甲车冲上来，围着那辆被炸坏的装甲车，想把装甲车里的日本兵救走。贺百丁判断那辆装甲车里一定坐着名指挥官，奔上去，夺过一士兵的步枪，趴在地上，瞄准从装甲车里爬出来的一名日军军官射击，叭，那日军军官歪倒在地上。日军装甲车上的重机枪忙朝他扫射，贺百丁低下头，一辆装甲车不顾一切地朝他开来，企图碾死他。张健连长忙将两枚手榴弹捆在一起，拉掉引信，扔向这辆横冲直撞的装甲车，一声爆炸后，这辆装甲车的轮子炸烂了。贺百丁对张健大叫一声："炸得好。"贺百丁下令身旁的士兵解下手榴弹，他迅速将手榴弹捆在一起，待第三辆装甲车奔来掩护炸坏的装甲车里的几名日本兵撤退时，他蹿前几步，三滚两滚，拉掉引信，将手榴弹摔到装甲车下，只听见一声爆响，这辆装甲车也成废铁了。几个日本兵赶紧从装甲车里爬出来，贺百丁想，乘一辆这样的破玩意就可以在中国的大地上为所欲为了？待一个日本兵从装甲车里爬出来，他手中的驳壳枪响起，那日本兵应声栽倒。陈德指挥士兵一齐朝日军开枪，几个从装甲车里爬出来的日本兵，全被打死了。"看见吗？"陈德对一旁的士兵说，"只要我们勇敢，他们就成了软蛋。"

五五三团与日军你死我活地战斗了一个多小时，日军的三辆装甲车被炸坏后，日军且战且退地撤回高堂寨，不再猖狂，而是坚守不出。贺百丁清点官兵的伤亡情况后，笑了，此役战死的只有四十四人，其中有两个士兵是临阵脱逃时被他击毙的，军官只战死了一个副连长和一个排长。他把连长以上的军官叫到面前，"这一仗，你们很勇敢，日军才怕我们。"他说，望一眼张营长、马营长、何营长，"特别是马营长，你是第一个炸毁日军乌龟壳的，我给你记一等功。"他轻蔑地称日军装甲车为"乌龟壳"，又说："张连长也炸毁了一辆日军乌龟壳，我也给你记一等功。"陈德笑，说："是你敢打，你的官兵也就跟着你敢拚敢打。"

胡宗南发布命令，限五五三团黄昏前攻下高堂寨。贺百丁很犯愁，知道这个命令执行下来，一定会付出巨大代价。土肥原贤第十四师团是日军的一支精锐部队，高堂寨虽然只驻扎着几百日军，但这些日军作战凶悍、勇猛，瞧不起中国军人，宁可战死也不愿在中国军队面前举起双手。上司的命令，他又不能置之不理。他命令一个连的官兵往上猛冲，可还没冲到日军阵地前，一个连的官兵就只剩下一半，连长也战死了。贺百丁在望远镜

里看见了，心疼得不得了，难过地对陈德说："敌人的阵地这么坚固，又有十几挺轻、重机枪形成的交叉火力，这仗怎么打啊。"陈德也摇头，"这个命令执行起来真困难。"

贺百丁亲自去向胡宗南报告，请求炮兵增援，胡宗南不耐烦地回答他："炮弹都打光了，有炮弹，我当然会支援你。"胡宗南正率主力进攻罗王寨，这是土肥原贤第十四师团的核心阵地，正焦头烂额，因为他也久攻不下罗王寨。贺百丁解释，"长官，没有炮，打不下来。"胡宗南生气地说："守高堂寨的只是一个中队，才两百日军，你一个团，一千多士兵，还怕攻不下来？你这团长是怎么当的？"贺百丁无话可说。胡宗南绷着脸道："无论死多少人，你都必须在黄昏前给我拿下高堂寨，否则提头来见。"贺百丁敬个军礼给胡宗南，折回团部，郑副团长和陈德参谋长都望着他，他说："胡长官命令我们黄昏前拿下高堂寨。"

贺百丁沉思这仗怎么打下去，难道真的让他不顾官兵死活冲锋陷阵？这些关中子弟也是父母所生的血肉之躯啊。他掏出烟，陈德划燃火柴替他点上，他猛抽几口烟，看眼三个营长，张营长道："团长，黄昏前是拿不下高堂寨的，要我看，只能夜袭，夜袭伤亡会小些。"马营长很赞成张营长的意见，"日军的机枪火力实在太强，我们的士兵冲不上去。"

开会的结果是夜袭，令士兵摸上去，用手榴弹炸日军机枪手。贺百丁说："谁愿承担这个任务？"马营长霍地起身说："团长，让我组织一支敢死队，我带敢死队的弟兄冲上去。"贺百丁望着这个生一张马脸的常德人，感到他是个无畏的军人，立即道："很好，马子龙，你真是我的好兄弟。陈参谋长，凡是跟随马营长参加敢死队的，一律赏五块银元。"

贺百丁让陈德把全团官兵的军饷提上来，命令三个营长把活着的官兵都叫到他面前。他站到全体官兵前面说了几句，接着道："好汉们，本团长要组织一支敢死队，趁夜晚杀进日军阵地。有愿意的，请站出来，我每人发五块银元。"身体健壮的马营长第一个走到他面前，对他敬个军礼说："团长，我愿意。"贺百丁立即命令陈德给马营长五块银元。陈德的身边有只麻袋，装着一麻袋银元，鼓鼓的。马营长接过五块银元，放到口袋里，转身，表情夸张地大声道："弟兄们，有谁愿意和我一起去夜袭日军？有，就出来。"

最开始只有三个军官走到马营长身边，他们都是跟随马营长一起打仗的。跟着，二营的官兵一阵骚动，相继走出来二十七个官兵，有三个排长、五个班长，都坚决着面孔。陈德忙走过去，一人发五块银元，边说："你们是好样的，不愧为我军勇士。"那些官兵拿了银元，放进口袋，都绷着视死如归的面孔。贺百丁扫眼众官兵，大声问："还有谁愿意加入敢死队？"张健挺身而出，走进敢死队员中，张健的十三个官兵也随张健走到

敢死队中站着，有两个排长、三个班长。贺百丁盯眼张健，略感宽慰。接着，张健那个连里，又走出来十几名官兵，再接下来，又有二十几名官兵挺胸走到敢死队中。贺百丁知道他们都将命悬一线，只有命大的才有可能走出战场。他知道这些勇敢的陕西子弟，并非是为了那五块银元，实实在在是为了不亡国而甘愿赴死！他为他们的勇敢而动容，说："本团长命令你们去消灭日军机枪手，这一颗颗手榴弹，一定要扔到日军的机枪阵地上！"

一箱箱手榴弹抬来了，摆在八十多名敢死队员面前，有的敢死队员一下拿了十几颗手榴弹，脸上透着视死如归的畅快，"我无牵无挂，为牺牲的弟兄报仇去！"他们说，望着其他人，"我死了，你们也要替我报仇。"另些官兵答："肯定的。"有几个新兵还从没扔过手榴弹，问一旁的弟兄怎么扔，有什么窍门。贺百丁听见了，亲自示范甩手榴弹的要领，"弟兄们，扔手榴弹前，引信一定要拔掉，不然，手榴弹就不会炸。记住，拔掉引信就赶紧扔出去。"他对陈德说："陕西人都是好样的。"陈德答："当年秦始皇灭六国，靠的就是他们这样的士兵。"

半夜里，贺百丁对着夜空开了几枪，下令全体官兵吆喝冲锋，用吆喝的声浪吸引日军。日军也没休息，听到枪声，又听到一大片陕西人吆喝"冲啊——弟兄们"，就趴在工事里对着这片声浪射击，十几挺机枪哒哒哒哒地朝着声浪扫射。马营长摸到阵地前，手榴弹一扔，火光一闪，一声爆炸声惊醒了所有的人。日军的十几挺机枪分别在十几处阵地上吐着火焰，封锁着前面黑乎乎的开阔地带。敢死队员早已偷偷爬到日军阵地前，手榴弹便向一个个机枪阵地扔去，爆炸之声不绝于耳，日军的机枪相继哑了。

敢死队的官兵在马子龙营长带领下，勇猛地冲入日军阵地，犹如一头头黑熊扑上去，开始了血淋淋的肉搏。贺百丁忙率众官兵掩杀过去，耳畔尽是五五三团的官兵用陕西话大吼"冲啊——弟兄们，杀啊"！那充满激情的怒吼声和枪声撕裂着夜空。短兵相接下，国军人多，天黑，混战中，国军渐渐占了上风。贺百丁驳壳枪的子弹打光后，他捡起一支步枪，狂吼着与日军拼刺刀，接连捅死两个日本兵。陈德和他的警卫很担心他，跑到他身边，也大叫着与日本兵拼杀，喊杀声震天。日军渐渐处于弱势，抵挡不住国军官兵猛冲、猛杀，天又黑，看不清对方是谁，日军哇哇叫着突围。天黑，人影模糊，贺百丁不敢下令用机枪扫射，就下令官兵短兵相接，肉搏，日军又扔下十几具尸体，慌乱地撤出高堂寨。

五五三团又战死、负伤一百多人，八十多名敢死队员，战死了一半。贺百丁亲自为阵亡的弟兄们挖坑，他深知身为指挥官不能抛下阵亡的弟兄不顾，不能寒了兄弟们的心。埋葬了英雄，一颗红日冉冉升起，一抹朝霞照耀在坟堆上。他让全体官兵面对亡灵默哀，他摘下军帽，垂着头站着，郑志宏、陈德也摘下军帽，站在他一旁，身后是众官兵。大家都用静默的方

式哀悼死者。临了，他缓过气来说：“大家原地休息下。”

日军觉得在中国军人手上丢了昆仑关很没面子，几天后，日军第五师团结集全部兵力，反攻昆仑关。日军运来山炮，并出动飞机，对昆仑关的中国守军狂轰滥炸。日军趁中国军队慌乱之际，向中国军队杀来。郑洞国师长举着望远镜看，看见的是自己的官兵在日军的山炮和飞机的轰炸下身首各异，血肉横飞，心痛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忙下令撤退。

荣誉第一师撤下昆仑关阵地，重新编排和部署，谢乃常的汽车三团拖来山炮和炮弹，猛轰日军。日军在国军的炮轰下，也血肉横飞。国军反攻，郑洞国命令荣誉一师的官兵冲锋，官兵们在炮火掩护下，冲到阵地前，与日军肉搏，厮杀声盖过了炮弹的声音。郑洞国的荣誉一师，打红了眼，个个不要命，大叫着向日军阵地扑去。日军还没见过这样勇猛的中国军人，这些中国军人倒下一批，又一批冲上去，一路用恶狠狠的湖南粗口骂娘（荣誉第一师是在湖南浏阳成立的，大多是湖南籍官兵），刺刀直接捅入日军官兵的心脏，一搅，阵地上就一片鲜血。几处阵地就这样被中国军人夺了回来。日军又开始反扑，中国军人却拚命死守，激烈的枪声、炮声从上午响到晚上，一个山头被日军攻下来了，国军又组织新一轮反攻，一个营的官兵散开，朝着日军占领的阵地扑去，阵地前和阵地上一片中国军人和日本兵的尸体。

高中汉团参谋长就是在几天后的一次攻防战中牺牲的。这个阴阳怪气的湖南人，一见战斗得这么激烈，他体内的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混到一起，不是害怕，而是亢奋，尖声嚷叫：“弟兄们，给我狠狠地打，打死他们！”战场上，到处都能听到他的叫声，那叫声不但尖利，音质也不赖，而且穿透力强，散布面极广。一些官兵听到他的嚷叫声，兴奋了，更加勇敢地杀向日军。谢乃常是团长，高中汉不许他冲锋，“大哥，哪里能要你冲锋？我难道是吃干饭的？”他转头对一营长尖叫道：“还犹豫什么？跟我往上冲啊！”

高中汉带领一营朝昆仑关阵地上的日军杀去。他知道谢乃常手中的望远镜正在打量整个战场，他觉得自己应该让谢乃常看看，立即举着驳壳枪，朝上面的日军射击，边尖叫：“弟兄们，给我冲啊。”一日军见这个个子高大的中国军官如此勇猛，竟把大部分身体暴露给他，就瞄准这个中国军官开了一枪，那一声枪响隐藏在众多枪声中，并且完全被高中汉的嚷叫声覆盖了，高中汉感觉身体被什么东西撞了下，人就扑到地上，一摸，腰上鲜血直淌，他自语道：“我命真背！”他气歪了脸，站起身，对身旁的弟兄尖声吼道：“给我狠狠地打！”他又朝着阵地上冲去，又一颗子弹击中他，这颗子弹打在他胸部，让他感觉胸部一痛，栽倒了。

谢乃常在望远镜里看到了一切，他亲率三营官兵冲上来，日军的一挺机枪

火力很猛地狙击着他们向上冲。他要过何小山的步枪，瞄准日军机枪手开了一枪，子弹飞过去，机枪哑了。他的士兵爬起来，朝上猛冲。机枪又响起来，哒哒哒哒，这当儿他离机枪不远，他前面倒下了好几名士兵，可是上帝喜欢这个敢拚敢打的情种，要让他多活几十年，那些朝他猛射的机枪子弹，从他的头上或身边飞过去，打伤了他身后的副营长，还打伤了何小山。他趴下，又瞄准日军机枪手，开了一枪，机枪又哑了。众多官兵冲上山头，与惊恐中的日军展开白刃战。谢乃常拎着驳壳枪，见一日军士兵正举着刺刀捅向马湘军，他一枪撂倒那日军士兵，边对马湘军吼叫："你勇敢点！"这时，他感觉右眼皮跳动得十分激烈，一低头，一颗子弹从他头顶飞过去。他转身，击毙一个瞄准他射击的日军。

昆仑关阵地被他们顽强地夺了回来。阵地上一片浓烈的火药和血腥味，还有受伤的官兵在这里那里呻吟。高中汉已经成仁了，这个在他身边叽叽歪歪，看不得他与陆琳亲近，总是用各种借口吵他的七弟，死时眼睛还是睁着的，仿佛还想最后看一眼他心目中的大哥。谢乃常为跟了他多年的高中汉抚上双眼。他人生的拐点就是在这个人身上，当年在上海，若不是遇见这个人，他也不会去十九路军干，而这个人却狠心地弃下了他！"老七啊，大哥一定会为你多杀几个日本人！"他把高中汉的尸体抱到一个弹坑前，从一士兵手中拿来工兵铲，亲手把弹坑挖深，将尸体放到坑里，再一铲铲地填埋，高中汉从此长眠在昆仑关山上了。

昆仑关战役前后打了三个月，阵地夺回来又失去，又夺回来又失去，直打到次年二月，日军从广州调来一支新军突袭，加上日军有强大的空中支援，昆仑关再次失守，杜聿明将军又再次组织第五军反攻，日军再次退败。昆仑关战役给予日军第五师团以重创，此役歼灭日军五千余人，日军负伤也有数千官兵，击毙了日军第十二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这个不可一世的中村正雄自己也没想到昆仑关是他人生旅途的终点！中国军队伤亡惨重，第五军先后战死一万四千人，负伤的也有四五千兄弟。谢乃常的汽车三团，也阵亡和负伤五百余官兵。此役称桂南会战——昆仑关为主战场，中国军队共战死二万七千多人，另外一万三千多官兵是与日军争夺南宁等阵地时阵亡的。

昆仑关战役后，陆琳出名了，她在高中汉死后，十分担心自己心爱的男人，紧跟在谢乃常身边，希望用自己的娇躯挡住射向谢乃常的子弹，情急中她打死了两个端着枪朝她心爱的男人奔来的日本兵，这让她名声大噪，连杜聿明将军看了报道也高兴。之前，一些军官对谢乃常打仗竟带个女人很有看法，觉得他太好色了，跑到杜聿明将军面前叽叽咕咕，杜聿明将军有两次想说谢乃常，却介于私交，不便开口。当战地记者跑来采访汽车三团的官兵，马湘军指着陆琳说："这个姐姐也打死过两个日本兵，其中一个握着王八盒子的还是日军中尉。"记者不敢相信，问："你亲眼看见

了？”马湘军说：“我是团长的传令兵，她趴在团长身边射击，我当然看见了。”记者说什么也不敢相信一脸娇媚的陆琳竟敢开枪打日本人，但谢乃常告诉记者：“她不但在昆仑关战场上打死了俩日本人，她随本团长在忻口会战中也打死过日本兵，而且还不止俩。”记者惊喜道：“太好了，这一趟真值，挖了个好素材。”

于是一篇“第五军汽车运输三团出了个女英雄”的报道便于那几天见诸报端，立马被各地报纸纷纷转载。重庆的记者也来了，还给陆琳拍了照，又重新写了稿子，详细介绍陆琳杀敌的事迹，登在《中央日报》的头版上。谢乃常把那篇报道看了两遍，这才望着陆琳说：“你真有那么厉害？我怎么不知道？”陆琳笑，“还不是你培养的。”

他让陆琳成了团部秘书，制造全团官兵名册，籍贯、住址、父母、联系人等，因为昆仑关战役后，有些阵亡的士兵，只知道他们是湖南某地人，却没有具体家庭地址。这让谢乃常感觉实在对不住阵亡士兵的父母。他给陆琳一个中尉秘书军衔，让她为全团官兵做详细花名册，另外，在团部开营长以上的会议时，让她在一旁记录各营长说的话。谢乃常觉得这个杭州女人很有优点，字写得娟秀、漂亮，做事也十分负责。他让马湘军带着她去各连各排为士兵登记造册，她只用了十天就把全团官兵的花名册造得一目了然。晚上，他那火热的身体拥着另一具火热的身体，潜入了爱河，在这条汹涌澎湃情感喧嚣的爱河里，他觉得做一个男人并且健全地活着是多么快乐！“陆琳，我就是为女人活的，”他说，“我是为女人能过上安心日子而打日本人！”

有天，陈诚长官和杜聿明长官来汽车运输三团视察，见他赤着上身，穿着军裤，教刚补的新兵们打拳，陈诚和杜聿明都笑了。谢乃常看见陈诚和杜聿明，忙敬个军礼，杜聿明表扬他道：“这次昆仑关战役，你们运输三团打得不错。”谢乃常答：“谢谢长官夸奖。”杜聿明问：“那个巾帼英雄还在你团吗？陈诚长官想见识一下。”他答：“在，长官，她现在是我团部秘书。小马，叫陆秘书来见长官。”马湘军转身跑去，杜聿明微微一笑，“陈诚长官看了报道，说你能把身边的女人训练成战士，很不错呵。”谢乃常惭愧道：“长官，不瞒您说，她喜欢跟着我打仗，赶也赶不走。”这时身材娇小的陆琳中尉跑来，一个立正，向杜聿明长官敬个标准的军礼，说：“报告长官，卑职陆琳特来听令。”

陈诚笑，问：“你就是报纸上说的女英雄？”陆琳一个军礼敬给陈诚，答：“正是，长官。”陈诚表扬她说：“不错，我中华儿女个个是杀敌勇士。”陆琳天生会说话，不要教，“报告长官，消灭日寇，乃中华儿女之职责。”陈诚再次笑了，“说得好。”陈诚望眼谢乃常，“都说你是花花公子，打仗还带女人，我看也不尽然。”谢乃常答：“长官，是她要跟着我打日军。”

日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时，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长官阿南惟几调动了四个师团和好几个联队，共十万人，从湖北和江西兵分三路进犯长沙，旨在一举拿下长沙。日军第三、第四、第六师团共六万官兵，在三百多门炮火齐鸣下，一举突破国军第二十六军和第三十七军设在新墙河南岸的防线，直奔长沙，同时日军另一个师团从江西杀向长沙。国军第十军和第七十四军守在长沙外围的福临铺、青山铺、春华山和金井，与来犯的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国军第二十六军和三十七军尾随而至，向日军猛扑，日军分兵抗击。日军带着山炮、野炮和迫击炮，弹药充足，火力强大，与国军交锋中，攻占了多处阵地，渐渐逼近长沙。

杜聿明将军接到校长的电令，集结待命。谢乃常一听有仗打了，一个军礼敬给杜聿明，“长官，在下愿意充当前哨部队，率汽车三团增援。”杜聿明看着好战的谢乃常说：“校长很看重长沙第二次会战，你带汽车三团马上出发，增援坚守长沙的部队。”谢乃常浑身是劲，这些天，他吃不香，睡不好，经常梦见老七，心里不知有多悲伤。他一脚踢开团部的门，余山惊讶地望着他，他说：“马上集合全团官兵，多备些炮弹，赠给日本人吃。”余副团长对马湘军说：“通知各营长，立即集合。”陆琳从外面进来，他对陆琳说：“我得去长沙打日本人，你留在这里。”余山笑，陆琳胸部一挺，“我是你的兵，当然要去打日本人。”

谢乃常率汽车三团的官兵连夜出发，七十辆福特大卡车排成长龙，浩浩荡荡地进入湖南，直奔长沙。快接近长沙时，遇上了部分败下阵来的国军，谢乃常下车，见一个人是少校，便问：“你是哪个师的？”少校答：“九十八师，日军进攻太猛烈了，山炮、野炮，突破了我师防线，进了长沙。”谢乃常看眼少校身边的人，还有一百多，有的负了伤，有的没负伤，便对少校说：“叫弟兄们上车，随我打回去。”九十八师的官兵上了车，汽车驶到长沙近郊，听到隆隆的炮声，日军正对坚守长沙的国军第七十九军猛攻。谢乃常举着望远镜扫了遍，大吼一声：“小马，通知炮兵连到前面的丘陵地带，架好炮，快去。”马湘军应声而去。

他知道，一旦开火，日军会分出部分兵力打他们。他把汽车三团的官兵布置成等腰三角形，让官兵卸下十门德国山炮和十门美式山炮，这种口径七十五厘米的山炮，射程比日军的山炮远，威力也大。谢乃常命令炮兵连瞄准日军的炮兵阵地打。他命令道：“开炮。”二十发炮弹一齐呼啸着飞向日军，炸慌了日军的炮兵阵地。日军一时乱成一团，谢乃常命令一营官兵开着汽车全速上去，对慌乱的日军一通扫射。日军反应相当快，立马散开，隐蔽，清醒过来后，抽出一个大队一千多日军，调转头来打他们。日军想捣毁汽车三团的炮兵阵地，直奔谢乃常的炮兵连，结果日军进入了三角形地带，谢乃常下令狠狠地打。一营、二营抽出一部分官兵追赶日军的屁股打，三营官兵趴在阵地上射击。日军疯了，拚命奔向炮兵阵地，尽管腹背

和侧面都遭到袭击，仍不顾一切地朝着炮兵阵地猛冲猛打。谢乃常下令机枪扫射，日军倒下一片，趴在地上，不慌不乱地还击。近距离，山炮起不了作用，打了个把小时，日军的迫击炮飞来，东一下西一下，一颗炮弹在谢乃常所在的树林附近爆炸，弹片从他的头上飞过。马湘军叫道："团长，小心。"他生气道："慌什么？"

一些日本兵见这里枪声弱了，就向他们冲来。陆琳瞄准一个日本兵射击，"叭"，一声枪响——尽管这声枪响夹杂在众多枪声中，谢乃常还是分辨出来了，一个日本兵倒在这声枪声下，他立马称赞她，"厉害。下次记者来了，我要亲口对他说。"陆琳更加起劲了，又向冲来的日本兵射击，"叭"，一声枪响，又一个日本兵倒下了。

他命令炮兵向着日军迫击炮阵地开炮，山炮威力大，几声炮响盖过了其他枪声，也压住了日军迫击炮。谢乃常对炮兵连长说："打得好。"炮兵连长大声对炮兵说："长官表扬我们打得好，都听我的命令——开炮！"又一轮炮弹飞过去，在远处的日军中爆炸。日军不再敢成群结队地攻击，忙散开，退到隐蔽处还击。谢乃常命令官兵坚守阵地，缠着日军打。仗打到下午，日军又来了两个中队，四百多人，从背后袭击他们。他忙组织还击，正打得欢，国军也奔来一支军队，是第五十八师，师长是张灵甫。张灵甫下令五十八师全力进攻，战场上形成你围我我围你的混战局面，子弹横飞，惨叫声不绝于耳。

日军毕竟人少，丢下两百多具尸体，扶着一些负伤的士兵，边打边退，匆匆向来的路上而去。谢乃常下令追击，又打死打伤三十几名日军。再往前，日军的接应部队阻挡了他们，日军突然反冲锋，冲在前面的国军倒下十几人，双方在一片丘陵地带激战。日军不敢恋战，撤了。谢乃常检查官兵伤亡情况时，张灵甫师长驱车驶来，问马湘军："你们长官是谁？"谢乃常见一辆美式吉普车驶来，知道来的至少是个师长——当时也只有师长才配有美式吉普，马湘军指着谢乃常说："他是我们长官。"张灵甫望着谢乃常一笑，"乃常君，你们第五军在广西，你怎么突然出现在长沙？"谢乃常答："我特来助战。"

张灵甫瘸着一条腿走前几步，"你们犹如天兵天降，把日军打懵了。"谢乃常笑，"我们也吃了不少苦头。"张灵甫说："日军第六师团就是在南京制造大屠杀的野蛮部队，已突破我军防线，还在长沙城区投了很多伞兵。"谢乃常大叫："那还等什么？不能让这些恶魔在长沙制造大屠杀。弟兄们，带足弹药，杀进去。"张灵甫答："好，兄弟与你联手。"

谢乃常率汽车三团，张灵甫率五十八师，连夜杀进长沙，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巷战。谢乃常让他的官兵散开，以连、排为单位，相互照应着前进。日军先一步涌入长沙，倚着街巷，与国军对射。黑灯瞎火的，日军躲藏了起

来。月亮出来了，圆圆的一颗悬在长沙的上空，月光下人影幢幢，却不知是自己弟兄还是日本兵。谢乃常担心着吼叫：“别伤着自己人。”日军也担心这个，双方都停止射击，龟缩在原地不动。世界静下来后，陆琳在一旁说：“好安静呀。”谢乃常道：“各连让一个班警戒，其他官兵趁这机会打个盹，养足精神。”

汽车三团的官兵就原地坐着，抱着枪，随时准备出击。早晨，天刚露出一抹白，枪声就大作起来。谢乃常于凌晨时打了个盹，目光就鹰一样尖锐，见一日军少佐正指挥日军向他们开火，他要过陆琳手中的步枪，瞄准那少佐，勾动扳机，一颗步枪子弹从他的枪管里飞出，打在少佐的额头上，少佐一头栽下。前面的日军惊慌了，马上集中火力朝他射击，子弹打得墙壁灰飙到了他脸上，他一个翻滚，退到墙后。一群日军冲来，陆琳又一枪打死了一名日本兵，何小山大受鼓舞，说：“中尉，你真行。”

国军暂编第二军的第六师和第十军的第三师也从不同方向杀入长沙，与赶来的日军第四师团展开激战。接着国军第三十七军和第七十四军的五十一师也杀来，双方从上午杀到下午，又从下午杀到晚上，就好像猛虎与雄狮搏斗，双方都想要对方死。巷战中墙壁和墙角皆是掩体，平地上，就用牺牲的弟兄们的尸体当掩体，一步不让地血战。日军脚跟还没站稳就遭到国军四面八方的进攻，守不住了，只好边战边退，杀开一条血路，向东而去。

汽车三团在长沙与日军巷战中，相继阵亡二百三十名官兵，负伤的也有一百多人，加上在长沙近郊与日军作战时牺牲和负伤的两百多官兵，损兵折将五百多人，阵亡两个副营长和一个连长、两个副连长。谢乃常盯着这几名军官的遗体，眼泪都落了下来，他背过身，揩着眼泪。陆琳见他难受，拍着他的背说：“别太难过了。”他说：“我心里痛啊，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他对余山说：“你先带着大部分人归建，有二十辆汽车打坏了，长沙我熟，我留下来找人修车。”余山带着大部分官兵走后，谢乃常便去找人修车。有些车是不可能再修了，只好拆散，把没打坏的东西当零件用，拼车。

一个月后，谢乃常带着拼装、修好的十七辆福特卡车，回了广西。余山看见跳下车的谢乃常扛着支步枪，像个大兵，要过步枪，问他：“这是把什么步枪？”谢乃常答：“德国人生产的，叫狙击步枪，我去张灵甫处辞行，见桌上放着这支粗笨的狙击步枪，它带瞄准镜，瞄准镜其实是把远距离的东西拉近、放大二十倍的放大镜，就向张灵甫要，他赠给了我。”有只鸟飞落到一旁的树梢上，余山举起狙击步枪瞄那只鸟，惊讶道：“鸟的眼睫毛都能看清。”谢乃常接过狙击步枪，瞄着那只鸟，勾动扳机，嘭的一声枪响，那只鸟的头被打掉了，鸟旋着掉到地上，“噗”的一声。余山说：“嚯，真是把神枪。”

这年十二月七日，日军发动了震惊全球的太平洋战争，偷袭珍珠港大获成功。不久，日军又占领马来西亚和入侵缅甸，大有从云南进入中国之势。第五军接到委座命令，即刻向云南开拔，入缅作战。杜聿明长官在军部布置：“汽车运输一、二团运送先头部队，运输三团运送军部辎重。大家做好准备。”谢乃常回来，接过陆琳递给他的杯子，喝口茶，边说：“我们这次去缅甸与日军作战，军部有令，家属都要留在国内。”陆琳抿嘴一笑，“我是汽车运输三团的中尉秘书，不是家属。”他望眼天空，又望着身旁的马湘军和何小山，这两年，两个小青年都长高了，长成男子汉了，他说：“何小山，路上，照顾好你嫂子。”

汽车运输三团载满物资，向云南出发了，一百多辆福特大卡车在广西至云南的简易公路上颠簸，遇路不好便下车填补公路，遇桥坍塌就临时砍树木架桥、修桥，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土，一个多月后，汽车运输三团到了昆明。他们在陆军接待站休息时，一辆美式吉普驶到谢乃常面前，跳下一名年轻军官，对谢乃常敬了个礼，“谢团长，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长官要见你。”一到昆明，谢乃常便获悉宋希濂已于早两个月调为昆明守备司令兼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谢乃常既为宋希濂高兴，又为自己怅然。他随宋希濂的副官来到昆明守备司令部，宋希濂走出来迎接他，“谢大哥，特请你来一聚。”几年不见的宋希濂更有大将风范了，他心里有很多羡慕，“荫国，你可是我们湖南人的骄傲。”他比宋希濂大，从来都没有对宋希濂说过如此肉麻的话，宋希濂笑，“谢大哥，你就不要说这些话羞我了。”

高堂寨被贺百丁拿下了，但此役五五三团的伤亡人数，却不是贺百丁愿意看见的，先后战死两百七十人，伤者也近两百名，加起来是一个营，这伤亡远比日军大。他在郑志宏副团长一旁坐下，点上支烟抽着。陈德正向一些士兵打听战死的敢死队员的具体住址，好按名册把钱寄给他们的父母。陈德走来说：“我听一些士兵说，有的地方，五块银元能买一亩田。”贺百丁想了下，说：“你寄个整数，寄十块银元，让他们的父母能买两亩田。”

战场上有股阴森森的血腥味，尽管尸体已掩埋了，但这种气味还滞留在空中，无法消散。一些士兵歪在地上，悲伤地垂着头，不语。“弟兄们，记住本团长的话，我们要为战死的弟兄报仇！”他昂起头说。他明白只有激发士兵们的仇恨，士兵们才会丢掉恐惧，假如不在士兵们心里埋下仇恨，士兵们面对强大的敌人只会害怕。他严肃着面孔，问：“弟兄们，你们有信心打败日本人吗？”众弟兄齐声答：“长官，我们有。”他要的就是这个，他知道马上有更加残酷的战斗等着他和士兵。军部参谋骑着战马奔来，传达军长的命令，让他率部赶往陈留口。贺百丁想他的官兵还没有喘一口气，就又得投入战斗，他把余下的人编为两个营，向陈留口集结。

胡宗南正十分苦恼，一个劲地催逼部队进攻，因为远在重庆的校长下了死

命令，令他不惜一切代价拿下陈留口。胡宗南搓着手，一边感叹日军太厉害了，一边恨自己的官兵无能，“日军一个小队，几十人，竟可以阻碍我几百官兵。”他对赶来的贺百丁说，“四六四团的官兵冲锋三次，三次都被打退了。”贺百丁见胡宗南虎着脸，晓得胡宗南正窝着火，胡宗南说：“委座很急，不断地催本长官，日军火力这么强大，本军的炮弹又打光了，无法消灭日军炮火，况且日军在曲兴集、陈留口一带有一个旅团，足足六七千人，那么容易歼灭吗？”胡宗南锁着眉头，在房里踱了两圈，又说：“据总部报告，正有两支日军师团赶来解围，我军如果不在日军会合前歼灭十四师团，日军一旦会合，被消灭的就是我们。”胡宗南很狂躁，他率部打了三天却无一寸进展。土肥原贤的第十四师团是支很能打的军队，配备着十分强大的重火力武器，山炮、野炮、迫击炮、装甲车和重型机枪，防守很严密。胡宗南瞪着赶来的李文师长，“李师长，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前面的日军阵地。”

李文师长对贺百丁说：“看来只有硬拚了。”贺百丁带着全团赶到陈留口阵地前，四六四团的剩余官兵还在与日军打，见来了增援部队，松了口气。刘于一说：“日军太难打了，跟钉子样，死死地钉在阵地上。”他望着刘于一，刘于一又说：“不是鄙人长日军的志气，日军的火力太强了，又不怕死，加上这一带是平原，无掩体可倚，一弓身，子弹就打来了，我军根本拢不了边。”贺百丁举着望远镜搜索，很犯难，一马平川，日军只需架几挺机枪便可扼守一大片区域。刘于一对传令兵说：“叫狄副团长把人撤下来。”传令兵领命而去。

不一会，狄昆副团长灰头土脸地走来，跟在他身后的是一群垂头丧气的官兵，有的还负了伤。狄昆副团长见到贺百丁，像狼一样龇下牙，这才说：“惭愧，日军火力太强，硬是攻不进去。”贺百丁下令官兵进入四六四团让给他们的阵地，一边令张营长率一营佯攻，一边举着望远镜观察日军的火力网。有些士兵抱着为死去的弟兄报仇的决心，一听冲锋的命令便朝前冲，立马为国捐躯了。他命令停止冲锋，战场上，到处都是国军官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冲锋的路上，惨不忍睹。难怪刘于一和狄昆都无计可施，日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不能让弟兄们白白地送死啊，他想，对陈德和郑志宏说：“我们一起想想办法吧。”

远在几里外的胡宗南长官焦急地踱着步，等待前线送来好消息，因怕委座责怪他无能，发着虚火，不断发布命令。贺百丁接连看了三封这样的手令，军部参谋送来的，到后来贺百丁不看了，见三个小时前送手令的军部参谋又来了，他手一挥，“知道了。”他让陈德叫来张营长和何营长，两个营长都一筹莫展地步入团部，郑副团长不说话地坐在椅子上，嘴里咬着一根草。陈德参谋长为张营长和何营长一人倒杯水，说：“军座令我们团马上拿下阵地，你们出出主意。”张营长和何营长都沮丧地垂着脑袋，枪炮

声已停息，战场于此刻十分寂静。张营长昂起脑袋说：“团长，我有个主意，就是慢，我们命令全体官兵挖壕道，把壕道挖到日军机枪阵地前，再用手榴弹炸死他们。”贺百丁清楚这是最好的办法，“马上干。”

天色于那个夜晚十分凄惨，五月的南风吹抚着豫东大地，日军就在前面，而他的士兵却在努力地挖掘壕道。贺百丁想胡长官高高在上，弟兄们的死活他看不见，他要的是结果，而为这结果付出了多大代价那是另一回事，但身为直接参与战斗的团指挥官，他却不能不关心部下的伤亡。他叹口气，对走拢来的陈德说：“我们是下级军官，不能不管弟兄们的死活啊。”陈德答：“你是对的，一口吃不下一个热馒头。”贺百丁恼恨道：“他们一张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他们官大，眼不见，心不烦。”

张营长和何营长带着众官兵奋力挖壕道，陈德去替代郑志宏副团长，守在前面与日军对峙。郑志宏疲惫地折回团部，贺百丁掏出烟，递支给郑志宏，郑志宏点上烟，狠劲抽了口。同是黄埔四期的郑志宏副团长，也跟贺百丁一样结了婚，也有儿女，他说：“我们遇到很难啃的骨头了，日本人跟我们拚命。”贺百丁绷着脸说：“那就让日本人死在这里。”他扔掉烟蒂，说：“我去壕道看看。”他下到坑里，朝自己的手心啐口吐沫，举起锄头狠劲挖着。一个小时后，他一身臭汗地退开，一个士兵接过他手中的铁铲，他对士兵们说：“狠力挖。”

贺百丁走出窄窄的壕道，走到空旷的地上，天上散布着星星。他一身肮脏地躺到地上，望着星空，就这么睡着了。醒来天已大亮，他叫来传令兵，问壕道的进展，传令兵报告：“两条壕道都朝前推进了五十米。”炊事班的士兵烧好了饭菜，他吃着。太阳升到一竿高后，日军已知道了国军在挖壕道，日军机枪对着挖壕道的国军官兵狂射，好在打不着，士兵们在壕道里奋力挖着。日军不敢出来，趴在阵地上的国军正等着他们。日军这个阵地，只是一个中队，但配备了很强的机枪火力。贺百丁知道日军想阻止他们挖壕道，但日军也怕死，不敢冲出来拚杀。

下午，胡宗南的参谋又来了，催逼贺百丁拿下日军阵地，他火了，回答：“告诉长官，老子晚上一定拿下阵地。”天黑下来后，贺百丁看着满天的星星，和衣躺下，可是怎么也睡不着，一个个战死弟兄们的脸，忽然浮现在他脑海里，把他的脑海塞满了，要溢出来了一样。他索性爬起来，披上衣服，下到壕道里，拚命挖着壕道。他挖得满头大汗、筋疲力尽，这才让士兵接过铁铲，回到临时指挥所，一躺下，浓浓的睡眠总算抓住了这个坚强、好胜的男人。直到凌晨五点钟，天已经微亮了，壕道挖到距日军阵地三四十米时，五五三团一营和二营的官兵，分别在两处壕道里对着日军的机枪阵地狂扔手榴弹，于手榴弹爆炸的硝烟中一个个爬出壕道，继续向日军阵地猛摔手榴弹，多声爆炸后，机枪哑了。官兵们迅速杀进日军阵地，如群疯狂的鬣狗样扑上去撕咬。日军拚命要把杀进他们阵地的国军打

死，而国军花了如此大的力气才杀入日军阵地，就拚着性命猛杀日本兵。日军训练有素，个个都是职业军人，而贺百丁带的官兵大多是关中农民，一身蛮力，却没有搏斗技巧，很多士兵都被日军刺刀捅死了。

贺百丁发毛了，亲自投入到肉搏战中。他知道自己是全团的“魂”，自己如果不硬顶着，他这个建制已七零八落的团便会溃败。他喝着：“兄弟们，杀啊，杀死这些小鬼子！”他捡起一把日本兵弃下的三八大械，一刺刀捅入一日本兵的肚子，迅敏一搅，拔出刺刀，快速地刺向另一名赶上来想刺他的日本兵，一刺刀捅进那日本兵的肚子，横着一划，那日本兵倒在地上。他赶前两步，又一刺刀刺进一个对陈德挥舞东洋刀的日军中尉的腰，日军中尉惨叫一声，倒下了。他一连捅死三个日本兵，这大大鼓舞了其他官兵的士气，杀声、啊啊叫声延续了一个小时，日军被那些肚子被捅破了仍用生命中最后一点力气扑向他们，咬着他们的耳朵不松嘴的中国军人杀退了，慌忙朝另一处阵地退去。

打扫战场时，日军扔下了一百多具尸体，五五三团于此役中战死两百多人，还有几十名官兵负伤，有的是被日军刺刀捅死的，有的是在追击日军时被日军开枪打死的。五五三团从陕西走出来时是一个整团，一千六百多官兵，也就十来天时间便只剩下五百多完好无损的官兵，有七百多人战死，三百多人负伤，平均一天战死和负伤一百人。贺百丁冷冷地盯着一具具尸体，心里说：“贺百丁，你得把心变成石头，心硬才能带兵打仗。”太阳照耀着这个刚刚厮杀了一番的战场，一股浓浓的血腥味飘浮在战场上，酽酽的，犹如浓雾。“我们每夺下一处日军占领的阵地，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说，“即使这样，我们还得咬着牙打。”“张营长战死了，”陈德说，“他的士兵说，张营长拎着驳壳枪，第一个冲上日军阵地，一连打死了三个朝他开枪的日本兵，自己也壮烈了。”贺百丁心里很痛，说：“又战死了一个会带兵打仗的好兄弟。”他走到张营长的遗体前，蹲下，查看遗体，发现张营长的身上竟有十九处枪眼。他沉默了。

胡宗南带着随从来了，战火烧到前面去了，他把军部朝前推进了三公里。兰封会战不光是胡宗南的第一军在打，很多国军都投入到其中。宋希濂、李汉魂、桂永清和俞济时分别都指挥着两个或三个师与日军厮杀，国军加起来有十二个师，很想把土肥原贤的第十四师团歼灭在兰封一带。日军急调两个师团来增援土肥原贤的第十四师团，土肥原贤的三万日军便死守，国军每夺下一处阵地都要付出巨大的伤亡，每前进一步地上都淌满了血。天气炎热，尸体不赶紧掩埋，会腐烂、发臭，五五三团的官兵把自己团和四六四团官兵的尸体，一具具地抬进他们挖的壕道，摆好，掩埋在壕道里。兄弟们在胡宗南长官的带领下，为阵亡的弟兄默哀了几分钟，随后鸣枪示意，才悲伤地离开。胡宗南说：“有支新兵队伍正朝这里来，两个营，你去接。”贺百丁想，又来了一批活不过几天的死人，答：“是，长

官。”

汽车运输三团接到杜聿明长官的命令，运送军用物资赴缅甸打仗。入缅的先锋部队是第五军戴安澜的二百师，奉命去解救被日军包围的英国军队，在同古遭到了日军的疯狂围堵，戴安澜在同古孤军奋战了十多天，日军对同古的中国先遣部队发动步兵、炮兵和装甲兵及飞机配合的多次进攻，企图将第二百师的官兵埋葬于同古。第二百师的八千官兵在戴安澜师长的指挥下，拚死还击，多次阻挡住日军的疯狂进攻，击毙日军五千多名。

汽车运输三团是为第二百师运输枪炮等物资的，可是等汽车运输三团奋力赶到时，第二百师的官兵因孤军奋战，已败下阵来，戴安澜将军阵亡。由于将军阵亡，第二百师撤退下来的官兵便成了散兵。谢乃常知道再往前走，等于是把军用物资送给日本人，忙下令汽车运输三团回撤。一百多辆满载军用物资的福特卡车赶紧掉头，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行驶。日军飞机朝车队狂轰滥炸、扫射，他下令全体官兵撤离汽车，躲到公路旁的森林里，等飞机飞走，再上车。很多汽车被炸毁，且燃烧不息。他下令官兵们把炸坏的卡车推下山崖。清除完被日军飞机炸毁的汽车，一些住在缅甸的逃难华侨找到他，跪在他身前，希望能把他们带回中国，有的华侨还是老人和小孩，谢乃常想，自己身为中国军人总不能不管中国人，就决定将老人和小孩收上车，年轻人就让他们跟在车后步行。

汽车朝前奔了几十公里，日军飞机又飞来，再次轰炸。又有十几辆汽车被炸毁，还炸伤炸死不少官兵和跟车而行的华侨。他下令官兵清除路障，干完这一切，他领着车队重新上路。他们遇见了先两天遇见的打散的官兵，有三百多人。那些人见汽车运输三团的官兵往回撤，又看见车篷里蹲着些老人和小孩，就拦住车。其中一军官嚷道：“谁是长官？我们要跟长官对话。”谢乃常跳下车，上前问：“谁敢挡运送军备物资的车？”他看见站在前面拦车的竟是郝光发，呆了。郝光发看见他，大声道：“大哥，是你啊。”郝光发展开了笑脸。谢乃常扫眼郝光发的领章，是一颗星，少校。他说：“老八，真的是你？你竟在二百师？原来我们都在第五军。”郝光发嘿嘿嘿笑，谢乃常握着郝光发的手，“我曾和老七去长沙找你，没想我们在异国他乡遇上了。”“七哥呢？”谢乃常答：“他战死在昆仑关了。”

按规定，汽车运输三团的官兵除了运载军备物资是不能搭乘路人的，但谢乃常想人比物资更重要，军队都打光了，物资还有什么用？他让郝光发把从战场上撤下来的三百多军人集合到面前，他站在汽车上说：“弟兄们，我们是不怕死的中国军人，我们今天撤退是为了明天更好地进攻，弟兄们，日本人是占着武器装备优胜于我们才敢侵略我们，但我们一定能打败日本人！如果你们愿意搭乘汽车回国，请帮我们卸掉军备物资。”那些败退的官兵激动了，大声欢呼：“长官万岁。”谢乃常也为自己的决定自豪，在这战火纷飞的蛮荒的异国他乡，居然被官兵们欢呼“长官万岁”，他对拥

上来的官兵说："把军备物资丢到悬崖下去。"

官兵们把军备物资从车上揎下来，抛到山下，他让每辆汽车上增加十五个官兵，率车队朝前赶去。路上，郝光发阴着一张结实的面孔说："大哥，长沙第二次会战后，国军再次征兵就征到我头上了。"谢乃常微笑地望着郝光发，"你又是营长了。"郝光发说："大哥，我并没对什么人提要求，也没对什么人说我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但有天团长盯着我问：'你是郝光发吧？'团长是黄埔四期步兵科的，长沙宁乡人，他认出了我，就在我胸脯上打了一拳，'你隐藏得好深呵，我可认得你。'他让我当了营长。"

谢乃常感慨说："老八，跟日本人打仗得多长双眼睛，日本人狡猾，还很自负。日军没一个向我们投降的。我们攻上昆仑关的几处阵地时，躺或趴在地上的日本兵都是死人，没一个活人。"郝光发说："大哥，我们在缅甸领教了。一个日军中队都敢向我团阵地冲锋，这些疯子，太小看我军了。"谢乃常恨恨地说："自从甲午战争，清政府的北洋水师败给日本人后，日本人就自大起来了，以为中国好欺负，我们只有比他们更狠，才能打败他们。"

汽车日夜兼程，五月二日，谢乃常带回了汽车运输三团，还带回来众多缅甸华侨和沿途收容的四百多打散的官兵。那段时间，宋希濂把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迁到了保山，一是为接应从缅甸回来的兄弟部队，同时也是阻挡日军从云南进入中国。云南连接着四川省，一旦云南失陷，重庆就面临危险。校长派他的爱将宋希濂驻守滇西，宋希濂立即把第十一集团军的两个军摆在滇西。宋希濂听参谋报告，又有一支军队从缅甸退了回来，他忙驱车过来慰问。谢乃常正与余山副团长和郝光发说话，一抬头，只见宋希濂跳下车，大步走来。他忙直起腰杆敬礼。宋希濂笑握着他的手，"谢大哥，辛苦了。"宋希濂打量着散坐在地上休息的一千多官兵，笑道："你能带回这么多人，行啊，他们日后个个都是日军的克星，我要向校长为你特别请功。"他一听校长的名字，就茫然。

五月五日，日军一个联队三千多人，带着山炮、迫击炮多门，经惠通桥，进犯滇西。宋希濂得知这一情况，立即下令炸毁惠通桥，截断交通，阻挡日军退路，边派第三十六师去消灭这支日军。谢乃常一听有仗打，忙召集官兵去堵击日军。郝光发说："大哥，我们这四百多从缅甸回来的弟兄，愿听你指挥。"谢乃常看眼郝光发，见他目光炯炯，就高兴道："走。"他带领众官兵朝着发现日军的方向奔去，迅速包围了日军一个中队。

日军拚命抵抗，谢乃常吸取在昆仑关作战时的教训，先围着日军，不让日军会合，边命令士兵趴在地上射击。"跟他们耗，"他让马湘军和何小山通知各营长道，"日军没带多少吃的，也没有弹药补给，坚持不了几天。"马湘军和何小山领命而去。谢乃常对余山和郝光发说："我们一千多人，还

怕这两百日本人？围着，当他娘的饿狗打。”

日军人少，且战且退，谢乃常率部穷追不舍，将日军逼到怒江岸边，日军没了退路，更加拚死抵抗。谢乃常不下令冲锋，运来山炮，让炮兵向日军阵地开炮，一颗颗炮弹呼啸着飞向日军，炸得日军四处逃窜，他有一种吃了大餐的愉悦感。他见一日军指挥官站在一处重机枪阵地旁，指挥重机枪手扫射。他明白必须干掉这重机枪手，叫了声“小马”，马湘军忙把狙击步枪递给他，他趴在地上，从放大二十倍的瞄准镜里看，日军是挺九二式重机枪，他瞄着重机枪手的脑袋，憋住气，勾动扳机，一颗步枪子弹飞了过去。正中重机枪手的眉心！他道：“真是把好枪，张灵甫，老子要谢谢你。”

日军指挥官推开死了的重机枪手，自己亲自掌握着重机枪。从瞄准镜里看，这是日军一个大尉，二十多岁年纪，为了让自己显成熟，蓄着一撮仁丹胡。谢乃常憋一口气，瞄着那撮仁丹胡，勾动扳机，子弹飞去，击毙了日军大尉。接着，他又用狙击步枪打死了两名歪把子轻机枪手，还击毙一名慌乱的日军中尉。日军失去军官指挥，没了主心骨，士气大落，他这才下令冲锋。郝光发露出英雄本色，率领那四百从缅甸撤回的官兵猛扑上去，将余下的百多名日军切成几块，全歼在怒江东岸。“长官，”马湘军说，“您一枪一个，真狠。”谢乃常欣赏着狙击步枪道：“主要是德国人造的东西好，精准。”宋希濂长官驱车来了，一脸高兴地称赞他：“谢大哥，这虽是个小胜利，但也是个大胜利，鼓舞了我军士气。”

这次十万军队远征缅甸，由于英缅军不配合作战，被以逸待劳的日军打得四散，严重挫伤了中国军队的士气！宋希濂看着谢乃常，“谢大哥，留下吧，第五军下落不明，你的汽车运输三团也无法归建，你还有多少人？”谢乃常答：“加上我在缅甸收容的四百多官兵，有一千六七百人。”宋希濂说：“昨天，从湖南家乡送来一批新兵，九百多人，都还没打过仗，我都给你带，你任我第十一集团军步兵加强团团长吧。”谢乃常道：“遵命。”宋希濂笑，“我们就不要讲客套。”谢乃常对余山说：“我们不走了，哪里都是打日本人。”他扫眼站在树下的马湘军和何小山，“走，去第十一集团军总部领人，动作慢了新兵会被别人抢走。”

一走进第十一集团军总部，谢乃常迎面碰见了何绍晖和曾冠雄，新兵是他们从湖南送来的，他们送到昆明，第十一集团军的昆明接待站只有几人，人人手头有事，就请何绍晖和曾冠雄把九百多新兵送往保山的集团军总部，何绍晖和曾冠雄便带着新兵向保山的第十一集团军总部来了，两人刚把新兵交给军部，军部黄主任是黄埔三期的，是名少将，湖南安化人，认识曾冠雄，几人正说话，谢乃常走了来。“大哥，真的是大哥。”曾冠雄大叫着，跑上来抱住谢乃常。谢乃常十分吃惊，瞧着方头方脸、满脸热情的曾冠雄，又看着圆圆脸上挂满微笑的何绍晖，“是你们？你们怎么到保山

来了？”曾冠雄说：“大哥，我送我们县的新兵到长沙，不想在长沙碰见五哥，五哥受命送新兵，邀我同行，就和五哥一起来了。”何绍晖笑，“大哥，说来也蹊跷，也不知是谁把我的去处告诉了陆军部，去年，陆军部的一纸调令寄到耒阳县党部，调我到陆军部设在长沙的陆军供需处任科长，这次，我们主任让我送新兵到云南。”

他们可有多年没见了，曾冠雄见一女中尉看着他笑，愣了下，认出女中尉是陆琳，马上道：“是嫂子吧？”谢乃常说：“你还记得她？”曾冠雄答：“当然记得，我们可是一起从福建逃出来的。”何绍晖问：“报纸上宣传的那个女英雄陆琳，莫非就是她？”“就是她。”谢乃常答。何绍晖说：“你厉害啊，打死过日本鬼子，我老婆很佩服你呢。”

谢乃常让何小山把郝光发叫来，郝光发看见何绍晖和曾冠雄，嘿嘿嘿直笑。曾冠雄用拳头擂着郝光发的肩，一脸感慨地大发议论，“我们分手后，这还是第一次重逢，而且是在我们都万万没想到的地方相遇。当年校长的通缉令撤销后，我在老家过一种逍遥的生活，早已没了从军、从政的意念。抗日战争爆发后，县党部的知道我是黄埔四期的，就找我让我负责征兵工作。”几人来到一处餐馆，坐下，相互讲述自己的遭遇。何绍晖说：“去年日本兵第二次攻打长沙，我被临时叫去指挥一个新兵营，我们退守到司门口与日军巷战，巷战中，一颗日军的子弹打在我肚子上，把我打进了医院。”曾冠雄说自己道：“我结了婚，有两个儿子。”郝光发告诉曾冠雄，“我也有两个儿子，为了养活他们，我成了个彻头彻尾的皮鞋匠。”郝光发说到这里，无奈的模样叹口气，“其实我已经没有早些年的志向了，不是日本人打来了，我是不会再从军打仗的。”

谢乃常感觉郝光发有点冷人冷眼的，不再是他印象中那个热情奔涌的老八了，那个郝光发好像一炉火，人还没到热气就扑上脸了，眼前的这个郝光发似乎变冷漠了。谢乃常说：“老五、老六，既然又都在一起了，就一起打日本人。”何绍晖表态道：“好。”曾冠雄望眼谢乃常和何绍晖，说：“我也留下。”谢乃常很快乐，兄弟们又在一起了，忙举起酒杯，“为我们在保山相聚，干杯。”

有天，谢乃常见曾冠雄和何绍晖分别给家人写信，告诉家人他们将留在云南打日本人，他这才想起自己随第五军来云南几个月了，还没给黄莹写信报平安，便也写了信，让马湘军去给他寄。过了几天，谢乃常和郝光发去街上买烟，看见一群从缅甸逃来的华侨，他询问中缅边界的情况，那些华侨哭着告诉他：“我们在缅甸的家都被日本人烧了，我们活不下去了，这才逃回国内。”谢乃常从华侨嘴里得知，驻守在片马和江心坡的英缅联军撤了，那一带成了无人管辖区。他一听成了无人管辖区，就感觉日军可能会从那一带杀来。宋希濂来看他，他说：“长官，英缅联军从江心坡和片马一带撤了，那一带没军队把守，我担心日本人会从江心坡和片马一带杀

来。”宋希濂听毕，问：“你有什么想法？”他见宋希濂听得进他的话，马上说：“我们要把工作做在前面，失败往往是轻敌或被敌人打个措手不及，我愿意带一支轻装部队去侦察那一带的地形，好掌握第一手资料。”宋希濂称赞他道：“谢大哥，你想得很周到。这事不能耽搁，你马上组成一支轻便部队，叫上向导去侦察。”

谢乃常尽管经历了那么多不如意的事，一想起自己命运如此多舛，十分努力仍不被人器重、欣赏，就灰心，可骨子里他还是个一听到表扬就兴奋得一肚子劲的军人！他从步兵团里挑选出三十名年轻、健壮的士兵，让余山、曾冠雄和何绍晖抓紧训练新兵，自己和郝光发带着三十名士兵，叫上两个本地向导，出发了。

新兵大多是河南和湖北人，他们在他们居住的地方，被抗日宣传所激励，应征入伍，大多是年轻小伙子，这支新兵队伍刚一组建就被派到前线来了，一下火车就被五五三团的陈德参谋长接了。新兵营长向贺百丁报告，“新兵一营应到四百六十名，实到四百六十名。”贺百丁一听是河南口音，微笑了下，“你是河南哪里人？”新兵营长答：“俺是河南郑州人，黄埔六期生。”贺百丁盯这个营长一眼，见他三十来岁，便问：“叫什么名字？”新兵营长答：“报告长官，俺叫张金发。”另一名营长也走上来报告：“新兵二营李劲松营长报告长官，二营应到四百五十五人，实到四百五十五人。”

贺百丁一听二营长讲一口湖北口音的普通话，便问李劲松：“你是哪里人？”李劲松营长答：“我是武汉人。”贺百丁打量武汉人一眼，见李劲松身高一米八，长得高大结实，一张圆圆脸，也是三十岁的模样，“很好，”他说，“你稍息。”他把两个新兵营和他从战场上带回来的五百多官兵打散，与新兵掺和在一起，让参加了几场战斗的老兵当班长、排长和连长，让新兵领枪，多数步枪是从战场上捡回来的，有的枪上还沾着战死士兵的血迹，接着，每人发十粒子弹，让老兵教新兵射击。

从残酷的淞沪会战和兰封会战中走出来的贺百丁，清楚这些新兵大多会为国捐躯。他甚至都不想多瞧他们一眼，因为他真的不想记住他们的脸。这段时间，五五三团里那些战死的官兵，凡是他有印象的，都来到了他梦里，一脸惊恐地对他说“长官，日军火力太强了，我们冲不上去呀”；或说“长官，日军跟钉子样钉在那里，拔不动”，甚至大白天这些阴魂也缠着他，冲他哭诉，让他挥之不去。他扫眼新兵，喃喃道：“他们都只有十八九岁或二十几岁，说不定等下就会战死。”前方还在战斗，五五三团成了预备团，师部让他训练这些早两天还在种田的人。“只能给你三天时间训练，要抓紧。”李文师长说。

贺百丁身心疲惫地走进一间民房，民房被他设置为临时团指挥部。他倒在

铺上，看眼窗外，窗外是一个艳阳天。他脑海里一脑袋的亡魂，驱之不去。他只勉强睡了个觉，新兵也只训练了一天，只是对着草靶子开了五枪，另外五粒子弹要留着打日本人。次日一早，师部参谋长赶来，给了他李文师长的命令，命令他立即带领五五三团投入战斗。他说："不是给三天时间训练新兵吗？""没时间了，"师参谋长说，"前方阵地上，四六四团补充兵员后，打了两天，伤亡很大，师座让你们上。"

贺百丁带着五五三团赶到，刘于一说："日军炮火猛烈，有重机枪占据着制高点，我团冲上去一次，就倒下一片，又冲上去又倒下一片，心疼啊。"贺百丁举着望远镜查看地形，开阔地带，盲目冲锋是找死，他想，苦笑一声说："刘团长，我们联手。"几个黄埔四期的湖南人坐在树下研究作战方案，分摊了作战任务。贺百丁把三个营长叫到面前，指着日军设成犄角的三处机枪阵地说："集中火力打日军的指挥官和机枪手。"师部炮兵营来了一个连，他问："有炮弹了？"炮兵连长说："有，军部搞来的。"

战斗打响了，他举着望远镜观看，看见李劲松营长率领众官兵迅速冲了上去，枪声和厮杀声从那处阵地传到了他耳朵里。这边，四六四团的官兵也跟着冲过去，机枪手们也扛着滚烫的机枪朝前猛冲，战场上，一片喊杀声。贺百丁在望远镜里观察，见张金发率领的官兵与日军杀得正酣，他明白此时他这几十人起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忙大喝一声，带着警卫排杀了上去。日本兵退了，弃下一百多具尸体。此处，利用坚固地形坚守的日军，只是一个中队，却打死了四六四团和五五三团几百官兵，贺百丁既愤怒，又暗暗佩服，问："有活的吗？"陈德说："全是死人。"

五五三团和四六四团的官兵，担心日军反攻，立即抢修日军丢下的工事。正准备与兄弟部队围歼土肥原贤第十四师团，但日军混成第四旅团一万多人，从贯台渡过黄河，击溃国军的一个师，与土肥原贤的第十四师团形成了犄角呼应，而日军第十六师团的几万人，仗着兵强马壮，装甲车开道，撕开国军防线，迅速占领商丘，跟着进逼杞县东，击溃了桂永清的军队，攻占杞县、通许，主力向陈留猛扑而来，解救了第十四师团的困境。豫东一片平原，国军无险可守，贺百丁和刘于一接到李文师长的命令，率团撤离战场。两支伤残的团刚撤出阵地，一通猛烈的炮火便飞来，殿后的部队吓出一身冷汗。跟着，日军的飞机飞来，投掷了大片炸弹，再接着日军第十六师团大批的装甲车凶猛地开来了。次日，开封失守，五五三团和四六四团奉命打阻击。这一仗打得很苦，日军的装甲车直冲过来，碾死了很多负了伤仍趴在地上射击的国军。

日军的装甲车轻便，速度快，但缺点是不经炸。何营长见装甲车接连碾压了他的几个士兵，发毛了，把三颗手榴弹捆成一束，拉掉引信，塞到装甲车下，自己翻身滚开，被尾随在装甲车后的一名日军打伤了，同一时刻，手榴弹爆炸了，装甲车不动了。贺百丁忙指挥官兵打装甲车后面的日本

兵，把何营长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

这天，贺百丁去战地医院看伤员，这是一处祠堂，房屋很高，有阁楼、楼梯走道和一间间房子，房子虽很大一间，但都被伤员占满了。六月天气很热，伤员们被搁在树荫处和屋檐下，战地临时医院里飘着浓重的药物和腐肉气味，军医们在遍地伤员之间跨来迈去。贺百丁先去看何营长，何强营长屁股上挨了一枪，子弹取出来了，趴在病床上。“何营长，好好养伤。”他安慰了几句，转身去看马营长。马营长看见他就弓起身，贺百丁示意他坐下，马营长说：“我好多了，团长。”贺百丁拍拍马子龙的肩，心里惦记着这个十分勇敢的常德人，不是这个常德人组织敢死队，高堂寨能拿下吗？他的目光落在马营长一旁的另一个伤兵脸上，这张脸哪里见过？这张脸看见他注意到自己，忙扭开了。

贺百丁想起来了，这是一张逃兵的脸，在士兵们进攻时，他害怕地往后跑，这张脸应该是第一个往后跑的，他曾对他怒吼，喝令他掉头往回冲，而逃兵根本不听。他当时很愤怒，拔出手枪对着这个逃兵开了枪，在开枪的那一瞬间，他有点犹豫就没打逃兵的脑袋，枪口一压，打在逃兵的肚子上。那会儿他心里仁慈！他之所以记得这个兵，一是这逃兵往回跑时，帽子掉了，露着颗光头；其次，他身材高大，没有一米八五也有一米八三。此刻，他瞪着逃兵，没露出愤怒，但目光坚定地刺着他，“你叫什么名字？”逃兵不敢吭声，身体在他注视下瑟瑟发抖，这种颤抖让贺百丁内心深感怜悯，想自己第一次上战场时也很害怕就更加用力地盯着他。马营长道：“长官问你话。”逃兵哆嗦着答：“俺俺俺叫杨狗蛋。”贺百丁想真是个贱名字，问：“你是哪里人？”杨狗蛋回答：“俺是洛阳人。”

贺百丁看着逃兵，这个河南大汉，长一张方方脸，脸上于此刻有很多羞愧，好像山头飘着浓雾似的。贺百丁感到他能羞愧就证明这个逃兵还有救。战场上，谁都有害怕的时候。他想，问：“你什么时候当的兵？”杨狗蛋答：“长长官，俺俺五天前入伍。”他不说什么了，见陈德也来看伤兵，便对陈德说：“被我一枪打伤的逃兵，也在这里养伤。”陈德阴下脸问他：“是不是把逃兵揪出来枪毙？”他望陈德一眼，想陈德怎么会说出这种话？说：“新兵，战场上没被打死，现在把他拉出去枪毙，做鬼阎王都不会收啊。”

两人跨上马，噔噔噔地回到团部，刘于一团长和狄昆副团长骑着马来了，贺百丁让炊事班搬来一坛酒，都是黄埔四期的，虽然只有几天没见面，却有重逢的情感。他端起酒碗，与刘于一、郑志宏、陈德和狄昆一一碰了下，“能在日军的枪林弹雨下活着，已经是万幸了。”刘于一说：“上午我听师部的说，部队要撤回西安休整。”贺百丁脑海里蓦地闪现了何小玉和女儿、儿子的脸，心里就“啊”的一声，“喝酒，干了！”

这支精干的队伍动作迅敏，在当地人带领下，几天后赶到了栗柴坝，栗柴坝云集着很多难民，他们都是从缅甸逃回国的华侨，还有一些散兵，也是溃败后逃回国的第五军和第六军的官兵，他们有的是翻越连绵起伏的高黎贡山，从孟加拉虎和黑熊的嘴里逃生出来的士兵，个个灰头土脸，衣裳破烂。有个营长，名叫李光浩，湖南怀化人，是远征军新三十八师的，三十八师在缅甸被打散了，李光浩领着几十个士兵，一路披荆斩棘，翻越茂密的原始森林，来到滇西，在白家寨住下，收容着从高黎贡山上翻越过来的官兵，已收容了七十多人，其中一个连长、一个副连长和两个排长，他们都是经过艰难困苦的跋涉才逃回国的。“这是谢团长，”郝光发向他们介绍说，“第十一集团军步兵加强团团长。”这些散兵看见谢团长威严地站在他们面前，马上振作起来。李光浩向谢乃常报告：“谢团长，本人愿意听您调遣。”谢乃常知道他们都吃了不少苦，“弟兄们，日军无论怎么嚣张，只要我们同仇敌忾，他们就嚣张不到哪里去！”这些在撤回的途中吃尽了苦的官兵立即回答：“对！长官。”

晚上，谢乃常和他的三十名警卫就在白家寨宿营，他们和衣而睡，枪不离手。谢乃常睡在一棵树下，透过婆娑的树枝树叶是湛蓝的天空，一弯月亮吊在天边。次日，一颗红日早早地升上天空，将大片大片的红霞涂抹在他身上。突然传来枪声，枪声不算稠密，但清脆刺耳。谢乃常忙命令马湘军带两个士兵循枪声侦察，不一会，马湘军奔回来说：“长官，日军正对着一群手无寸铁的难民开枪。”他问：“有多少日军？”马湘军答：“不详，一发现日军，我就回来报告了。”谢乃常看眼郝光发，郝光发立即道：“我去看看。”谢乃常对望着他的众官兵说：“都做好战斗准备，弟兄们。”

他们悄悄摸到日军面前，这是一支从腾北拥来的日军，大约七八十人，他们追击着从缅甸逃回的华侨，正对着难民射击，一枪一个，边大声狂笑。谢乃常十分生气，“老八，我们来收拾他们。”他让郝光发带一个排包抄过去，再让李光浩命令士兵散开，悄悄逼近正射击难民的日本兵。谢乃常趴在树后，开了第一枪，一个站在土堆上对着天空狂笑的日军小队长，于枪声中倒下了。趁日军还没反应过来，谢乃常大喝一声：“打！”另外三十条枪齐声向日军射击，又有几个站在土堆上的日本兵倒下。日军立即组织火力反击，日军的三挺机枪从几处地方朝着他们扫射，有几个打算冲上去与日军拚杀的士兵，中弹，倒在地上。谢乃常忙道：“都趴下。”日军火力很强，打得他们抬不起头。这时那个上尉连长带着十个士兵赶来增援，他叫吴若龙，湖南衡阳人，长一张轮廓分明、刚毅的脸和一双冷漠的眼睛。他的那个连，一百多官兵在缅甸全牺牲了，只剩了他和他的传令兵王小六。谢乃常说：“给我瞄准打。”他的狙击步枪射程远，他见一个日军小队长正在那儿指挥日军机枪手射击，就瞄准那小队长的方脸勾动扳机，砰，那小队长往后一仰，不见了。

前面，三十几个日军见机枪的火力把谢乃常等官兵压得抬不起头，就哇哇叫着冲来，企图冲垮他们。谢乃常瞅准机会，先一枪击毙那名机枪手，再将另一个舞着东洋刀催逼士兵进攻的日军军官击毙。吴若龙佩服地瞧他一眼，“长官，你真神！”“是枪好。”他说。吴若龙手中的驳壳枪打死了两个日本兵，王小六也一枪打死一个冲上来的日本兵。马湘军见另一日军士兵冲上来，忙勾动扳机，打死了冲到距他不到十米远的日本兵。郝光发绕到日军身后，发起冲锋，袭击日军的机枪手。他亲手击毙一日军机枪手，另一个机枪手也被一士兵击毙。日军又掉头还击郝光发等人。谢乃常端起狙击步枪，瞄准一日本兵，勾动扳机，那日本兵一头栽在地上。谢乃常下令进攻，进攻中，有两个士兵被日军打死，另有三个士兵负伤。李光浩率十名士兵虚张声势地从侧翼袭击，日军害怕了，慌乱地且战且退。

谢乃常在白家寨布好哨，自己带来的三十个精壮的士兵，有四个战死、三个负伤，何小山也负了伤，在追击日军中，一颗日军的机枪子弹把他的肩膀打裂了。“你很勇敢。”谢乃常说。次日，他留下何小山和另两个士兵在老百姓家养伤，让李光浩和吴若龙在这一带隐藏，继续收容散兵，自己和郝光发匆匆往回赶。

一个星期后，谢乃常赶到保山的第十一集团军总部，向宋希濂汇报，“滇西一带都是原始森林，好打游击，我这次率领三十名士兵深入侦察，感觉滇西地广人稀，山里的老百姓大多是少数民族。”宋希濂听毕，看着地图思考片刻，忽然脸色一亮，说：“这样吧，我给你二十万银元作军饷和安抚当地少数民族用。步兵加强团撤销，本长官升你为滇康缅游击第一纵队少将司令！”宋希濂转身对军部参谋长说：“马上把谢司令升少将的事备案上呈。校长口谕，本长官可以先斩后奏。谢司令，你还需要什么，只管向本长官提出。”

谢乃常在杜聿明的第五军干了几年，军衔始终是上校，一到宋希濂的麾下，宋希濂便升他少将，便感到这是宋希濂重情重义。回到团部，他和余山召集曾冠雄、何绍晖和郝光发开会，会后，谢乃常骑着马奔到总部，直接向宋希濂长官索要五十门迫击炮、二十五挺机枪和五部电台，便于他指挥各部作战。谢乃常说：“长官，我决定把五个营编成五个游击支队，分别深入到江心坡（如今归属缅甸）、片马、鲁掌和六库布防。电台可以让五个营互通情报，遇到紧急情况，好相互增援。”宋希濂点头，“这很重要，五个营分散得这么远，没有电台绝对不行。若发现小股日军，立即歼灭，遇上日军大部及时向总部报告。”宋希濂长官见他穿着的军服上还是上校军衔，忙给总部供需处一个电话，“马上送两套少将军服来。”

三朵花在谢乃常的肩膀上扛了十几年，终于换成一颗星了。这似乎来得太晚了，但他还是欣然接受了。他穿着将军服从总部回来，看着镜子里自己的模样，领章上的那颗星仿佛在熠熠闪光。他对陆琳说：“现在本司令是

少将。”“终于成将军了。”陆琳笑，“夫君威风呵。”就是那两天，一个黄昏，黄莹领着个青年和一个少女出现在他眼前，他不胜惊讶。黄莹说：“要不是接到你的信，我和美莲都打算走人了。”谢国民说：“爸，我们都给您开过追悼会了，县里的官员都来参加了您的追悼会。”他一怔，“我好好的，开什么追悼会？”黄莹说：“县党部的人说，他们接到通知，你牺牲在缅甸了。”他大笑，“我汽车运输三团从缅甸撤回后，转到第十一集团军的名下，他们以为我们阵亡了。”谢国民说：“奶奶和妈妈都很伤心，后来你的信来了，才知道家里又闹了场笑话。”谢乃常想他还没死，家里就为他开过两次追悼会，理论上自己已死过两次了，就说：“这是老天爷不要我死。”

谢国民满了十七岁，单单瘦瘦，但身高已超过一米七七了，一脸谁也不放在眼里的猛男相！“你成男子汉了，”他说，“正好我们父子一起打日本人。”他又看眼女儿，“美莲长成个漂亮姑娘了，你得去昆明上初中才行。”何绍晖、曾冠雄和郝光发都过来看黄莹、国民和美莲，黄莹看见郝光发，笑道：“郝光发，是你。”郝光发嘻嘻笑，“二嫂好。”谢乃常对黄莹说：“你带美莲去昆明，在昆明住下来。”黄莹不同意，谢乃常解释道：“我要带弟兄们过怒江打日本人。你在保山，反而让我牵挂，你带美莲去昆明上学。”

他们两千多人，向着怒江西岸浩浩荡荡出发了，山道狭窄，卡车无法通行，他们征用了不少骡马，驮着五十门迫击炮、两百箱弹药和粮食及军饷，过了怒江。谢乃常把曾冠雄和何绍晖叫到面前，分一批骡马和弹药、粮饷给他俩，“我把你们带来的两个营，编为游击一、二支队。冠雄你带一支队，绍晖你带二支队。我再给你们各一个连的老兵，他们是我带过的兵，让老兵带新兵打仗。”他把郝光发从缅甸带回来的人编为独立营，“老八，你的独立营属于机动部队，也是我的救火队，哪里需要支援我们就赶到哪里。”郝光发一挺胸，“是，大哥。”他拍下郝光发的肩，转身对李光浩说：“你在新三十八师当过营长，我任命你为游击第三支队队长，给你一个营，加上你收容的人，还给你一部电台和五挺机枪，你带着他们深入片马。”李光浩回答：“遵命。”他望眼原汽车三团的第一营刘营长，刘营长是四川人，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刘营长，一营改为步兵加强营，跟着本司令，与独立营形成犄角。”刘营长一口四川话道：“长官，步兵加强营遵命。”还有一些当地年轻人愿意与他一起打日本人，这些本地山民爬山、走山路如履平地，大气也不出一口，谢乃常临时成立一支特务连，任命吴若龙为连长。他从自己带来的人里抽调一百人，成立一支运输连，他对连长说：“弹药和粮食是弟兄们的生命，你可要当好运输连长。”他让儿子跟着自己，让陆琳向电台发报员学习发报。

部队开到泸水境内一个名叫六库的地方，谢乃常见当地老百姓都害怕地躲

避他们，便命令部队不许侵扰百姓，让部队就着丛林扎营。泸水是少数民族生活的区域，民国都二十多年了，却还是沿袭清政府那一套，管辖泸水的官员称土司，土司分小土司、大土司。大土司是个白族贵族，五十多岁，见来了支军队，个个端着枪，又见他们在丛林或空旷的草地上扎营，并不抢占民房，一打听，是讲汉语的军队，大土司便带领下属出迎。“欢迎你们远道而来。”大土司打着拱手道。谢乃常见大土司能说汉语，就说：“我们是来打日本人的。”

大土司一听众官兵是来打日本人，忙让家丁抬来一缸封存多年的谷酒，撕开封口，揭开缸盖，酒香就缓缓飘入众人鼻息。郝光发道：“好酒。”大土司给他们盛酒，“怎么称呼你们？”郝光发指着谢乃常说：“这是我们谢司令。”大土司忙对谢乃常作一揖，“失敬失敬。”谢乃常见大土司风范不俗，身边的人对大土司都恭敬有加，便知这人一定是当地人物。席间，谢乃常得知大土司名叫段浩，爵位是世袭罔替，于泸水县的人中，很有威望。谢乃常想能与大土司结为朋友，足以证明自己运气好，便说：“大土司，我敬你。”大土司见他起身敬酒，也端起碗，一口喝干。大土司谈到日本兵，那张白族人的老脸就露出凶光，“前不久，那些日本人又来了，在栗柴坝渡口杀害了三百多从缅甸逃来的难民，日本人退走后，我率众人去掩埋尸体，发现都是些老幼病残。”大土司说到这里，脸上就愤慨，“你们来打日本人，我举双手赞成。”谢乃常要的就是这句话，“好！”

大土司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段承经，中等个子，着白色对襟衫，外套黑领褂，扎着红、蓝、黄、白四色鲜艳的头巾，一张黝黑的脸，双目炯炯有神；次子段承功，也着白色对襟衫、外套黑皮褂，头扎黑、白、红头巾，模样很威猛，腰上佩着长刀、弯刀，还手不离枪，出的汗有股马尿臊味，看人时眼珠一动不动，犹如老虎盯着你。兄弟俩瞧着军人们全副武装、目不斜视地走来走去，笑声敞亮，便要参军。谢乃常望着兄弟俩，说：“军人是有纪律的，不听命令要受罚，你们不怕？”兄弟俩少年时候便被父亲送到大理的学校学过汉语，勉强能懂“纪律”一词的含意，兄弟俩答：“我们会守纪律。”谢乃常想大土司的儿子能参加他的军队，大土司自然会更加支持他，当即同意道：“你们两兄弟去发动发动当地青年，我给你们成立一支当地人的游击队。”

段承经、段承功一转身奔了出去，下午就来了十几个白族、傈僳族青年，个个黝黑、健壮，目光如电，盯一眼大土司家的狗，那两条狗都会吓得逃开。第二天又来了十几个壮小伙子，有几个模样十分古朴、剽悍的小伙子是怒族和独龙族，头上扎着很大的黑头巾，腰上佩着锋利的短刀，看上去像套着马鞍的野马，或一只只花斑豹。谢乃常高兴极了，有少数民族小伙子加入他的部队，再好不过了。他让段承经当队长，“何小山，你当副队长。”他把伤好了的何小山派给段承经当副手，“你好好训练他们。”他掉头

对这些少数民族小伙子说："从今天起，你们是军人了，军人就要听从命令，服从指挥。明白吗？"这些小伙子愣愣地望着他，段承经用当地话说了遍，小伙子们才答："明白。"

谢乃常让儿子谢国民跟着他们一起训练，儿子年轻，秉赋高，很快就跟当地青年样爬山、攀树，比猴子还机灵。有天，儿子攀着这棵树，跳到那棵树，再从那棵树上溜下来。谢乃常说："光灵活没用，还要把力量练出来。"儿子就去搬石磨，石磨三百多斤，儿子抱着石磨在坪上走了一圈，令当地青年都佩服。谢乃常也惊讶，儿子遗传了曾祖父的神力，但他没把这种惊讶放在脸上，而是淡淡地说："光有力气没用，还要学会用活力气。"

大土司因儿子加入了他的队伍，就更加热情，要给他一名傈僳族和一名白族美女。大土司把两位腼腆、俏丽的美女叫到他面前，"谢司令，这是本土司献给你的，收下吧。"谢乃常把客气收下，把美女退了，"大土司，我是来打日本人。"大土司说："日本人要打，女人也要呵。"谢乃常笑，瞟眼陆琳，"她是我的随军夫人，我有她就够了。""那可不行，我段浩有五个老婆，你谢司令至少得十个啊。"陆琳说："大土司，您给他十个老婆，那他哪里还有精力打日本人？"谢乃常说："大土司，让她们走吧。"

有天，大土司让儿子叫来几名小土司，酒桌上，他亲自动员，让小土司们出钱出力，共同把入侵泸水的日本人赶出去。他让儿子抬来一箱财宝，把那箱金银首饰和珠宝，当众献给谢乃常，让他派兵押到大理或楚雄的当铺兑钱，好购买粮食和被褥给士兵们。一些小土司酒还没喝完，跨上马就消失了，正在大土司懊恼时，那匹马又奔了回来，手里拎着的花布袋扔在桌上，一打开，是珠宝或首饰。另一些小土司见状，生气的模样站起身，走了。他们住得远，第二天一早又相继赶来，身上还沾着露珠，头上还冒着走急了的热气，手里都拿着漂亮的黑底织花布袋，里面装着他几个老婆和女儿戴的银头饰、银项链和金耳环、金手镯，他们把这些值钱的东西纷纷呈给谢乃常，说："谢司令，这些东西，您拿去打日本人吧。"

大土司还让他们回到领地，动员年轻人从军。不几天，陆续来了三百多青年，全是傈僳族、白族、怒族和独龙族小伙子。这些小伙子个个手里握着刀，兽皮袋里插着弓箭。谢乃常大为高兴，将这支少数民族青年队伍命名为独立大队，把李光浩抽来当大队长，让段承经为副大队长，又抽出十名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为中、小队长。独立大队便在李光浩的监督下开始军训。衙门前、草坪上、怒江边的沙滩上一下子热闹了，这些当地少数民族训练起来个个如狼似虎，上得天、入得地，歇息时，人都到了树上，歪着头在树枝上吹竹笛，或钻到低洼的草丛里打盹。一吹哨子，一分钟还不要，又一个个闪现在队长眼前。谢乃常对余山说："这些少数民族，热情起来下不得地？！"

部队在西安车站一下火车，贺百丁再也控制不住奔放的感情，坐上一辆黄包车，迅速向家里奔去。他跳下车，何小玉看见他，大叫一声，“你回来了？”他瞟妻子一眼，妻子着一件碎花衬衣，头发盘在脑门上，下身一条黑长裙。贺百丁嘿嘿笑着走进家，贺兴在地上爬——那时贺兴才一岁。贺百丁抱起儿子，把儿子举到空中，儿子吓哭了。贺百丁批评儿子说：“嚯，这还怕？”何小玉说：“他当然怕啊，儿子又不认识你。”贺百丁觉得妻子说得对，放下啼哭的儿子，把目光放到何小玉脸上，她问：“你想我没有？”他快乐地答：“在战场上，甚至在打仗中，我唯一想的人，就是你。”

中午，小学生贺姗姗被佣人接回了家。这是个小公主，穿得很漂亮，一张瓜子脸儿红喷喷的，她看见父亲，叫了声“爸”。贺百丁看着女儿说：“姗姗又长高了。”贺姗姗坐到父亲腿上，他在女儿的小脸儿上亲了口，胡子茬儿扎了女儿的小脸蛋一下，女儿推开父亲的脸，跳下来，“爸，你的胡子扎人。”他嘿嘿笑着。一家人吃饭时，陈德来了，饭桌上，他对陈德说：“二哥，你得找个老婆安个家啊。”陈德摆手，“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安什么家啊。”他说：“你不留个后代在世上，对不起祖宗。”陈德感慨道：“我们都对不起祖宗，日本人在中国屠杀炎黄子孙跟杀鸡杀猴样，不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生下的就是亡国奴。”贺百丁盯眼儿子，说：“只要我们没死，他们就不会当亡国奴。”

新兵在兵营里军训，五五三团又成了一个整团，陕西人、河南人、湖北人，再加上新补充的山西人和四川人及他们几个湖南人，兵营里就南腔北调。一时是陕西话，一时飞出一句河南话，一时又飙出一句湖北话，突然又冒出一句湖南话或四川话，这是老兵们带着新兵训练。七月的太阳无情地晒着练兵场，官兵们身上的汗都打湿了衣裤。有的官兵想休息，陈德就很凶地用湖南话吼那些偷懒的官兵，“浑蛋，起来。”陈德手里攥着一根鞭子，见到偷懒的士兵，鞭子便随着他的骂声一起跑上去，不是抽在对方的脸上，就是抽在对方的腿上，边凶道：“不想死在战场上的，都给老子爬起来。”

士兵见参谋长如此严厉，忙按规定继续训练。陈德的目光鹰一样地盯着每一个士兵，身上有的是力气，他不说累，就没一个士兵敢休息。这天下午，一辆吉普车驶进兵营，胡宗南军长跳下吉普车，贺百丁忙敬个军礼，胡宗南摆下手，“武汉会战打得很激烈，”胡宗南开口，“小日本的胃口很大，想亡我中华。弟兄们，马上要出关了。”

马营长和张健双双走进团部，进门就给他一个军礼，“团长，马子龙特来报到。”张健也说：“长官，张健回来报到。”他看着这两个勇猛的常德人，这可是他最爱的勇士，将军们对勇士的爱是很特殊的，是男人之间的爱，充满力度，像磁铁般紧贴着。他先拍拍马子龙的肩，再拍拍张健的

肩，“回来得正好。”他说。三十几个伤愈的官兵都在团部前很精神地站着，何强营长也在其中，他们一见贺团长，立即朝他敬礼。他看着他们，“伤好透没有？”他问何强营长。何强答：“差不多了。”忽然，他看见了那个被自己一枪打伤的逃兵，见逃兵面部表情有些紧张，立即用笑容对待逃兵，说：“杨狗蛋，伤好了？”杨狗蛋见长官还记得他的名字，羞愧地低下头。贺百丁见杨狗蛋那张方脸上确实有很多愧色，就伸手在杨狗蛋的胳膊上捏了下，“你会成为勇士的。”他只这么说了一句。陈德为难地望着他，五五三团的营、连、排长都有了，而这三十多名官兵里，除了马子龙营长和何强营长、张健连长，还有两个连长、一个副连长和三个排长，总不能把现有的拉下，换上他们，这绝对是犯忌的。陈德把他拉到一隅问：“怎么安排？”贺百丁说：“张健不用安排，让他当我的副官。其他人暂时跟着团部，为备用军官。”

胡宗南让贺百丁去军部，贺百丁一走进军部，胡宗南忙起身，礼贤下士地为他泡茶。刘于一团长也坐在军部，胡宗南说：“你们既是同学又是同乡，这很难得。”贺百丁和刘于一都笑，胡宗南跷起二郎腿，用一口浙江话道：“你们湖南人，都不错，无湘不成军么。我们一期的刘勘和李文都是湖南人，你们湖南人都勇敢、直爽。”贺百丁和刘于一都有些不好意思了，胡宗南让参谋长拿来两只漂亮的盒子，一人递一个，让他们打开。贺百丁和刘于一便双双打开，盒子里装着一支黑亮亮的漂亮的左轮手枪，刘于一贺百丁高兴地站直身体，一个军礼敬给胡宗南道：“谢谢长官。”

武汉会战其实在六月份就开始了，武汉会战是中日战争中，历时最长、动用军队最多的一场保卫战，前后有一百万军队参战。兰封会战后，胡宗南率部撤回西安休整，蒋介石于情急中，又把胡宗南的军队调来与日军拚杀。

贺百丁回到家，看着女儿和儿子在院子里玩，他接过茶杯，妻子刚洗完澡，身上有股香味。他对妻子说：“明天部队将开拔，姗姗和贺兴，你要管好。”妻子靠到他肩上，“不用你交代。”他说：“胡长官说，从上海、南京和杭州那边运出来的大量机械设备和物资，都积压在武汉码头上，必须跟日军死缠烂打，好争取更多的时间转运，不然就落在日军手中了。”妻子面色紧张道：“百丁，你可别充英雄。”贺百丁说：“今天在军部会上，胡长官说，副团长以上的军官，只是指挥战斗，不必亲身投入战斗。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和徐州会战、兰封会战，战死了很多团长、师长，我们都死了，谁指挥士兵打日本人？校长要保护我们。”

在西安军校读书的贺百石，一身军装地跑来，“哥，我们也要去打日军了。”贺百丁看着弟弟，贺百石两年前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西安分校的炮兵科，他颇高兴，希望弟弟多读点书，“怎么回事？”他问。贺百石说：“我们炮兵科的同学，都被编入炮兵团了。哥，昨天团长宣布，我们

炮兵团这一次也要出关打日军。”贺百丁看着弟弟，弟弟是他一手带出来的，“百石，现在我们兄弟俩都要上战场打日军，真应了‘打虎亲兄弟’这句老话。战场上，你要多长个心眼。”弟弟说：“我懂。”贺百丁说：“在淞沪会战和兰封会战时，我们吃了很多日军大炮的亏，这一次也该让日军领教你们炮兵的厉害。”贺百石笑道：“那是肯定的。”

他与张副官及两名警卫去了兵营，大家都知道今天出征，陈德做着战前动员，“弟兄们，日本人是东洋小岛上生长的豺狼，豺狼企图占领我们偌大的中国，我们打豺狼去！不是把他们赶回东洋小岛，而是消灭他们！”他说到这里，见大家都望着他，又大声说：“日本人在我们的国都南京大肆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我们要把仇恨的子弹射进日本人的脑袋，用他们的血祭祀我们的同胞！”他一激动，普通话变成了湖南醴陵话，下面众官兵就茫然地望着他，陈德马上又改成普通话道：“弟兄们，你们有没有信心？”众官兵齐声回答：“有信心——长官。”

贺百丁明白自己带出去的这个团，不知有多少人能活着回来，也许全团阵亡，或许只剩下几十百把人能回到西安。谁能活着走出极端残酷的战场，这可说不清！他绷着脸步入团部，郑志宏正指挥杨狗蛋取下军用地图。杨狗蛋回头，看见一张脸冷冷的他，慌得叫了他一声“长官”。他冷漠的脸上回了点暖，对这个健壮的豫东逃兵说：“把你的枪擦亮。”杨狗蛋红着脸答：“是，长官。”郑副团长见他不说话，就找话道：“这次出征，会有一场恶战。”他答：“与日军交战，哪次不是恶战？”他望着邵阳人，邵阳人的一张方脸在他的目光下拉长了，把尖锐的目光投到门外。

有天上午，陆琳收到一份电报，第三支队长打来的，报告三支队的前哨部队与进攻片马的日军发生了遭遇战，伤亡二十三名官兵，日军大约半个大队，五六百人。谢乃常把这份电报给郝光发看，“问题很严重。”郝光发读完电报，说：“我带独立营去增援三支队吧？”独立营五百多人，都是原第五军和第六军的官兵，都有一定的战斗经验。谢乃常没把他们拆散，就是想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关键时候，得让独立营如下山虎样扑上去撕咬日军。他说：“老八，你赶紧去，我会调二支队协同作战。”郝光发立马率独立营连夜向片马奔去。

谢乃常让陆琳发报，让二支队增援三支队，不是会合，而是形成犄角。半夜里，他听见猫头鹰叫，突然坐起身，对陆琳说：“我不放心，得亲自去一趟。”一早，段承功听到他们要去片马打日本人，忙跑来请缨：“长官，让我带一个小队领路，我熟悉那里的地形。”他同意了，率警卫排和特务连及段承功的当地士兵，两百人，向片马赶去。当天，他们在段承功的带领下，连夜翻越高黎贡山，第二天便赶到了片马。在离片马小镇十多公里的山道上，他们碰见了独立营，郝光发向他汇报，他们与三支队还没接上头，独立营与日军在片马有过一次遭遇战，日军火力猛，独立营只是试探

了下日军的火力，就撤了。他问有多少伤亡，郝光发说：“十一个士兵负伤，三个士兵阵亡。”

吴若龙连长拉着段承功，率特务连的十名士兵去侦察，回来报告说：“日军占据着片马的各处要口，据我估计，日军只有三百人。”郝光发脸上有了坚决的表情，“大哥，我们可以趁机歼灭日军。”谢乃常陷入思考，三百日军跑到片马来干什么？他让特务连的官兵再去片马侦察，特务连的官兵回来说，日军防范很严，不准当地老百姓进入他们的防区，一靠近就开枪。谢乃常火了，手一劈，“消灭他们。”他率独立营和特务连奔向片马，一交火，日军火力很猛，十几挺机枪形成交叉火力，打得他们没法抬头还击。打了一个小时，背后猛地有日军杀来，又是十几挺机枪，子弹落雨样飞向他们。日军是丛林部队，专门在山林中作战，他们如狼群样隐藏在丛林里，当战斗打响后，好打国军一个惊惶失措。

郝光发见形势不妙，忙叫谢乃常率特务连和独立营的两个连先撤，他率一个连断后。谢乃常率特务连和独立营的大部分人往丛林中撤，郝光发率一个连阻挡着日军的两面夹攻。谢乃常撤出后，见郝光发陷在战火中，又率众官兵分左右两翼猛杀个回马枪，把郝光发指挥的一连救了出来。一连官兵阵亡了一半，郝光发愤怒地骂道：“这些日本人真狡猾！”

日军很多，不是两三百，而是一千多人。日军事先已派特务摸清了情况，知道片马只驻防着几百国军，而鲁掌也驻守着几百国军。日军把大部分人隐藏在丛林中，为的是引中国军队上钩，好一举消灭驻防在片马和鲁掌的中国军队。谢乃常明白日军用心险恶，他不能中日军的诡计，他令部队退到密集的丛林里，分散开与日军周旋。日军一入丛林，谢乃常就下令射击，把日军打出了丛林。天黑下来后，日军守在丛林外，企图把他们封锁在丛林里，困死他们。这样打打停停了一天，第二天，战斗又打响了，三支队和何绍晖的二支队，从两翼攻击日军，谢乃常率部杀开一条血路，与赶来营救的三支队和何绍晖的二支队会合，且战且退，退到一处山道两边。三支队被日军打散了，只有少部分士兵参战，士兵告诉他，支队长官在指挥战斗时被日军的炮弹炸死了。谢乃常亲自指挥三支队，这些官兵中有一部分是他汽车三团的，就不惧日军，敢与日本兵对攻。他们守在那山道上与日军打了五天，日军见久攻不下，从密支那调来炮兵增援，山炮在山坡上轰鸣，把树木炸断，把灌木和泥土炸得横飞，还炸死、炸伤了几名士兵。第八天，他们带的粮食都吃完了，官兵们又饿又累，弹药也渐渐不济，谢乃常知道再打下去部队会溃，便下令撤退。在经过泸水桥时，他下令把泸水桥炸毁，并对吴若龙说：“你和特务连的官兵留下来，监视日军。”

谢乃常回到六库，整编部队，这次与日本兵打仗，先后战死一百十几名弟兄，还有四十一人负伤。他把三支队的番号撤销，将士兵一部分给二支

队，一部分补充进独立营。某天，有个本地搞勘测的年轻人，懂汉语，来拜访他，带来一本《中缅未定界北段勘察记》，他告诉谢乃常片马至江心坡有十万平方公里，并说自己在片马和江心坡徒步考察了五年，非常熟悉那一带的地形。谢乃常突然作出决定："你带我去江心坡，我有一支游击支队驻防在江心坡。"他要吴若龙在特务连挑选五十名身体强壮的士兵，再带上警卫排的三十个士兵，这一次他把儿子带在身边，让他们背上足够的粮食和弹药，将六库一带的防守交给余山副司令和李光浩，带上陆琳，与郝光发一起，于一天早晨，随那勘察的年轻人，朝着江心坡出发了。段承功带着一个傈僳族青年和一个独龙族青年，追上来，说他父亲让他们赶来当翻译。谢乃常看着一脸强悍的段承功，说："你父亲想得周到。"

片马垭口已被日军占领，日军在英缅军建的营房里驻扎下来，封锁了从鲁掌通向片马的必经之道。但有这个在片马、江心坡徒步勘察多年的本地青年，还有段承功和另两名从小于山林里穿梭的猎户，他这支队伍就不会迷路。他们走一条只有野兽出没的丛林山径，步入了丛林深处里一个破烂的山村，独龙族青年告诉他，这山村里住着三十几户独龙族人。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笑看着谢司令，伸出长满茧的手与他相握，独龙族青年说："老人是英国人任命的'头人'，管着这个村的上百口男女。"谢乃常握着老人的手说："惊扰你们了。"

谢乃常打量村庄，他见过简陋的村庄，可没见过如此简陋、肮脏、破败的村庄。他感觉这些人生活得很原始、很苦。他命令八十名官兵和三十个为他们背粮食的青壮年在丛林旁安营扎寨，埋锅造饭。独龙族老人邀他上家里做客，他走进老人家，房子是那种竹子、树木和树皮、树叶搭建的充满腐烂气体和沤臭的房子，离地面一米多高，搭在几株树干上，一副自扎的木梯靠在树上，没有门窗，下面是养猪和鸡的牲畜栏，臭气直冲上来。室内除几个惊恐地睁大眼睛瞪着他们的模样古怪、警觉的男女，什么都没有。郝光发觉得不可思议道："大哥，他们过的不是人的日子。""是啊。"他心里有很多感慨。

谢乃常让段承功问老人知不知道南京政府，老人摇头。谢乃常想南京政府他们都不知道，便要段承功问头人知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头人咧咧嘴，露出一口奇怪的脏牙答："我们是英国人。"谢乃常让段承功问头人，片马属哪个国家，头人答："属英国。"

谢乃常想这些大山里的人被英国人耍了，便要段承功召集全村人过来，不一会，房子前站了全村的男女老少。谢乃常站在梯子上说："你们不是英国人，片马也不是英国，你们是中国人。"他说一句，段承功翻译一句，那些独龙族人都惊讶地看着他，他拿自己的脸解释："英国人是白面孔、黄头发、蓝眼睛。我们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你们和我一样是中国人，明白吗？"段承功把他的话翻译给独龙族人听，他们连连点头。

次日，他和郝光发带着官兵翻越丛林和山崖，向着更深的区域跋涉。他们又到了一个村子，这个山村稍大一些，有百来户山民，散布在丛林中砍出的一大片山地上，山地上种着玉米，因怕野猪拱吃，就砍了树枝简单地围着，房子都是树木、竹子和茅草搭建的，离地面几尺高，下面圈养着猪和鸡，人畜混居。村里的长者看上去六十多岁，其实只是个四十出头的男人，一张脸黝黑的，一头结了壳的灰白头发、一脸胡子，他代表村民接待这支部队，称谢乃常“汉官”。他是个小土司，不懂汉语，见来了一伙背枪的就紧张和害怕。小土司一听段承功说的是本地话，紧张的脸色就松懈了，仿佛一只山羊样放松了绷紧的四肢。

全村人都是用竹筒煮饭，等饭熟了，就把竹筒劈开，用手抓着吃。没有锅子，烧水也是用竹筒，水在竹筒里一开，就用火钳夹着竹筒挪开。小土司十分热情，下令杀牛，一条牛被牵来，是条瘦瘦的老牛，捆绑在树下。小土司用长矛接连猛戳几下，牛落泪了，待血流尽，栽倒在地，几个人走上去给牛剥皮，龇牙咧嘴的，有些像狼和豹子，村子里飘扬着杀戮的腥气。随后，这些野蛮人将牛肉剁成一斤、两斤一块的，架到柴火上烧烤着吃，边在火堆边歪着身体舞蹈，跳一种奇怪的舞，像是祭祀山神。因为没有盐，肉烧熟后，就这么吃，大口撕咬，边举着牛肉狂舞。郝光发说：“大哥，难怪他们个个瘦弱，有的年轻人还白了头发，原来没有盐吃。”谢乃常说：“人不吃盐，怎么行？以后，我们要为他们弄些盐来。”吴若龙愤慨道：“英国人统治片马几十年，根本就没把片马的老百姓当人。”

段承功告诉谢乃常，片马原本人口稀少，英国人统治的这几十年里，疾病夺去了不少老百姓的生命，英国人不闻不问。英国军队把片马的几个出口封锁了，不让本地人出去，也杜绝泸水人进来，他们让片马的当地人在贫寒和疾病中自生自灭。谢乃常说：“我们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这话一说出口就成了承诺，空气似乎都聚集成块状了。谢乃常把目光放到段承功脸上，“片马本来就是你祖辈管辖的土地，我们一定要收回来。”段承功虎眼一挑，“谢司令，我父亲做梦也想从英国人手中夺回片马。”他答：“会有这一天的，只要本长官在这里。”

日军投入到片马的兵力，是一个步兵大队，一千余官兵，把守着片马的交通要道。谢乃常和郝光发率领众官兵，绕开日军防线，进入了江心坡地区。谢乃常在那个勘察过江心坡一带的当地青年带领下，向石旦小镇走去，事先陆琳从电报里获悉，曾冠雄的一支队驻扎在石旦小镇。曾冠雄的前哨部队发现了他们，立即，曾冠雄飞马赶来，大笑着。曾冠雄一脸浓密的胡子，一身武装，郝光发嘿嘿一笑，“你看上去很精神。”曾冠雄说：“在这里，不精神也要打起精神来。”曾冠雄把他们引到石旦小镇上，这是个住着几十户山民的小镇，曾冠雄将他的游击支队司令部设在小镇上，把他的三个大队分别布置在三个区域，形成相互配合之势。他原只带来了五百

多人，现在发展成七百多人了，江心坡的一些本地青年加入了他的游击支队，此刻都瞪着他们。谢乃常知道曾冠雄是个有办法的人，气场大，他随曾冠雄走进一处石头房子，墙上挂着幅江心坡地形图，谢乃常扫一眼说："你干得不错啊。"

一个背着药箱的年轻士兵走来，见到谢乃常，忙敬礼。曾冠雄指着他说："这个人有点本事，是个兽医，给骡马和猪、牛看病，村里的猪、牛都被他医好了。"谢乃常就感兴趣地看着年轻兽医，"你叫什么名字？"年轻人忙说："报告长官，鄙人叫白中一。"谢乃常听他说话是湖南口音，便问："你是哪里人？"白中一答："长官，我是湖南长沙县人。"

谢乃常称赞道："你这个兽医当得好，能与当地人沟通感情。"白中一说："长官，我家三代兽医。"曾冠雄招手，把一个叫石旦睹的江心坡人叫来，"石旦睹，我游击支队第四大队大队长。"曾冠雄又对石旦睹说："站在你面前的是我滇康缅第一游击纵队司令。"石旦睹大队长忙向谢乃常敬军礼，他懂汉语，是江心坡大土司的儿子，曾在大理读过书，他说："我江心坡的老百姓早就盼望汉官来了，那些英国人太欺负我们江心坡的老百姓了。"

谢乃常把自己带来的食盐，分了一部分给石旦睹，让石旦睹去分给山寨里的百姓。石旦睹大为高兴，杀了三只肥羊，就在他那处坚固的石头房子前烧着吃，烧得羊肉香四溢，来了不少山民，围着这堆篝火。石旦睹用弯刀割下一大块羊腿肉，抹上盐，递给谢乃常，谢乃常就不客气地吃着。石旦睹又分别割下两大块羊腿肉给曾冠雄和郝光发，然后让仆人盛上酒，他举着酒碗说："汉官才是我们的官，我们不是英国人，是大清的子民。"谢乃常纠正说："现在是中华民国。"

谢乃常是真正的三民主义者，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从未离开过他的脑海。回到六库，他立即下令兴办盐厂，生产矿盐，想为当地老百姓做点实事。正好那段时间黄莹不放心他，安排好女儿就学，从昆明赶来了。他立即下令在军营里搭两间帐篷当教室，"教书，这可是你饭碗里的事，"他对黄莹说，"我们要教化愚昧的国民，提高国民素质必须从孩子抓起，将来他们当了父母，自然会影响他们的下一代，这就是俗话说的代代相传。你来当校长。"黄莹说："别开玩笑了。""本长官像开玩笑吗？打仗，我会，教书，我可是外行。"

黄莹激动了一天，一本正经地备了课，走进教室，却没有几个孩子。谢乃常有办法，他让马湘军出通知，张贴在各处，并让段承经兄弟俩对当地人宣传，凡是来上课的孩子，每天都发一小纸包食盐。只是一个星期，不但有众多小孩子来军营上课，年轻人也穿着新衣服，腼腆着白族或傈僳族、怒族人的脸，羞涩地步入教室，两间教室里就坐满了学生。黄莹即使有三

头六臂也应付不过来，只好让马湘军和谢国民也来执教，马湘军一听说要他当老师，慌忙说：“不行，绝对不行。”谢乃常说：“这是命令。”马湘军不敢还嘴了，立即找理发师理了发，还把蓄了多年的八字胡也刮了，走进教室教学生。谢国民不敢违抗父命，硬着头皮，红着脸教孩子们识字。“怎么样？”他问儿子，儿子答：“爸，您是赶鸭子上轿。”“是干正经事。在这里我是最高长官，有责任把国民从愚昧无知中拯救出来。”

他让段承经去大理请来制作矿盐的师傅，叫士兵把含盐量很高的土挖来，令师傅们去提炼矿盐。他又命令何小山带士兵收购当地人的土特产，并成立了一支商贸队，“你是个精明的家伙，本长官知道你鬼精，我任命你为商贸队队长，”他看着满脸惊愕的何小山，“你想办法把这些土特产运到大理去变成钱，再换成粮食、食盐和作业本运回来。”何小山领命，带着两个排的士兵和当地人组成的骡马队，把土特产打成包，出发了。一个星期后，何小山笑容满面地回来了，满载着粮食、食盐和作业本。“说说看，你是怎么完成任务的？”他问何小山。何小山答：“长官，我赶到大理，向大理街上的商铺宣传，说这些土特产是我部从泸水的老百姓手中收购的，为的是运到大理换成钱，再购买食盐和粮食回去。我说：‘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吃饱了打日本人，不让日本人过怒江。’大理的那些商人都纷纷拿钱购买我的土特产，我又拿钱买他们的食盐和粮食。”陆琳在一旁夸道：“何小山以后可以经商。”

有天，陆琳获取吴若龙发来的电报，日军抽调两个步兵中队，四五百人，进犯吴若龙的特务连。他看完电报，只说了一句：“来得正好。”他让马湘军把郝光发和李光浩叫到面前，“走，打日本人去。”日本人守着英缅军弃下的坚固工事，他觉得不好打，现在日本人走出工事，野地作战，他就不怕日本人了。他们当天出发，第二天便碰上了吴若龙的特务连，他命令吴若龙带一个排的士兵迎敌，打几枪就跑，显出害怕的样子，把日本人引到他布置的伏击圈。日本人没把中国军人放在眼里，径直追来。谢乃常命令独立营和特务连火速赶往前面的一处山坡林里隐蔽，他亲率李光浩的独立大队从背后袭击日军。他和李光浩的独立大队先撤到山上隐藏。不一会，吴若龙把日军引来了，谢乃常等这一百来日军进入伏击圈，郝光发的独立营一开枪，他立即率领独立大队的官兵飞奔而下——独立大队的官兵全是从小就扛枪打猎的山民，人灵活、眼睛尖、枪法好，段承经、段承功兄弟俩，基本上是一枪一个，当年兄弟俩一举枪，逃窜的山羊也会毙命于他俩枪下，何况是比山羊笨而大的日本人。

谢乃常表扬段氏兄弟，“不错啊，你们。”他的狙击步枪也发挥了威力，该枪射程远，准确性高，他专打当官的，个个命中脑袋。郝光发的独立营是正规军，能征善战，机枪、步枪同时射击日军，弹如雨下，日军的长官被谢乃常击毙，日军乱了，纷纷后缩、逃窜，却被独立大队的当野兽射杀。

仗只打了半个多小时，是一场漂亮的伏击仗，一百多日军的先遣部队，大多被击毙，只有少数几名日军狼狈而逃。

打完这场漂亮的伏击仗后，谢乃常感觉日本人会组织兵力报复，忙下令部队分成三股回撤，退到一处交错的山地前时，见山坡一处比一处高，眼前是一条狭长的骡马山道，这样的地方，易守难攻。谢乃常便下令驻防，布防时，郝光发请缨说："大哥，让我独立营正面迎敌吧？"谢乃常看眼郝光发，郝光发胸部一挺，脸上就有军人的骄傲，说："大哥，重担我来挑。"他很喜欢郝光发这种面对危险当仁不让的气派，说："你是我的好兄弟。"

那个夜晚月明星稀，但独立营的官兵却不敢懈怠，谢乃常指挥着官兵顶着月亮，努力挖壕沟，干到凌晨三点，官兵们才就地休息。一会儿，鼾声便在山坡上此起彼伏。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涂抹在谢乃常闭着的眼睛上，他看着这抹阳光，感觉朝阳红灿灿的，空气中有腐烂的气味，还有刚挖开的泥土的腥气。炊事班的士兵忙着做饭，炊烟就袅袅升起，顺风飘去。十点钟，前哨部队来报，日军出现在距此五里远的山道上。谢乃常下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一个小时后，日军出现在骡马山道上，走得谨慎。谢乃常觉得这里打阻击是最佳之地，日军大部队进入伏击圈后，他下令开枪，部队就朝山道上的日军射击，日本人慌乱地趴下，对着山坡上的中国军人射击。一会儿后，又赶来一支日军，扛来十几门迫击炮，迫击炮对着山坡上的中国人乱轰。日军打了一百多发炮弹后便进攻，郝光发吐口痰，大叫："打！"

这一仗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打了五天，日军一心要歼灭眼前这支中国军队，独立营和独立大队的官兵也想消灭这支日军。双方伤亡都很大，谢乃常让官兵把战死的弟兄埋掉，命令运送弹药和粮食的何小山把负伤的官兵带离战场，他对郝光发说："与日本人打，打的是韧劲和耐力。"日军久攻不下，又从片马调来一支步兵中队，从侧面袭击独立营的右翼。何绍晖带来了二支队，他身边还有李光浩的独立大队，这些本地山民个个勇猛，奔跑起来比兔子还快，眨眼工夫就能消失得无影无踪。日军很凶地把威力大的山炮拆成组装件，用骡子运来，装好，用山炮轰，一颗颗炮弹直飞国军阵地，炸死炸伤了一些国军官兵。

谢乃常命令李光浩指挥独立大队的部分官兵去袭击日本人的炮兵阵地，但没有成功，日本人早想到这一着了，在炮兵阵地周围布了重兵，一交火，日军的机枪就打死打伤了一些独立大队的士兵。谢乃常感觉再打下去也占不到便宜，毕竟日军是一支强悍的山战部队，一个小队都可以独立作战，而且很顽强，就率部撤退。此役，他阵亡一百多人，负伤三十四名。他说："日军比我们伤亡大，日本人肯定会报复。"果然，他们只在六库休整了一天，日军就追来了，与特务连交了火，吴若龙正指挥官兵打日军的先

遣部队。谢乃常和余山、郝光发、李光浩及刘营长赶到阵前，见日军很多，他可不敢把兵力全部拚光，就这点本钱，步兵加强营、独立营和特务连的官兵大多来自湖南，他可不想他们都战死在滇缅边界。他命令李光浩带领独立大队的官兵护送当地官员和老百姓撤到怒江东岸去。他和郝光发、吴若龙带领独立营和特务连的官兵正面阻击日军，令余山和刘营长带步兵加强营从侧面袭击。日军知道这支部队能打，不敢张狂，打到傍晚，双方都有些伤亡，就休战。

李光浩一身臭汗地赶来，向他报告，老百姓都渡河了，船在岸边等他们。他让人把负伤的士兵先运回东岸。第二天，日军又开始进攻，谢乃常命令步兵加强营断后，带众官兵悄悄撤出战场，上了一只只船，过了怒江。傍晚，步兵加强营的最后一批官兵也上了一只只船，渡到怒江东岸，以波涛汹涌的怒江为屏障，继续与日军对峙。日本人追到怒江边，被汹涌的怒江阻挡了。过了几天，日本人从密支那运来了充气的橡皮艇，想坐橡皮船渡过怒江。那是七月，正是怒江发大水的季节，江面十分宽广，水流湍急。谢乃常亲自指挥独立营和步兵加强营的官兵打橡皮艇，一只只载着日本兵的橡皮艇便在江中沉没，有的淹死，有的逃回西岸，有三十几个日本兵顺水流游到东岸，独立营的官兵早就守在岸边了，一阵枪林弹雨过去，三十几名日本兵，没一个爬上东岸的，尸体漂流而去。

日军第二军三个师团十万余众，于八月中旬，从合肥等地出发，西进，于八月底攻占六安、霍山，九月上旬突破国军的富金山防线，九月中旬占领商城，接着向大别山进犯，企图突破国军的第二道防线，攻打武汉。但设在黄陂一带的国军是孙连仲和宋希濂等师，孙连仲和宋希濂都参加过淞沪和徐州等会战，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能打硬仗，激战多日，日军没捡到便宜，日军于是改变作战路线，向张自忠部发起猛攻。另一部则向守候在罗山和信阳一带的胡宗南部进犯。五五三团和四六四团在竹竿铺一带筑建工事，形成犄角。九月十七日上午十点钟，日军的先锋部队出现在贺百丁的望远镜里，几辆装甲车开路。

战斗打响了，日军跟在装甲车后面，朝五五三团一营阵地进攻。一营的几挺机枪忙朝着拥上来的日军扫射，日军的一辆装甲车朝着一挺机枪阵地冲来，企图将机枪手碾死，但日军没想到在机枪阵地前，国军官兵事先已挖了个大坑，用树枝和茅草铺在坑上。日军的装甲车一冲过来，立即掉入土坑，像只铁乌龟落入陶盆，国军官兵迅速向坑里扔手榴弹，几十枚手榴弹同时扔入坑中，一连串的爆炸声把这辆装甲车炸成了铁尸壳。另一辆装甲车见状，不敢再朝前开，日本兵则躲在装甲车后向国军射击。

日军的大部队分成几股，对五五三团、四六四团阵地一顿猛轰，五五三团的官兵躲过这阵炮火，打退了日军的第二次进攻。日军又用炮弹猛轰。贺百丁从望远镜里看到日军的炮火十分猛烈，一颗炮弹落下来，就有一股火

焰冲上天空。他放下望远镜，骂道：“这些狗娘养的日本人，真可恶！”炮火一停，日军便进攻。贺百丁见有一处阵地还击日军的火力弱了，忙掉头对马子龙说：“马营长，把预备连带上去，一定要顶住。”常德人抽出驳壳枪，对预备连的官兵说：“弟兄们，杀豺狼去！”一百多名官兵就扛着三挺机枪火速增援。贺百丁再无一兵一卒可调用了，举着望远镜眺望，就见那阵地正在肉搏，日军正用刺刀捅一个个负伤的国军。他似乎能听见一声声惨叫。他垂下头，搓着手，烦躁地走来走去。他再次举起望远镜，就见马子龙带着预备连的官兵正与日军拚杀，一颗光头出现在他的望远镜里，那光头握着枪勇猛地刺向一名日军。他一怔，这光头不正是那个叫杨狗蛋的逃兵吗？他盯着杨狗蛋，又见杨狗蛋拔出刺刀，一个跨步劈刺，刺向第二名日本兵。

日军攻破的阵地，被马子龙率预备连的官兵夺了回来，这天的战斗停息了。贺百丁让各连各营向他报告，又有一百多官兵战死，还有一百多人负伤。一个连长被炮弹炸死了，还战死了三个排长。贺百丁当即让杨狗蛋当排长，“杨狗蛋，现在你是排长了。”他看着杨狗蛋说。杨狗蛋一脸不敢相信地望着他，他问：“杨排长，你是不是学过武功？”杨狗蛋惭愧的模样道：“童年时，俺跟一个少林寺的僧侣学过几年。”贺百丁赞赏道：“难怪你与日本兵拚刺刀时，动作那么快。”

他重新做好部署，把重伤员撤离战场。天黑下来后，他走进指挥所，人倦，坐到一张靠背椅上，郑副团长用邵阳话说：“我团打得有些乱。”贺百丁点头，“大多是新兵，打仗有些紧张。”郑副团长叹口气，“拉他们上阵确实仓促了，若训练三个月，那会完全不同。”“日本人不给我们时间。”贺百丁说，看眼破损的窗外。炊事员送来饭菜，几人围着一张破桌子坐下，大口吃着饭。这时马蹄声逼近，二三四旅旅长许良玉骑着战马奔来，询问伤亡情况，脸色凝重地对贺百丁和郑志宏说：“武汉码头上有很多战备物资需要转运，校长要我等与日军死战。军部召开了个师、旅长紧急会议，胡宗南长官强调，各旅各团要坚决死守，打到最后一个人。”贺百丁一脸湖南人的责任和勇敢道：“我们绝不后退半步，最后一个死的肯定是我！”

次日一早，太阳还没出来，炮弹就飞来了，日军对竹竿铺一带的国军阵地狂轰滥炸了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后三辆装甲车开来，掩护着步兵朝五五三团的阵地冲锋，日军步兵跟在装甲车后面。装甲车上装着重机枪，重机枪居高临下地对着国军官兵扫射，打得国军官兵抬不起头。那时已有专为对付日军装甲车生产的简便炸药包了，但需要人将炸药包塞到装甲车下，再拉掉引信，撤退，这种办法十分笨拙，基本上是同归于尽。必须是勇士，才敢抱着炸药包匍匐前进，还得留心不被装甲车上的重机枪子弹打死。日军的装甲车驶近五五三团的阵地时，就见一个士兵抱着炸药包跃出战壕，冲前几步，匍匐前进，爬到一处土堆下，将炸药包的引信拉掉，自己慌忙

滚开，日军装甲车碾上来时，一声巨响，那装甲车死了。阵地上的机枪响了，扫射着那些跟在装甲车后面的日军步兵。

另一辆装甲车仍朝阵地驶来，日军一个小队的步兵躲在装甲车后面朝五五三团的官兵射击，那辆装甲车加快速度，全速冲向一处战壕，战壕里的一些国军士兵慌乱起来，这时，杨狗蛋排长抱着炸药包跃出战壕，不等日军装甲车上的机枪手反应过来，朝前滚了几滚，拉掉引信，将绑了根杉木条的炸药包塞入装甲车下，自己滚进一个弹坑里——这一切动作十分连贯、紧凑，加起来不足十秒钟，紧接着一声爆炸，装甲车死了。贺百丁看杨狗蛋排长，杨狗蛋排长没动，阵地上的官兵集中火力打装甲车后面的日本兵，日本兵连连还击，边打边退。杨狗蛋伺机向一个利用装甲车的躯壳作掩体的日军机枪手扔颗手榴弹，手榴弹的爆炸声一响，日军机枪哑了。贺百丁大叫道："好样的，是上天要我留下他打日本鬼子！"

日军的第二次进攻是上午十点钟，一阵炮轰过后，日军又朝阵地冲来。国军坚守着，不让日军朝前冲。日军就集中火力打一处阵地，十几挺机枪朝着那阵地疯狂扫射，那是李劲松营长的二营一连阵地，日军打得二营一连的官兵抬不起头，日军跳入国军挖的战壕，与二营一连的官兵肉搏。国军士兵与日本兵缠在一起，你捅我一刀，我捅你一刀，或抱着日本兵的腿，把日本兵拱翻在地。日本兵也英勇，一拨一拨地往上猛冲，疯狂地与国军官兵厮杀。李劲松营长亲率一些士兵如老虎般扑上去，夺回了差点丢失的一连阵地。李劲松自己负了伤，贺百丁叫何强顶替李劲松。几个士兵把武汉人抬下来，他走上前说："你很勇敢。"

日军掉头全力攻打张金发的阵地，张金发被日军缠住了，三个连切成了几块。情急之下，贺百丁带警卫排的官兵冲了上去。他一枪打死一个正朝张金发捅刺刀的日本兵，大叫道："弟兄们，杀啊！"陈德赶来，一枪打死一个端着枪朝贺百丁射击的日本兵，又一枪敲掉一个举枪向他射击的日本兵。众官兵见团长、团参谋长都不要命地冲上来了，士气大振，更加玩命地与日本兵拚杀，惨叫声不绝于耳，自己官兵的，日本人的。日本人顽强，肚子上挨了刺刀，肠子都流出来了，还爬起来缠着国军打。国军更不要命，腰上挨了一刀，血流如注，仍扑上去，抱着日本兵的腿，不是乞求，而是大声嚷叫："弟兄们，快捅死他——快啊。"日本人情急中用刺刀扎那国军士兵的背，噗的一声刺进去了，直往深处插。那国军士兵惨叫一声，知道自己要死了更加不松手。同一时刻，另一国军士兵的刺刀却捅进了那日本兵的腰，狠劲一搅，拔出刺刀的那一刹那，血也飙了出来，喷了国军士兵一身。贺百丁杀红了眼，大叫："好样的。"一枪打死一个奔上来的日本兵，又一枪打倒另一个龇着牙、端着刺刀向他冲来的日本兵。一旁的张副官也眼明手快地打死了一个朝他们开枪的日本兵。

阵地上，除了枪声和刺刀拚杀的声音及中国人听不懂的呱啦呱啦的日本

话，还有陕西口音、河南口音、湖北及湖南口音的惨叫声和吼骂声，那是五五三团的官兵于情急中用家乡话怒骂。这个时候只有家乡话才能真切、准确地表达心声，也只有家乡话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勇敢、更玩命。大家正杀得难解难分，四六四团的狄昆副团长带着几百人来增援，与日军厮杀，于是阵地上又多了山西人叫骂的声音，——这个黄埔四期的太原人，一手拿枪，一手握刀，见到日本兵不是开枪就是刀砍。众官兵都不要命，刺刀断了就用手抠日本兵的眼珠，用嘴咬日本兵的脖子，都是一身血，自己的血或日本兵的血，硬是把攻到阵地上的日本兵一个个杀死了。

到处都是伤兵、死人和血，一股强烈刺鼻的血腥气充斥在空中，仿佛是一片浓雾，令人恶心、窒息。贺百丁看着自己官兵和日本兵的尸体，张金发营长向他报告，有两个日本人还没死，其中一个是日军少尉。贺百丁和陈德走过去看，日军少尉的肚子和胸部都被刺刀捅破，血还在流，只是没流得那么欢快了。日军少尉看上去二十岁，痛得攥紧拳头，咬着牙关。他的一旁倒着三个国军士兵，都死了。贺百丁走拢去查看，一个脸上蓄着络腮胡子的士兵，头被东洋刀劈开了；一个大个子士兵的胸部被东洋刀捅了个大洞；一个猴脸士兵的颈脖被东洋刀劈开，腰也被刀捅破，血早流入土壤里了。贺百丁捡起日军少尉使用过的东洋刀看，这是一把锋利的刀，刀上沾满了血，血因没来得及揩掉，已凝结了。

另一个是日军军曹，他手中的三八大械也打和刺死了三个国军士兵，军曹自己的腰和肚子也被国军士兵捅破，肠胃都流到军服外了。这军曹身体十分强壮，生着双鱼泡眼，死盯着贺百丁，目光不是可怜，也没有丝毫祈求或痛苦，而是恨。贺百丁盯着倒在军曹一旁的自己士兵的尸体，一个士兵的肚子被刺刀划开了，肠子早流到了地上，地上一摊血，胶着土地，一股血腥气冲上来，这士兵生一张方脸，头上也有伤口，流了很多血到脸上。这张年轻的脸上有一种视死如归的悲壮，因而更惨不忍睹。一旁还有两具自己兵的尸体，一士兵是额头上中了弹，被日军军曹一枪打死的；另一士兵也是在与日军军曹拚刺刀时阵亡的，军曹的刺刀准确地捅在这士兵的丹田上，丹田破了，人自然亡了。贺百丁深感他们都是勇士，只因刚入伍，拚刺刀的要领还没掌握，动作还没练熟就被拉上了残酷的战场。他难过地扭开脸，“把他们抬到一起，好好安葬。”

五五三团和四六四团在竹竿铺一带坚守了七天，没日没夜地与日军厮杀，日军一定要从这里突破，就不断地炮轰和进攻，最后实在攻不下就打毒气弹。两个团三千多官兵，经过七天激战，只剩了六七百人。战斗停止后，阵地上鸦雀无声，官兵们都疲倦了，也麻木了，都在这战斗的空隙中休息，一种窒息感充斥在阵地上。五五三团战死一千一百零三人，那个说宁乡话的杨营长战死了，另两个副营长和五个连长、四个副连长死在战场上了；负伤一百多人。杨狗蛋打死了十几个日本兵，河南人的脸上布满了仇

恨，好像柿子树上挂满了柿子。贺百丁欣赏他的勇敢道：“你很不错，我让你代连长。”杨狗蛋用河南话答：“谢谢团长。”五五三团只剩四百余人，贺百丁把剩余官兵编成三个连，“弟兄们，我们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郑志宏副团长豪气地说：“弟兄们，大家一起死就不孤独。”陈德扯起破嗓门道：“我们大家都战死在这里，到了阴间就还是五五三团，照样打日本人，把他们打进十八层地狱。”

突然一声炮响，接着一连串爆炸声在阵地上炸响，贺百丁瞟眼他俩，说：“日军又要进攻了。”等炮声一停，他们重新进入阵地，贺百丁见日本兵弓着腰，端着枪，不敢放肆地注视着前方。他大声道：“弟兄们，看见吗？日本人被我们打怕了，给我狠狠地打！”他们又开始与日军厮杀。这一场战斗，又战死、负伤一百人，只剩下三百多人了，贺百丁看着一个个阵亡的官兵，咬着牙说：“你们等着我，到了阴间，我还当你们的团长，继续打狗娘养的日本鬼子。”

胡宗南电请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派兵增援，李宗仁调来川军一二五师，替换二三四旅的五五三团和四六四团的残余官兵。五五三团和四六四团的剩余官兵，一退出战场就疲惫地躺在地上，横七竖八的，他们有的三天没睡觉了，一松懈下来，便被强大的睡眠网进了梦乡。在梦乡里惊骇地大喊大叫，或突然坐起来叫道“连长、连长”；有的士兵在梦中大哭，呜呜呜呜，边喃喃自语：“排长、排长……”贺百丁三天里只睡了两个小时，这会儿异常疲乏，可是睡眠这支大军就是不来，还让他在悲伤和惊恐中煎熬。一个伤兵进来，是杨狗蛋，一块弹片削开了杨狗蛋的胳膊，流了不少血，在战场上，他只是胡乱包扎了下，这会儿他想找卫生兵重新包扎。贺百丁看着他问：“伤不要紧吧？”杨狗蛋答：“不要紧，长官。”贺百丁悲伤地闭上眼睛，却看到一片鲜红色，那是血，一个个战死的弟兄流的血，印在他眼球上了。他喃喃地说：“我心疼啊。”他不知自己睡了多久，远处的炮火声把他惊醒，那是日军进攻他们留给川军一二五师的阵地。陈德和张副官都来看他，阵地上炮声隆隆。“这炮声是我们的大炮。”陈德说。空气中有很浓的火药味，贺百丁想起自己的兄弟。

新的一天，一颗太阳悬在充斥着火药味的天上。贺百丁自语道：“老子今天还活着。”他见陈德坐在草地上，一脸茫然。秋风刮来，吹抚着他憔悴的面孔。张副官打来一盆水，他洗把脸，吃饭时，几里外的阵地上，仍炮声隆隆，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正猛攻国军阵地。贺百丁看着炮声隆隆的方向，边扫眼四周的官兵。他的官兵也同他一样习惯了枪炮声，东倒西歪在树荫或屋檐下，捂着眼睛不闻不问地休息。张金发和李劲松走过来，张金发营长说：“团长，我一营的弟兄们，几乎都战死了。”李劲松阴着脸道：“我二营也没剩几人，活着的兄弟都很悲痛。”贺百丁说：“要他们把悲痛还给日本人。”这时，旅部一年轻参谋奔来，说：“旅座有令，令贺团长

赶往军部。”贺百丁说：“又有新任务了。”

日军在泸水境内与谢部几次交锋都吃了亏，便从密支那调来一支“黑风队”，几百人，属于丛林作战特种部队，专门来对付谢乃常的游击纵队。这支日军黑风队带着迫击炮和几十挺机枪，还带着一百多匹骡马驮运武器，战斗力极强，一进入泸水就烧杀抢掠，为的是制造恐怖事件吸引谢乃常打他们，他们好一举消灭谢部。有天，谢乃常带着独立营的官兵开进一个山村，山村里几十户山民全被日军杀害，一地的血，尸体横陈在村道或房前，这让一些官兵见了呕吐不止，杀人的场景他们见得多，可是像这样的惨状谢乃常也很少见。他说：“现在你们明白了吧？我们只有比日本人更凶残，他们才会怕我们。强盗怕什么？强盗怕比他更凶的强盗！”他判断日军走得不远，因为尸体还没发臭，便命令吴若龙带特务连飞速侦察和追击，他和郝光发率众官兵步后。他们在十多里外与日军黑风队发生了遭遇战，日军黑风队转守为攻，用炮轰吴若龙的特务连。

谢乃常听到炮声，又听到机枪扫射的声音，马上与郝光发率部赶去。这是骡马山道，两边都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和悬崖峭壁。谢乃常走到前面，见有一处山坡，丛林茂密，便于两面夹攻日军，便命令郝光发把两个连撤到山坡上，埋伏好。“小马，”他对马湘军说，“你去通知吴连长，让他率特务连边打边往这处骡马山道撤，把日军引来。”马湘军领命奔去。

不久，吴若龙率部且战且退，引日军黑风队进入了独立营布置的伏击圈。这支从密支那调来的日军黑风队，并未与谢部交过手，以为谢部怕他们，就只管往前冲。谢乃常放过吴若龙的官兵，命令独立营的官兵拧开手榴弹盖，以他扔出的第一颗手榴弹为信号。他等日军彻底进入伏击圈，扔出了第一颗手榴弹，一声爆炸声响彻山林，紧接着众多手榴弹都抛向日军，爆炸声充斥在骡马山道上。日军赶紧后撤，郝光发用五挺机枪压着日军，日军被打回来，在山道上隐蔽，边还击，机枪对着山上扫射。谢乃常继续下令官兵扔手榴弹，几番扔弹后，手榴弹炸完了，大家就用步枪和机枪射击日军。日军回过神来，马上反击，几十挺机枪对着山坡上的国军扫射，边往上冲。谢乃常朝马湘军一伸手，“小马。”马湘军便把他的狙击步枪递到他手上，他在瞄准镜里寻找日军机枪手，一枪撂倒了一个日军机枪手，又扳下枪栓，又一枪撂倒了另一个日军机枪手。谢国民就伏在他一旁，儿子见几个日本兵端着枪边射击边向他们冲来，勾动了扳机，一颗子弹从枪管里射出，打死了一个日军士兵。“爸，我打死了一个日本兵。”谢国民说。谢乃常说：“再打死一个给爸看看。”谢国民又瞅准一个日本兵，勾动扳机，但没打中，他再端着枪瞄往上攻的日本兵，日军的机枪子弹扫来，打得树皮、草根和泥土飞溅。谢乃常说：“趴下。”

战斗打了两个小时，这支日军黑风队是经过特别训练的，个个强悍。你不攻，他们不打，你一攻，他们便集中火力还击，打得你无法抬头。双方对

峙着，都不敢进攻又都不肯退。谢乃常意识到这个日军指挥官像他一样有耐心，他决定道："小马，传我的命令，等他们失去耐心，冲出来再打。"马湘军领命而去，谢乃常对儿子说："国民，别让自己当靶子，隐蔽好。"到了发报时间，谢乃常让陆琳给余山和曾冠雄发报，命令余山明早率步兵加强营赶来参战，余山回电"遵命"。曾冠雄也回电，告知他，日军一个大队，千余人于当天下午疯狂地进攻石旦，打散了他布防在石旦的一个大队，他为保存实力，放弃了石旦。谢乃常读完电报，知道曾冠雄带的兵都还嫩，且是一支孤军，便要陆琳回电，让他退到丛林里与日军周旋。

半夜里，日军黑风队悄悄撤退，吴若龙派王小六排长向他报告："谢司令，吴连长问，追还是不追？"谢乃常说："这黑灯瞎火的，告诉吴连长，不追。"王小六排长领命而去。次日一早，余山带着步兵加强营赶到，谢乃常说："日军昨夜偷偷撤走了。"陆琳打开电台，曾冠雄来电，日军已截断交通要道，企图把他困死在丛林里。他们一度突围，但被日军强大的火力阻挡了。谢乃常打开中缅边境的军用地图，指着缅甸境内一个叫葡萄的地名，要陆琳回电，突破日军封锁线，向葡萄移动，葡萄驻扎着英缅联军。他又让陆琳向英军驻葡萄的司令部发报，请求英缅联军解救被围在江心坡的曾冠雄支队。电报发出后不久，得到英缅联军回电，英缅联军将派一支部队增援曾部。谢乃常松了口气。

几天后，吴若龙派王小六来报，日军黑风队在离鲁掌不远的古炭河村杀害了十几名当地人，还奸杀了四名傈僳族妇女。王小六说他奉吴若龙连长之令，让全排士兵化装成当地人，分散在四周收集情报。谢乃常听毕，对郝光发说："我们不把日本人消灭掉，对不起祖宗。集合部队！"他率部赶到古炭河村时，日军早已干完杀人放火的勾当，撤走了，只留下烧毁的房屋和十几具傈僳族人的尸体。残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日军黑风队的目的就是在精神和肉体上打垮当地少数民族，让当地少数民族因恐惧而臣服于他们。

谢乃常率部追逐，但追了一天也不见日军踪迹，日军黑风队仿佛是跟他玩猫捉老鼠，故意留下些痕迹，追过去却扑空。谢乃常识破了黑风队的诡计，不再疲于奔命，他们运动到距六库不远的赖茂村时，只见到处是尸体，男人、女人、小孩、老人的尸体。大家都惊呆了。谢国民口干，和何小山去一处破烂的农舍找水喝，忽然跑出来，蹲在地上呕吐。何小山一脸紧张地跑来，"长官，日本人吃人。灶屋里丢着日军剁掉的人头和脚……"他走进灶屋，只见一颗人头，是颗男人头，一头浓密的黑发业已枯干，嘴唇上有胡子。这颗头被孤零零地扔在地上。还有两只脚，被剁下，扔在一隅，是两只沾着泥土的脏脚。还有其他碎骨碎肉散落在案板或地上。一股难闻的人肉腥气充斥在这间破烂的灶屋里。他走出来，喝令每个官兵都走进去看一眼，他说："都给本长官好好记住日本人的兽行！不

消灭他们，我们就没法活！”

胡宗南致电委员长，本军全体团长以上的黄埔军官写了血书，坚决不让日军从自己坚守的阵地上过，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他把团长以上的军官召集到军部，亲自将这份电报内容念给在座的每一位军官听，然后望着军官们说：“诸位，你们有信心没有？”贺百丁回答得最响亮：“有。”那声“有”从众军官回答的声音中脱颖而出，致使胡宗南高兴地看他一眼，“贺团长，在血书上签名吧。”军参谋长把血书呈到贺百丁面前，贺百丁一个立正，用牙齿咬破中指，在血书上签了“贺百丁”三个字。胡宗南说：“你是本长官的好弟兄！我把步兵补充团一营给你。”

步兵补充团一营营长率一营赶来报到，营长是山东人，姓李，是个大汉，比贺百丁高半个头。贺百丁望着李营长，见他浓眉大眼、长相粗犷、嗓门雄浑，问：“你多大了？”李营长回答：“报告长官，在下二十六岁，黄埔六期毕业。”他只需知道这些就够了。他扫眼一营官兵，他们都十分年轻，有的面孔才十七八岁。他们都太年轻、太英俊了，多看一眼都会让他不安，他真的不想记住他们，因为死去的弟兄已经把他的脑海塞满了。他粗着喉咙说：“弟兄们，绝不让日军从我们阵地上过！你们——包括本团长——要想活命，就得狠劲杀日本人！明白吗？”众士兵齐声道：“明白！”他觉得够了，再说一句话都是多余。

贺百丁把步兵一营分散，让五五三团剩余的官兵带新兵打仗。他们在罗山与信阳之间设防，正面阻击日军第十师团南下，战斗一打响便十分激烈，炮兵与国军唯一一支装甲兵也上了，与日军交战，打来打去，双方都阵亡了很多人。五五三团守着交道要道，每天都处在日军强大的炮火中，换了别人，早垮了，但五五三团没垮，贺百丁亲自指挥官兵死守，与日军寸土必争。日军攻下了一处阵地，那阵地上的国军全阵亡了。贺百丁迅速率五五三团的官兵饿虎一样扑上去，一场完全不要命的恶战下来，日军退了。

五五三团像钉子样钉在阵地上，每天与进攻的日军拚杀。战斗到第八天，五五三团相继战死两百多官兵，负伤的也有一百多人。山东人李营长也负了伤，日军的一颗子弹打烂了他的肩膀，但他继续留在战场上战斗。贺百丁说：“第八天了，日军还被我们阻挡在前面。弟兄们，本长官感激你们！”战斗到第十天，五五三团只剩了两个连的官兵还在继续作战。贺百丁暗想，他这一次可能真的走不出战场了，在战斗的缝隙中，他给何小玉写信。陈德见他低头写着，问他写什么，他答：“还能写什么？遗书。”他看着天空，天上印着一张张死去的士兵的面孔，一抬头就能看见，那是士兵的在天之灵跟他打招呼，说：“长官，我们先一步去天堂了。”他心里嘀咕：“好的，长官随后到。”

负责攻打五五三团和四六四团阵地的日本兵，是日军第十师团的一个步兵

大队，一千多人，十天的攻坚战中，日军打得很辛苦、很玩命，已战死五百多人，负伤两百多人，其中一个少佐被打死，日军中佐大队长也负了伤，此刻正躺在树林里呻吟。日军又调来一个中队，两百多人，还有二十门迫击炮，正积蓄力量，准备新一轮进攻。张副官端来饭，白生生的米饭上盖着一块煮熟的马肉。贺百丁接过饭，问："你们怎么不吃？"陈德说："我们吃了，给你留的。"他吃饭时，刘于一弓着身体来了，说："四六四团伤亡很大，你我把防守的阵地缩小，形成犄角，坚守到战死，怎么样？"贺百丁答："好。"他重新部署，把几百官兵编成两个连，自己带一个连，郑志宏带一个连，与四六四团相呼应地占着两处高地。

上午十点来钟，太阳刚刚从云端钻出来，日军又一轮进攻开始了，先是一通炮轰，轰得满地树木、泥土横飞。等炮轰一息，贺百丁命令官兵回到阵地上，一百多日本兵吆喝着朝他们冲来。贺百丁拾起一支步枪，瞄准跑在最后面的日军少尉，勾动扳机，一声枪响后，日军少尉栽倒了。他这才下令："射击！"一旁的李营长用山东话喊道："打，弟兄们。"日军慌忙趴下还击。贺百丁见日本兵距他们只有三十米了，进了手榴弹的杀伤范围，忙喝令士兵甩手榴弹。他拔掉一颗手榴弹的引信，将手榴弹甩过去，那颗手榴弹在几名日本兵中爆炸，顿时几名日本兵发出惨叫声。国军工事里，一颗颗手榴弹甩向日军，手榴弹爆炸是无定性的，四面开花，日本兵很害怕这玩艺。

下午，日军再次进攻，新的一轮炮弹飞来，在国军工事的上下左右爆炸，李营长就是在这次飞来的炮弹中壮烈的。一颗炮弹飞来，在他们一旁爆炸，李营长于同一刹那扑向贺百丁，用自己高大的身体保护了长官，爆炸的弹片却削开了李营长的脑袋，脑髓和着鲜血一并流出来，流了贺百丁一身。贺百丁叫道："李营长，李营长。"李营长的瞳孔正在放大，意识已随鲜血和脑髓流到了地上。他十分难过，"兄弟，你安息，我等会再来陪你。"他对一旁的官兵说："跟日本人拚了！"他把手榴弹的盖子一一拧开，等日本兵冲来，再甩到日本兵中间去。日本兵弓着身体，端着枪向前冲，贺百丁横了心，等日本兵走到距自己只剩几十米时，将手榴弹猛地甩过去，大喝一声："打！"

同一时刻，众手榴弹纷纷甩向日军，爆炸声此起彼伏，日军炸死、炸伤二十多人。另一些日军急忙趴下，一边还击，也朝国军官兵甩手榴弹，有三颗手榴弹在国军工事里爆炸，爆炸声一停，日军弓起身，往前冲，有几个日本兵冲到了工事前，贺百丁和陈德手中的驳壳枪同时响起，撂倒了这几名日本兵。又有几枚手榴弹从国军工事里甩出，日军怕了，慌忙趴在地上，边还击国军，边丢下三十多具尸体，撤了。

次日一早，炮弹飞来，又炸死炸伤一些五五三团的官兵。炮声一停，日军又进攻，一日军中尉率先冲在前面，拚命吆喝身后的日本兵进攻，手里舞

着王八盒子。贺百丁从张副官手中接过步枪，瞄准日军中尉的脑袋，叭地一枪，日军中尉仰头栽下。他喝令："给老子打！"日军也玩命，趴在地上还击，或躲在被手榴弹炸死的尸体身后，举枪射击国军，对打得十分激烈。一日军机枪手，三爬两滚，跳到一弹坑里，架起机枪朝国军扫射，打得国军官兵一时抬不起头。贺百丁离这机枪手的距离最近，他拉掉一颗手榴弹的引信，奋力将手榴弹甩过去，一声爆炸，但机枪没哑，因为手榴弹没甩到那弹坑里。张副官甩出一枚手榴弹，落在机枪旁，一声爆炸，机枪哑了。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就争先恐后。日军丝毫也没退意，也向国军扔手榴弹，一颗手榴弹扔进国军工事，又一颗手榴弹也扔进了国军工事，接连炸死炸伤好几名国军官兵，郑副团长也负了伤。

有几名日军已跳入国军工事，与国军士兵肉搏。贺百丁见状，飞奔过去，一边射击继续向上拥的日军。陈德跟着他奔来堵缺口，边向冲来的日本兵射击。一直龟缩在日本兵身后的日军一少佐见有机可乘，大叫着冲上来，正好与贺百丁撞个对面，贺百丁一勾扳机，没响，子弹打光了。日军少佐像头狼样地龇下牙，对贺百丁开枪。陈德一枪射向日军少佐，子弹打在少佐的肚子上，少佐身体一歪，倒在地上。贺百丁没再给日军少佐活命的机会，一脚踩住少佐的手，抢下那支王八盒子，对着日军少佐的脑袋接连开两枪，血溅了他一身。他愤怒道："想要我命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直到十月初，五五三团打得只剩了七八十人，四六四团也只剩了六七十人，郑志宏垂着头走来，他的伤在手臂上，他忧虑着说："我们没几个人了。"贺百丁想，都是要死的人了，就懒得说话。这时，旅部参谋长骑着快马赶来，"贺团长，胡长官命令你把部队撤回去。"贺百丁说："还有什么部队？就剩我们这些人了。"他转头，对剩余的官兵道："撤。"

日军第十师团突不破胡宗南部的防线，调来第三师团增援，第三师团是日军一支配备齐全的师团，带着上百门山炮、野炮，步兵也有两万多人。他们一边跟胡宗南部正面交锋，一边派一支日军，约一万两千人，带着骑兵和炮兵，经青山店山间小径出发，直赴平汉线的信阳以南、武胜关以北的柳林车站。胡宗南只注意正面战场，忽略了这条山间小道，日军钻了空子，偷袭成功，截断了信阳至武汉的铁路线，跟着日军马不停蹄，迅速攻占平靖关、郝家店一带，对信阳形成包抄之势。胡宗南知道柳林车站丢不得，急调第一师全力以赴攻打柳林车站，但日军死守，战斗就十分惨烈，官兵们于冲锋中纷纷倒在日军枪下。一度，第一师的官兵夺下了柳林车站的部分阵地，然而日军大部分官兵坚守着车站以北的铁路东西两侧高地，固守待援。国军多次冲锋，尸体都堆成了山，却无法攻破日军阵地。国军的装甲团开来，让二三八团的人跟在装甲车后，可是装甲车驶到日军的制高点前时，开不动了，车轮下全是国军官兵的尸体，那些尸体让车轮打滑，日军却对着装甲车开炮。

国军想尽了办法却没法攻克日军占领的高地。日军让占领柳林车站的日军为吸引点，第三师团和第十师团分兵，迂回包抄过来，想一举将胡宗南的部队围歼在信阳。胡宗南识破了日军合围的阴谋，于紧急情况下，果断采取全体官兵撤出信阳的措施，贺百丁率五五三团剩余的几十人，于十月十一日，与四六四团的官兵一起撤离了战场。次日，打算死守信阳城的二三二团，也撤走了。

武汉会战打得很惨烈，胡宗南部只是武汉会战的一隅。蒋介石先后调动了一百万军队，在长江两岸，围绕着武汉前前后后打了四个多月，战死了二十五万官兵，最后以武汉失陷而败北。武汉会战后，蒋介石吸取淞沪、徐州和武汉大会战之教训，再没有调动如此多的兵力与日军大干，采取在时间上与日军拖，战场上分兵击破的策略。日军的目的是想在短时间内消灭中国军队，现在把军队分散，以空间换时间，多处开花，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就有了后来的长沙第一次会战的胜利和昆仑关大捷。

第五卷

一天晚上，谢乃常的特务连与日军黑风队发生了激战，独立营就在特务连身后几里的树林里宿营，通常情况下枪声一响便能听见，但那天晚上刮东南风，且两部的中间隔着一座山丘，特务连与日军激战，独立营的官兵竟连一丝枪声都没听见，就连放在前面的前哨部队也没听见枪声。直到下半夜，吴若龙率领几十个士兵杀出重围，奔来，谢乃常才知道发生了一场激战。吴若龙流着泪说："谢司令，大部分官兵都战死了。"谢乃常对卫兵道："叫郝营长集合部队。"部队集合后，谢乃常对官兵说："现在日军就在前面，弟兄们，出发。"

独立大队是他的后续部队，与他们保持几里距离，他派卫兵通知李光浩的独立大队，命令独立大队火速赶来。他把独立营的三个连分成三股，让郝光发带着第一连走山道，命令吴若龙带领二连在山坡上的丛林里穿行。他亲自率一个连殿后。他们赶到时，日军黑风队正在清理战场上自己官兵的尸体，郝光发命令一连官兵散开，朝日军射击。吴若龙领着二连从丛林杀出，谢乃常率殿后的连队从侧面攻击日军。日军迅速分成三股力量，坚决抗击着国军三个连进攻。谢乃常不急着下令冲锋，新成立的迫击炮连和独立大队正朝这里赶，他对陆琳说："我要炸死他们！"独立大队和迫击炮连相继赶来，几百条枪分别瞅着日军的机枪手射击，迫使日军的机枪手不敢抬头。迫击炮连的官兵忙把迫击炮从骡子背上卸下来，架好，朝着日军阵地开炮。日军慌了，边战边退，丢下了三十几具尸体。

战场上，到处都是特务连官兵与日军死拚时阵亡的尸体，尸体都僵硬了，有的地方十几具尸体倒在一起，有的地方是七八具，都是在肉搏中阵亡的。黑风队是日军中的勇士，既会用枪、刀，又能用匕首，肉搏中，个个勇猛，杀人又下得了狠手，特务连的官兵自然不敌。吴若龙说："日军偷袭时，官兵们没一点准备，日军摸掉了我的哨兵，突然杀进来，与我们厮杀。"谢乃常让众官兵把一具具尸体埋掉。他看着面前，想怎么歼灭这支厉害的黑风队。打扫战场时，这个村的山民陆续回来了一些，其中几个山民告诉他，日本兵退守到了赖茂山上，在一个傈僳族人的山寨里驻扎。谢乃常大声道："消灭他们。"他命令陆琳给二支队发报，让何绍晖赶紧向赖茂靠拢，又令陆琳给曾冠雄发报，令曾冠雄率部撤回来，好集中兵力将这股作恶多端的黑风队彻底消灭。何绍晖回了电，曾冠雄没回电。谢乃常将独立营带到赖茂山寨下，封住骡马山道，令李光浩带独立大队随他进攻赖茂山。傍晚，他又让陆琳向曾冠雄部发报，曾冠雄仍没回电。谢乃常对郝光发说："曾冠雄应该回电啊，不会出什么事吧？"郝光发说："大哥，曾兄那么精明的人，不会出事。"

第二天上午，何绍晖率二支队赶来。日军在山上，机枪封锁着要道。独立大队的官兵大多是白族、傈僳族、藏族、纳西族、彝族、怒族和独龙族青年，谢乃常命令段承功带一支小队去山寨侦察，傍晚，段承功向他报告，山寨里大约有三百多日军，日本兵守着进入山寨的几处路口，把山民赶到空地上，让老百姓背靠背坐着，有五挺机枪对着老百姓。谢乃常一听便明白日军是用老百姓当人质，一旦他们进攻，日军就枪杀老百姓。

山寨居高临下，日军火力又强，硬攻只会付出更大伤亡。“我们困死日军。”他说。这样围了三个星期，有两次日军企图冲下山寨，被他们打了回去。有天，日军用藤蔓捆绑着老百姓，串在一起，押着老百姓下山，且混在老百姓中间走，强行突围。谢乃常傻了，日本兵穿着老百姓的衣服，且都躲在老百姓身后，用老百姓的身体做挡箭牌，一时让士兵们无法分清谁是日本人，谁是老百姓。谢乃常下令士兵上去拦截，日本兵却躲在老百姓身后射击，打死了几名走上去拦截的中国军人，自己也丢下几具尸体，跑了。

谢乃常让官兵帮老百姓解开绳索，众老百姓掉头便跑到沿途的几具日军尸体前，又是踩又是吐唾沫，只听见骨头被他们踩断或踩裂的声音，直到把有的尸体踩成了一张张狰狞可怖的肉饼。他们边踢边踩，边哇哇哭着，骂着。他们说着汉人听不懂的傈僳语，段承经、段承功给谢乃常、何绍晖和郝光发翻译，说日本人在山寨先是杀牛杀猪杀鸡吃，后来牛、猪、鸡都被他们吃光了，粮食也被他们吃空，前天他们便开始杀人吃，被杀吃的人叫普几张扒和光学玛。他们取下一张门板，先是把普几张扒脱光，拉去冲洗，接着把普几张扒的手脚绑了，推倒在门板上，当众拿刀砍普几张扒，普几张扒痛得杀猪样惨叫。他们要吃活人肉，把普几张扒剁成一块块的，生起几堆柴火，烧烤着吃，或丢进沸煮的大铁锅，煮着吃。有的日本兵还喝锅里油腻腻的人肉汤，边大声怪笑。有的日本兵还没吃到一口肉，就把漂亮的光学玛拉到溪边，勒令光学玛脱光衣裤，光学玛是女人，不肯脱衣，其中一个日本兵就一刺刀捅进光学玛的肚子，一搅、一划，肠胃都涌了出来，血流了一地。光学玛惨叫一声，倒在地上抽搐，日本兵又一刺刀捅进她的心脏，将她活活杀死。她还只十七岁。日本兵将女尸的衣裤剐掉，把尸体丢到溪水里清洗，接着两个日本兵一人抬头、一人抬脚，把女尸抬到门板上，龇牙咧嘴地剁手剁脚、把肚子里的东西清除掉，把一块块人肉扔进大铁锅煮沸，然后围着铁锅大吃人肉。

大家听后，个个脸色愤怒。一个傈僳老人，是这个山寨的头人，带头跪下，磕着头，于是众傈僳人纷纷跪下，朝谢乃常磕头。谢乃常很受感动，扶起傈僳老人，让众山民起身，他随众山民回山寨。果然，在那屋前丢了一堆人肉骨头，骨头因煮过，成了白骨，光学玛的颅骨成了颗令人毛骨悚然的骷髅。一些官兵见状，纷纷蹲在地上呕吐。谢乃常说：“都打起精神

来，别娘们儿样的。”他指着陆琳，“她都比你们坚强。”陆琳立即做出无所畏惧的样子，昂起苍白的脸，他对陆琳竖了下大拇指，“你做得好。”

谢乃常率部返回的途中，骑在马上，走在最前面，卫兵和部队跟在他后面。三个彝族男人蹲在路边，身边搁着三堆柴草，他正奇怪，突然三个模样古怪的彝族男人同时从草堆里抽出冲锋枪朝他扫射，马轰地倒下，谢乃常也随马倒下，一旁的马湘军栽倒了，身后的卫兵也倒了三四个，其他卫兵慌忙趴在地上还击。郝光发领着众士兵奔来，三个彝族男人被他们击毙。谢乃常一身的血，大家都很紧张，儿子和几个卫兵脸都吓白了。他让儿子把死马挪开，因为他的一只脚还套在马蹬里，马压着他的腿了。他站起，马湘军替他挡了飞来的子弹。他检查马湘军的枪伤，一颗子弹从肚子上打进去，从腰上穿了出去。马湘军居然对他笑，他说：“还好，子弹没留在你体内，别动。”

郝光发走过去检查袭击者，发现那三个死者彝族服饰里面穿的是日军军服。他走拢去，踢了尸体一脚，“你们开始对本长官动歪脑筋了？看来，本长官确实惹你们头痛呵。”何绍晖赶来，听闻后，咂舌道：“好险啊。”

打那以后，他被士兵和大土司等人神化了，都认为一定有天神附在他身上，不然怎么能逃脱如此凶险无比的暗杀？三支冲锋枪一齐朝他扫射，他骑的马和身旁、身后的卫兵顿时倒下三四人，他居然毫发未损，这不是天神附体，还能是什么？大家还在议论中，黑风队又对他进行第二次暗杀了。那是一天晚上，两颗手榴弹扔进他的卧室，两声巨响，床炸得稀烂，卧室的屋顶也炸塌下来。他当时已经在床上躺下了，室内闷热，他走过去打开窗户，重新躺到床上，陆琳推开门——她在大土司的厨房里炖了只乌鸡，说：“鸡炖熟了。”他去吃鸡肉，刚离开一分钟，两颗手榴弹便从窗外扔进来，轰隆、轰隆，两声巨响，引来了卫兵。众卫兵都知道炸塌的是他的卧室，都不安地大叫“谢司令、谢司令”。谁都没有面对谢司令被炸死的勇气，几乎没有人想到他还活着，他的出现让众官兵目瞪口呆，立即欢呼“谢司令万岁、谢司令万岁”，从此，更让士兵和当地民众深信是神在庇佑他。

谢乃常无意中躲过黑风队的两次暗杀后，有天，他和郝光发率独立营和独立大队及何绍晖的二支队，与黑风队在一处地名叫马掌河的渡口打了个伏击战，但没能把黑风队歼灭，日军从独立大队守着的山道上杀出一条血路，跑了。他没有责备李光浩，独立大队的士兵都是步枪，黑风队手提轻机枪，一扫射，就把独立大队的官兵压住了。

李光浩恼怒地站在山坡上，正用湖南话骂人。谢乃常望着一山坡的少数民族青年，这些青年个个木着脸，还需要他开智。他想这些少数民族被外族人欺压惯了，有时候很勇敢，有时候突然又很胆小，就觉得一口是吃不下

一个热馒头的，只能慢慢来。“日军太厉害了，不怪你们。”他换一种语气说，“你们已经很勇敢了。”他知道称赞能给人以士气，批评只能让这些青年情绪更加低落。大土司段浩来了，骑着一匹漂亮的马，还带着几名衣着华贵的随从，他带来了酒，一行人坐在树林里喝酒喝到月亮升起来，猫头鹰在树梢叫着，声音单调而凄厉。大土司说：“猫头鹰哭丧呢。”这话让谢乃常一惊。

接连下了十天雨，下得天地间水汪汪的。天一放晴，人们都走到阳光下晒太阳。中午，谢乃常看着儿子从学校出来，他问儿子：“黄校长呢？”“她还在辅导两个没默写生字的孩子。”儿子答。这时，那些学汉字的孩子走出教室，背或拎着小书包，三三两两的，其中几个孩子居然礼貌地用汉语叫道：“谢老师。”儿子说：“生字回家后，要认真读写。”几个孩子点头，边答：“知道了。”何绍晖走来——这一两年，何绍晖在鲁掌和六库的山道上奔来跑去，把一身的脂肪跑掉了，人就黑黝、健壮起来。李光浩跟在他后面，谢乃常对两位部属说：“就等你们吃饭。”几人围着餐桌坐下。“中尉，给几位长官倒酒。”他对陆琳说。大家正吃饭、说话，曾冠雄的助手徐得胜，一脸狼狈相地出现在他们眼里，衣衫褴褛，满脸憔悴。徐得胜是黄埔八期毕业，湖南宁远人，曾是汽车运输三团的副营长，成立一支队时，谢乃常派徐得胜当曾冠雄的副手。徐得胜大叫一声“长官”，委屈的泪水立即从这个刚强的宁远男人脸上淌下来。谢乃常盯他一眼就知道出大事了。徐得胜揩下眼泪说：“长官，我是从葡萄逃回的，英缅军扣留了曾司令和三个大队长九个中队长。”谢乃常很惊诧，脸色沉了下来。

徐得胜告诉他，他们游击一支队在江心坡与日军有过几次交锋，其中有两次遭遇战打得十分激烈，他们一支队所带的弹药已经打完，而与国内相连的后勤骡马山道又被日军截断，曾司令忙派他与驻扎在葡萄的英缅军联络，请求英缅军提供部分弹药。他赶到葡萄，找到英缅军在葡萄的指挥官，这位英缅军指挥官听他说弹药已经打完，不禁大笑，要他将现有的人数、枪支和需要的弹药造个册，他好补给。他当场就写了人数和枪支，为了多弄些弹药，他还多写了一百人和一百支枪，英缅军指挥官让他回去等通知。几天后，英缅军派一个缅甸籍军官赶来，通知他们，中队长以上的军官于次日赶到葡萄的英缅军指挥部开会，讨论弹药补给和配合作战的事宜。曾冠雄便带着三个大队长、九个中队长赶到英缅军指挥部，没想迎接他们的是全副武装的官兵，当场缴了他们所带的武器，把他们扣留在英缅军营地，随即一千多英缅军赶到一支队的营地，缴了一支队七百多士兵的枪械，将他们押到葡萄的英缅军军营关押起来。谢乃常听毕，问徐得胜：“你是怎么回来的？”徐得胜说：“他们审讯我时，我说我是为曾司令传达命令的副官，他们就没把我当回事，早几天晚上，我借故解手，扳开茅屋后面的板子，溜进树林，绕开他们的哨兵，逃了出来。”

谢乃常气得一拳打在桌上，桌上的酒杯吓得滚落到地上。他让陆琳向第十一集团军总部发报，请求总部向英缅军要回曾冠雄等军官和七百多名士兵，不久，总部回电，他们昨日已接到国防部电报，据史迪威将军转述，英军反映，中国在江心坡的驻军曾冠雄部纪律性太坏，已予缴械，特电知照。谢乃常又让陆琳发报，陈述实情。总部回电，此事关系盟军，要慢慢交涉。谢乃常把这事告诉何绍晖和郝光发，何绍晖皱起眉头说："曾冠雄是不会放纵士兵乱来的，我了解他。"郝光发感到事情不妙道："大哥，英缅军是什么意思？"谢乃常又让陆琳发报，请求总部向"盟军"发报，让英缅军总部调查，是不是黑风队化装成中国军队，在江心坡、石旦一带纵火杀人，嫁祸于中国军队。总部回电，一定让英缅军总部派人调查。过了三天，却不见回音，谢乃常更加不安了。

那段时间，美国盟军派来一支参谋联络组，一名美军少校参与谢乃常的游击第一纵队，一起研究作战方案。少校名叫杰克逊，是个二十多岁、黄头发、蓝眼睛、西点军校毕业的美国军人。他带来七个人，一个副手，是名美军上尉，一个身材魁梧的青年；两名卫兵，黑人，也身材高大；两个发报人员和两名护士，还有一个是西南联大的大学生，懂英语，成为杰克逊少校与谢乃常少将交谈的翻译，翻译姓邓，楚雄人，二十几岁，戴副眼镜。他们都穿着整洁，脚上是黑牛皮靴，腰间的牛皮带上都挂着比手榴弹轻便好使的手雷，脸色就傲慢。谢乃常伸出手，与杰克逊少校相握，杰克逊少校见谢乃常的军服旧了、破了，头发那么长，都结壳了，脚上的猪皮鞋也裂开了两条缝，就瞧不起的样子。谢乃常对马湘军说："安排好这几个美国人的食宿。"

那些日子，黑风队在泸水一带活动猖獗，神出鬼没的，谢乃常总是扑空。有天，独立营与黑风队发生遭遇战，打得十分激烈，郝光发带着一连官兵迎上去与黑风队正面交锋。谢乃常回头一看，杰克逊少校一脸蜡白，趴在地上不敢动，他的助手汤姆上尉也龟缩在一旁。他觉得好笑，说："没那么可怕，少校。"邓翻译把这话译给杰克逊少校听，杰克逊少校和汤姆上尉对视一眼，汤姆似乎镇静了，杰克逊少校脸色仍十分不安，直到战斗完毕，郝光发拎着手枪回来说："日军跑了。"杰克逊少校才回过神来。马湘军年轻，伤好得快，已经没事了，谢乃常说："马副官，把他们带到本长官看不见的地方去。"

谢乃常转身回到土司衙门，陆琳把总部的回电念给他听："已请示委员长，委员长回了一句话'不可因小失大，不宜再议'。"他觉得自己得去一趟葡萄，不光是为曾冠雄，还有七百多士兵，这些士兵都是打日本人的有生力量，可不是小事。他对跟进来的马湘军说："马副官，把余山、李光浩和刘营长叫来。"马湘军转身而去。不久，他们来了，他严肃着面孔说："我打算和郝营长去一趟葡萄，六库的防务就交给你们了。"他下令独

立营的官兵备足弹药和干粮，准备出发时，杰克逊少校突然提出要与他随行，他严厉地问马湘军："你怎么让他们到这里来了？"马湘军说："将军，我可阻挠不了他见您。"邓翻译说："少校说他能起作用。"他说："那行。"他让徐得胜带路，向葡萄进发。

一个星期后，谢乃常带着独立营的官兵赶到了英缅军驻地。英缅军对他们鸣枪，谢乃常让邓翻译带着杰克逊少校去交涉，不一会，邓翻译走来报告，英缅军布雷上校只许他带两个人进去，而且不能带武器。郝光发听毕，担心他的安全，说："大哥，我去。"谢乃常瞟眼郝光发，"你做好战斗准备。一个小时后，本司令还没出来，你就进攻。不管什么人阻挠，都给本司令打。"他卸下手枪，带着徐得胜和马湘军，走进英缅军司令部。布雷上校一见徐得胜，就明白了，边蔑视地看着谢乃常，边玩着手中的枪。杰克逊少校坐在一边。谢乃常可没一丝胆怯，把绑着荆条的猪皮鞋踏到椅子上，日本兵还没到江心坡和片马，他们就率先跑了，这让他瞧不起英缅军队。他让邓翻译向布雷上校翻译他的话，说："如果你们不把曾冠雄等十二名部队长交出来，我就打你们。"布雷上校冷笑地问他："你带了多少人马？"谢乃常答："五百五十人。"布雷上校一拍桌子，要把谢乃常抓起来，叫了声"卫兵"，立即就冲进来十个英国军人，个个黄头发、蓝眼睛。谢乃常让邓翻译告诉布雷上校，如果他一个小时没走出兵营，他的独立营可不管他们是英国人还是日本人，会马上朝他们开火。他让邓翻译进一步告诉布雷上校，他是游击纵队司令，独立营带了三十门迫击炮，五挺重机枪和十五挺轻机枪。布雷上校听邓翻译说话时，谢乃常毫不客气地盯着他，那目光犹如丛林里的孟加拉虎，很凶，布雷上校相信这名中国军人是名狠角。他挥手让卫兵退走，让邓翻译告诉谢乃常，曾冠雄等十二名军官早在半个月前被他送上飞机，飞往印度了。谢乃常怀疑他们把曾冠雄等人藏了起来，马上带着徐得胜和马湘军走出司令部，开始搜查。

他们找到了那七百多名士兵，七百多士兵被英缅军当牲畜样关押在几处地方，有的房间关了四五十人，床都没一张，都是坐或睡在地上，每天只供应一餐饭，好让他们不至于饿死，却让他们不至于有力气反抗。谢乃常赤手空拳地从英缅军手中解救出他们时，他的兵已饿得皮包骨头。一些士兵见到他，忙大声嚷叫"谢司令、谢司令"，脸上立即有了获救的喜悦。白中一看见他，激动得哭了，"谢司令来了，呜呜呜呜，弟兄们，谢司令来救我们了。"谢乃常摆摆手，让他们相互搀扶着走出英缅军兵营。

次日，他带着众官兵怒冲冲地来到英缅军军营前，架好炮和机枪，接着他领着一队士兵再次闯进军营，下令士兵掘地三尺地查找。布雷上校脸都白了，向他提出抗议。他手摁在枪柄上，让官兵们执行命令。他们进行地毯式搜查，找遍了所有能藏人的地方也没找到曾冠雄和那十二名大队和中队长，布雷上校在他的司令部摇电话，哇哇叫着。杰克逊少校说，他看了飞

行记录，飞行任务上确实有这项记录。谢乃常看不懂英文，就让邓翻译看，邓翻译看完后也证实确实有这项飞行记录。谢乃常不甘心就这么离开，带着三个全副武装的卫兵走到弹药库前，一枪托把锁砸掉，让那七百多名士兵进入英缅军的弹药库拿枪。布雷上校带着一群官兵冲过来，荷枪实弹地对着他们。他淡淡道：“上校，让你的人放下枪，免得我的士兵子弹走火。”邓翻译把他的话译给布雷上校听，布雷上校气得哇哇叫，骂谢乃常“强盗”，竟率兵抢劫他的弹药。谢乃常说：“本司令是借用。”他把英缅军搜缴的一支队官兵的枪支统统拿出来，让官兵们把一匹匹骡子牵来，将一箱箱弹药放到骡子背上，连英军使用的手雷也搬走了五十箱。他在马湘军的记事本上写道：“今收到布雷上校赠予的步枪子弹一百箱、手雷五十箱。第一游击纵队司令谢乃常少将。”他从记事本上撕下这页，交到布雷上校手上，说：“谢谢馈赠。”一挥手，带着众官兵离开葡萄，半个月后回到了六库。

他将带回来的七百多士兵和吴若龙的特务连官兵编成两个支队，让李光浩当一支队长，吴若龙当三支队长，重新任命了一批军官，把一支队和三支队分别布置在距六库不远的地方，把段承经升为独立大队长，升段承功为副大队长。“你们兄弟俩是独立大队的魂，全独立大队的官兵都看着你俩，一定要把你们的兵带好。”晚上，他睡在黄莹的床上，黄莹说：“这可是新鲜事。”他说：“黄校长，我可不敢冷淡你啊，你在这里传播我中华文化，这里的少数民族需要你教化。”“难怪你对我这么温柔，原来你是利用我呀。”黄莹嗔道。他说：“你身为长官的妻子，必须协助你丈夫让当地少数民族懂得，身为中国人自己的权益和义务。”有时候，他会去学校视察，拉着大土司，大土司看着自己的子民起劲地学习汉语，说：“你谢司令是有史以来，进驻泸水的最好的汉官。你来了，孩子们都爱读书了。”他笑。

贺百丁和刘于一是在遵义听到“长沙大捷”这一令人激动的消息的，当时两人都被胡宗南保送到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为期一年，是为了日后提拔的。突然，有人大嚷着冲进教室，举着报纸喊叫：“弟兄们，长沙大捷、长沙大捷、长沙会战大捷啊。”

刘于一咧嘴大笑道：“中国军队太需要一场胜仗了，太需要了！”贺百丁满脸畅快地一拍桌子，叫道：“感谢那些打长沙会战的弟兄们，我们要好好庆祝一番，走，喝酒去。”将官班的十几个同学，一齐叫叫嚷嚷地走出学校，找到一家简陋的餐馆，吆喝着上酒。“总算出了口恶气，”刘于一望着大家，“五个师团的日军进攻我长沙，被驻守在长沙的我军击败，他们太了不起了，太值得庆祝了。”众军官喝着酒，大叫着，发泄着愤恨，个个喝得大醉，都歪着身体爬不起来了。

次日一早，大家爬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说长沙大捷，中午又跑到学校外的

餐馆喝酒，又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贺百丁遗憾自己没参加长沙会战，他喝着酒，把心里话喊了出来，大叫："太遗憾了，我真的希望自己能参加长沙会战。"刘于一说："仗，会有你打的。"又过了一天，大家的心情才平静下来，在学习上就更加用功，都是团长以上的军官，学习的自觉性就很高，生怕落下什么东西没学。

教官在教室里大谈岳飞，贺百丁听得很有兴趣，借来教官的备课夹，细心读了遍，他特别喜欢这几句话，"兵家之要，在于出奇，不可测识，始能取胜。"他对刘于一说："岳飞一生，每次出征都能取胜，并非是他兵多将广，而是他用兵能出奇制胜。我要好好学习岳飞用兵。"他说完这话，脑海里跳出了那些会战，感觉都很盲从，并没有整体布局，都是临时抽派军队上战场，焉能取胜？《孙子兵法》说，打仗，谋略是相当重要的，不动脑筋，那就是盲打，又怎么能战胜日军？贺百丁天天沉浸在教官讲的军事知识里，以前在黄埔军校，教官也讲过《孙子兵法》，但那时他年轻，认识不够，听了却不认真思索，进了将官班，他的脑子突然开窍了，就更加埋头苦读兵书和思考。

有天下午，他领到军饷，去校外汇款，寄钱给妻子养家，也没忘记给贺怀国的父母汇钱。往回走的途中，路经一家酒楼，想起这家酒楼的蛋炒饭好吃，正好肚子有些饿，就走了进去。酒楼老板娘三十岁，有几分姿色，见他来了，忙作陪。贺百丁来吃过几次饭，两人熟。他笑着问老板娘："生意怎么样？"老板娘答："一般般。"吃蛋炒饭时，老板娘仍盯着他看，他感觉老板娘的目光很黏糊，便抬头望她，老板娘脸色微红，看他的目光却羞羞答答的。他心里有些波动，毕竟自己有大半年没近女色了。老板娘说："军爷，我——你喜欢——吗？"他没想到老板娘会说得如此露骨，见她生得有几分俏丽，试着问："你喜欢我？"老板娘柔情地"嗯"了声，说："军爷如此健壮、威武，我喜欢呢。"

贺百丁被这个女人诱惑得起身，跟着女人走进一间宽大的卧室。卧室里感觉不到男人的气味，只有老板娘身上的气味，一种熟透了的苹果芬芳。他站住说："你家男人呢？"女人说："我那死鬼男人六百年前就见阎王了。"他坐下，看着她脱下外衣，一个婀娜的身姿便呈现在他眼里，让他眼眸里蹿出一股火焰。她浅浅一笑，用一种亲昵的眼光看他，犹如一股温泉流到他身上。他一把搂过她，她立即作出热烈反应，埋下脸来亲他，如一堆被点燃的干柴，在他身下燃烧。

一个学期的学习，由于有老板娘的滋润，时间就过得快。她姓吴，名姬，经他一爱，人就变得更漂亮了，十分古典，颇有几分古代妃子的模样，头发盘在脑门上，穿的也是素色的唐服，并非要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却偏偏更让他喜欢，喜欢她称自己"妾身"，喜欢她白白的皮肤，还喜欢她浅浅一笑。"我不喜欢妖冶的女人，"他说，"你正合我意。我这个学期结束，

就得回西安了。”她道：“妾身随你一起回西安，好吗？”他把她紧紧地抱到怀里，嗅着她的发香，“只是我与我妻子成婚时，答应过她，不娶二房。”她在他嘴唇上点了下，“看来你是个守信的男人。”他答：“大丈夫一言九鼎。”

那段时间，他除了上课，听教官讲古代战争，讲孙子兵法，晚上就偷偷摸摸地去酒楼与吴姬幽会。这里听不到枪炮声，日军的飞机、大炮还没往这里打，夜里只有狗叫声。有这个柔媚的女人与他相拥，生活就宁静、甜蜜，似有异国情调，仿佛自己不是生活在战火纷纭的中国，而是生活在另一个小国度似的。

他走的前一天，站在酒楼前，呆呆地望着酒楼。这栋以竹子搭建的酒楼于这段时间给了他许多甜蜜的记忆，他想自己这一回西安，可能真的不会再来了。吴姬知道他来了，盛装迎接他，眼睛里盈满泪水。他说：“我来告别。”吴姬说：“进来坐坐吧。”他跟着吴姬上楼，每一步都让他感觉沉重。吴姬引他进卧室，把他推倒在床上，他没想到她会这样，说：“这是大白天呢。”吴姬咬着嘴唇说：“你怕呀？”他说：“不怕。”吴姬给他解衣扣，替他脱着一件件衣服，边说：“我知道留你不住，我想留你的种。”他心里一热，说：“你这是要拴住我的心啊。”她一脸媚笑道：“我们遵义女人是很痴情的，到时候我再带着你的孩子去西安找你。”她把脸埋到他胸膛上，把一绺落到眼前的头发抹开，大胆、热情地亲吻他。

第二天一早，他收拾好行李，对低着头站在门旁的吴姬说：“我走了。”吴姬不说话，惆怅地咬着嘴唇，他心里对她升起一掬同情，但他必须走。他转身，下楼，走到了冰寒的街上，向破烂的长途汽车站迈去。吴姬突然追来，“你把我带走吧。”

回到西安，贺百丁把遵义女人带回家，何小玉瞪大了眼睛，尖声问：“你带个乡下女人来干什么？”贺百丁装出无所谓的模样说：“夫人，她人很好，我让她当你的助手。”吴姬立即巴结她说：“大姐好。”何小玉一听吴姬叫她大姐，瞪眼丈夫，“把这个乡下女人带出去。”吴姬脸都白了，贺百丁说：“夫人，陈德没老婆，我把她介绍给陈德。”何小玉可不是个好唬弄的女人，昂起一张生气的脸，对张健说：“张副官，去把陈德叫来。”

陈德骑着一匹枣红马来了，看见贺百丁，高兴地握着他的手，“什么时候回来的？”贺百丁说：“刚回来。”何小玉在一旁说：“二哥，百丁给你带回来一个女人。”陈德很惊讶，注意到一旁坐着个娇冶、却有些土气的女人，女人没看他。贺百丁说：“二哥，我给你找了个女人。”陈德说：“开什么玩笑？”贺百丁说：“我像开玩笑吗？她叫吴姬，二十八岁，年龄与你挺合适。”陈德慌忙推辞，“不，我不要女人。”贺百丁急了，编着话说：“在遵义时，我跟她说起你，说我有一个结拜的二哥，一直未婚……吴姬是个

好女人，我让她照顾你的生活。”陈德不愿意接受道：“我一个人过惯了。”何小玉插嘴道：“二哥，这是百丁特意从贵州给你带来的礼物……你可不要辜负了百丁。”

陈德的嘴，说不过贺百丁夫妇，把阴着脸的吴姬带走了。何小玉待吴姬走后，这才回头对贺百丁哼一声，“只要我活着，你就死了娶二房的心。”贺百丁心里很怄，自己的家自己做不了主，但他把火气压住了。西安的家，是妻子一个人支撑，他对她心存感激。“你别生气。”他说。妻子脸上飘着几丝冷笑，大声宣布：“这个家，只有我何小玉一个女主人。”

第二天，他去了军部。胡宗南长官问他怎么迟了些天才回来，他说自己乘坐的那趟汽车坏在路上，淋了雨，突然患病，在一家小旅社耽搁了几天。随后，他直奔陈德家，陈德住着一处小院，掀开门帘，走出来，笑着。吴姬看见他，起身道：“贺哥来了。”她梳洗妥当了，旅途上的疲劳都被她洗掉了，人清亮了许多。吴姬说：“你们聊。”说着，人就淡淡的样子走开了。他迷茫了，这个叫吴姬的女人，昨天在长途车上还偎在他怀里，一夜之间似乎换了个人似的，看见他，不再是亲昵，而是矜持和端庄。来的路上，他还担心着她呢，没想她随遇而安的本领竟这么大！他说：“二哥，这两天摆几桌酒席，让弟兄们来热闹下。”

几天后，陈德摆了三桌酒，就摆在他那个小院里，来的都是五五三团的军官。贺百丁一进小院，军官们都起立敬礼，张金发、李劲松、何强营长，马子龙成了团参谋长，看见他，一口常德话道：“长官好。”还有些军官他不认识。贺百丁示意军官们都坐下，见杨狗蛋的领章上钉着少校军衔，便问：“当营长了？”杨狗蛋不好意思道：“是副营长。”他答“不错。”目光落在吴姬身上。吴姬把自己收拾得像个新娘，但又不是新娘，因为她十分大方地接待着一个个军官，脸上含着几分娇羞的笑。酒喝到天黑，贺百丁说：“弟兄们，还在这里就不够意思了，多留些时间给新郎新娘，我们走。”

贺百丁被任命为二三四旅少将旅长，辖两个团，五五三团和二三三团。五五三团团长是郑志宏，二三三团团长是狄昆，狄昆说话干事都风风火火，有着山西人耿直的一面。贺百丁看着狄昆，“怎么到二三三团当团长了？”狄昆说：“师部调的。”邓义副旅长说：“狄团长是个厉害角色，许旅长特意把他要来的。”许良玉调师部了，总部让贺百丁接任二三四旅旅长。邓义副旅长与他一起升的少将，江西上饶人，黄埔四期的。旅参谋长肖刚是无锡人，是黄埔四期政治大队一队的，说话和举止都含几分优雅，一问出身，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医生，难怪全旅就他最讲卫生，水不烧开不喝，只有他一个人吃饭前和小便后洗手。肖刚参谋长告诉他：“二三四旅大部分是陕西人，还有一部分来自山西。军官，全国各地的都有。”贺百丁说：“陕西兵好带。”狄昆团长说：“我们山西兵也不错，二三

三团，有一半是山西兵。”

日军于两个月前向晋西的阎锡山部发动大规模进攻，胡宗南担心阎锡山抵挡不住，而把战火烧到西安来，忙派第九十军和一六七师入晋参战。第九十军军长是李文中将，贺百丁向李文报告，都是湖南人，说话就不用那么费劲。李文说：“贺旅长，都说你是只猛虎。”“军座，借你吉言，在下倒真想成为一只专吃日本人的猛虎。”贺百丁说。

贺百丁率二三四旅一入山西，便配合五十三师收复了汾城，将留守在汾城的日军一个大队歼灭了，接着二三四旅在汾城休整一月，当兵员和弹药补足后，继续在山西与日军作战，前后参加了七次大小战役，与日军厮杀。第七次战斗，二三四旅钻进了日军设置的圈套，被日军前后夹击着打，打得很惨，二三四旅战死近三分之二。贺百丁好不容易才率二三四旅杀出重围。李文让二三四旅回西安休整。贺百丁沮丧地带着一千多人折回西安，胡宗南长官亲自召见他，“贺将军，”胡宗南称赞他道，“我看了战报，你打得不错啊！”贺百丁给了胡宗南一个军礼，“报告长官，我二三四旅损失惨重。”胡宗南说：“你能在日军的包围圈中突围，还能带回一千多人，很不错了。”

何小玉看见走进院子的丈夫脸色红润，这让她十分喜悦，“将军回来了。”她大声道。贺百石知道他今天回来，早早地坐在厅房里等他，“哥，回来了。”贺百丁看着兄弟，见兄弟的领子上钉着上尉领徽，说：“升上尉了？”他话音刚落，就见陈德狂奔而至，一脸焦急，“我老婆要生了。”何小玉说：“那快去医院啊。”陈德道：“夫人，我就是找你去帮忙。”何小玉衣服都懒得换了，趿着布拖鞋，赶紧随陈德而去。贺百丁的步子到了门口，又迟疑了，这毕竟是女人生孩子，就折回房，但他还是为陈德高兴，想陈德有了孩子，对自己的父母也有交待了。傍晚，何小玉满脸疲惫地回来，说：“生了个姑娘。”

这年五月，日军大规模进犯晋南中条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致电胡宗南，请求他派军队支援第一战区。那两年，胡宗南在陕西大规模扩军，同时也有不少在对日作战中失利的国军退到陕西休整，军队由原来的几万，变成了十几万。胡宗南深得校长信任，重庆忽然来了一纸任命，宣布他任三个集团军的总司令。胡宗南一下子高高在上了，身边随从如云，参谋、秘书和警卫围着他，说话自然底气充足。胡宗南派第二十七军和第八十军入晋作战，将二三四旅并入二十七军，听命于二十七军军长指挥。副旅长邓义调第一四五旅任旅长，贺百丁只考虑了一分钟，便决定升郑志宏副旅长：郑志宏是湖南人并与他一起奋战多年；郑志宏升了，陈德才能升。这几年，陈德为自己一直是副团长闷闷不乐。贺百丁升了陈德团长，“五五三团就交给你了。”

五五三团和二三三团于这次休整时，补足了兵员，全是陕西人，清一色的陕西话，笑声也是那种纯朴、憨厚、敞亮的笑声。贺百丁喜欢听陕西小伙子笑，觉得悦耳，见他们个个身体强壮、精神饱满，就高兴地一挥手，“出发。”于是一支队伍就热烈地向黄河岸边迈去。五月的西安，阳光明媚，一朵朵白云护送着这支军队，有民众自发地为他们送行，在路旁敲锣打鼓，扭着秧歌。贺百丁对郑副旅长感慨道：“是个好兆头。”

二三四旅一进入中条山区，国军军队就被日军击溃。日军是蓄谋已久的，非常狡猾，事先摸清了中国军队的概况，日军派出受过特种训练的部队，攀登绝壁、穿越丛林，突然摸到第五集团军和第十四集团军的司令部前，将司令部打得瘫痪，同时派一支精干勇猛的部队插入两个集团军之间，把两集团军截为两段。又令一个联队的日军奔赴黄河渡口，切断中国军队的补给线和退路，打算分段清剿失去指挥的中国军队。二三四旅与日军打了场遭遇战，日军动用毒气弹，等毒气向中国军队飘来后，日军就肆无忌惮地进攻。二三四旅没有退缩，与日军激战。中国军队吸取了武器不如日军因而作战中大吃其亏的血的教训，先一年国民政府倾其所有向德国购进了很多轻、重机枪，二三四旅是中央军，重机枪一个连一挺，轻机枪发到了排。日军一冲锋，轻、重机枪便扫射着日军，士兵们也沉着冷静地射击，将日军的冲锋打了回去。日本人又用炮轰，旅部发报机被日军的迫击炮弹炸毁了，发报员被炸死，二三四旅与上级失去联络，但贺百丁好胜，既然遭遇日军，就得打。打到下午，他下令撤离。

三天后，二三四旅退到黄河渡口，他的前哨部队向他报告，渡口已被日本人占领。这三天，他收容了许多打散的中国军人，他们的师、旅被日军打垮，他们的师、旅长慌乱中弃下他们，乘小船过了黄河。贺百丁得知这些军人是被长官扔下的，一概收下，编入二三四旅。二三四旅出关时是两个团，加特务连、炮兵连和旅部警卫连，也就四千官兵，在与日军的遭遇战中，战死了三百多，负伤一百多人。这三天他却收容一千七百官兵，足足一个团。他很高兴，感觉自己运气好，不但没减员，反而增强了兵力。他对郑志宏、肖刚和陈德说：“现在我部与上面失去了联系，我们更要拧成一股绳。”郑志宏问他：“旅座，日军封锁了渡口，我们怎么办？”贺百丁回头，看到的是连绵起伏的群山，决定道：“中条山纵横几千平方公里，难道还隐藏和养不活我们这几千人？”

他下令退回中条山区，伺机进退。他与日军又打了场遭遇战，他没恋战，没有人指挥他打仗他反而能灵活、机动地打，时不时打开军用地图查看，边打边撤，边思考在无兄弟部队的支援下，怎样与日军周旋。他想起刘伯温说的“用兵之道，以计为首”的精要，便留下战斗力最强的五五三团为伏兵，自己率主力撤退，造成慌乱、溃败的样子，撤到伏兵可以杀向日军腰部，而他又便于反扑之处，立即下令官兵找好掩体，投入战斗。陈德率五

五三团杀向日军右翼，日军以为又来了支生力军，忙分兵应战。贺百丁忙率部杀出，日军乱了，慌忙撤退。贺百丁也带着官兵撤了。他又收罗了一些散兵，有的散兵简直是一个整连，连长、副连长到少尉排长、上士班长一应俱全。他们有的是第三军的，有的是第二十七军的官兵。

贺百丁将他们编成两个团，定番号为新一团、新二团，把五五三团的马子龙和何强升为团长。“新一团交给你了，”他对常德人说，又对浙江人说：“何团长，你带好新二团。”何强双腿一并，一个军礼敬给他，“遵命！”增加了几千人，贺百丁心情辽阔、蔚蓝，友好地拍拍浙江人的肩说：“我欣赏你。”

他率部在中条山区打游击，不受长官钳制，他完全放开思维了，用古代战场的用兵之道对付日军，设伏兵、出奇兵，对敌人的堡垒或机枪阵地，用烟熏和火攻。在遭遇战中且战且退，中途却留支伏兵隐藏，等追击他的日军过去，再杀向日军屁股，或从中突然杀出，打日军腰部，把强横的日军拦腰切断，将日军打败或击溃。有次他们抢了日军的一支运输队，一下子获得很多粮食和弹药。日军很恼火，情急中追赶他们，他下令五五三团和新二团埋伏于两翼，自己率二三三团和新一团边打边撤，故意一副呈败的情形，令士兵丢下些枪支和粮食，等日军完全进入伏击圈，消灭三百多日军。他说：“日军也真是胆子大，三百多人也敢追击我们。”他站在高地上，瞧着因打了胜仗而快乐的官兵，对肖参谋长说：“打了胜仗，弟兄们多高兴。”肖参谋长答：“是啊，我们打了场漂亮的伏击战。”

有天，他们运动到距运城不远的地方，差点与第九十三军对打起来，那是傍晚，忽然发现对面有动静，刚隐蔽好，对方就开枪了，狄昆团长立即下令还击，双方都没进攻也就不知道对方有多少兵力，这么对打了十分钟，感觉上不像日军，又停火，这才发现对方也是身着国军服，是第九十三军，军长刘勘，黄埔一期的。

贺百丁和刘勘都是湖南人，说话不用讲国语，就亲切。刘勘与胡宗南是同学，但刘勘勇敢、耿直，说话、干事都雷厉风行，瞧不起胡宗南，胡宗南自然也瞧不起他。喝酒时，贺百丁告诉刘勘，他收容的各军、师丢下的散兵，加起来有两个整团。刘勘听毕，喜悦道：“贺旅长，你真能干，别的将军都是损兵折将，你可要满载而归呀。本军长敬你。”贺百丁知道刘勘将军勇猛，喝口酒，说：“长官，我这是最开心的一次，老天爷垂爱卑职，给了在下收容散兵的机会。”刘勘建议道：“干脆本军长封你为我第九十三军独立师师长，你把四个团编为两个旅，配合我第九十三军打击日军，如何？”贺百丁也想成为师长，国军的旅是两个团，他现在有四个团，配升师长了，便接受此封道：“谢谢长官。”

贺百丁把郑志宏升为副师长，升狄昆为二三四旅旅长，把连续几次战斗中

都表现得很勇敢的陈德，升为新编旅旅长，将张金发升为五五三团团长，李劲松升为二三三团团长，“弟兄们，好好干，我贺百丁不会亏待诸位。”刚受他提拔的张金发和李劲松忙向他敬礼，“谢谢师座提携，在下万死不辞。”贺百丁一听“师座”一词，笑了，充满信心地说：“你们都是我的老部下，我们现在是独立师，七八千人，拧在一起就是一股力量。”

他带着独立师与刘勘的第九十三军在中条山与日军周旋。日军来“扫荡”，他们就在日军扫荡的缝隙中突围，反过来打日军的供给部队，夺了日军的粮秣又迅速撤进山林。日军十分恼怒，调来两个师团，组织大规模清剿，企图将第九十三军和独立师全歼在中条山区。贺百丁灵活运用战术，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撤，绝不跟比自己装备精良、弹药充足的日军恋战。有次，日军想对独立师铁壁合围，用一支粮秣供应大队引诱他，贺百丁熟读古代兵法，用兵手段已烂熟于心，将计就计，命令二三四旅围打日军供应大队，自己率新编旅打外围，日军听到激烈的枪声，纷纷赶来增援，新编旅早给二三四旅留了一条后撤的口子，二三四旅在郑志宏的指挥下，围着供应大队的日军一顿狠揍，一个小时不到硬是将日军大队歼灭大半，日军丢下粮秣车辆和几百具尸体，后撤，二三四旅的部分官兵背了粮食便走，等日军大部队赶来，独立师四个团全溜了，只有一百二十七名官兵战死，三十五人负伤。日军放出恶言，一定要将独立师消灭在中条山。贺百丁很乐意在中条山一带打游击，当地年轻人因痛失家园，弃下锄头，加入了他的独立师。他一概发枪，对晋西青年说：“山西出了历史上最好的皇帝唐太宗，你们可别给唐太宗丢脸。”

又有一次，日军费了很大的劲，总算将独立师围住了。官兵都慌了，贺百丁深知“静以幽，正以治”之道理，说：“本师长还没紧张，你们慌什么？你们找找何强，看何强团长在哪里？”郑志宏问肖参谋长：“何强呢？把他叫来。”肖参谋长出去叫何强，折回来时忽忽道：“何团长不见了。”郑志宏满脸惊讶和愤慨，“师座，何团长跑了。”贺百丁早就看了地形，“是本长官让何强带新二团隐藏在离这里几里的山上，那里有个水坝。孙子在《虚实篇》中曰：‘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这是说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我军必须后发制人，抓住有利时机反击，制服对方。”肖参谋长感叹说：“师座高明。”傍晚，何强率部炸开堰坝，洪水汹涌奔来，日军慌乱不堪，新二团从侧面杀出，冲破日军的包围，贺百丁率部冲出，日军被洪水冲垮，又被他们打得一头雾水，等日军清醒过来时，贺百丁已率独立师远去。

日军对谢部很恼火，很想对谢部来个大剿灭。黑风队已弄清楚了六库是谢部的大本营，便决定对六库来个突然袭击。半年消停后，日军从密支那偷偷赶来一个联队，加上黑风队的日军，有三千多人，带着数门山炮、迫击炮，上百挺轻重机枪，于一天清晨，突然对谢部发动猛攻。谢乃常当时正

在梦中，身边躺着还想为他生个儿子的女校长，枪炮声响起时，他甚至都不愿意醒来。女校长惊慌道：“乃常，日军来袭了。”谢乃常爬起床，穿上他的少将军服，走出来，就见杰克逊少校和汤姆上尉都一脸紧张地望着他。他说：“慌什么？”

郝光发疾步奔来，“大哥，到处都是激烈的枪声。”谢乃常看眼郝光发，又瞟眼杰克逊少校和汤姆上尉，他镇静道：“看来，日军玩命了。”一个衣着花哨的士兵奔来，那士兵是段承经的传令兵，是个傈僳族少年，着一身傈僳族服饰，一张黝黑的脸上遍布着恐慌，少年说：“长官，段大队长请求支援，日军包围了我们独立大队。”

段承经的独立大队设在离六库五里远的一处山坡上，那里的工事他去检查过，十分坚固，他问：“有多少日军？”少年说：“有好几百日军，长官。”他还没来得及回答，南边，一匹快马奔来，是一支队李光浩的传令兵，传令兵跳下马，慌忙报告：“长官，日军包围了我们一支队，炮火很强。”这个时候，谢乃常出奇地冷静。他竖耳倾听，三支队吴若龙那边也有枪声，他布防在六库外围的两个支队和独立大队都同时遭到日军猛烈攻击，可见日军早已摸清了他形成犄角、相互增援的布防。步兵加强营会不会也遭到日军袭击，他不知道，步兵加强营驻扎在离六库较远的山上，筑了很多工事，他之所以把步兵加强营设在那里，一是那里易守难攻，二是万一六库遭到日军进攻，他可率部退到那里。

日军有多少成了令他困惑的问题。他说：“日军知道我们，我们却摸不清日军的情况，只知己不知彼啊。”这时北边吴若龙部的大队长王小六仓皇跑来，急不可待地报告：“谢司令，日军封锁了我三支队的退路，吴支队长请求增援。”他忽然明白了，日军志在歼灭他的部队，让他首尾不能兼顾，好将他的部队分割包围，一一吃掉。他骂了声，想最危险的是段承经的独立大队，这些当地兵纪律松散，有时候勇敢得出奇，有时候又胆小得只顾自己逃命，如果不派兵支援，这支部队便会被日军击溃、消灭。独立大队里有不少当地土司的儿子，在情感上他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想让当地人因失去儿子而对他谢司令失去信任！郝光发立即道：“大哥，我带一连去增援独立大队。”谢乃常想郝光发怎么会知道他此时所思，忙说：“你去。”

郝光发带一连去了。二连曾连长是湖南双峰人，曾国藩家族一脉的，一九三八年的兵。“曾连长，你带二连增援李光浩的一支队。”曾连长领命而去。他的身前还站着王小六，他对王小六说：“我无兵可派了，三连肩负着保护泸水县文武官员和美军联络组的责任。你把我的话带给吴支队长，给我顶着，我让步兵加强营增援你们。”王小六转身跑去。谢乃常感到战事严重，对陆琳说：“给刘营长和何绍晖发报，让刘营长带一个连增援三支队，命令何绍晖急带二支队火速赶来。马上给总部发报，六库发现大批日军，请求预备二师渡江增援。”

战斗打了一天，段氏兄弟指挥的独立大队，因及时得到郝光发的增援，被猛打猛冲的一连官兵拖住了部分日军，独立大队又顽强坚守，就没丢失阵地。吴若龙的三支队除了特务连原有的兵，大部分是曾冠雄带的湖南兵，被曾冠雄在江心坡进行过强体力训练，就有韧劲，敢于与日本兵硬拚。三支队手中的英国手雷好使，又轻，威力又大，炸得日本兵心惊肉跳。日军的一支步兵中队，突然杀向六库衙门，十挺机枪分别从不同的地方，朝着布防在衙门周边的谢部扫射，想端掉指挥部。谢乃常忙指挥三连撤到一处山坡上抗击。他见一日军少尉正歇斯底里地下令士兵冲锋，端起狙击步枪，那少尉满脸杀气地大喊大叫，他勾动扳机，少尉的满脸杀气被他一枪打散了。他又打死了几名向上冲的日本兵。杰克逊少校和汤姆上尉紧跟着他，在一旁射击。谢乃常担心他们的安全，让马湘军带一个班的士兵保护他们后撤，但杰克逊少校不肯离开，坚持要与他在一起。谢乃常让邓翻译告诉杰克逊说："这里很危险。"杰克逊少校回答："将军，跟着你，我不怕危险。"

日军占着兵多，发动了三次冲锋，都被谢乃常指挥官兵打退。日本兵是很听命令的，失去指挥官，就没人下达命令了。他对身旁的官兵说："传我的命令，先打日军指挥官，再打士兵。"他举着狙击步枪，又一枪击毙一个躲藏在几名日本兵身后指挥进攻的日军大尉，那大尉拎着王八盒子，在几名日军士兵身后叫叫嚷嚷，被他寻找猎物的目光发现了。他先一枪打死用身体护着大尉的日本兵，日军大尉见身前的士兵死了，一时慌乱地举目四顾。他恨恨地嘀咕："狗日的，回你的东瀛吧。"一枪打烂了那张脸。

第二天拂晓，何绍晖率二支队从鲁掌赶来，撕开日军的包围圈，解救出谢乃常的司令部和泸水的大小文职官员。他让何绍晖带部分官兵护送泸水的文职官员和美军联络组撤离战场，他率众去解独立营二连的围。围着二连打的日军是一个中队，谢乃常来了个反包围，密集的机枪子弹如雨一般射向日军。日军一时慌乱，朝一边撤退。谢乃常率官兵把二连解救出来，马不停蹄地奔向一支队。围着一支队打的日军，没想到会有一支军队突然袭击他们的后背，分兵抗击，李光浩趁机率一支队剩余官兵杀出重围。谢乃常问李光浩还有多少人，李光浩扫眼他的官兵说："都在这里，大约三百人。"谢乃常说："弟兄们，我们去解救三支队。"他带着众官兵，急急向三支队驻守的地方赶去。

谢乃常命令李光浩带一支队的三百人绕到日军后面，他率独立营二连、三连的官兵正面迎击日军。他不让士兵进攻，只让士兵坚守。日军很恼怒，急于求胜，下令士兵冲锋。谢乃常的官兵由于有他在，就踏实，顽强地与日军打。谢乃常趴在地上，接连击毙几名冲向他的日本兵，忽然看见一名挥着东洋刀的矮胖的日军军官走进了他的射程，就毫不客气地瞄准。日军并没因中尉被他击毙而慌乱，趴在地上还击，一步也不肯退让。谢乃常不

急，他等日本兵近到距自己几十米远时，将手雷扔到了日军中，手雷爆炸时，日军倒下几名。他厉声道："打！"子弹又朝日军射去。这时日军背后响起激烈的枪声，刘营长带着步兵加强营，突破日军阻挡的防线，赶来接应他们。

郝光发就是在此役中牺牲的。他率的一连官兵全部阵亡。一连官兵全是百里挑一的勇士，在与日军的多次战斗中都是肩挑重担的。他们吸引了众多日军，与日军打了两天。一度，郝光发想率官兵突围，但日军把他们团团围住，突不出去。他命令众官兵节省子弹，瞄准日军射击。一百多官兵打到最后，只剩下二十人，子弹全打光了，郝光发很感激他的士兵与他战斗到最后一刻，流着泪说："弟兄们，看来我们得战死在这里了。"

日军拥上来，端着枪指着他和他的士兵，喝令他们投降。郝光发没有投降，他对二十名士兵说："中国军人死也不会向日本人屈膝，弟兄们，拚了。"他怒不可遏地冲向日本兵，在拚刺刀中他又杀死和刺伤三名日本兵。黑风队一中尉军官很恼怒，见他战斗到最后一人仍不肯投降，就对着他的腿和肩膀各开一枪，然后将他生擒。日军把负伤的郝光发绑在一株树上，活剐着这个英勇无比的中国军人。郝光发破口大骂，直到昏死过去。这一切，被爬到茂盛的大树上躲藏起来的、段承经的传令兵看得真真切切。日军离开后，传令兵从树上溜下来，连夜找到谢乃常，将他的所见，哭着告诉了谢乃常。

谢乃常盛怒，但他明白自己是最高长官，不可以失控。他的一步没走好就会造成更多伤亡。他对李光浩、吴若龙和刘营长说："我们现在就可以撤回怒江东岸，但若不把独立大队的当地弟兄救出来，当地土司便不会再支持我们。我们杀回去！"天一亮，谢乃常分兵三路朝日军攻去，他亲率步兵加强营的两个连和独立营剩余的两百人，攻到了郝光发率部战斗过的地方，只见地上躺着一百多具国军官兵的尸体。其中有具尸体绑在树上，被日军剥了皮，血肉模糊，已干，上身还完好，下身至腿部的肉却被黑风队带来的狼犬啃光，露出让人发毛、心悸的骨头。脑袋歪着。他认不出这就是前天还与他在一个锅子里吃饭的郝光发，尸体的皮是从额头上开始剐的，整块脸皮都被揭了。段承经的传令兵指着尸体说："长官，他就是郝营长。"谢乃常跪下，刘营长也跪下，身旁和身后的军人也纷纷跪下，都对着郝光发的遗体磕了三个头。谢乃常起身，亲自将剥去皮的尸体解下，把尸体抬到一处深沟里掩埋。他哀怨着脸色说："老八，你死得壮烈，大哥一定为你报仇。"

段承经、段承功的独立大队还有百来人，他们打得出乎谢乃常意料的好，日军企图消灭这支衣着花哨的部队，多次冲锋都被这支花哨的军队打退。山坡上，到处都躺着日本人的尸体。这些少数民族兄弟，打正规的进攻仗不行，但与日本人玩"躲猫猫"的游戏，却棋高一着，他们天生就是与大山

为伍的猎人，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迎敌，打几枪换一个地方，待日本兵清醒过来，扑向他们时，他们先跑了，有的人跑得太快了，不觉跑到了日本兵的身后，只好在日本兵的背后开枪。日本兵怒目圆睁，回头还击，可是这些少数民族士兵似乎有隐身的本领，一下子又不见了，日本人被他们玩晕了，端着轻机枪乱扫，打得树屑、泥土四溅。他们忽然又趴在筑好的战壕里不急不躁地射击日军，边等待谢司令率部来救，终于等来了，段氏兄弟见日军的背后响起激烈的枪声，兄弟俩用只有当地士兵才能听懂的话说："谢司令来救我们了，弟兄们，杀出去——"就见众少数民族士兵个个从灌木丛中或树上跳下来，如狼似虎地朝着日军猛杀过去。

那段时日，第二次长沙会战胜利的喜讯，通过各种途径从南方传到了陕西，报纸上、广播里，天天都在宣扬第二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胡宗南一想到被报纸和广播神化了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就为禹门口丢失大为恼火，立即下令将预一师二团守禹门口的团长夏尧村押回西安枪毙，又将他的黄埔一期同学第十六军军长董钊记一次大过，还把预一师师长撤职，以此整饬军纪。胡宗南整日在官邸听汇报，眼睛不是瞪着军用地图，就是瞪着部属，一脸的烦恼。这天上午，胡宗南正闷闷不乐，副官来报，说二三四旅贺旅长带去的两个团成了四个整团，他简直不敢相信地蹦起来，好像火烧着了屁股样大叫："这不可能吧？"副官答："长官，您亲自问他吧，我让他在会客室候着长官呢。"胡宗南立即吩咐："马上通知在西安的师长以上的将军来总部，本长官要为贺师长摆庆功宴。"

副官忙着打电话，胡宗南却大步走进会客室，见到贺百丁，立即大笑地握着贺百丁的手，"听副官说你被刘勘任命为独立师师长了？"贺百丁忙向胡宗南解释："长官，我这个师长不算数，是当时那种情况下，便于指挥我收容的散兵，刘勘军长临时任命的。"胡宗南点头，"算数，我同意，我要向校长请示、向陆军总部呈报，升你陆军中将！"贺百丁马上道："谢谢长官栽培，在下没齿难忘。"胡宗南一脸悦色，"你做得好，给本长官挣了脸面。"

将军们陆续驱车来了，胡宗南亲自招待贺百丁和众师长以上的将军，这也是自胡宗南派军入晋开战以来最高兴的一天，贺百丁不敢不喝，同时他又接受了很多将军们敬酒，董钊、李文和许良玉等将军都敬他酒，他被酒精刺激，说起了隐藏在脑海里的大话："本人觉得日军不可怕，卑职在中条山一带与日军有过几次遭遇战，卑职用几个小伎俩，火攻或水淹，成功地甩脱了日军的铁壁合围，反倒把日军打得龇牙咧嘴的。"他舞着手说，"诸位将军，只要把地形摸透了，利用地形的有利面设计作战方案，无论敌人是多少兵，也不会吃亏。"

他把自己在中条山几次与日军的遭遇战说给在座的将军们听。众将军像听说书人说书样听得入了迷，李文说："佩服。"董钊道："嚯，你行啊。"贺

百丁听到赞扬，人就膨胀，扫眼众将军，忘乎所以道：“将军们，不是吹，若委座给鄙人十万军队，中条山就是日本人的坟场，卑职完全能把日军歼灭在中条山一带。何须委座苦恼？！”他这话一出口，众将军都噤了声，都打量胡宗南。他忙道：“我喝多了，说大话了。”

在座的三个集团军（国军的一个集团军，是两个军）司令，听他这么说后，彼此看一眼，不说话了。董钊和李文军长见三个集团军司令脸色不悦，也不敢多言，宴会的喜悦气氛一时变沉闷了。胡宗南看眼众将军，说：“贺师长，你喝多了。”贺百丁借着酒性说：“长官，鄙人不是吹，十万军队鄙人不敢奢望，只要长官给鄙人三个军，鄙人敢立军令状，保证歼灭在中条山活动的日军。”大家都望着他，不说话，他又补一句：“诸位将军，只要你动一下脑子，就能想出我军于被动中抢夺先机、击败日军的办法。”

这话在众将军们听来，不只是狂妄了，似乎在坐的将军都是猪脑子，只知道按日军的意图打，这简直是对众将军的侮辱。董钊第一个反感他道：“牛皮大家都会吹。”李文也阴下脸来，说：“贺师长，你不是狂妄，是太狂妄了。”胡宗南脸挂不住了，因为他手上不只是三个军，而是三个集团军！胡宗南用劲咳了声，大家就都把目光移到胡宗南脸上，胡宗南淡淡道：“打了几场小胜仗就目中无人了？”他掉头对副官说：“你扶贺师长去休息。”

贺百丁就睡在司令部的客房里，醒来，已是第二天上午。他脑袋晕晕的，不知道自己是在胡宗南的总司令官邸，叫了声：“张副官。”门开了，进来的不是张副官，而是一个着中校军服的年轻参谋，年轻参谋问：“长官有什么吩咐？”贺百丁不认识他，问：“这是哪里？”年轻参谋说：“胡长官官邸。”贺百丁吓了一跳，挣扎着爬起床。他回忆起来了，感觉自己昨晚太得意忘形了，没把入席的众将军放在眼里，他问年轻参谋：“长官呢？”年轻参谋答：“长官出去了，要在下告诉你，别等他。”

贺百丁哪里也不去，他明白，说出去的话，覆水难收。肖刚参谋长来了，“师座，批复下来了。”贺百丁不是个只想自己的人，他奉行只有对部属好才是对自己好的原则。十天前，他让肖刚参谋长造了战功册，根据战功册上的战功，把副师长郑志宏、二三四旅旅长狄昆、新编旅旅长陈德和肖刚参谋长都升为少将，呈报总部批复。肖刚说：“师座，郑志宏、我和狄昆旅长都晋升少将了，但没有陈德的名字。”贺百丁立即打电话到总部，总部的人说，他们都向上报了，但批复里没有陈德的名字。肖刚走后，何小玉见他脸色沉郁，问他，他说了这事，何小玉也迷惑，“这事你怎么跟陈德说？”贺百丁道：“只能据实说。”他让张副官把陈德叫来，他说：“二哥，你升少将的事，上面没批。我也很奇怪。”陈德望眼他，“我无所谓。”陈德说话时脸色一白，表情就难看。他说：“二哥，我打算再呈

报，让肖刚把你的战功多列举些。”陈德声音虚了，“你不要报了，谢谢你为我操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对美国宣战，他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想到日军一对美国宣战，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倾全国兵力打中国了。“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好消息。”他对陈德和郑志宏说，“干脆，我们去晋中打游击？如何？”郑志宏副师长升了少将，领徽和肩章上都是一颗星，这让他时不时对着镜子看几眼，心里对贺百丁十分感激，便附和道：“这个建议好，你们的意见呢？”陈德没升少将，卡在哪里，他不知道，正闹情绪，说：“我随诸位。”

贺百丁率独立师入晋后就放胆大干，在这个高傲的湖南人眼中，很多将军都愚不可及，带兵打仗只知道执行命令，让下级军官带领士兵赴死就像发张邀请函请部下赴宴一样。贺百丁有两个旅，八千官兵，于私，他要靠这些兵晋升中将；于公，他怜惜官兵的生命，他得把每一场战争的细节想透，设计好，尽量减少伤亡。

那一年，他充分利用自己从古籍上学来的军事知识，加上自己在带兵打仗上的天赋，带着两个旅在晋西南打游击，先后与日本人打了十几仗，有几次是遭遇战，另十一次战斗是他思考透彻后主动出击，其中六次是抢夺日本人的军火、军粮——因为他已经面临断粮和弹尽了；五次是以三个团的兵力打日本人占领的县城，日本人的战线铺得很开，一般是以一个大队或中队守一县城。他利用战术，先让小股兵力引诱日军出击，日本人猖狂惯了，从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他就利用日本人的骄傲而打日本人的骄傲，在日军还没准备就绪时歼灭日军，或先袭击日军的后援，让日军首尾遭袭再分割歼灭。

日军里，也有厉害的中国通，便采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布诱兵、疑兵，露出败相，却做了个坚固的口袋让独立师钻。贺百丁能看出日军是诱敌深入，在日军合围前杀出了日军的包围圈。日军又调来两个师团布局，围堵成里三层外三层，独立师的官兵也感觉无望了，就连最相信他的马子龙团长也有了悲观情绪。等到第四天半夜，风向变了，他让杨狗蛋率全营士兵放火，那是干燥季节，树木一引燃就烈焰熊熊，烧得日军四散。他就着火势突围，战死负伤好几百人，但他却带着独立师成功地杀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当贺百丁率独立师再次撤回陕西时，有一万一千多名官兵，六个团，他在晋西南边打游击边招兵，还把一些土匪和地方武装也整编进独立师。这些山西人很乐意成为他的部下，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胡宗南长官又一次设宴招待他，这一次设宴是小范围的，只有总部的几名将军，少将副师长郑志宏、少将肖刚参谋长、二三四旅少将旅长狄昆和新编旅上校旅长陈德都

参加了。贺百丁双手把肖刚参谋长记下的战功册呈给胡宗南长官，“长官，他们这次随鄙人入晋出生入死，个个英勇抗日，尤其是陈德旅长……”他特意突出陈德，好让胡宗南记住陈德的名字，“他的新编旅打得很出色。”

胡宗南握住陈德的手，“陈旅长，我可记得你，我当团长时，你是我提的营长。”陈德一脸绯红，“长官，惭愧呵。”胡宗南拍拍陈德的肩，并与郑志宏副师长、肖刚参谋长和狄昆旅长一一握手，边赞许贺百丁会带兵，“本长官要把你树为战区榜样。”贺百丁扫眼总部的将军们，吸取上次的教训，不敢骄傲，说他收编的那些地方武装，一听说他是胡宗南的部下，就纷纷表态，愿意紧跟他追随胡宗南长官。胡宗南大笑，掉头对总部军需处的一少将主任说：“贺师长成熟多了，好啊。明天，你亲自送十万大洋给贺师长，犒劳独立师的弟兄们。”他回头望着贺百丁，“本长官要升你军长，本长官看过战功册后，一定论功行赏。”

贺百丁不敢喝醉，怕自己狂妄，总部的将军们敬酒，他只是抿一口，谦虚地笑着，别人再敬酒，他推托说：“不能喝，真的不能喝了。”那些将军却不放过他，轮番敬他，说：“贺将军，给点面子。”尽管他瞧不起这些将军，还是勉强喝了。回到家已是晚上，何小玉已从提前回家报信的张副官嘴里知道他率部撤回西安了，忙让佣人把家收拾干净，把自己打扮得十分漂亮地坐在厅房里等他。丈夫是被陈德和狄昆两名旅长搀扶着进厅房的——尽管贺百丁不敢喝醉，还是被众将军灌醉了。

胡宗南长官让总部安排贺百丁搬了家，搬进一处只有军长一职的将军才配住的大宅，这大宅前后有三个天井，房屋很多，能住几十人。贺百丁搬进这处大宅，警卫啊、副官啊都跟着他住进大宅，就感觉自己很风光。郑志宏和陈德都为他高兴，都说想看见他的肩章上早日钉上两颗星。贺百丁知道这个时候该说什么，他得把他们凝聚在身边，为自己打出一片天地来，就对郑志宏说：“我当军长，保证让你当副军长，陈德当军参谋长。”陈德说：“那你快点当军长，我也好混个军参谋长当当。”贺百丁吸取在众将军面前说话开罪人的教训，在家里啃书，边等着胡宗南召见。搬家一个星期了，但军长的委任状始终不见降临。

有天，肖刚来访，脸色犹犹豫豫的，贺百丁问：“什么事？”肖刚说：“师座，陈德晋升少将的事，恐怕又泡汤了。总部说，陈德旅长与八路军来往密切。”贺百丁抽了口冷气，问：“总部怎么晓得的？”肖刚说：“一定是军统的人向上反映的。”“谁是军统的人？”他问。肖刚答：“军统的人无处不在。”他不安了，担心着说：“我们这次在山西打游击，与后方中断联系，是我让陈德与八路军根据地的人联系购粮，这样吧，我去总部解释。”肖刚摇手，“你千万别去，现在外面对你也有议论。”贺百丁一怔，觉得滑稽道：“议论我通共吗？”“你猜对了。师座，只要有一个人这么议论，别人就

宁可信其有！”肖刚说，“委座、胡长官最怕部属通共，你去解释，不是越涂越黑吗？”贺百丁拍下桌子，“这是造谣，故意陷害我。”肖刚说：“师座，你太能干了，独立师出关四个团，八千人，回来一万多人，谁不嫉妒？！”肖刚接着说：“外面传说，陈德之所以敢跟共军联系，是你默许的，不然陈德也不敢通共。”“通共都来了？”他叫道，“我是没粮了，用缴获的日军枪支与八路军换粮食。”肖刚说：“人家就是抓着这点，对方是八路军。”他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轰然坍塌一样，却又深感无奈。肖刚咧下嘴，说：“你太有能耐了，难免不遭诽谤。师座，你什么都不要做。”

一天傍晚，陈德带着老婆来了，这是陈德第一次带吴姬来，吴姬穿得很讲究，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脸色红润，牵着他们的女儿。贺百丁看着陈德和吴姬——这几年吴姬在西安过着旅长太太生活，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因此比在遵义时反倒更漂亮和妩媚了。贺百丁把目光落到他们的女儿脸上，小女孩长得漂亮极了，头上扎着羊角辫，说话眼眨眉毛动的。吃过饭，孩子们在院子里玩，何小玉和吴姬坐在厅堂说话。贺百丁和陈德坐在夜空下纳凉，陈德说：“胡长官是当着我们的面说升你军长的，难道他忘记了？”贺百丁的思想回到十天前开的师长以上的军事会议上，说：“胡长官打算突袭延安，令我独立师打头阵。我说现在是中华民族的危难时刻，我们的共同敌人是日本人。”陈德坐直身体，问：“你真是这样说的？”贺百丁答：“嗯。”陈德想得更远，严肃着面孔说：“我觉得这是胡长官试探你，我听刘于一说，有人背后说你与共军……”贺百丁问：“你也听说了？”陈德答：“是的。”他忆起胡长官当时脸上有一丝不悦，说：“日本人还没被赶出中国，就打内仗，这不正中日本人的下怀吗？”陈德摇头，“我估计胡长官听了谗言后，就试探你对他和党国是不是忠诚。”

陈德直指矛盾的核心道：“陕西又没来日军，校长为什么在西安养这么多军队？十几万军队要吃要穿要军饷，谁提供？还不是中央财政！胡宗南是校长放在陕西的一颗对付延安的棋子。”贺百丁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陈德说：“胡宗南需要绝对听命于他的部属。”贺百丁恼了，“真把我们看成共产党了？这不是让我背黑锅吗？”陈德分析道：“人家说我们与八路军打得火热。胡长官听见这话，难道不会起疑？所以就用突袭延安、打头阵的话来试探你。”贺百丁没想到背后会有这么深的水，陈德和吴姬带着女儿走后，他呆坐在椅子上，妻子走到他身边，拍下他，他一惊。妻子说：“想问题想出神了！说来听听。”他也需要倾诉，便把肖参谋长和陈德说的话对妻子说了，“委座最怕他的部属拿着他的枪炮和薪水，通共。”他无力地摇下头，“既然怀疑我通共，胡宗南也怕用人失察呵。”

在六库与企图剿灭谢部的日本兵残酷厮杀后，谢部损失惨重，两千多官兵退回怒江东岸时只剩下九百多人，大家都很悲痛，同时也感到自己很幸运，没倒在日军合围的枪口下。除郝光发被黑风队活剐外，其他几名主要

军官都还活着，不过副营长、连长、大队长（相当于连长）、中队长（相当于排长），却战死了十几人。部队休整时，总部表彰了谢乃常，这场战斗，谢部消灭日军八百多人，且保护了美国联络小组的成员和当地少数民族官员。谢乃常深感内疚，死了这么多人，换来的胜利却这么小，整日不语。

总部又给他补充了一千新兵，云南本地人为多，还有少部分四川和贵州人，让谢乃常率部休整，好积蓄力量再度进入泸水打日军。谢乃常把一千新兵编入三个支队，让王小六、白中一等一些这几年成长起来的湖南老兵带新兵训练，新成立了一个迫击炮连，任何小山当连长。将步兵加强营和独立营合编，任刘营长为独立营营长，又在当地招募了些少数民族青年充实队伍。他下令吴若龙带几个当地人，渡河侦察。

三个月后，他带着这支部队驮着众多弹药、军粮的骡马队，重新进入六库，沿途仍能看见当时没来得及掩埋的国军官兵的尸体，尸体都支离破碎，只剩下骨架，尸肉均被食肉野兽全部吃掉。他觑着这一具具自己士兵的尸骨，心都碎了。这些人活着时，看见他都得敬礼，如今只剩支离破碎的骨骸，凄惨地躺在地上。他下令官兵们打扫三个月前的战场，将骸骨一一拣到一起，让当地巫师超度。他还下令全体官兵追悼死者，悲痛着脸色道："守灵三天，谁也不能例外，包括本长官。"

就是那个月，谢乃常率部夺回了片马垭口，当时正大雪封山，高黎贡山上积着厚厚的雪，日军万万没想到谢部会在这个时候进攻片马垭口，当时守垭口的日本兵是一百人，十几挺机枪封锁着窄窄的骡马山道，就是有一个军想通过也是枉然。日本人做梦也没想到谢部会在这个不利于作战的天气发动进攻。谢乃常命令段成功带几个士兵去侦察，段成功回来说："我在离片马垭口一里多远的树丛里观察了一天，看见日军分批出来活动、操练，我统计了下，日军大约一个中队。"谢乃常说："消灭他们，替阵亡的兄弟们报仇！"

谢乃常在六库和片马一带因坚持抗击日军两年，已有了声望，他向段浩要人，段浩用两天时间便给他组织了一支六百多人的民夫，他们自带干粮和铲雪工具，有的是老头，有的是小孩，还有的是年轻妇女——她们仿佛是来赶节日样，穿着盛装，戴着漂亮的头巾和首饰，一听说是要他们铲雪，连夜便清除山道上的积雪，挖了十多天，挖通了翻越尺必哥垭口的山道。因为山壁太陡峭了，骡马上不去，谢乃常便率官兵徒步翻越尺必哥垭口，于一天清晨，悄悄摸到片马垭口，日军哨兵看见了，哇哇叫着，鸣枪，他命令官兵从两侧袭击垭口上的日本兵。日本兵正酣睡，突然枪声大作，日本兵惊醒，忙着应战。

正面，吴若龙的三支队猛攻垭口，侧面，山头上谢乃常和余山分别指挥官

兵袭击垭口的日军，让日本人首尾不能相顾。打了一天，日军坚守不出。谢乃常下令围着日军，等着何小山。傍晚，何小山等官兵扛来迫击炮和几箱炮弹，吃力地爬上垭口，他命令何小山用迫击炮瞄准日军碉堡打，打了几颗炮弹，一颗炮弹炸毁了那碉堡。吴若龙趁机消灭了那碉堡里的日本兵。接着，又炸毁了日军的一处营房，日军哇哇叫着，趴在塌毁的营房里还击。谢乃常架好狙击步枪，瞄准在坍塌的营房里一日军指挥官，勾动扳机。他又瞄着一个躲在墙体后面的日本兵，那日本兵探出半边脑袋射击。谢乃常就瞄着那半边脑袋勾动扳机，那支枪哑了。马湘军和谢国民也趴在他身旁向日本兵射击。日军只有半个中队驻防在这里，见碉堡和营房都炸毁了，又战死了不少人，于黑夜里悄悄溜走了。

谢乃常让陆琳给总部发报，他准备对驻防片马的日军全面反击。总部回电：准。那天下午，他开了个军事会议，“现在轮到我们收拾日军了，”他严肃着脸对余山、何绍晖、李光浩、吴若龙和刘营长说，“通知你们的官兵，今晚好好睡一觉，明天向片马开拔。”先一天，马湘军打了只野猪，他招待三个支队长和刘营长吃了餐野猪宴，随后打发他们回去布置任务。

第二天，谢乃常率第一游击纵队的官兵移动到片马，对驻防在片马镇周边的日军发动攻击。这里原有一个日军大队，现只有两个中队驻守，四五百日军。谢乃常命何绍晖率二支队缠着一个日军中队打，他亲自率李光浩的一支队猛攻另一部分日军。吴若龙率三支队拦截赶来增援的日军。刘营长率独立营为后续部队。谢乃常对何小山说：“上尉，给我轰掉日军的碉堡和机枪阵地。”何小山把五十门迫击炮，分成六组，组织炮火打日军的碉堡和机枪阵地，一阵炮火下，日军的碉堡被炸毁几处，机枪也哑了几挺，谢乃常便命令冲锋。日军没有撤，反而拚命还击。谢乃常又下令何小山开炮，日军也向他们开炮。

日军有几门山炮，威力大，有颗炮弹落在谢乃常的指挥所前，当时他的发报员陆琳因嫌指挥所低矮——这是片马的猎户搭建起来、躲藏狩猎用的，自然就矮小、潮湿、闷热，想走出来透透气，命运之神把她的生命夺去了。只是一个瞬间，这个跟了他多年的女人，被日军炮弹的弹片削掉了半边脑袋。谢乃常一听炮弹的爆炸声，就预感不妙。他赶紧奔出指挥所，就见陆琳倒在血泊中。他冲上前，血还在陆琳的半边脑袋上汩汩流淌，另半边脑袋已不知去向。他大叫一声，抱住陆琳的身体，马湘军和他儿子都奔了过来。马湘军说：“长官，她已经死了。”谢国民说：“爸，我们也投入战斗吧？”

谢乃常同意道：“去吧。”谢国民便和警卫排的三十个警卫，向着日军阵地奔去。日军拚死抵抗，警卫排的官兵冲向日军的一处阵地，日军的一挺机枪突然冲着他们扫射，一眨眼就有七八个士兵倒下，谢国民倒在其中。马湘军赶紧叫一声“趴下”，众士兵忙趴下还击。马湘军爬到谢国民身边，见

谢国民满身是血，伤口在右胸上，但还有气。马湘军对士兵们说：“掩护。”他背着谢国民朝前爬，边说：“国民，你一定要坚持，你爸可不能再失去你。”谢国民小马湘军几岁，平常在警卫排他也只听马湘军的，他说：“知道。”马湘军说：“抱紧我的脖子，我要起身跑了。”谢国民就搂紧马湘军的脖子，马湘军突然弓身而起，朝着来的路上奔去。谢乃常放下陆琳的遗体，过来查看儿子的伤口，命令马湘军把他儿子背到后面的战地医院救治，战地医院里有五个士兵，两个医生。两个医生是随杰克逊少校来的联络组的医务人员，五个士兵都懂点医术，自告奋勇来协助医生救死扶伤。马湘军背着谢国民奔进用帐篷搭在丛林里的医院，一个士兵忙过来替伤者剪开军服，又打来清水清洗伤口，医生给谢国民打了针麻药，谢国民便在麻药中昏睡过去。

谢乃常在儿子被医生救治时，亲自率兵攻打日军。日本人死守，谢乃常命令何小山用迫击炮弹狠揍日军，一阵迫击炮弹轰炸后，他命令冲锋，可是日军并非怕死之辈，照样拚死还击，打死打伤他十几人。谢乃常让官兵们退下，命令从炮兵学校出来的几名军官仔细揣摸，瞄准日军的工事打。这些迫击炮都是美国货，一些英文官兵们看不懂，杰克逊少校和汤姆上尉便赶来指导，于是又对着日军工事一阵炮轰。谢乃常从望远镜里看见，不少日本兵被迫击炮弹炸伤、炸死，等炮声一落，他再次下令冲锋，日军仍死守。何小山上尉在杰克逊少校的指导下，调好标尺，迫击炮弹从炮管里飞出，炸毁了日军的一处机枪阵地，又一颗炮弹飞向日军驻守的房子，一声炮响，那房子立马炸垮。

谢乃常感到这些日军虽是强弩之末，却很难对付。刘营长来了，谢乃常说：“一支队伤亡过多，你独立营上，不要给日军喘息机会。”刘营长用四川话回答：“长官，本营长全力攻打。”一旁的余山副司令见谢乃常一脸悲伤，便坚决地说：“谢司令，你去休息，本人与刘营长来对付这些狗日的！”谢乃常答：“一定要彻底消灭他们。”他重新走到陆琳的遗体前，默默地注视着遗体。“你怎么可以丢下我呢？”他悲伤地自语，“你死了，我去爱谁啊……”

吴若龙带着几个士兵奔来，见谢乃常坐在陆琳的遗体前悲哀，不敢打扰，走到一处山坡前，用工兵铲挖了个墓穴，几人又折回来。天快黑了，何绍晖和李光浩来了，吴若龙碰了下何绍晖的肩说：“陆琳死了，长官很悲痛。”何绍晖走到他身前说：“让她入土为安吧？”谢乃常道：“她跟了我这么多年，我都离不开了，怎么会死啊。”大家不说话，隔了会，何绍晖说：“这是命，人斗不过命，让她入土为安吧。”谢乃常抱起遗体，把遗体放入墓穴中，默默地站了几分钟，天完全暗下来了，空气中除了火药味、血腥味，还有泥土的腥气。炊事班的士兵送来饭菜，他吃不下，只是喝了口水。

晚上，众军官都围着他，商量作战方案。他望着大家，说："我不想看见更多的士兵战死。你们每天佯攻，消耗日军的弹药，等他们熬不住了，突围时，再狠揍这些狗娘养的。"几人奉命而去，他步入战地医院看儿子，儿子躺在床上，因失血过多而脸色苍白。士兵告诉他，美军医生已将他儿子胸部里的子弹取出来了。他在床边坐下，握着儿子的手，儿子的手冰凉，这让他不敢怠慢。杰克逊少校与医生交谈几句，然后说："谢司令，您儿子不会有事。"

独立营在刘营长的指挥下猛攻。刘营长向他报告："长官，日军太顽强了。"他不满意刘营长这么说，他问何小山还有多少炮弹，何小山答："还有五十颗。"他命令何小山的迫击炮连开炮，让吴若龙的三支队佯攻，三支队的官兵待迫击炮一停，就吆喝着冲锋。日军听到中国军人的吼叫声，忙开枪射击，火力仍很猛烈。谢乃常让吴若龙不要停止佯攻，以便多消耗日军的弹药。天黑后，月亮悬在高空，很圆一颗，黄灿灿的，月光倾泻在枪炮声很激烈的滇西大地上。他明白日军还很强，一时难以消灭。下半夜，独立营突然遭到日军袭击，一支来自拖角的日本兵突然而至，从背面猛烈袭击独立营。余山副司令当时正在那里布置官兵打阻击。日军来得太猛，迅速与独立营一连的官兵厮杀。余山举着驳壳枪射击，一排日军的轻机枪子弹射来，余山就倒在树旁。一大群日本兵冲到他面前，一日军指挥官冲他补了一枪，那一枪打烂了他的头，余山副司令的意识消失前，自语说："这里是云南片马。"从拖角赶来的日军，与独立营的官兵杀得昏天黑地。枪声、拚刺刀声、惨叫声，撕碎了片马的夜空。一名士兵向谢乃常报告："长长官，日军要突围了。"

谢乃常说："不能让日本人跑了。"话还没落音，忽然前面枪声大作，驻守在片马的日军倾巢而出。谢乃常忙命令吴若龙的三支队射击。日军在那片枪声中，倒下一片，但仍借着黎明前最黑暗的那片夜色继续突围。日本兵手中的十几挺机枪同时吐着火焰，压住了三支队的火力，冲出了包围圈。谢乃常命令何绍晖和吴若龙率部追击。日军且战且退，仓皇地向接应他们突围的日军靠拢。山道很狭窄，部队无法展开追击，只能瞎打。日本兵趁夜色向拖角方向逃窜。谢乃常亲率部队追击。日本人从片马撤到拖角，拖角的日军早在山道旁筑建了坚固的碉堡。谢乃常率部赶到拖角，围打了一天，毫无进展。独立大队的一个小队长是当地人，小队长告诉他，可以从另一处丛林穿过，杀入拖角。谢乃常命令一支队和三支队负责佯攻，他和何绍晖率部穿越原始丛林，逼近拖角，他命令何绍晖的二支队隐藏起来，下令段承功率独立大队发动进攻。日军腾出部分兵力迎战，独立大队的官兵没穿军装，都着当地少数民族服饰，看上去像一只只花斑豹，打仗时发出吓人的怪叫声，且东一枪西一枪地袭击日军，打得日军十分恼怒。日军涌出两百多人，追杀在他们眼里像一群散沙的当地人。谢乃常和何绍晖等日军进入二支队的伏击圈，他瞄准一日军军官，勾动扳机，那舞着手枪的

日军军官立马栽倒在地。他喝一声："打！"众官兵一齐举枪射击，打得日本兵慌乱不堪地后撤。

李光浩和吴若龙却在正迎猛攻日军。战斗从中午打到天黑，第二天又打了一天，双方都有伤亡，到次日拂晓，日军匆匆掩埋掉自己人的尸体，放弃拖角，向罗孔逃窜。谢乃常一心要为陆琳和余山等弟兄报仇，率部一路追到罗孔。部队在这一带宿营，布置好前哨部队监视日军，他下令官兵埋锅造饭。

早晨，吃过饭，战斗打响了，吴若龙将另一个山坡阵地上的日军打得丢下二十八具尸体，退缩到更高一处山坡上。何绍晖和李光浩也率部夺下两处日军阵地，到下午，日军后面响起了炮声，那种大口径炮声让谢乃常听出是朝日军开炮。谢乃常忙叫段承功带几个熟悉这一带地形的士兵去侦察，不一会，段承功来报，说开炮的是英缅军。谢乃常很兴奋，有英缅军增援，他更好打了。他举着望远镜查看，瞧见一日军少佐正指挥机枪手扫射他的部队，把他的部队打得趴在地上不敢抬头，他叫了声"马副官"，马湘军忙将狙击步枪递到他手中，他一枪干掉了那少佐。杰克逊少校和汤姆上尉走来，杰克逊少校说："中国军人真了不起。"谢乃常答："中国军人是世界上最勇敢的军人。"

这个夜晚显得怪异，月亮很圆很大地悬在丛林上，月光如霜打在地上。众官兵在这片夜色中，埋葬好战死的官兵，这才分散休息。谢乃常躺在帐篷里，思想在陆琳和余山身上徘徊，很久没有入睡。半夜里有枪声从远处传来，他坐起身，走出帐篷，何绍晖赶过来报告，"谢司令，枪声在英缅军那个方向。"谢乃常判断道："日军想逃跑。"何绍晖说："我们要不要赶过去？"谢乃常摇头，"赶过去跟英缅军打吗？这么黑，英缅军还以为我们是日军，让英缅军打吧。"枪声响了二十几分钟，渐渐稀薄。这段时日他实在太疲劳了，一躺下就进了深沉的梦乡。直到太阳出来，吴若龙冲进帐篷，他才醒来，"你慌什么？"吴若龙激动道："谢司令，日军昨晚向密支那溃逃了，英缅军却趁机进占了罗孔寨和日军的营房，在日本人的工事上，插着英缅军的旗帜。"

谢乃常跨上马，奔到前面查看，果然守着日本人工事的是英缅军。他和吴若龙带几个士兵迎上去，那些英缅军竟对他开枪警告，有一颗子弹从他耳边飞过，他冷笑一声，让赶来的杰克逊少校上去交涉。他要杰克逊少校告诉英缅军长官，他要率部追击向密支那溃败的日军。杰克逊少校领命而去。谢乃常退回到帐篷内，等着杰克逊少校回来。

直到中午，杰克逊少校才回来，一脸怒气，一走进帐篷就破口大骂："英国人只晓得投机取巧，真是坏蛋。"邓翻译随杰克逊少校一同前往的，邓翻译说："将军，布雷上校说，他们已奉命攻击由罗孔溃逃到密支那的日

军，无需我军代劳。”杰克逊少校又骂着什么，谢乃常望着邓翻译，邓翻译解释说：“杰克逊少校说，英国人现在所用的枪炮，都是美国人提供的，如果不是美国支援，英国早完蛋了。”

杰克逊少校在这一年多时间里，从事的工作就是向美军指挥部发报，报告滇康缅第一游击纵队分布的位置和所打的大小战役，及日军所筑的阵地及日军的兵力分布。他很想干一件让谢乃常赞许的事，例如眼前这件事，然而他却在布雷上校那里碰了一鼻子灰，这让杰克逊少校气得要命。谢乃常安慰他，“不让我们追击日军，我们就班师回朝。”

部队退回到片马，他来到余山的墓前，点上支烟，放到墓地上，让烟缓缓燃烧，边说：“老余，你抽支烟。”他很痛苦，这种痛苦如油珠样浮在脸上，甚至能闻见痛苦那令人窒息的油腻味道。他等这支烟烧完，又来到官兵冢前，下面埋着的几十具尸体，一股泥土的馥郁带几分凄凉地飘浮在空中，一张张笑脸似乎从土壤里冒了出来，冲他笑。他伸手抓了抓，仿佛想抓住空气中的某个笑脸，但什么也没抓住。他脱下军帽，深深鞠了一躬，随后，他径直走到陆琳的坟茔前，对跟着他的人说：“让我一个人静一静。”他盯着这堆黄土，眼泪从他眼眶里涌出来，他说：“我要把她迁回六库。”众军官都反对他这么做，都说何必再惊动死者？他说：“她一个人在这里，太寂寞了。”何绍晖说：“谢司令，我知道您和陆琳感情最好，但人死了，埋在哪里不是埋呢？在这里战死的弟兄都认识她，晓得她是你谢司令的夫人，即使在阴间，他们也会尊重她，照顾她。你又何必再挪动死者，让她的灵魂不安呢？”谢乃常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听得进意见。他打量四周，一片郁郁葱葱的丛林，一只漂亮的小鸟飞到一旁的树梢上，啼啭着，声音尖利、悠扬。他在坟墓前坐了很久，天完全黑下来后，何绍晖说：“谢司令，走吧。”

片马镇处在山窝里。这地方穷，人烟稀少，无法供需这么多官兵生存。部队带的军粮，李光浩向他报告，只能吃三天了。他打算带部队回六库休整，但他意识到英缅军在打片马的主意，他把吴若龙叫到面前，“本长官任命你为片马区区长。我担心我们一撤，英缅军会卷土重来。你是个精明人，与当地人打交道，比绍晖和光浩强。片马这地方穷，养不了这么多官兵，只能留下你三支队，你要多加防备。”吴若龙笑笑说：“用不着那么多弟兄，有一个中队留下来协助我一起工作就行了。”“你要把这里的老百姓管好，多年里他们被英国人奴役，已经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了。你要教化他们，需要什么，直接向本长官汇报，我会派人送来。”他给吴若龙留了一个大队，还给了吴若龙一部电台，便于联络。

也就是那段时间，从湖南家乡来了二十个亲戚，来投奔贺百丁，都是乡下年轻人，叫他哥的叫他叔的都有。其中有一个人出乎他的意料，这人是来投奔他哥的，只是随投奔贺百丁的人一起来到西安。他找到贺百丁，称自

己是贺怀国的二弟，在家排老三，他向贺百丁打听他哥的情况。贺百丁看着贺老三，这青年十八岁，长得结实，一张国字脸，与他哥十分挂相，但又有些区别。他说："你哥在一九三七年的淞沪会战中阵亡了。"贺老三叫道："不可能，我哥上个月还给家里寄了二十块银元。"贺百丁指着走进来的张副官说："是我叫张副官给你爹寄的。"张副官立即回答："钱是我寄的。"张副官随口背出了贺老三父母在乡下的住址，贺老三懵了，"我哥真的死死死了？"张副官回答："你哥早阵亡了，这些年，钱都是贺师长亲自寄或叫我代寄的。"贺老三是个知恩图报的小伙子，噗通一声，跪下道："贺师长，您收下我吧，我贺老三这辈子给您做牛做马，报答您对我们全家的恩情。"

贺百丁最不愿意面对的就是贺怀国的家属，此刻他不得不面对，他淡淡道："张副官，扶他起来，报恩就不必了。"贺百丁清楚，这些乡亲们的爹妈是指望他们跟着他贺百丁一起出息，好光宗耀祖。一个多月前，何小玉曾代他写信回家，告诉他父母，贺百丁要升军长了，没想这封提前报喜的信，引来了二十个家乡的年轻人投奔他，希望能得到他的垂爱和提携。他们可都是他的叔伯兄弟或侄儿，有的侄儿虽然出了五服，算不上侄儿了，但既然来投奔他，他可不敢马虎，他将警卫连扩成警卫营，把杨狗蛋调来任营长，让杨狗蛋训练他们。杨狗蛋很理解他的心思，走到新兵前，脱下军装，把自己肚子上的枪伤展示给贺百丁的亲戚看，那些来自醴陵的乡下青年，见杨狗蛋的肚子上有一个肉长拢去的伤疤，都咂舌。杨狗蛋指着自己的肚子说："你们知道这个伤疤的来历吗？这个伤疤是俺第一次上战场，不听命令地转头往回跑，被俺团长开枪打的，俺团长就是现在的师座。"杨狗蛋见众新兵都睁大眼睛，就接着说："如果你们敢在战场上临阵脱逃，俺可不管你们是谁，也会开枪！俺是团长手下留情，才捡回一条烂命，你们可没俺运气好！"贺百丁听杨狗蛋这么说，满意地一笑。

总部于那段时间，给他配了个很漂亮的女机要员。这女机要员要多漂亮有多漂亮，犹如出水芙蓉，鲜嫩，芬芳扑鼻。有天，这姑娘从他身边走过，他嗅到一股令他心醉神迷的芬芳，半天没回过神来。陈德说："她可不好惹呵。"他一怔，陈德怎么能看出他的心思？他问："说说看？"陈德把背靠到椅子上，"我昨天听刘于一说，军校毕业了一批女孩子，她们只听命于军统。"贺百丁明白了，奇怪道："怎么把女特务派到自己人身边来了？应该把她们派到延安去啊。"陈德说："还不是怕有人暗中通共。"贺百丁脸都白了，"他妈的，怀疑起自己人来了。"女机要员走进来，对两人嫣然一笑，进了单独为她安排的房子。陈德用只有贺百丁能听懂的醴陵话说："她确实很漂亮。"

女机要员姓秦，生张瓜子脸，目光妩媚，嘴唇略嫌大了点，但笑起来特别可爱，尤其那笑声，充满磁性。贺百丁几乎是第一眼就喜欢上她了，可是

他得把这种喜欢压抑住，军统太让人不寒而栗了，军统只要怀疑谁是共产党，谁就死得很惨。委座把共产党视为头号死敌，这也是戴笠在委座身边得势，且军统可以胡作非为的原因。我不能爱上一个军统女间谍啊，他警告自己。“她是军统的人，”他对郑志宏说，“我可不想招惹麻烦。”郑志宏望着他，开玩笑道：“她太漂亮了，那双眼睛，多么水灵呵。”他批评道：“班长，你这话说出来不像个将军。”郑志宏见他叫自己在黄埔军校读书时的职位，大笑，用邵阳话说：“吴王夫差为了西施，唐玄宗为了杨贵妃，把江山都丢了呢。男人不都是为女人活着吗？”贺百丁闲书没郑志宏读得多，但他清楚郑志宏说得对，自己原来胡子不刮，现在脸刮得干干净净。他知道这种改变，完全是师部来了小秦的缘故。他给自己信心道：“我觉得，男人的心思要放在战场上。”他硬是把内心里那个贪恋女色的自己摁住，师部也去得少了。

有天，他去总部，看见胡宗南，忙敬礼，胡长官不知是有意避开他，还是装没看见他，竟没任何表示地疾步走开了。就是那天，总部新任命了两个军长，一个是浙江人，一个是江苏人。这两个军长，在武汉会战时，跟他一样是团长，可是却没有他作战英勇，江苏人升军长，他勉强还能接受，而那个浙江人李凯，他压根儿就看不起，在中条山战役中，李凯的旅被日军击溃，自己率几个随从渡黄河，逃回了西安。这样的人，不但没受处罚，竟还平步青云，当了军长。他满肚子委屈、羞惭，回到家，张副官、贺百石、陈德和郑志宏副师长、狄昆旅长也在他家。他阴着脸一进门，那些军职低的人就噤了声。他郁闷地坐下，望眼郑志宏和陈德、狄昆，扫眼贺百石，“百石，拿酒来。”

喝酒时，贺百丁心烦意乱，“干得再好也是白干，关键是委屈了你们，我本来想抬大家一把的。”郑志宏憨厚的模样笑了声，“你有这个心，谢了。”狄昆表态，“师座心里有我们，这也是我愿意跟着师座干的原因。”陈德沉吟半晌，说：“要我看，早几个月胡长官问你打延安的事，你没表忠心，这可能是关键。”贺百丁阴下脸来，说：“狄昆旅长的建议是对的，我们走。”这话一说出嘴，决心就朝这方面下了，“总部参谋长把我独立师划归新二军指挥，新二军军长李凯有何战功？我们把独立师拉走。”

谢乃常步入铁厂，见一些军人正在炼铁师傅的指导下忙碌，他微微一笑，拿起一口生铁锅看，边表扬师傅道：“很好。”师傅对他笑，原来一脸炭黑的师傅竟是何小山，他命令道：“何连长，把这些铁锅运到集市上去，分发给当地人。”接着，他步入不远处的盐厂，几个师傅正指挥几名工人炼矿盐，他问：“每天能炼多少盐？”师傅回答他：“每天能炼几百斤。”他看炼出来的一包包盐，用手指蘸点盐，放入嘴里吮了下，说：“你叫人把盐运到集市上，分给当地人，让他们吃了盐，有力气干活。”随后，他走进设在军营内的学校，走到一间教室旁，教室里坐着很多少数民族的孩子，

正用汉语跟着马湘军一字一句地念诵《三字经》，他对自己说：“我得努力工作，忘掉陆琳，不然我会疯掉。”

他每天一早起床，先去铁厂视察昨天生产了多少铁锅，铁锅质量怎样。接下来他走进军营，站在教室外，靠着一棵树，听着孩子们用汉语朗读黄莹编撰的课文。李光浩走来汇报，他阻止李光浩说话道：“听，孩子们会说汉语了。”刘营长跑来，他不等刘营长开口便道：“我任命了何绍晖副司令，有事你去跟何副司令说。”何绍晖说：“这事得你定夺，谢司令。”他这才发现，何绍晖就站在他一旁，他奇怪道：“你什么时候来的？”

他以为自己是个见过无数死亡的人，不会为陆琳的死悲伤多久，事实恰好相反，只要他一坐下来，她的身影便会闪现在他的脑海里，让他悲伤、迷茫、孤单。有几天，他门都不出，一个人躺在床上，想看看悲伤到底有多大本事，能不能击溃他！段浩见他门都不出，只好自己厚着脸皮来找他，段浩老话重提道：“谢司令，我们白族男人，都有四五个老婆。男人身边不能没有女人，我介绍个白族少女给您吧。”段浩击下掌，段承功领着一个着一身白衣服、外套一件红马褂的漂亮姑娘走到他面前。“这个姑娘是我们白族贵族的千金，名叫高红梅，你好好侍候谢司令。”段浩说。高红梅拚命点头。那天晚上，当他喝了很多酒，摇摇晃晃地走进房间时，小姑娘竟赤身裸体地睡在他床上，让他惊讶，“你怎么睡在我床上？”小姑娘吓得说不出话来，他说：“谁叫你睡在本长官床上？你回去。”

次日上午，驻守片马的吴若龙来电，英军对他的军队开枪，有进攻片马的意图。他读着这份电报，想这些“盟军”竟觊觎中国领土，便对报务员说：“你回电，如英缅军进攻，给我打，痛打那些英国人。”他看眼天空，感觉吴若龙的那一百多人对抗英缅军，力量单薄了些。他道：“马副官，叫徐得胜集合三支队。”他带上一支队和三支队，备足粮食和弹药，去了片马。吴若龙向他汇报说：“英国人说片马是英国领土，要我们退出片马。”他问：“你是怎么回答的？”吴若龙说：“我回答英国使者，片马是我中华民国的领土。”他说：“这些英国人，想抢占我们的领土，不要理他们。”

他把李光浩的一支队布置在山上，砍些树木搭建兵营，守住要道。他把何小山的迫击炮连放在丛林里，“上尉，你要谨防英缅军偷袭你迫击炮连。”何小山一个军礼敬给他，用长沙话回答：“遵命，长官。”安排好这些事，他步入吴若龙的卧室，刚脱下衣服，吴若龙赶来报告，说有一英军少校来了，要求见他。谢乃常不想见道：“你说本长官不在，不见。”他躺下，见一只壁虎在充斥着树木气味的墙板上爬，他懒得理壁虎，睡着了。起床已是下午，大土司来了，段浩已经听吴若龙说了英国人想要回片马的事，说：“谢司令，片马不能给英国，片马还在明朝时候就是我祖辈管辖的土地。”谢乃常和段浩父子来到客房，见一英国军官坐在椅子上，旁边

坐着他的翻译。翻译把英缅军开的介绍公函递给他看，“这是米诺少校，”翻译是个缅甸青年，懂英文和中文，翻译说：“我们是奉布雷上校的命令来的。”米诺少校因等了他这么长时间，脸上很不悦，正色道：“请问，贵国军队什么时候开回贵国？”“贵国军队？”谢乃常感觉这话刺耳，反唇相讥道，“你是说英缅军吧？请问少校，你们什么时候开回英吉利？”他指着段浩父子又对米诺少校说：“他们祖祖辈辈都是泸水的土司，片马属于泸水，这位老人就是泸水的大土司。我军是驻扎在自己的国家。”

翻译把他的话一一译给米诺少校听，米诺少校忿忿道：“你那是老皇历。现在，片马已是我们英国领地，我们英国军队驻守在片马几十年了。”他指着门外的营房，“那些营房都是我们建的，将军，您不知道吗？”谢乃常冷冷道：“你知道吗，大土司段浩的祖辈，管理片马几百年！你们是用武力强占了片马几十年，现在，本将军把片马收回了。”米诺少校听翻译说完后，叫了起来，从包里抽出一张英国人绘制的领土图铺开给他看，“片马是我们英国的，将军。”谢乃常让马湘军把领土图拿过来，这是一张结实的羊皮纸，他说：“这张图没收了。”米诺少校叫道：“将军，这是我们英国领土图，请您还给我。”谢乃常觉得很荒唐，在一张黄毛边纸上写道：“此地图本将军没收！谢乃常少将。”他让马副官把纸条给米诺少校，说：“你可以走了。”

米诺少校忿恨地带着翻译走后，谢乃常一拳击在羊皮纸地图上，说：“英国的领土？欺负中国没人吗？”过了几天，他和段浩父子、马副官等人朝来的路上奔去。马奔出几里远时，他右眼皮狂跳，便低下头揉眼睛。突然几声枪响，他骑的马倒下了，段浩的坐骑也倒在血泊中，一排子弹从丛林里飞来，没打中他，也没打中段浩，却打中了他一旁的两个卫兵。他和徐得胜、段浩趴在马旁，命令卫兵朝丛林射击。段承功和马副官翻身下马，举枪朝丛林里的偷袭者射击。一阵枪声过后，袭击他们的人跑了。段承功和马副官回来报告说：“我们打死了两个，是缅甸人。”他的预感不错，英缅军想暗杀他。

一个下午，谢乃常于午睡中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这敲门声让他一听便明白出事了。马副官向他报告，来了个士兵，是吴若龙的卫兵，说吴区长被便衣特务杀害了。他觑着马副官身后的士兵，问：“吴区长死了？”士兵点头，“长官，一共死了十九人。他们动作迅速，等我们的人醒悟过来，他们已经跑了。”谢乃常问：“都是些什么人？”士兵答：“他们虽着便装，但那高鼻子、蓝眼睛和白皮肤，让我一眼就认出他们是英国佬。”谢乃常昂起头，“马副官，命令三支队集合。”他把六库留给刘营长和独立大队守卫，自己和徐得胜率三支队赶到片马，吴若龙等十九具尸体，被众官兵们搬出来，放在地上。吴若龙身中十几枪，打得胸部跟筛子眼样。

他下令官兵们把这十九具尸体葬在一起。士兵们挖了个大坑，将十九具尸

体放进坑里，埋了。他跪下，“没想你们不是死在日本兵的枪下，而是死在英国人的手中，我难过啊。”他说完这话，突然叫道：“报务员，给何绍晖发报。”何绍晖来了，骑在一匹健壮的黑马上，自己也成了一匹健壮的雄马，一脸威猛。何绍晖一跳下马，人就目光如炬地望着他。谢乃常简直被他那灼热的目光烫了下，不得不偏过脸，躲避何绍晖投来的那片炽热的目光，就好像躲过冲到脸上的火光似的。“绍晖，你这模样真像只大黑熊。”他称赞，转而蔑视地一笑，“英军爱使用卑劣手段，真让本司令看不起。”李光浩率一小队士兵奔来，看见他，跳下马叫声“长官”，谢乃常望着李光浩，李光浩一张脸古铜色，目光比老虎的目光还凶几分，谢乃常说：“李支队长，英国人喜欢搞暗杀，你要小心。”

谢乃常坐镇片马。英缅军队开来了，在距一支队不远的山上丛林里安营扎寨，双方发生了几次冲突。有天，一支英缅军要从一支队前过，大约三百官兵，李光浩对天鸣枪，英缅军就对他开枪。李光浩早防了这一着，立即回击，一阵枪声过后，英缅军退了。过了几天，英缅军拖来山炮，山炮对着一支队的驻地打炮。李光浩让士兵隐蔽好，等英缅军停止炮击，举着枪小心翼翼地走来时，他命令机枪手扫射，英缅军倒地十几名，其中有几名英军士兵。又一天，英缅军大举进攻片马。打了一个小时炮，几百发炮弹飞落在一支队的阵地上，接着，六七百官兵朝着一支队的防地进攻。李光浩命令何小山用迫击炮还击，只打了十几发炮弹，英缅军就不敢进攻了。

贺百丁率独立师第三次走出陕西，去中条山一带打游击，这一次他带了个炮兵营，带着一百三十门迫击炮和多发炮弹，把贺百石要走了。他们一出关就与日军的一个大队遭遇，那个大队有八百名日本兵，正押运军火，去支援死守禹门口的日军。日军没想到会在山坳处遭遇国军，两军一遭遇就打起来。狄昆率二三四旅为前哨旅，他马上指挥两个团的官兵散开，猛打日军。日军并不惊慌，沉着应战，趴在山坳的土堆后面还击。贺百丁带新编旅和加强团赶到，加强团是他在晋西南收编的几支土匪部队，都是山西人，纪律性松散，但作战英勇。他让郑志宏率加强团绕到日军后面，命令炮兵营架好炮，开炮，轰隆轰隆的迫击炮朝着日军阵地飞去。贺百丁在望远镜里看见日军被炮火炸得晕头转向，忙对贺百石说：“打得好。”贺百石是炮兵科毕业的，知道怎么使用迫击炮，他射出的炮弹必中目标，有两挺日军机枪，被贺百石发出的炮弹击中，日军机枪手炸上了天。日军被落雨般的迫击炮弹炸死炸伤不少，又见后面响起激烈的枪声，害怕起来，边战边撤。贺百丁没下令围死日军，日军弹药充足，战斗力还很强，他不想一出关就把军队消耗在此役中。

打扫战场时，日军除了弃下两百多具尸体，还弃下大批弹药和粮食。他的官兵因没冲锋，于移动和前进中，只死伤几十人。他命令官兵迅速撤进山林，以营为单位布防。晚上，他们就在山林里宿营。他走进秦姑娘的帐

篷，让秦姑娘向总部发报，报告他们出关的第一天旗开得胜，狠揍了日军，缴获了很多日军的枪支弹药和粮食。秦姑娘发报时，他在一旁盯着，感觉秦姑娘的手指很纤细、灵巧。秦姑娘发完报，转头看他。他怔怔地盯着秦姑娘，秦姑娘在他火热的目光下有点不知所措，问："师座，您还有什么吩咐？"他这才醒过神来，把疑虑说出口道："你是军统派来的？"秦姑娘摇头，"没这事，长官。"他说："有人说，自从军统从刘勘身边挖出一个共党后，就怀疑上湖南人了，说湖南人都是共党分子，共党首脑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还有彭德怀都是湖南人。说湖南人野心不小，妄想与委座争天下……"秦姑娘说："师座，我从没听说过这些话。"

贺百丁想她当然听不到，这些话是在军政高层传，也只是私底下传，这些话，不说没人去想，说出来却言辞凿凿，让人深思、心悸。陈德分析说，他之所以没升军长，是因为西北的军政界有传言，说湖南人靠不住。"你听谁说的？"他问。陈德说："肖刚参谋长。""自己人不信任自己人，这以后打仗，彼此之间不会生隔阂吗？"他愤恨道。

过了几天，他率部袭击晋中的一个县城，事先派加强团的士兵化装成当地人，混入县城侦察，接着又派本地士兵化装成农民，挑着一担担干柴仿佛是进县城卖柴，其实是去日军的营房纵火，等县城的多处地方起火，日军慌乱时，他下令二三四旅的两个团和新一团分别从三处地方同时猛攻，事先潜入县城的加强团的士兵趁机捣乱，让日军首尾无法兼顾，日军不知来了多少国军，惊惶失措地从西门撤退，而守在西门外的新二团却用机枪和迫击炮迎接他们，硬是将驻守在县城的一个大队的日军全歼了，他们获取了日军的粮食和弹药，又率部离开。他的师刚离开，日军的大部队就赶来了。他命令加强团猛打日军的屁股，日本人又掉过头来追击他们。他把部队拉到山上，打打停停，日军想包围他们。他却不给日本人围歼他的机会，为减少伤亡，他不让官兵硬拚，而是命令士兵捡干柴和割干草，天黑后风向一变，隐藏在山林里的官兵点燃了山林，将日军置于火海中，他却率部连夜杀出战场。几天后，他们转到晋西，那里没有日军，只有与老百姓打成一片的兄弟部队，那是八路军的一支部队。贺百丁吸取教训，对郑志宏、肖刚和陈德说："谁也不能与八路军来往。"

但八路军不请自来了，抬来十头肥猪慰问他们，贺百丁想弟兄们总算可以吃餐肉了，就让肖刚收下，自己却不肯露面。陈德把八路军的一名团长带到他面前，"师座，八路军团长一定要见你。"贺百丁冷冷地觑眼八路军团长，八路军团长见面就褒奖他："贺将军，打小日本，还是你们国军厉害！"贺百丁眼皮都不眨一下，说："还有事吗？"八路军团长毛遂自荐："鄙人是黄埔五期的，姓梁。"贺百丁冷下脸，不理梁团长，走开了。陈德去送梁团长，肖刚突然闪现在他面前，他略感奇怪地看着肖刚，"原来你早在这里了？"肖刚问："师座，陈旅长怎么还跟八路军来往？"他觉得

这话有点刺耳，突然想，不会是肖刚向总部告密吧？这个江苏人难道与军统有什么瓜葛？他不敢深想地解释：“八路军是自己寻来的。人家送猪来慰问我们，不说礼尚往来，总不能给人家一个下马威吧？”

陈德折回来，端起杯子喝水时，他若有所思地问：“你觉得肖参谋长人如何？”陈德一愣，“挺好的，人优雅、有风度，对弟兄们也厚道。”贺百丁估计道：“我觉得他还有一面，让我猜不透。”陈德离开后，他突然感觉自己十分孤立，上面没一个军衔比他高的人站出来为他说话。刘勘虽然豪爽，因放走身边的共党，正在陆军大学受训；李文虽是军长，这个湖南人只想自己；董钊么，目中无人，既不欣赏他，与胡宗南关系也一般。他想，关键是自己不该在胡宗南官邸说给他三个军，他就能把中条山的日军消灭的话。人家觉得他野心太大了。“我真傻呵。”他自语。他脑海里闪现出秦云姑娘那张娇好、美丽的脸蛋。他自己也说不清，怎么只要一静下来，一想事情，秦云姑娘就会跑进他脑海里，把他脑中那些烦人的事情统统赶走，让他只想她一人。

“我喜欢这个女人，”他自语，深感自己没法摆脱这种美色诱惑。秦云就睡在另间房，那间房的屋顶上支着天线。他看着那天线，与天线有关的人，老是让他烦恼。他让张副官拿来一瓶没喝完的山西汾酒，喝了几口，酒一入肚，胆子就壮了。他走到秦云姑娘的房前，敲门，门开了，秦云站在他面前，亭亭玉立。桌上搁着电台，一盏油灯立在电台旁，一跳一跳地闪着黄光。秦云见他紧盯着自己，问：“将军，啥事？”他一把揽住秦云，秦云闻到他满身酒气，说：“将军，您喝醉了。”他装醉地倒在秦云身上，秦云慌了，“将军，我为您泡茶解酒吧。”他勉强一笑，“我看见你，不喝酒也醉了。”秦云羞红了一张漂亮的脸蛋，“将军……”他在她羞红的脸上摸了把，“你真美。”秦云说：“将军，别别别……”他问她：“别什么？怕本将军吃了你？”

秦云把他扶到床边坐下，给他泡茶。他倒在她床上，忽然闻见一股芬芳，这可不是何小玉身上的芬芳，是一种他少年时候喜欢闻的桔树花的芬芳。他说：“真好闻，你的床——”秦云看他一眼说：“将军，您真的喝醉了。”贺百丁望着她，“别用‘您’，过来。”秦云听命地走过去，他说：“坐下。”秦云在他身边坐下，他热情的样子说：“虽然，是军统把你派到我身边的，但我还是欣然接受你。”秦云解释：“将军，我不是军统的人。”他说：“本将军喜欢你。”秦云说：“将军，都说你夫人是母老虎。”他说：“有我，她吃不了你。”

贺百丁与何小玉是先结婚后恋爱，好像饭菜做好了，不吃就浪费了一样。他与吴姬好时，也是吴姬主动。与秦云相爱，是他主动出击，就有一种以前没体验过的快乐。他说：“以前上战场，我经常给我夫人写信，自从你出现在我眼中，我心里就只有你了。”秦云温柔地偎在他怀里，“我对你真

这么重要？”“比命都重要。”他答。

贺百丁率部打下了一个县城，县城里驻扎着两百多日军，他们却消灭了六百多日军。贺百丁命令加强团的半个连化装成老百姓混入县城，二三四旅围着县城打时，他们在城内作乱，伺机搞掉日军的保垒。同一时刻，他命令马子龙的新一团设下埋伏圈，打从北边赶来增援的日军。又命令加强团打从东边赶来增援的另一支日军。北边那个日军中队，离县城较近，先到，被埋伏在这里的新一团官兵迎头痛击。但日本人也不是那么好对付，日军迅速调整好状态，拚命朝县城方向进攻，新一团一营一连的阵地被两百来名日军冲垮。一营长立了军令状，忙带着三连官兵堵缺口，一阵猛烈厮杀，从下午打到傍晚，一营长战死，一连长也阵亡，还牺牲一百多名士兵。打扫战场时，日军两百二十名官兵里只有一个负伤的少尉还吊了口气，他躲在一处茂密的草丛里，妄想蒙混过关，还是被细心的士兵发现。“出来——”陕西士兵拉长腔调吼道；一旁的河南兵用河南话说：“再不出来，俺一枪打死你。”日军少尉不肯当中国士兵的俘虏，立即吞枪自杀。

东边的日军中队是乘卡车来的，六辆卡车，被横在公路上的巨石阻挡了。加强团有五个营，两千多纯种山西人，都是老乡或亲戚，不是一个村的也是一个乡的，不少人还在中条山一带当过土匪。他们对着六辆卡车上的日军射击。日本兵反应过来，纷纷跳下卡车，趴在路旁与加强团对打，一边想让卡车调头后撤，但几名司机都被射来的子弹击毙，轮胎也被打爆。日军横了心，索性拚命，集中兵力和火力朝县城方向突围。三挺九二式重机枪分别架在土堆上，压着加强团二营打，一时二营的官兵没法抬头。日军攻上阵地，一场惨烈的肉搏战便在中国军人与日本军人中展开。

山西士兵开始还紧张、害怕，但运城一带长大的青年都视关云长为人杰，讲义气，当看到自己的老乡或亲戚倒在日本人的枪口或刺刀下后，受到死亡的刺激，就玩命了，狂怒地与训练有素的日本人拚刺刀。战斗到天黑，两百名日本兵全部阵亡，加强团也战死一百三十人，还有五十名官兵负伤。“我们没吃亏，长官。”团长为自己的弟兄骄傲道。团长是山西河津人，少年时上五台山求僧侣学过武，身材高大，一脸大胡子，姓薛，自称是初唐名将薛仁贵的子孙，带着一帮薛家子弟投奔贺百丁打日本人。“薛团长，”贺百丁说，“本长官给你记头功。”

二三四旅的五五三团却在狄昆旅长的指挥下，攻进了县城，与占据着有利地形的日军对射。战斗从上午打到下午，又从下午打到晚上。晚上，贺百丁下令士兵找来一捆捆柴和干草，扔到日军固守的工事房屋前，堆得都有屋顶高了，但他不急着点火，因为风是朝他们刮的。第二天上午，风向变了，他下令点火，一个个火把掷到干柴上，火冲天而起，朝日军工事烧去，烧伤和熏死了不少日军。剩下的百余名日本兵，在一名日军少佐的指

挥下企图突围，守在外面的国军待他们冲出来，用子弹迎接，日军硬拚，被他们击毙不少。最后只剩了三名日军还活着，伤成了煤炭，还张牙舞爪的，被国军士兵用刺刀解决了。

贺百丁很满意这个战果，县城日军的仓库里，除了不少弹药，还有满仓粮食，够他独立师吃几个月的，他让部队休整几天，接着，他又分兵打下了两个县城。他把独立师分布在三个相距十来里远的地方，万一日军来袭，可以相互增援，不至于被日军围歼，恢复了国民党县党部，县党部送来上千新兵，都是晋西南猛男，不是晋文公、晋襄公的后裔，就是赵氏孤儿或韩宣子的子嗣，个个身材伟岸、相貌堂堂、嗓门粗犷。贺百丁很喜欢山西兵，山西兵与陕西兵一样淳朴、勇敢，出身都不凡，随便问一问就会吓得你自愧弗如。他挑选一百名最帅气的猛男充实他的警卫营，把另外九百新兵分到各团，补充各团兵员。陈德说："我感觉日军正在集结兵力，准备报复我们。"贺百丁也想到了，"我就怕日军不来报复！《孙子·军争》曰：'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让弟兄们外松内紧。"

英缅军见久攻不下片马，便把矛头指向谢乃常，重新派出特务队暗杀他。谢乃常任命徐得胜为片马区长，让徐得胜开展工作。英缅军也有耳目，获悉他在片马，并经常去一座坟前一坐就是一上午，便想在那里干掉他。有天清晨，谢乃常站在坟前默祈，突然右眼皮猛跳，他立即往前一扑，一排子弹打来，打死了他的三名卫兵，打得坟墓上尘土飞溅。他滚到坟墓后，拔出驳壳枪还击。几个卫兵也迅速还击，打死了两个英国兵，另一英国兵跑了。马副官站在他身后又一次替他挡了子弹，负伤了。他检查马副官的伤口，一颗子弹打进了马副官的肩胛骨，他说："你太不小心了。"另一次是傍晚，他走进茅屋小便，潜伏在丛林里的英国人对他开枪，一排卡宾枪子弹打在茅屋上，把茅屋板子打了五个窟窿。卫兵听到枪声，忙开枪还击，几名英国军人跑了。他毫发无损。还一次，他午睡醒来，站在窗前，边看天色边想事，一只黑蝴蝶救了他的命，这是只很大的黑蝴蝶，这只黑蝴蝶飞进窗户时，他不得不把头低下来，就是他低头的那一瞬，一颗射向他的子弹打死了黑蝴蝶，子弹头穿过黑蝴蝶，嵌进了墙壁。他挖出子弹头，循开枪的方向找去，那里空无一人。

一天，三架飞机嗡嗡嗡地飞来，大家以为是驼峰航线给中国军队供应武器装备的美国飞机，结果是英军运输机，在片马的一处山头投放了一支伞兵，大约一个连。何绍晖向谢乃常电告，谢乃常下令，予以歼灭。英军的作战企图很明确，想用这支装备精良的伞兵从里往外打，驻足在一支队前的英缅军再从外向里打。这个计划很好，但他们的伞兵投错了地方，因为英军飞行员没搞清楚地形，把伞兵投在距何绍晖的二支队不远的山头，何绍晖带兵搜剿。英军刚刚把降落伞卸掉就遭遇了何绍晖的二支队，慌乱中

首先开枪，打起来后，双方都有伤亡。何绍晖把英军伞兵围困在山林里，英军有两次企图突围，都被二支队打退。谢乃常率三支队赶到，与何绍晖一起围剿英军。第三天，又饿又疲惫不堪的英军举起了白旗。

原来英军早备了白旗，打得赢他们就嚣张，打不赢就绵羊样地举起白旗当俘虏。何绍晖把向他投降的八十多名英军官兵押到谢乃常面前，谢乃常觑一眼押来的英军官兵，瞟见了米诺少校，笑道："你们这些卑鄙的英国佬，杀死你都脏了我的手。王小六，交给你了。"王小六虎着一张脸答："是——"以为谢司令是让他执行枪决，"都枪毙吗，长官？"谢乃常见王小六这么问，停住脚步道："把这些洋鬼子，统统押到远征军司令部去。"

打那以后，片马就安静了。有天，他与儿子和几名卫兵去打猎，打到一只孟加拉虎，几名卫兵用树枝抬着那只笨重的孟加拉虎，走在他的后面，一行人下山，回到营地。段浩带着几名随从站在树林里迎接他，"将军，你该回六库了。"他指着两名卫兵抬着的孟加拉虎说："大土司，这只孟加拉虎送给你。"段浩说："老虎可是好东西，全身都是宝。虎骨泡酒，喝了壮阳。"他说："大土司，您有六个老婆需要侍候。我老婆，一个在昆明，一个在湖南，暂不需要壮阳。"大土司大笑，"本土司给将军安排一个。"

徐得胜走来向他报告说酒菜准备好了，他对徐得胜说："片马你要管好，不要像英国人一样欺负老百姓。"徐得胜答："是，长官，我一定管好片马。"他们走进伙房，坐到桌旁，吃了很多肉，喝了很多酒，临了，他对段浩说："明天早晨来叫我，我去跟陆琳告个别，跟你回六库。"他借着月光，只身走到陆琳坟前，说："我不能陪你了，六库还有很多政务等着我，这一走，恐怕又会有很多时日不能来陪你。"他步入帐篷，一倒下就入了梦乡。

次日一早，段浩牵着一匹黑马，来到帐篷前，请他上马。他跨上马，最后看眼陆琳的墓，与大土司并肩而去。回到六库，大土司为他举办了热闹的宴会，抬来一坛坛封存多年的好酒，叫来很多姑娘，让姑娘们在餐桌旁舞蹈。几桌酒席从下午吃到一轮皓月升到正当空，大家都吃得高兴、喝得高兴，都醉倒在各自的怀里。谢乃常醒来，头竟是枕在一个白族姑娘的腿上，身体却睡在地上。上午，他接到卫立煌司令部的电报，电报的大意是，据驻印英军司令部电，中国在片马的游击部队时常与英缅军发生军事冲突，打死打伤多名英缅军士兵，严重影响了中英两国邦交，委座电令，游击部队即日调离片马，着该游击部队移驻保山接受整编。

这年四月份，卫立煌乘飞机来了，任远征军总司令，指挥远征军大反攻，宋希濂的第十一集团军被改为左翼集团军，担任攻打松山、龙陵和芒市一带的日军，歼日军万余，俘虏的日军更多，之后，宋希濂调重庆陆军大学

高级将官班受训。宋希濂是知道片马情况的，但卫立煌不知道，谢乃常当然可以放弃片马，但他考虑了一个小时，写了份上千字的书面报告，向卫立煌阐明，片马原为中国领土，是英军强占去的，现在我部从日军手中夺回，绝不能拱手送与英军，并请求卫立煌允许他继续率部驻防片马，保卫疆土。他命令马副官骑上快马，怀揣他写的这份请求，向保山远征军总司令部赶去，“你要亲手交给总司令部的长官。”

有天——那是一九四三年的农历除夕夜，再过几小时便是农历一九四四年了。陈德、郑志宏和肖刚、狄昆都坐在厅堂里，秦云拿着一封电报走来，肖刚率先接过电报，看了下说：“总部电报，晋中和豫东的日军大规模调动，恐有南进之意。命令独立师做好迎敌准备。胡宗南。”肖刚把电文递给贺百丁，贺百丁扫了眼，说：“恐怕要打大仗了。我有个想法，我们去打太原，反其道行之。”“这个主意好，打太原去。”狄昆兴奋道。贺百丁让秦云发报，命令道：“发报，独立师北上，攻打太原。”

几个黄埔四期的同学忙研究北上路线，想万一他们打下太原，日军会疯掉，而校长一定会嘉奖他们并为他们大摆庆功宴。秦云送来总部回电，直接送到贺百丁手中，他看了眼，道：“总部命令我师移至潼关。”贺百丁看眼郑志宏和肖刚，“你们说怎么办？是移师潼关，还是北上打太原，大家商量下。”陈德坦然道：“你是师长，你决定。”大家高涨的情绪还在萌芽状态，秦云又送来一份急电，十一个字“不允，见电移师潼关。胡宗南”。贺百丁把电报拿给他们看，边说：“难题来了，胡宗南亲自下命令了。”肖刚思谋着说：“我担心是守潼关的部队战斗力不强，总部担心日军经豫西北，攻占潼关，杀入关中。”肖刚望眼大家，“到时候，责任就大了，会追究我们独立师视大局而不顾。”

贺百丁想了片刻，攻打太原的念头消减了一半，问：“会有那么严重吗？”肖刚说：“我只是担心，师座，胡长官下令，如果我们公然违抗，倒霉的自然是我们。”贺百丁深知胡宗南是恩威并施之人，自己的前途现在还掌握在胡长官手上，他若打下太原，命运之神也许会垂青他，可万一没打下呢？太原不是县城，不是那么好打，他不能拿弟兄们的生命赌这一把，他下决心道：“集合部队，杀向潼关。”

他率独立师从灵宝出发，还只走到洛宁县长水乡，没想遇到的都是溃败的国军。汤恩伯是委座的爱将，又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深谙日军战法，应该能打仗啊，怎么就这么溃败了？这些团长、师长真不怕掉脑袋吗？他想，又让张副官和杨狗蛋找来几名撤退的军官，他们惊慌地说：“长官，日军太可怕了，他们的坦克直接从俺们头上碾过去，俺们扔手榴弹也没用。他们的步兵跟在坦克后面射击，打死了俺们很多弟兄。”他望着这名连长，想真是士兵熊熊一个，将军熊熊一窝啊。连长又用河南话说：“不是俺怕死，是实在打不赢。”他问：“你们团长呢？”连长

说："俺团长早跑了。""你们师长呢？""俺师长？还没开打就不见了。"连长说。贺百丁想收编这些逃兵，"你跟着我们打日本人吧。"连长说："俺得听俺营长的。"贺百丁挥手赶开这几个人，想现在是给国军争脸面的时刻，若他的独立师能打一场漂亮的歼灭战，他的名字就突显在校长眼中了。这种思想把他的脑袋胀得很大，他对肖刚说："参谋长，他们逃，我们打。"

独立师在他的指挥下，与日军干上了，他让炮兵瞄准日军的骑兵打，一颗炮弹落下，总有几匹马倒下。激战之下，日军的骑兵大队没占到便宜。日军的坦克兵来了，机枪在坦克上扫射，打得阵地上的官兵不敢抬头。日军攻占了加强团的一处阵地，薛团长在那里拚命反攻。新一团坚守的阵地，有一处失守，马子龙团长率士兵抢了回来。另一支日军却咬着五五三团不放，张金发团长率部硬挺，与日军拚杀，就如几只雄狮与众多鬣狗撕咬一样。进攻加强团的日军有几千人，加强团抵挡不住，薛团长率部退下来。贺百丁骂道："你打乱了本长官的部署，给我冲上去。"薛团长扯掉军帽，一头黑发都竖了起来，提着枪，带着几百官兵又掉头冲去。日本人的坦克在加强团的阵地上碾着阵亡的国军尸体，并朝还活着的国军官兵开炮。贺百丁愤怒了，命令二三三团的一个营扑上去，与拥上来的日本兵展开残酷的肉搏战，于是杀声、撕咬声、咆哮声、惨叫声充斥在阵地的上空。

贺百丁明白他面对的是数倍于他的日军，孤军奋战，有被消灭的危险。肖刚焦急道："我们一个师怎么能挡住大批日军进攻？师座，撤吧？"他知道英雄好汉确实不好当，他说："传我的命令，撤。"众官兵就边打边撤，日军拚命追击，不给独立师喘息的机会。贺百丁命令新二团一营殿后，那个营四百多官兵奉命殿后，死守阵地，在阵地上如饿虎一样缠着日军厮杀，全部被日军打死。但贺百丁却率大部队退出战场，退到一条河边，正好是雨季，地上泥泞不堪，老百姓都因战火燃烧到家门口，丢下家园跑了。贺百丁把师指挥所安在一大宅里，将两个旅分布在河两岸的高地上。此役，他有两千多人负伤或丧命，官兵们的情绪低落下来。陈德走来说："有坏消息，薛团长因伤势过重，死了。"贺百丁拔出枪，对着天空开了好几枪。

那天晚上，秦云见他低头不语，便安慰他说："将军，胜败乃兵家常事。"他叹息道："死伤两千多弟兄，我有责任啊。"秦云说："打仗哪有不死人的？"他抽口烟，"我难过的是这么多兄弟部队，没人配合我作战，要是我手中还有两个师，这仗就好打了。"秦云说："可惜你没那么多人。"他深感自己军职小了，想硬都硬不起来，说："若我是胡宗南或汤恩伯，手中有十几万军队，这些日本人敢在我面前猖狂吗？"

化装成农民的侦察兵回来报告，日军正进攻洛阳，守洛阳的是汤恩伯的第十五军和九十四师，军长武庭麟是伊川人，副军长姚北辰是洛阳本地人。

他听侦察兵这么汇报后，眼睛一亮，想洛阳人当然不愿意看见洛阳沦陷，他那不服输的性格马上给他提了口气，“弟兄们，马上埋锅造饭，吃饱饭往洛阳去。”陈德瞪大了眼睛，拉他衣袖一把，贺百丁知道陈德的意思，但他想打，说：“我们得为薛团长等战死的兄弟报仇！”肖参谋长说：“师座，是不是欠考虑……”他心里窝了火，“难道让弟兄们白死吗？！不考虑了。”杨狗蛋赞成道：“师座，洛阳的名胜古迹太多了，俺不能让洛阳落入敌手。”

两天后，他们赶到洛阳，日军攻占了周公庙、西关和庄王山等地，已经在洛阳城内巷战了。这一天是五月二十四日，独立师是上午八点多钟赶到的，这时洛阳城炮声隆隆，大批日军正朝着洛阳城内的国军攻击，独立师被日军阻击在离洛阳城三十公里的地方。贺百丁命令何强率新二团进攻，日军炮火猛烈，炮火之后，便是机枪扫射。贺百丁命令炮兵瞄准日军的机枪阵地轰击，有两挺机枪哑了，新二团官兵攻了上去，与日本兵短兵相接。日军拥来大批增援部队，贺百丁忙命令张金发率五五三团拦截。他从望远镜里看见很多官兵都倒在日军的枪口下，就难过地放下望远镜，下令贺百石的炮兵连开炮，贺百石说：“哥，炮弹不多了。”贺百丁盯眼兄弟，“不多了也要打，开炮。”贺百石目测下距离，就指挥迫击炮手开炮，一颗颗炮弹飞向日军，阻挡了日军袭击五五三团。但不一会，日军的炮弹也打了过来，与贺百石的炮兵对打。

战斗打了一天，日军分出一部分兵力来攻打独立师。贺百丁知道日军阴险狡猾，熟谙中国兵书，常出狠招，又清楚其他兄弟部队靠不住，便只投入两个团和一个炮兵连，让陈德领新一团、狄昆领二三三团和两个炮兵连分守两边，谨防日军包抄。日军的主要精力是打洛阳，倒没有分兵来包抄他。战斗打到第二天，他判断火候到了，便下令诈败，日军拥出部分官兵追赶五五三团的“溃兵”，他等这几百日军进入埋伏圈，一声令下，迅速将这几百日军围起来打。日军也顽强，集中兵力与国军抢占制高点，战斗正在激烈中，洛阳的守军突围出来，九十四师的参谋长告诉他，“日军的炮火太强，摧毁了我军的工事。九十四师的官兵大多战死，洛阳失陷了。”

谢乃常想，卫立煌总司令只要看了他写的书面报告，就会同意他坚守片马。一天，徐得胜发来电报，英缅军又来到片马，说片马是英国的，让中国军队退出片马。他读完电报，对何绍晖说：“英国人太无耻了，不把他们打怕，他们是不会甘心的，我们去收拾他们。”

徐得胜的三支队在这里驻防已久，十分熟悉这一带的地形，战斗一打响，他们迅速隐没于丛林，没等英缅军弄清是怎么回事，他们突然就出现在英缅军身后，架起机枪朝着他们扫射。一阵枪声过后，英缅军四散，谢乃常和何绍晖率二支队攻上去，除了少部分英缅军逃脱外，其他英缅军统统放下武器，举起了双手。布雷上校跑了，但米诺少校和另外七百多名英缅军

却成了战俘。米诺少校躲藏在一个山洞里，那山洞外面有很深的灌木，按说是隐藏得很好的，但米诺少校占据的是黑熊的山洞，黑熊正在山洞里睡觉，被他吵醒，狂怒地把这个英军少校驱逐出山洞，正遇上白中一率士兵搜捕，将米诺少校抓获了。白中一押着米诺少校走到谢乃常面前，“报告长官，抓了个当官的。”

他笑了，对白中一说：“把这个英国佬拉到那边去枪毙。”米诺少校腿一软，人就倒在地上。谢乃常很是吃惊，又没人翻译他的话，米诺少校居然听懂了。米诺少校口吐白沫，装死，谢乃常并没打算真枪毙他，“谢谢你送的威士忌。”他说，下令把米诺少校拉走。他让部下把英缅兵分开，缅甸兵有四百多，英军官兵三百多名。有一百多英缅军官兵被他们打死，还有些伤员，正在营房里躺着。他对负责看管这些俘虏的士兵说：“一个都不能跑，看好他们。”他下令俘虏们挖坑埋尸体，他和何绍晖折回驻地，他睡了个好觉，次日上午八点钟，他醒来，“马副官，打猎去。”

他让报务员向总部发报，报告他已率第一游击纵队打垮了入侵片马的骄横、狡猾的英缅军队，俘虏七百七十三名英缅军官兵，其中有名英军少校，请总部明示。电报很快回电，措辞严厉得让他吃惊，“不得破坏中英邦交，即刻全体释放，撤出片马，不得有误。卫立煌。”谢乃常心里腾起一片雾，看着这么大一片土地，广袤的领土难道就这么拱手送给英国人？目极之处，无不是丛林和巍峨的山脉。何绍晖捡起他扔在地上的电报，“大哥，是不是按总部的意见办？”谢乃常瞟眼何绍晖，眉头攥成两座山峰，“我不知道当年鸦片战争是怎么打的？英国人不经打啊，要是我谢乃常生在那个年代，鸦片战争的胜利方就是中国。”他蔑视上级道，“他们怎么那么怕英国人？看来，本司令得亲自去一趟保山。”

他叫上马副官，让他把警卫排的卫兵叫齐，备好武器弹药，换上马，沿着骡马山道朝六库赶去。他这支轻骑部队赶到六库，防守六库的是独立营和李光浩的一支队，哨兵于半夜里听见嘈杂的马蹄声，以为是日本人卷土重来了，马上开枪，一颗子弹从他们头顶飞过，谢乃常让马副官喊话，哨兵听说是谢司令回来了，立即高声道：“谢司令回来了。”刘营长和李光浩忙爬起床迎接他。谢乃常于夜色中瞟眼李光浩和刘营长，“六库有什么情况？”李光浩答：“长官，一切与您离开时一样。”他随刘营长和李光浩走进衙门，一女佣端来热水给他烫脚。他说：“我饿了。”大土司段浩起床，吩咐家佣拿酒和弄下酒菜，“你回来了，我最高兴。”段浩说，“我们段家要好好感谢你，你帮我们赶走了日本人。”

谢乃常心里惆怅，喝了很多酒，睡到第二天上午八点钟才醒，吃过早饭，他令士兵带足干粮，向保山而去。他们赶到设在保山的远征军总司令部，卫立煌接见了他，“谢司令，”卫立煌这么叫他，握着他的手笑笑，这才批评道，“你闯大祸了，委座很生气，命本长官即刻把你绑往重庆。”“绑我去

重庆？”他不解。卫立煌说：“英国外交大臣几次向委座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委座严惩侵占英国领土的凶手。你就是那个凶手！”他感到好像被雷劈了样，木了。卫立煌又说：“本长官认为，你是收复国土，本意是好的。但本长官命令你迅速撤出片马。”谢乃常心都凉透了，但湖南人身上的那种固执让他坚持道：“长官，片马，埋葬着我第一游击纵队的很多官兵，他们都是在夺回片马的激战中阵亡的。”卫立煌没时间跟他磨蹭，命令道：“回去执行吧，第一游击纵队全部撤回保山，接受整编。”

谢乃常没想到自己会在卫立煌这里碰一鼻子灰，一出总司令部，迎面碰见李弥，李弥见他灰着脸色，呵呵笑道：“谢乃常——”“李弥？你怎么到了保山？”李弥呵呵答道：“我们第八军奉命来保山……乃常君，你在哪个部队？我好找你叙旧呵。”“会有叙旧时间的，卫立煌长官令我把游击纵队带到保山整编。”他回答李弥。两人说了几句话，总部参谋让李弥去见长官，谢乃常跨上马，闷声不响地朝来路上奔去。

谢乃常回到六库，卫立煌怕他抗拒命令，又让总部拍来一份电报，催他“即日起程，否则军法从事”。他对段浩父子说：“我们要走了。”段浩瞪大眼睛，“去哪里？”他答：“保山。”段浩再问，他没再回答，掉头让报务员给何绍晖和徐得胜发报，要他俩率部来六库集结。随后，他谁也不见，一个人待在房里，想自己这么努力地为党国奋战，竟对他发“否则军法从事”的电文。他生平第一次失望地感到政治就是欺骗，谁像他一样把“民族、民权和民生”当回事？！谁像他这么较真、这么傻？！他深深觉得自己视为生命的三民主义，在那些手握大权的人眼里只是个幌子，不过是拿来欺骗国民的工具。他感觉自己的抱负像一枚掉到地上的鸡蛋样破碎了，不是一点点破碎，而是彻底破灭了！他十分痛苦，还觉得自己相当可笑。他一拳击在桌上，嘀咕道：“我就是个自以为是的傻瓜！”

这天傍晚，何绍晖和徐得胜带着部队来了，李光浩和刘营长也跟了来，他看着这几个勇敢的部下说：“弟兄们，这次我去保山，本来是想为你们请功，你们跟着本长官在泸水拚死奋战，打日本人打英缅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可是委座怕得罪英国人，竟要卫立煌绑本人去重庆。本长官深深觉得对不起大家。”何绍晖说：“哪里话，大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呵。”他叹口气，“我们白干了，明天去保山。”

那天晚上，段浩分别招来几个打扮鲜艳的白族和傈僳族少女，让谢乃常挑一个中意的，说是给谢司令冲冲喜。谢乃常哈哈一笑，对站在他身后的李光浩、徐得胜和何小山说：“你们跟着本司令这么长时间，本司令没权升你们的官，有权批准你们挑选你们喜欢的姑娘，进去挑吧，喜欢上谁就带出去。”他和何绍晖悄悄来到埋葬着郝光发的坟前，坟上已长出了草，还长出一棵小树苗。月光泻在坟上。他点上支烟，说：“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可笑，想为当地老百姓和国家干点事吧，结果说我破坏了中英邦交。”何

绍晖说：“大哥，这是个误会。”“误会？委座像清朝皇帝样怕英国人，我是彻底失望了。”他说。何绍晖说：“在泸水的这几年，我感觉你是个满怀温情的理想主义者。”“不是了，”他答，把目光落到坟墓上，“老八死得太惨了。我们走了，老八却永远留在这里了。”

次日一早，他集合部队，段浩父子走拢来，段浩说：“谢司令，你们都走了，日本人或英缅军来袭，谁保护我们啊？”他说：“大土司，上峰命令我走啊。”段浩乞求地望着他，“谢司令，留支人马守卫六库吧？哪怕留一个中队都行。”站在段浩身旁的几个小土司也乞求道：“谢司令，您留支人马保卫六库吧，有你的人，我们才活得安心。”

谢乃常的目光落到徐得胜和何小山身上，有两个漂亮的傈僳族小姑娘正拉着这两人的衣袖，一脸情意浓浓的模样。他知道当地风俗，这些少数民族姑娘，一跟谁睡了就跟定谁了，这是他刚来六库时，段浩喝酒时说的。段浩说的别的有关当地人的话，他都忘了，惟独这句话在他心里生了根，这也是他不愿与当地小姑娘睡觉的原因。他说：“徐得胜、何小山，你俩来下。”徐得胜和何小山立即答：“是，长官。”他让一身鲜艳衣着的段承功取来笔墨，用自己的大腿当书案，在一张毛边纸上写道：委任状：本司令任命徐得胜为泸水县县长。谢乃常。他把委任状递给徐得胜，“徐县长，收好。你要协助大土司管好泸水的老百姓。”徐得胜一个军礼敬给他，答：“遵命，长官。”他决定留下一个中队，与段氏兄弟的独立大队，合编成泸水县保安大队，他在另张毛边纸上写道：本司令任命何小山为泸水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谢乃常。他把墨汁未干的委任状递给何小山，边说：“何副大队长，从今天起，你和段大队长，要担负起泸水境内的保安工作。”何小山见长官要他留下，不觉慌了，“长官，让我跟着您走吧。”他板着脸说：“接受命令吧。”何小山立即胸一挺，“遵命。”

胡宗南亲率十万大军来了，大炮和能让日军坦克成为废铁的美国人于一九四二年发明的火箭筒也扛来了。这天晚上，一颗惨淡的月亮挂在山巅上，忽然有马蹄声奔来，就看见月光下有五匹战马奔至师部前，李凯军长和刘于一旅长带着几名警卫来看他。“贺师长，好啊。”李凯军长用浙江话说。他是个略胖的军人，身高不到一米七十，一张圆脸，一双双得很明显的眼睛盯着贺百丁，似乎在看贺百丁对他作出的反应。贺百丁很高兴，忙叫张副官去通知陈德旅长和狄昆旅长。师部是几间私塾，房子是教室，很大一间，课桌拼在一起。贺百丁让警卫泡了茶，郑志宏副师长和肖刚参谋长进来，与李凯军长和刘于一旅长寒暄。陈德和狄昆相继赶到，几个黄埔军校的同学一见面，立即握手言欢。“你们辛苦了，孤军作战却给了日军沉重的打击，是全军的楷模呵。”李凯军长见独立师的师长、旅长都到齐了，便嘿嘿嘿笑着说，“胡宗南长官很赞赏你们，多次在军事会议上夸你们能征善战。”

贺百丁其实很尴尬，因为他最不喜欢李凯军长，但他还是把每一个字都听进去了，就喜悦地展开笑脸道：“军座，请你转告胡宗南长官，明天进攻时，我独立师打头阵。”李凯军长首肯道：“总部刚开了个短暂的军长以上的会议，我来，就是告诉你，总部也是这个意思。我给你送来了反坦克火箭筒，那家伙厉害，一打一个准。”贺百丁觉得自己该表态了，说：“谢谢军座，也请总部放心，就是赴汤蹈火，我独立师全体将士也无所畏惧！”李凯军长表扬地望眼他，“我跟胡宗南长官多次说过，贺师长是个能号令一个军的将领。”贺百丁一愣，意识到李凯说这话是试探他，马上道：“军座，你才是号令全军的将军。”

炊事班的兵弄来酒菜，大家围着课桌饮酒、说话。李凯军长望眼贺百丁、郑志宏、肖刚、陈德和狄昆，说：“弟兄们，我要告诉你们，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互不配合，造成二十万国军竟被几万日军击溃，委座发火了，下令追究渎职罪。”贺百丁见李凯军长一脸幸灾乐祸的表情，一愣，想这哪里像一个与党国共荣辱的将军，明明就像一个隔岸观火的局外人！他说：“难怪，日军打洛阳时，我看不到一支增援部队。”李凯军长说：“各集团军只认自己的长官，这怎么配合作战？”几个人说着这些，直到夜深，贺百丁派一个排的警卫护送李凯和刘于一走后，他才折回房。秦云笑着替他换衣，他躺下，看着秦姑娘，想他一定要打一场漂亮的仗给胡宗南看。这样一想，他的心就野了，对秦姑娘说：“这是个突出自己的机会，我独立师打得好，委座也会知道。”他这么说，一股豪气就从脚底升起，“看我的吧！”他右手握的拳头击在左手掌上。六月的豫西，到了夜晚气温降下后，睡到床上就不热了。他拥着秦姑娘睡了个很美的觉，在梦乡里，他看见自己的肩章上闪耀着两颗星。

集团军总部送来五十箱迫击炮弹，还有二十个火箭筒和二百发火箭弹。贺百丁让杨狗蛋把炮兵营的营长和连长叫来，贺百石一看见炮弹箱就来劲了，“哥，这太好了。”贺百丁看着兄弟说：“马上要反攻了。这是打日军坦克的火箭筒，美国货，现在不怕日军的坦克了。”贺百石一看就知道怎么使用，说：“这东西太好了。”过了一天，独立师拔营，向洛宁而去。日军有一个联队守洛宁，贺百丁率部围攻洛宁，刚刚在豫中把中国军队打得如野鸭子一样四散的日军很骄傲，没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打了十几分钟，三辆坦克驶出来，朝着二三四旅阵地冲来，后面跟着两三百人。贺百丁下令让官兵诈败，日军见国军溃逃，更来劲了，追着国军打。贺百丁把新编旅的两个团埋伏在两边，日军坦克一到，分到各团的炮兵便用火箭弹击中了两辆坦克，两声巨响后两辆坦克成了两堆废铁。另一辆坦克赶紧加速，朝着国军阵地冲来。陈德对火箭筒十分感兴趣，他要亲自试射，待日军坦克驶到只有七十米时，他勾动了火箭筒扳机，火箭弹便飞向日军坦克，一声爆炸后，坦克停在了阵地前。他大喝一声：“打！”新编旅的官兵立即向拥来的日本兵射击。

贺百丁下令炮兵营开炮，炮兵营的官兵立即对日军阵地开炮，轰隆轰隆之声不绝于耳。打了一天，由于有迫击炮弹不停轰炸，日军于那个傍晚弃城而去。贺百丁对走拢来的陈德说：“你亲手击毁了日军的一辆坦克，了不起。”陈德道：“是美国人生产的武器了不起。”打扫战场时，二三四旅战死二百十一人；新编旅战死、负伤不到一百人。为对死者的尊重，贺百丁率全体官兵安葬阵亡弟兄。贺百丁对陈德说：“真的不愿意看见死亡，一张张凄惨的脸都烙在脑中了，一脑袋的死人。”

独立师打下洛宁，休整一天，便干劲十足地向伊川进发，伊川打了两天，攻下了日军的三处重要阵地，消灭日军两百多名，指挥作战的日军中佐被迫击炮弹炸死，伊川的日军弃城而去。日军起了消灭独立师之意，用半个联队作诱饵，却暗中调动两个师团兵分两路，左右包抄过来，蓦地把独立师裹挟住，命一个旅团切断独立师的退路，分出两个联队打援，让两个步兵大队攻打独立师的屁股，想一举歼灭这支在他们眼里十分讨厌的中国军队。贺百丁犯了个错误，这个错误把他这几年经营的一切都抵消了。这个错误便是他一心想打给胡宗南看，表示他独立师是一把尖刀，可以直插日军心脏，因而有些不计后果。“我身后有十万大军，我没道理不猛打猛冲！”他对郑志宏和肖刚说。

他豁出去了，发现日军就猛扑上去，不咬下几口肉绝不松口。尽管如此，他在排兵布局上，还是有两手准备，他让郑志宏领着新编旅与他相距五里平行推进，这样，日军就不那么好围歼他的独立师。日军这次不是包围，而是采用了分割战术。一天，他的师指挥部突然遭到日军袭击。师指挥部在离前线三里远的后面，与战地医院一起，便于他随时走进医院鼓舞伤员。一支加强警卫营跟着他，这个加强警卫营，是他备在身边关键时候用的，有六百多人。此刻，日军突然进攻师指挥部，他感觉不妙，对肖参谋长说，“不好，我们中了日军的圈套。”警卫营的官兵有些慌乱，都大惊失色地瞪着他。他懂士兵，这个时候他丝毫不能慌乱，只能顶住日军进攻，否则士兵们会崩溃。他大喝一声：“慌什么？给我打！”

杨狗蛋本来是打算护卫他撤退，见他没有撤退的意思，忙对士兵大声道：“赶快投入战斗。”他拔出驳壳枪，一挥手，第一个冲到前面的土堆上，趴下就向冲来的日本兵射击。有两个日本兵被杨狗蛋连发两枪击倒，第三个日本兵大步冲过来，龇牙咧嘴的。杨狗蛋一枪结果了那日本兵的性命。日军前哨部队的偷袭被打下去了，但日军的炮火跟了上来，阵地上一片爆炸声，自然就一片火海。许多伤员因无法挪动身体，被飞来的炮弹炸得身首各异。贺百丁没有惊慌，反倒出奇镇静。他打了十几年仗，又是独立师的最高长官，知道这个时候官兵们最需要的是表扬，表扬能让胆怯的士兵成为勇士！他对官兵们粗着喉咙说：“弟兄们，有本将军在，你们不要怕，大军就在我们身后，马上会赶到。”他让秦云发报，请求派兵火速

增援，并把自己师所处的位置电告总部和军部。他了解这里的地形，这一带，只有此处好打阻击，如果撤退，前面是一片开阔地带，那还不被日军追歼？他等炮火一停，又领着官兵进入阵地，这时有一股日军骑兵冲来，大约一个大队，疾驰的马蹄腾起了满天尘埃。

贺百丁很懂此刻自己的处境是生死关头，他得表现出临危不惧，否则他和他的官兵将葬身于日军的铁蹄之下。贺老三是警卫营的机枪手，此刻正慌乱地抱着机枪乱跑，他抢过机枪，朝着日军骑兵扫射。一阵机枪声后，冲在最前面的日军骑兵都倒下了，他让贺老三把子弹带捋顺，别卡壳。日军人多，马快，冲了上来，一骑在马上的日军朝他射击，贺老三觑见了，一挺胸，用自己的身体替贺百丁挡了一颗子弹，另一日军骑兵又朝贺百丁开枪，贺老三忍着伤痛，又闪身过去挡了那颗子弹。贺老三倒下了，这一切就发生在他眼前，他迅速击毙那两个日本兵，这才伏下身看贺老三，贺老三的胸部和肩膀都淌着血。他说："挺住，本长官一定救你离开战场。"贺老三惨然一笑，"师座，我代表我们全家报了您的大恩。"他内心颤栗了下，又有几个日军骑兵举着枪冲来，他头一低，一颗子弹打在他肩头，打得他肩膀一震。杨狗蛋抬手一枪，很准地打在那日军骑兵的脑袋上，日军骑兵一头栽下马，马却从杨狗蛋和贺百丁的头上飞越过去。

这时，陈德旅长领着新二团杀来解围，团长何强对官兵嚷叫："师座在这里，弟兄们，给我杀过去！"一片混战后，日军骑兵被打退了。贺百丁深感孤军深入，逞强、好胜的性格是多么害人！他把目光落到陈德和何强脸上，"幸亏你们及时赶到。"何强说："我们就是都战死，也不能不救师座！""我会记住你的。"他说。

此役中，贺百丁接连躲过了三次死亡，第三次救他性命的是刘于一，不是刘于一亲率一个旅赶来救他，他很难杀出重围。日军那么多，志在把独立师消灭，团团围住独立师打，因而独立师打得十分艰苦。日军开来坦克，七八辆坦克朝着独立师的阵地冲来，好在贺百石带着四支火箭筒跟随新二团打仗，日军的坦克就不可怕。坦克一驶近，陈德亲自操刀，将一辆坦克击毁。贺百石趴在火箭筒后，接连击毁三辆坦克，其中一辆坦克上乘的是日军指挥官，见状，忙命令坦克掉头。贺百石扛着火箭筒跑前几十米，瞄准那辆坦克，勾动扳机，火箭弹击中坦克，日军指挥官也被火箭弹炸死。

日军指挥官丧命，日军乱成一团。贺百丁相信后续部队马上会来解围，十万大军在身后，他怕什么？所以他兴致很高，下令死守。他们坚守了七天，七天里，后续部队就是不上来解救。秦云电报打了无数封，回复的都是"挺住，增援部队马上到"。贺百丁拿着电报给每一个关心后援部队的军官们看，激励官兵们奋战，但打了七天也不见增援部队。他心里也没底了，一股从未有过的寒意从心底升起！难道胡宗南和李凯等将军想看着他和他的独立师全师覆没？这种思想盘旋在他脑海中，让他十分悲怆、痛

恨。他知道这个时候，如果他手中还有一个团，就能打破这种僵持不下的平衡，可是他已无一兵一卒可调了。他身后倒是有两个集团军十万军队，但他打了七天，盼了七天，电报打了几十封，却不见兄弟部队来援。他似乎能看见那些人坐在什么地方，等着他的噩耗，就特别心寒！

四处是日本兵，包围圈正越缩越小，二三四旅只剩不足一个团的人，加上他身边的几百官兵，已不足两千人。大家都想到了死亡，因而拚命死打，以求生存。贺百丁暗想自己走不出这个战场了，他流下了两行热泪。秦云见他眼含泪水，不安道："你哭了？"他说："是伤心，是为战死的弟兄们流泪。"秦云懂他，把他抱住。他说："也许我和你，将战死在这里。"他肩上的伤口已经发炎，流着很臭的脓水，"你不痛吗？"秦云替他换药时问他。"不觉得痛，而是恨，"他说，"他们想要我死。"

他知道自己不招人待见！他好强，喜欢单干，不听调配，一些将军讨厌他。他想，问题出在脸上。他这张脸轮廓分明，骨格方正，太刚毅、勇猛，是一张倔强、自负的脸。没有人喜欢他这张脸，就连胡长官也讨厌他这张湖南人的脸！"我太相信别人了，"他喃喃道，把所思吐出来，"若我能活着走出战场，以后，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会给自己留后手。相信他们，等于是相信猪狗会来救我。"这种思想一旦产生，他就再没激情指挥作战了。

他于绝望中想起刘于一，想他死后，把儿子拜托给刘于一照料。秦云一脸茫然地守在他一旁，肖参谋长表情阴沉。杨狗蛋站在师指挥所前，像条狗样忠实地守着门。贺百石也守在门旁，警惕着四面八方。警卫营还剩两百来人，其中有他的十几个堂兄弟，他们都做好了战死的准备。他让秦云给刘于一发报，只发了一句话："于一兄，百丁把儿子嘱托给你，来生再见。"五分钟后，秦云惊喜地收到刘于一回复的电文，只三个字："我来了。"

这封电文让他眼睛一亮，想到底是同乡，关键时候还只有可信赖的人才可依靠。那天傍晚，双方打累了，休息时，他让肖刚清理人数，二三四旅两个团四千官兵，于今天又战死三百人，只剩不足两千人。郑志宏和马子龙率领的新编旅一团也没剩多少官兵，加强团也只剩几百人，可是这些晋西南汉子，仍然咬着牙，奋力与日本兵厮杀。他让秦云给郑志宏副师长发报，一旦刘于一旅长率部杀来，打破僵局，他将率全体官兵向北突围，让郑志宏做好向南突围的准备，这样就可以合成一股力量，杀出重围。他表现出相当冷静的模样说："弟兄们，趁日军没进攻，睡一觉，养足精神，明天，我们杀出去！"他说得十分肯定，他身边的官兵立即信心大增，杨狗蛋营长回答道："将军，我们都做好了杀出去的准备！"贺百丁面对这一个个坚强和勇敢的官兵，深感欣慰道："我们一定要活着杀出去！"

第八天一早，日军又进攻，独立师官兵的子弹都快打光了，迫击炮弹没了，炮兵也握着卡宾枪或步枪与步兵一起战斗。上午十一点钟，有枪炮声在日军身后响起，再看日军，日军惊慌失措地忙着应战从身后杀来的国军。贺百丁知道在这个双方都打得疲惫不堪的时刻，只要有一个团就能打破平衡，何况刘于一率一个旅赶来相救！他大叫一声：“弟兄们，杀出去！”他率众官兵精神百倍地奋力突围，向枪炮声密集处杀去，日军大乱。二三四旅和加强团的残余官兵，个个如猎豹、猛虎，撕咬开一条血路，与刘于一的官兵会合，一齐向北杀向被另支日军围困的新编旅。新编旅一团打得只剩了三百多人，三百多官兵在郑志宏副师长指挥下，犹如饿狼一样奔出来，龇着牙、咧着嘴，一齐杀向日军……

独立师大半年前入晋时，有一万多官兵，如今从豫西杀出，只剩下两千多人，活着的众将士抱在一起哭了。贺百丁因肩伤感染，发着烧，被卫兵们用担架抬着行动。这会儿，他忍痛从担架上下来，虚弱地站在山坡上，面对远方的战场，心里充满愤怒和悔恨！他看着走拢来的马子龙、何强、张金发和李劲松四位团长，表情沉痛地说：“苍天在上，我等侥幸活着，本长官提议，为战死的弟兄们默哀。”他脱下军帽，一旁的郑志宏、陈德和狄昆等军官也纷纷摘下军帽。“弟兄们，默哀吧。”他低下了泪流满面的脸。

第六卷

文化大革命的烈焰“烧”到贺百丁身上是一九六七年初。那一年，他已步入花甲，可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可不管谁到没到花甲之年，也不管谁是国民党的起义将领。有天，贺百丁看见省政协主席、副主席都被造反派揪到台上批斗，台下一帮人很凶地呼着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的口号，这让他面色苍白，想自己怕也要大祸临头了。回到家，他看着何小玉说：“共产党斗起自己人来了。”何小玉这年五十五岁，她不安地望着丈夫问：“你是起义的，不会有事吧？”他头脑清晰地判断道：“他们连自己人都斗，还会放过我这个国民党？”

有天晚上，突然敲门声爆响，一群造反派很凶地堵在门口，“国民党历史反革命分子贺百丁，跟我们走。”贺百丁惊讶地看着他们，他认识其中几个年轻点的，他们是省政协的一般干部，一个姓王，一个姓张，姓王的是政协办公室的副秘书长，姓张的是转业军人，是政协保卫处的干部。“王副秘书长，”他小心着问，“我是起义的，对革命有功啊。”张干部蔑视地瞟他一眼，不屑道：“我们翻看了你的档案，你曾是大反革命分子胡宗南的手下，打过延安，你竟敢打革命圣地延安，胆大包天啊你！”贺百丁感觉自己完蛋了，“那、那是蒋、蒋介石的命令……”张干部大声吼道：“别废话！”

造反派们勒令贺百丁、何小玉，还有张副官到客房里站着，造反派们在王副秘书长指挥下翻箱倒柜，寻找蒋介石或胡宗南交给他的手令，当然没找到，但找到了贺百丁收藏的一支左轮手枪——这支手枪是当年胡宗南为笼络他而赠给他的，包在一块红绒布里，收藏在一只精美的楠木盒子中。张干部如获至宝，握在手中，“这是什么？”他很凶的模样盯着贺百丁。贺百丁看着张干部道：“它是左轮手枪，是省军区准许我收藏的，不信，你们可以去省军区调查。”王副秘书长是省政协里不多的知识分子，是五十年代里复旦大学的毕业生，戴副眼镜，他接过手枪，掂了掂分量，脸上飘过一丝冷笑，“这完全可以证明，你是潜伏在大陆的国民党特务。”“我不是特务。”贺百丁大声说。

王副秘书长毫不客气地把贺百丁带到省政协大楼里，开始审问：“贺百丁，你老实交代，你打死过我多少西北人民解放军战士？”贺百丁想就你一个靠溜须拍马上去的青年，也配审我？他摇头，“我一个都没打死过。”王副秘书长一拍桌子，吼道：“你没打死过我解放军战士？鬼都不信。”贺百丁答：“胡宗南命令我打延安时，我是副军长，副军长不在战场的第一线，所以我没打死过解放军。”王副秘书长觉得他太狡辩了，“我看

你再怎么狡辩，也无法洗清你的罪恶人生。”贺百丁头点得如鸡啄米，“王副秘书长，我是有罪之身，可我也是有功之人。当年毛主席要我们和平起义，我是听了毛主席的话的。”他的话刚说出口，一皮带打在他脸上，持皮带的是政协的一名年轻司机，好像是去年复员到政协的，贺百丁的嘴被那黄铜皮带扣打出了血。贺百丁望着拿皮带抽他的司机，说：“小伙子，别打人。”

年轻司机很冷血地问：“你在延安时打死过我多少解放军？”他对司机说：“小伙子，你当过兵，应该清楚，战斗是营、连、排等下级军官和士兵打，团长是指挥打仗。我一个副军长，难道还要我举着枪，蹲在战壕里射击？我倒是亲手打死过很多日本人，但没打死过解放军。”年轻司机尖吼道：“贺百丁，你们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日战场上被日军打得屁滚尿流，只顾逃命，还好意思自吹自擂？”“小伙子，说话要讲良心。”贺百丁说。司机粗着喉咙道：“你也配讲良心？你们国民党只会欺压老百姓，在旧社会，骑在老百姓头上拉屎撒尿，我们劳动人民恨透了你们。”贺百丁知道自己与他说不清，不再说什么。

之后的几天，他连口也不愿意开，他们很努力地审他，要他交代罪行。他知道面对这些一心整他的人，说什么都是多余。王副秘书长生气道：“贺百丁，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掉泪吧？”贺百丁想，自己年轻时候也像他一样一心往上爬，说：“小王，你当副秘书长时，我是举了手的。”王副秘书长听他这么说，仿佛受了侮辱，一拍桌子，“贺百丁，你给我住嘴。”贺百丁看着这个复旦大学毕业的人，想他既然读了书就跟他讲道理：“人啊，不要以怨报德，那是要遭雷打的。”王副秘书长大喝一声道：“你们这些国民党，自己没屁用，就拿老天爷吓人。对于你们这些国民党历史反革命，我就是要以怨报德！”他把贺百丁押到大会上批斗，在大会上说贺百丁是打延安的刽子手，与会的群众都很气愤，大呼口号，将贺百丁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那段时间，贺百丁天天被揪到这个会场那个会场接受革命群众批斗，随后再被押回省政协，这样过了半年，大家批斗得乏力了，就把他送交给公安机关，结论上注明：“贺百丁是一九四七年随大反革命胡宗南攻打延安的刽子手。”那年月，法院和检察院都被文化大革命的狂潮打翻了，就跟海浪把渔船打翻、淹没了一样。公安机关属于单一的专政机关被保留着。贺百丁做梦也没想到，他这辈子还会有牢狱之灾！好笑的是，当年极力劝他起义的刘于一不但在劳改所见面了，而且还是关在同一间牢里。这是间十几个平方的牢房，窗户开得很高，窗户上安着螺纹钢，门是一张包着铁皮、漆着黑油漆的门，一盏二十五瓦的电灯悬在头上，一个可以睡十来个人的通铺，墙角一只尿桶，再无他物了。他们带进来的衣物、被子和杯子、碗筷，只能放在通铺上。刘于一比贺百丁先一个星期进来，当他被看

守领进这间牢房时，刘于一坐在铺上抽烟，说：“是你？”

他一点也不惊讶，先前两人经常同台批斗，说：“刘参谋长，我们到这里来享清静了。”刘于一苦笑，“贺副司令，这个时候你还有心开玩笑？”贺百丁回答：“要承认，这条件可比我们当年打日本人时好多了。”刘于一递支黄金叶烟给他，他抽起来。窗外有犯人走动，有看守喝斥犯人时发出的很凶的声音。贺百丁身体靠到被子上，问：“我们这算不算虎落平阳？”“算纸老虎，毛主席早说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刘于一答。贺百丁抽口烟，“还是毛主席狠，一语道破天机。”

那年国庆节前夕，一天早晨，来了一车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他们年轻，表情严肃、紧张、坚硬，他们把贺百丁、刘于一等历史反革命，一一押上囚车，押往宣判大会上宣判。那年月，无产阶级们最喜欢押着犯人游街，以此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无比巨大。贺百丁见解放军战士个个虎着脸，以为自己要被枪毙了。但他也奇怪，面对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内心出奇地平静。他和刘于一等人被押上卡车，让他们贴车厢站好，缓缓向会场行驶。会场是八一体育馆，能容纳上万民众，囚车缓缓驶入会场，顿时人声鼎沸，仿佛海浪拍来，打在他们脸上。他们被雄赳赳的解放军战士揪下囚车，在喧闹的人声中被押上宣判台。

贺百丁打量台下，黑压压全是人头，全昂着愤怒的脸瞪着他们。他明白了，他之所以一次次逃脱死神的怀抱，是老天爷特意骗他活到今天，让充满革命激情的群众羞辱他、诅咒他不得好死。他忽然听见一个浑厚的男声宣布：“判处贺百丁有期徒刑十年。”他想，只是判十年，不是死刑，这是老天爷还要惩罚他！当他听到刘于一是判“七年”时，他心里竟生出一丝嫉妒。怎么只判刘于一七年？打延安时，刘于一是刘勘的军参谋长，通常参谋长是最坏的，是给军长出阴毒招的，他想。台下是黑压压的群众，头上是十月国庆节里一颗金灿灿的太阳。宣判大会后，他们被押上囚车，游街示众。回到监狱，他想自己将要在这监狱里关十年，就恨。“刘参谋长，打延安时，你们第二十九军比我新二军凶多了，凭什么只判你七年，我倒判了十年？”他觉得委屈地嚷道。刘于一说：“你是第一兵团副司令，中将，你官比我大，当然比我判得重。”贺百丁说：“这不公平。”刘于一冷笑道：“这世上哪有公平？”

一个星期五，何小玉来探监，外面很热闹，游行队伍呼口号的声音都从监狱的围墙外传了进来。何小玉着一身灰绿色列宁装，头发梳得很抻，拎着一盆腊肉，还给他送来冬装，冬天了，早晨起床，何小玉穿着毛衣都感觉肚子凉。她看着丈夫，见丈夫胡子长到寸多长了，而且有很多白胡子与黑胡子挤在一起，更像个老人了，便不悦地问：“你怎么不刮胡子？”贺百丁回答：“待在牢里，刮了给谁看？”何小玉批评说：“你不刮胡子更像漫画里的国民党坏人。”“什么像？我就是国民党坏人。”他问：“贺兴、贺强好

吗？”

何小玉是个坚强的女人，大小姐出身的她，一贯报喜不报忧。她不想告诉丈夫，自从他进监狱后，家里一切都变了。贺兴失踪了，江永的农民跑来抓他回去批斗，贺兴当时在后面房里，一听到说话的是江永人口音，忙从窗户里跳出去，跑了。何小玉不敢把这事告诉丈夫，怕他坐牢都坐不安心。“你好好接受改造吧，贺兴、贺强都好，”她表情淡漠地说，“他们都担心你呢。”她瞟眼看守，又补一句：“贺百丁，你要好好听共产党的话。”贺百丁说：“我听共产党的话。你要贺兴、贺强不要背包袱。”何小玉脸上呈现一抹惨淡的颜色，“我会督促两个儿子要求进步。”贺百丁心里难过，说：“我对不起他们。”

谢乃常很担心马沙丽，心里十分自责，真不知道如何办。这天晚上下雨，淅淅沥沥的雨声把人都滞留在家里，九点多钟，他打把伞，悄悄来到群艺馆。马沙丽家很安静，灯黑了，他猜测马沙丽和她的两个侄儿都睡了，便轻轻敲了敲马沙丽房间的玻璃窗，马沙丽在房里警惕地问：“谁？”他答：“我。”

门开了，马沙丽闪身出来，两人不说话地往画室走去。马沙丽一走进画室，便说：“我说了，你不要来。”她肚子已经很大了。他内疚地说：“还是让我承担后果吧？这样，对你也公平一些。”马沙丽的目光落在他脸上，“我真的不需要你承担。”画室里只有他俩，他把马沙丽搂到怀里，马沙丽就温情地靠在他身上。他说：“我准备找你们领导说明这事。”她摇头，“我已经说了。”他问：“你是怎么说的？”“我对馆长说，我有天在水绿洲画写生，画晚了，遭遇了流氓，就一次，但导致我怀了野种。”他一听“野种”，不免羞愧。她又道：“馆长很同情我，劝我把肚子里的野种打掉。”谢乃常如鲠在喉，她说：“我哥说，当年土司总是送白族或傈僳族少女给你，就是想在你身上借种，有这事吧？”他似乎明白她的心思了，说：“你大学毕业，女知识分子，也信这些？”她说：“遗传基因很重要。我曾经想，我要就不结婚、不生孩子，要生孩子就要有个好种。”“你太天真了，”他说，“你大哥在你面前瞎吹我，我其实只是个贪图享受的普通人，外加有一点好运气。”

两人没谈多长时间，马沙丽有些不安，希望他早点走，告诉他自从她有了身孕后，群艺馆里就总有人盯着她。“你不要再来了。”她说到这里，脸上飘荡着一抹矜持和骄傲，“你走吧，别管我。”他想象不出她将面临的一切，他知道没有坚强的意志是扛不住的，“我怕你受不了。”她再次把头靠到他胸前，抱住他，“我对你没有更多的奢求，你能让我怀上孩子，我已经很感激你了。”“你真是个傻女人。”他没把这话说出口。

有半年时间他都没与马沙丽见面，每当想起这个女人，他就悄悄把这女人

从他脑海里抹掉，他和所有那些打过仗的将军都有这种超凡的、抹掉记忆的本事，这是战争年代里锻炼出来的。多年前，他非常年轻的时候，他第一次杀人，于攻打衡阳时亲手打死的湘军营长，经常来到他脑海里，可怜兮兮地睁着死去的眼睛望着他，他实在受不了。有天，他强迫自己不去想这些被自己打死的人，强迫自己忘记他们，结果做到了。从此，他想忘记谁就可以忘记谁了。在云南时，高中汉时常独自到他梦里来，最开始他还开心，认为高中汉是来梦里陪他，就觉得梦乡里也不寂寞。有天，高中汉在他梦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他不悦了，说："老七，你不要来了，等我死的时候再来吧。"高中汉从此就消失了。郝光发战死后，也时常来他梦里，他把郝光发也赶走了，说："老八，别来找我，你去害日本人吧。"郝光发立即遵命地隐没了。现在，他不得不对自己说："我既然帮不了她，就不要想她。"马沙丽也识趣地从他脑海里溜了出去。

文化大革命正干得轰轰烈烈，广播里天天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富雅坪虽只是条小巷，但它连接着两条大街，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天天押着"走资派"、"当权派"游街，喊出的尖利口号声，把住在富雅坪的参事们吓得躲在家里不敢出门。陈东山问："老谢，这是怎么回事？"谢乃常也迷惑，这社会已经不是他能理解的了，他想了下说："这大概就是共产党提倡的民主、自由和平等吧，谁说得清？"有天晚上，来了批红卫兵小将，都是些中学生，来揪斗住在富雅坪的前国民党将军，陈东山的房门被红卫兵小将一脚踢开，一个红卫兵小将瞪着陈东山说："谁是国民党反革命分子陈东山？"

陈东山在谢乃常眼皮底下被红卫兵小将抓走了，他只身来到北正街的小院子，他有几年没来了，虽关着门窗，但仍是满屋尘埃。他开始收拾，忙了大半个晚上，总算把北正街的家收拾得干净、光鲜了，睡觉时，被子却有一股霉味。天亮后，他把被子拿到太阳下晒，去街对面的一家饮食店吃了碗面，接着，他向湘江边的租房走去。战争年代给了他狡兔三窟的理念。陈妇人看见他，问："谢老哥，你还好吧？"他答："我还好。"他走进房间，陈妇人站在他身后说："我每个月都进来打扫一次，我想你既然没退房，就还会来。"他谢了陈妇人，床上铺着的棉絮已经卷了起来，他把棉絮铺开，人一躺到床上，瞌睡就爬上了眼睛。傍晚，陈妇人留他吃饭，他说："现在社会很乱，我可能要在这里住一阵子，你要愿意，我就在你家搭伙食吧。"他在租房住了三天，第四天他回富雅坪的家，还只走在路上就听见批斗声，他连家都不敢回了，又折回租房。这里很安静，游行的队伍不会游到湘江边上来，这里也没人呼革命口号。

他在陈妇人这里住了半个多月，有天下午，他回富雅坪，高红梅看见他，说："王一庄和陈东山被揪去斗了几天，又放回来了。"他左右望望道："没人要揪斗我吧？"高红梅告诉他："参事室的张主任来找过你，我说我都不

晓得你去了哪里。”他本来想在家里睡觉，可是九点钟，有红卫兵小将拥进贺百石家抄家、抓人。他走出来，就见一大群持着大刀、梭镖和棍棒的学生，正气势汹汹地围着贺百石家。他知道这些红卫兵小将都跟着这个时代一起疯了。他逃也似的走出富雅坪，缓步来到北正街的小院子，他站在星空下喃喃道：“不知马沙丽生下孩子没有，我得去看看。”

一个星期天，他买了几瓶苹果、梨子罐头，还买了那个年代里很少有人吃得起的燕窝，向群艺馆走来了。群艺馆的大门敞着，门上、墙上，到处都是大字报，揭露这事、批斗那人。他匆匆打量大字报，大多是针对前馆长、副馆长的，还有揭露某老师作风不正派的。中国人变恶劣了，把隐私和丑事都搬出来展览，他想，边看有没有写马沙丽的，没看见，他向马沙丽家走去，有人望着他，他一脸正色地走到门前，忽然听见婴儿的啼哭声，他一阵激动，顾不得那么多地叩了叩门。一个男人开的门，男人一愣，马沙丽探出头看见他，一笑说：“这是我二哥。二哥，这是大哥生前最崇拜的谢司令。”他答：“只是个普通老百姓。”一个女人从房里走出来，手中抱着个男婴。马沙丽说：“我二嫂。”婴儿在那女人手中啼哭，马沙丽接过婴儿，解开衣服，将乳头塞给婴儿，婴儿不哭了。她说：“我和谢司令是在公园学太极拳时认识的。谢司令，你坐啊。”谢乃常把手中的东西放下，马沙丽说：“二哥、二嫂，谢谢你们。”这是逐客令，二嫂说：“那我们走了。”

二哥、二嫂走后，马沙丽说：“我说了你不要来。”他说：“我给你添麻烦了。”她一笑，“我愿意。”她脸上有很多当母亲的慈爱——这只有那种心地纯洁、善良的女人脸上才会有。婴儿吃完奶，这才睁开一双小小的眼睛看他，她小声对儿子说：“宝贝，爸来了。”婴儿对父亲“哦”了声。他很高兴，“这孩子真健康。”马沙丽满脸幸福，“他太能吃了，一天要吃很多次奶，吮得我乳头都痛了。”他说：“会吃就好。”“你抱抱，我去做饭。”

他很珍爱地接过儿子抱在怀里，儿子在他怀里很安静，他看着儿子稚嫩的小脸蛋。马沙丽开始择菜，边问：“你还去公园练太极拳吗？”他答：“散了，刘师傅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了，他年轻时当过一国民党要人的保镖。这段历史被人翻了出来。”吃饭时，只有他俩，他问：“你两个侄儿呢？”她答：“住到我二哥家去了，等我儿子一岁了我再把他俩接回来。”他在她家没坐多久，有马沙丽的同事进来东看西看，马沙丽便下逐客令：“我就不留你了。”

过了几天，他送来十包奶粉，还送来了麦乳精和几听肉罐头，但他没在这里坐，放下东西就走了，因为马沙丽的二嫂在这里。他回到富雅坪，高红梅望着这个目光涣散的男人，惊讶道：“老爷就回来了？”他很少听老婆用这种挖苦的语气说话，笑了，“不能回来吗？”“我以为你这一走，又是一个星期不见人呢。”女儿还没露面，脚步声就率先涌入，他放下报，看着女

儿，女儿说："爸，我们团长被打成反革命了。"他问："他怎么这么倒霉？"女儿昂起俊俏的红润润的鹅蛋脸，"我们团长待人很好的。"他想这社会已经不是自己可以理解的了，恶人如阴沟里的臭水样一个个涌了出来，凶凶地揪人、斗人。他告诫女儿："文清，要是团里开会，让你发言，你只说共产党好就行了。"女儿用清亮的嗓音道："团里政治学习时，每个演员都要表态呢。"女儿身高一米六三，脸不大，脖子细长，苗条，人就如根蒜苗样高高挑挑。他强调："表态时，你要始终坚持一条：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别的话，都不要说。"女儿答："知道了。"

有几天，又一次抄家之风席卷着富雅坪的前国民党家庭。陈东山家和王一庄家，再次遭到红卫兵小将洗劫。这些红卫兵，对富雅坪一带情有独钟，知道谁家有前国民党中将，谁是前国民党少将。有天晚上，红卫兵小将冲进王一庄家，勒令王一庄一家五口站在厅堂里，在王一庄家翻箱倒柜。他们把王一庄收藏的字画从墙上扯下来，扔到地上，把王一庄收藏的真假古董统统砸烂。他们忙碌了一阵，又闯入陈东山家，见桌上摆着只花瓶，抓起来就摔到了地上，碎成八瓣。陈东山心疼地说："红卫兵同志，这是元代的花瓶啊。""谁是你的同志？"那红卫兵小将说，"到底是顽固不化的国民党分子，家里还保持着封资修的东西。"

谢乃常听见了，赶紧把五斗柜上的一对宋代花瓶取下来，塞进衣柜里。红卫兵小将在陈东山家这里瞧，那里看，再也不见一件值钱的东西了，便大失所望道："你们国民党家里原来也没什么东西啊。"陈东山说："是没什么东西。"另几个红卫兵小将板着脸敲开了谢乃常家，谢乃常站在门口，很镇静，"有事吗？"一尖脸红卫兵问："你是什么人？"谢乃常一本正经地答："小同志，我是好人，我在'西安事变'时抓过蒋介石。"一旁的方脸红卫兵小将很惊讶，问："你既然抓了蒋介石，怎么不把蒋介石枪毙？"谢乃常信口道："当时我请示过周总理，周总理说不能枪毙。"几个红卫兵迷惑了，因为周总理是他们敬爱的，尖脸红卫兵问："这么说，您是共产党？"他微笑着回答："'西安事变'时，我是杨虎城将军的部下，是中共地下党。"另一红卫兵不解道："为什么蒋介石又被你们放了呢？"谢乃常答："是毛主席指示周总理做杨虎城和张学良的工作，当时要共同抗日，所以放了蒋介石。"问话的红卫兵听毕，自作聪明地说："懂了，您是老革命，从事地下工作的。他没问题，我们走。"

陈东山听见了，待红卫兵小将们走后，讥诮道："老谢，什么时候你成了地下党？"谢乃常神秘的模样一笑，"我是中共地下党的朋友。""你可没这么说，我明明听见你说你是中共地下党。"谢乃常又笑，"我还没说完，他们就替我说了，说我是老革命。"陈东山下结论道："谢司令，我看参事室里就你最不老实。""他们想要我是地下党，我就是地下党。""佩服，"王一庄从家里走出来，大声说，"老谢脑子反应快。"谢乃常答："我是就汤下

面。”

家里还有些金条和古董，他可不想被这些无法无天的红卫兵小将砸烂或抄去。他拎着这包东西来到北正街的家，藏好。他就住在北正街，与这条街上的人保持着距离，自己买菜，自己弄饭。一个星期五，他回富雅坪，从前很热闹的富雅坪，此刻阒寂无人似的。过去，这些前国民党的将军们，说话声若洪钟（年轻时身为团长、旅长，站在几千官兵前训话，嗓门不大还真不行），隔两层墙都能听见，如今，即使是打开门窗，也没有声音进来，好像这条街已变成一条死巷了。吃过晚饭，他去了北正街的家，贪图着这里的宁静和孤独。有天，他午睡起床，听见有人敲门，是马沙丽。她穿着草绿色假军装，一张脸瘦些了，明显憔悴了。他说：“是你——”她对他挤下眼睛。他看眼街上，没人注意他们，他关了门，这才问：“出什么事了？”马沙丽笑道：“什么事都没出，只是我想你。”她说得很认真、坦然。他问：“儿子还好吧？”她答：“好，活泼得很。”他高兴道：“那你应该把儿子带来给我看看。”她说：“我一个未婚女人，带着儿子四处走，招人议论。我二哥二嫂把我儿子接去了。”

他为她泡杯茶，“你还好吧？”她清清嗓门说：“我好。”她没说真话，她的单位正在全力审查她，原馆长被关进牛棚后，新馆长要她把孩子的父亲供出来，说：“你只能骗老馆长，我才不相信你那些鬼话。你老实交代，孩子的父亲是谁？”她说：“我怎么知道？”新馆长阴着脸说：“别哄鬼了。以前有个老男人经常来找你，是不是他的？”她昂起倔犟的脸，“请你不要侮辱人，那个人是我请来的模特儿。”新馆长说：“你未婚先育，属于道德品质败坏。”他们把她的画室没收了，同时也把一只只画绷和油画颜料都锁进了保管室，不准她画画，“你不交代，就不要画画了。”新馆长让她在群艺馆打杂。但她是个坚强的女人，敢于面对不公。她把脸上的那抹不悦抹掉，假装生气道：“我看不起自己，因为我总是想你。”两人很久没相拥了，这一拥抱，一股暖流便在两人心田上流淌，血液也沸腾起来……

贺百丁进了监狱，贺兴失踪了，贺强在江永当知青，何小玉悲伤地感到自己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这是命啊，她想，命运这只大船把她载到了凄凉的荒岛上。这天晚上，她打水洗澡，拎着桶子走进洗澡间，洗澡间里有盏十五瓦的电灯，悬在顶上，她脱去衣服，洗澡时，她背对着门，却感觉好像有目光盯着她似的。她折过身体，看门，从门缝里望出去，似乎看见了一只眼睛。她尖声道：“谁？”门外没有声音，但她感觉那只眼睛离开了。她不是个怕事的女人，为证实自己的判断，她把眼睛贴到门缝上，就见一个人影悄悄走开，是张健。多年前，她曾多次要把姑娘介绍给他，他都找借口拒绝，就是十多年前，他们一家人从武汉转回湖南后，她还托人给他介绍过一寡妇，那寡妇还有几分姿色，可张健嫌她有一儿一女，拒绝了那门婚事。张健小她几岁，两次救过贺百丁的命，如今却在用一双战

争年代杀过很多人的手养她，她感觉既羞惭，又无奈。她一直是家庭妇女，吃着丈夫的工资，如今贺百丁判了刑，自然也没了工资。张健在区办厂做翻砂工，虽然身份是国民党将军的副官，但他在翻砂厂一直是名普工，力气大，又有一身武功，人家反倒不敢惹他。因为打倒他和不打倒他都没什么区别。

第二天一早，何小玉弄好早饭，张健吃了饭，丢下碗筷走了。她洗了碗筷，走进卧室，无意中瞟一眼镜子里自己这张脸，她老了，脸上不光只是鱼尾纹众多，额头和嘴角都有了她不愿意瞧见的皱纹。“如今你是个老太婆了”，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上午，她去买菜，回来后做饭。中午，张健回来，两人对面对坐着吃饭，张健脸上毫无表情，她也没提及他偷看她洗澡的事。十月的阳光和煦，一个下午，她都坐在阳光下瞧着墙边的菊花发呆。五点钟，她才想起该做晚饭了。她把晚饭做好，等他回来，感觉像等丈夫回来，就觉得荒谬。他回来，脱下灰蓝色工作服，洗了手，坐过来吃饭。她心里哀叹，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他吃她家的饭，丈夫是堂堂的中将副司令，她是副司令夫人。如今他倒成了她的依靠！她有每天沐浴的习惯，八点多钟，张健进了房间，她去洗澡。下午时，她在门上钉了两颗钉子，把衣服挂到门上，洗澡时，她的听觉放到了门外，就听见很轻的脚步声走近了洗澡间。她知道他看不见她洗澡了，那条最宽的门缝被她挂的衣服遮住了。洗完澡，回到卧室，头发还是湿的，她用干毛巾揩着湿发，边看镜子里自己这张老脸，头发有些花白，感觉岁月很无情。

星期天，一个很白的太阳一早就悬在东边，她想把被子洗洗，张健见她在洗被子就过来帮忙。她说：“不用，我自己来。你要没事，去看看你的老长官吧。”张健说：“姐，我会去的。”张健也是这几年才改口叫何小玉姐，过去叫她“夫人”，后来叫“表姐”，这两年他把“表”字擅自取消，就叫一个“姐”字，开始一家人都觉得他这样称呼有点过于亲近，但听多了就习惯了。次日，张健拿了工资回来，三十六块五毛八分钱，全部交给她。她退给他十二块钱，说：“你去寄五块钱给贺强，买三条飞马，明天我去监狱。”

她去监狱送烟时天色还好好的，就没带伞，回来时突然下雨，淋了雨，尽管一回家她就换了身干衣服，还是感冒了。她感觉脑袋很重，如灌了铅。张健回家，见她脸色红彤彤的，身体却软绵绵的，问：“姐，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她回答：“我没什么。”张健伸手摸她的额头，额头很烫，吓了他一跳，“姐，你病了啊。”家里备了药的，张健找到治感冒的药，倒杯开水，一摸，烫手，忙用嘴吹开水。这一切她都看在眼里，多少年里，谁这么关心过她？她有些感动。她把药放入口中，接过杯子，喝口水，将药片咽下，躺下了。一早，张健过来看她。门没闩，他走到她床前，伸手探表姐的额头，仍很烫，他惊诧道：“姐，你烧没退啊。”她已烧得分不清时间

了，问："几点了？""七点钟。"她挣扎着起床，但一阵眩晕又让她躺下了。他说："你不用起床，我去买几个包子回来。"他出门，街上是十月里萧肃的景象，一颗红日正悬在东方，红红的光涂抹在他冷淡而刚毅的脸上。他买了四个包子，自己吃两个，留两个放到她床边，去了厂里。

厂里已停止生产，大家天天坐在车间开会学习，读报纸，学中央文件。他从不发言，只是坐在一隅听那些爱说话的人发言谈觉悟。他的思想不在他们身上，多年里身处副官的军旅生活，使他懂得身份这东西决定一个人说话的分量。他捡起一根棍子，在地上胡乱画着。车间主任说："张健，你也表个态。"张健憋了一气才答："我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党中央。"车间主任笑道："这个态表得好。"他回家，包子还在何小玉的床边摆着，早凉了，那杯开水也原封未动地搁在椅子上。他知道她没吃东西，关心道："姐，你不吃东西怎么行？我去给你热包子。"他蒸热包子，又把炊壶掇到火上，这才走进房间。何小玉又恹恹地睡着了，一头散乱的头发垂在脸、脖子和枕头上，一张脸红红的，闭着眼睛，抿着嘴。他惊呆了，觉得她美艳极了，还很温柔、恬静。

多年来，他一直爱着这个女人，一直不愿离开这个家，是因为他感到一旦离开这个家，就再也不能天天看见她了。她是他心里的一座高峰，一个无法逾越的壕沟。十岁那年，他第一次看见她，是在她家，她穿着漂亮的红裙子，头上扎着红结子，脚上是双红绣花鞋，他当时惊呆了，这可是他从没见到过的美极了的姑娘。那时，他就发誓，长大了，他一定要娶表姐。然而，他稍稍长大后，才明白他是穷小子，而漂亮的表姐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后来他知道表姐嫁给了一名军官。少年的他别提有多懊恼和悲伤！他变得好斗，经常拳脚伤人，正好那段时间表姐回常德看父母，他求母亲，让母亲跟表姐说他愿意在表姐夫身边当兵。母亲知道儿子任性，担心儿子会在县城里闯大祸，于是求侄女，让何小玉把表弟带到军队里去。从此，张健便跟着表姐夫南征北战，表姐夫的官职越升越高，而他永远只是表姐夫的副官，但他没怨言，反而很高兴，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留在表姐和表姐夫身边。每次出征，表姐都对他交待："张健，给我多长只眼睛，一定要保护好你表姐夫。"别人的话，他大多当耳边风，但表姐的话，他从来都是不折不扣地执行，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继续留在表姐身边。表姐是他用生命去爱，用生命去捍卫的世界。

此刻，她给他的感觉变了，她不再是一座高不可攀的雪山，不再冷艳、冰凉，变成一个温柔、软弱、令人同情、遭人怜爱的女人了。这种感觉让多年来把爱情藏在心底、像只绵羊样生活在贺家的他，忽然勇气百倍。他伏下身，吻她的头发。她的头发不香，扑入他鼻孔的是一种淡淡的味儿，什么味儿，他说不出。她的脸也不光泽，但这张脸是他迷恋多年的脸蛋，他低下头，亲她的面孔。她惊醒了，"你干什么？你竟敢欺负我，你太放肆

了。”他呆呆地望着她，两行眼泪夺眶而出，“表姐，我不敢。”何小玉怏怏道：“你给我出去。”

有段时间，武斗越演越烈，这个派性与那个派别产生矛盾，就大张旗鼓地打起来，先是棍棒、砍刀那些原始的冷兵器，后来发展到枪支也参与进来了。有天，谢乃常走在街上，突然枪声四起，原来两派真刀真枪地开仗了。他对枪声十分熟悉，一听有机枪声，疑惑了，不敢逗留在街上。高红梅见丈夫刚出门又折回来，感觉新鲜，“今天不出去了？”他说：“外面在打仗。”高红梅也听见了枪声。门外是十点钟的阳光，枪声顺风传来，时而激烈，时而稀疏。王一庄走来，陈东山也出现在门口，他说：“坐吧。”三个老军人就倾听着街上的动静，枪声渐渐冷下来。他走进参事室大楼，只有张主任在上班，他得接待一些跑来外调的人，看见他，客气道：“谢参事来了。早几个月，政协和统战部的造反派跑来翻看档案，你的档案是参事室里最干净的。”他听张主任这么说，感觉自己很走运地松了口气。张主任突然表情神秘地说：“谢华被关起来了，有人揭发他是叛徒。”他满脸惊愕，“这不可能吧？”张主任说：“现在见风就是雨，只要有人揭发，先抓起来审问，没问题，再放。”

谢乃常没底了，能保护他的人，在他心里，第一个便是谢华，谢华老革命，级别又高，现在谢华被抓起来了，看来他以后得更加小心。他对高红梅说：“你别找我，我要躲起来。”高红梅在他面前逆来顺受，她始终保持着少女时看他的眼光，那眼光里的谢司令是个高不可攀的英雄，尽管她生活在英雄的身边已经很多年了，英雄的光环也暗淡了，可是只要她一想起连她父母和叔伯辈最敬重的大土司也对他敬重有加，就觉得她的丈夫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男人。她说：“你有神佑，不用躲也不会有事。”他说：“你不懂，没有什么不可能。”

他住到了湘江边上，把伙食搭在陈妇人家，“我这是躲灾，”他对陈妇人说，“现在这个社会，我都不知道谁是好人了。”“别人我说不准，您是好人。”陈妇人答。有陈妇人做饭菜，他只须每天在湘江边上走走，看一些灰头土脸的男人钓鱼。他去日杂店买根钓竿，混迹其中，戴顶草帽，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地坐在河边，也不是真的要钓鱼，而是用这种方式休息。

这年国庆节，儿子谢国栋回来过节，着一身草绿色假军装，还戴顶假军帽，这是那个年代的时髦服饰。他瞥眼儿子，儿子在他眼里变结实了，一张过去很白的脸晒得黑黝黝的，但更英俊更精神了。儿子二十岁，下放到零陵县前进公社快三年了。他问儿子：“你们前进公社是不是也在搞文化大革命？”儿子答：“搞得很凶，知青们闹得厉害，冲撞县武装部，抢出了很多枪和手榴弹。”他听儿子说完，告诫儿子道：“国栋，现在虽然看上去很乱，其实一切都在中央的掌控中，你不要参与。”谢国栋做了下扩胸运动，“爸，我对政治没兴趣，我想学兽医。我们前进公社里有个兽医，吃

香喝辣的，附近农民的猪生病了、牛生病了，都请他医治，很俏的。”他听儿子这么说，觉得儿子聪明，“学兽医好，跟畜牲打交道比跟人打交道更安全，畜牲不会跑去告你说了什么反动话。”儿子答：“正是呢。我们公社要我们知青背靠背，相互揭发，猪和牛总不会在背后揭发我。”

谢乃常想起了白中一，去年端午节，白中一来拜访他，还带来了一壶茶油和自己包的粽子、自己做的盐蛋。现在儿子想当兽医，他写了封信交给儿子，让儿子执着信去白塘公社找白中一，儿子第二天搭车去了，并把白中一带回了家。白中一一进门就尊称他“长官”，虽然没穿军服，仍对他敬了个军礼。“什么年月了，还搞这一套？”他批评说。白兽医虽快五十岁了，一张脸却颇有些调皮，目光睿智。谢乃常说：“白中一，我把儿子拜托给你了。”

儿子当天就去了白兽医家，在白兽医家住下了。白兽医家在那个年代算不错的，有一栋房子，七八间。白兽医只有一个女儿，生于一九五四年，这会在县一中读初一。白兽医尽管是“右派”，可是农村里，就是大队支书、副支书和大队民兵营长家里也养猪，就都不敢得罪他。谢国栋在白兽医家住下不几天，白兽医就很满意他了，对大队支书说：“四毛，叔叔老了，这个青年很不错，让他接我的衣钵再好不过了。”大队支书与白中一是亲戚，两人的父母往上追溯两代就有血缘关系。大队支书当过几年兵，他问白中一：“叔叔，他是哪里来的？”白中一一脸尊敬地说：“他的父亲可是个英雄，你叔叔连他父亲的一枚手指头都不如。你得想想办法，把他的户口转到我们队上来。”过年的那几天，白中一身着蓝中山装，戴顶黑呢子帽，笑嘻嘻地敲开谢家的门，“拜年拜年，”他打着拱手说，“长官，您公子如果真决定学兽医，在下在白塘公社还是有点薄面的，可以让您公子落户到我们大队。”谢乃常看着老部下说：“那就麻烦你了，白连长。”白兽医此前是坐在藤椅上说话，一听老长官叫他曾经有过的军衔，人就机械地一弹，立即一个军礼敬给他，“在下一定完成任务。”

星期三的晚上，他来到北正街的院子。马沙丽有三个月没来了，他不恼，等着她，边看随身带来的报纸。他听见敲门声，走过去开门。她穿着棉衣，脖子上系着条灰色围巾，头发有些乱，是风吹乱的。他让她进来，边问：“儿子还好吧？”她答：“他好。”她跟着他走进室内，灯光下，她脸上可没有喜悦，只有紧张和失意，她是个掩饰不住内心思想的女人。他问：“你怎么了？”“我没事。”他敏锐地感觉到她不好，“你有事瞒着我。”她把自己投到他怀里，眼泪就在她脸上淌下来，“我被打成‘黑画家’了。”

她告诉他，她画的那幅获了奖的油画，被视为诬蔑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黑画”。他不懂，等她略微平静点后，问她：“谁把你打成‘黑画家’的？”她抽抽嗒嗒地告诉他，新馆长是个四十岁的男人，四年前死了老

婆，一直觊觎着她，曾劝她打掉孩子，还劝她不要承担抚养侄儿的义务，因为这个“义务”应该由她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一起承担。她没听他的。后来，她生下儿子后，他又向她表白，如果她愿意嫁给他，他会照顾好她的儿子。她拒绝嫁给这个阴险的男人。她说：“他是个什么人我太了解了，全身上下没有一根好骨头，害起人来不择手段。我们馆长，就是被他整倒的。”他悲哀地感到，人性的恶，在今天被放大了。他说：“那你现在怎么办？”她说：“我别的都不怕，就怕他把我开除公职，他说过这样的话。”“开除公职？他是干什么的？”“以前是办公室的一个普通干部，一肚子坏水，很无耻。”她说。他的心情被她弄得很坏，她的心也在别处。九点多钟时，他劝她回家，免得别人说她的闲话。她听话地走了，他想，自己老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关心的人被别人欺负。

下一星期三和再下一个星期三及后来一连五个星期三，他都没等到她。他决定去群艺馆打听一下。群艺馆的墙上贴满大字报，有几张是批判马沙丽的，说马沙丽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孝子贤孙，其兄是国民党历史反革命，其父是长沙市旧社会的黑帮成员，而最最可耻的是，她不顾伦理道德，未婚生育，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等等。他看得头都大了。他走到她家门前，一个显然不是马沙丽的女人正坐在门旁择菜，他问：“请问，马沙丽是不是住这里？”女人答：“马沙丽被开除公职，搬到街上一处傍着公厕的房子住了。”

另间房子的门开了，走出来一个中年男人，问：“你是干什么的？”这男人四十来岁，生一张尖瘦的脸，三角眼睛，目光刁钻。他想这个人应该是马沙丽说的馆长，试探道：“请问你们馆长是谁？我有个情况要向馆长反映。”男人说：“反映什么情况，你说吧？”谢乃常灵机一动，说：“我听说你们馆长的父亲，是隐藏在大陆的国民党特务。”尖脸男人吓得一弹，用极凶的口气道：“我父亲是食堂工人……”他想，果然是馆长。

那时候厕所还没进入家家户户，一条街上一般都会建一处公厕，掏粪工每天都会到公厕边掏粪。紧挨公厕有间房子，墙壁又黑又脏，门歪着，他见马沙丽着一身灰色衣服，正拿着扫把扫公厕旁的小巷。一个一岁多的孩儿，一张脸脏兮兮地从那张歪着的门里走出来。马沙丽看见他，脸红了下，那是自尊心受挫而产生的羞涩。他说：“我刚去了群艺馆。”他只须说这一句，她就明白他什么都知道了。她转身进房，房里有只水桶，她舀瓢水，洗手。他看着儿子，儿子长一颗圆圆的头，额头上破了皮，跌倒时擦破的，有血痂。“你们馆长蛮毒啊，”他盯着她说，“你怎么不去告他？”她脸上除了委屈，还有轻蔑，“告他？他阴险透了，没人比他更坏了。”他只是在这里站了几分钟，就感觉很难受，说：“马沙丽，住到北正街的院子里去吧。”她说：“我就偏要住在这里，他想害死我，我死不了。”他看眼门外，“这里实在太臭了，怎么能住人？”“你别管我，”她摆下手，“我会照顾

好自己。”

太阳快落山时，文清回来了，女儿很漂亮，身姿窈窕，一看就是个优秀的舞蹈演员，也许体内流淌着汉族和白族女人的混合血液，就热情、奔放，虽然她表面上是个优雅、端庄的姑娘。他问女儿：“你们团里没人拿你做文章吧？”女儿一愣，说：“我是小演员，没人注意我。”这天下午，他去银行取了两千元现金，很厚的两叠。当时人均生活费每月八元，一个有着三十五元工资的男人或女人，可以养活一家人。晚上，他悄悄来到公厕旁，一盏昏暗的电灯吊在这间臭烘烘的房子里，马沙丽什么也没干地坐在门旁，儿子坐在床上玩着什么。这是四月份，天开始热起来，整个房间都被臭气包裹着。她拿块抹布，把一张靠椅抹了下，“坐吧。”外面人来人往，大人、小孩，有的是路过，有的是上厕所，似乎都把目光投向了他们。他把两千元塞到她手上，“这是两千块钱，我下午从银行取出来的。你去租间房住吧，这里太脏太臭了。”马沙丽的手抖起来，她本能地环顾四周，再望着室内，室内十分简陋，柜子倒是有一个，可她自己都不敢把钱放在柜子里，而是放在身上，她说：“你真好。”

他没在她这间臭烘烘的房子里坐多久，她一个人带着儿子，来任何一个男人都会引起别人注意和猜疑。他说：“你有什么困难，就去北正街找我，我每个星期三晚上在那里等你。”他走在街上，感觉人的命运真是难测，他恨自己害了她。

有天早晨醒来，他去街上吃肉丝粉，吃米粉时看见一个只有一只左手的乞丐佝偻着身体，伸出肮脏的手向走出米粉店的人讨乞，那男人吼一声“滚开”，乞丐缩回手，转头扫了眼吃粉的他。他感觉这个乞丐有点面熟，乞丐又回头望着他，一张肮脏的脸上呈现着几丝惊愕。他霍地起身，走到乞丐面前问：“你是何绍晖？”何绍晖的脸上流下两行浑浊的老泪，激动地含糊道：“大大哥，我我是是何绍绍晖。”他默默地打量着一身肮脏不堪的何绍晖，这可不是他记忆里那个乐观、勇敢、沉着、冷静的何绍晖啊。他离开云南时，何绍晖的右手还在他右肩膀下握着枪呢，他问：“你的右臂呢？”何绍晖答：“早早早没了。”他见何绍晖瘦得皮包骨头，便说：“来来来，吃碗米粉吧。”

何绍晖跟着他走进粉店，但他刚想坐下，身上那浓烈的怪味儿立即招来了粉店经理，“你出去。”经理满脸不悦道。谢乃常对经理说：“他是我的老朋友，我请他进来吃碗肉丝粉。”经理不愿意乞丐走进粉店，说：“让他在外面吃，他身上太臭了。”谢乃常很久没瞪过人了，觉得没人值得他用眼睛瞪，此刻，他瞪一眼经理，说：“他只有一只左手！”粉店经理见他目光里有火焰，忙捂着鼻子躲开。谢乃常买了碗肉丝粉，端到桌上，何绍晖低头吃着，用左手吃粉的何绍晖，吃相很狼狈，一碗滚烫的肉丝粉被何绍晖三口两口地吃光了。他又买一碗，何绍晖再次吃光。“好久没吃过这么鲜美

的粉了。”何绍晖说。

两人走出粉店，他领着何绍晖走进澡堂，“你先洗澡，我给你拿身衣服来。”他说，转身去家里拿来衣裤，把何绍晖的那身乞丐衣服扔进了垃圾桶。他比何绍晖高十几公分，何绍晖穿着他的衣裤，卷了袖子，扎了裤脚。他又领着何绍晖去理发店理发，把五寸多长的肮脏胡子刮掉，再走出来时何绍晖就不是乞丐了。他把何绍晖带回家。何绍晖告诉他，云南和平解放后，他和李光浩都想转业回湖南，但因他们在泸水和江心坡一带打过游击，熟悉那一带地形，部队首长就劝他和李光浩留下，让他们带领整编成解放军的原国军机场守备师的官兵，去打不肯投降的流窜到滇缅边界的国民党军队。“我和李光浩随大军来到泸水，我派李光浩与泸水县县长徐得胜和县保安团团长何小山联系上了，两人一见来的解放军是我们，也起义了。徐得胜和何小山都问起你，我告诉他们，你回湖南了。”谢乃常说：“这两个人，是我把他们留在泸水的。他们还好吗？”何绍晖答：“好，两人在段浩的劝导下，都娶了两个妻子，都有了孩子。”谢乃常问：“大土司还好吗？”何绍晖说：“我离开泸水时，他还特意为我饯行，现在就不知道了。”他接着说：“我在片马和江心坡一带打了三年，与国军残部在丛林里打，双方都有伤亡。知道谁是国军残部的司令吗？黄埔四期的李弥。”

谢乃常很知道李弥，那年他率部撤出泸水，卫立煌命令他助第八军攻打驻守在松山的日军，他率部截断了日军的增援，并攻占了两个山头地堡，阵亡了两百多官兵，可是松山战役后，李弥因功升为第八军军长，而他因在片马与英缅军开仗，影响了“中英邦交”，致使他立的战功，全当功过抵消了，因而没得到晋升。李弥很得意，着一身中将军服走到他面前，说：“本人升军长了，乃常君。”他气得掉头就走，倒不是生李弥的气，而是觉得自己对弟兄们不起。“一九四九年底，李弥化装成商人，秘密到昆明找我。”他回忆道，“当时我管着四个机场守备团，七千人，他来游说我，想要我跟着他干。淮海战役时，他已是第十三兵团司令，校长倚重信赖的人，他要我和他一起为党国尽忠。他指挥的军队与卢汉的军队在昆明外对峙，他许诺说，只要我把卢汉抓起来，他让我当第八军军长。就是校长本人亲自劝我抓卢汉，我也不会干了。卢汉抓了李弥，是我劝卢汉放了他。”

何绍晖说：“李弥不会尽忠的，他虽是军人，身上却有云南商人的特质，狡猾、多疑，不相信别人。他不是张灵甫，誓死尽职，他永远给自己留后路，这也是他能从淮海战役中脱身的原因。”“你说得对，李弥是只狐狸，在黄埔军校时，他干什么都备了两手。”他说。何绍晖笑了声，“一九五三年，我在一次与李弥的部队遭遇战中，负了伤，延迟了医治，只好把整条胳膊锯掉。伤好后，我转业到云南的一家工厂，那工厂在大山里，基本上是个与世隔绝的世界。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还没事，去年被在我眼皮子

下成立的厂造反派，当成潜伏在厂里的国民党特务关了起来。那些人天天抓着我批斗，逼我交代，我实在受不了，只好跑。我流浪到老家，一看老家的亲戚也跟着我这个国民党少将遭殃，就索性当了乞丐，碰到治安管理的人盘问，我就装聋卖傻，反正不说自己是什么人。”

他知道何绍晖是个温文尔雅之人，吃了苦、受了委屈，都不知道哭诉，这是他人好，不想让别人替他担忧。他满眼泪水地看着何绍晖，“老五，你就在我这里住下。”何绍晖望着他，“大哥，你说今天这社会怎么了？苦日子才熬过去没几年，怎么又文化大革命了？”谢乃常答：“我若知道，早住进中南海了。”有天，他把何绍晖带到白塘公社。白中一立即起身敬礼，何绍晖哪里受得了这个，慌忙道：“白连长，你这是要赶我走啊。”白中一大声说：“老婆，快杀鸡，我要宴请两位长官。”谢乃常把白中一拉到一边，说了来意，白中一道：“那让何副司令住在我这里，我这里安全。”白中一是个仗义之人，因打过日军，又在解放军的部队里打过国军残部，加上他多年里说话、干事都干脆、果断，让村里人觉得他是个血性汉子，就没人把他当“右派”。吃饭时，白中一满脸诚恳地说：“长官，你住在我这里没事的，大队书记是我亲戚。村里的畜牲都离不开我，没人愿意得罪我。”何绍晖说：“那太麻烦你了。”白中一答：“能留你在我白家住，是我白中一前辈子修来的福。”他亲自为何绍晖铺床，用一种在家人面前绝对权威的语气道：“别人要是问起，就说他是谢国栋的舅舅。”

贺兴被江永的农民造反派打得奄奄一息，这个桀骜不驯的知青，终于没走出自己命运里十分悲惨的一劫——那一劫是命里的事，他曾经想绕过然而没绕过去。他在江永县城闹腾一番后，本来逃离江永了，但他不该偷偷窜回江永县祭祀王美诗。还在两年前的冬天，他一直追求的王美诗，竟葬身于火海，成了只涅槃凤凰，飞离了这个世界。那天在那片火海中，确实有人看见一只凤凰一样的大鸟拍打着火焰，噗噗噗飞升，消失在冬日的星空里。那是一场很奇怪的大火。十二月份，很干燥的季节，谁也不知道会起大火，因为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但那天晚上发生了，住在礼堂台上的女知青全部葬身火海。

那场大火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省委和县委领导都相当重视，公安来了好多趟，调查此事，但毫无结果。王美诗的母亲于大火熄灭后的第二天傍晚赶来了——这是个相当坚强的女人，她没掉一滴泪，面部表情那样冷静，大家都觉得匪夷所思。县委领导问这个老女人有什么要求，她的回答有点出人意料：“我相信组织。”贺兴就站在她一旁，听她这么说，伤心地哭了。她反而安慰贺兴，“小贺，我都没哭，你哭什么？”

在王美诗死前，贺兴是个热爱生活，愿意付出一切且苦中寻乐的青年，心是向上的。除了读诗、写诗、吹口琴，他还爱打篮球。大队学校前有一块坪，他和弟弟就在那坪上安了个篮球架，买来篮球，邀着几个男知青打

球。大队前有条小河，水十分汹涌。他买来农林水电方面的书，阅读了几个通宵，几个知青凑钱买来柴油机和电线，在小河边建了个简陋的水电站，于那年十一月，他们睡的房子终于亮起了电灯。农民们不敢相信，都跑来看。大队支书很希望他的家能有一盏电灯，贺兴便把电线牵到大队支书家，那天晚上，支书很高兴地把几个大队干部召到家里开会、喝茶。民兵赵营长嫉妒得要命，也想让贺兴替他家装电灯，但赵营长家离水电站较远，买电线要钱，而赵营长又舍不得掏钱，贺兴就没给赵营长装电灯。

王美诗来到这个世界时是什么样子，走时仍是什么样子。她那纯洁、善良和美若天仙的身体，只是来这个龌龊的世界打个转身的，绝不会被污染。贺兴垮了。他恨，却不知道应该恨谁。王美诗一死，他突然觉得他为之奋斗和追求的精神支柱倒了。有天晚上，柴油机不转了，人家跑来找他去检查，他根本不需要电灯了，以前他是需要端坐在昏暗的灯光下给王美诗写情书，在煤油灯下写诗，诗里仿佛飘浮着难闻的煤油味。现在，他不需要写诗了，有没有电灯关他什么事？“别烦我。”他说。没人能劝动他，他悲伤地躺在床上，像头睡狮，让人躲得远远的。大队支书亲自上门劝他振作，他说：“给我出去。”

赵营长可不吃这一套，叫来两个民兵，把他拖下床，拉到田里。他蔑视一切，不跟民兵计较，但仇恨地瞪着赵营长说：“别人怕你，我贺兴不怕你。”赵营长也是个狠角，部队里待过的人，喜欢跟人斗狠，当天晚上，他带着几个民兵把贺兴捆了，边说：“不给你一点颜色看看，你不上得天了？”贺强出面阻挠，赵营长说：“你给我老实待着别动。”贺兴被捆在牛棚里关了一天，第二天赵营长问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吗？”贺兴讥诮道：“认识到卵！”晚上，贺强来了，替他解麻绳，说：“支书让我来的。哥，现在是文化大革命，知青们都动起来了。”贺兴还沉浸在失去王美诗的痛苦中，他活动着被捆木了的双手问：“文化大革命？”贺强答：“哥，你这一年关心过别人吗？你的思维处在休眠状态中。”

王美诗带走了他身上一切美好的情感，诗被他跪在王美诗的坟前一一烧了；口琴被他埋在了王美诗的墓下。以前，王美诗活着时，他干完繁重的农活，只要洗把脸，劳累就随那条毛巾的搓洗，落在了清凉的水中，再起身时他又浑身是劲了，走路、脚步都带着歌声。王美诗死后，一切都变苦涩了，没有人可以把颓废的贺兴的腰板扳直，即使是贺强哀求他、赵营长发着狠劲绑他都不行。他见一些知青热情地坐在坪上讨论文化大革命，冷冷地觑着贺强问：“你也相信文化大革命？”贺强说：“全国人民都相信。”他的政治觉悟让他觉得这里面有阴谋，就提醒贺强，“你不要跟着别人起哄。”有天，他见天色好，就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回了长沙。母亲看见他，眼睛都湿了，说：“贺兴，你爸被抓起来批斗了，说你爸是打延安的刽子手。”他看着母亲，“爸不是参加湖南和平起义的高级将领吗？”母亲流

着泪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谁还管那些。”贺兴觉得这个词让他迷惑，“文化大革命？”母亲答：“文化大革命。”

有天晚上，一大群造反派冲进他家，他当时正在睡觉，造反派们喝令他起床。他、母亲、张舅舅都站到厅堂里，造反派们又在他家大张旗鼓地搜查。这一切就发生在贺兴眼里，他立即明白了，只要打着“造反派”的招牌，就可以造任何人的反！他不屑道：“原来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回到江永，他告诉贺强：“哥现在知道什么叫文化大革命了，就是造反。”他望眼门外，不少知青正坐在坪上乘凉，那天天气闷热，兄弟俩走出来，几十个知青聚集在一起，说着道听途说的新鲜事。一知青说：“其实，我们可以造公社干部的反。”贺兴心里顿时腾起火焰，大声道：“造公社干部的反没用，要造就造县领导的反。”那些知青见贺兴愿意加入，问他：“你觉得我们要怎么干？”

他看眼众知青说：“如果我们只是在公社和大队上闹，那没什么意义。”他用了“我们”一词，接着说：“要闹就闹到县里去，夺县领导的权才够劲！”他一开口就让知青们眼睛发亮，知青们说：“贺兴，我们听你的。”贺兴问在坐的知青：“真肯听我的？”知青都点头，贺兴说：“我们一个公社的知青，力量弱了，必须把隔壁几家公社的知青发动起来，你们去联系其他公社的知青，让他们来一起讨论讨论。”他把柴油机修好了，大家就坐在昏暗的灯光下开会讨论，制定发动知青夺取县委政权的计划和纲要。这样开了几个会，贺兴重新振作了，带着他们大队的众知青去公社驻地集合，他站在台上说：“知青同志们，现在是我们出气的时候了，那些县干部把我们当狗崽子，我们只有造他们的反，才会有出头之日！毛主席说得好，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我们去县城，造县干部的反去！”

众知青大多是国民党人的子女，下到江永后或多或少都受了些气，现在，有人带头造反，便激动地相拥着出发了，一路高歌。贺兴还没想好怎么干，但到了县城，当他看见其他公社的知青都预期赶来时，他立即有了主意，站到一个水泥台上，大声对众知青宣布：“知青朋友们，毛主席说了，造反有理。知青兄弟姐妹们，我们要把权力从欺压我们的当权派和走资派手中夺回来。”他指着十分钟前还让他们十分敬畏的县委大院，“知青弟兄们，走，把他们揪出来批斗。”他是个诗人，还读了大学，父亲又是国民党中将，在众多知青们的心里，类似于一棵大树。他血液里奔涌着一股洪流，这股洪流反映在脸上就是压倒一切的气势！他一吆喝，其他公社里胆壮的知青就蜂拥而上，冲进县委大院，把惊慌的县委干部都堵在大院里。他说：“一个都不能放过，统统绑起来。”众知青立即板着脸把一个个县委干部捆起来，押着他们游街。县城巴掌大，十分钟就走到头了。知青们觉得不过瘾，就押着这些曾经站在他们头上说话拉腔拉调的县委领导，围绕县城游了十个来回，然后把他们关在县委招待所，让他们一一写检

查。他们问贺兴："现在怎么办？"贺兴兴致来了，宣布成立一支"红色政权"组织，他自任司令，把副司令、后勤部队、宣传部长，一一分给刚才在揪斗县委领导时表现得十分积极的其他公社的知青。"我们要团结一致。"他对他们说。

他们在县城住下了，天天吃着县委招待所的饭菜，对一个个县委干部进行慢条斯理的审查，还有的知青为了报复县干部曾经的傲慢态度，举着皮带抽打县干部。那些县干部在皮带抽打下，一副可怜相，以致贺兴暗暗惊讶，对弟弟说："贺强，共产党员哪里不怕死？还不是一样怕打怕死。"贺强望着他，他说："我真想不通，这些人是怎么从爸爸他们手中夺得天下的。"他俨然成了县领导，坐在县委招待所的食堂内，享受着造反取得的成果，对知青们发号施令。

江永县民风纯朴，却剽悍，这里有打土匪和抵御外来入侵的优良传统，当然容不得长沙知青在县城里颐指气使，对于江永本地人来说，长沙知青无疑是"外狄"。县里的其他干部就秘密联络下面的公社干部，组织了一支战斗力超过知青数倍的民兵队伍，民兵有枪，又都是蛮汉，于一天夜晚突然包围县委招待所，对知青们大搜捕——那几个带头造反的知青早在他们的黑名单上了，他们在擒贼先擒王上是有套路的，当夜深人静时，他们控制了在招待所的前厅里值班的知青，然后一间房一间房地抓人，一个小时不到，红色政权这个来得有些仓促的知青组织就瘫痪了，几乎所有的头目都于梦中被抓了。贺兴被贺强掩护，情急中从三楼的窗口飞出去，蹿到一株樟树上，顺着樟树枝爬下去，跑了。

贺兴跑回了长沙，江永民兵来长沙抓他，他又跑到浏阳，躲藏在一个在浏阳县工作的同学家里。十二月里的一天，贺兴潜回江永，悄悄地，但有暗地里讨好江永干部的某知青向赵营长通风报信："他回来祭祀王美诗。"当天夜里，赵营长领着七八个年轻力壮的民兵把贺兴堵在房里，贺兴操起椅子向走上来抓他的民兵砸去，民兵闪开了，贺兴瞅准机会向门口冲去，赵营长迅速伸出脚，绊了贺兴一个嘴啃泥，几个民兵奋力摁着他。贺强怎能容忍哥哥在他眼皮下被擒，猛地扑向摁着他哥的民兵，但另两个民兵也把他摁在地上，将兄弟俩捆了个结实。

贺兴被江永农民揪到街上游斗，身上挂着"国民党反动军阀之子／现行反革命贺兴"的牌子。贺强也被五花大绑，胸前也挂着块马粪纸板，写着"国民党反动军阀之子／坏分子贺强"。兄弟俩今天被揪到这个公社游斗，明天被押到那个公社游斗。游斗完后，又把兄弟俩关在大队部旁的牛棚里，由全副武装的民兵看守。贺兴说："贺强，我们怎么这么倒霉？"贺强说："哥，江永的农民太恶了。"贺兴说："哥想一把火烧了赵营长的家！"贺强认栽道："哥，我们斗不过他们。"兄弟俩在牛棚里你一句我一句，只有牛觑着他俩，还有蚊蝇围绕着哥俩飞。两人连苍蝇都反抗不了，

因为绳子捆住了他俩的手脚。外面是大队民兵，透过牛棚破旧的木板，可以看见民兵们站得笔直的身影。贺兴眼里充满仇恨，低声说："只要能出去，哥一定要杀死姓赵的，哥发誓。"贺强望眼哥，说："哥，我们出身不好，跟他们斗是鸡蛋碰石头。"

有天，兄弟俩被揪到桃川公社批斗，台下是黑压压的知青，贺兴见台下众知青都用同情的目光望着他，他那高贵的血液不能接受怜悯，觉得输也不能丢了脸，立即昂起脸傲视一切。公社干部见他竟敢蔑视批斗大会，便勒令他低头。贺兴不肯低头。他们就摁贺兴的头，贺兴还是不肯低头，狠劲把头往上昂，他们便对贺兴拳打脚踢。台下的知青愤怒了，有知青大叫，就有知青要上台解救贺兴、贺强。武装部的民兵见台下知青们骚乱起来，忙对天鸣枪，几声刺耳的枪声划破天空，镇住了骚乱的会场。贺兴得到知青们的支持，更加高傲地昂起头，觉得自己不比《红岩》里的许云峰差。这时一个武装民兵一枪托揍在贺兴昂起的头上，贺兴感觉脑袋轰然一声，仿佛山塌了，身体不受控制地倒了下去，感到落下去的距离好像很远，似乎是一头栽向深渊。他不是倒在批斗台上，而是被一枪托揍得栽倒在二米高的台下，头砸在台下的麻石上，那一刻贺兴蓦地感觉脑袋一片空白，只剩下一道乳白色的光，人在这道乳白色的光里变了形。贺强愤怒了，虽然被反绑着双手，但他还是勇敢地冲上去，一脚踹在用枪托揍贺兴头部的民兵背上，将那民兵踹得跌坐到台下。公社武装部部长见贺强竟这么凶狂，就命令民兵说："打死他。"

几个民兵围着贺强拳打脚踢，众知青再也控制不住愤慨了，拥上来相救，民兵就又鸣枪。贺强冲过去，头猛顶开枪的民兵，那民兵被贺强撞得仰倒在地。民兵爬起身，对着贺强的肚子就是一枪，叭，一声清脆悦耳的枪声划破会场，贺强顿感肚子一痛。另一民兵也朝他开了一枪。骚乱的知青被如此血腥的场面慑住了。公社武装部长厉声道："你们这些历史反革命的子女，谁敢反对革命，就地镇压！"

何小玉和张健赶到江永县人民医院时，贺兴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人瘦得皮包骨头，身上没一处好肉，头上肿了四个大包，两只眼睛无力地看着母亲，话都说不出口。贺强躺在另张床上，身中两枪，一颗子弹打在他肚子上，一颗子弹打在他大腿上。他因流血过多而昏迷了，两个儿子双双躺在同一间病房，这让何小玉别提有多悲痛，仿佛有几只鹰飞落到她心尖上，正用利爪抓扯着她的心。她哭道："报应啊、报应啊，呜呜呜呜……"

到了八月份，长沙已经热得不行了，有天一早，谢乃常决定去马沙丽那里看看儿子。厕所的臭气，还在半里外，他就嗅到了，他大步走拢去，没看见马沙丽，门敞着，肮脏的室内空空的。他问住在厕所另一旁的一个老妇人："请问，住在这里的那个带着个孩子的女人，搬到哪里去了？"老妇人冷冷地觑他一眼，"半个月前搬走了，好像是搬到她哥那里去住了。"他心

里踏实了。到了星期三，他还是下午就去北正街的家，先把院子扫一扫，随后坐在椅子上看报。九月里，有个星期三的晚上，不热，他在家吃过晚饭来的，刚拿出钥匙开门，马沙丽就站到了他身边。她着灰蓝色工作服，那工作服很脏，她身上也很脏，她进门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洗个澡。"她脱掉衣裤，赤裸着身体走到院子里，打起井水就洗澡。月光下，她的身体很柔和、很美。他欣赏着她洗澡。她说："你这里真好。"他说："那你不住过来？""我没有理由住过来呀，人家一来调查，我怎么说？住在我二哥家，挤是挤了点，但不会有人来调查。"她说，"我也没白住我二哥家，我每个月给我二嫂十块钱。"

她扯起井水，把整桶水浇到身上，又扯起一桶井水，举起来，往头上淋，哗啦一声，水顺着她的头、脸和身体泻到了地上。她说："真痛快。"他拿来干毛巾，她先揩头发，再揩干身上的水珠，随他进了房间，灯光下，她的身体曲线十分饱满、圆润。她说："你随便拿件衣服给我穿吧。"他找出一件鱼白色的衬衣给她，她穿上衣服，衣服都落到膝盖处了。她说："我那些衣服都很脏，我是从修路的地方直接来的，我怕一回去，儿子缠着我，脱不了身。"她又说："我二哥帮我进了'土夫子'队，挑土。"他知道这是个很累很脏的活，一般都是牢改释放犯或无业游民干的苦力活。他问："那你还画画吗？"她答："画鬼。"

两人说了很多话，他说他很内疚，是他害她落到这个地步。她说："不是你，是命。命中，我躲不过严畜牲。"她嘴里骂的"严畜牲"就是严馆长，她告诉他："其实我刚大学毕业分进群艺馆时，那时他老婆还活着，他就想打我的主意。"她看不起道，"你不知道，有天晚上，他走进我房里，把那种黏乎乎的鼻涕样的目光甩到我脸上，令我恶心。我问：'有事吗？没事，请你出去。'他有些不知所措，转身走了。"谢乃常想了下说："他这是报复你不喜欢他，想把你整死。"她冷冷一笑，"我死不了。"

有天，他搭车去白塘公社，白中一给一农民家养的猪看病去了，何绍晖在，两人便坐在坪上聊天。何绍晖虽只有一条左胳膊，但他能用这条左胳膊劈篾，织篾篮和编斗笠。白中一不要他干任何事，但何绍晖说自己闲不住，要干。傍晚，白中一回来，谢乃常说："有一个人很坏，在单位上利用权力整人，你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收拾那种人吗？"白中一见老长官脸色凝重，忙问："那是个什么人？"谢乃常说："马湘军有个妹妹，是画画的，以前在群艺馆，去年，被群艺馆开除公职，现在沦为挑土的了。"白中一望着他，他说："她是被群艺馆的馆长害的，那个馆长姓严，是个阴险的家伙，死了老婆，想娶马湘军的妹妹，被马湘军的妹妹拒绝后，就把她往死里整。""长官，这事不好办啊。""白连长，"他不高兴了，"这事难道要本长官亲自出马？"白中一一听老长官叫他当年的军衔，本能地一挺胸，"长官，他既然敢昧着良心害马副官的妹妹，我就昧着良心害他。"

星期天，群艺馆的大门总是敞着的，主要是方便群众来来往往。白中一剪个平头，剃了胡子，站在群艺馆的办公楼前看大字报。另外三个人，一个是王小六，另两个是白塘大队的民兵，他们不说话，也不动，绷着脸坐在花台上，他们的身前一米远的地方，丢了张折叠起来的《湖南日报》。王小六一身蓝中山装，他是民政局的副科长，自然就干部模样。三天前，白中一敲开王小六的房门，商量如何害这个严馆长，王小六乖巧，说："办法有的是。"两人就来了。下午五点多钟，群艺馆的人渐渐少了，这时身着深灰色中山装的严馆长从办公楼里走出来，他的视线被坐在花台上的三个男人吸引了，因为其中一个男人把穿着黑胶鞋的脚搁到一枝盛开的月季花上。严馆长见这人故意破坏群艺馆的花木，就生气地走上去说："你们是哪里的？"他的脚步迈得很大，盯着这三人，一脚踏在《湖南日报》上。那男人就是白中一，白中一见他踏入"陷阱"，立即站起身喝道："你竟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像踏在脚下，反革命，现行反革命！"

严馆长吓了一跳，赶紧移开脚步，报纸上有一张占了四分之一版面的毛主席像！毛主席像的脸上有一只脚印。白中一愤怒地对白塘大队的两个民兵说："把他抓起来送到公安局去。"严馆长脸都吓白了，说："同同志，我不知道这这张报纸上有毛毛毛主席像……"王小六转过身来，虎着脸说："你好大的胆子，把毛主席像踩在脚下。"民政局有一个年轻干部，开会时把印着毛主席像的报纸垫在脏兮兮的椅子上，起身时，有同事看见了，当众指出，结果被扭送到公安局，公安局觉得这事不能马虎，立即上报，结果那年轻干部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了七年徒刑。这个歹毒的害人点子，便是王小六提供，两人一拍即合的！

那是个对毛主席无限愚忠的年代，人人胸前都戴着毛主席像章，表示自己无限热爱毛主席。白中一注意到严馆长胸前挂着的毛主席像章是瓷的，有半个手掌大，印着毛主席戴军帽的像。他冲上去，掴严馆长一耳光，手落下来时迅敏地扯掉毛主席像章，叭，毛主席戴军帽的像章掉到地上，摔成碎片。白中一立即指着严馆长，对走来的人说："你们都看见了，这个人不但脚踩毛主席像，还把毛主席像章丢在地上。"他一把扭过严馆长的胳膊，气势汹汹地推着严馆长往群艺馆外走。严馆长想挣脱，解释说："我没丢毛主席像章，毛主席像章是自己掉下去的。"白中一说："住嘴，毛主席会自己掉下去？你好反动啊。"白中一故意把"像章"一词去掉，好用自己的话和严厉态度镇住在场的人。王小六小心地捡起那几片破碎的毛主席像章，啧啧道："我的天，竟敢砸毛主席像！不想活了。"

公安分局就在离群艺馆不远的街上，一张黑油漆大门，敞开了一半，是文革年代里让人感觉最肃穆的地方。他们把严馆长扭送进公安分局，严馆长在公安分局大哭起来，大声申辩说他不知道报纸上有毛主席像，他也没摔毛主席像章。但在事实面前，这哭、这委屈的眼泪就十分苍白。公安局的

人面对印着毛主席像的报纸和桌上的几块毛主席像章碎片，根本不需要再审查，一老公安阴着脸说："到牢房里去哭吧，带下去。"

那天晚上，白中一和王小六一起到谢乃常家，谢乃常看见王小六，说："你回到长沙也不来看老长官，老长官在你心里就没点位置吗？"王小六答："长官，我来过两次，您都不在家。"谢乃常答："我是常不在家。说说你的事。"王小六告诉他，转业前，他在片马、江心坡一带打了几年国民党残余部队，一九六〇年，江心坡、南坎一带十万平方公里划归缅甸后，他以解放军营长的身份转业回湖南，正好民政局要干部，他就进了民政局。"长官，卑职向您汇报，我在部队里加入了共产党。"谢乃常很开心，"好事啊，你现在不是我的卑职，我是国民党，你是共产党，我们这是国共合作。"王小六说："长官，对这种有一点小权力就害人的角色，就要用这种以毒攻毒的手段。毛主席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谢乃常笑笑说："毛主席说得就是好，我们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

星期三，他下午去理发店剃头，顺便刮了脸，直接去了北正街的院子。马沙丽是天黑下来后，直接从修路的工地上来的，照例一身脏衣服，一张脸灰尘仆仆的。这已经是冬天了，他为她烧了热水，灌在两个热水瓶里。他说："热水我替你烧好了。"

她坐下，眯着一双画画的眼睛看着他，"你今天胡子刮得真干净，很年轻。"他回了句："是显得年轻。严馆长被抓起来了……"他说了那事，她听得眼睛一亮，"我太高兴了，他阴险、狠毒，把人往死里整，是我这一生里唯一恨透了的人。"天气实在冷，气温只有零度，但这个在土夫子队天天挑土，因而变得更为结实、黝黑的女人，身体犹如一炉火。她把衣服一件件脱光，走到井旁，扯起井水，泼一点到乳房和肚皮上，拍拍，接着就开始往身上溅水，边揩香皂。他说："你不冷？""我心里有一团火，正烧着呢。"她说。他感到年轻真好，边看着她在这么冷的夜晚，站在井边洗澡。她扯起一桶井水，从头淋到脚，水花四溅，飙到了他身上。他跳开说："我看着都冷呢。"她把水桶扔进井里，又扯起一桶井水，从头淋下来。他看到水浇在她身上，似乎有白雾升腾，就惊讶，"你可真是火体。"

她洗了澡，走进卧室，他怕她感冒，赶紧把她推到床上，用被子裹着她。她说："我真想看到姓严的被判死刑。"他说："不要说他了，他已经被命运之神惩罚了。"她望着他，目光亮亮的，"我们有多久没那个了？"他钻进被子，拥着她的身体，她的身体冰凉的，他用自己的身体暖着她。两人说了很多话，直到凌晨两点钟，她才迷迷糊糊地入梦。早晨七点钟，她醒了，用他的毛巾洗把脸，穿上那身挑土的脏衣服，早饭也不吃，风风火火地走了。

多年里何小玉总是小心翼翼地做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生怕沾上祸，不让丈夫和自己的行为波及儿子。现在，两个儿子在她眼里都快死了，这把她心里那根线绷断了，她气肿了脸，脑子也乱了，血在体内倒流，因而大声说着疯话："报应啊，你们看到了吧？报应落到我两个儿子身上了……自古，几个叛徒有好下场啊……"她悲痛欲绝，倾吐着收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一只手颤颤栗栗地摸着小儿子的脸，贺强没有任何反应。张健站在一旁，苦着一张迷惑的脸，一时不知如何安慰表姐。有一个女知青见何小玉唠叨这些话，忙劝她不要这么说。另一个知青走拢来拉她，"贺伯妈，千万不要这样说，这话传出去是反动话呢。"医生来了，县造反派的人也来了，知青们怕何小玉说的话过于出格而害死贺兴、贺强，忙把何小玉强行拉开。一知青进来，对何小玉说："贺伯妈，您一定要冷静，其他事情，让我们知青与县领导交涉。"

县里的造反派也怕死了人，上面追查下来担不起担子，就指令县医院全力抢救贺兴、贺强兄弟俩。贺兴被枪托重重一击，又一头砸在批斗台下的麻石上，致使颅内血管破裂，有瘀血，必须开颅，把压迫着大脑神经的瘀血放出来，否则，会有生命危险。这手术，县医院的医生不敢做。商量的结果是把贺兴送地区医院抢救，于是何小玉来的第二天，一辆救护车把贺兴和何小玉送到了地区人民医院。张健留下来照看贺强。贺强身上有两处枪伤，但不涉及生命，只需把弹头取出来，这手术难度不大，县里的医生就忙着给贺强打麻药和输血，边取弹头。张健在门外等着，还有几个关心贺强的男女知青也在门外候着。两个小时后，两颗弹头分别取了出来，沾着血。三天后，贺强就能坐起身了。何小玉从地区医院赶来，见贺强脸上有了些红色，便说："贺强，跟妈回长沙去。"

过年的时候，家里来了个亲戚，是贺老三。文化大革命伊始，有人打开他的档案，把他过去是国民党少校营长的历史翻出来，揪斗他。有天，老娘病了，他急着赶回家，局里一造反派不让他走。他解开衣服，指着身上的枪伤说："这是老子打日本人时负的伤，这是老子打国民党的军队时负的伤。你他妈算老几？"那造反派是个股长，姓王，仍不准他走。几个人是在三楼的走道上，走道有一处栏杆坏了，他走到这处地方时，王股长喝道："你给我站住。你就是老娘死了，也得老实待在这里！"贺老三说："小王，你过来。"王股长是粮食局里的造反派头子，走廊上都是他的人，就走前两步说："过来又怎么样？"贺老三没等他的话音落地，抱着他，纵身跳下了三楼。楼下是个斜坡，两人掉到斜坡上，滚到杂草丛生的阴沟里。

从此，贺老三敢玩命的名声在醴陵县城传开了，没人再敢揪斗他。他没伤着哪里，上天那天确实没有站在王股长那边，因此王股长率先落地，腰椎骨裂，下半辈子只好在床上度过了。贺老三是听闻贺百丁被判了十年徒刑，跑来安慰何小玉的。"何夫人，贺副司令是我们家的恩人，不是贺副

司令当年寄钱给我父母，我们家六兄弟至少会饿死一半。”贺老三见贺兴和贺强兄弟俩都沉郁着脸，他大手一挥，“贺兴、贺强，我看你们不要回江永了，来醴陵吧。”贺强望着他。贺兴没看他，贺兴因脑袋受伤，思维成了一团浆糊。贺老三很同情贺兴，这孩子童年和少年时，是把他当马骑的。“贺兴，转到我们醴陵来，不会有人再欺负你，我保证。”

何小玉望着她当年唤来使去的贺老三，想如今得让两个儿子投靠他了，心就酸，“你是说真的？”贺老三一拍胸脯，“夫人，谁敢动贺兴、贺强一根毫毛，我贺老三敢跟他拚命。我侄儿贺山——我大哥的遗腹子，去年当了红旗公社书记，他是我一手培养的，有他，您大可放心。”“公社书记？”何小玉问。贺老三说：“是的。”贺老三告辞后，何小玉与张健商量，张舅舅也确实拿不出更好的主意，“姐，你问问他们的意思。”贺强觉得自己没脸回江永了，说：“换个地方也好。”贺兴没说话。何小玉感觉贺兴的脑袋被江永的民兵打坏了，心里就无比酸楚，说：“贺兴，你爸从前的营长，要你和贺强迁到醴陵去。你愿意去吗？”贺兴呆呆地望着门外，贺强替哥哥决定道：“哥，我们去。”

张舅舅去了趟醴陵，回来就执着贺山开的红旗公社介绍信，介绍信表示，红旗公社愿意接受贺兴、贺强两名知识青年，请江永县知识青年安置办的同志予以接洽等等。何小玉执着这封介绍信去了江永，给两个儿子迁户口，回来后她买了两瓶酒和三条飞马烟，就和张舅舅带着两个儿子于四月里一个淫雨霏霏的日子，赶到了醴陵县红旗公社。贺老三的侄儿贺山，生于一九三八年春。他是在母亲的呵护下长大的，十八岁那年打架把同村一个青年的一只眼睛打瞎了，是贺老三在县里斡旋，又赔了一笔款，才免蹲监狱。当时，正赶上部队招兵，贺老三跟县武装部长是棋友，把侄儿送进了部队。这个侄儿还算争气，在部队里混了个连长，三年前转业回公社当一般干部，文化大革命中，他率先造反，把原红旗公社的书记整得服农药自杀，自己当上了书记，成了红旗公社的土皇帝。贺老三带着何小玉、张健和贺兴、贺强走进红旗公社时，贺山正着一身摘了帽徽领章的军服，叼着烟，坐在办公室里骂人，他的几个手下都毕恭毕敬地站在他面前。他见叔叔领着几人进来，立即对手下说：“你们出去。”

几个公社干部走开后，贺老三说：“贺山，这两个青年是我们家恩人的儿子，现在转到你公社来了，你要好好照顾。”贺山咧开嘴大笑，“放心，叔叔。您都交待了，我还有不执行的。”何小玉看着这个青年，见他说话口无遮拦，反倒有些不放心，试探着道：“贺书记，那真要麻烦你。”贺山眼睛一鼓，粗声道：“我二叔等于我父亲，他交待的事，我贺山可不敢违抗。”贺老三望眼何小玉和张健，“你们可以放心，我侄儿最讲义气，他能保护贺兴、贺强不受别人欺负。”何小玉忙把拎着的烟酒放到桌上，说：“贺书记，一点小意思，权当见面礼。”贺山嘻嘻笑道：“您还带什么烟

酒啊？”何小玉说：“收下吧，贺书记。”

贺山长得不像他叔叔，一双鱼泡眼，鼓鼓的，额头很高，脸晒得黑黑的，乍一看还以为他四十岁了，实际上才三十岁。谈话中，贺山望眼贺兴和贺强，不觉得他们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就大大咧咧地说：“在红旗公社，别的牛皮我不吹，我不开口，谁都不敢动他们一根毫毛！”何小玉忙千谢万谢，贺山对贺兴、贺强说：“我们红旗公社条件艰苦，你们兄弟俩，一个去公社林场护林，一个留在公社食堂帮厨吧。林场离公社十来里，是护林，不用种田。你们兄弟俩谁去林场？”贺强知道哥哥头部伤了，人迟钝，忙主动道：“我去护林。”贺山喝口茶，放下茶杯说：“叔叔，这样安排行么？”贺老三望着何小玉，何小玉说：“行、行。”

贺兴被安排在一间挨着公社食堂的房间住下，这是间堆放杂物的房间，室内充斥着陈腐、糜烂的气味。何小玉亲手打开门窗，用扫帚清除蛛网，张健提来一桶水，贺强忙着抹门、抹窗。接着，他随一个胖男人扛来拆散的床，几人把床拼好，胖男人又抱来一捆稻草铺在床板上，随后铺上棉絮、床单，一切就绪了。傍晚，一家人在公社食堂吃晚饭，何小玉瞟眼菜，一个白菜、一个红辣椒炒萝卜，说：“条件当然不比家里，但已经够好了。”贺兴不语，低头吃饭。何小玉问：“贺兴，你看还需要什么？”贺兴咧咧嘴，没发出声音。

次日一早，何小玉先醒来，公社招待所里有馒头和稀饭，馒头很大一个，稀饭却稀稀拉拉的，三个人吃了馒头、稀饭，就和张健拿起贺强的行李，踏着四月的晨雾，向几步外的公共汽车站走去。三人上了车，汽车朝前驶去，沿途都是上山下山，一个山坳一个山坳地转。车开到一片巍峨的大山林前时，售票员说：“红旗林场到了。”三人下车，迎接他们的是一大片森林和高山，还有山岚在山巅上萦绕，却望不见山巅。他们看见路边的山坡上有两栋木板房，房子有些歪，雨把木板淋旧了，有个年轻农妇站在木板房前瞅着他们。农妇一听张健说是公社派来护林的，一笑，转身进了房，接着走出来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男人大步走下石阶，接下何小玉手中的行李，领着三人向木板房走去。

木板房里很潮湿，房里有办公桌和椅子，还有一张床，床上铺了稻草，但没铺垫被。男人指着床说：“暂时委屈一下吧。”贺强一听便明白这张床是给他准备的。男人很瘦，一双眼睛黑亮亮的，说话频率快，但表情善良。男人说：“昨天接到公社的电话，知道你们今天要来。山里条件不好，人烟稀少。”年轻农妇为三人一一泡杯茶，男人望着贺强，问：“是你吧？身体怎么样？”贺强答：“还好。”男人说：“我们这山区，经常有邻县的农民来偷伐林木，所以要经常巡逻。”农妇在一旁说：“他姓张，是场长。”贺强一听场长，马上说：“张场长好。”张场长嘻嘻笑，“什么场长？就几个人，叫我老张吧。”

这里的水很好，空气清净，树上都是欢快的鸟叫声。贺强站在林场前面看了气，对母亲和张健说：“妈，张舅舅，你们回去吧。”何小玉和张健搭路经林场的长途客车走了，车驶到公社驻地，两人下车，何小玉去看贺兴，还只走到食堂大门外就听见胖子大着喉咙骂贺兴：“你个傻宝，要你把烂叶子丢掉，你怎么连这点事都不会做？”何小玉愣住了，张健也立住足，又听见胖子大着嗓门骂：“蠢尸——”何小玉再不敢往前走了，一脸苍白地站在那里。张健提高声音咳了声，走进去，胖子看见他，说：“回来了。”

贺兴站在胖子面前，脚前一个大木盆，木盆里有很多苋菜，贺兴麻木着脸。何小玉走到儿子面前，蹲下，在木盆里找出烂叶子和黄叶子，丢掉，边说：“贺兴，你要好好听大师傅的话，做事多用点心。”贺兴龇下牙，没出声。何小玉又道：“你要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她是说给大师傅听，大师傅走开了。何小玉和张健把木盆里的烂菜叶子都拈出来，接着把菜拿到井边洗。贺兴在一旁毫无表情地看着。晚上，何小玉和张健在公社食堂里吃饭，贺山也来吃饭，带着三四个人，都是公社干部，何小玉一脸讨好地笑着说：“贺书记，我儿子就拜托您了。”贺山大手一扬，“放心吧。”何小玉待贺山走开后，心里有些不安，感觉血液里有一种奇怪的声音，小声说：“我总觉得这个贺书记不靠谱。”

张健去公社招待所开了两间房，公社招待所里就只有他和何小玉两个客人。九点钟，何小玉从她儿子的房里出来，回了招待所。“我好难过的，”她走进张健的房间，放下挎包，满脸凄惶，“贺兴不说话，我跟他说了一箩筐话，他只是听。”张健安慰她：“他是脑袋受了伤，不会一辈子这样的，只是恢复需要一个过程。”何小玉继续道：“我真的好难过。”泪水从她眼角滚落下来。张健见她流泪，就走拢去，紧紧握着她的手。何小玉感觉自己真的没法抵抗命运的捉弄，命运这只大手把她摁在地上了，就像一只大脚把一只青蛙踩在脚下，她活了这么多年——这么多年里她都在不屈不挠地抗争，第一次感到自己被命运之神打败、揉碎了。她哭了，软弱地靠在张健的身上。

多少年里，张健都在梦想着此刻，这一刻终于来了！他紧紧抱住她，深情地吻着她。她头发里有了银丝，仍然梳成一把，简简单单地扎在脑后。在他眼里，何小玉永远是一个年轻、漂亮和骄傲的公主，永远不会老。张健抚摸着她的脸，抚摸她那皮已松懈的颈脖——在这个感情绝不外泄、情感生活十分匮乏的男人眼里这颈脖还像年轻女人的颈脖那么圆润、漂亮。接着，他把她扶到床边坐下，用自己的嘴寻找她的嘴唇。她把脸扭开，但这一次张健没有放弃，坚持要吻她，把她的脸扳正，嘴唇就对着她的嘴唇吻下去。何小玉一阵颤栗，很惊讶他怎么会如此忘乎所以地吻她，这可不是她想要的，她只是在他身上寻找安慰，可是表弟却有些得寸进尺。她说：“你不要欺负一个无依无靠的老女人。”张健从来不敢违抗表姐所说的

任何一句话，对于他来说，多年里她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是一道必须执行的懿旨，然而此刻他激情澎湃，热血奔涌，每一个细胞于此刻都像丁香花一样盛开。他说："我爱你，姐。"她怜悯地看他一眼，说："你放开我。"

她坚决地推开了张健，她当然晓得表弟一直爱她，多年里她一直回避这种她认为可笑至极的爱，既想赶他走，又感到她离不开这个强硬的帮手。自从表弟进了翻砂厂当普工后，性质就变了，变成他一直在支援贺家了，他把工资全部交给她，仿佛成了她的一个不睡在一张床上的丈夫。这么些年里，贺家的穷亲戚，总是觊觎着贺家的钱粮，都是空手而来，或拖着病体来长沙治病，吃住都要她开支，临走还要带些钱粮。家里便没有存款。这一年，简直是他在养活她！她见他悲伤地望着她，同情道："别这样，我要休息了。"

谢乃常见马沙丽的脸晒黑了，手变粗糙了，肩膀因挑担子，长了茧，就在某个星期四的黄昏，走进了民政局。王小六领着他向家里走去，家里，一个男孩正趴在方桌上做作业，王小六对儿子说："快叫谢爷爷。"谢乃常笑，王小六的老婆从厨房走出来，王小六介绍："谢司令，今天要盛情招待。赶快把那只腊鸡剁了。"谢乃常说："小王，我不在你家吃饭。""那怎么行？无论如何，您谢司令一定要在我家吃餐便饭。王三好，"王小六从钱包里掏出张十元钞票，"爸爸命令你起身，向左转，出门，去买瓶茅台酒来，快去。"王三好才七岁，却是个机灵鬼，接过钱，立即左转，出门，扔下一串急促的脚步声。

"马湘军的妹妹，在土夫子队挑土，"他把来意说给王小六听，"她是学美术的大学毕业生，画油画的，你教育局有熟人吗？能想办法安排她当个代课老师吗？"王小六坦然道："教育局有是有熟人，但关系一般，不过，长官吩咐的事，我一定想办法完成。"谢乃常说："这事能帮，我们就尽力帮。"王小六答："那当然，马副官，当年我们一起出生入死的。"王三好一头汗地跑回来，人中上挂着绿鼻涕，手里却拿着瓶茅台，给父亲敬个滑稽的军礼，"首长，我完成任务了。"谢乃常称赞这孩子，"他真聪明。"

谢乃常在王小六家吃过饭，因喝了酒，头有些晕，回到家已是八点多钟，高红梅慌忙走拢来关门关窗，说："出大事了。"他看着高红梅，高红梅神色紧张地说："文清怀了四个月的身孕。"在他体内飘荡的酒雾，立即散了，他跳了起来，"怎么会有身孕？"高红梅很不安地看眼门外，低声说今天文清回来，她感觉文清脸色不好，人消沉。吃饭时，文清忽然想呕，她就问，文清哭着说："妈，我怀孕了。"女儿这么年轻，还只十八岁却未婚先孕，这事还真的只能关着门说，传出去不但毁了女儿，他这父亲也没脸面。他见文清的房门关得紧紧的，说："文清，你开门。"文清开了门，他只是看一眼女儿就把要发的脾气全咽了下去。文清一脸凄迷、冷漠，没理他这个父亲。他站在女儿床边，"你告诉爸是怎么回事？"文清说："爸，对

不起。”他听女儿这么说，心都碎了，“爸不怪你，告诉爸，爸给你想办法。”

女儿说那个与她发生性关系的男人三十三岁，是歌舞团的舞蹈老师，是早两年部队文工团转业回来的，团里的舞蹈节目都是他编排。一年前的一天，她在排练厅压腿，舞蹈老师走过来跟她说话，说她是跳舞的料，是团里女舞蹈演员中禀赋最高的，他可以推荐她去部队文工团当舞蹈演员。她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名女解放军，像电影《英雄儿女》里的王芳，在战场上为战士们巡回演出。她很高兴，对这个舞蹈老师就产生了更多的信任和好感，舞蹈老师每次都亲手教她舞姿。老师姓张，张老师有老婆，老婆在一家工厂当工人，那工厂三班倒，有天晚上，张老师让她上他家，她去了。就是那个晚上，她和张老师有了那种关系。文清说得含含糊糊，这些前后关系是谢乃常用头脑理出来的，“爸去找他。”

文清却哭了，说上两个月，团里排练时，突然冲进来一个女人，对着张老师就是几耳光，她是团里另一个女演员的妈妈，张老师让那个女演员也怀了孕。他没想到女儿如此年轻、美丽，竟被一个男人玩弄了，愤怒道：“爸去弄死他！”女儿抽泣道：“派出所的民警把张老师带走了，定为‘流氓犯’，判了十年有期徒刑。”她泪水婆娑地说着这些，十分伤心。他把怒火压下去，“团里有人知道你怀孕么？”女儿摇头，眼泪汪汪地说：“爸，我都没脸活了。”他大手一挥，“为这点事就不活了？你傻呵。”

第二天，他亲自去歌舞团给女儿请了病假，带着女儿去了白塘公社。他把白中一叫到一旁密谈，白中一听毕，立即上心道：“长官，这事耽搁不得，公社卫生院有个黄医生以前是大队赤脚医生，她家喂的猪是我看的病，我马上去找她。”他交代说：“不要透露我女儿的身份。”

中午时，白中一和一个着一身碎紫花衣服的矮胖女人一起回来了，白中一也不介绍，一来就着手安排。黄医生让白中一的老婆做帮手，两个女人进进出出，白中一像名卫兵样守着门。谢乃常和何绍晖坐到坪上等着。半个多小时后，白中一的老婆走出来，端着个小木盆，小木盆里有团血肉模糊的东西。不一会，黄医生走出来，身上有股血腥味。白中一说：“黄医生，辛苦你了。”黄医生洗完手，说：“多漂亮的姑娘呵，谁在这姑娘身上造的孽？”没人回答她，谢乃常只说了句：“谢谢黄医生。”

谢文清只在床上躺了两天，第三天就下床走动了，没了早两天那种焦虑不安，谢乃常悬着的心就落妥了些。五月的长沙还没热起来。夜里，三个曾经在泸水和松山打过日军的老兵坐在坪上歇凉。村里有狗叫声传来，夜晚很静，也很凉，直到月亮爬到正空，三个老兵才折回房睡觉。过了几天，他带着女儿回市区，说：“文清，把这件不愉快的事忘了吧。”

这年秋天，歌舞团领导决定排练革命样板戏《白毛女》，在选择女演员喜儿上，团领导有些徘徊，分歧的原因是谢文清的家庭出身不光彩，但团里再也找不到条件比谢文清更优秀的女舞蹈演员了。其中一个团领导想了个变通办法，要谢文清写一份与国民党父亲划清界线的告白书。文清把这事告诉父亲，父亲听毕，支持她写，“你写。”文清问：“真写？”他答：“当然是真写。”文清是小学时招进歌舞团的，文化底子薄，写了一气也没写几个字，偏过头来看着父亲说：“爸，我不晓得怎么写。”

谢乃常就帮女儿写这封与国民党父亲划清界线的告白书，结果这封告白书被登在《长沙晚报》上。贺百石看见了，十分紧张、惶惑，见谢乃常从他家经过，他拉了谢乃常的衣襟一把，悄悄把报纸递给他，边说：“文清多好的姑娘啊，怎么能做出这种事？”他不便解释，就道：“划清界线好，我们这些在旧社会欺压过人民的国民党是不配有儿有女。”

谢文清因写了告白书，告白书又登了报，团领导就决定起用谢文清出演芭蕾舞剧《白毛女》里的喜儿。一度沉郁的谢文清又活跃起来，成了团里的焦点人物，她因写了告白书就不便回家了，整天在团里排练，芭蕾舞剧《白毛女》将作为团里的国庆节献礼，在剧院上演。国庆节的前两天，高红梅崴了脚，走不得路，谢乃常自己去剧院买张票，那天他刮干净脸，头发上打了发腊，去看女儿跳舞。剧院里坐满观众，他的位子还算不错。舒缓的《北风吹》过门在乐池里飘浮上来，幕布拉开，喜儿扮演者谢文清着红衣服、绿裤子，正用表情和舞姿随舞曲舞蹈，歌词和动作都在表示，她正在焦急地等着爹回来过除夕。爹杨白劳上场了，接着穿着绸缎马褂的黄世仁带着几个狗腿子登场，抢喜儿。全场观众都看得十分专注，被剧情和演员的演技迷得一塌糊涂。谢乃常坐在台下，看得眼泪水都涌出来了。他的眼泪是为女儿的成就流的，女儿天生是舞蹈演员材料，那舞姿、那丰富的表情，无不是天才演员身上的灵光闪现啊。谢幕时，全场爆出久经不衰的掌声，谢乃常也为女儿的演技使劲鼓掌。

走出剧院时，人多，移动就慢，有人在他肩上拍了下，一回头，竟是马沙丽。马沙丽在王小六的运作下，进了一家工厂的子弟学校当代课老师，他去过那工厂，工厂在市郊，子弟学校不大，每个年级只两个平行班，马沙丽不但要教学生画画，还要教一至三年级的体育。学校领导为她腾出一间办公室，让她带着儿子住那间办公室。马沙丽笑着说：“我们学校组织老师来看《白毛女》。”他感觉自己的腿被人推了下，一低头，一个男孩站在他腿前。马沙丽对儿子说：“军军，叫伯伯。”男孩没叫。谢乃常在男孩头上摸了把。三人被身后的人流拥出剧院大门。马沙丽等老师是坐厂车来看戏，她和儿子上了车，汽车朝前面驶去。

次日是星期天，他步入北正街的院子，突然有人敲门，他知道是马沙丽。她进了厂子校代课后，两人就把见面的时间调至星期天了。她今天着一件

粉红色秋衫，下身一条白裤子，进门便说：“我把儿子放在我二哥二嫂家，就来了。”她是这个学期进的厂子校，一张脸还黑黑的，那是挑土时晒黑的。他看着她，她显得十分健康和俏丽，坐到椅子上，“儿子长得越来越像你了。”他笑，她说：“我有时候也很软弱，但每当想起这个城市，有一个我爱的人在背后支持我，我对生活又恢复了勇气。”他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把手放到她头上，轻轻抚摸着她的黑发。她抓住他的手，忽然说：“没想到你也去看《白毛女》。”他知道她这话的意思，《白毛女》是控诉旧社会的恶霸地主，按说他这个大地主出身的前国民党少将是不应该去看那样的样板戏的。他告诉她：“跳喜儿的是我女儿。”她睁大了眼睛，“你女儿？她真漂亮！”“不过我女儿已经与我划清界线了，我想看她就只能上剧院看。”他说。她替他不平，“我要是你女儿，就不会这样做。”他相信她的话，这个女人是可以为坚持己见而丢掉一切的。他说：“告白书是我写的。”

她为他煮面吃。吃过面，中午的时间很安静、温馨。他说：“我今天有些兴奋。”她看他一眼说：“我也想。”那个眼神像秋天的月光从天上泻下来。他好久没有这么多激情了，他知道自己正在变老，总是要十天半月地集聚能量，才能亢奋。他看着她光泽的肩膀，有力的胳膊，圆润迷人的大腿和臀部，深情地说：“你还年轻，可以找一个你自己中意的男人结婚。”“有你，我不需要别的男人。”她说，脸上有很多渴求。他知道自己在她身上，开掘了一片热土，引来了渠水，因而多年里埋藏在她身上的爱情的草籽，于这一刻都生长出来了……

这些天何小玉都有一种郁闷的感觉。她的世界变得很孤单，没人来看她，也没人问津她的生活。她的心凉透了，凉得洗澡都得用热水，否则体内那股寒气就导不出来。她洗了澡，坐到房间里，等着汗出来。张健进来，一身的汗，“你真好，可以出汗。”她说。他答：“天实在太热了。”何小玉说：“明天是探监的日子，我要去看老贺。”

次日上午，两人去监狱探视贺百丁。这是间简单的探视室，有个水泥台，水泥台把犯人和探监的人隔开。何小玉在傍着水泥台的椅子上坐下，望着里面那张门。不一会，贺百丁穿件肮脏的旧衬衣，胡子拉碴，满脸疲惫，显得很老地走来。他看着老婆和张健，走过来的第一句就是：“我有一个月没吃肉了，你带了肉么？”何小玉已于上午特意去肉店称斤肉，炒了个青辣炒肉，她把手中的铝饭盒递过去。肌黄寡瘦的贺百丁一打开铝饭盒，眼睛一亮，伸手便抓起一块肉塞进嘴里。何小玉说：“你手太脏了，回房间再吃吧。”

贺百丁可不管手脏不脏，又抓起一把肉往口里塞，嚼着，吃了几口后他才鼓起眼睛说：“把肉带到牢里，我还能吃几口？他们都是强盗。”他又抓着青辣炒肉猛吃几口，吃相犹如一条饥饿的老狗。何小玉望着丈夫，不觉眼

睛湿了。贺百丁见铝饭盒里只剩下三分之一了，这才把铝盒盖上，边吮着油淋淋的手指，边说："我还是留一点给他们，不然，他们会说我不义道。"她听老头子落难到这个地步还说这种话，便说："你啊，吃亏就吃亏在讲义道上。"她把三条飞马烟放到水泥台上，他问："贺兴贺强怎么样？"张健答："他们都好。"贺百丁满意了，挥下手，"你们回去吧。"

何小玉和张健从监狱出来，街上空荡荡的，有些荒芜，两人上了公交车，到屋，刚坐下休息，贺百石低着头来了。贺百石好几年没出现在嫂子家了，这两年他经常被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揪来斗去，人已经斗得没点尊严了，猥琐得像只大老鼠，目光也成了老鼠的目光，见戴红袖章的人就靠边走。他的到来让何小玉和张健都有点意外。贺百石嗓门大，年轻时发布命令可以让全团一千多炮兵——哪怕是站在最后一排的士兵都听得清清楚楚，这会儿声音却小得如蚊子叫地唤了声"嫂子"，就愧着脸色不动，好像你不叫他坐他就不敢坐似的。

何小玉呆呆地望着他，当年这小叔子穿着中校军服在长沙街上晃荡时，不知有多洒脱、威风！她不觉打了个冷噤，说："你坐。"贺百石坐下，说："街道办事处的干部这几天天天来，催促我娣儿下乡。"他额头上冒着急出来的虚汗，豆大一粒，晶莹剔透，缓缓滚落。他接着说："我娣儿初中刚毕业，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就来动员，动员贺娣去农村插队落户。"

这是个很严肃的话题，贺百石脸色黯然地抽完一支烟，又接上一支，这支刚要燃尽，马上又接一支，满屋劣质烟气。何小玉能看见小叔子的心，那颗心比鸡心都小了，正一动一动，不像自由跳动，而像紧张地抽搐。她同情地看着贺百石，张健也不好多说话，这种沉默持续了半个小时，贺百石才表情凄惨地低声道："昨晚我跟何丹商量，决定让贺娣回老家插队，我特意来打听情况。"何小玉把红旗公社的情况大概地说了下，"贺老三你是知道的，他侄儿在红旗公社当书记，我把贺兴和贺强转到那里后，没人再整他们。"贺百石听嫂子这么说，犹豫地左右望着，何小玉奇怪道："屋里没其他人。你怕什么？"贺百石的头都低到膝盖上了，"大嫂，不是怕，我这是习惯。"

贺百石回到家已是傍晚，何丹看着丈夫问："大嫂怎么说？"贺百石把何小玉说的话转给老婆和瞅着他的贺娣听，然后道："贺兴和贺强都在那里，娣儿去了，堂兄妹之间也有个照应。"何丹把目光投到贺娣脸上，贺娣这几年长成了个美人，街上的男孩子里有一种说法，说她比另一个美人谢文清还漂亮。这种说法让拿着扫把扫大街的贺百石听见了十分不安，让他一看见女儿投足、颦眉就隐隐作痛。"娣儿，"他这么称呼女儿，"你不该生在贺家。"贺娣惊诧地望着他，"爸，你说什么啊？""娣儿，爸没用，没法保护你。"贺娣说："没人欺负我。"贺百石忧虑着问："娣儿，假如有人欺负你，你怎么办？"贺娣坚决地答："我不怕。"他说："忍。"何丹瞪眼丈

夫，“你能忍，也要女儿跟着你忍啊？”贺百石更加不安了，“要忍，忍字头上一把刀，不忍就是祸啊。”他一脸恳切地对女儿说，“娣儿，爸告诉你，好死不如赖活。”

何丹不这样看，“别听你爸的，人就是活一口气。”贺娣看着父亲，又看着母亲，问：“你们要我听谁的？”何丹说：“听妈的。”贺百石不敢反驳何丹，这些年，何丹跟着他一起受罪，他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妻子。这时，街上，那几个与贺娣年龄相近的青年，站在离贺家很近的地方大声开玩笑，说粗痞话——无非是要招惹贺娣注意。何丹隐隐听别人说，办事处主任的儿子喜欢贺娣，那青年便是经常在她家门前嬉闹的青年中的一个。她可不愿意自己这么优秀、漂亮的女儿跟这个不着调的青年好。她决定道：“既然这样，贺娣，你去红旗公社，不要跟街道上的青年下乡。”贺娣望眼弟弟说：“我听你们的。”

何丹于次日带着贺娣去了醴陵县。贺老三看见何丹，说：“你还是现样子。”贺老三在贺副司令家当警卫营长时，何丹在贺家做女佣，两人熟，只是有二十年没见面，都老了。“我女儿就拜托您了。”何丹说。贺老三看眼贺娣，“嚯，你女儿真漂亮。”贺娣听他这么说，脸红了红。贺老三称赞道：“这样漂亮的姑娘，应该当电影演员，下什么乡啊？”“我们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天天催逼她下乡，我听说你侄儿是公社书记，贺兴、贺强又都从江永转来了，就索性让贺娣也下到这里。”贺老三把学习文件收入抽屉，带她们母女俩去了红旗公社。

贺山坐在公社办公室，跷着二郎腿，看着报纸，身边一个大瓷缸，泡了一大缸茶。外面是八月的农田，灌进门的是热风。树上有蝉叫，为炎热的夏天歌唱。贺老三走到门前叫声“贺山”，贺山放下报纸，贺老三把何丹介绍给他说：“这是你小姑妈。”又指着走在何丹身后的脸色腼腆的贺娣，“这是你远房堂妹。”贺山瞟眼小姑妈，又瞟眼小堂妹，天热，小堂妹穿着蓝花短袖衬衣和一条黑长裤，人就苗条、健康、水灵。何丹说：“贺娣，快叫贺书记。”贺娣就低声叫了“贺书记”。贺山再次打量着身材高挑、袅娜的小堂妹，说：“坐坐坐，你们。”

几人坐下，一个妇女忙进来为他们倒茶，贺山说：“红旗公社现在每个大队都有知识青年，他们都是株洲市下放的，还有一些是我们本县的知青。”贺山客气地瞟眼贺娣，“你来了，我代表红旗公社的贫下中农欢迎你。”何丹说：“谢谢贺书记关心。”贺山道：“你先去红旗大队干几个月，然后我叫人把你抽到公社广播站——我们广播站的广播员是公社干部的老婆，说不好普通话，到时候我让她去供销社，再把你抽去当广播员。”何丹顿时感到让女儿下到红旗公社真是下对了，忙道：“谢谢贺书记。”

贺山让一个中年男人带着何丹母女去几里外的红旗大队，红旗大队的知青

住在一处祠堂里，那时候还没建知青点，大家挤住在一起，条件比较艰苦。祠堂有正房、厢房，厅堂也隔成了两间，中间一条走道，通向后面的厢房和厨房。进大门是个天井，一边一棵银杏树，有些年月了，就苍劲。此刻知青屋里只有帮厨的两个知青，一男一女。中年男人是公社里负责知青工作的，知青都叫他“文叔”。文叔说：“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个新知青，长沙下来的。”一男一女知青就举目打量贺娣，文叔问了两个知青住宿情况，女知青说：“那就安排她到我房里住吧，我房里还有张空床。”何丹忙着为女儿抹床、开铺。

傍晚，知青们都陆续回来了，穿着肮脏的衣服，犹如残兵败将，一进大门就东倒西歪，骂骂咧咧的，完全是苦中作乐的模样。何丹把贺娣叫到一边说：“妈告诉你，女人的贞洁，比命都重要。好好在这里当几个月知青，不要跟这些知青多交往，到时候我再打电话，让贺书记把你调到公社广播站去。”贺娣小声答：“知道了。”晚上，母女俩挤在一张床上，蚊子围着蚊帐飞，嗡嗡嗡的。女儿坐了一天车，忙了一天，很快就睡熟了。何丹却没法入睡，想自己的乖女儿被送到这穷乡僻壤当知青，不知以后的命运如何。这个问题在她脑海里盘旋了很久，像只鹰，老是飞，她就死盯着思想这只鹰，看它落到哪里，但这只鹰始终在天上飞，就是不落下来。她感觉眼睛盯疼了，思想也模糊了，总算睡了会，醒来，天亮了。早饭是钵子饭，菜是酸菜炒辣椒。一个干部模样的农民走来安排知青们今天的劳动，知青们都叫他“海涛叔”，海涛叔望着贺娣，一女知青说：“她是文叔昨天带来的新知青。”

何丹见女儿随众知青而去，心里堵得慌，眼泪就挣脱出眼眶，哗哗哗地淌。她不愿别人看见她流泪，徒步向公社驻地走去。贺兴穿得很破旧地坐在食堂的门坎上，看见她，没动。何丹望着满脸沮丧、迟钝的贺兴，震惊不小。“贺兴，你不认识婶婶了？”她问。贺兴脸上的肌肉相互牵扯了几下，但没发出声音，目光杵在地上，地上有摊水，映着天空，贺兴毫无意义地盯着水里肮脏的天空。何丹想，这只鹰再也飞不起来了，就可怜他。

何丹当天就赶回了长沙，贺百石问她：“都安排好了？”何丹昂着疲惫不堪的脸，一抬头又看见了一只鹰，默默地在她眼里飞着。“贺兴，唉——那么好的一个青年，废了。”她说了贺兴的事，贺百石听完，垂下了头。“丹，我对不起娣儿。娣儿这么聪明伶俐，学习成绩又好，应该是有前途的，可惜她不该生在贺家。”“娣儿懂得轻重，别看她不爱说话，心里明镜似的。”何丹说，“别的我不敢吹，我女儿，我知道。”“娣儿胆小，从小看见蟑螂都怕得要死。”“女孩子都怕蟑螂。”何丹说。隔壁房间，贺彰的鼾声阵阵传来，贺百石说：“我也担心彰儿，我们要好好引导彰儿。”一个晚上，夫妻俩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女儿和儿子，直到下半夜，突然下起雨了，两口子才迷迷糊糊地进入睡乡。

谢文清在长沙市的名气越来越大了，那时候电视机还没进入家庭，收音机也只是少数一些工资高的人家里才有，报纸上宣扬的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宣扬明星，谢文清的名气是观看她跳喜儿的观众口口相传而传播的。后来歌舞团排练大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谢文清又跳女主角吴琼花，在长沙剧院里连演三个月，场场爆满，为了让更多的观众观看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只好下午演一场，晚上演一场，下午大多是单位包场看，晚上的演出，对外公开售票。有一个青年身高一米八，长得很帅，天天晚上坐在第一排的中间看谢文清跳舞，有时候他是一个人，有时候他会和几个朋友坐在那里看。演员们一般不看台下，尽管如此，演员们还是注意到了前排这个帅小伙子。“他肯定是冲你来的，文清。”说这话的是跳配角的吴开春，她是个喜欢观察的姑娘，家庭出身好，人也漂亮，比谢文清大一岁，谢文清不说话，吴开春嘻嘻一笑，“不信你明天晚上注意吧，他保证是坐在那里。”

第二天演出完，演员们都到台上谢幕，谢文清无意中扫眼台下，果然看见那青年用热烈的目光盯着她。那青年是省里一高干的儿子，北方人，讲一口普通话，是省文化厅的小干部，这也是他能经常坐第一排的原因。有天上午，《红色娘子军》的演员们被召集到排练厅开会，传达上面的精神，小干部来了，团领导介绍小干部说：“文化厅的王科长，大家欢迎。”演员们高兴地看着这个既年轻又很帅的王科长，王科长侃侃而谈，从中央精神到全国的政治形势，然后他的目光燕子样落到谢文清脸上，只差在那张白净、漂亮的脸上拍打翅膀了，说：“你们演的《红色娘子军》我看了多场，很不错，场场爆满，这是宣传阶级仇恨，很好。”他望眼在座的演员们，“但也有瑕疵，就是吴琼花对南霸天的仇恨，在表情上体现得还不够。”他再次望眼谢文清，谢文清脸红了，他说：“对待地主阶级，一定要表现出深仇大恨的样子，这才更有感染力，才更能打动广大的革命群众，使革命群众更加痛恨万恶的旧社会。”

那天晚上的演出，谢文清的脸上就很仇恨，仇恨得五官都歪了，台下爆出热烈的掌声。演出结束后，王科长亲自走到后台表扬她，“你今天的表情很好，很恨地主恶霸。”她不好意思道：“谢谢王科长表扬。”王科长说：“我注意到了，台下的观众都被你的演技感染了，要这样，小谢。”她被王科长那热情的目光盯得脸红了，说：“知道。”

十一月里第三个星期天，王科长来了，他今天不是来谈工作、提意见，脸上就没那么严肃。他邀谢文清去岳麓山上赏枫叶。枫叶红了，红遍了岳麓山。先一天，王科长着一身洗白了的军装，来团里，好像是无意中在食堂前碰见了她，对她发出了赏枫叶的邀请。她迟疑了下，还是答应了。今天，王科长一身蓝色干部服，头发油亮亮的，脚上一双黑皮鞋，锃亮无比，可见他来之前是认真收拾了下的。谢文清穿着团里发的灰色文工团

服，头发随便扎成一把。那时候湘江大桥还没建好，两人来到灵官渡，上了一条开往河西的机房船，已经是深秋，河风吹在身上有点凉。“今天天气真好。”王科长说。谢文清看着瓦蓝瓦蓝的天空，远处，天水一色，说：“是好天气。”

两人到达岳麓山下时，已是十点钟。十一月的阳光不热，披在身上十分舒坦。两人先在爱晚亭转了圈，看枫树赏枫叶，接着爬山，爬了一半，出了汗。谢文清就脱下文工团服搭在手臂上，一件贴身的红运动衫裹着她婀娜诱人的身段，溜肩膀、细腰身、乳房骄傲地挺在胸前，柔和地一动一晃，令王科长十分着迷。在一处较陡的拐弯处，王科长伸手拉她，她被他拉上去后，想把手抽出来，但王科长没松手，继续拉着她。她脸红了。王科长说：“累了吧？是不是在石凳上休息一下？”她说：“不休息。”

两人接着爬山，王科长时不时盯着她，爬到云麓宫时已是中午，坐在这里眺望，山下一片树林，很多树冠都呈红色，那是枫叶的红色。“多美呵，”王科长说，忽然笑着问她，“小谢，你觉得我们生活在一起会幸福吗？”谢文清答：“我不知道。”王科长说：“我很爱你。”谢文清说：“我爸是国民党。”王科长说：“这不是你的错，你又没有选择出生的权利。”“你是干部，你爸妈又是高干，我们不合适。”“我今天是你的追求者，”王科长说，“我在岳麓山上对天发誓，我会爱你一辈子。”谢文清没说话，看着沉默的山林和蓝天。山风很快便把两人身上的汗吹凉了，王科长把她的衣服拿起来，披在她身上，“别着凉了，小谢。”

他目光炽热地盯着她，她心里一怵，不知如何表述自己。她觉得与其让他以后盘问，不如现在就向他说明一切。她扭开脸说：“王科长，我不是处女。”王科长脸上有点惊讶，“我听你们团领导说，你从没恋爱过啊。”谢文清平静地望眼山下的枫树林，“我谈过一次，是那个姓张的舞蹈老师。”王科长更加惊异，“那个流氓犯？”他不等她回答，恨道：“真该把他枪毙。”“我不想欺骗你。”谢文清说，看着山下的枫叶，觉得枫叶红得真好看。风吹乱了她的一头乌发。他说：“小谢，你的过去我无权计较。”她转过头来看他，见他脸色凝重而且激动，她说：“我现在不想谈爱，我想好好跳舞。”“难道谈恋爱会影响你跳舞？”他说，“我会珍重你，好好爱你。”她一笑，没答话。下山时，他抱了她。

婚礼是在长沙饭店举行的，办了八桌，来的是团里的领导和一些同事。王科长那边也来了不少同事，再就是王科长的父母，王科长的爷爷奶奶都从河北赶来了，王家就显得实力雄厚，相比之下，谢文清这边十分孤单，只有谢国栋一人参加。事先，谢文清亲自去了趟白塘公社，告诉哥她要结婚了，谢国栋看着妹妹，她说：“你不要告诉爸妈，我和爸妈划清阶级界线了。”谢国栋简直以为自己听错了，说：“这是你一生的大事，怎么可以不告诉爸妈？”她答：“如果我结婚时，爸妈来了，我们团领导会说我是假划

清界线，欺骗领导。”

谢国栋参加了妹妹的婚礼，看到了表情和架子都高高在上的妹妹的公公婆婆，八桌人，有六桌人相继走上去祝贺，只有几个小孩子，和一桌半小演员没敢去打扰那对高贵的夫妇。谢国栋不能不去，他代表谢家，走上去与高干夫妇碰了杯，喝了酒。回到家，他把妹妹结婚的事告诉父母，父亲瞪大了眼睛，“你妹妹怎么不跟我们商量？”谢国栋就把妹妹的疑虑说给父亲听，父亲听毕，想女儿嫁到这样的人家，有何幸福可言？说：“文清太老实了。”

谢乃常决定去省文化厅找女婿谈谈。他把二十年前穿过的西装从箱子里翻出来，尽管樟脑丸气味让他讨厌，他还是要求高红梅熨平，穿上，去了文化厅。他走进办公室，对王科长说：“我是谢文清的爸爸。”女婿接待了这个前国民党老兵，对岳父的意外出现尽管露出了几分惊讶，但还是表现出礼貌的模样问：“您有事吗？”他盯着女婿，女婿二十四五岁，身高一米八，脸白白净净，红唇，一双眼睛乌亮，头发梳在一边。他不觉得这个女婿有啥可取之处，说：“小王，按长沙的风俗，我女儿应该办个回门酒，你们什么时候回来，我好准备？”女婿瞥眼他，“这个，这个，还是免了吧，文清已经跟您划清界线了。”他没想到女婿会说出这种话，而且对他这个岳父的提议竟表现得如此冷淡，考虑到他已经是女儿的丈夫，他抑制了心头的怒火，“也罢，我只说一句，请你对我女儿好一点。”女婿说：“这个您放心。”女婿连“爸”也没叫一声，谢乃常怕自己发怒，走了。

过年的时候，贺娣回来了。她晒黑了，剪了短发，水灵灵的，很精神。贺娣告诉父母和贺彰，过年前的这段时间，知青吃的是红锅菜。贺彰问：“姐，红锅菜是什么菜？”贺娣说：“不放油的菜，我们没油了。”贺娣见父亲苦着脸，眉头蹿得老高，像两座小山峰耸在眉弓上，就觉得父亲真可怜，忙装无所谓道：“爸，大家都这么过，一起出工，除了没什么吃的，都很开心。”贺百石听女儿这么说，表情松动了下，说：“娣儿，爸对不起你。”女儿说：“没事，爸，我长大了。”

何丹买来肥肉，将肥肉炼成猪油，装了两瓶。贺娣天天外出，找初中同学玩。过了元宵节，她回家过年的热情才跟着元宵节一起消逝，吃完元宵，她对父母说：“我明天走。”何丹把晾在厨房墙上的腊鱼摘下来，剁成一块块的，拌着豆豉、干辣椒蒸了一大钵，装进一个大玻璃瓶，再将两瓶猪油包好，一起放进包里。次日一早，贺百石送女儿到汽车站，贺娣见父亲站在汽车站外默默无语，就安慰父亲说：“爸，你不要担心我，我会照顾好自己。”

三月，知青屋外的桃树开满了花，蝴蝶飞来，蜜蜂也飞来了，一不小心，头就会碰着蝴蝶或蜜蜂。一天下雨，文叔着四个口袋的蓝干部服，严肃着

一张苦瓜脸，打着把烂黑伞，来了，对贺娣说：“小贺，你收拾下行李，去公社广播站。”贺娣就收拾行李，一男知青主动提出来送她去公社，她谢绝了，一个人背着背包、提着行李，高高兴兴地向公社驻地走去。路虽然泥泞不堪，但沿途的树木花草都吐着绿和芬芳，就春意盎然。她走进公社，向贺书记报到，贺书记当时正在小会议室开会，给大队干部传达县革委会的指示，贺书记看见她站在会议室外，就对公社妇女主任说：“你带小贺去广播室。”

广播室就在贺书记办公室的隔壁，便于贺书记随时进广播室喊话。贺书记走进广播室，“小贺，毛泽东思想宣传广播站，可是我们红旗公社的重要阵地。”贺书记睁圆一双金鱼眼睛望着她，“上面要求广播员要根子正、苗子红和思想好的人。”贺娣一听这话，脸乍地通红。贺书记强调：“公社里有人反对呢，你可不能出错。”

广播室的前面是一排槐树，一到四月份，槐树就开满白花，细小的白花经阳光一照，晃着白光，也随风晃来淡淡的芬芳。贺娣瞅着槐树花，思想就晃悠，希望自己能飞上天，飞过远处的山峰，飞出这种让她难以摆脱的困境。目前最大的困境，最让她害怕的是贺书记，这个男人三天两头汆进广播室，站在她身后听她广播，或坐在广播室不走。早两天，贺书记竟摸她的手，对她说：“小贺，我可是顶着压力，我生怕你出错，我要亲自听你广播。”贺娣害怕地抽回手，“贺书记，谢谢您关心，我不会出错。”贺书记抹下脸走了，丢给她一脸严峻。

贺娣是个面善心软的姑娘，不忍心看见别人不高兴，父亲忧伤，她就安慰父亲。母亲担忧她，她反过来劝慰母亲不要担心她。她见贺书记不高兴，自己也不安。她确实不想回红旗大队干农活，脸朝黄土背朝阳，从早干到黑，实在太累了。在广播室，每天只需早晚广播两次，在广播里读读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放几支充满革命激情的歌曲，这比起插田、薅草、挑谷，轻松多了。有天晚上，那是五月初的晚上，外面下着大雨，贺娣吃过晚饭就钻进广播室，研读明天要读的报纸，找出字典，怕读错别字。贺书记进来，随手把门关了。屋外是槐树和一条泥泞不堪的路，再前面是一大片农田。世界很静，只有雨声。贺书记笑着问她：“你看什么呀？”她说：“贺书记，我看明天要读的报纸。”贺书记就歪着头要她用普通话念一段文章，贺娣便念，贺书记听她念，盯着她，盯得她十分害怕。贺书记在她害怕的当儿，突然把她拉到身边，她脸都吓白了，“贺书记，你干什么？”

广播室里有张床，是贺娣睡的，铺着干净的草绿色垫毯。贺书记把她按在床上，贺娣反抗，但贺书记不许她反抗，说：“别动，再动，我把你当反革命分子关起来。”别人说这种话，贺娣会用脚踹，但贺书记是土皇帝，红旗公社的人都怕他，贺娣被他摁着，又不敢反抗，就哭了。贺山不怕她哭，哭声反而使他兴奋。他抱着她啃，在她耳边说：“小贺，别怕，我是

真喜欢你这城里来的妹子。”

一个晚上，雨尽情地下个没完。她知道自己的童贞，从此结束了。她去食堂打水，食堂里空空的，她打了一桶井水，提回广播室，关上门，但怎么洗怎么抹，贺书记留在她身上的气味，好像永远也抹不掉，一闻，还是那种气味。她打量着室内，想找根绳子上吊，了结这耻辱的一生。但她看见了父亲那张凄苦的脸，父亲似乎对她说：“娣儿，你不要爸了？”她泄气了，趴在床上哭喊道：“爸呀，我死了，最伤心的是你呀……”

第二天上午，红旗公社的社员破天荒没听见广播，下午，广播也没响。但过了一天，广播又响了，高音喇叭里传出贺娣读报纸的声音，声音有点嘶哑，没先一天那么甜和圆润、清亮。又过了几天，声音恢复了正常。不久，公社驻地有了传言，说她是贺书记的“妃子”，她听见了，非常恨。贺书记却笑，“只要谁敢当着你的面说，你就掴她的嘴巴，出了事，我顶着。”有天她去供销社买纸，前广播员笑她，她没让前广播员的笑容在脸上浮现多久，给了前广播员一耳光。前广播员三十多岁，仗着丈夫是公社副书记，一把揪住贺娣的头发，就往下压。贺娣反抗，但前广播员身坯肥壮，力气大，硬是把贺娣的头压到她裆下，边叫喊：“看这个城里来的小骚货，她还敢打人，我要她吃屎。”

供销社的人和来供销社买东西的农民都围上来，看着前广播员欺负贺娣，边嬉笑。这是夏天，前广播员穿着裙子和一条内裤，贺娣嗅到了这女人私处的臊气，见这女人还得意地拿大屁股压着她，不许她抬头。贺娣毛了，往地下一坐，伸手猛戳。前广播员顿时一脸煞白，慌忙捂住下身。贺娣爬起身，愤慨中对着前广播员的腹部就是一脚，前广播员身体失去重心，肥硕的屁股坐到地上。贺书记就在这个时候走来，还有前广播员的丈夫，前广播员指着贺娣，“贺书记，她对我使阴招，您要替我做主啊。”尽管全公社的人都知道，她丈夫是贺书记的铁杆，她家是贺书记的“小食堂”，但那天贺书记没给她面子，反而横她一眼说：“你个老娘们，别在这里丢人显眼，快回家去。”她丈夫也跟着吼道：“你给我滚回家去。”

打那以后，公社驻地的女人再也没人敢说贺娣的闲话了。贺娣也破罐子破摔了，从前那个漂亮、温柔、羞涩、不说脏字且听到别人说脏话就走开的贺娣，一去不复返了。她骂“老子日你的娘哩”，骂声又尖又亮，把隔壁办公室桌上的玻璃都划破了，甚至半里外、在田里干活的农民都能听见。

几个月后，贺娣告诉贺书记她怀孕了，贺书记愣了半天，“真怀孕了？”贺娣满脸惶惧，“我有两个月没来‘姨妈’了。”贺书记那天晚上睡不着了，接下来的几天他都在公社驻地踱步，他当然可以叫贺娣去公社卫生院把胎儿弄掉，但万一是个儿子呢？他老婆只给他生了三个女娃，他想要个儿子，只是得找个听话的人给自己背着……他脑海里出现了两个人选，一个地主

的儿子、一个富农的儿子，他们在他眼里都唯唯诺诺，让他们与贺娣假结婚，孩子生下来就是他的。

他觉得问题可以解决了，就走进食堂吃饭，看见四年里都没离开过食堂半步的贺兴坐在椅子上发呆，心里又改变了主意：找地主、富农的儿子干吗？这里不现成有一个吗？吃过饭，他对贺兴说："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贺兴跟着他步入办公室，贺书记看着这个比他大一岁、胡子拉碴、一脸木讷的贺兴，说："你也不小了，我给你指定个老婆。"他看贺兴的反应，贺兴没反应，连眼皮都没眨一下。他暗暗满意，想找这个傻子做挡箭牌，再好不过了。"这样吧，我安排你跟贺娣结婚，嗯？"贺兴听懂了，嘶着喉咙说："她是我妹妹……"贺书记说："是你堂妹，要结婚是可以结的。"贺兴摇头，贺书记觉得不给这个傻瓜好处，怕是说服不了这个傻瓜，就表态："如果你同意，我就让你填表，招你进公社食堂当普工，工资三十四元五角一月，你想清楚呵。"

贺兴望着贺书记，贺书记见贺兴在想他的话，就庄严着脸色，大声说："这可是我给你的一个机会，错过了就没有了，你好好想想。"贺书记想孩子生下来，是要吃要喝的，那都要钱买，不能让他的亲骨肉跟着这个傻男人挨冻受饿。

那年十一月，贺兴成了红旗公社一名吃国家粮拿工资的职工，自然也与比他小十六岁的贺娣结了婚，婚礼是在公社食堂举行的，双方都没来家长，因为都没敢告诉长辈。贺山厚着脸皮为这对堂兄妹主持婚礼，新房就是广播室，只是在广播室的门窗和墙上贴了大红喜字，之前从县城百货公司搬来一张大床、一个大柜和几床被子，这都是贺书记指示公社干部带着贺娣去县城买的，账单都给了贺娣，准备以后在贺兴的工资里慢慢扣除。婚礼的那天，贺娣已怀孕五个月了，好在已进入冬天，大家就还没注意到。晚上，大家闹了新房走后，贺书记却没走，让贺兴到门外站着，说自己要跟贺娣谈点事。

贺兴虽然成了傻子，有些事情还是懂的，就走了出去。贺书记在他身后把门关上，就爬到床上看着贺娣笑。贺娣说："外面那么冷，你把他赶到门外，太过分了。"贺书记已等不及了，把新娘推到床上。她不肯，披上衣服，走过去开门，贺兴蹲在门边，缩着脖子。贺娣说："大哥，进来。"贺书记十分讨厌这个傻瓜，却又拗不过怀着他孩子的贺娣。贺娣安排贺兴坐在椅子上，这才回到床上。贺书记走后，贺娣见大哥仍表情麻木地坐在椅子上，她抬起头说："睡觉吧。"床上还有一床红缎子面新被子，贺兴迟缓地脱掉衣裤，钻进被子。贺娣伸手关了灯，醒来，天亮了。

几个月后，贺娣生下个男婴，她在公社卫生院睡了一晚，第二天便带着婴儿回家了。贺书记跑来，抱着婴儿左瞧右看，喜欢得不得了，"像我像

我，是我弄出来的。”可过了几天，男婴死了。贺书记满脸狐疑地问贺娣：“他好好的，怎么会死？”贺娣一脸泪痕，伤心道：“我早晨醒来，婴儿死在床上了。”贺书记更伤心，这可是他的骨肉啊。

贺兴与贺娣虽同睡一张床，但一直各盖各的被子。他睡觉从不动，笔直地挺着。两堂兄妹很少说话，有时即使贺书记没来，两人也不会说一句话。一天晚上，夜已经深了，外面下着雨，贺娣和贺兴都睡下了，贺书记从县里开会回来，敲着贺娣的房门，这个时候，整个世界除了雨声，就是这几声吓了贺娣一跳的敲门声。半夜，贺书记心满意足地走了，留下两堂兄妹和潮湿的雨夜。贺娣见贺兴还是勾着腰睡在床边，弯着的腿都伸到床铺外面了，她担心贺兴睡熟后掉下床去，便扳下他的肩说：“大哥，你睡进来点。”

就是这句话让贺兴发了疯，他掀开被子，爬起身，跪在床上，脸色激动得颤抖，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贺娣见他的眼睛睁得老大，眼眸里充满渴望，渴望像两团火在燃烧，都有红光泛出来了。她在他眼眸上看见了惊慌的自己。她极力想让他平静，说：“大哥，我们是兄妹，不能那样。”贺兴打了个噤，接着浑身颤抖，发出嗷嗷的令她心悸的怪叫声，边狠劲揪着自己的头发。她害怕了，“大哥，你出去走走，不要想这些脏事，我们不可以的。”贺兴仍嗷嗷叫嚷，边使劲捶脑袋，接着又用脑袋瓜子撞墙，撞得咚咚响，每撞一下，她的心就害怕得一颤。他的脑袋本来就残了，她怕他撞死自己，忙去拉他的手，边说：“大哥，别这样，撞伤了，自己吃亏。”贺兴嗷嗷叫，形同一只困兽，她看到他额头上起了个包——那包是在她眼里一步步凸起的，像颗土豆鼓在额头上，仿佛天开眼了，土豆变成了一只圆鼓鼓的让她害怕的牛眼睛。她可怜他，哭道：“大哥，你别吓我……”贺兴突然扑到她身上，掀起她的睡衣，她想阻止他，但他太有力气了，摁着她的双手，使她反抗不了。她“啊”了声，眼睛一黑。夜很深了，雨还在下，且越下越凶，淅淅沥沥的雨声，吞没了这个世界的一切。

半年后，贺娣又怀孕了。这天晚上——已经是夏天了，她和贺兴正打算睡觉，贺书记来了，瞟眼贺兴说：“你出去。”贺兴没动，贺书记就鼓起眼睛，“怎么？不怕我把你关起来？”贺兴攥紧了拳头。贺书记来劲了，说：“你这国民党的狗崽子，还想打共产党吗？明天我要召开社员大会，正好把你揪到台上批斗！”贺娣脑海里出现了父亲被揪斗的可怕景象，忙说：“大哥，你出去，等下就好了。”贺兴不动。贺书记拍下贺兴的肩，贺兴反抗地手一拨，手指触到了贺书记的脸，指甲在贺书记的脸上划了一道印痕。贺书记凶道：“我治不了你就不是贺山。”他很凶地走了。贺娣持久地望着贺兴，“你这是自己找死。”

次日上午九点钟，公社武装部来了几个民兵，走进食堂，把贺兴抓走了，抓到社员大会上批斗，罪名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狗崽子，妄想变天”。开完

批斗会，民兵把贺兴当犯罪分子样押回家，替他拿了几件衣服和一床被子，把他带走了。那天晚上，贺书记美滋滋地走进广播室抱住贺娣。贺娣冷冷地望着他道：“贺书记，你把我大哥放回来吧。”贺书记道：“送到县里修水库的，都是各公社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这一去，至少是半年。”贺娣把他推开说：“你不把我大哥放回来，就别想弄我。”贺书记瞪着她，“你也想去修水库？”“可以，反正我肚子里已经怀了你的孩子，正好在修水库中堕胎。”贺书记鼓起鱼泡眼，兴奋道：“你又有喜了？”“我要去流产。”她看着天花板说。

贺娣早想好了用肚子里的孩子要挟贺书记。她已经在红旗公社当了两年知青，那时候各地的知青已开始陆续招工或被公社推荐上工农兵大学了，她在公社广播站没有工资，工分计在红旗大队，她每个月要去找大队会计，背米来交给公社食堂才有饭吃。她知道要贺书记推荐她上大学是不可能的，但成为一名工人的可能性是有的。贺书记瞪着她，她说：“我要招工，要有一份自己的工资，不然我不想生下孩子，我明天就去流产。”

贺书记考虑的结果是把贺娣招进红旗公社供销社，让她成为一名营业员，这样她就还在他的权力区域。那几天，贺书记天天坐在县革委会，说了一大堆困难，县革委会就给了他一个招工指标，贺书记把这个指标给了贺娣。贺娣挺着大肚子填了招工表，不久，她搬进了供销社宿舍，那是栋红砖黑瓦的平房，在供销社后面，前后两间，搭一个厨房。她挺着大肚子布置房间时，贺书记来看她，见她在后面房间放了张单人床，高兴道：“以后，让那个傻瓜睡后面的房子。”她说：“我要生了，把我大哥要回来吧，到时候他可以照顾我。”

十月国庆节这天，谢乃常迈到街上，街上很热闹，都是过节的老百姓。忽然有一行囚车驶来，押着囚犯游街。那年月，五一节、国庆节，总要杀一批人，以示无产阶级的铁拳是毫不容情的。他一回头，就见囚车上押着几个即将执行枪决的死刑犯，其中一女囚让他觉得眼熟，他怔住了，这剃着阴阳头、模样古怪的女人难道是杨凤月？他追着缓缓行驶的囚车，赶前几步仔细盯了眼，又不能确定。女囚脸色苍白，头被身后的解放军战士摁着，又不像杨凤月，可是再一看她胸前挂着的牌子，白纸黑字地写着：杀人犯杨凤月。名字上打了把有力的红叉，这意味着是押去执行枪决的。他惊呆了，浑身起了层鸡皮疙瘩，有人赶上来看女死刑犯时把他挤了个趔趄。

街上，到处都张贴着布告，布告上第二个名字就是杀人犯杨凤月：杨凤月，出身戏班，前夫为国民党中将，一九四九年潜逃至台湾……该犯资产阶级享乐思想严重，好逸恶劳，一贯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不满……于某年某月，对她的工人阶级丈夫怀恨在心，在酒里放安眠药，致使丈夫失去知觉，将丈夫捆在床上，在丈夫的颈脖上连砍数刀，致使丈夫流血而亡。该

犯手段残忍，犯罪情节严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他看完布告，身体直哆嗦，杨凤月无子无女，也没亲人，他决定为杨凤月收尸。他知道刑场在马坡岭，他赶到刑场时，那里已围了很多人，路上、坡上都是人，还有小青年爬到树上，想目睹枪毙犯人的那一刻。这时在市区游街示众一大圈的几辆囚车缓缓驶来，囚车上高音喇叭仍对天宣传着什么，一时人声沸腾。

他站在路旁，一旁的人把他往前挤，他在拥挤的人群中看着驶来的囚车，又一次看见杨凤月，她面色死灰，低着颗阴阳头，身后站着两名解放军战士，一个揪着她的一只胳膊。当囚车驶到他面前时，他叫了声："凤月！"杨凤月从众多嘈杂的声音中分辨出他的声音，目光就向他掷来，似有点惊喜，脸上掠过一抹惨笑。有的人也看见了她脸上这抹惨笑，就表示惊诧，说："咦，她还笑。"囚车驶过去后，杨凤月还回头，看了他最后一眼，那目光落在他脸上时，竟是温柔、爱昵的一瞥。

那当儿天色阴沉，囚车驶向刑场，刑场被解放军战士围着，他没挤进去看枪毙人。他感觉悲壮地站在一棵树下，闭着眼睛，内心却波涛翻滚，一些自己与杨凤月相爱的往事，纷纷涌进他的脑际，让他缅怀。他突然听见枪声，这枪声不是一支枪管里射出的，而是七支手枪里同时射出的枪声（那天枪毙七个人），混在一起，传入他耳朵里时有些闷，也许枪声透过看热闹的人群时，受到人体阻碍，就没那么脆。人群渐渐散去，他等人差不多走光了，才走向刑场，有几个穿公安制服的民警望着他。他说："我来收杨凤月的尸。"

杨凤月歪在地上，头部和脖子上都是血，子弹是从后脑勺打进去的，一枪毙命。他蹲下，满眼泪水地替死者解除捆绑着双手的绳索，他用衣袖抹着泪说："杨凤月，再没人鄙视你、欺负你了。"他把尸体平放在地上，脱下衣服，拿衣服的一角抹着死者脸上的血迹和泥土。一张苍白的变了形的脸呈现在他眼里，死者很瘦，瘦得脸很尖，从这张死人脸上，他似乎看见杨凤月复活了，在街上轻盈地走着，似乎有真切的脚步声传入他的心房……一公安冷着脸，打断他的思绪道："火葬场的车来了，尸体马上要运到火葬场火化。"

火葬厂来了两个壮汉，把一口油绿色的冰冷的铁皮棺材放下，就要把尸体搬到棺材里去。谢乃常不让他们动手，他把一只手插到腰下，另只手插到大腿下，将尸体抱起，尸体比他想象的还要轻，感觉上只比一床被子重一点点。多年前，他见过那男人，那男人身体强壮，目光凶恶。假如那男人醒着，十个杨凤月也不是那男人的对手。尸体放进棺材后，凝聚在死者脸上的那种痛苦表情仿佛散开了，就变得恬静。他说："杨凤月，你安息吧。"

两个火葬厂的壮汉把棺材盖盖上，将铁棺材抬上殡车。他跟着上了殡车，

殡车朝前驶去，这时刑场附近已没人了。车开到火葬场，尸体搬到往焚尸炉送的担架上，他走过去，看了死者最后一眼。焚尸工把担架推到焚尸炉前，另一焚尸工用长长的铁钩勾开炉盖，担架一翘，尸体便滑进了焚尸炉。他于那一瞬仿佛看见死者被烫得坐了起来，而同一时刻，炉盖被焚尸工手中的铁钩一碰，合上了。他心口突然一阵绞痛，忙捂住胸口，对着焚尸炉说：“杨凤月，你走好。”他泪如雨下，感觉整个世界都湿了。

一个月后，他和马沙丽来到火葬场，那天他着一身黑中山装，马沙丽也着一身黑衣服，两人表情凝重、目光冰冷。走进大厅，他冷着脸交了钱，火葬场的一男人就领着两人去了存放骨灰盒的房间，房间阴森森的，还有一股难闻的怪味，像干粪气味。男人把他带到标明杨凤月的骨灰盒前，他把骨灰盒从架子上抱下来，捧在手上，曾经那么娇艳的杨凤月，如今成了一盒骨灰。

火葬厂的另一个人把他和马沙丽带到一处墓穴前，墓碑已按他提的要求凿好，凿着“杨凤月女士之墓”七个正楷字；一旁一行小字，行书体：一九七一年十月友人谢乃常立。他把骨灰盒放入墓穴，盖上石盖，点燃一挂浏阳鞭子，待鞭子炸完，他蹲下，马沙丽也随他蹲下，他解开包裹，把他为杨凤月照的相片和杨凤月穿过的旗袍、戏装都拿出来，放在墓前，点燃香，插上，慢慢烧着这些他从租房里取来的遗物。四周都是一座座坟，一个墓碑就是一个曾经在这个世界生活过的人。从坟山上经过的风，吹着燃烧的旗袍、戏装和相片，把黑灰吹得满地都是。他说：“我好像听见有女声唱湘剧。”

自从和贺娣住进供销社的那两间平房后，贺兴开始做梦了，经常梦见王美诗，还梦见大火，致使他在梦里急得要死。有天，他叫喊“美诗美诗美诗”，竟把熟睡中的贺娣吓醒了。贺娣推醒他，“你发什么神经？”他爬起床，叫道：“起火了，起火了，快救火。”“哪里起火了？”贺娣问。贺兴左右张望，确实不见身边起火，见到的是贺娣，才知道原来是做梦，便又躺下，于是又一次在梦里隐隐约约看见王美诗模糊的身影，那身影在江永的山道上不停地走，他怎么叫，她都不停，而且越走越快，衣服在疾步中飘起来，成了只漂亮的凤凰。再醒来，天就亮了，一抹天光透过绿色窗帘，很柔和地投进房间，让他意识到他在与自己的梦境毫不相干的另一个地方生活。

第二天晚上和接下来的无数个晚上，这个梦又会于同一时刻在他脑里涌现，害他在梦里大叫“火、火、起火了”。有天，贺娣又被他叫醒，就踹他一脚说：“你深更半夜叫什么起火啊？你是想起火吧？”他意识到原来是自己脑海里起了火，那场火正在烧着他的脑细胞，把他的脑细胞烧得滋滋响，让他感觉脑袋很痛。贺娣下床，去后面房间解溲，她解完溲，走过来，见贺兴一动不动地盯着婴儿，婴儿一个月大了，此刻正在熟睡中，两

只小手握成小拳头，放在脑袋两边。贺娣说："他多可爱啊，贺兴。"他没说话，他的脑袋很痛，不想说话。贺娣说："贺兴，他像你。"贺兴厌恶地把目光从婴儿脸上移开，说："他像那个人。"她知道他所指，想贺兴虽然脑袋被打伤了，可是也晓得分辨，就道："贺兴，他是你和我的。"

有天晚上，那已经是十二月中旬了，很寒冷。贺兴心里却有一团火，没法进入睡乡，很想弄贺娣，却又害怕贺娣烦他，就抑制着自己那份情欲。贺娣在梦乡里，婴儿睡在靠墙的里面，一盏煤油灯拧得很小地搁在桌上，这样贺娣便于随时起来照看婴儿，给婴儿换尿布或喂奶。贺兴在这盏昏暗的煤油灯下觑着婴儿，这男婴明显长着贺书记那样的脸型，也长着贺书记那样说话很凶的嘴，眼睛也是贺书记那种目光霸道的眼睛。昨天贺书记竟抱着婴儿说："我的乖儿子。"贺娣忙支他出门，但贺书记说的这句话却追着他的背影灌进了他耳孔，他感觉耳朵被这句话刺得很痛，一看见婴儿，这句话便如针样刺着他的耳朵。

此刻，他盯着婴儿这张恬静的小脸儿，不觉生满了恨……他把被子盖到男婴身上，悄悄走进后间，在靠窗的单人床上躺下了。他梦见自己站在批斗台上怪笑，接着一个可怕的重击打在他头上，让他从台上栽下去，台下是一片火海，他一头栽进了大火中，感觉大火正饥渴地烧着他，仿佛他是新添进烈焰里的一块优质木头。这个噩梦离开了有些日子，又回来了，让他在烈火中拚命挣扎。他的这个噩梦是被贺娣撕心裂肺的叫嚷声吵醒的，贺娣跑过来，大叫："儿子死了，昨晚我睡觉时，儿子好好的，早晨醒来，儿子死了。"贺兴走过来看死婴，却看见昨晚的他已脱离自己的身体，正在弄死婴儿，他害怕地叫道："鬼、鬼，是鬼。"贺娣疑惑了，"鬼在哪里？"贺兴指着死婴，边叫嚷："鬼、鬼、鬼。"他不愿再在房里多待一秒钟，因为他看见从他身上分离出来的自己对他狂笑，他拉开门，嚷叫："鬼、鬼、鬼……"

这是星期天，这天的天气让谢乃常郁闷。他觑着马沙丽说："下次，你把我们的儿子带来让我看一眼吧。""儿子开始不听话了，"她说，格格格笑，"天天在厂里玩，还跟别的孩子打架，把比他高一年级的男孩打得哇哇哭。""打架？"她说："别的孩子骂他是野种，他就打那个孩子。"谢乃常听她这么说，问："谁把你的事传到了你们厂？""总会有人传，"她说，"这个社会，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

另一个星期天，八点多钟，她带着儿子来了，没把儿子带到北正街的住所，而是带到河边。谢乃常一早就到了河边的一家向东饮食店前，这里有一个喝茶的摊子，他买了两个包子，还要了杯茶，就坐在这里等。这孩子长得虎头虎脑，一张脸晒得像只蛐蛐样黝黑，目光却大胆、敏锐。这孩子让他想起谢国民，当年他从蒲田逃回郴县，见到谢国民时，谢国民也是这副模样。马沙丽见他盯着儿子，便对儿子说："马军，叫谢爷爷。"他一

愣，她浅浅一笑，推下儿子的头，再次催儿子说：“快叫谢爷爷。”

马军叫了声“谢爷爷”，马沙丽便走进向东饮食店买了三个包子给儿子。儿子不看“谢爷爷”，只顾吃着包子，吃相很猛。街上，有几个小男孩在玩铁环，马军就盯着那几个小男孩。谢乃常问马军：“多大了？”马军懒得回答，继续盯着那几个玩铁环的男孩，马沙丽说：“你哑巴啦，谢爷爷问你话呢。”马军不动，两颗黑亮亮的眼珠仍盯着那几个男孩。马沙丽说：“这孩子，没一点礼貌。走吧，回去。”

一九七二年的长沙街上，大多仍是五六十年代的建筑，街道也不宽，大家都还在文化大革命中喘息，还在相互检举揭发，彼此防着、算计。他乘公交车回家，谢国栋坐在房里看报，说：“爸，何叔叔的儿子来了。”他和儿子去了白塘公社，一走进白中一家，就看见另一个何绍晖——是何绍晖的长子，四十出头，很结实，让他想起何绍晖中年时候的模样。何绍晖向他儿子介绍说：“这就是爸常跟你说的谢司令。”何绍晖的儿子说：“谢伯伯，真要谢谢您和白叔叔，没有您和白叔叔，我爸说他不是饿死，也会在流浪的途中病死。”谢乃常回答：“你爸是好人，上天不会让你爸死。”

几人坐在堂屋里聊天，边领略着从田野里吹来的风。大家说着云南的岁月，说到郝光发、曾冠雄时，白中一说：“一九五〇年，部队整编后，我们去片马和江心坡一带打国军。那年秋天一次与国军遭遇战中，团长命令我们营从右翼进攻，我带全连官兵杀过去，国军的一名军官正指挥他的官兵边打边撤，我觉得那军官很像曾司令。”谢乃常说：“那不可能啊，曾冠雄早在一九四三年就被英军扣留，与十二个部队长一起送到印度去了。”他望眼何绍晖，“就算曾冠雄还活着，也是在印度。”白中一说：“我也是这样想，但那个军官太像曾冠雄了，我当时还跟何副师长说了这事。”何绍晖点头，“这事我有印象。”谢乃常的心松动了下，“我倒是希望曾冠雄还活着。后来你还碰见过他吗？”“没有。”白中一说。

何绍晖父子俩来谢乃常家辞行，白中一也跟来了，谢乃常招待他们上又一村饭店吃饭。吃完饭，谢乃常和白中一送何绍晖父子去火车站，白中一今天着身蓝衣服，剪着平头，人就像公社干部。谢乃常买了站台票，和白中一把何绍晖父子送到站台上，看到何绍晖满眼泪水，说：“我们都是老家伙了，别跟他人计较。”何绍晖的老伴死了，他出逃后，厂里的造反派逼她交代丈夫的行踪，把她折磨死的。这事，是何绍晖的儿子说的。谢乃常怕何绍晖计较这些事，特别叮嘱他。何绍晖使劲点下头，用他那只织箢筐织得很粗糙的左手，揩了下眼泪。岁月没有打败何绍晖，虽然他缺了一条胳膊，虽然这几年他一声不响地寄居在白家，但站着的姿势，一看便是个坚强的老人，如一棵松，精气神都还凝聚在一起，没散。火车鸣了声笛，何绍晖父子登上火车，何绍晖探出一张老脸和左手，挥着，“回去吧，你们。”谢乃常盯着他，想这辈子不晓得还有没有机会见面，就说：“没关

系，我可以多看你几眼。”何绍晖被这句话感动得哭了，用那只左手抹着泪。谢乃常说：“老五，别搞得这么伤感。”“不是伤感，大哥，你要保重。”何绍晖泪汪汪地看着他说。火车开动了，朝前驶去，谢乃常对何绍晖父子挥手，转过头来，见白中一也一脸热泪，问：“你流什么泪啊白中一？”白中一慌忙揩干泪水，“长官，我是眼睛里进了灰。”

每个月，他会去马沙丽那里一次，去也只是坐坐，说说话，走人，因为马沙丽不让他与马军见面，理由是马军越长越像他了，她怕儿子起疑。“你不知道，他鬼精。”她说到儿子，脸上可没一点责备，而是骄傲，“他要是知道你是他生父，那会闹翻天的。我都有点怕他呢。”“你怕他？那可不行。”他说。她却一脸快乐，“我愿意怕他，他是谢司令的儿子。”

有天晚上，谢乃常带着高红梅去长沙剧院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吴琼花是谢文清演，他和高红梅坐在剧场中间的位子，当他的女儿从舞台的一侧跳着出来时，他的心情很复杂，想如今他要看女儿就只能打票来剧院看，真是荒唐。女儿在台上跳得十分投入，台下的人看得十分专注。第二天，他小心翼翼地修了脸，把皮鞋从鞋柜里拿出来，擦亮，穿上一件铁灰色中山装，一个人向歌舞团走去。他走到歌舞团前，站在阳光下又迟疑了，“我不能影响女儿的前途啊，”他往深处想道，“既然女儿登报声明脱离了父女关系，我还来找她，这会给别人口实，我再傻也不能这么干。”他又掉头向来的路上而去，悲伤地睡个午觉，下午，陈东山告诉他：“贺百丁放出来了，是广州军区的军人接他出来的。”

第七卷

贺百丁在监狱里蹲了五年七个月零三天，心甘情愿地接受监狱里单调乏味的生活，吃着酸菜汤和陈米饭，当监狱里另几个与他身份相同的人，聚在一起埋怨什么时，他粗暴地说："埋怨什么啊？你以为共产党会喜欢叛徒？谁坐江山都讨厌叛徒。有饭吃，不把我们饿死，对我们已经够开恩了。"有时候他会目光尖利地盯着其中一人，像一只凶狠的老狼盯着另一匹老狼，这目光让刘于一见了都怕。"你凶什么呵？"刘于一笑他，"住在一间牢里，别那么盯着人看。"他神经质地咆哮一声道："我们都是浑蛋！"

何小玉每个月来一次，送些东西给他吃，送三条烟给他抽，其他时间绝不会再来，但他还是希望奇迹出现，总想贺兴或贺强会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见到老婆，他第一句话便是："贺兴、贺强怎么样？"何小玉不会让他失望，"他们都好。""这两个狗东西怎么不来看我？"何小玉答："他们在醴陵，又不在长沙。"下一个月，何小玉来探监，他照样问："贺兴、贺强怎么样？"何小玉照样答："他们都好。""这两个狗东西怎么不来看老子？""他们在醴陵，贺兴在公社食堂为革命做饭，贺强在林场为革命护林，都没空来。"

这样问过多次，见到的总是何小玉一人，他自己也没勇气再问了，见何小玉拿来的烟不是飞马牌，而是大红花牌子时，他生气了，"怎么是这种烟？"何小玉道："这烟还是张副官的工资买的，有烟给你抽，就不错了。""张副官呢？把他叫来。"她尖声说："你还真当他是你的副官？他要上班，要养活我，还要寄钱给你儿子。他可没工夫来看你。"他心里凉透了，没想到头来老婆和儿子竟需要张副官伸出援助之手，他生气道："都不是东西！都背叛我了。"何小玉答："你屁都不是了，背叛你是正常的。"

正当贺百丁绝望得快要疯掉，脑细胞开始病变，簇拥着他朝发疯的路上跑时，他和刘于一却提前出狱了。两人之所以能提前出狱，是台湾那边的一篇捏造事实的报道帮了他俩的大忙。先一年台湾那边大搞党庆、国庆，庆祝"辛亥革命"六十周年，蒋总统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上痛定思痛地说："我军败给共军，归纳起来原因有二，其一，我党的政治宣传工作不得力，在争取民众上输给了共党，致使民众都倒向共党；其二，我党的间谍和策反工作败给了共党，导致北方出了'以傅作义为首的叛徒集团'，南方出了以'贺百丁为首的间谍集团'……"这篇报道在台湾当局引起了震撼，于是就相应地引出了另一篇报道，那篇报道名为《叛徒的可耻下场》，说在湖南策划陈明仁等国军将领一起背叛党国的原国民党第一兵团副司令贺百丁和原第一兵团参谋长刘于一，两个卑鄙的湖南醴陵人——黄埔军校四期生，

在大陆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共产党秘密枪决在监狱里，两粒从共党枪管里射出的子弹，打进了这两个叛徒的脑袋，我党的两个叛徒终于落了个罪有应得的可耻下场。

这篇报道当然是站在台湾国民党的立场上说的，字里行间无不大快人心。大陆军方收集着台湾那边的报纸，从台湾的报纸上分析台湾的局势，国民党的要员谁升迁了、谁落马了，台湾的报纸上都有报道。这篇名为《叛徒的可耻下场》引起了大陆军方的高度重视，那个年代流行着这句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是毛主席语录，全国人民都晓得的。既然台湾的国民党那么高兴，就说明这事干错了，于是军方通知湖南省军区，让湖南省军区查查，如果这两人还活着，应立即释放。就这样，贺百丁和刘于一，突然获释了。“拿上你们的东西，走吧。”军方的一名军官说。

一辆挂着广州军区军用牌照的吉普车把贺百丁送到丰园里的街口，贺百丁下车，伸了个懒腰，看了眼三月里明亮的天空，身边没有其他人盯着，感觉好像很不真实一样。他突然怀疑地左右张望，确实没人监视他。这是上午十点多钟，大人们都忙着去单位上抓革命促生产，小孩子都去了学校，只有老人们坐在家里。他走到门前，大声道：“小玉，我回来了。”开门的不是何小玉，而是一个年龄与何小玉相仿的女人，女人说：“何小玉不住这里。”

贺百丁这才想起，三年前，何小玉去探监时，曾对他说过她被赶出丰园里２号了。旁边一个年龄大的男人告诉贺百丁，何小玉住在前面拐弯的那栋红砖楼的一楼。这是栋挨着一个陡坡建的房屋，前面是条窄小的马路，后面是流水沟，流水沟里积满垃圾，很臭。贺百丁走到这里，见门上挂着锁，他就站在门前等。十一点钟，何小玉提着菜篮子回来，见一个脏老头蹲在门口，竟是丈夫。“你出来了？”他冷着脸问她：“我出来了你不高兴是吧？”何小玉拿菜篮子打他一下。她开门，他一走进房间，就是卧室，他见床上有男人的衣服，床前有男人穿的拖鞋，便皱起眉头问：“他是谁？”她答：“张副官，还有谁？”贺百丁瞪大眼睛望着她，“这么说，你跟张副官睡在一起了？”何小玉在他胳膊上打了下，“别说得这么难听，没睡在一起。早晨他去上班，坐在我床边换鞋，顺便把衣服和拖鞋丢在这里了。张副官睡在后面房间。”

贺百丁走进后面房间，后面房间比前面房间小一点，也阴暗一些，光线被高耸的陡坡遮挡了，就潮湿。靠墙一张床，挂着蚊帐，被子折叠得很整齐。窗前一张桌子，一个衣帽架立在墙角，衣帽架上挂着张健的衣服，室内干干净净。他折回前房，床上张健的衣服和床前的拖鞋都被何小玉捡开了。他觉得这对表姐弟居住得可疑，何小玉看出丈夫的疑惑，说：“你还不了解张副官？两次救过你的命。你不要怀疑他不忠。”

中午张健回来，一见贺百丁，一愣，马上道：“长官回来了？”他冷冷地看眼张健，“还记得我这个长官？”张健不知如何回答，何小玉说：“来来来，就等你一起吃饭。”张健去厨房洗了手，再折回来时脸上就毫无表情了。何小玉对丈夫说：“这几年，真要搭帮张副官，不是他，我这把老骨头，不是饿死，怕也病死了。”贺百丁把目光放到张健脸上，张健阴着脸，他脑袋里闪现出张健的衣服和那双烂拖鞋。“张副官，真要谢谢你照顾你表姐。”他说。张副官慌忙道：“应该的。”吃过饭，贺百丁一个人去街上疯走，走到湘江边上，回头，看是不是有人盯着他，没人盯着，他自语道：“这么说，我是真自由了。”

次日一早，昨天送他回家的军官又来了，一辆吉普车接他去理发店理发和修脸，胡子被刮得干干净净，被胡子遮没的嘴唇和下巴的轮廓露了出来，就有几分苍白、倔强。随后，军车把他拉到照相馆，要给他拍照。他不知这是何故，军官说：“你笑一个，贺老。”贺百丁第一次听人称他“贺老”，竟是这个年轻的解放军军官。他怔了下，军官又说：“你笑一个，贺老。”贺百丁笑不出来，脸上的笑肌早僵死了，怎么也挤不出一抹笑。摄影师等着他笑，贺百丁硬是笑不出。军官说：“贺老，你一定要笑，不笑不行，笑。”贺百丁麻木地盯着相机，他很想笑，然后赶快走人，可是笑容却迟迟不愿拥来，一个上午过去了还是笑不出，好像一条跟你生气的狗，就是不愿进门似的。军官就勉强让摄影师给他摄张影，走了。

第二天，解放军军官又来了，这一次不是把他带到照相馆，而是带他去省政协，政协里一些老同事看见他，跟他打招呼，解放军军官把南方照相馆的摄影师叫来，就在省政协跟他照相，要他笑。军官说：“贺老，昨天照的相，我们首长说你表情太严肃，像个战犯。你一定要笑，笑，才表示我们共产党对你是友好的。”军官还解释：“我们要把你的相印到传单上，再把传单投放到金门等岛屿上去。”贺百丁懂了，大家也听懂了，都跟他说笑话、敦促他笑。贺百丁脸上的笑肌硬是不工作，无论大家说什么笑话，他都不笑。这时，刘于一着一身蓝色中山装，撑着拐杖一歪一拐地来了。贺百丁看着刘于一，想起一件事，说：“老刘知道，在牢房里时，我们几个人都抢着倒尿桶，为了能倒尿桶，我们经常男孩子一样划拳，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才有资格倒尿桶。”一人奇怪道：“天下奇闻，你们怎么会抢着倒尿桶？”刘于一抢着说：“倒尿桶可以提着尿桶走出牢房，穿过一块坪，倒到厕所里，再拎着尿桶去龙头下冲洗，等于放风呵。”几个人听毕，爆出大笑，贺百丁也觉得这件事说出来是好笑，笑了。南方照相馆的摄影师趁机拍下了他那难得一笑的笑脸。

贺百丁和刘于一笑的照片被印上传单，传单被运到厦门，装到气球上，于某一天升空，利用海风把气球吹到金门岛那边，让台湾那边的人知道，那张报纸上的文章是谎言。传单上的贺百丁和刘于一都笑得很开心，在共产

党的怀抱里活得很幸福。省政协恢复了贺百丁政协常委职务，文件一宣布，贺百丁便和何小玉去了醴陵。这次，他们不是坐长途客车去，而是省政协的造反派干部格外开恩，派了辆北京吉普车送他们夫妇去。那时候中国人民都去搞阶级斗争了，穷得叮当响，整个醴陵县委还没有一辆车，县领导下去检查工作，如果不是乘公交车，就是骑自行车，县城突然来了一辆吉普车，全县的人都轰动了。汽车径直驶到县粮食局，张健一脸严肃地下车，匆匆走进去。贺老三忙跑出来，一个军礼敬给贺百丁，“长——”他突然想起不应该当众叫“长官”，便改口：“首长好。”

贺百丁望眼贺老三，他有很多年没看见这个警卫营长了，当年这个营长在豫中战场上替他挡过日本兵的子弹，差点死了，他没把他扔弃在战场上，让士兵抬着他跟部队一起突围，后来成了他的后勤副官。他瞧眼贺老三，“贺营长，麻烦你带我们去红旗公社。”贺老三看见威严的老长官，马上答：“遵命，首长。”贺百丁在车上不说话，只是听张健和贺老三说话，他闭着眼睛，觉得眼前的这一切都很凄凉，就不愿多看。汽车驶到红旗公社驻地，贺老三跳下车跟公社干部打招呼，说了几句话，便领着贺百丁夫妇和张健向食堂走去。

贺兴坐在食堂门口，贺老三大声说：“贺兴，你看谁来了？”贺兴的眼珠动了动，那张迟钝的脸上有了表情，难得地呵呵笑着，笑声很缓慢，像是故意这么笑似的。贺百丁愣着，在他眼里，当年那么好强和讲究独立人格的儿子，突然就成了一个呆痴男人，脸上的表情像烂布巾在风中飘，这让他心里很痛。他责备地问何小玉：“贺兴怎么变成这样了？”他知道答案，何小玉在家里已告诉了他，然而贺兴的这副模样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他内疚地拉着儿子的手，说：“贺兴，跟爸走。”贺兴却甩开他的手，看着走来的贺娣。

贺娣在供销社的柜台后看见一辆吉普车停在公社前，这让她和供销社的人都吃惊，接着，她看见了自己从前叫伯伯、伯妈的人。他乡遇亲人，让她十分激动。她又要生了，挺着大肚子。她走到公公婆婆面前时，才感到尴尬，于是她就像贺兴样对着伯伯伯妈傻笑。贺百丁用了五秒钟才认出这个孕妇是贺娣，“你是贺娣？”贺娣说：“是，爸爸。”她终于把“爸爸”一词吐出了口。贺百丁惊翻了，尽管他对灾难的想象力海阔无边，可还是没想到这两个很亲的堂兄妹竟成了夫妻！“爸爸？”他盯着贺娣，不敢相信她肚子里装着他儿子的种，“怎么回事？”贺娣望着贺兴，贺兴不说话。

公社书记贺山闻讯赶来，宽脸上笑着，他瞟眼吉普车，便知道来的人分量不轻，忙大声道：“哈哈哈哈，欢迎领导来红旗公社指导工作。”贺兴看见贺山，就激动地挥舞拳头，要打贺山。贺百丁再次惊讶，何小玉和张健彼此望一眼，也吃惊。两个跟着贺书记走来的公社干部抢前一步，拉住贺兴，“贺兴，不能打书记呵。”那干部说，边把贺兴往食堂里拉。贺兴因看

见父亲盯着他，激动地哇哇叫着，谁也没听清他说什么，因为他太激动了，声音都嘶哑了。贺百丁意识到儿子有冤情，忙吼了声：“放开他。”声音很突然，很洪亮，两个拉贺兴的公社干部吓了一跳，松开手，贺兴就激动地走拢来打贺山，贺山让开了。张健抓住贺兴的拳头，“贺兴，有话你好好说，不要动手。”贺兴叫着，跺着脚。贺百丁望着贺山，这个贺山怎么像他早已淡忘了的贺怀国？这种记忆一进入脑海，贺怀国在他面前乞求的表情，从他记忆的仓库里滚落下来，如鬼如魅。他打了个寒噤，“他是谁？”他问贺老三。

贺老三答：“长官，他是我大哥贺怀国的遗腹子。”他呆了，机械地说：“贺怀国的遗腹子？”贺老三对贺山说：“贺山，长官是我们家的恩人，当年没有长官，你怕早就饿死了。”贺山毕竟是个聪明人，只是愣了下，忙为贺兴挥拳找原因说：“贺兴想换个工作，我一时没想好，他生气呢。”两个公社干部忙帮着贺山说话，贺百丁口里支吾，脑海里却疑云遍布，但他清楚自己现在有职无权，搞僵了，吃亏的还是儿子和侄女，这些乱七八糟的思想在他脑海里一闪，他就收敛了僵硬表情，对贺老三说：“小贺，找个地方吃饭吧？”

吃饭前，贺山借口家里有事，留下两个公社干部作陪，自己溜了。贺兴见桌上有肉，就盯着肉吃，吃相十分古怪，嚼饭菜的声音格外响。大家都望着他，他不晓得别人望着他干什么，仍埋头吃着。吃过饭，他安静了，坐在一旁打瞌睡。贺娣说：“你去午睡吧。”贺兴呜呜两声，起身，一个人先走了。公社干部劝大家去招待所休息。贺百丁因喝了酒，也想睡一觉再去红旗林场看贺强。贺娣挺着个大肚子陪他和何小玉去招待所。贺娣送他们夫妇进房，自己转身要走，贺百丁叫住她，贺娣坐下，贺百丁和何小玉都脸色迷茫地盯着贺娣的肚子。贺娣心里有愧，脸色就忧伤。贺百丁说：“贺娣，你和贺兴是很亲的堂兄妹，怎么生活到一起的？”

贺娣于吃饭时想好了怎么回答长辈，编道：“去年的一天晚上，贺兴病了，我去看他，他一把抱住我，当时外面下大雨，我又很同情他……”贺百丁和何小玉都困惑地望着她，她接着道：“大哥脑子伤了，身体却相当结实。你们不知道，他一激动就不顾一切，也不管我们是不是堂兄妹……”“委屈你了。”何小玉说。贺百丁想起贺兴刚才要打公社书记，忙问：“贺娣，贺兴为什么要打贺书记？”贺娣郁闷地望着墙壁，贺百丁鼓励她说：“告诉伯伯，伯伯给你们做主。”贺娣眼圈红了，“没什么好说的。”他听侄女这么说，更觉得这里面有冤情，“说吧，看伯伯能不能帮你们解决？”

贺娣没把真实情况说出口。她听伯伯仍称自己伯伯，而不是改口称自己“爸爸”，就想伯伯并没把她当儿媳妇，既然如此，她就更不愿多说，心里也怨这个伯伯，不是伯伯，她父亲就不会被打成“右派”，这事，她一直

不愿想，怕想多了生恨，此刻面对一脸严肃的伯伯，她不但想起来了，还真生了恨。“贺书记还算照顾我和贺兴的，”她违心地回答满脸狐疑的伯伯，“我们都吃国家粮了。”何小玉问：“那贺兴为什么要打贺书记？”贺娣冷冷道：“他那脑袋怎么想的，您要问他。”她可不愿毁灭她用身体换来的一切，她现在三十四块五一月，比起她当公社广播员时拿工分，已经是天堂了。她说：“你们休息吧，我倦了。”

贺强每天都要巡逻，这片林场挨着江西，江西人不在自己的林地里砍树，但爱跑到红旗林场偷伐树木，伐倒了，扛出去，便宜地卖给农民。那个年代，尽管红得不得了，但还是有胆大的山民铤而走险。贺强就是跟这些山民兼盗贼打交道，与他哥哥不一样的是，贺强天生责任心强，青年时所受的教育让他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为此，这几年里，他有七次在抓林木盗窃犯时被盗贼打伤，其中两次重伤。有次，他被盗贼打断了腿，这是前年的事，从此，他成了个走路一跛一跛的瘸小伙子。因为伤还没好透，他又去巡逻，走路一颠一颠，就颠成个瘸子了。贺强不怕什么人，再恶的人他也敢冲上去，敢拚——他遗传了很多父亲的禀性。进入七十年代后，盗贼越来越多，张场长交待说：“小贺，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这个“万不得已”不好把握，什么时候是万不得已，确实是个问题。那次，他被打成重伤就是他没把握好“万不得已”的程度。因为这些盗贼砍伐树木时是不折不扣的贼，拿起锄头松土时又是勤劳的农民，让他下不了开枪的决心！这以后，张场长给了他一个明确指示，对方持着凶器，距他五米远时仍不丢下，还向他逼近，就是万不得已。这个指令让他好办多了，上个月，他的猎枪喷出的火焰，打伤了一个他遭遇过多次的盗林贼，再上个月，他把两个盗林贼打成重伤，再往前推两个月，他打伤了三个蛮横的盗贼。他们扬言要砍死他，但没有成功，因为正义站在他一边，况且他生性勇敢，又比他们机警、疯狂！“想砍死老子？老子出生国民党家庭，早就不想活了，还怕你们？！来啊，再敢往前走半步，一枪打死你！”他对在他面前很横的盗贼说，为此目光很凶，镇住了那些个盗贼。这天上午，他扛着猎枪巡视领地，领地很安静，没有伐木声。他绕一大圈，回到林场时已是中午，张场长告诉他，公社打来电话，让他去公社，他父母来了。贺强想张场长肯定听错了，说：“是我妈来了吧？”张场长的老婆说：“你爸也来了。”贺强打了个激灵，“我爸？”他说，想父亲此刻应该还蹲在监狱里啊，“你没听错吧？”张场长的老婆说：“公社干部说，你爸爸妈妈都来了。”

林场有一部拖拉机，张场长说：“你坐拖拉机去吧。”贺强上了拖拉机，拖拉机载着贺强驶到公社驻地时，贺百丁正走出招待所，在公社驻地前散步，他一脑袋烦恼，贺兴成了个蠢人，侄女却挺着个大肚子，贺山是贺怀国的遗腹子，而贺怀国却是他下令枪毙的，这一切像个怪圈，仿佛是命运之神背着他搞鬼。这会儿，他看见一辆拖拉机驶到公社前，跳下一男人，正一颠一颠地向他走来。他呆了，这分明是他几年不见的贺强啊。贺强也

认出了父亲，就走得更快，也颠得更加厉害。“爸。”当父子俩只差三米时，贺强叫了父亲。贺百丁瞟着次子的腿，大儿子的傻相还在他脑海里颠簸，次子又一颠一颠地简直是滑稽地呈现在他眼里，他睁圆了眼睛，问：“你的腿是怎么回事？”贺强答：“与盗窃林木的山民打架打的。”

贺百丁的脑袋再次轰的一响，一阵耳鸣声久久不能消散，贺强再说什么，他一个字也没听进去。何小玉和张副官走来，见贺强瘸着腿，尖叫一声。贺强左右瞟一眼，“妈，别大惊小怪，会吓着人的。”贺百丁一脸痛苦，用很大的力气压着自己不发作。隔了会，耳鸣声总算终止了，他决定去儿子生活的林场看看，便说：“贺强，去你们林场看看。”张副官叫司机把车开来，贺强坐在副驾驶座上指路，母亲、父亲和张副官都坐在后面。路上，贺强说着这里的情况，声音没什么忧伤，脸上的表情也很坦荡，这让贺百丁沉重的内心轻了几分。贺强不是个爱诉苦的青年，他把这些年的孤独和苦闷用劲撇开，笑着道：“江西佬比湖南人蛮，不过我不怕他们，他们要命，我不要命。”车开到林场里，他指着几大堆木材说：“这几百方木材，有一半是我从盗林贼手中抢回的。”

林场场部的后面建了栋新房，三年前建的，砖是自己烧制的红砖，前面一间大的，后面一间小一点，一字儿排开，有十来间，住着护林员和护林员的家属。家属们在房前屋后开掘了一块块菜地，种着许多蔬菜。贺强住着最东头的一间，他在前后都用篱笆围了菜地，不但种着菜，还栽着月季和菊花，月季已开了好几朵，正在枝头上摇曳。贺强把父母带进家，家里一房未上油漆的家具：床、大柜、梳妆台、四方桌、书桌、椅子和木沙发都有，贺百丁和何小玉都坐到木沙发上，贺百丁见儿子把个家布置得很像样子，窗户上挂了绿窗帘，地也平平整整，就猜道：“家具都买了，是不是看上谁家的姑娘了？”“爸，这些家具都是我自己打的。”贺百丁听儿子这么说，重新打量着一件件家具，不相信道：“你自己打的？”贺强看父亲的表情，明显是赞许，就说：“我自己学着打的，有个护林员是木匠，我就跟他学，自己打了这房家具，木材是现成的。”

在贺百丁眼里，这是儿子能自强不息，像他，他脑海上空那团乌云似乎散开了。他摸着家具，式样笨重和土气了点，但都牢实。“有出息。”他称赞，“你在这里没荒废，学了手艺就饿不死，这个社会只会饿死好逸恶劳者。”贺强又带父母看他种的菜，白菜、包菜都长得绿青青的，丝瓜、南瓜和冬瓜苗已长出来了，攀在篱笆上，正往架子上爬。还有十几只小鸡崽，正在菜地里觅虫子吃，一拥来一拥去，十分可爱。“这是我喂的母鸡生的。”贺强说。贺百丁蹲下，捉住一只小鸡，小鸡在他手心里挣扎。贺强见父亲满脸悦色，说：“这些鸡崽只要长几个月就能生蛋。”母亲表扬他，“不错啊。”贺百丁把儿子向他说的一切都看完后，重新回到前屋坐下，张场长来了，贺强把父亲介绍给张场长认识，张场长忙握着贺百丁的

手，贺百丁笑道：“我儿子让你们费心了。”张场长说：“贺强人不错，很勇敢，盗林贼都怕他了，说那个长沙知青最狠，不怕死。我要贺强写入党申请书，打算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贺百丁紧握着张场长的手，“谢谢你关心贺强。”张场长客气了几句，走后，贺百丁一脸惭愧地看着儿子，贺强知道父亲所思，淡淡道：“爸，这里的农民对我还算好，没人找我的麻烦。”贺百丁把目光抛到门外，门外是三月的阳光。“都是爸的错，”他惭愧着脸色说。贺强答：“爸，这是命。”儿子说完这话，走到了空旷的坪地上。尽管儿子拚命表现出高兴，像一个极负责任的管理员，不让半点忧伤跑出来，但他还是感觉儿子活得孤独而不开心。他走拢去，用自己的不幸开导儿子：“爸这辈子坐过两次牢，一次是坐军统的牢，坐了九个月零七天。这一次坐了五年七个月零三天。贺强，看开点。”

回到长沙，贺百丁低着头走进贺百石家，兄弟俩对视一眼，他垂着脑袋，脸上有很多内疚，“我去了醴陵，见到贺娣了。”贺百石睁大眼睛看着他，“我娣儿还好吧？”他看眼百石，低声说：“她快生孩子了。”何丹闷着头坐在门旁，听到这话，站了起来，“哥，谁快生孩子了？”“说出来我都不敢相信，”他说，“贺兴和娣娣瞒着我们结婚了。”何丹尖叫一声，“天啊——这会遭报应啊。”贺百丁斩钉截铁地说：“这就是报应。”他说出这话，感觉有一条疯狗夹着尾巴，从他脑海里跑过。

贺百石制止何丹这么大声叫嚷说：“你声音小点。”何丹却哭了，“我娣娣毁了啊呜呜呜呜。”贺百石在兄长面前拚命压制着感情，不让感情像岩浆一样喷发，但面对亲侄儿与他亲女儿竟成夫妻一事，他深感这里面一定有很多灾难。他说：“哥——”话没说完，脑袋里一片嗡嗡声。贺百丁昨天也很悲哀，昨夜他在红旗公社的招待所里，几乎通宵失眠，此刻，他见弟弟气得脸都变紫了，反而没那么悲伤了，一种多年里影响着他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思想支撑着他，他拍下椅子，“当年共军在延安两万人，若蒋介石肯听我的，就不是这个结果。”

贺百石听哥这么怨恨道，惊惶地左右望望，对望着他们的贺彰说：“你不要到外面乱说话，这会杀头的。”贺彰说：“我知道。”贺百丁继续道：“当时蒋介石看了我针对延安的作战方案，立即召我去南京汇报，却又不信任我，好像我只会说大话，把我的作战方案交给胡宗南，让胡宗南执行，胡宗南认为我是小题大做，结果……”贺百石从不反驳哥的，此刻，他紧张着脸色，制止哥说下去道：“哥，别在贺彰面前说这些话。”贺百丁昂起头，说了句藏在内心多年的话：“当年蒋介石如果信任你哥，让你哥指挥打延安……”贺百石急得站了起来，恳求道：“哥，你想害死我呀？别说了。”

一九四四年夏，贺百丁负伤回西安后，把军务交给郑志宏和陈德，肖刚参谋长战死后，他任命陈德为师参谋长。总部开会，他让郑志宏副师长代替，借口旧伤复发，躺在床上研读兵书，琢磨《孙子兵法》的精要。过完年，开春了，他仍不出门，把《三国演义》搬出来重读。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军队进入整编，独立师被撤销番号，改为新二军第二师，番号二一二师，贺百丁升为新二军副军长，二一二师师长是李凯军长的一个堂弟，也姓李，带来几个浙江人，接管了师部要务，郑志宏副师长和陈德师参谋长的职务被架空。贺百丁苦心经营的独立师，就这么被切割、分解了。

有天军部召开旅长以上的会议，军中纪律有所松懈，一些军人整日在酒馆喝酒，或请了假回家抱老婆睡觉，胡宗南长官要求各军、师、旅、团整饬军纪。李凯军长说："抗日战争一胜利，你们就麻痹大意了，以为不用打仗了？我告诉你们，延安的共军可在磨刀！所以，军队不能松懈，国共两党，迟早要打的，什么时候打是上面的事，打是肯定的。"李凯说完话，军参谋长问贺百丁："副军座，你说两句？"贺百丁望眼郑志宏、陈德和狄昆，朗声道："总部的会我参加了，会上，胡宗南长官特别强调，军队的纪律……"李凯不等他把这句话说完，立即插话道："弟兄们，从今天起，新二军连长以上的军官一律不许请假，请假回老家的，无论谁，各团各营都得致电召回。今天会就开到这里，散会。"

贺百丁半天也没说话，李凯把他发言的权利都剥夺了，他愣在座位上，瞪着大家，既难堪，又难受。陈德走拢来，"副军座，走吧。"他机械地起身，郑志宏副师长、狄昆旅长都站在门外等他。郑志宏见他脸色沉郁，说："副军座，今天军座太过分了，你的话还没说完，他就宣布散会，这也太不尊重你了。"他黑着面孔恨道："我对不起弟兄们，让你们跟着我受委屈。"陈德说："你说这话就见外了。"狄昆坦率道："他们都晓得我们是你的部下，不跟着你，他们也会把我们当成你的人。"

这一个多月，贺百丁没去军部，在家称病，却整天盯着挂在墙上的军用地图。老婆要生了，挺着个大肚子，问他："老贺，你整天盯着这地图傻看什么？"他回答："我思索与延安的共军作战时，怎么排兵布阵。"老婆说："你又不是军参谋长，考虑这些干吗？"他看眼老婆，"军参谋长是个白痴。"夫妻俩正说话，刘于一来了——刘勘抬了刘于一一把，把刘于一要到第二十九军当军参谋长，刘于一脸上透着高兴，大声说："贺副军长，我在总部听闻你在家享清闲呵。"他一惊，想李凯把他的所作所为告到总部去了，忙叫刘于一坐。刘于一说："刘勘将军让我请你去喝酒。"他换上少将军服，坐上吉普车，一溜烟去了。刘勘家里还坐着两个将军，一个是第一军军长董钊中将，一个是第三军军长许良玉中将，三个军长看见他，都笑。刘勘快慰地说："贺副军长，都说你在家里励精图治啊。"贺百丁答："哪里哪里，纯粹是在家养旧伤。""在西北，能打仗的，你算一

个。”刘勘说，“到我二十九军来干？”

贺百丁知道自己与刘勘是同一类人，这个湖南桃源人跟他一样，打仗敢玩命，但自己的志向不是跟着刘勘玩命，心里装着扭转乾坤的大志向，就不愿屈就于他人之下。“谢谢军座好意，鄙人认真想过，鄙人要就一败涂地，要就名垂千古。”许良玉惊讶地看着他说：“有那么严重吗贺兄？”董钊比他大五岁，早就是中将了，当过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指挥过几万官兵打仗，脸上就轻蔑，说：“名垂千古，说得轻巧啊。”贺百丁其实就是说给董钊听的，董钊位高权重，又自负，看他不来。他刚才并没与董钊打招呼，只是瞟了董钊一眼。湖南人那种不服输的脾性使他血脉贲张，“国共两党即将开仗，鄙人不才，但鄙人会有一个周密的作战方案，到时候还要仰仗几位将军鼎力相助。”说毕，他起身，向董钊和许良玉打个拱手，也对刘勘打个拱手。董钊哈哈大笑，“湖南人有胆魄，心大，作战方案想在前面了。”

刘勘简直是嫉妒地看着他，一张脸上充满好奇，问：“贺老弟有什么大动作？”在这三位国军中将面前，他只是名少将副军长，就不想把自己的战略战术抖出来，说：“鄙人暂时还没有。”董钊又哈哈一笑，用一口纯正的陕西话夸张道：“刘勘将军，我说了，你们湖南人里总会出几个狠角色。除了你刘勘，面前又坐着一个更厉害的！党国之幸呵。”许良玉很有风度地一笑，说：“好事情，别忘了许某。”“共同分享、共同分享。”董钊声音怪怪地说。贺百丁明白他们不过是虚与委蛇，就势道：“好，一言为定。”

一桌酒喝到晚上，董钊和许良玉先走，贺百丁见刘勘醉了，自己也有些醉意地起身告辞。他深知刘勘性格耿直，仗义，抗战中放走了几个共党，犯了大忌，军职就停滞不前。刘勘多少有些愤忿、失衡。他想各人都有自己的算盘和苦恼，他让司机送自己去二一二师师部，他感觉自己体内有炉火在燃烧，他得去找秦云扑灭火。秦云如今是二一二师师部机要员，住在师部。师部是一栋四合院，院内有许多房间，机要室是单独房间。秦云听见敲门声，问“谁”，他答：“我。”秦云拉开门，露出一张睡意蒙胧的脸，“你怎么来了？”她闻到他身上的酒气，“喝酒了吧？”他喜欢听她那口悦耳的西安话，“你说话的声音好听。”他说，躺到她床上。她说：“都晓得你在家里，军部的会都不去开。”他说：“我在研究对付延安的作战方案。”她问：“要打延安了？什么时候打？”他说：“暂时还不知道。打仗，运筹帷幄在先。”他看着十分美丽的她，她是他这么多年里遇到的最美、最温柔、最文静的女人。秦云突然说：“我们逃吧？逃到上海去。”他问：“去上海干吗？”秦云动了下黑亮亮的眼珠，“我表姐在上海，我们去找我表姐。”贺百丁想自己之所以被她看得起，是自己是名军人，假如逃到上海，他就什么都不是了，“不去。”

他把自己写的针对延安的作战方案塞进档案袋，在上面写道“南京市：国

民党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亲启”，在一旁加上“密件”两个字，再在下面写上：“黄埔四期学生贺百丁”。他起身，亲自去邮局寄加急。

那段时间国共两党气氛相当紧张，胡宗南长官说话口吐火焰，说要把共军消灭在延安。有天胡宗南命令他火速赶往西安机场，有一架军用飞机正准备飞南京。胡长官在电话里说：“见到校长，务必代本长官问好。”他骄傲地走出军部，见陈德走出来送他，忙道：“陈参谋长，你陪我去机场，我有话跟你说。”他拉陈德上了自己的吉普车，“去机场。”

他坐在后椅上，陈德见他的笑容发自内心，问：“有何喜事？”他抑制不住高兴道：“喜从天降，校长召我去南京觐见。”陈德有些惊讶，他接着道：“我把作战方案加急寄给了校长，校长叫我去，这是好事吧？”陈德道：“是大好事，证明校长对你的作战方案很重视。”他抓着陈德这句话问道：“你说校长对我的作战方案很重视？”陈德略微思量了下，“我看是非常重视，不然，校长也不会把你叫去南京。”他觉得自己可以把肚子里的话倒出来了：“韩信在项羽帐前不过是名执戟郎，刘邦在萧何的力荐下，拜了韩信大将军，这个故事，你知道吧？”陈德咧嘴一笑，“这是大家都晓得的历史故事。”他坚决地说：“我这次去南京，要向校长毛遂自荐。”陈德想了下，问：“你认为你有韩信那样的军事大才？”他答：“我认为我有。”陈德深思着说：“三弟，我不是泼冷水，如今有几人心里真正装着党国？很多人都是为自己牟利，都希望自己能步步高升，党国不党国，他们想得并不多。”陈德接着说：“你缺一个像萧何那样有分量、又深得校长信赖的人举荐。没有萧何，就永远不会有韩信。”他觉得陈德的话在理，便问：“你认为我有几分胜算？”陈德看眼司机的后脑勺，说：“一半吧，除非校长破格提拔你。”他问陈德：“我把你叫到车上就是想跟你讨论，你觉得有这种可能吗？”“难说，”陈德说，“那要看校长有没有这种眼力。识人是要眼力的，刘邦并没这种眼力，是萧何识人。校长识不识人，这很难说。”“他妈的我豁出去了，成败在此一举。”贺百丁面部表情很坚决，“如果校长不用我，我也不遗憾。”

贺百丁在南京碰了一鼻子灰，校长并没用他，而且只召见了他一次。回到西安，他走进卧室，把桌上的兵书、地图和自己这些年写下的军事笔记，统统揎到地上。何小玉说：“这不是你的宝贝吗？”他答：“不需要了。”何小玉告诉他，郑志宏、陈德和狄昆等弟兄都随新二军开走了，他长叹一声，躲在家里门都不出，直到一天上午，电话响了，他拿起电话，军参谋长说：“贺副军长，军座请你迅速赶到洛川。”他赶到洛川，李凯军长看见他，冷着脸。他已经没了大志向，心灰意冷地对李凯说：“我回二师吧，二一二师的官兵我熟。”李凯答：“去吧。”他也不在乎李凯的冷脸儿，驱车去了二一二师。郑志宏副师长和陈德参谋长看见他，十分高兴，陈德说：“其实现在都是按你的作战方案运作。”他讥诮道：“这也叫运作？这么

大张旗鼓、拖拖沓沓地打延安，共军傻啊，等着我军来打？”

延安并非一座空城，这一点又出乎贺百丁意料，足见他对共军的了解不及对自己军队的了解深。进攻延安，二一二师成了主攻部队之一。胡宗南喜欢造声势，调来几十架飞机，对延安一顿狂轰滥炸，接着又是大炮轰击，炮弹一落，就见尘土飞扬。

二一二师在金盆湾休整一天，贺百丁沉默不语，自己把共军的战斗力想淡了。郑志宏师长陪着他，他看眼与自己并肩战斗多年的邵阳人，说：“那些愚蠢的将军在军事会上反对我的作战方案说，共军不过是些十年没打仗的泥腿子，一击就溃。说大话是我军的一大特色！共军的主力并没与我军交火，跑了。”

此役，新二军两个师加一个步兵预备团，共打死共军一千零三十名官兵，自己损失八千八百官兵（其中六千多官兵只存在于名册上——是消除新二军吃的空缺，实际阵亡和负伤的为两千人）。李凯军长好大喜功，觉得一千零三十名的数字太小，不足以体现新二军取得的辉煌胜利，便擅自夸大战功，向胡宗南长官报告说：“新二军经过艰苦激战，虽然战死、负伤八千八百人，但新二军歼灭共军一万三千三十名官兵。”胡宗南牙齿都笑掉了，正想找一个会吹的人跑到委座面前为他吹嘘战功，李凯军长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他马上升李凯为“剿共”副总司令，并让他去南京亲自向委座汇报这一辉煌战果！升贺百丁新二军军长，掌控新二军，继续追击共军。

李凯临走时把贺百丁叫到面前，摆出“剿共”副总司令的长官架势，“贺军长，这次你率二一二师打得很不错，为新二军立了头功，是我向胡宗南长官举荐你为军长。记住，此役新二军歼灭共军一万三千零三十人，这是胡长官认可的数字，战果已呈报南京，你不要节外生枝。”贺百丁问：“刘勘、董钊会不会说我新二军太夸大战果了？”李凯说：“你不懂，延安有多少共军不重要，消灭多少共军也不重要，跟你明说吧，委座高兴最重要！”贺百丁想这是大家联合起来哄鬼啊，说：“懂了。”

李凯带走了，贺百丁升陈德为少将军参谋长，升打头阵的马子龙为二一二师少将师参谋长，升李劲松、张金发和何强分别为少将旅长、副旅长，呈报总部。打延安是大事，委座极看重，二一二师的众军官集体立了头功，总部便很快批复准，于是陈德、李劲松、马子龙和张金发、何强都成少将了。

一辆美式敞篷吉普车唧的一声刹在军部前，碾起一些黄尘，从车上迈下来的是胡宗南长官。贺百丁一见胡宗南长官，忙道：“长官亲自来，这是喜从天降，有失远迎。”胡宗南的宽脸上有了笑容，“这次我军打延安，你立

了头功。”经历了这么多坎坷之事，贺百丁学乖了，赶紧将赞誉之词抛向长官，“是长官指挥有方。”胡宗南笑，柔和着声音说：“贺军长，我会在校长面前夸你。”贺百丁想胡长官是试探他，马上道：“长官，都是您的功劳，我们是听您的命令打。”胡宗南说：“贺军长，目前有少部分共军跑了，你们要全力追击共军残部，将残余共军一网打尽。”“遵命。”贺百丁答。胡宗南走后，贺百丁摇头，“什么少部分共军，明明是大部分共军跑了。”陈德嘿嘿嘿笑，说：“你没听出味来吗？胡长官这是定调。”

胡宗南比他的部属更会吹，面对报社媒体，他面不红心不跳地说：“此役，我军官兵英勇奋战，共歼灭共军五万五千人，我军取得了既往开来的重大胜利。”蒋介石在南京看了报纸，立即升胡宗南上将——成了黄埔军校一期生里第一个晋升上将的，并授胡宗南二等大绶云麾勋章。胡宗南高兴至极，觉得更应该效忠校长，把总部由宜川移至延安。一早，胡宗南戴着大绶云麾勋章，站在延安街上刷牙，把泡沫吐到石阶上，对贺百丁说：“来来来，吃早点。”边对卫兵说：“毛巾。”卫兵递上热毛巾，胡宗南抹把脸，望眼延安的天空，“天气不错。等下有新闻记者来采访，贺军长，用我的剃须刀，把脸刮刮。”贺百丁说：“长官，我就不刮了。”胡宗南摸着胸前的大绶云麾勋章说：“你也要争取一枚。要照相的，相登到报纸上，委座爱整洁，看见你没刮胡子，会不高兴。”贺百丁就拿着胡宗南的剃须刀刮净胡子。胡宗南看着他，“叫你来，就是为了一起照相。”

贺百丁与胡宗南一起照了相，一旁还有匆匆赶来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刘勘和第一军军长董钊，三人都是这次分兵三路进攻延安的主将，当然要在一起照相。记者们围着三位精神抖擞的将军，一记者热情地问贺百丁打延安的体会：“贺将军，您指挥新二军歼灭了那么多共军，请问您对此役最大的感想是什么？”贺百丁不觉脸红了，身为湖南人，他还真不习惯撒谎，半晌才答：“我是名纯粹的军人，只是在为党国效力。”胡宗南长官插话：“贺军长的功劳很大，新二军这次歼灭共军三万，这功劳不可谓不大呵！”贺百丁汗颜地想，啥时变成三万了？谦虚道：“没那么多，过奖了。”记者问：“贺将军，请问新二军歼灭了多少共军？”贺百丁见董钊脸上挂着不易觉察的冷笑，晓得这个陕西人看不起把牛皮吹上了天的新二军，忙说：“我是负责指挥打仗，这事要问参谋长。”他把皮球踢给董钊道：“第一军是主力中的主力，歼灭的共军更多，你问问董钊将军吧。”他不敢面对众记者，怕自己的耿直性格说话露馅，匆匆走到司机面前说：“快开车，回军部。”

不久，南京政府派了陈明仁中将代表国防部来犒劳三军。胡宗南与陈明仁同是黄埔一期生，知道陈明仁是湖南醴陵人，便派贺百丁和第二十九军军参谋长刘于一去西安迎接，胡宗南把贺百丁中将和刘于一少将召到延安，说：“两位将军记住，你们要按总部对全国宣传的口径说话，去吧。”

刘于一上了贺百丁的吉普车，看着贺百丁肩上的两颗星，羡慕道："贺军长，恭喜你升中将了。"贺百丁说："刘参谋长，我平生最恨瞎吹，现在要我跟着他们瞎吹，真受不了。""刘勘军长听说你们消灭了三万共军，第一句话就是'李凯这狗娘养的，真敢吹'。"贺百丁说："李凯说，这是宣传需要，南京太想要一个歼灭共军共计几万的数字了，他不得不把歼灭共军的数字往上翻。""三万，"刘于一说，"延安的共军，全部加起来恐怕还不到三万人。"两人赶到机场，飞机飞来，陈明仁将军第一个走下飞机，"陈将军好，"贺百丁用醴陵话说，很敬重地看着陈明仁。陈明仁一愣，贺百丁道："我和刘于一参谋长既是您的学弟，也是您的同乡。"陈明仁将军坐进车里，看眼贺百丁，振奋地说："校长很高兴，特派我来犒劳三军。"

那几天，贺百丁和刘于一就陪着陈明仁将军视察三军，三个醴陵人同吃同住，无话不谈，可是再怎么无话不谈，却不敢透露此役真相。总部统一了宣传口径，胡宗南可不希望他的下属不与他步调一致。陈明仁将军尽管有所怀疑，却听不到真话，下到旅部、团部，旅长、团长们，个个都把此役消灭共军多少的数字背得滚瓜烂熟，一开口，准确无误，最后总结说，此役的胜利，归功于胡宗南长官指挥有方。可就是那几天里的一天，总部参谋长找到贺百丁，悄悄告诉他，第二一二师二三四旅在山王庙被共军全歼，师长郑志宏和旅长李劲松少将殉职了。他大惊。来前，二一二师师部随二三四旅已从延安移至距延安几十里的山王庙一带，二三四旅于此役中多次担负主攻任务，伤亡很大，两个团和师部直属官兵加在一起还不足三千人，正等待补充兵员，不想，在他接待陈明仁将军期间，竟被全歼了。

贺百丁吃惊的是，二三四旅的休整地，离延安只几十里，延安驻防着董钊的五个师，怎么就不去救援？另一个疑问也在他脑海里飘浮，是谁把二三四旅的驻地和部署透露给共军的？他再没心思陪陈明仁将军了，他去向胡宗南请假，胡宗南单独接见他，手里玩着大绶云麾勋章，听他说毕，道："贺军长，此事严格保密，别让陈将军把这事捅到南京去。"又说："你先稳住，别让他人靠近陈明仁，这是政治任务。陈明仁后天走，不能出半点纰漏。"他心急如焚却不敢不听，退出总部，他心情沉重地走在街上，人像丢了魂。郑志宏师长、狄昆副师长、马子龙师参谋长和李劲松旅长、杨狗蛋团长等，一个个都在他眼里晃荡，让他焦虑。晚上，他吃不进饭，陈明仁将军问他，他说："没胃口。"董钊军长在跟陈明仁说话，刘于一问他出了什么事，他面色凄惨地小声说："我二三四旅被共军吃了，而二一二师师部就设在该旅，郑志宏师长殉职了。"刘于一惊讶不已。陈明仁问他和刘于一嘀咕什么，刘于一抢着说："我们说，校长应该让你带兵。"陈明仁将军摆手，"带兵太累了。"

送走陈明仁将军，贺百丁连去总部向胡宗南辞行的时间都没有，急急驱车向新二军军部赶去，军部是一处私塾，临时征用为新二军军部，前面一处

空地，停着新二军的大小车辆，一七七旅紧随军部行动，狄昆副师长和马子龙师参谋长都坐在军部，与陈德参谋长交谈。狄昆副师长看见他，仍一脸惊魂未定的模样说："军座，卑职这次可是死里逃生。"贺百丁盯着狄昆问："什么情况？""我当时和马子龙参谋长在五五三团和杨团长喝酒，共军把我们两个团切割开打，我和马子龙、杨团长率部杀开一条血路，逃了出来。"贺百丁脸都青了。陈德凝重着脸色报告："刚接到总部电报，三十一旅在青化砭被共军歼灭，旅长李纪云被共军俘虏。"贺百丁十分惊疑，嘀咕道："共军在分别击破我军。"

秦云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从机要室走出来，给他做个鬼脸。路上，他疲倦时，郑志宏和李劲松在他脑海里叫屈，说他们打了一天，却没一个人来救。他掉头问陈德："郑志宏师长、李劲松旅长的遗体安葬在哪里？"陈德说："团长以下的，就地埋了，团长以上的，都送回西安，给他们的家人了。"贺百丁继续问："郑师长没向军部求救？""我和张金发带着一七七旅赶到时，共军把我部阻挡在距山王庙十里处，炮兵辎重多，行动缓慢，等炮兵赶来，山王庙的我二三四旅已全军覆没了。"狄昆副师长说："军座，二三四旅，只有我、马子龙和杨团长带着几十个士兵冲出了共军的包围圈。"贺百丁说："把杨狗蛋叫来。"

杨狗蛋来了，一见贺百丁，眼睛都红了，"军座，没想我杨狗蛋还能见到您！"贺百丁望着他，杨狗蛋负了伤，举着手枪射击共军时，一颗子弹打在他肩膀上，子弹取出来了，但吊着绑带。这会儿他眼圈红红地望着军长，贺百丁觉得他能从共军的包围里死里逃生，证明这个人不胆机智、勇敢，运气也不错。他问："杨团长，说说情况。"杨狗蛋说："共军将我们分割包围，好像把一个大饼剁成几块，我们团的七八百人被共军围着打，我和狄副师座、马参谋长率官兵多次突围，才杀出来……"贺百丁听杨狗蛋描述，阴着脸说："现在我军失去交战的主动权了。"他愤慨地拍下桌子，喝道："打延安时拖拖拉拉，给了共军弃守延安转移主力的时间，现在轮到共军打我们了。"他一想起郑志宏师长和李劲松旅长，"他们可都是抗日战争中打出来的将军，校长追究起来，我看胡长官怎么交代！"几人都知道他在火气中，像一炉烈焰，没一个人敢接近他，怕被他烧伤，即使陈德也不敢。

四月中旬，国军一三五旅在羊马河被共军全歼，代理旅长麦宗禹少将被俘。胡宗南长官十分震怒，西北共军在不到一个月时间歼灭了他三个旅，这让他决心与西北共军决战，忙命令新二军、第三军和第二十九军及整编三十六师、整编七十六师分头并进，又急令驻守榆林的第二十二军南下，夹击共军。胡宗南不敢再轻敌，又令董钊率五个师从蟠龙、永坪分兵两路，地毯似搜索北上。但就在董钊率部北上不久，驻守蟠龙的一六七旅又被共军全歼，旅长李昆岗被俘，蟠龙的众多军备物资被共军洗劫一空。新

二军奉命搜索到绥德县时，沿途只有荒凉的山道和村庄，连老百姓都跑得没影了。官兵们有些泄气，疲惫不堪地倒在地上。贺百丁巡视一番官兵，陈德走在他一边说：“共军在陕北的耳目众多，到处都有他们的眼线，他们是明眼人，我们是瞎子。”贺百丁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说：“疲于奔命，这本身就犯了用兵大忌。弟兄们，共军比我军厉害呵。”

他们无功而返地撤回距延安不远的山神街。现在，南京方面已经知道胡宗南长官是吹牛，说他彻底打垮了共军，可如今共军在陕北一带越来越活跃，放出话来，要从国军手里夺回延安。这也是胡宗南急调新二军回撤延安的因素，倘若延安失陷，胡宗南在蒋介石面前就真的没法交代了。胡宗南在电文里说：“贺军长，你军要做好与共军决一死战的准备。”这份电文体现了胡宗南的决心与无奈。贺百丁暗笑，把一七七旅布置在三十华里外，他还从各旅抽调了一些陕西人，成立一个特务营，令他们穿上老百姓衣服，装扮成老百姓，分散在老百姓所住的村庄了解情况。这天夜晚，星光灿烂，一弯月亮悬在远远的山巅，他坐在一株枣树下喝茶，陈德陪他坐着，两人都没说话，并非在享受夜籁之声，而是为自己这几个月来疲于奔命却找不到共军的踪影而无话可说。秦云在房间里发报，发报声飘出窗户，直接进入他们的耳朵。贺百丁把目光放到天上，一颗流星飞逝过去。

贺百丁走进房间，天热，秦云只穿着件薄薄的白绸子短袖衫，军装被她脱在椅子上，贺百丁见她还在电台前磨蹭，调着波段，心里有几分警觉，问：“给谁发报？”秦云答：“总部令我保持联系。”“总部整个就是瞎指挥，”他生气道，“还联系什么？休息吧。”秦云娇声答：“好。”她关了电台，直起身。他拉起她的手，她的手指十分纤细、白皙，想回到西安，他就可以把她娶过来了。她怀孕了，肚子里有他的种，三个月了。她只要把孩子生下来，何小玉反对也不行了。她把他这身有两颗星的中将军服挂到衣帽架上，“将军，我给您打水洗脚。”

新二军接到命令，共军主力出现在清涧县，总部命令贺百丁率部赶往清涧，配合刘勘的第二十九军围歼共军。贺百丁把狄昆和马子龙叫到军部，看着这两个敢拚敢打的部下，“山神街处于东西要道，你们目前只有两个团，不要掉以轻心，兵员一到，就迅速赶来。”狄昆师长一个军礼敬给他，“遵命，军座。”贺百丁在常德人肩膀上拍了下，“你们要小心。”他亲率二一一师、加强旅、预备团、炮兵团和工兵营、特务营的官兵连夜向清涧开拔，军队路经一七七旅杨狗蛋的二团防地时，杨狗蛋团长跑出来饯行，特意抱着一坛酒拦住贺百丁的吉普车，贺百丁跳下车，“杨团长，搞什么名堂？”杨狗蛋嘿嘿嘿笑，把一坛酒抱到他面前，“军座，这坛酒味道很醇，卑职特意送给军座喝。”说着，他就要往吉普车上搬，贺百丁拦着道：“留着，等我们消灭了共军，回来再喝庆功酒。”

两天后，杨狗蛋战死了。共军将一七七旅的两个团分割开，用五倍于一七

七旅的兵力向一七七旅发起猛攻。杨狗蛋指挥着全团抗击，共军的武器同他们的一样好，共军拖来在蟠龙缴获的美式迫击炮轰击，炸毁了工事，炸塌了杨狗蛋的窑洞。共军把一七七旅生吞活剥地吃掉了，马子龙副师长和张金发旅长也阵亡了。

贺百丁得知此噩耗，腿都软了，坐到地上，看着狄昆和何强。狄昆师长悲痛地哭诉："军军座，马马马副师长、张张旅长和杨团长，还有一七七旅的弟弟弟兄们全阵阵阵亡了。"狄昆之所以侥幸逃过一劫，是何强的功劳，总部那天给二一二师一个新兵团，让他们去接兵。新二军打算重建二三四旅，何强少将被贺百丁任命为二三四旅旅长，何强旅长去接兵，拉狄昆同行，结果让狄昆师长躲过了劫难。狄昆师长见到贺百丁，竟噗嗵一声跪下，号啕大哭。"不怪你，"贺百丁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只是可惜了我的三个好兄弟，马子龙、张金发、杨狗蛋，我的三员猛将啊。"何强旅长攥紧拳头，咬着牙说："军座，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贺百丁突然感到心口揪得痛就捂着心口，步入临时军部，他心痛得流泪了，捂着脸。陈德安慰他，"军座，这是战争。"他悲伤道："我真的心痛啊。"

秦云把收到的电文给他看，电文指示他仔细搜查共军，发现共军及时报告。他把电文扔下，"共军跟我们玩猫捉耗子，孙子曰：'兵者，诡道也：利而诱之，乱而取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也。'共军采用的是避实而击虚。"

次日上午，陈德和二一一师李师长、加强旅韩旅长和何强旅长来了，贺百丁看眼何强——他的四个打日军时如猛虎样的团长，如今就剩下眼前这个浙江人，他心口一痛，没看见狄昆，问："狄师长呢？"何强旅长答："军座，狄师长眼睛瞎了。"他吃一惊，"瞎了？""我叫他，狄师长说他什么都看不见了。"何强担心着说。贺百丁望眼陈德，又把目光落到何强脸上，"他昨天眼睛好好的。"李师长迟疑了下，添了句："军座，狄师长被共军吓破胆了。"秦云一身女军服地拿着电文走来，"军座，总部电：安塞出现大量共军，令新二军全速前进，配合第三军，一举歼灭共军。"他大声道："共军又在引诱我军长途跋涉，总部那些饭桶，只知道下这些无聊的命令。"

等新二军赶到安塞坪桥镇时，又一次扑空，共军一部分与第三军的两个师在郭家铺和高家湾分别激战了几个小时，于新二军赶来前，迅速撤离了。双方都有些伤亡。许良玉正捧着脸坐在草地上，一旁是他的参谋长。参谋长对贺百丁说："共军跑了。"许良玉军长见是他，伸出手与他相握，说："你是对的啊，贺将军。"

半个月后，新二军疲惫不堪地在柳湾和石圪台驻扎时，这天下午，一辆美式吉普飙来，刹车声十分刺耳，跳下三名军人，冲进军部，张副官拔出手

枪，拦截道："站住，干什么的？"三名军人中的一个说："军统的。"贺百丁正在机要室里打算小睡片刻，听见张副官大声问："有证件吗？"贺百丁转头，见秦云神色慌乱地关电台，便感觉秦云有问题，"怎么啦？你慌什么？"张副官敲门道："军座，军统的人，急着要见您。"贺百丁拉开门，见三个陌生的年轻军人盯着他，他问："什么事？"年轻军人里有个瘦高个说："长官，我们奉命捉拿您的机要员，她是共军间谍。"他用了几秒钟才把这句话消化掉，这几秒钟他不但在消化这句话，还在消化秦云这个女人，问："你们有证据吗？"他一直相信秦云是军统的人，还真没想过从军统学校里输送出来的秦云是共军间谍！瘦高个说："我们有证据证明她是共军间谍。"

在瘦高个与贺百丁说话时，另两个军统特务快步冲进机要室，逮捕了企图开枪自杀的秦云。他们缴下秦云的手枪——那是胡宗南当年赠给贺百丁的那把左轮手枪，把秦云的手反扭在身后，将她推到贺百丁和瘦高个前。"组长，她正打算开枪自杀，"瘦高个说："军座，就在昨天，我们抓获了整编三十六师里的机要员，发现他是共军间谍的是另一名军统安插在整编三十六师里的人，也是名机要员，这名机要员发现共军间谍发报时，波段与总部波段不符，便把这事报告了我们。我们联想到种种军事行动都被共军搅局，便抓了此人，一审，那共党间谍招了，说新二军机要员秦云是他同党。"

贺百丁黑着脸听瘦高个说完，瞟眼秦云，秦云就站在他一旁，脸色苍白，目光哀怜。这让他呼吸困难，心里一阵抽搐——这种感觉以前从没有过，想难怪新二军一离开山神街，一七七旅便被共军全歼，原来他身边睡着个时刻给共军提供情报的温柔、妖艳的女共党！他的目光落在她脸上，"你太让我失望了。"他盯着她，想她肚子里装着一个五个多月大的胎儿，而这胎儿是他的种，心里就又一阵抽搐，"你怎么可以欺骗长官？"秦云抬起头，"军座，你枪毙我吧。"瘦高个冷笑，"你想得太简单了，走吧，我会好好侍候你。"

贺百丁听瘦高个这么说，一悸，马上想起种种令人胆寒的刑具，都说军统用刑十分毒辣，老虎凳、烙铁、狼牙棒，还用钉子钉指甲，将人钉在大案上，还不交代就把人像包粽子样捆着，扔进大水缸，用文火慢慢煮，直煮到你受不了为止。这就是古书上说的，请君入瓮。他望着秦云，想秦云在这种严刑拷打下，这柔弱的身体，又怀着身孕，能经受住这种摧残吗？瘦高个狠着脸色对手下说："把她带走。"就是这种狠毒的表情让贺百丁决定阻拦，"慢着。"他吼道。两个特务停住了脚步，秦云立即回过头来，用哀求的声音要求他说："贺军长，看在我服侍你多年的份上，开枪打死我吧，求你了。"

贺百丁对瘦高个和两名军统特务说："我要问她话。"瘦高个使个眼色，示

意两个手下把秦云拉走。贺百丁对张副官说："拦住他们。"张副官抢前两步，站到两个特务和秦云身前，举起手枪对着其中一名特务。两特务不敢造次，转身把秦云押到他面前，他吼一声："放开她。"两个特务松开手。

贺百丁确实不愿意他深爱着的女人被军统特务带到哪里去糟蹋，说："因为你，我二一二师两个旅五六千人，都成了共军的枪下鬼，你对得起本长官吗？"秦云说："将军，我愧对您了，求您一枪打死我。"贺百丁清楚自己能量没那么大，保不了秦云的性命，他伸手对军统特务道："那是胡宗南长官赠给本长官的枪。"张副官从那人手中接过那把左轮手枪，递给他，他握着枪，想她肚子里有他的孩子啊，就下不了手。瘦高个说："军座，您千万不可开枪，这个女共党对我们很有价值。"他又把目光放到秦云身上，这几年，每当自己疲惫不堪或气恼时，他都是来找她。他问："二三四旅在山王庙休整时，是不是你透露给共军的？"秦云点头，"是。""一七七旅，也是你通知共军的吧？"秦云柔声答："是，我只求死在你手上。"贺百丁无需再找理由了，把枪递给秦云，"你自己解决吧！"

秦云举起手枪，突然对一名特务开枪，叭，一声枪响，那特务倒在地上。另一特务立即对她开枪，砰，一颗子弹射进了秦云的肚子，秦云往后一退，按着肚子，举枪朝特务射击，叭，一颗子弹打在那特务的左肩上。瘦高个特务迅速开枪，一声尖利的枪声响过，秦云栽倒了。从瘦高个特务枪口里飞出的子弹，打进了她的眉心，秦云当即身亡。

过了一个星期，贺百丁被叫到总部开军事会议，车驶到总部前，他下车，见坪上只有五辆吉普车，不像平常开军事会议，满坪的汽车。他犹豫了下，还是朝总部走去，等待他的是一群特务，他们都表情严肃地望着他。还有一个特务，是西安情报联络站站长，姓严，他认识严站长，在西安的好几次将军们聚会时，这名老牌特务都在胡宗南长官应邀的名单上。严站长冷漠地一笑，"贺将军，别来无恙啊。"他明白了，转身要走，严站长对手下使个眼色，几名特务迅速拢来，瘦高个对他说："贺军长，请跟我们走。"他知道抓他这种级别的将军，除非委座首肯，否则是没人敢动的。特务们前后左右地押着他，走出来，一辆停在坪上的美式吉普车发动了，张副官见状，忙横枪阻拦。严站长厉声道："我们是奉委座的命令，请贺将军接受调查，谁敢阻拦便是共党！"贺百丁一听"委座"，就知道自己阻挠军统带走身边女共党一事被胡宗南告到蒋介石那里了，可见他得为自己的意气用事付出代价！

他被军统特务连夜带回西安，第二天就忙着审讯。他太看重自己了，以为自己身为中将军长，又正是党国用人之际，不会追究他自行其事的行径。事实恰好相反，在军统眼里，贺百丁之所以给女共党枪，是害怕女共党经受不住拷问，供出他，于是想让女共党自杀，但女共党选择了与来抓她的人同归于尽的激烈方式。这种怀疑一旦产生，就成了挥之不去的阴影，笼

罩着众人。西安情报联络站的严站长向南京保密局一报，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也是黄埔四期的，直接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十分震怒，下令保密局严加审问，务必挖出共军在国军里的间谍网。贺百丁不知道这些，这都是严站长在审问他时，告诉他的，意思是要他别抱指望，委座既然下了这道指令，就没人敢保他了。他看着严站长后面坚固的墙壁，那墙上有很多血印痕。严站长阴险着面孔说："贺军长，你要是敬酒不吃，我们就用刑了。"贺百丁道："我为党国出生入死多年……"严站长讨厌听大话，打断道："用刑。"他退出刑讯室时加一句道："狠点。"

很多年里，贺百丁睡觉从不脱衣，因为他身上没一块好肉，除了枪伤、刀伤，还有严刑拷打留在他身上的伤痕——这些伤痕让他一见就恨得牙痒痒的，就觉得自己谁都可以背叛，不再为蒋介石效力和背叛党国都是应该的。他曾想哪天让他遇见严站长，他要一刀刀割了那狗杂种！但他与这个人最后一次见面是一九四八年四月底，那时陕西的局势已发生根本变化，先一年的八月，整编三十六师在沙家店被共军全歼，中将师长钟松化装逃跑；十月，整编七十六师又被共军消灭在清涧，中将师长廖昂被共军俘虏。胡宗南气晕了，吃饭不进，睡觉也不香，发誓要将共军彻底消灭。但这年三月，整编第二十九军在瓦子街被共军包围，全军覆没，刘勘军长自炸毙命，整编九十师中将师长严明被共军击毙。这一切，都是贺百丁关在大牢里发生的。

就是这个月，蒋介石带着随从飞到西安，来凭吊刘勘军长和严明师长。胡宗南面有愧色地赶到西安，蒋介石从头到脚地痛骂胡宗南，"这一年你做了些什么？你的成绩就是一个旅、一个整编师地送给共军吃！共军的胃口越来越大，连刘勘的整编第二十九军也吃了！"他在骂胡宗南无能时想起了贺百丁，"你们这些蠢货，怀疑贺百丁是间谍，他被抓后，你们照样找不到共军主力，这说明贺百丁是冤枉的。他人呢？"胡宗南揩着汗，小声回答："校长，学生这就去把贺军长接来。"

贺百丁被关在西安情报联络站的大牢里，关了九个月零七天，他只是在抓进去的第一个星期，遭受了严刑拷打，之后的九个月，西安情报联络站的特务们都没动他，将他扔弃在大牢里，任虱子和蚊子去侮辱这个征战多年却落得如此下场的将军。若干年后，贺百丁和儿子贺强坐在一起听说书《三国演义》，说到华佗神医切开关云长臂上的肉，为关云长刮骨疗伤时，关云长一脸泰然自若地下着棋，贺强大张着嘴说："这太夸张了。"贺百丁对儿子说："这种事有的，如果一个人身上的痛神经麻木，随便你在他身上怎么用刑，他都不觉得痛。"

他不是信口雌黄，当时军统很想在他身上打开缺口。西北国军的高层都疑心贺百丁是共党，中条山战役后，贺百丁率部在晋西南与日军周旋时，曾与共军有过密切接触，还用枪枝弹药与共军交换粮食，这事在抗战期间就

有流传，只是大家都没去追究。等到秦云出事后，这事被放大了，就怀疑他早通“共”了，于是毛人凤责令对他严加审讯。情报站的特务们也很想在他身上建立功勋，他们先往贺百丁嘴里灌辣椒水，见他不交代，又剥光他的衣服，把他倒吊着，用柔软的钢鞭抽他，他仍不开口交代。他们就来更猛的，搬来一盆炭火，用烧得通红的烙铁烙得他胸肌直冒白烟，他竟不叫痛，连哼一声都没有。特务们惊讶得都不敢相信，这个人怎么意志如此坚强！事实上，贺百丁身上那根连接着大脑的痛神经，本来就不敏感，还在淞沪会战中，日军的弹片削开他的肚皮，肠胃都涌出来了，他都不晓得痛，就足以证明他的痛觉神经相当麻木。轮到军统特务拷打他时，上帝索性把他的痛神经从他身上抽走了。严站长亲自到场，让打手再烙他，烧红的烙铁又一次烙得他肚子冒烟，贺百丁看着烧得通红的烙铁烙他的肚子，肚子直冒白烟，连眉头也没皱一下。严站长都不敢看下去了，佩服得五体投地道：“我活了一辈子，第一次看见一个人这么不惧痛。”

从此，他们没再拷打他，既然烧得通红的烙铁都烙不出声音，其他拷打更不会有效果！有段时间，大家都把他忘记了，连最关心此案进程的毛人凤也不打电话询问了，直到胡宗南长官来接他，严站长才说：“鄙人怀疑他不是共军间谍。”

贺百丁养胖了，也白了，在监狱里，吃了睡睡了吃，不胖也会胖的。这是一间只关着他一个人的囚室，囚室里一张床、一个尿桶，再没别的东西了。每天，他一入梦，秦云便会呈现在他脑海里，赶也赶不走，不光只是她娇美、白净的身体，还有她倒地的惨相。每当醒来，他都呆呆地望着阴暗的囚室，回忆着秦云的惨相，恨不得自己死了算了，以致他的心不是变硬了而是变霉了。“我有啥用？我是个废物呵。”他面对着牢里阴森森的四壁，时常喃喃自语，重复着这句话，好让自己看清自己胆怯、懦弱的一面。这天，他并没什么异样的感觉，看守走来对他笑。他陌生着脸问：“你笑什么？”看守道：“胡长官来看你了。”

贺百丁对胡宗南长官来看他，没感到吃惊，相反，他认为胡宗南直到这个时候才想起他，倒是很寒心。胡宗南步入囚室，看见满脸胡子、脸色苍白的他，马上伸出手握着，“百丁君，委屈你了。”他没有感动，也没有怨恨，只有失望。胡宗南温情和道歉的模样拍着他的手背，“你可是本长官的悍将，本长官要为你洗尘。”他不硬不软地说：“谢谢长官。”这时胡宗南的秘书抱来一身崭新的将军服，“贺军长，换身衣服吧。”他摆手，“我身上太脏了，等我洗了澡，再换。”胡宗南道：“百丁君，到我官邸去洗澡、更衣吧。”贺百丁走出来，他一头结了壳的长发，胡子都有三寸长了，一身衣服飘着酸气，像西安街上的乞丐，但尽管如此，那股气宇轩昂的气势却无法被这些外表的假相掩饰，一见阳光，胡子都翘了起来，头发也威风地竖起，仿佛像树枝争抢着阳光似的。胡宗南欣赏地望着他，“到底是我的

贺将军！”胡宗南说，“一身虎气。百丁君，这次校长亲自来西安，点名要见你。”他听胡宗南提到“校长”，用平淡的声音道：“我可是校长的囚犯。”胡宗南说：“走走走，我带你去见校长。”

贺百丁不想见蒋介石，他在监狱里想过千百遍，不是蒋介石，谁也没权关他这么久。现在这局势，蒋介石想起他来了，他暗想，晚了。说：“长官，我想先回家。”胡宗南摆手，“百丁君，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校长正等着见你。”贺百丁心里有抵触，“卑职不知道情况，对校长没什么可说的啊。”胡宗南换个话题道：“打仗李凯不如你，你能打，有谋略，收拾西北的共军，非你莫属。”贺百丁想放他出来，原来是让他去前线打仗，在西安情报联络站的大牢里他把一切都想明白了，国军之所以一败再败，不光是共军间谍作祟，还在于国军过于腐败，吃空缺捞钱还是其次，军中任人惟亲而不任人为贤却是致命的，像李凯那样的草包，只因效忠胡宗南，竟可以升至副总司令。这样的人，天生只配当副官提包、跑腿，怎么可以指挥千军万马打仗？胡宗南说：“我们去见校长。”

贺百丁随胡宗南走进西安绥靖公署，在蒋介石面前，他只说了一句话：“学生无能。”之后，他再也没开过口。从会客室里出来，胡宗南让他留步，说：“贺军长，南京即将召开‘国民大会’，本长官将随校长一起去南京，西北的军队本长官就交给李凯和你指挥，勿推辞。”贺百丁一听“李凯”的名字，立即拒绝道：“长官，卑职在监狱里待的时间太长了，思维僵化了，请长官收回成命。”胡宗南不高兴了，贺百丁看着胡宗南肩章上闪烁的三颗星，认真道：“谢谢长官厚爱，容卑职回家想想。”

贺百丁回到家，何小玉看见他，眼圈都红了，“百丁，真的是你？”何小玉激动地哭了，“我不是做梦吧？”他见何小玉系着个围兜，正准备下厨做饭，再看房里，没其他人，只有一个快两岁的男孩——那是小儿子贺强，他心里一酸，感觉家里遭劫一样，这才回答妻子：“大白天，做什么梦啊？”妻子哭道：“百丁，他们都说你你你通共，跑跑跑到家里来来搜搜搜查……”他很是吃惊，眼睛瞪圆了，“谁来搜查？”妻子答：“张副官说他们是西安情报站的特务。张健和百石都受了牵连……”

贺老三从外面回来，手中提着菜篮子，看见贺百丁，菜篮子都掉地上了，“长官，您回来了？”贺百丁扫眼贺老三，见贺老三大张着嘴，一副憨相，就觉得好笑，“贺副官，你大惊小怪什么啊？”贺老三答：“长官，我高兴咧。”家里除了不愿离去的贺副官和张副官，再没别人了，卫兵撤了，几个家佣也遣散了。何小玉把几封信递给他看，有两封信是谢乃常写给他的，其中一封信是早几天寄来的，询问陕西的战事及他家人，远在云南的谢乃常，听到了刘勘将军自炸身亡一事，忙写信过来求证。老家还来了两封信，都是报父亲病危的，代他家人写信的人说，父亲想见他最后一面。他对何小玉说：“正好，我有借口走人了。”

傍晚，张副官回来，着军装，但军装上没有军衔标志，一张脸过于苍白了。贺百丁看着一脸惊喜的张副官，脸上有些歉意，说："委屈你了。"他听妻子说，他被抓后，张副官也被抓了，也遭到审问和拷打，后来，特务又把他放了，却暗中盯梢，看他回来后与谁联络，张副官跟谁也没联络，天天在家，出门也只是办事。张副官说："长官委屈，我不委屈。"菜是何小玉亲手炒的，一家人吃饭时，他喝口酒说："我打算回湖南老家。"贺副官说："长官，我陪您去吧。"贺百丁不想带任何人走，"我一个人回老家，别人不会怀疑。西安待不下去了。"

他在家休息了一天，第二天他向郑志宏家而去，想祭奠一下郑志宏——两人在一起出生入死多年，在囚牢里，每当他的思想跑到秦云身上时，他就是用郑志宏师长、李劲松旅长、马子龙副师长和张金发旅长、杨狗蛋团长等六千官兵的死，来压跑到他脑海里的秦云，硬是把秦云的倩影挤走了。有天他梦见二三四旅和一七七旅的官兵在阴间里围着秦云，扯撕她，食着她的肉，把秦云肚子里那个五个月的胎儿也吃了。郑志宏阴着脸恶狠狠地说："这是贺百丁的种，吃它！"就是这句话，把他吓醒了。他知道这是郑志宏怨他，在阴暗、肮脏的牢房里，郑志宏时常在他脑海里冷笑，那种冷笑让他背心冒汗。他得去祭祀。

郑志宏的家在另条街上，这条街上住着好几个师长、旅长，他走到郑志宏家前，按了门铃，一卫兵拉开门，望着他。他说："我找郑志宏师长的家人。"卫兵说："这里不住着郑志宏。"他打量下门牌号，说："没错啊。"里面出来一个胖女人，着一身绸缎，胖女人说："郑志宏的老婆把房子卖给我，带着一家人回湖南了。"他哑在门前，胖女人说："您进来坐坐吗？"他走了，一拐弯，走进一条小巷，敲开马子龙副师长家的小院子，站在他面前的却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他一愣，问："这是马副师长家吗？"戴眼镜的男人说："马副师长的遗孀带着孩子改嫁了，房子卖给了我。"

上午，一辆福特轿车驶到他家前，胡宗南的秘书跳下车，说："贺将军，胡长官有请。"贺百丁把家书装在口袋里，上了黑色福特轿车，轿车向胡宗南官邸驶去。胡宗南用热情的目光看着贺百丁，说："本长官明天将赴南京开'国民大会'，请你来，是本长官要把西北的军务交给你、董钊和李凯将军。我刚与参谋总长陈诚交流了下，董钊坐镇西安，专门负责为你征兵、征粮，我们觉得把西北的军队交给你指挥最合适。"贺百丁听毕，心里有些感动，说："谢谢长官信任。"胡宗南接着说："本来李凯今天要赶来接你，但共军正觊觎延安，恨不得夺回延安，他可不敢掉以轻心，派你的老部下陈德来接你，可能快到了。"贺百丁一听，立即明白这是要他当李凯的副职，哑了。胡宗南又道："百丁君，共军相当狡猾，令我军十分头痛。我军怎么对付共军，你有何高见？"

他知道委座和胡长官对他仍有猜忌，并非真给他百分之百的指挥权。他不

慌不慢地从口袋里掏出家信，“长官，这是家父托人写来的信，家父病入膏肓，生前想见儿子最后一面，我想回趟湖南。”他把家书呈上，一脸悲伤地说：“家父病重，在下忐忑不安……”胡宗南是个聪明人，不等他把话说完，“知道了。”声音平淡，却透着威力，“本长官批你十天假，快去快回。”就这么一句话，边把家书退给了他。

贺百丁被抓进西安情报站后，贺百石也被抓了，军统特务也对他进行了审问和严刑拷打，把他打得昏死三次，关了几个月，才把他放了。他没回军队，去了西安军校，当了个一般教员，他听张副官打电话说他哥放出来了，就赶来了。贺百丁看着英俊的兄弟，说：“百石，我们回湖南。”贺百石说：“我听哥的。”这时，一辆吉普车驶来，陈德跳下车，喜悦着一张脸，大步走进来，贺百丁也高兴，“二哥，是你。”陈德笑道：“我驱车到胡长官官邸，听说你回家了，特赶来接你。”他见陈德胡子长了，一双眼睛却比过去更有光了似的，就笑。陈德坐下，“李凯让我来接你。”贺百丁说：“我父亲病重，我和百石明天回湖南。”他突然想起狄昆和何强，便问：“狄昆师长和何强旅长怎么样啊？”陈德答：“狄昆去南京治眼睛就没消息了，何强是恢复番号的二三四旅旅长，我是二一二师副师长兼重建的一七七旅旅长。”

电话响了，李凯从延安打来的，“贺副总，本长官刚听胡长官说你要回湖南省亲？”他答：“嗯。”听筒里又传来李凯的浙江话：“校长口谕，胡长官去南京开‘国民大会’期间，西北军务交由本长官，本长官不批你回湖南省亲。”他很反感李凯说话一副命令下属的口气！这哪里像个指挥官？他想，自己若与他合作，顶多是他的救火队长，忙答：“家父病重，实属无奈。”李凯在电话里讲明厉害道：“贺副总，你要以党国为重，可别辜负委座之栽培。”“不敢，”他费了些劲才压住心底爆出的冷笑，“恕在下不能从命。”他不愿听李凯多言地放下话筒，陈德问：“你真要回湖南？”他答：“是的。百石，跟我一起走。”

贺百丁和贺百石上了火车，火车开动了，朝前驶去。贺百丁没想到，他这次离开西安，从此就再也没踏上这片令他苦闷、难堪和伤心的土地。几天后，他和兄弟回到老家，父亲病在床上，看见两个儿子回来，高兴道：“你们回来了就多住几天。”贺百丁见父亲那么消瘦，皮包骨头，夏天还盖着被子，就问弟弟妹妹：“医生怎么说？”大弟说：“爸爸得的是肺病，要慢慢调养。”床前有只痰盂，供父亲吐痰。妹妹小声说：“哥，医生说，爸爸这病会传染。”他没吭声，父亲听清了女儿的话，赶儿女们走开道：“你们到别的房间去，我要解个溲。”大弟、二弟和妹妹走开了，贺百丁和贺百石没走开，父亲起床，他们走拢去扶，父亲走到床后，那里有只红漆马桶，父亲对着马桶小便了一气，重新躺到床上。

家早几年拆毁重建了，父亲和大弟用他寄回的钱，建了栋村里最大的房

屋，有十几间，前后都有院子，后院还有一排房子，住着几个长工。家里，他小时候，有七亩田，这些年，他汇回家的钱，让父亲置了几十亩田，一家人种不下，就雇了几名长工。院子里栽着几株桃树和梨树。晚上，圆月的青辉洒落在院子里，他和贺百石都坐在坪上，来了一些人，都是亲戚，脸上是热情和好奇，弟弟妹妹就招呼这些人喝茶、嗑瓜子。

半个月后，县邮政局送来一封电报，电报是胡宗南打来的，要他见电文，速归。胡宗南在南京开“国民大会”时，共军在彭德怀和习仲勋的指挥下把延安夺了回去。胡宗南会都没开完便匆匆赶回西安，把自己的亲信副总司令李凯当替罪羊，送交南京军事法庭问责。贺百丁陷入思索，对贺百石说：“幸亏哥回湖南了。若哥贪那个副总司令的军职，倒霉的必是哥。”贺百石问：“哥，你怎么回复胡宗南？”他答：“不理睬。”过了几天，又一份电报来了，仍是催他速归。他仍不回复，过了两天，第三封电报又飞来，只五个字：“速归　胡宗南”。他拟了句电文：家父弥留之际，恕卑职不能从命。让贺百石去县电报局发。贺百石带回家一张三天前的报纸，报纸上头版头条介绍，经国民代表选举投票，蒋介石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贺百石说：“哥，校长当选为总统了。”贺百丁看完报纸，说：“那要共军也认才行。”

那段时间，国共两军处于胶着状态，胡宗南手中还有十几万军队，还占据着大部分陕西。共军的三大战役还没打响，新当选的总统蒋介石正四处调兵遣将，围剿各省的共军，国军还没出现颓势。贺百丁给何小玉写封信，让她带着女儿和儿子回湖南。他在信里说：“切记，不要声张，不要变卖家具，只带些细软，悄悄回来。”他去县邮局发了信，去县党部回访了几个人，回来时天已经黑了。一家人都在等着他吃饭，吃过饭，他与母亲和弟弟妹妹坐在院子里乘凉，田地里传来一片蛙声，听上去像美妙的交响曲。贺百丁对弟弟妹妹们说：“哥打了这么多年仗，东奔西跑，这段时间闲在家里，觉得还是不打仗好。”

七月底，一个燠热的下午，贺百丁正午睡，突然听见儿子说话的声音，儿子是在西安长大的，一口西安话，他起床，就见女儿、儿子和何小玉、张副官、贺副官及大包小包扔了一厅房。他说：“好好好，都回来了。”张副官和贺副官分别叫了“长官”，他摆手，“还什么长官？我现在是农民了。”贺兴又长高了，脸色红润，印堂光亮。贺强两岁了，这里走，那里看，钻到柴房里，再走出来时，一身的灰。何小玉说：“这孩子，哪里弄的一身灰。”他笑，只说了两个字：“像我。”

在西安长大的贺姗姗不喜欢农村这种闲散、平缓、寂寞的日子，这里没有一个熟人和同学，除了青蛙和蛐蛐叫，就是鸟儿在天上飞来飞去。何小玉也不喜欢农村，住了十几天，也住闷了，说：“你女儿在大城市里住惯了，不喜欢农村。贺兴在西安长大的，他在农村可待不惯，我们去长沙安

个家吧？后年贺兴就上初中了。”

他说：“西安我是不去了，至于是不是在长沙找处房子安家，你决定吧。”何小玉带着张副官去了长沙，两天后，张副官回来报告，在长沙找到了一处房子，是前清一官员的住宅，在黄兴路旁。贺百丁随张副官来了，这房子古色古香，当街，虽然有些陈旧，但还不错。贺姗姗也跟来了，说：“这里好。”

就是那天，贺百丁的父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一家人又急急忙忙赶回醴陵。大家都睡下后，他和贺百石为父亲守灵，兄弟俩一句话也不说，山风把树木吹得沙沙响，感觉上是夜籁从天而降。安葬完父亲，一家人折回家，就见县电报局的人来了，电报上因有“胡宗南”三个字，县电报局的人便不敢怠慢，匆匆送来。电文就七个字“见电／速归／胡宗南”。他坐到桌前，给胡宗南写了封信，说家父刚过世，他心碎胆裂，待日后，精神振作了，再图报。他让百石去县城寄了这封信。儿子要开学了，女儿和儿子随母亲去了长沙，他留在老家守孝。

贺百丁清闲下来后，就和弟弟在家种田种菜，这些活他十几岁时就跟着父亲干过，虽然多年没干而生疏了，但并不陌生。有天上午，他挑着一担红薯回来，倾倒在堂屋里，对贺百石说：“四五十万国军，不到两个月，竟被林彪指挥的共军歼灭和俘虏了。”那段时间，共军发动的辽沈战役刚结束，他说：“打仗是打谋略。”

一天中午，一个老朋友突然出现在门前，是刘于一。刘于一笑容可掬地道：“好啊，风浪尖口上，你却躲在家里享清福。”他笑道：“鄙人已归隐村野了。”刘于一说：“只怕你想归隐也归隐不了。我是奉华中‘剿共’副总司令陈明仁将军之意，特来请你出山。”他望着刘于一摆下手，“你别吓我。”刘于一说：“校长重建第一兵团，陈明仁被任命为第一兵团司令，本人是兵团参谋长，陈明仁将军任命你接替他为新七十一军军长。”他看着刘于一，问：“你怎么也回湖南了？”“刘勘将军自炸身亡后，我就离开陕西了。”刘于一说，“我的事不值一提，陈明仁将军派我来请你出山。”贺百丁答：“本人如今是村夫了。”刘于一说：“别要我三顾茅庐好不好？我告诉你，第十四军军长张际鹏，黄埔一期的，第一兵团副司令傅正模——也是黄埔一期的，现在都在第一兵团，都是醴陵人，打仗就齐心。”就是这句话让贺百丁动了心，他放下扁担说：“看来我不穿上这身军装是不行的。”

贺百丁随刘于一来到长沙第一兵团司令部，陈明仁将军高兴道：“贺军长，新七十一军交给你指挥，别人我都不放心。”他看眼陈明仁，自贬道：“本人志大才疏，怕胜任不了。”几名将军都望着他，刘于一立即对陈明仁说了贺百丁所受的委屈，陈明仁听毕，说：“贺军长，大敌当前，你身为党国之栋梁，勿推辞。”

贺百丁又当军长了，他隐隐想与共军较量一下。共军东北野战军发动的举世闻名的辽沈战役才结束，国军还没喘过气来，还在唏嘘中，徐蚌会战又打响了。蒋总统打算在徐蚌战线上与共军来个大决战，委重任予杜聿明将军，以徐州为中心，与共军决战。杜聿明、李延年、邱清泉、黄维、黄百韬和李弥这些个兵团司令都是不可小觑的国军高级将领，是抗战中建了奇功而深受蒋总统倚重的将才，且装备精良。然而，一切都出乎他们意料，共军仅用六十六天就围歼了国军五十六个师，五十五万五千官兵，日军当年那么凶残，也做不到呵。这让陈明仁、傅正模、张际鹏、贺百丁和刘于一五个醴陵人都不敢相信。“装备精良的一百万国军，仅两次战役就报销了，”陈明仁将军说，“这仗是怎么打的？”贺百丁想得更深刻，“他们把美国人提供的优良装备都拱手送给共军了，以后的仗更难打了。”陈明仁看着他，他想到炮火的重要，建议道：“长官，新七十一军的火力不够，是不是抓紧组建一个炮兵团？”

就在新七十一军组建炮兵团时，还没有正式开战的平津战役就提前结束了，大家都在想傅作义有五十多万军队，共军再厉害也够啃半年的，他们还有些时间招兵和练兵。忽然共军的电台广播热烈起来——那声音是欢快和振奋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用六十四天时间，消灭和整编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三个兵团、十三个军、五十个师、共计五十二万一千人，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将军在北平和平起义。这无异于晴天霹雳，让坐在总部收听共军电台的傅正模、张际鹏、贺百丁中将和刘于一少将瞪大了眼睛，四个醴陵人半天都没吱声，临了，张际鹏军长率先说：“他妈的，战火不久就要烧到湖南来了。”傅正模将军满脸愤慨道：“很多我军的高级将领，平常伸手向党国要这要那，却与党国离心离德啊。”

贺百丁瞟眼张际鹏，说：“这以后，仗怎么打？共军用的都是美国政府向我军提供的武器……关键是我军已丧失斗志了。”刘于一说：“这正是我担心的。”贺百丁淡淡道：“等死吧，我们。”张际鹏突然问：“贺军长，你怕了？”“不怕是假的。”他平静着脸色说，“我们都为自己准备一口棺材吧。”

正在第一兵团的官兵紧锣密鼓地备战时，四月份，陈德突然出现在贺百丁面前。他没穿军装，着一身蓝色的老百姓衣服，戴顶深灰色鸭舌帽，脖子上系条脏兮兮的围巾，贺百丁一开始还没认出他，见一个灰头灰脑的男人走进军部，以为是张副官叫来修门窗的，他目光集中在军用地图上。这时，陈德摘下鸭舌帽，叫了声“三弟”。这可是久违了的称呼！他走拢去，在陈德肩上拍了下，“怎么你回湖南了？”陈德说：“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一点也不感觉惊愕，因为让他惊愕的事情太多了，“说说看。”“我一七七旅被共军包围，全旅官兵大多战死，部分被俘。我脱下旅长服，穿上一个战死士兵的军服，躺在死人堆中装死。好在共军担心我军的增援部队赶来，匆匆检查下战场，退走了，我才逃出来。”

新七十一军的副军长、军参谋长、师长、副师长、旅长都满员了。贺百丁不能为了陈德撤去谁的军职，仗还没打就换长官，这是最忌讳的。他说："二哥，你暂时任我的高参吧。"陈德说"好的"，又说："对了，有件事要告诉你，我在宜川与共军交火时，俘虏了几个共军士兵，他们曾是我们一七七旅的，他们的团长你猜是谁？"贺百丁问："猜什么啊，是谁。""杨狗蛋，他被共军俘虏后，反水了，成了共军的团长。"他呆了，尽管天塌下来，也在他意料之中，可这事还是出乎他意料，就压抑着好奇道："他没死？"陈德回忆道："据那些士兵说，杨团长见无法突围，就下令士兵投降了共军。"贺百丁很生气地拍下桌子，骂道："岂有此理！军人怎么可以变节？我还为他悲伤过很长时间，这狗东西！"

好像老部下都约好了要来投奔他似的，就是那几天里的一个下午，狄昆师长闯进军部，见面便哭道："军座，我还能活着见到长官，太激动了。""你哭够了吗？"他冷冷地问。狄昆哭道："太伤心了，我一个师，七千多人，两天下来就只剩了五百人，大部分战死或逃跑了，共军的炮火太强了，都是缴获我军的大炮，炮弹威力极大，一颗炮弹落下来，工事就炸毁了，太可怕了。"他皱起眉头，"你这是长共军的志气，灭我军之威风啊。""军座，在下是从徐蚌会战（淮海战役）中死里逃生的。您没见到那些会战场面，兵败如山倒，噩梦啊。"

"你这败军之将，"他瞪着狄昆，"为何不战死？"狄昆一怔，"军座，不是卑职不想战死。共军在阵前喊'缴枪不杀'，一些下级军官和士兵就弃下枪，蹲在战壕里抱着头，不打了，士兵和下级军官不愿为党国卖命。""你应该当场枪毙他们，怎么可以自己逃跑？"贺百丁恨不得一枪毙了他！狄昆泪汪汪地解释："军座，你以为是一个士兵、两个士兵弃枪投降吗？呼啦啦一个连的士兵，连长带头，一齐向共军举起了双手。我在望远镜里看见，有个团长跑过去训斥士兵，他们竟把团长的枪缴了，摁倒在地，绑了。军座，他们宁可当共军的俘虏，因为共军在战场上用大喇叭宣传，说放下武器投降的官兵，共军发路费，让他们回家。""住嘴。"贺百丁说，很讨厌狄昆一副懦弱相。

狄昆带来了五百官兵，是他的师部随从和警卫连，还有一部分是他的山西兵，他老家的人，投奔他并紧跟在他左右的。他正在想怎么安排狄昆时，何强旅长也不请自来，只带了几个贴身警卫。他决定为两个老部下成立一支军部直属旅，让狄昆和何强任正、副旅长，"这两个团是新组建的，大部分是新兵，你们可要好好训导他们。"他说到这里，严厉地盯一眼狄昆，"别跟他们灌输打不赢的思想，本长官一旦听到这种言论，无论是谁，一律枪毙！"

有天晚上，贺百丁在兵团总部开完作战会议回到军部，见到陈德和狄昆、何强坐在军部，他皱着眉头问："你们坐在一起叽叽喳喳什么？不是又在

散布悲观论调吧？”陈德沉郁着脸说：“我刚与两位旅长讨论，共军是支新军，没我军这么多毛病，他们的长官称‘首长’，不拿军饷，与士兵一起吃喝，官兵平等，士兵打仗就勇敢。”贺百丁瞟眼陈德，陈德又说：“我军长官身上的坏毛病太多了，吃空缺，养女学生，只图自己享受，你不爱兵兵会爱长官吗？”贺百丁接过陈德递给他的杯子，说：“军中这些恶习是要整治，仗也要打，总不能向共军举手投降吧？”

陈德看着他，把目光从他头上越过，看眼门外，门外站着卫兵，没别人，便压低声音道：“军座，鄙人看这也是条活路。”他瞪眼陈德，“你不是共军派来劝我投降的吧？”陈德抽口烟，“共军我一个也不认识，我是说实话，投降还真是一条既能保全自己，也能保住家人的出路。”他阴下脸道：“陈德，住口。我贺百丁宁可做枪下鬼，也不会投降。狄旅长，是不是你影响了陈高参？”狄昆道：“军座，我哪敢影响陈高参？”陈德说：“与狄昆无关，我是看到我军军心不稳。”何强说：“军座，在下十分困惑，我军从优势变为劣势，直至今天局面失控，只短短两三年，怎么那么快啊。”贺百丁也想过这个问题，厉声道：“还不是腐败造成的？军中养那么多腐败分子，下级军官和士兵是瞎子吗？谁愿意为一个腐败的长官和政府打仗？”他望眼狄昆，“你说得对，在下级军官和士兵眼里，谁掌握中国的政权都一样。”他说毕，忽然感觉自己不知不觉被这几个老部下影响了。

就是这个月，共军打下了南京，这让国军官兵感觉颜面尽失，南京一倒，真让国军官兵人心惶惶。也是那几天，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带着十几万桂系军队从湖北退入湖南，大家都感觉战火将烧到湖南来了。蒋总统电令白崇禧、程潜和陈明仁务必死守湖南，军事会议上，白崇禧唱着高调，说湘桂将联成一体，要战斗到最后一人。散了会，贺百丁回到家，姗姗后脚跟进来，姗姗如今在一所私立小学代课，教小学生念国文，姗姗说：“爸，共产党真的要打来了？”他答：“爸不会让共军打进长沙。”姗姗道：“老百姓都喜欢共产主义。”他扫眼姗姗，“混账话。”姗姗顶父亲道：“这话又不是我说的，是街上的老百姓说的。”他盯着女儿离开的身影，想他一个国军军长的女儿，都被共产主义思想影响了，这只能说明，国民党的形象在老百姓眼里太坏了。下午，贺百丁和陈德乘车去了第一兵团总部。贺百丁大步迈进总部，就见陈明仁正背着手站在窗前凝思，一旁是傅正模将军。傅正模对他点点头，但没说话。刘于一在调电台，突然电台里传出刺耳的声音，那是共军的电台传出的声音，说：“我第三野战军，在陈毅司令员和粟裕副司令员的指挥下，通过十六天激战，共歼敌十五万……国民党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刘昌义，率国民党第五十一军、二十一军和一二三军四万余人宣布起义，上海解放。”陈明仁转过身来，挥下手，刘于一关了电台。总部一时陷入极度沉默中。

贺百丁从总部回军部的途中，绕到一家棺材铺，打量着一口口棺材，对走

拢来的陈德说："新七十一军有一半是从北方战场上退下来的官兵，士气低落，我得为自己备口棺材！身为长官，得先把退路堵死，弟兄们方可与长官背水一战。"陈德咧下嘴，问："你真要这么干？""必须的，长官是士兵的榜样。没有士气怎么打仗？靠我、靠你？还不是靠士兵！"他亲自挑了口黑漆漆的松木棺材，冲棺材铺老板说："明天，照这个地址送来。"

次日上午，送棺材的人按他写的地址，把一口十公分厚的大棺材拖来，见这里站着很多士兵，就不敢上前。张副官见有人把棺材拖到门前，大怒地走上去训斥。贺百丁走出来，棺材铺老板卑躬屈膝地问："长官，棺材放哪里？"贺百丁是要告诉其他人，这口棺材是他给自己备的，"就放在门前。"

贺百丁在军部前搁了口黑漆棺材，这话在第一兵团传开了，白崇禧听说了，和陈明仁将军一起来新七十一军参观棺材。白崇禧当即以华中"剿共"总司令的名义表彰贺百丁敢与共军血战到死的决心，贺百丁向白崇禧敬个军礼，说："卑职没打算活着离开长沙！"白崇禧笑望着陈明仁，说："好啊，贺军长有如此决心，何尝打不败共军！"陈明仁也赞赏道："军人就要有视死如归的决心！看来我陈明仁也要为自己备口棺材。"白崇禧摸着黑亮亮的棺材盖，大声说："诸位将军，长沙不能丢，我等要誓死坚守，与共军决战。"

下午，总部召开军事会议，白崇禧在会上说了一番党国正处于艰难时刻的话，接着他亲口宣布任命贺百丁为"第一兵团副司令兼新七十一军军长"的决定。贺百丁立即起身，双手接了委任状，对白崇禧敬个军礼，满脸决心道："卑职愿死守长沙，决不退避。"回到军部，他瞟眼棺材，没想到他只是在军部前置一口棺材，就成副司令了。他把委任状递给陈德看，陈德脸上没有欣喜，反而说："军座，这是要你以身殉职啊。"他答："本长官真想跟共军打一仗。"陈德给他降温道："军座，这只是一张废纸。我听说，程潜将军有起义的意思。"

程潜，一个国民党元老，也是醴陵人，是贺百丁多年里十分敬重的人，他吃惊地望着陈德，目光犀利，想陈德怎么会知道这些私底下的秘密？"你听谁说的？"陈德表情淡漠地答："刘于一参谋长。刘参谋长说：'程潜将军说，我们湖南人没必要为蒋介石卖命'。"他一时无语，陈德说："军座，刘于一也想起义，可能只有你下了死决心，傅正模和张际鹏将军也不想打。"他瞪大了眼睛，刚开的军事会议上副司令傅正模和张际鹏都表了态，原来都不过是敷衍而已。他想连程潜、傅正模、张际鹏和刘于一都有起义的想法，就沮丧道："他们可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将军啊，怎么都成软骨头了？"

晚上，他带着几个警卫回家吃饭，一家人很热闹地围着一张桌子，他看着

姗姗，姗姗不理他。他阻挡了女儿的爱情，前不久，一个国军飞行员私自驾着一架战斗机从西安飞至长沙，在大托铺机场降落，为的是来见贺姗姗。这事贺百丁知道后，马上把那飞行员叫到身前，训斥一顿，骂走了。他反对女儿与那飞行员好，理由很简单，不想女儿年轻轻地就成寡妇。“飞行员，生命是最没保障的，”他告诫女儿，“飞机只要负伤，飞行员就没命了。”姗姗说：“爸，我爱他。”贺百丁不允许女儿反对，黑着脸对张副官和贺百石说：“不准她出门，也不准那个飞行员见姗姗。”那飞行员是贺姗姗在西安读高中时一女同学的哥哥，两人在西安就有交往，还一起去舞厅跳舞。飞行员不理解贺百丁怎么要反对他和贺姗姗接触，却也不敢纠缠，走前，他想再见贺姗姗一面，张副官硬是把飞行员挡在贺宅外，“你走吧。”

这天吃过晚饭，刘于一和陈德来了，待一家人散开，刘于一才对他说：“共军马上要打来了，白崇禧升你第一兵团副司令，是要你效死力。现在共军力量很强，打肯定是死，不打还有一条活路。”贺百丁皱着眉头道：“死也要打。”刘于一说：“贺副司令，你买口棺材摆在军部前，那是你高风亮节，但你能保证你的师长、旅长、团长都是这样想吗？”这句话把贺百丁问住了，他确实不能保证他的师长、旅长、团长会不会跟他一条心，新七十一军并非他带出来的部队。军部直属旅旅长狄昆，虽是他勇猛的老部下，但经历了徐蚌会战后，一听到“共军”两字就一副胆颤心惊的模样。何强曾是他赞赏的团长，但这一年在陕北被共军打得找不到北，于是跑来投奔他。他心里没底。

一直没开口的陈德，放低声音道：“刘参谋长给我们找了一条出路，就是不知道你的态度。”他警觉地盯着他俩，“什么出路？”刘于一答：“起义。”他虽然想到了刘于一要说的话，但还是吃惊地盯着刘于一，“你要我像傅作义、刘昌义一样起义？”“不是我要你像傅作义一样起义，我没那么大的权力，是迫不得已。”刘于一说，“贺副司令，我与傅正模将军交流过，傅正模觉得起义是给弟兄们找条出路，陈明仁将军和程潜主席都不希望湖南生灵涂炭。只要一开战，又要死很多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傅正模将军让我先与你通气……”贺百丁跌下脸来道：“你们这是要背叛党国啊。”刘于一大手一挥，“别说得那么难听，我党高层那么腐败，任人为亲，都烂到骨头里了，谁愿意为一个腐败的政党卖命？程潜先生说：‘良禽择木而栖。’”陈德歪着脸插进一句：“陈明仁将军要刘参谋长问你的态度。”

刘于一对陈德努下嘴，陈德道：“哪怕有一半胜算，我们也会打，但我们只有十几万人，共军是我们的十倍，他们手中的武器是缴获的我军的美式武器，一阵炮火下来，士兵们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人管我们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全跑了。狄昆说‘徐蚌会战’就是这种情况。”“狄昆散布投降言

论，本长官要枪毙他！”他黑着脸说。陈德道：“狄昆没散布，他倒是在天天训练士兵。如果我们抵抗，不是战死，就是当俘虏，会死得很惨。”贺百丁心寒地觉得陈德的话句句在理，说：“容本人想想。”

姗姗计较他把飞行员赶走的事，不理他，他想女儿大了，有自己的性格了。他对何小玉说：“姗姗大了，儿子都还小，你要把他们带大。”何小玉看着他，“你好像说遗嘱样。”他强调：“这就是遗嘱，共军马上要打来了，我棺材都买好了。”何小玉说：“你不能死，贺兴、贺强都还小。”他说：“夫人，你还年轻，我死了，你可以改嫁。”妻子生气道：“我说你犟吧你又不承认。在西安，你的党国把你关了九个月零七天，你就忘记了？”这话让他心里一颤。妻子又说：“贺百丁，你就那么贱，还为关你大牢、抄你家的国民党效死力？国民党还没整够你？如果你绝情地抛下我们，我也不活了。”妻子让他担忧，“你不活了，两个儿子怎么办？”妻子恨道：“你死了，谁会管我们母子仨？”这句话把他滞留在窗前，脑海里呈现了郑志宏和马子龙的家属不知去向的情景，心里就凄凉。

陈德和刘于一带着一个年轻人来访，年轻人穿长衫，戴眼镜，三十来岁，刘于一介绍说：“他姓文，名西畴。”贺百丁盯着这个衣着朴实的知识分子模样的年轻人，想就是这些其貌不扬的人，把中国翻了个边，真不敢想象。“文西畴是中共湖南地下党派来与我们联络的，”刘参谋长开门见山道。贺百丁很惊诧，中共地下党都进他家了，看来刘参谋长和陈德已与共党接触了。他绷着脸，刘参谋长低声道：“文西畴先生代表湖南地下党与我们讨论和平起义的事项。你有什么条件，贺副司令？”他想不战而降，谈什么屁条件？“你代表我谈就是。”他冷冷地扔下一句。文西畴说：“贺副司令，我今天代表湖南省委承诺，如果你愿意起义，站到湖南人民这边来，湖南人民会感谢你。你起义后，一切不变，您还是兵团副司令兼军长。”他想一个降将，下半辈子便被钉在耻辱柱上了，难道还有脸带着投降的国军去打那些不愿投降的国军？说：“我不想带兵了。”文西畴热情道：“如果您不想带兵，我们也会安排好您的工作，保证待遇相等。”他问：“真的吗？”文西畴答：“共产党说话算数。”

陈德见他满脸疑虑，便把他早几天说的顾虑吐了出来：“文先生，我们都是打过延安的，你们不会等我们放下武器，又来个秋后算账吧？”文西畴说：“毛主席说了，只要你们放下武器，那就是对革命有功，革命不分先后，只要你们肯起义，就是参加革命了。”谈话是在沉闷的气氛中一点点进行的，贺百丁很痛苦，刚被擢升为兵团副司令，却要向共军举起双手，就感觉自己像做了亏心事一样。文西畴坐刘参谋长的车走后，他呆呆地望着陈德，陈德说：“三弟，你是明白人，共军既然给我们台阶下，我们何不下呢？硬要打得七零八落时再放下武器，到那时就是战俘了。”

贺百丁深感茫然地折回卧室，何小玉还没睡，笑道：“我知道你们在商谈

起义的事，你是对的，我同意你起义。”他不想起义，“人活一张脸，背叛党国，会背一世骂名啊。”何小玉说：“人死了，脸还有什么用？再说身为华北‘剿共’总司令的傅作义都起义了，他都不怕背骂名，你怕背什么骂啊？”“是啊，傅作义都不怕，我怕什么呢？”他心里说，没把这话说出口。何小玉认真道：“我跟你说，贺兴十二岁，贺强三岁，你也要替儿子们想想未来。你起义了，他们的未来会好一些。”

七月底，共军与国军的外围仗打响了，四野战军于本月二十日，一举打下岳阳，驻守在岳阳的湘军和桂系的一个军，只硬着头皮打了两个小时，就撤了。国军将军们还没回过神来，二十三日，共军又占领湘北的澧县县城，守卫澧县县城的湘北保安第一旅，三千多官兵不是战死，便是被俘。二十四日，临澧县被共军攻克，一个团的官兵举了白旗。二十五日，共军又打下石门，直逼常德。

共军的另一支部队从鄂东进入湘东，七月十九日打下浏阳和平江县城，二十日，把驻守在长沙与平江之间的白崇禧的一个装备精良的师打得溃散，辎重和行装都来不及收拾便弃下阵地匆匆南逃。长沙门户大开，新七十一军、九十七军、杜鼎的一百军和成刚的十四军，将直接面临共军进攻。共军的第三路部队，从赣西杀来，一进入湖南便迫使醴陵县的一支保安团投降，三路大军都直奔长沙，长沙十分紧张，贺百丁整日守在军部，他盯着军用地图，盯得眼睛都出血了。

这天上午，陈德带来三个人，一个是文西畴，还一个年龄三十六七岁，姓杨，长一张圆脸，戴副黑宽边眼镜，但黑宽边眼镜却掩饰不了他脸上的热情，那些热情冒着热气，老远就能感觉到。另一个竟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杨狗蛋团长！杨狗蛋着一身商人服装，脸上挂着笑，“长官，还认识在下么？”贺百丁费了点劲才克制住飙到脸上的怒火，“是你这狗东西！”杨狗蛋说：“军座，起义吧，俺四野战军的大炮早对着您的军部和工事了。”他反感道：“威胁我吗？”杨狗蛋可不是当年在他手下混的杨狗蛋了，笑道：“军座，俺不威胁你，只要俺们退出去，半个小时后，成吨位计量的炮弹便会把这一带的房屋夷为灰烬。”贺百丁大喝一声：“好个杨狗蛋——”杨狗蛋说：“军座，在下改了名，叫杨重生，是共产党给了俺新生命。”他“哼”了声，杨重生说：“俺知道您现在是第一兵团副司令兼新七十一军军长，若您起义，俺保证共产党会给您新生命。”

陈德等杨重生说毕，这才介绍：“杨明山书记，中共湖南省地下工委书记。”杨明山伸出手，贺百丁没同杨明山握手，只是生硬地盯着杨明山。杨明山不计较，说：“贺将军，我三路大军已开到长沙郊外。您也不想看见您的部下一个个成为炮灰吧？”贺百丁大笑，“我贺百丁也不是吓大的。”那笑声在房间里响过后，他感觉自己的笑声有些虚，似乎底气不足。杨重生说：“军座，我知道您不怕死，刚走进您军部时看见棺材摆在

门前，在下佩服。但如果您坚持打，在下断定，贵军只是做无谓的牺牲。”贺百丁嘴硬道：“军人视死如归。”

杨明山瞟眼贺百丁，笑笑，“贺副司令，坦率地说，老百姓选择了我们共产党。淮海战场上，河北、河南和山东、江苏的广大老百姓都自发地为我军运送弹药、粮食和护送伤员，而国民党军队溃败时，沿途老百姓都躲了起来，没一个老百姓愿意为国军出力，这是人心所向！”贺百丁不知道这些民众帮助共军打国军的细节，听杨明山介绍完情况，他十分绝望。杨明山问：“贺副司令，我听文西畴同志说，您起义后，不想再带兵打仗了？”他望眼文西畴，再把目光落到杨明山身上，“我这辈子再也不带兵打仗了。”杨明山说：“贺将军，我们会考虑给您相应的职务，让您当湖南省民政厅厅长如何？”贺百丁冷冷道：“本长官不稀罕。”杨明山说：“如果您愿意起义，也可以考虑让您当副省长。”就是这句话，让贺百丁动了心。

杨明山和文西畴走后，贺百丁看着杨重生说：“我有话想问你。”“长官，有何吩咐？”贺百丁问：“说说你是怎么成为共军的？”杨重生说：“长官，当时我若不向共军投降，就是死。共军在阵前喊话，‘缴枪不杀’，我一旁的士兵都望着我，放下武器就还有一条活路，继续抵抗就是死。王营长您记得吗？那个西安人？”贺百丁点头道：“还有印象。”杨重生道：“王营长说：‘团长，缴枪吧？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想死。’俺也是上有老，下有小，儿子才两岁，老婆肚子里又有了一个。俺看着王营长，当时一个团打得就只剩了一个营，既然王营长扔了枪，我也没必要恋战，就下令士兵把枪丢出工事，蹲在一起。共军见我们都放下了武器，就命令我们排好队，跟着他们一起撤离战场。长官，说句良心话，共军宽大，优待俘虏，对我们这些人说，不愿干的，给路费回家，愿意留下的，一律当同志看待。军座，共产党得人心啊，老百姓都拥护共产党。”就是这句话让贺百丁垂下了头。

向全国通电起义是八月五日，当天，四野战军没放一枪一弹地开进了长沙。几天后，张际鹏匆匆来了，脸色苍白，神色慌张，当时贺百丁已脱下国军军装，穿上了解放军军服——解放军军服上没有肩章，总司令、司令、军长和士兵穿的是同一种军服，戴的是同一种军帽，官兵一致。张际鹏将军穿的解放军军服有点偏小，就紧绷着身体。张际鹏不是来喝酒排泄郁闷的，他是受军统特务之煽动，来劝说贺百丁与他一起窜逃香港的。张际鹏是黄埔一期的，多次参加过江西的围剿“共匪”，还受到过嘉奖，“这段历史迟早会被翻出来，那还不找我算账？”陈德听张际鹏这么说，脸顿时刷白。张际鹏说：“这是个机会，直飞香港，到了香港，我们再转飞台湾。”贺百丁想自己已经放下武器叛变了，名字都上了投降将领的名单向全国公开了，飞到台湾，有何脸面见校长？他说：“我已经是叛将了，无所谓了。”陈德道：“副司令，你职位高，我不同，只是名参谋，我和张际

鹏一起走，我在陕北打死过共军的一个团长，共军不会放过我。”贺百丁看眼极力劝他起义的陈德，问：“你老婆和女儿怎么办，你走了？”陈德说：“三弟，我暂时拜托您关照，等我在台湾安定了，再想办法接她们走。”贺百丁说：“你自己要想好。”陈德答：“我还能想吗？还有时间给我想吗？先躲过这一劫再考虑下一步。”

陈德随张际鹏走后，他哪里也不去，只身坐在军部，望着墙上的军用地图，地图上标识着他的作战意图。一场战争还没开始就结束了，他想，边喃喃自语：“其实，打败国军的是自己人，仗还没打，军心就动摇了，都顾及自己和家人，这样的军队注定要失败呵。”

第八卷

谢乃常回到家已是晚上，这样的晚上与平常的晚上没什么两样。高红梅说：“我下午看见贺百丁进了贺百石家。”谢乃常大步走进贺百石家，就见贺百丁、贺百石坐在饭桌前，兄弟俩都望着他。贺百丁头发白了，脸色灰暗，皱纹交错，谢乃常认输道：“老贺，我们老了。”贺百丁见他秃了顶，眼珠黄了，眼袋增大了，说：“还有什么不老？！”贺百丁尽管出狱了，老朋友相见，应该高兴，可他心里压着不悦，大儿子成了傻子，小儿子被弃在山林里，这等于是把他活着的希望掐灭了。“老谢，你后悔吗？”谢乃常感觉贺百丁的目光十分犀利，仿佛要穿透他的心脏，窥伺他的内心活动似的。他看着贺百丁和贺百石说：“我们这辈人到头了。”贺百丁身上还有一股狠劲，说：“昨天我看见我大儿子那模样，难过呵。”贺百丁脸上除了愤恨，还有很多悲伤，两种表情重合在一起，脸就扭曲。“我小儿子贺强，走路一瘸一瘸的。我想哭却流不出眼泪。”

谢乃常知道贺百丁是个坚强的人，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安慰老友，便垂着头。贺百丁恨道：“大哥，这还不如要我死啊。”谢乃常比贺百丁幸运，虽然大儿子十多年前因饥饿而死，可大女儿在北京还算不错，次子谢国栋在白中一那里学兽医也出师了，村里人都找他给猪、牛、羊、鸡看病，人也开朗。白中一想把女儿嫁给谢国栋。谢文清在歌舞团正红，跳白毛女、吴琼花，结了婚，不用他操心。孙子谢刚、孙女谢静也在他一手策划下，从困境中走了出来，能勇敢地面对社会，就连他的原配田贵荣，也把大地主的帽子扔在郴州，躲到长沙来过清闲日子了。他就暗暗庆幸，上天对他还不算薄。“老贺，想开点。”他说，知道自己这话很无力，有点像一丝绒毛样轻飘飘的，似乎从眼前飘过，颤颤栗栗地向门外飘去。那一刻他简直想起身抓住这句轻微的话，塞进贺百丁的耳朵，让它显得有分量些儿。

贺百丁没搭腔，硬着脸色，不像个人，而像尊苦行僧。他进一步宽贺百丁的心，小心着说：“谁能说得清未来？我们年轻时，想过今天吗？”“想到今天，我就不会是这样活。”贺百丁说，用鼻子哼了声。谢乃常深感汗颜，快七十岁的人了，连句宽老朋友心的话都不会说，同时他也感到什么话都慰藉不了贺百丁，因为人老了，都不会考虑自己的荣辱，想的是儿女辈的前程。贺百石勾着头，一颗心走了神，去了他没去过的偏远的红旗公社。“其实，我们还算好的，还活着。”谢乃常见贺百丁兄弟俩都不说话，只好硬着头皮往下说：“像林彪，功劳还不够大？结果呢？家破人亡！”他见贺百丁能听进他的话了，又说：“还有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前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不可谓功劳不大，结果被他们自己人整得家破人亡。我们有什么想不通的？我们的党是国民党，我们的国是中华民国，

我们背叛党国还能活到现在，已经够幸运了。”他确实是这样想的，每当他内心荒芜时，他就想这些人和事，想那些人为共产党立了那么多功劳，却活不过他谢乃常，就觉得自己已经万幸了。“老贺，幸亏我们没地位没权力，若有，怕早被整死了。”

他们说了很多话，谢乃常回到家，躺到铺上，夜色深沉，让他有一种莫名的哀伤。一早，他起床，洗脸时见脸上胡子长了，而且大多是白胡子，他刮了脸，便去公园散步。那时候的公园，冷清清的，三月里，许多树木都长出了鲜嫩的绿叶。他走进公园内的一家饮食店，饮食店的包子做得好吃，还有一角钱一杯的茉莉花茶供应。近来，他喜欢到这里坐坐，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吃两个包子，喝杯热茶。家里，一份电报等着他，高红梅坐在靠椅上嘤嘤啼哭，电报攥在她手上。他接过电报一看，只有六个字：妈死／速来／美莲。多年前，高红梅是黄莹的丫环，现在黄莹死了，她哭得很有感情。他没有流泪，他的泪腺，如果不是干枯了，也像水龙头的开关样锈坏了，说：“别哭了，人都死了。我们一起去北京。”黄莹死得太突然了，不亚于晴天霹雳。他去火车站买了两张火车票，第二天，他和哭肿了眼睛的高红梅一起去了北京。

女儿美莲枯坐在沙发上，看见父亲，泪水涌了出来。女儿四十五岁了，比高红梅还大一岁，三个儿女都参加工作了。他在一张靠椅上坐下，女儿叫了声“爸”，眼泪又一颗颗晶莹剔透地滚出来。他说：“别哭，告诉我情况。”女儿拿起手帕，揩干眼泪，说：“妈患的是子宫癌，有几年了，去年动了手术，动手术时，我想打电报告诉您，妈不让。上个月妈去医院检查身体，医生告诉我，妈的癌细胞扩散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妈说等她死了再告诉您。”女儿又哭了，抽抽搭搭地说：“妈不想您看见她一颗光头。”

他去医院的停尸间见了黄莹最后一面，人很瘦，头发因化疗都掉光了，简直不认得了。他心里难受，好像是在一个个地送别。高红梅在尸体面前低声哭泣。女婿单位的人，在街上搭个棚，开了个简短的追悼会，把黄莹的生平简略地介绍了下。谢乃常愕然地听着，仿佛死者不是他曾经爱过的女人，而是隔壁家的老妇人。他什么都没说，追悼会后，他留下来守灵，北京的三月，还很冷，女儿拿了丈夫的棉袄披到他身上，他说：“美莲，爸可没管过你啊。”美莲答：“爸，您把弟弟妹妹管好就行了。”他突然想起那二十箱古董，问：“你妈死前，跟你说了什么吗？”美莲说：“没说什么。”他问：“你还记得你妈和你哥掩埋的东西吗？”美莲想了下答：“有印象。”“能说清楚吗？”“我那时又不管事，具体埋在什么方位，只有国民哥和妈才清楚，当时国民哥在军用地图上做了标记。”他说：“那张军用地图，被老家的农民烧了。”美莲答：“妈说那些东西都是国家文物，不是谢家的。”他没再说什么。

他在北京住了一个星期，回到长沙，他去了马沙丽那里，他在北京为马沙丽买了条丝围巾，马沙丽把丝围巾系到脖子上，对着桌上的镜子照了照，说："好看。"他看着马沙丽脖子上的丝围巾，说："你喜欢就好。"马沙丽摸着丝围巾，边说："你儿子越来越调皮了。"他不是第一次听马沙丽这么说，就提醒马沙丽，"那你要管管，小孩子变坏很快的。"她说："看来是要下狠心管管了。"

谢国栋坐在沙发上看报，儿子看见他，放下报纸说："爸回来了。"儿子二十六岁了，结结实实，一张脸黑黑的红红的，健康得让他惊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说："吃过饭，你去看下你妹妹，她跟爸断了父女关系，爸去看她，会影响她。"谢国栋也有些时日没见妹妹了，他在农村当兽医，跟畜牲打交道，很少关心其他事。他去了，晚上十点多钟才回来，说："文清的演出任务不重，样板戏演多了没人看了。"他问："你妹妹怀了孩子没有？"儿子答："好像没有。我看文清有些不悦，问她，她又不承认。"

谢文清二十三岁了，二十三岁在别的单位，还很年轻，可是在剧团跳舞，就有点老了。舞蹈演员，尤其是女舞蹈演员，一般是十岁上下就被招进歌舞团当小演员培训，到十五六岁就登台演出了，那几年似乎是姑娘们跳舞的黄金段，到了二十三四岁，不是结婚生子，就是怀孕，相继退出了舞台生涯。谢文清一结婚，团里就忙着找替补演员，找了个更年轻、水灵的姑娘，那姑娘姓柳，蜂腰、翘臀，长得也好看，一上妆便袅娜迷人。有段时间，谢文清重感冒，团里就让柳姑娘跳白毛女，是另一种味儿，这个白毛女比谢文清跳的白毛女似乎更加妩媚。团领导一商量，就正式让柳姑娘跳白毛女，让谢文清跳吴琼花。这样一来，谢文清就不再独领风骚。有天，团里演出，谢文清自己在台下看小柳跳白毛女，感觉她实在跳得好，不光舞姿上乘，脸上的表情也让人喜欢。她第一次有了嫉妒人的感觉，酸酸的感觉从心头涌到脸上，"一副骚相。"她事后评价。团领导一心要抬小柳，就找她谈话道："小谢，你和小柳都是很不错的舞蹈演员，不要说小柳的怪话。"谢文清占着丈夫是省文化厅的干部，与团长平级，就不怕，"我就是要说。"团领导不再与她沟通，团里排新舞就不给她跳主角了，理由是她结了婚，不定哪天怀了孕，又撂挑子去生孩子。这样的事，有前车之鉴，就无人反对。

谢乃常很想去看女儿，但觉得自己不能影响女儿的前程，压着没去。星期天，他一脸沮丧地到了马沙丽家，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出现在他眼里，穿件蓝运动衫和白球鞋。马沙丽看见他突然出现在门前，有点不知所措，"是你？"他没回答她，对男孩说："你想知道我是谁吗？"男孩儿睨他一眼，又低头做弹弓。马沙丽说："马军，爷爷问你话呢。"男孩头也不抬地答："他不是我爷爷。"

何小玉洗澡时一溜，摔断了腿，在医院里躺着。贺百丁每天去医院照料。有天，他对政协主席说，自己老了，希望能有个儿子在身边。政协主席连连点头，说："你打个报告，我让办公室的同志给你办。"他打了报告，办公室的同志问他想调哪个儿子，他答："贺强。"

当了近十年知青的贺强，每天面对沉寂的大山，不相信会有好事情出现，因为在大山里出没的都是些盗林贼或野兽。他是个认真的人，已向大山这位无声的老师学会了耐住寂寞的品性，血液不再喧嚣，没事的时候，晚上九点钟便能入睡。每天，他巡山回来，自己热好早晨煮的饭，炒两个小菜，吃过饭，抽上支烟，洗完碗筷，天就黑了。他坐在门前，看着钩月一点点移动，或一个人在煤油灯下摸索着织毛衣，不恼地与冷酷无情的时间比耐心。有时候他会与张场长或其他护林员下几局象棋，他总是赢，三四个护林员挖空心思地对付他也没用。他让他们悔棋，让他们讨论，临了他总是能赢这些人。张场长想把自己的姨妹子介绍给他，"我姨妹子人好。"贺强知道张场长的姨妹子人好，这个矮矮胖胖的山村姑娘经常出现在他眼里，对他笑。他说："算了吧，我父亲是国民党，我不想拖累你姨妹子。"张场长不甘心，于端午节这天上午送几个姨妹子包的粽子给他，许愿说："小贺，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介绍你入党。你入了党，别人就不会说你是国民党了。""我不是国民党。"他答。张场长说："你爹是国民党，你想想吧。"他想了很多天，从端午节那天上午九点钟开始想，想到入冬，把夏天想完了，把秋天想过去了，入党的问题不但没淡薄、消失，反而更浓烈了，像道彩虹样悬在空中。正当他一个人坐在煤油灯下，一字一句地写下入党申请书，打算请张场长当他的入党介绍人时，公社打电话来了。

公社干部在电话里说："贺强，有一张招工表，长沙来的，点名招你。"贺强放下电话，站在场部前，头顶着正午的阳光。张场长见他昂首望着远方，像尊木雕，问他："你怎么啦？"他说："场长，公社干部要我去公社拿招工表。"张场长一愣，"好事啊。"真要走了，他反而有些伤感。张场长理解他，说："去吧。"他上了一辆县木材厂的卡车，来到公社驻地，公社知青办的干部把招工表递给他，招工表上盖章处盖着个清晰的图章：长沙市东风化工厂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五年的四月份，二十八岁的谢国栋准备与白中一的女儿结婚，结婚的前几天，谢国栋去了妹夫家，妹夫一个人在家，看见他，告诉他："你妹妹住院了。"谢国栋不知妹妹患什么病，妹夫道："你妹妹住在精神病医院。"

谢国栋看着妹夫，脸红了，仿佛妹妹得了个很不光彩的病，问："我妹妹得了精神病？"妹夫拿起指甲刀，边剪指甲边说："也不知是怎么搞的，你妹妹得了精神病。"谢国栋生气地看着妹夫，"我妹妹怎么会得这样的

病？”妹夫摇下脑袋，“我问过医生，医生说一般患这种病的人，家里都有精神病史。”谢国栋知道妹夫家权大势强，从来说话都很小心，以免妹妹在妹夫家遭受鄙视，但这一次，他火了，“小王，我们家没有精神病史。”“那我就不知道了。”妹夫说，“要不，你去看一下你妹妹？”

谢国栋去了精神病院，谢文清刚进精神病院不久，人很瘦，脸色憔悴，双眼珠黄。谢国栋内心无限荒凉，像一片广袤的沙漠，他脑海里出现了妹妹在舞台上跳吴琼花的影像——那个妹妹又年轻又苗条又漂亮，生动无比，眼前这个妹妹，脸色惨淡、目光惊惶，简直不像同一个人。医生走过来说：“谢文清，该吃药了。你妹妹患的是抑郁型精神分裂症。”

谢国栋垂着脑袋，把他进医院看妹妹的事对父亲说了。谢乃常惊得一掌拍在沙发上，“我去看看。”他再也顾不得断绝父女关系了，既然女儿患了精神病，那就意味着女儿生活得不顺心。他赶到医院，病房里住着三个女精神病人，女儿躺在中间的病床上，瞪着天花板。“文清，爸来看你了。”谢文清看见父亲，先是一怔，接着坐起身，脸色十分惨淡，问：“爸，有人看见你进来吗？”他见女儿一脸惊疑，心就特别酸，要多悲恸有多悲恸，“你不要怕。”他说。谢文清突然表情神秘地说：“爸，带我走吧，这里的人都想害我。”他扫眼两边的病人，两个病人都模样古怪，其中一个中年女精神病人看见他，忙扭开脸；另一个女精神病人也把目光移开了。他感觉不到这两个女精神病人对女儿会构成什么威胁。女儿说：“爸，带我走吧。”他禁不住女儿的乞求，说：“好。”他大步走进医生办公室，“医生，我要带我女儿出院。”医生见谢文清跟在他后面走来，对谢文清挥手，“你出去。”谢文清不敢多嘴地转身出去了。医生说：“你女儿患的是精神病，你女婿一个星期前送来的，她需要治疗，如果不治疗，人会越来越差，最后，会诱发其他病症而死。”谢乃常一听这话，不吱声了。

这以后，他和高红梅每个星期都去一趟医院，送些东西给女儿吃，在医院里陪女儿。两个月里，他和高红梅没碰见过一次女婿。他很愤怒，牙齿咬得嘣嘣响，“我要杀了他。”他恼怒道。他等着女婿出现，准备狠狠地教训一顿女婿，但女婿始终没露面，好像知道这个老人要发飙似的。有天早晨，两口子准备去医院时，他把案板上的菜刀揩干净，用报纸包着放到包里。高红梅笑他道：“你看你有多老了？跟女婿打架还带刀。参事室的人知道你拿菜刀砍女婿，会笑死去。”他感觉老婆这话有道理，便把菜刀拿出来，扔到案板上。女儿出院，小王才出现在他面前。他瞪着小王，小王油头粉面，手里一个皮包，看见他，迟疑了下，没叫他爸，只是道：“你们来了。”谢乃常准备了很多骂女婿的话，但看到这个油头粉面的家伙目光躲躲闪闪，像只雄狐狸，竟厌恶得不想骂他了。女婿对谢文清说：“我们走吧。”

一家人沉默着走出医院，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坪上，女婿领着谢文清向黑色

轿车走去。在七十年代中期，轿车可不是一般人家能拥有的，那是权力的象征。小王还不够坐轿车的级别，这是他老爷子的车。谢文清走到轿车前，望着父亲，谢乃常没有走上去，女婿掉过头来问：“你们要不要我送？”他不愿沾女婿家的光，“我和她妈自己回家。”

半年后，女婿又把谢文清送进了精神病院，这一次，女婿脸上的表情十分痛苦，“医生说文清这病要吃一辈子药。我和文清还没孩子，我爸妈觉得两个人这样下去，不行。”女婿冷着脸迟疑了下，“我们去医院检查了，问题不在我身上，医生说文清这辈子都不能生孩子。”谢乃常的脑海里闪现了白塘公社卫生院的黄医生，难道是那个黄医生给文清刮胎时毁了文清的卵巢？女婿把目光从他头顶上越过去，望着墙上的毛主席像，“我决定跟谢文清离婚。”他怔怔地盯着女婿，这话可不是他愿意听见的，“离婚？”他终于抑制不住地愤怒道：“我文清嫁给你时好好的，你把她害成这样就不管了？”

女婿低着头冷声道：“又不是我害她得精神病，是她自己受不了团领导冷落，得了精神病。”谢乃常吼道：“这事你也有责任，你是她丈夫，应该在精神上关心她、安慰她。”女婿叫屈道：“我很忙，不可能天天守着您女儿。”谢乃常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蛮劲，一拳打过去，只听见“嘭”的一声，女婿和女婿坐的椅子一起翻倒了。“你个狗东西，我女儿真是瞎了眼！”女婿爬起身，鼻子出血了，忙捂着鼻子，血从女婿的指缝中流出来。女婿不敢多言，惧怕地转身朝门外走，边说：“谢文清现在住院了，我今天送去的。还是那家医院。”他气得指着女婿的背说：“若是早个十年，我要掐死你这个狗娘养的。”

他当天就去了医院，女儿很瘦、很憔悴，且目光惊悸，一看见他，便嘀咕道：“我没病，我真的没病，他们说我有病，爸，我真的没病。”接待他的医生说：“谢文清，有病，治好了就没病了。”连他都看出来女儿真的病了，面对女儿那害怕、紧张和迷惑的神色，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他随医生走出病房，“医生，这病能治好吗”？医生说：“完全治好是不可能的，但可以用药物控制。先治疗一段时间，等病情稳定了，再回家吃药。”

那天下午他去了马沙丽那里，他有事，都会找马沙丽商量。马沙丽又回到群艺馆了，头上那顶“黑画家”的帽子摘了，也给她补了工资。她又是群艺馆的马老师了，剪了个那年代十分流行的短发，穿上了运动衫，早晨又开始去公园里打太极拳了。他走进马沙丽的画室时，画室里有几个男女，都是厂矿里画画的年轻人，也是她群艺馆美术班的学生，他们把自己画的习作拿过来，请马老师指点。马沙丽看见他，说：“来了。”他点下头，待马沙丽送走那几个年轻人，他才对马沙丽说女儿的事。马沙丽听完后，说：“精神病，一定要治。”他又把女婿的冷漠态度对她说了，她判断道：“你要做好你女儿女婿离婚的准备。”他喃喃道：“我女儿毁在这个畜生

手上了。”“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马沙丽说，“照顾好你女儿，让她尽快恢复过来。”

谢文清又住了两个月院，两个月后，医生对他说：“老谢，您女儿可以出院了，但回家后，一定要督促她吃药，如果不吃药，这病还会复发。”他对老婆说：“女儿吃药的事，你要管好。”他这一次敢于面对女儿的精神病了，因为医生对他说，精神病只是一种疾病，治，才会好，不治，发展下去，就会丧失自理能力。他接受了这些思想——尽管这些思想带着青涩的刺头，一想就扎得心疼。他看着女儿温顺地在她从前睡过的闺房里开着铺，又高兴起来，想不是女儿患了病，是不会住回家的。他代女儿去团里领工资，团领导说：“您女儿不适合在文工团工作了。一般演员离开剧团，有两项选择，一是留在本系统做服务工作，二是出系统，去旅社、招待所当服务员，或去百货商店当营业员。”谢乃常想起医生说“最好给你女儿换个工作环境”，便表态：“谢谢你们关心，最好能安排文清去百货商店当个营业员。”团领导说：“这事，我们联系。文清在我们团曾经是台柱子，总要给她个好归宿。”

谢文清在家休息三个月后，人显得更好了，脸上也有了红润，笑声又悦耳了。谢乃常满脸喜欢，这些年，他很少能跟女儿在一起，所以，他哪里都不去，整天在家乐呵呵地陪女儿。“老谢啊，奇了怪了，这段时间，你经常在家。”隔壁的陈东山说，“你可是难得在家的。”

小王妈来了，一辆黑色小轿车把她送到谢家，她下车，穿得很女干部，手里拎了很多东西，来看谢文清。谢文清看见婆婆，脸色紧张了番。小王妈与谢文清说了几句话，然后说：“小谢，我想单独跟你爸说点事，你能回避下吗？”谢文清走了出去。小王妈从包里掏出一份离婚协议书递给谢乃常，“这是我儿子写的离婚协议书，他不好意思来，催我这个当妈的送来，我们做父母的，只好代劳啊。”她说这话的语气，好像谈工作。谢乃常对小王母亲说：“你把离婚协议书放在这里，晚上叫小王来一趟吧。”他把小王写的离婚协议书给女儿看，“小王要跟你离婚……”他没把话说完就打住了，因为女儿把离婚协议书撕成了碎片。“我不离。”女儿说。

天黑后，小王来了，着一身蓝色中山装，一脸心虚相。谢乃常冰冷着一张脸，厌恶他这副没有责任心的模样，说：“我女儿不同意离婚。离婚协议书，她撕了。”谢文清看见小王，眼里不光是怨恨，还有愤怒，掴了小王一耳光，尖声说：“你不要脸，背着老子与小柳约会。”小柳就是接替谢文清跳白毛女的那个女舞蹈演员。小王脸白了，慌忙辩驳：“没那事，是你的幻觉。”“流氓，骗子，你们一家人，只晓得欺负老子。”文清尖声骂道，眼泪流了出来。谢乃常见女儿如此激动，便摆手说：“你走吧。”他说这话是咬牙切齿的，用尽全身力气克制着没挥拳头。小王一看这情形，逃也似的走了。室内，仍然飘着郁闷的空气，他感觉女儿的婚姻走到头了，便

说："文清，小王不是东西，不值得你托付终身。"

七月里的一天上午，家里突然收到一份法院寄来的快递，署名谢文清收。谢文清签了收，撕开，寄来的是一份离婚判决书。这份离婚判决书是缺席判决，根据夫妻一年不同床，夫、妻单方面上诉离婚，经核属实可以判决离婚的条款，判决小王与谢文清离婚。谢文清看着这份冷漠的离婚判决书，脸色灰了。谢乃常说："离了好。"

他用自己的方式温暖女儿，一早问女儿今天想吃什么，哪怕女儿说她想吃德园包子，他也会不管不顾，即便下雨，也会打把伞，毫不犹豫地冲进雨中，急急向几里外的德园包点店赶去，然后又急急走回家，哪怕一身淋得透湿。包子凉了，他会用锅子蒸热，然后问吃着包子的女儿："文清，还要爸干什么？"女儿吃着热乎乎的包子说："中午吃杨裕兴的面吧？""爸等下去端。""不，我们一起去杨裕兴吃热面。"女儿说。中午，一家人像走亲戚样，衣着光鲜地出了门，路上，他见自己的皮鞋不干净，便偷偷将皮鞋面上的灰擦掉，边责怪高红梅道："你应该给我擦皮鞋。"高红梅是个粗心的白族女人，立即答："老爷，下次替你擦。"三人走进杨裕兴面馆，坐下等面吃时，有人盯着谢文清，小声议论："她不是那个跳吴琼花的么？"他听见了，暗暗高兴，想还是有人记得他女儿。回家的途中，他对女儿说："好多人都记得你呢。"女儿脸上呈现一丝骄傲，"那是——"

有天吃早饭时，女儿说她想吃荔枝，他立即放下碗去街上寻荔枝，寻了半个长沙市都没有，一抬头，前面不远便是马沙丽所在的群艺馆，便昂着头走了进去。马沙丽看见他，调侃道："我没看错吧？我还以为你去了外国呢！""那倒没有，天天在家。"马沙丽嫉妒了，"不是在家陪老婆吧？""陪女儿。法院判我女儿与她狗日的丈夫离婚，她年轻，没经历过风雨，我怕她经不起又一次打击。"马沙丽说："其实，人，尤其是我们女人，只有自己内心强大，才能挺住外来的打击。""你这句话说得太好了。"他说，不等马沙丽再说什么，转身就往家里奔去，进门就把马沙丽的话转告给女儿，"知道吗？你要自己强大，不要老想你被别人甩了，不幸往往是自己挖了个坑自己跳下去造成的。"他在马沙丽说的话上，进一步挖掘道，"你内心强大了，别人才打不倒你。"他见女儿不说话，阴着张令他揪心的漂亮脸蛋，便拿自己举例，"爸就是例子，没人能打败爸，因为爸有一颗强大的心。"

女儿做中班，上午在家。他说："今天天气好，去公园走走？"女儿就换上衣服，和他去了公园。他一边走，一边开导女儿，说："文清，你生活的路还长，还会经历一些不愉快的事，要学会摆脱困境，别被困境缠住自己。"女儿走在他一旁，脸色冷冷的，他猜不透女儿在想什么，女儿是闷脾气，有话放在心里不说。他继续解释道："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若整天想着倒霉的事，大脑就会起霉。"公园里，空气很好，他又

说："爸吃的苦、受的委屈多得自己都不记得了，正因为不记得了，就伤害不了自己。"

他继续充当他这辈人里很少有人愿意承担的"好爸爸"，女儿要他剃胡子，他就每天剃胡子。女儿要他剪平头，他转身就去理发店剪了个平头。女儿要他穿白衬衣，他一眨眼买来两件白衬衣，轮流着穿。每天，他照例陪女儿去公园散步，边开导女儿。这样坚持了两个月，他把自己的生活分成若干段，当做别人的故事一一说给女儿听，女儿渐渐从离婚的凄迷中走了出来，不再被离婚这一令她心碎的事情纠缠，上班也愉快了。又过了半年，美丽这难求的东西又回到了女儿身上，犹如一条狗，失踪了半年又自己回来了似的。她是舞蹈演员出身，走路步履轻盈，身姿婀娜、挺拔，一张脸上挂着冷冷的美，街上的人又开始注意她了。"嚯，她是那个跳白毛女的。"有人说。另一人说："啊，她还是这么漂亮。"谢乃常听见了，觉得自己这半年没白陪女儿。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贺百丁和刘于一，两个老兵，一人打一把伞，敲开了他的门，"打牌，大哥，打牌啊。"贺百丁说，把两副扑克扔到酱色茶几上。他笑，把隔壁的王一庄叫来，四个曾经驰骋疆场的老兵便玩着钻桌子的"双百分"。这四个人，年轻时打仗就好胜，如今是老头子了，仍然好胜，打起牌来十分认真，谁出错了一张牌，彼此责备个不休，像开了锅。高红梅做了晚饭，三个老头子吃过晚饭，没有一个要走的，再战，打到十点钟，仍然斗志极其旺盛。贺强来了。何小玉见老头子还没回家，就让儿子去叔叔家找人，还在离谢家几十米远，贺强就听见父亲说话的声音，他走上来敲门，开门的是谢文清，他一惊，"是你？"

谢文清所在的百货商店距贺家不远，谢文清在五金柜站柜台，贺强是家里的修理工，有天家里的开关坏了，他去百货商店买开关，这个把开关卖给他的营业员就是谢文清。他当时便觉得这女营业员真漂亮。又有一次，他去百货商店买十字起，又是在谢文清手上买的。再一次，他在她手上买了支试电笔。早几天，家里的一个木桶松了，需要用铁丝重新箍，钳子钝了，钳铁丝不断，他便去百货商店的五金柜，在她手中买了把新钳子。贺强看见谢文清，心里升起一股喜悦，说："原来我们两家的父辈是朋友。"谢乃常耳朵好，听贺强这么说，问："你们认识？"贺强说："谢伯伯，我常在她手上买东西。"谢乃常"哦"了声，贺百丁催他，"大哥，你出牌。"

一桌扑克牌打到十一点多钟才散，这时雨已经停了，几人起身回家，贺百丁父子回到家，贺强却有些睡不着。他三十一岁了，回长沙三年了，除了在化工厂上班，他简直不出门。他瘸着条腿，走路不好看，又是在那种姑娘很少的化工厂工作，婚姻大事就搁在一旁了。何小玉很想抱孙子，发动几个人给贺强介绍，但婚姻就是动不了，不是人家嫌他瘸，就是他看不上

人家姑娘。母亲说："贺强，你要急死妈吗？"贺强不急，自己这条件，要找个好点的女人，不是件简单的事，要他屈尊娶一个一般女人，他又不愿意。母亲说："你不要眼界太高了，将就点算了。""我没有眼界高，"他说，"是人家看不上我。"

回到长沙的贺强，一眼就喜欢上了谢文清。他这辈子还从没恋爱过！在大山里护林时，他把心封锁了，甚至裹了无数层，不让自己思念任何女性。爱，在他心里还是一块冻土，寸草不生。但自从他第一次走进向东百货商店，在谢文清手上买开关起，他就感觉这块冻土融化了，生出了一根苗，让他惊喜。"原来老天爷是为了让我爱她而把我招工回来，"他喜欢道，"她真漂亮，这种漂亮不是妖艳，而是一种冰冷的美。"打那以后，只要是买五金方面的东西，他都是上向东百货商店，看一眼冷美人，一天的疲劳，甚至一个星期的疲劳全消失了。他虽然瘸了，可有的是力气，走路虽然一瘸一拐，可是他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他不是个胆大的青年，事实上他内秀、腼腆，尽管他心里喜欢谢文清喜欢得不得了，可不敢流露半个字，也不敢问她结没结婚。他受外国哲学家影响，认为爱一个人，并不一定要得到她的爱，高贵的爱是不需要回报的。

这天下午，他下班回家，洗了澡，坐到客房里，假装随意地问父亲："爸，谢文清怎么还住在父母家里？"父亲看着他，母亲知道一些谢乃常家的事，说："她啊，曾经是歌舞团里跳革命样板戏白毛女和吴琼花的，那时候她红遍了长沙市。早些年她登报宣布与父亲断绝父女关系，怎么又住回家了，这我倒不清楚。"父亲说："也不知她受了什么刺激，两年前住进了精神病院，她丈夫不管她，你谢伯伯很生气，曾跟我提及这事。""精神病？"贺强问。父亲说："你怎么突然关心起她来了？"贺强心里为冷美人难过，问父亲："现在呢？她丈夫仍不管她？""离了。"父亲答。

母亲的一双慧眼看着儿子，隐隐感觉儿子心里有想法，便认真地说："贺强，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你还是个未婚青年。"贺强在山里待了七年，七年里他都是一个人与迎面扑来的寂寞作战，经常被寂寞的大军打得慌不择路，但他顽强和狡猾地挺住了，就学会了独立思考和我行我素的处事原则。他觉得自己更应该对冷美人好一点，因为他俩出生在同类型家庭！第二天，他去了向东百货商店，站在五金柜前与冷美人说话，"我在山上护林，待了七年。"贺强说，"山上只有树林和野兽，还有很漂亮的鸟，孤独的时候，鸟儿会帮我排遣孤独。你孤独过吗？"冷美人说："有时候我也有孤独感。""那我俩有共同之处。"他说。冷美人看他一眼，"我没受你那么多苦，我十一岁就进了歌舞团，生活在集体中，每天都是练功，跳舞。"贺强想她对答如流，不像有精神病，就说："真好。你活得很单纯。"

过了几天，贺强换上一件白夹克，下身一条黑裤子，一双皮鞋擦得黑亮亮的，再次微笑着走进了向东百货商店。冷美人平静的样子盯着他，"你要

买什么？”贺强纯粹是来看她，昨晚他反复想，无论她有精神病还是没精神病，他都愿意爱她，为她付出自己平凡的一生！因抱着这种思想，就觉得自己很男人，说话就坦率、大胆，他说：“我不买什么，特意进来看看你。”“看我？”“看你，跟你说说话。”他说。冷美人笑笑。贺强找话道：“我听别人说，你以前跳白毛女、吴琼花时在长沙很红。”冷美人笑道：“那是过去的事了。”“你跳白毛女时，我在醴陵县红旗林场护林，没看，真遗憾。”

有人来五金柜买东西，贺强就不说话，那人一走，贺强就找话说，又有人买东西，贺强就在一旁看着，等那人一走，他又张嘴说话。谁都看出来了，这个瘸子是有想法的，等他一走，一个年轻点的女营业员说：“谢姐，我感觉他对你有那个意思。”谢文清当然知道，一个男人如果对她没“那个意思”，不会经常来看她。不过，经历了一次离婚的她，不会轻易爱上别人了。贺强一边上班，一边往向东百货商店跑，有天，他在五金柜前遇见一个自己碰见过几次的男人，那男人比他高大、年轻、健壮，如一头牛。那男人瞪着他，目光很凶，贺强没理他。男人仗恃自己身材高大，伸手拍了下贺强的肩，说：“看来我们得打一架才能解决问题。”贺强在林场护林时，见过比这男人更凶的山野蛮汉，说：“打架，我不怕你。”男青年凶道：“那好，我们到外面去打一架！”贺强说：“打就打。”冷美人开口了，“贺强，不要跟他打。”她对那男青年说：“他是我男朋友。”男青年不敢相信，“他是个瘸子……”冷美人说：“这不关你事，你走吧。”男青年边走边说：“真没想到你喜欢一个瘸子。”

贺强很欣慰，关键时候，冷美人挺身而出，这让他内心一阵狂喜。八点半钟，百货商店打烊，营业员忙着打扫各自柜台内外的卫生，贺强站在树下等着。一刻钟后，冷美人走出来，“怎么，你没回家？”“我送你回家。”贺强说。两人在街上缓步而行，一颗月亮安静地悬在街尽头，感觉上那颗月亮很圆很大。贺强说：“今天你不说那句话，就会打一架。”冷美人说：“我怕看见你们打架。”“你是怕我吃亏吧？”“是的。”“其实我没你想象的那么脆弱。”贺强说。那天晚上，贺强在床上辗转反侧，一脑袋的冷美人，她的笑容、说话的声音，她的脸和身姿，占满了他大脑。早晨醒来，他感觉阳光十分明媚。这天，冷美人休息，他下了班，回家洗个澡，穿着白夹克、黑裤子和黑亮亮的皮鞋，邀冷美人去看电影。电影是《刘三姐》，那些文化大革命中被禁的影片，又陆续重见天日了。看完电影，他送冷美人回家，边谈看电影的感受，冷美人突然站住说：“贺强，我是结过婚的。”贺强答：“我知道。”冷美人犹豫了下，又说：“我有精神病，住过两次院，现在每天都要吃药，医生说可能要吃一辈子。”贺强不觉得精神病有什么可怕，“我会好好照顾你。”冷美人继续说：“我和我前夫结婚三年，却没有孩子，医生说我生不了孩子。”贺强充满激情地答：“没有孩子，反倒更好。”冷美人奇怪了，就怀疑地问他：“你真是这样想？”贺强肯定地点

头，“要孩子干什么？假如生了孩子，就是生了个国民党历史反革命的孙子，孩子来到世上，长大了，会恨我们生了他。”这可是一个很深入的问题，两人一时都无语，临了，贺强问她：“你同意了？”她说：“你回家问问你父母吧。”贺强可不是一个事事都要征得父母同意的青年，他手一挥，“问他们干什么？我喜欢你是我的事。”

两人来来去去了一年，这一年里，贺强亲手将一间旧房布置成了新房，粉刷了墙壁，重新油漆了门窗，把他在林场做的那房家具漆成黑色，旧窗帘也换成了草绿色窗帘，还在门上、墙上和窗帘上贴了喜字。谢乃常觉得有必要与贺强谈谈，“贺强，你若娶文清，能照顾文清一辈子吗？”“我会的。”“文清是经不起第二次离婚的，如果你有一丝犹豫，趁早打住，我可不希望我们两家，将来为了你们翻脸。”贺强绷紧着脸答：“我保证对文清好到底。”

结婚那天，贺娣来了，她生过三个孩子，全死了，前两个是男孩。第三个是个女婴，也死了，这个女婴生下就是个畸形，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来到这个世上一声啼哭都没有，三个月后才睁开眼睛，看父母的目光也相当宁静。一岁七个月时，女孩淹死在塘里，贺娣大病了一场。当时供销社里，有个转业军人从内蒙古带回来一支野生鹿茸，转业军人的老婆见她体虚，炖鹿茸给她吃，她吃了，从此她开始发胖了。红旗公社的人背后议论她命硬，克下一代，她没有解释，去县医院结了扎。轮到贺强和谢文清结婚时，贺娣已经没法梳妆打扮了，因为体重从一百零几斤增至一百九十斤了，要穿很宽松的衣服才不至于绷着屁股和乳房，说话嗓门很大，放屁的声音也很响，完全成了个粗俗不堪的农妇。

何小玉看着贺娣肥大的身坯，都不敢相信这个胖得一塌糊涂的女人就是当年十分苗条、俊逸的贺娣，要不是她宽大的脸庞上、左眼睛下那颗黑痣让她回想起从前的贺娣，她简直以为这个贺娣是哪里来的冒牌货。她用很大的力气才压住自己的猜疑，可还是按捺不住自己这颗老年人的好奇心，问：“你怎么胖成这样啊？”贺娣大声说：“还不是被野鹿茸害的。”她说话的声音太洪亮了，实在不像贺娣那清润的嗓音。何小玉问：“贺兴怎么没来？”贺娣大着嗓门答：“他不肯来。”贺娣瞧见着一身红衣服漂漂亮亮的新娘子走来，就大妈样拍下新娘子的肩，夸贺强道：“贺强很能干，自己在林场开辟了几块菜地，整个林场，只有他种的菜吃不完。”新娘子望着这个哥嫂，不相信这个胖女人就是当年追着她跳橡皮筋的苗条的小姑娘贺娣，“你是贺娣？”贺娣答：“是呢，文清姐。”

晚上，谢乃常既兴奋又疲惫地躺到床上，对高红梅说：“黄莹都死了快十年了。”高红梅说：“老爷，你可是很少提到她啊。”他笑得朦胧而惭愧，“老爷倒是经常想起她。”高红梅也五十多了，这么多年在他身边谨小慎微地服侍他，如今自己也人老珠黄，见丈夫头发白了，脸上皱纹纵横交

错，看她的目光也不凶了，这才说：“当年大土司把我送来时说：‘谢司令是天上掉下来的龙，要在世上活两百年才会回到天上去的。’”他大笑，“大土司是吓唬你。”这么多年里丈夫说什么她都唯命是听，这会儿她可不敢苟同道：“瞎说，我们大土司也是上天借凡胎降生尘世的，他知道你呢，说你是天上的人。”谢乃常想，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为破除封建迷信，砸孔庙、毁道观，把寺院里的和尚遣散回家，把看相算命的关进监狱，可是封建迷信这东西却无法从根子上剔除，还是有不少人坚信世界上还有一种人的力量无法企及的神的力量！他大声说：“荒唐。这个世界没有神，也没有鬼。”“瞎说，你是雷神借凡胎生的儿子。”高红梅骄傲的表情说。他看着这个伴随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女人，觉得她太无知了。

一早，他去公园散完步，吃了两个包子，去一家理发店剪发修脸，看着镜子里自己这张脸，似乎年轻了几岁，便走出理发店，走在阳光明媚的大街上，忽然听见柔美的歌曲从店铺里飘出：“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他硬是一动不动地把这首情歌听完了，听得他老泪奔流，他想起了陆琳和杨凤月……他站在街头，仰起脸，好让眼泪倒流回去，天空湿淋淋的，太阳碎了，金光闪闪。

他向马沙丽家走来了。马沙丽的两个侄儿都参加工作了，家里就只有马沙丽和她儿子。一条黄狗奔出来，冲他吠叫。小青年探出头，喝斥狗：“别叫。”狗不叫了，退到一边。小青年打着赤膊，一条黑长裤，脚上一双塑料拖鞋，一头浓密的黑发衬托出他一张白皙、英俊的脸蛋。谢乃常有点恍惚，感觉这青年有点像他长子谢国民。小青年坐到椅子上，摸着狗头，狗很乖地让小青年摸。马沙丽着一身蓝衣服，瞟眼儿子，“军伢子，谢爷爷来了，也不叫人。”小青年没理睬，突然掏出一只乒乓球，对门外一掷，狗立即朝门外飙去，不一会，狗含着那只乒乓球，摇着尾巴回来了。小青年摸摸狗头，抬手在桌上拿块饼干，掰一半塞进狗嘴。马沙丽说：“你只晓得玩狗，书都不读，将来怎么得了啊军伢子？”

谢乃常猛地想起，今天是星期五，是学生读书的日子，便问：“你读初中了吧？”小青年不答，马沙丽说：“读初二，他不想读书了。”他听马沙丽这么说，把目光掷到他不敢认的儿子身上，“你怎么不去上课？”小青年把狗抱到腿上，亲着。马沙丽说：“马军，谢爷爷跟你说话呢。”马军瞟眼母亲，不耐烦地说：“我不读书了。”谢乃常望着他，“书一定要读。”马军冷声道：“你管我干什么？你是我什么人？”马沙丽指责儿子道：“军伢子，对老人说话，要尊敬。”马军生气地步入房间，拿件衣服，唤了声狗，狗便跟着他跑了出去。马沙丽说：“这孩子有股牛劲。”他好像是听别人说发生在另一人身上的事似的，临了才想起这是说他这个儿子，“你要劝他把初中读完。”马沙丽绝望地摇下头，“我的话，他一句也听不进耳朵。”

他心里放不下马军，过了几天，他再次去马沙丽那里，儿子不在家，他问："马军读书去了？"马沙丽说："去他哥哥厂里玩去了。"他坐下，她又说："他从小没父亲，总问我他父亲是谁，我就编了谎话，他真的以为自己是强奸犯的儿子，变得越来越不听话了。"她快五十岁了，但看上去比她的年龄更老，这些年这个坚强的女人总是一个人默默地扛着重担，无形但艰巨的重担把这位女画家压垮了，她脸色憔悴，还有点恼怒。他为她难过，却无力改变她的命运！他说："告诉儿子真相吧？"她摇头，"绝对不能，那他会更加恨我。"他茫然。她为自己的溺爱后悔道："他小时候，我总觉得他没有父爱，就宠他，把他宠坏了。"他很严肃地望着她，"他现在还小，还可以改变。我应该管管他。"她瞪大眼睛，"你千万不能告诉他真相，他讨厌你，说你是'一个老国民党'。"他叹口气。

马沙丽去画室，给他画肖像，让他跷着二郎腿坐在藤椅上，望着窗外。他依照她规定的样子坐着，马沙丽站在画绷前，举起油画笔刷刷刷地画起来。五点多钟，他和马沙丽走出画室，狗率先奔到他俩面前，跟着马军无所畏惧的模样走来。马沙丽对他使个眼色，他懂，正想告辞，马军觑着他说："谢老头——""谢老头"这称呼让他一悸，马沙丽批评儿子，"军伢子，你怎么这么没礼貌？"马军横眼母亲，"对一个国民党老甸甸（老头）有什么好礼貌的！"谢乃常虎着脸问："你多大了？不读书，你这辈子能干什么？"马军伸个懒腰，"我是野种，可能是我那个流氓犯父亲不会读书，种不好。"谢乃常火了，"你小小年龄就变得这么无耻，长大了如何得了？""用不着你来教训我，"小青年咆哮，"滚！你个老国民党，别来找我妈。"他好像被一口酽痰塞住了喉咙，半天没说一句话。马沙丽憎恨地骂儿子："你这个畜生，叫么去死！"马军却跟小流氓样地吹声口哨，走了。

这以后，谢乃常再也不敢去马沙丽家看他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了，他想从脑海里铲除他，可是这个儿子却总是在他最不愿意想的时候突然闪现在脑际，他像驱赶蚊子样挥下手说："走开。"高红梅见丈夫手舞足蹈地说话，笑道："你真的老了，一个人独言独语。"他看镜子，镜子里呈现一个模样怪可怜的老头，满头稀薄的白发，额上爬了三四条深刻的皱纹，眼珠也黄了，鬓角上平添了不少老年斑，再过几个月，他就进八十了，他都不知道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他说："我独言独语了？"他听出，从他嘴里传到耳朵里的声音也老了，低沉、嘶哑、缓慢。他没想到自己的声音也这么老了，就"喂"了声，一点也不干脆，他认输地嘶哑着喉咙说："你的男人怕是要被天老爷收走了。"

从他对着镜子"喂"的那天开始，他就不再跟命运玩抗争了，因为争也无用。除了去公园散散步，在茶馆里呆着一张脸坐上半天，他哪里都不去了。每逢星期天，谢文清和贺强夫妇一定会来，一般是下午三四点钟，这个时候，他已午睡起床，坐在客房里看报或电视。年前，不知高红梅从哪

里拿出了那幅元代画家龚开画的钟馗骑着匹瘦马的画——这画是他任云南机场守备司令时，一个重庆商人为了能去台湾，赠给他的，多年前他翻遍了家里的每个角落，以为家里再没值钱的东西了，不曾想，高红梅却拿出了这幅他早已忘掉了的古画。“你藏在哪里了？”他问。高红梅得意地说：“就放在柜子里。”“胡说，我找遍了大柜小柜的每一寸地方，怎么没看见这幅画？”高红梅不与他争，催他说：“你拿去换钱吧，买台电视机回来。”

他拿了这幅画，跑到古玩商店让古玩商店的人估价，结果估了三万。他拿了三万元，走进女儿所在的百货商店，花一千六百元，买了台十八英寸的牡丹牌电视机。商店里有更好的彩电，东芝、日立，但他一听女儿说那是日本人生产的，他立即说：“爸不能让日本人赚爸的钱。”八十年代初，国营商店卖东西还不送货上门，他叫了辆人力车，让人力车夫把电视机抱到车上，一脸快乐地回了家，晚上，他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连续剧《霍元甲》。

谢文清三十二岁了，但看上去好像还只有二十几岁，这主要是她的身材保持得相当好，到底是练过芭蕾的，即使是在家里站着，背也是直的。在谢乃常眼里，贺强越长越像其父亲，一脸的刚毅，只是走路有些瘸，说话的声音也不及他父亲那般洪亮。贺强告诉他，“爸，省里让我爸当了全国政协委员。”他吐口长气，说：“中将与少将还是有区别的，这些好事就没落到我头上。”谢文清道：“爸，贺强的爸爸参加了湖南和平起义，省里当然看重他一些。”他笑，“到底嫁到贺家了，帮着贺家说话。”女儿说：“我是说实情，参加湖南和平起义的，现在只剩下他爸军衔最高，程潜、陈明仁都死了。”谢乃常笑笑，看着贺强，“你父亲熬出头了。”“爸说这是上面做姿态，做给台湾那边的人看。”女婿今天的落魄，完全是“左”的年代打压人、愚弄人的结果。他担心女婿道：“贺强，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历史证明那些人错了，那些人并没得到好下场。”他继续教育女婿，“你年轻，要学会宽宥和适应社会变化。”

贺强和谢文清吃过晚饭，夫妻俩挺着腰杆走后，他对高红梅说：“贺强太固执了，看不见社会正在变好。”高红梅是个家庭妇女，不懂政治，只懂菜篮子，说：“现在买肉不要肉票了，买糖也不要票了。”“这就是共产党自己进步了，”他说，“邓小平了不起，很多毛主席时代的错误，只有他敢纠正。”他知道与老婆说这话等于没说，高红梅一辈子没工作，也没读书，与她讨论，谈不到要害上去。这段时间，也许是真的老了，人容易疲倦，如果没事，坐在沙发上就能沉入梦乡。这天上午，他从公园里走出来，见公园门前有几个青年打架，一打三，那青年舞着九节鞭打另外三个青年，那三个青年被这青年打得抱头鼠窜。那青年见很多路人盯着他，就越打越起劲。他一惊，这不是马军吗？“军伢子，住手，你想把人打死吗？”他喝

道。马军看见他，手中的九节鞭收了，说："他调戏老子的女友，老子要打死他。"谢乃常看那三个青年，个个头破血流，其中一个青年捂着头，蹲在地上，血从指缝间淌了出来。身材健壮、剽悍的马军对一旁的姑娘说："我们走。"

下午，他到了马沙丽家，马沙丽不在家，马军在，那条大黄狗奔出来对着他吠叫。马军见是他，说："你来了。"他看着这个儿子，没想到这个儿子这几年蹿得这么高，马军说："我妈在画室。"他坐到门旁的椅子上，觉得有必要多跟这孩子说说他妈，"你妈可是个好人，一个人把你和你两个堂兄拉扯大，很不容易。"马军瞟眼他，"谢老头，我妈说你和我大舅以前打过日本人，真有这事？"他见马军一脸无礼和不屑，就认真道："打过，当时我是第一游击纵队司令。"马军不相信，"我只听说共产党有游击队，没听说国民党也有游击队。""有，我在滇西就是任游击纵队少将司令，"他特意强调"少将"。马军瞟眼他，"你杀过人吗？"他想这孩子怎么问他这样的问题，这可不是一个好青年该问的。他道："我没杀过人，是杀敌。"

马军羡慕地盯着他，嘿嘿一笑，"我真想出生在战争年代，我想当将军。"房里传来姑娘嗲嗲的声音："马军，你跟谁说话？"马军答："就是看见我打架的谢老头。"姑娘恹恹的样子走出来，头发有些乱，显然是刚从床上爬起来。谢乃常看着这姑娘，这姑娘穿得很敞，夹克衫、短裙，一双黑长丝袜裹着她的两条细腿，描了眉毛，嘴唇涂得鲜红。姑娘也不避讳他，双手箍着马军的脖子，边用膝盖顶下马军的腰。马军说："别闹。"

谢乃常向画室走去，画室门敞着，马沙丽在画画，眯着眼睛，手里拿着油画笔。她胖些了，脸变圆了，这张吃了很多苦的脸，最终被时间打败了！她脸上有皱纹了，也不怎么收拾打扮了，头发乱蓬蓬的。他说："我刚跟你儿子说了些话。"她讨厌儿子的样子说："他啊，这么点点大，就跟一个姑娘睡到一起了。我差点被他气死。""后悔了？""不后悔，"她说，"这孩子是来讨债的，估计我前世欠了他的。你还好吧？""我还好。"他说。她盯他一眼，目光有点潮。

五十年代初贺百丁在中南军政委员会任高级参议时，因他是国军第一兵团中将副司令起义的，定级别时比解放军兵团副司令低一级，定军队七级，后转到地方，降成行政八级，从此多年未调级。一九七九年，全国性调工资，给贺百丁连加三级，成了行政五级，在地方上享受正省级待遇。多年里贺百丁虽是副省级级别但没有副省级职务，这一次共产党兑现了当年的承诺，任命他为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家从丰园里搬进了省政协大院，住着一栋两层楼的红砖房，人少，房间多，感觉就空荡。张副官没跟过来住。贺百丁对省里一个找他谈话的领导说，张副官跟了他一辈子，一辈子未娶妻生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全家的恩人，如今自己老了，没能力给张副官养老送终，希望组织上能妥善安排一下。省里的领导问他，如何安排

为好。贺百丁早想好了，说能不能安排跟随他多年的张副官去养老院安享晚年，省领导觉得这个安排比较合理，就安排张副官去了养老院。张副官倒真想和他们老死在一起，但既然组织上这样安排，这个一辈子视服从为天命的老兵，便着手收拾行装。贺百丁觉得对得起自己的救命恩人了，临别时，张副官泪流满面，哭得像个孩子，肩膀颤抖不已。他很少动情了，感动地说："我会去看你，你也可以来看我们。"张副官哭着点头。

组织上还按正省级待遇，给他配了保姆、秘书、勤务兵、司机和一辆小车。贺百丁为自己到了晚年，竟受到如此高的待遇而诚惶诚恐。"共产党看上我了，"他打量着镜子里的自己，"我这张脸年轻时那么遭人讨厌，现在难道遭人喜欢了？"那天谢乃常来他的新居参观，两位老友坐在宽大的客厅里，他说："亲家大哥，我可没出卖什么。""你也没什么可出卖的了，"谢乃常说，给他剖析，"既然两党搞统一战线，你是湖南和平起义的将领，共产党当然要给你政治地位。"贺百丁说："亲家大哥，住这样的大房子，天天跟共产党的高官坐在一起开会，说实话，心里别扭。"谢乃常笑道："会习惯的。"

何小玉不关心政治，她目前着急的是谢文清为什么老不怀孕！她一心想要儿媳妇给她生一个孙子。有天，她终于忍不住自己的迷惑，把儿媳妇拉到卧室坐下，"文清，你和贺强去医院检查没有？你们结婚四年了，不应该不怀孕。"在客厅里看报的贺强耳朵尖，听见了，冲进卧室，"妈，不用检查，是我对不起文清。"何小玉不是那么好诓骗的，问："怎么可以说是你对不起她呢？"贺强就编道："我在林场护林时，有次遇见狗熊，与狗熊搏斗，下身被狗熊的爪子撕伤了。"何小玉听儿子这么说，关心道："那你应该去医院治病啊。"贺强骗母亲道："当时去公社卫生院看了，卫生院的医生给我涂了药，那时医生就说了，我以后可能不会有孩子。"何小玉更加伤心了，但坚持要贺强去医院看，说公社卫生院的话信不得。贺强就装模作样地去了医院，开了些药，回来骗母亲说："医生说只能试试。"

贺强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何小玉就不再纠缠着这事不放了。"看来，我们贺家要断子绝孙了。"她悲伤地说，开始胡乱猜测，"这是老天爷惩罚贺家呢。"贺百丁说："胡说什么？我贺百丁并没做对不起老天爷的事！"何小玉的迷信思想抬头后，人就变得相当固执，"那我请问你，为什么别人家都有后，惟独我们贺家就没有子孙？"贺百丁哑口了，何小玉指出道："还不是你杀的人太多了！"贺百丁听了这话很不舒服，怒道："混账话！你去问问，哪个将军没杀过人？你以为当将军是当佣人？做做饭、洗洗衣就能当将军？都是从排长干起，一路杀上去的！"贺强站在父亲的立场上说："爸说得对，战争年代都是靠杀敌晋升。"

有天下午，门前出现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那是刚刚过完年不久，那中年妇女穿着红底黄印花棉袄，头上还戴了花头巾，一张脸又黑又瘦，目

光有些迟钝。她说：“同志，请问，贺百丁是不是住在这里？”还在去年，家里忽然收到一封信，信寄自新疆某军垦农场，信封上写着：“试投湖南省政协贺百丁父亲亲启”，落款为“女儿贺姗姗”。这封信虽然没写门牌号码，但还是收到了。一家人看了这封信，都很激动。贺姗姗于信中说，她离开湖南多年，如果有机会，她想回湖南看看。贺强代父母写了回信，家里人都好，无需她牵挂，全家人都期待她回湖南看看。但这封信没有回音，忽然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戴着花头巾的中年妇女，一家人都望着她，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她也不敢相认地望着父母和贺强。当年她恨父母没有同意她与国军飞行员相好，并阻挡他们见面而愤然离开湖南时，贺强还只四岁，母亲还不到四十岁，比她此刻的年龄还小。她以为自己走错了门，转身，忽然又掉过头来，再次询问：“同志，请问这是贺百丁的家吗？”贺百丁说：“是，你是谁？”中年妇人摘下头巾，大叫一声：“爸，我是贺姗姗。”贺百丁扇了她一耳光，啪的一声脆响在客厅里散开，立即被墙纸、沙发、窗帘迅猛地吸走了。贺姗姗捂着脸，惊悸地看着父亲。父亲说：“你回来干什么？”贺姗姗哭道：“爸、妈，我对不起你们。”

三十三年了，不但相貌改变了，声音也变了，哭声都不是湖南口音，而是新疆军垦农场的普通话嗓音了。贺百丁恨道：“你怎么不死在新疆？三十三年才回来一次，你心里哪里有爸爸妈妈？！”贺姗姗嘤嘤哭泣，一肚子委屈化作泪水流淌不止，洒在客厅里。一家人都望着她哭，谁也没劝阻她。贺强望着这个陌生女人，觉得她可怜。谢文清递给她一条毛巾，她拿着毛巾揩着泪水，怎么也揩不干。直到快吃晚饭了，贺强才说：“姐，去洗把脸吧。”

贺姗姗起身，走进厨房洗了脸，坐到桌边，一双眼睛红红肿肿地看着一家人，问：“贺兴呢？”贺强说：“他在醴陵。”贺百丁冷着脸说：“吃饭吧。”他率先举起筷子，夹了块肉放入嘴中嚼着。贺姗姗端起碗，“爸、妈，女儿不孝。”她说毕，放下碗筷，又哭。贺百丁说：“吃饭。”贺姗姗重新拿起碗筷，夹了块红萝卜，嚼了嚼，咽进喉咙。何小玉说：“说说你的情况？”贺姗姗告诉父母，她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她现在不但做了外婆，还做奶奶了。何小玉笑道：“这么说，我不但做了外婆，还做了老外婆？”“是啊，妈，我都做了外婆和奶奶了。”“太好了，”何小玉高兴地叫了声，“你的儿女虽不姓贺，但身上流着我贺家的血！”“我大女儿、大儿子成家立业了，小儿子做水果生意，小女儿在乌鲁木齐上大学。”“小女儿上大学？”贺百丁盯着女儿。贺姗姗答：“是上新疆大学。”

贺姗姗在长沙住了一个月，她每天都有一大堆话，随便一句话就能挑起她对新疆的大段描述。她说新疆有很多湖南人，大家相互关照，谁家办喜事或办丧事，大家都去，那种热闹，像赶集一样。她说：“新疆气候好，不像湖南这么多雨水，我们新疆有时候几个月都不下雨，天蓝、云白，一望

无垠。”大家注意到她用了“我们新疆”一词。有天，谢文清买来几斤苹果，餐后一家人吃着苹果。她介绍说：“我们新疆的水果相当便宜，气候干燥，也便于储存。”她走的前两天，年轻帅气的贺彰，开着修理厂的一辆货车，去养老院把张副官接来了。

还在几年前，贺百石的右派帽子摘下后，贺彰便招进了蓝天汽车修理厂，蓝天汽车修理厂是一家区办工厂，离富雅坪不远，贺彰一进修理厂就学汽车修理，顺便把驾驶技术学到了手，可以开着车走南闯北了，今天他就把送到厂里修的一辆货车开了出来，说是试车，实际上是去养老院接张副官。张舅舅看见贺彰开着车来接他，笑得露出了两排稀松的老牙，“贺彰，你出息了。”贺彰谦虚道：“张舅舅，这算什么出息？您这是笑我呢。”张舅舅一身蓝衣服、一脸愉悦地步入贺家时，简直不敢认迎面走来的贺姗姗就是他记忆里那个任性的大小姐，她也不敢相信这个满头白发、勾着腰、满脸皱纹的老头竟是她记忆里勇猛无畏的张副官，“您是张副官？”她说，望着一脸慈善的张副官。张副官点头，“你是姗姗？”贺姗姗用了一点力气辨识，终于相信他是张副官了，说：“我是。”“记得你是一九五〇年去新疆的。”“是呢。”“你是背着父母去的，”张副官说，指着额头，“这些事都在张舅舅的脑子里。”

一家人吃晚饭时，贺彰说：“如今伯伯是省政协副主席。我爸的‘右派’帽子也摘了，贺家总算有了出头之日。现在，家庭出身也不像以前那么可怕了，有个姑娘，是副区长的女儿，她追求我，我都懒得理她。”贺彰不但身材高大、脸蛋英俊，气质也不错，成了富雅坪一带的美男子和众多姑娘眼里的梦中情人！贺百石十分担心他，说：“贺彰，恋爱可不是开玩笑的事，要谈，就选定一个姑娘认真谈，不要把话柄给别人，我们国民党家庭的子女，更要争气。”贺彰手一挥，把他父亲的话拂开道：“爸，老实说，你们也太不经打了，几十万几十万的兵败，那还不抓着你们整？”父亲恼道：“闭嘴，你懂什么？！”

在压抑的窄缝中长大的贺彰，身上有一种强烈的反抗情绪，因而说话做事，处处都与人抬杠。贺百石为此十分不安，“贺强，你劝劝贺彰，要他少说些没用的话。”贺百石对侄儿说，“贺彰跟吃了枪子儿样，说话满嘴火药味。”贺彰说：“爸，你扫了二十年大街，文化大革命中什么人都可以冲进我家抄家，我连说两句气话都说不得？”贺百石不是儿子这样看问题，说：“爸的‘右派’帽子摘了，工作也恢复了，共产党改正了错误啊。”贺彰道：“可是却把你们的一辈子毁了，还毁了我和我姐及大哥、二哥。”贺百石说：“这话说不得的。”贺强说：“现在改革开放了，那些把中国搞乱的人，都受到了惩罚。”贺百石点头，“坏人都没有好下场。”

七月份，长沙热得成了名副其实的火炉，谢乃常带着老婆去白塘乡儿子那里避暑，白中一很高兴，马上杀鸡宰鸭。谢国栋现在是白塘乡兽医站站长

兼兽医，猪狗牛羊都由他管，猪瘟或鸡瘟一来，如果没有他这个兽医站长及时调配、发放药物和医治，那就只有死路一条。白中一平反后，白塘乡书记就特意来拜访谢国栋，希望他能留在白塘乡，因为农村里很需要兽医。谢国栋考虑到老婆在白塘乡、岳父也住在白塘乡，自己在白塘乡干了十年兽医，就留下了。他对父亲说："畜牲跟人有相通的地方，有的牛，自从我给它治了病，每当看见我就会温驯地盯着我。有的狗，老远就会跑到我面前，蹲在我一旁，摇尾巴。"谢乃常说："畜牲跟人一样，你对它好，它懂的。"他欣赏儿子忙碌，吃饭时，他看着出诊回来的儿子说："爸当年让你跟你岳父学兽医，是对的。"他在白中一家住了一个月，睡在厚厚的土砖屋里，只要把门窗关了，拉上窗帘，这土砖便很负责地把炎热挡在室外。他在白塘乡居住的日子里，有天月亮出来了，挂在天边，太阳在西边，没落山。他忆起多年前在泸水打日本兵时，也见过这种日月同辉的景致。

在乡下过完七月里最热的日子后，谢乃常又带着老婆回了市区。家里有封信等着他，孙女指着桌上的信说："爷爷，你有一封信。"他看信封上的地址，写着"本市"，又看落款，只两个字"内详"，有些莫名其妙，撕开信封，读道："老谢你好，我是杨凤月的师姐，我想向您打听杨凤月葬在哪里，可否告诉我；杨凤月生前给您留了封信，让我转交您。这封信在我柜屉里保存了十几年……"这勾起了他的好奇心。他打开衣柜，找出一件蓝色短袖衬衣换上，这才出门去见已故情人的师姐。

肖老师六十多岁了，退了休，她为谢乃常倒杯茶，这才坐下说："我要带师妹的儿子去师妹的墓前祭告师妹的在天之灵，她儿子争气，考上国防科技大学了。"八十年代，考上大学是挺吃香的。谢乃常又一次惊讶不已，问："杨凤月有儿子？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肖老师说："师妹生前把儿子托付给我时，让儿子认我做妈，请求我抚养她儿子。"谢乃常很不理解，肖老师说："她有一封信，说等她儿子长大后，托我交给你。"她起身，走进里间，又走过来，把一封尘封多年的信递给他，"我从没打开过，你看吧。"他看信封，信封确实是那个年代的信封，信封上只写了五个字"谢乃常亲启"，没写收信人地址也没有落款。肖老师很识趣，说："老谢，你在我家读信吧，我出去一下。"她说着便出了门，他撕开信封，小心地打开一页发黄的信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道：

"乃常，孩子他爸，如果不出意外，当你读到这封信时，我已经死去好多年了，因为我求师姐一定要在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后，再告诉你。事情的真相是，我怀了你的儿子，被我丈夫抓回家后，他当晚便强暴我，发泄完了，怕我跑，又用锁狗的链子锁住我。

"我被他抓回家的第八个月，孩子生了下来，我一口咬定是他的，是七月子。他半信半疑，起先几年对孩子不冷不热。但孩子长到五岁大时，他开

始怀疑了，因为我俩的孩子根本不像他，倒像他记忆中的你。他变得对孩子粗暴起来，动不动就打孩子，罚孩子跪搓衣板，不准孩子吃饭，看孩子的目光是仇恨的。有天，他竟掐着孩子的脖子，把我们的孩子掐得半死。我跪下求他，他不理睬，我只好跑进厨房拿刀砍他。他松了手，却把我暴打一顿。过不了几天他又打孩子，一脚把吃饭的孩子踢翻在地，孩子害怕地哭了，他不准孩子哭，脚踩在孩子脸上，说再哭一声，老子一脚踩死你。我知道，这样下去，我们的孩子不被他折磨死，也会被他打成残废或打蠢。孩子很怕他，一看见他，就哆嗦。有天，他竟打孩子的脑袋，一拳把孩子打得晕死过去。我下了决心，决定趁他睡熟时，杀死他。

"你读到这封信时，我肯定在九泉之下了。我把孩子给了我师姐，师姐的丈夫也是我师兄，在戏班里唱三花脸，演丑角的。他们没有儿女，师兄曾说他很想领养一个。我相信我师兄和师姐会对我们的儿子好。我这辈子，经历了几个男人，你是唯一对我好的疼我爱我的男人，可惜这辈子我们有缘无分，只能等来生，如果有来生，我杨凤月一定嫁给你，做你的贤妻。忘记我，忘记一个因你而对世界产生过爱的女人吧。

"永别了，杨凤月。"

就三段话，加"永别了，杨凤月"这一行字。谢乃常读完这封信，眼泪哗哗地流淌着。有钥匙开门的声音，师姐走进来，谢乃常把信递给师姐，师姐说："这是师妹写给你的信，我不看。你收好吧。"他把信折好，放进口袋，注意到墙上有一张遗像，便问："肖老师，您丈夫呢？""几个月前死了，"师姐说，脸上掠过一抹淡淡的忧伤，"我们本来想瞒着你的，都瞒了十几年了，可他临终前，坚持要我遵循师妹的意愿，把真相告诉你。"

就在这时，似乎是一股旋风刮来，门自动开了，一个着一身白衬衫、灰色西式短裤、穿着皮凉鞋，身高一米八五的英俊青年站在他前面，让他感觉与青年时代的自己撞了个满怀。小伙子叫了声"妈"，然后惊异地望着眼前这个老人，师姐迅速作出反应道："这是谢伯伯。"小伙子瞟眼他，"谢伯伯好。"小伙子说话的声音好听极了，十分清脆、悦耳。仿佛历史轮回了，所有的儿子里，这才是没走一点样的他啊。小伙子走进卧室，旋即又走出来，拎着羽毛球袋，挺懂礼貌地说："妈，我去打羽毛球。"师姐说："去吧。"

小伙子一转身走了出去，脚步声铿锵有力地下了楼。"他真像我，"他一脸快意，"我的儿子里，他最像我。"师姐瞥着他，"师妹一带他来，我和我亡夫都挺喜欢，这孩子随我亡夫姓，叫王昊，小时候很乖很听话。"师姐又说："别看王昊长得高高大大，性格像他妈，敏感、脆弱，看电视看到一些人可怜，他都流泪。"他说："那是他有同情心。"师姐说："你还真说对了，这些年我们给他的零花钱，他舍不得用，基本上捐给灾区了，真让人

疼爱。”

师姐告诉他：“王昊与我刚过世的亡夫感情很深，我们没有儿女，师妹把儿子送来后不久，杀了她那个恶毒的丈夫。我亡夫很喜欢他，收养他，把户口迁过来，给他改了姓名，视王昊为己出。早几年王昊读高中，他每天一早起床，替儿子煮好面或煮好饺子，端到桌前，这才叫儿子起床洗脸刷牙，为的是让儿子多睡几分钟。他一直瞒着儿子他患了鼻癌，直到实在瞒不住了，住院治疗了，才对儿子说：‘爸可能等不到那个时候了，你一定要考上大学。’”师姐告诉他，她亡夫有了王昊后，一直很关心王昊，因王昊敏感，他从没对王昊说过一句重话。谢乃常感激道：“肖老师，谢谢你们两口子把我儿子培养成人。”师姐说：“老谢，带我和王昊去他母亲的坟上烧炷香吧。等时间成熟，我会告诉王昊真相。你能暂时替我保密吗？”他觉得自己没理由把她的“儿子”领走，说：“好的。”

六点钟，王昊回来了。他很高兴，请他们母子去街上吃饭，他们步入一家装修得还不错的餐馆，三人靠窗坐下，一抹斜阳涂抹在窗台上，也透过茶色玻璃投在王昊英俊的脸蛋上，使小伙子显得更加帅气、迷人。谢乃常点了六个菜，与他们“母子”共进晚餐。吃饭时，他不断地打量王昊，王昊很大方，说话神采飞扬，一脸坦率、快乐、阳光，再次让他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他真像我。”他心里嘀咕，问王昊有什么理想，王昊答：“我想当一名军事科学家。”他觉得这个理想很不错，说：“啊——这是个很了不起的理想。”王昊目光如炬地望着他说：“谢伯伯，中国要想强盛，军事上一定要迈入世界军事尖端行列，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这个儿子太懂政治了，太有抱负了，这才是年轻时候的他啊。他赞扬小伙子道：“你是个好青年，我就喜欢年轻人心怀祖国，这是大智慧。”

王昊说：“我爸说，男人要有大理想，没有理想的人是可耻的。”他连连点头，想自己当年考黄埔军校，不也装着大志向吗？“你爸说得好，年轻人就要有这种大志向。”谢乃常想他有一个好“爸爸”，这个“爸”替他教育了一个好儿子，“说得好，中国的未来在你们身上。”

一桌饭结束，约好了明天他带王昊去祭告生母。那天晚上他失眠了，脑海里尽是自己年轻时候和他儿子的模样，原来他年轻时候有这么洒脱、英俊，目光这么炯炯发亮。天亮后，他来到师姐家，小伙子今天穿一件黑底蓝条纹T恤衫，一条牛仔裤，脚上一双白球鞋，两条腿十分修长。他见了非常喜欢。师姐着一身黑衣服，灰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早已做好了出门的准备，看见他便说：“我们走吧，王昊。”桌上有一只塑料袋，里面装着鞭子、冥钱、蜡烛和香。王昊拎起塑料袋，一行人出门，上了的士，朝坟山驰去。

这几年他没来祭扫过杨凤月的墓碑，墓上有些杂草和落叶，墓碑有藤蔓缠

绕。他看眼小伙子，说：“你是个好小伙子。”“谢谢伯伯夸奖。”王昊答。他这才指着墓说：“这就是你生母的墓。”王昊一听，立即走前几步，跪下，对着墓碑说：“妈，儿子来看您了。”儿子说着就磕头，谢乃常瞟眼师姐，师姐的眼泪都涌出来了。他拿起塑料袋里的鞭子，撕开，放到墓碑前，对小伙子说：“这挂鞭子，你要亲自点。”说着，他将打火机递给王昊。王昊点燃鞭子，鞭子哔哩叭啦响个不停，一股蓝烟从墓前散开。师姐走前两步，跪下，大声对墓碑说：“凤月，你儿子来祭祀你——”接着，她提高声音，用湘剧高腔道：“师妹——你儿子争气，考取国防科技大学了，你听见吗？”小伙子听养母这么说，激动地叫了声“妈”，再次在墓碑前跪下。谢乃常泪流满面，走开了，让他们母子跪在杨凤月的墓前烧香、烧冥钱。母子俩十分虔诚地烧着冥币，烟在坟山上飘荡。他等着他们，直到他们烧完冥钱，起身，他才低着头对墓碑小声说：“杨凤月，我们的儿子很优秀，一定会有出息。你可以在九泉下瞑目了。”

下山的途中，小伙子挽着养母的胳膊，生怕养母跌倒。他没说话，看小伙子与养母的亲热劲，想这孩子有一颗感恩之心。三人走出殡仪馆，上了辆的士，车驶到湘剧团前，他们母子下了车，他让的士朝前奔去。这个帅气的儿子是师姐养大的，他尊重师姐的意见，没有挑明身份。他为自己有这样一个儿子，心情十分蔚蓝。

谢乃常有很多话放在肚子里不舒服，想找人说。年老后，他唯一的倾诉对象便是在湖南省已经有些名气的女画家马沙丽。马沙丽画画用色胆大、奔放，构思奇特、新颖，前年和去年她的两幅油画作品分别获了全国美展二等奖和省美展一等奖。他与马沙丽成了一对很好的朋友。马沙丽完全是中年女人的风范了，一件衣服经常在她身上要穿几个月，马虎得让群艺馆的人背后笑她。但马沙丽不是那种在乎别人怎么看她的人，她习惯我行我素，脑海里除了装着一幅幅构思，其他都进入不了她的视野。她看见他，说：“来了。”目光既不兴奋，也没不安，像看见老同事样，好像两人从没有过一段如火如荼的恋情。他扫眼室内，不见狗，也不见她儿子，便问：“你儿子呢？”她丢下一句：“你儿子，我管不住！”他问：“怎么啦？”她为他泡茶，说：“他是只老虎，街上的人，都怕他。”他想起王昊，笑了，“他还没长大，等他长大了，自然会变好。”

她叫了声，“还没长大？他都跟女孩子睡到一起了！”他说：“男孩子要长到三十岁才懂事，孔子说‘三十而立’么。”“他天天只知道玩，向我要钱，我不给，他就偷我的钱。”谢乃常笑，想这一点还真是他的遗传，说：“男孩子，你不给他钱，不行的。”接着，他神秘的模样问她：“你还记得我曾经带你去祭奠的杨凤月吗？”她还没老到不记得，问：“那个文化大革命中因谋杀亲夫而被枪毙的？”“她和我生的儿子考取国防科大了，昨天我带他和他的养母去祭祀他生母，他养母是杨凤月的师姐。”

马沙丽尽管经历了无数大风大浪，早已是个处事不惊的中年女人了，仍然十分震惊地看着他，“原来、原来你还有个私生子啊？”“我也是前天才晓得，”他快乐地挤下眼睛，“他各方面都不错，将来出息一定比我大。”“那要祝贺你啊。”她说，脸上有醋意。大黄狗率先出现在门前，跟着年轻帅气的马军赤着上身，腰间系根九节鞭，嘴里叼着烟呈现在他眼里，看起来，真像在社会上混的小流氓。他把T恤衫丢到椅上，好像没看见他似的坐下，马沙丽骂儿子：“你这东西，一点都不懂礼貌。”马军不屑地瞟眼母亲，“我跟他点了头的。”

谢乃常没在马沙丽家坐下去，他不是对这个儿子失望，而是愧疚、怅然。他走在大街上，满脸悔恨，脑子里呈现着马军那年轻、健壮、野性十足因而目中无人的样子。“我能说什么？”他自语，“他们都不是我养大的。”晚上，他坐在月光下，旁边摆杯茶，拿把扇子，乘凉。陈东山走过来陪他坐，告诉他：“王一庄患了癌，现在住院，恐怕不行了。”他都不晓得身边发生了这么大的事，“那我要去看看。”第二天他赶到医院，握着王一庄的手说：“老王，会好起来的。”王一庄声音虚弱地答：“我们这辈人，后半辈子都是瞎活，也该死了。”“还没有到死的时候，”他安慰王一庄，“你要振作起来。”王一庄淡淡道：“老谢，你就是乐观。”

一个月后，王一庄走了。陈东山说：“老谢，后天就中秋节了，时间过得真快。”陈东山提醒了他，下午，他买了三斤月饼，送到肖老师家，儿子不在，肖老师也是刚跳完健身操回家。肖老师说：“怎么，等不及了？”他说：“不是，我仔细想过了，你不用告诉他，别往他心里装我，让他一门心思学习吧。”肖老师说：“等他大学毕业，条件成熟时，我会对他说的。”他想，自己还不知能不能活到儿子大学毕业，但他还是答应了一声：“好。”

那段时间他有些晕糊，时常一副睡态，总是想睡觉。有天，儿子回来，见他坐在沙发上打瞌睡，叫了声“爸”。他醒了，有些迷糊地问儿子：“国栋，你今年也有三十了吧？”儿子觉得父亲老糊涂了，“爸，我今年三十八岁了。”他大惊，“谁让我变糊涂了？”他惊疑地自语，“这么说，一定是那个营长搞的鬼。”儿子奇怪道：“哪个营长？”“湘军营长，爸参加北伐时第一次开枪打死的一个人，近来他老是到爸的梦里来，好像一只大蜥蜴，爬来爬去，在爸的梦里捣乱，把爸对年月日的记忆拨乱了。”他看镜子里的自己，胡子有一寸多长了，全是白的。他悲伤道：“我如今变成个白胡子老头了。”高红梅笑道：“我早就跟你说把胡子刮了，你就是不听。”他说：“拿我的西装来。”高红梅从大柜里拿出西装，他穿上飘着樟脑丸味儿的西装，边想自己是该理发剃须了，可是路经理发店时他想起了马沙丽，便忘了自己是出来理发的，就这模样地走到了马沙丽家。马沙丽看见他，乐疯了，要给他画肖像，“你是世界上最棒的老人，真帅！”他不悦道：“你

也取笑我？”“没有，你留着胡子真好看。这才是一个老将军。”她强拉着他向画室走去，“多有气质啊，我一定要给你画张像。”

他随女画家走进画室，马沙丽让他坐到一张藤椅上，把绷着画布的画绷搁到画架上，眯着一只眼睛画他。她画了一天，直到天近黄昏，才勉强画完，把他画成了个红眼睛、长脸块、头发直立、胡子翘起的怪老头。马沙丽问他：“老谢，你觉得画得像吗？”“不像我，像雷神。”她问：“雷神？”他说：“我老婆说她是姑娘的时候，大土司对她说我是雷神的儿子。那天晚上我就梦见了雷神，正是你画的这模样。”“那我是画神啊，难怪我画画时画笔都不听我指挥，好像不由自主地就画成了这样。”“你也信这些鬼话？”他不满道。马沙丽答：“信。我大哥说当年日本人和英缅军多次暗杀你，你都毫发无损，原来你是雷神的儿子。”他懒得听她说这些不着边际的话，走出画室，迎面碰见马军，马军脸上长出了刺人的棱角，胡子也有了，黑黑的两撇。他欣赏道：“多年轻啊。”

贺兴蹲在门前，五月的太阳晒在身上实在有点灼人，但贺兴不怕晒，歪着头、咧着嘴。贺娣一见他就生气，“你还嫌自己不够黑是吧？”贺兴自卑地起身，不是往房里走，而是走到前面的树下。贺娣回头问他：“你这畜生吃饭没有？”他答：“吃了。”贺娣见屋里被贺兴弄得乱七八糟，衣服这里丢一件，那里扔一件，鞋子这里一只那里一只，被子也没叠，她大叫一声：“贺兴，你这畜生给老子死回来——”隔壁的同事说：“回来了。”她骂了句痞话，愤恨地说了声：“你叫么去死！”她懊恼地走进屋，又冲出来，一巴掌把站起身的贺兴打个趔趄，毫不客气地尖叫道：“给老子发火去！”

贺兴进屋，把炉膛里面的煤灰倒出来，放些柴进去，却怎么也点不燃。她骂他没用，拿起油壶，浇了点煤油到柴上，再划根火柴，丢进炉膛，一股黄灿灿的火冲天而起，这让贺兴恐慌地大叫：“火、火、火……”贺娣夹坨藕煤放入炉膛，火从藕煤里蹿出来，她又把铁锅掇到煤炉上，这才冲贺兴说：“火你个球！”

晚上，贺娣守着电视机看了气充满雪花点的连续剧《上海滩》，心里怀着许文强，沉入梦乡。半夜里，她被贺兴大叫“火、火、火”的声音惊醒。她推醒贺兴，“拜托你换一个梦做好不好？”贺兴打量眼四周，四周黑乎乎的，什么都没有。贺娣抱怨说：“我这辈子毁在你手上了。”贺兴怕她一脚把他踹下床，隔远点躺下，很快，他又沉入梦中，还是那个梦见自己被江永的民兵一枪托打下批斗台，掉进了火海的梦。这个梦躲避了他十来年，如一个走失的亲人样，于一天晚上又回来了，重新在他脑子里燃烧。他只有在火海中才能看见王美诗。他也想梦点别的，但那些梦都约好了似的躲着他，一闭上眼睛，就还是那个梦。他又深入梦乡，在火海里寻找王美诗，像条狗于废墟里翻寻食物一般，不过这次他在梦乡里突然想起贺娣讨厌他嚷叫——他奇迹般地把现实与梦境结合到一起了，于梦中自觉地捂着

嘴，不让自己叫出声来。早晨时，他被贺娣一掌拍醒，“去浇菜地。”

八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贺百丁在自己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省军区打来的，告诉他，有个台湾来的将军想去他家拜访，他莫名其妙，“什么将军？”军区干部告诉他，此人姓李，叫李辉，是台湾国民党陆军上将，早几年退伍了，来到湖南，提出要拜访在湖南和平起义的贺百丁。他一听这话，感觉这里面八成有诈，心情糟糕极了，边搜索记忆里谁叫李辉，姓李的去了台湾的国民党军人，他确实不认识几个。在他前半辈子熟悉的人里，除了一个李文，还真不认识几个姓李的。这个姓李的前台湾陆军上将是谁？他停滞了半天也没想明白，说：“我不认识这个姓李的。”军区的人说：“他说他是你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同学。”

贺百丁又飞快地回忆黄埔军校的同学，他实在想不起黄埔四期里，哪个人叫李辉，他回绝道：“我不认识李辉，请他不要来。”军区的人说：“贺副主席，他点名点姓要拜访您，如果我们不让他拜访您，他回到台湾后，怕会做反面宣传。”他听军区的人这么说，就改口：“那你们带他来吧。”为谨慎起见，又补一句：“我不会单独与他见面，请你们派个人作陪。”军区的人回答：“这个好办。我们派车送他去您家，您回家等着我们。”

因考虑到贺百丁是原国民党第一兵团副司令，又考虑到贺百丁现在是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副主席，军区先来了两名年轻军人，来贺百丁家考查，免得台湾的前陆军上将回台湾后，说大陆的坏话。他们见贺百丁家的沙发旧了，弹簧松懈，一坐下去，人就矮了半截，又见餐桌和餐具都旧了，油漆掉了，马上开来一辆军车，跳下来十几个解放军战士，搬着旧家具。何小玉大叫：“你们把它搬到哪里去？”一军官说：“扔掉。”然后向士兵下令，“快搬。”何小玉奋力阻挠，但没用，军官把她拉开，士兵们三下两下地把旧沙发和旧家具搬了出去。何小玉说：“这都是我用了一辈子的东西。”军官微笑，几分钟后，从华天宾馆运来一军车崭新的沙发和餐桌，还搬来一张崭新的高低席梦思床（把贺百丁夫妇睡的那张旧床也强行搬走了），又把旧窗帘扯掉，挂了新窗帘，还在客厅里摆了几盆鲜花，收拾完后，他们对目瞪口呆的何小玉说：“老太太，您看，现在你家很漂亮了。”

何小玉不得不承认，礼貌地问：“请问，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家的了？”负责安排这一切的军官回答：“当然是你们家的了。”“我可没钱付你们。”何小玉强调说。军官道：“您丈夫是起义将领，第一兵团副司令，对革命有功，送你们的。”解放军走后，贺百丁如临大敌地把何小玉、贺强和谢文清叫进客厅，坐在漂亮的新沙发上，交待说：“这个人我不认识，他点名要见我，不知里面有什么阴谋，你们不用管，我来对付。”

下午三点钟，一辆挂着军牌的轿车驶到门前，跳下来一个着一身灰色衬衣、满头白发却精神饱满的老头，同时走出来一个五十来岁的服饰华丽的

妇人和一个着一身解放军军装的军人。这个满头白发的老人一步入客厅，贺百丁起身相迎，目光警惕，不解这个陌生老头怎么竟拜访自己，说："您请坐。"白发老头嘴角扯了下，恭谦地问："三哥，还记得我吗？我是曾冠雄。"贺百丁简直不敢相信地大叫一声："曾冠雄？"曾冠雄说："我是曾冠雄。"

贺百丁当然不记得曾冠雄的模样了，他们只在北伐战争中相遇过，后来就各奔东西，两人有五十多年没相见，五十多年是可以把任何一个人改变得让对方认不出的。他握着曾冠雄的双手，后者也紧紧握着他的手。他有些不放心，这年月世风日下，骗子多呵，就明人不说暗语地坦言道："同志，你不是叫李辉吗？怎么又成曾冠雄了？""三哥，我等下解释。"曾冠雄说，介绍陪同他来的军人说："这是省军区杨副司令。"又介绍他一旁的女人："我内人。"贺百丁与他们蜻蜓点水似的握下手。

三个人在崭新的沙发上坐下，何小玉和贺强、谢文清遵循他的交待，躲在房里，静候结果。保姆为他们倒茶。多年里被人耍弄的贺百丁，觉得世上除了自己，没什么人可以相信，还是怀疑这个老头是假曾冠雄，便试探着说："没想到你竟是曾冠雄。"曾冠雄朗声道："李辉这名字是英军给我取的，我在英军当俘虏时，他们给我登记的中文名字叫李辉。哈哈哈哈。"曾冠雄比贺百丁大一岁，今年正好八十，但说话声音听上去不像个八十岁的老人，而像五十岁的男人说话的声音，这让贺百丁更加小心，想他不是化了装，来套他什么话吧？我可不能上当。曾夫人很高贵地坐在一旁，说："李辉总是念叨你们。"说话声音甜甜的。

贺百丁觉得曾夫人像国产电影里的女特务，他脑中出现了谢乃常，想何不让谢乃常来试探他，立即笑道："你还记得大哥吗？""大哥？你是说谢乃常？他还活着？"曾冠雄问，脸色有些激动。贺百丁分析着他的表情，觉得此人的激动不像是装出来的，但还是不放心，继续道："大哥活着。大哥与我是亲家，他女儿与我儿子结了婚；他孙女与我侄儿结了婚。哈哈哈哈。"他笑时，看曾冠雄脸上有什么反应。曾冠雄的反应很常态，"太好了，大哥还好吧？"贺百丁答："好，他好得很。"

那时候电话还没进入平常家庭，贺百丁是省政协副主席，家里就装了电话，但谢乃常家没安电话，军区杨副司令说："我让司机去接他来。"曾冠雄说："不用不用，我该亲自去拜访大哥，在中缅边界打日本人时，大哥是我的顶头上司。"正好谢文清出门上卫生间，贺百丁指着谢文清，"她就是大哥的女儿，文清，叫曾叔叔。"谢文清叫了声"曾叔叔"，曾冠雄看着谢文清，"她像她爸。"贺百丁望着谢文清说："文清，你跟着车去接你爸来，告诉你爸爸，曾冠雄来了。"谢文清没动，贺百丁说："去吧，文清。"

谢文清一进门便说："爸，有一个叫曾冠雄的人在贺家，要见您。"谢乃常

以为自己听错了，“曾冠雄？”女儿重复一句：“曾冠雄。”谢乃常起身，穿着穿旧了的汗衫，趿着双塑料拖鞋，一头灰白头发和白胡子乱蓬蓬地就往门外走。女儿可不希望他这副模样去婆家，叫道：“站住，爸，您把胡子剃了。”他想女儿是对的，不能给女儿丢脸，便走到镜子前，女儿给他打盆热水，又拿来剃须刀，还拿来肥皂。他先把脸打湿，揩上肥皂，对着镜子剃了胡子，女儿说：“您精神多了。”他答：“没有的事。”说着就往门外走，女儿又叫住他：“爸，衣服也要换。”“衣服就不换了。”女儿见他脚上是拖鞋，说：“爸，您怎么可以穿着拖鞋出门。”谢乃常不但换了皮鞋，还站在门前嘟囔着换了件干净衬衣。

贺百丁让亲家认坐在沙发上的老头，谢乃常打量老头，老头气色好，精神饱满地看着他，眼角和嘴角都含着谦逊的笑意，然而这个人怎么也没法与他记忆里、黄埔四期的曾冠雄对上号。他不敢相认地坐下，曾冠雄沉不住气了，率先开口：“您真是大哥？”他一惊，这声音似乎是从几十年前的地方赶来让他辨认的，他说：“听你这声音，像是曾冠雄。”曾冠雄起身，一个标准的军礼敬给他，随后一把抓起他的手，握着，“大哥，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曾冠雄指着同时站起身的中年妇女，“我内人。”谢乃常用耳朵再次分辨了下他的声音，得出结论道：“看来，我不相信你是曾冠雄还真不行。”

杨副司令起身，“你们聊你们聊，我一个外人就不打扰了。”杨副司令走后，贺百丁才对谢乃常道：“亲家，知道曾冠雄是什么军衔吗？”曾冠雄摇手，“不足挂齿。”贺百丁说：“陆军上将。”谢乃常眉毛一挑，“嚯，那可不得了呀。”曾冠雄回答：“军衔是上面给的。大哥，您可是我的老长官。”近两年，谢乃常做了那么多梦，梦见过很多活人、死人和老朋友，却从没梦见过曾冠雄，原来曾冠雄不但活着，而且还活得很好，就不愿意到他穷愁潦倒的梦里来凑热闹。他想，问：“曾冠雄，你是怎么去台湾的？”

曾冠雄说，他当年被英军士兵押送上一架小型飞机，飞往印度，在印度的英军里当苦役，修路、架桥，一些印度人都不愿干的苦力活，英国人就叫中国人干。几年后，他和他的几个部队长于一次替英国人修桥时逃了出来。他们花了半年时间才逃出印度，逃到孟加拉国，再从孟加拉国回到缅甸时已是一九五〇年。曾冠雄说：“那时候，大陆已是共产党的天下，我和我的几个弟兄回到江心坡，遇到被大陆军队驱赶到江心坡的国军部队，军长李弥是我们黄埔四期的，还记得李弥吧？”“当然记得。”“他对我说你够义气，在昆明时，卢汉抓了他，你劝卢汉放了他。他让我当师长，我就在他的军队里干，既与共军打，又与缅甸的军队打。有次，缅军把我们的驻防出卖给共军，让我军遭到共军偷袭，我恼了，率部攻打缅军，被我一路追击到仰光，仰光是缅甸的国都，我们把守仰光的缅军打得落花流水。这事惊动了联合国，若联合国不干预，缅甸就被我们灭了。调停后，校长

便派飞机来接我们。到了台湾，校长接见我，令我随胡琏一起守金门。还记得胡琏吗你们？”谢乃常答：“长沙第一次会战，我与胡琏在长沙郊外联手打过日军。”“胡琏也提到过这事，”曾冠雄说，望眼谢乃常和贺百丁，“我之所以一直延用李辉这名字，是怕给你们和我在大陆的家人惹麻烦。”谢乃常问：“李弥现在怎么样？”曾冠雄答：“李弥十多年前死了。”“死了？胡琏呢？”曾冠雄答：“胡琏在台湾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是我们黄埔四期的骄傲，早几年病逝于台北。”

他们说了很多话，分开时都还是挺拔的壮年，吼一声，连老虎都会吓得逃跑，今天相见个个白发苍苍，伤感之情就油然而生，室内空气便忧郁、沉闷。贺百丁想起陈德，问：“你在台湾遇见过陈德吗？”曾冠雄说：“没有，到台湾的军队有几十万，分布在台湾的各个地方，我到台湾后与胡琏、高魁元一起守金门。高魁元也是我们黄埔四期的，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了，国民党国防部长。”“国防部长？”谢乃常叫道，“怎么好事都与我无关？”曾冠雄笑道：“大哥去了台湾，那也一定是陆军一级上将。”谢乃常说：“我这辈子就是个少将命。”

“我是到了台湾后才晋升的，”曾冠雄说，“还是胡琏、高魁元向校长举荐……”“校长这辈子用的都是些饭桶，胡宗南、汤恩伯、杜聿明和黄维都是败兵之将。”贺百丁说，脸上是一种蔑视，“丢黄埔军校的脸。”谢乃常赞同道：“蒋介石用人不行，毛主席眼光独到，重用黄埔四期的林彪，结果把一、二、三、四、五期的国军将领一个个打得大败。说起来聂荣臻还是黄埔军校的教官，我是政治二队的学员时，聂荣臻还给我们上过课。毛主席却让聂荣臻当林彪的副手！换了蒋介石就绝不会这样。”“是啊，”曾冠雄连连点头，“在金门驻防时，胡琏告诉我，徐蚌会战时，校长让他当黄维的副手，他不服黄维，请假走人。校长又急召他去南京，向他解释，说黄维是黄埔一期的，乃学长，要他服从。胡琏对我说，这是打仗，又不是搞校庆，学长坐前面，学弟依次与会。打仗谁厉害听谁的，怎么可以论资排辈？”

曾冠雄告诉谢乃常，他退役后经常去一家规格很高的黄埔军人俱乐部，在那家俱乐部他结识了一个前保密局的人，那家俱乐部就是他儿子经营。有次，他在谈话中提到谢乃常的名字，那人一听“谢乃常”，就很熟的样子说：“‘我太了解谢乃常了，他是你们四期里第一个当团长的，后来在云南任机场守备司令。’我问他：‘你以前当过我大哥的部下？’他答：‘我没见过你大哥。’这个人姓杨，也是湖南人，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退役时是少将。”谢乃常不明白地望着曾冠雄，曾冠雄继续说：“杨少将说，事情就坏在校长派你去三十二军当特派员上。”谢乃常不懂了，问：“这和我去三十二军当特派员有何关系？”曾冠雄把手往下一劈，“关系太大了。你当时虽只是上校军衔，却是校长的特派员，就不把同仁放在眼里。有人写信给

校长，说你‘亲汪’，你在三十二军的黄埔同学会上，说你很钦佩汪精卫主席，‘汪主席很有远见，是我党不可缺的领袖。’你说过这话没有？”谢乃常一脸茫然，五十多年前自己说过的话，要是还能记得，那不成神人了？他说：“这我忘了。”曾冠雄喝口茶，又说：“三十二军的一名军官，把你说的话，写信反映到了校长那里，你身为校长的特派员，通天的，竟站在汪精卫那边，那不把校长惹恼了？杨少将说，这便是你失去校长信任，被校长逐出视野的原因。”

谢乃常昂着一张疲惫的脸，说：“这是有人陷害我。我在三十二军当特派员时，是召开过几次黄埔同学会，会上我是讲过话，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可能说出那么出格的话，当时校长是派我去监视‘亲汪’派的，我怎么会站在‘亲汪派’一边？那是个什么人？”曾冠雄说：“这个军官是谁，杨没说，但他说了这件事。”谢乃常说：“纯粹是诬陷，我那时年轻，军职比很多一、二、三期的都高，遭人嫉妒。”“你当年那么快就当了团长，谁不羡慕？后来你去了十九路军，参加了十九路军‘反蒋联共’事变。校长看到你的名字，十分震怒，因为你不但没向校长呈报此事，还参加事变，校长对你很失望，下令通缉你。”

他感到委屈地看着曾冠雄，“这事你清楚，你也在事变中。”曾冠雄说：“校长并不清楚我们是被蔡廷锴和区寿年强拉进兵变的。校长解除了通缉令，大家散了。但‘西安事变’时你又是杨虎城的宪兵营长，与共产党搅和在一起，有这事吧？”谢乃常脑海里出现了谢华和李木庵，就一脸惭愧，“当时中共势力并不大，不过是一群衣裳破旧的平民队伍，谁能想到十多年后天下会姓共？”“杨少将说，忻口会战时，你在五二九旅当团长，旅长许权中，是中共党员。军统怀疑你也是共党，你的名字一直在军统‘内控’的名单上。”“内控？”他问：“内控是什么意思？”曾冠雄解释：“内控就是在有效范围内控制使用。”

他一颗头低了下来，深深地抽口气，说：“想不到我背后有这么多自己一点也不知道的故事。”曾冠雄接着道：“杨少将说，在云南你与卢汉等人合谋投敌前，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曾下令暗杀你，派军统里一名特厉害的狙击手潜伏在昆明机场前的丛林里，对你暗杀，想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那特工潜伏在那里多天，有天，机会来了，你的车驶到机场前，你下车，与一个走出机场的军官说话，他瞄准你，一扣步枪扳机，叭，是颗臭弹。等他把那颗臭弹取出，再推颗子弹进膛，你人影都没有了。那名狙击手说：‘我从没遇到过这种事，这是第一次。’还有一次，徐远举派三名很能干的特工对你行刺，见你的车回了官邸，半夜里，三个特工从后院翻墙进入，被你养的老虎吓坏了，那老虎瞪着翻墙进来的三人咆哮，惊动了卫兵。卫兵冲出来，与那三个特工对打，打死了其中两名，跑了一名。”谢乃常脑海里跳出了昆明的那个夜晚——那是初冬的夜晚，但是在美丽的昆

明，初冬与秋天没什么区别，尖利的枪声结束后，他提着枪走出来，看见了两具躺在他后院围墙边的尸体，“是有过一次这样的暗杀。”

“还有一次，跟踪你的人员报告，你驱车去了市内一家戏院。刺杀行动小组的组长忙率四个特工驱车赶来，准备在戏院暗杀你，但他们晚到一步，卢汉先他们一步到了，来了一个连的警卫，戒了严，他们没法接近戏院。”谢乃常确实与云南省主席卢汉有过一次在戏院里碰头的事，那是云南和平起义前夕，卢汉让秘书约他到一家戏院面谈。他当时是云南机场守备司令，有七八千官兵，李弥想争取他，给他灌输不成功便成仁的思想。卢汉也想争取他，给他讲国民党的高层如何腐败、蒋介石的做法如何不得人心，劝他起义。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早已厌倦军旅生涯了，那两年，不少黄埔四期的同学都升军长、兵团司令了，还有五期、六期的同学也相继升了军长，他谢乃常不过是在团长的位置上朝前迈了一步，便觉得很没面子。他起义不是因为恨谁，也不是因为面子问题，而是共产党宣传的“要让中国人民过上民主、自由、平等和富裕的好日子”让他觉得正合心意，于是他下令起义。他望着曾冠雄，“这些事，那姓杨的怎么都知道？”曾冠雄放下茶杯说：“杨少将当时是保密局昆明情报站的，他告诉我，你的命真硬，有的人，暗杀行动，只一次就成功了，而对你，多次暗杀都失败了。你起义后，他们还想杀你解恨，却找不到你了。”

“我留下一封给卢汉主席的信，跑回湖南了。”谢乃常说，“听你这么一说，我总算明白了多年里困扰着我的事，怪不得当年别的黄埔系军官立了战功就能升迁，我却总是与升迁无缘，原来我被‘内控’了。”曾冠雄说：“你的经历让人猜疑，但又不能断定你是共党，所以你被控制使用，不给你过多的军权。”他听毕，说：“当年很多在昆仑关战役中立了战功的军官都得到了重用，我助荣誉第一师攻下昆仑关，师长郑洞国后来一升再升，还有参加昆仑关战役的邱清泉、廖耀湘、李弥，都升了职，而我一丝未动——当时我还真想不通！不是到了云南，宋希濂升我少将，我只怕一辈子只是个团长。”

这些困扰了他多年，让他年轻时郁郁寡欢的事，竟被曾冠雄解答了！他觉得委屈、伤心，因为他被无数个假相冤枉了。真的对不起跟着我浴血奋战的弟兄们啊，因自己没晋升，部下也跟着我得不到奖赏和提拔。他想：假如他当年不摆校长特派员的架子，低调做人，不拈花惹草，不被人陷害，也许他早升师长、军长和兵团司令了，那他的军人历史就不是这种吊儿郎当的了，恐怕得重写！他会很尽忠、卖命地站在校长那边，甚至国共两党的战争史也会有他一笔，也许还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开始坐下来写回忆文章。每天，若天晴，他除了去公园与马沙丽一起散散步，喝杯公园的菊花或茉莉花茶，下午哪里都不去，坐在桌前写，却深感力不从心，还有些精神涣散，甚至把收复片马的日期也写错了。白中一

来了，他把写的文章拿给白中一看，白中一说：“长官，收复片马不是一九四三年，是一九四四年。”“一九四四年？”“亲家公，是一九四四年。”他想起来了，拍着脑袋说：“瞧我这记性。”他写六库之战时，只记得郝光发是在那一役里牺牲的，却记不清那是哪一年，那时候家里还没装电话，只好放下笔，乘车去白塘乡，咨询白中一。白中一说：“亲家公，是一九四三年。”他喘口气说：“我想应该是一九四三年。”可是，回到家，他又想不起是哪一年了，就把年月日空着，想等哪天白中一来了，再问明白、填上去。

曾冠雄还告诉他，胡宗南到台湾后，有一大批军人状告胡宗南，其中有个将军还把当年胡宗南召开军事会议的会议纪要，附在告状信上呈给蒋总统，附件里还有一份贺百丁撰的详尽的作战方案。那位将军在信里说，他当时与刘勘将军很支持贺百丁的作战方案，可胡宗南长官在执行这个作战方案时，并没听校长的。蒋总统看完那些资料，撤销了胡宗南的一切职务，多次对部下说：“胡宗南误我误国啊。”这可是相当高层的机密，谢乃常问曾冠雄：“这些事，你也知道？”曾冠雄说：“我是上将啊，接触的都是些高层人。有个在校长还是委员长时就在校长身边工作的人，退役后，常来我家喝酒。他见我是湖南人，又是黄埔四期的，有天他问我四期里有个贺百丁我认不认识？我说，贺百丁是我的结拜兄弟。他告诉我，在南京时，贺百丁的那份进攻延安的作战方案，在总统的办公桌上放了很长时间。他说：‘总统晚年经常说，我黄埔系里，惟两人可与林彪较量，一是陈明仁，四平他打得很好，两万人坚守了四十多天，让林彪的十几万共军束手无策。可惜我碍于美国人的面子，撤了他的军职，陈明仁怨我呵。另一人也怨我……总统没说出名字，但他嘀咕，这两人都在湖南背叛了我。我猜总统说的另一人是贺百丁。’”

谢乃常很惊讶，“贺百丁？他有那么大的能耐？”曾冠雄抽了半支烟，又把烟揿灭，“我听他说，蒋总统曾经让人详细收集贺百丁的资料，校长多次对他身边的人说，他用的人里，都缺乏这种大才干。很多事，校长是到了台湾后才清醒。”

第九卷

贺百丁这几年的日子过得挺顺畅，但自从曾冠雄来过之后，贺百丁觉得自己拥有的这些实在不值一提。那年年初，他去北京开全国政协会，遇见了不少老兵，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起义将军，也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大家打着招呼，都很高兴。“好啊，贺百丁，你还是这么硬朗。”“老贺，你精神不错啊。”那些前将军与他打招呼说。其中一个老人是他当年的旅长何强，何强满脸激动地握着他的手，久久不松，告诉他部队整编后，他随四野战军一路打到海南，打得国军残部满地找牙，由于他学会了运用长官当年打日本兵的战术，很受首长器重，入了党，升了师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何强一口地道的浙江话说：“长官，我有五个孙子、三个孙女，我经常向我孙子孙女提及您啊。”贺百丁困惑，“提及我？我有什么好提及的？”何强心存感恩道：“是这样的，我对孙子孙女说，当年爷爷差点死在淞沪战场上，当时爷爷是连长，身负重伤，请求团长给爷爷补一枪，结果爷爷的命，可是团长没这么做，反而让士兵把爷爷抬下了战场……”贺百丁很不高兴，冷冷道：“那是你们团长瞎了眼，怎么不补你一枪？”一句话把何强噎得满脸愕然。

政协会上，大家坐在一起议论共产党的政策，一片赞扬之声，没一个提意见的。贺百丁一言不发。一个带领他们去北京开会的工作人员说：“贺老，您是湖南的起义将领，您得发发言。”会场上、宾馆里，他看见一些前国军高级将领逢人就点头哈腰，一副没骨头的相，他想起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就恶心，便不管身旁的其他人，说：“我不是起义将领，是投降的副司令。”工作人员像是呛了口，望着他，“贺老，您怎么了？”他黑着脸回答：“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不战而降，屈辱啊。”好在贺百丁说的是湖南话，除了湖南去的几个政协委员和湖南的工作人员，没几人能听懂。工作人员忙把他往房里拽，笑着说：“贺老，您是来北京开全国政协会，光荣得很呢，屈什么辱啊。”

有天下午，一个与他多年没联系的老部下来到他的房间看他，胸前也挂着“政协委员”的红牌子，进来时一脸尊敬道：“贺军长，您还记得在下吗？”贺百丁望他一眼，“你是谁？”来者说：“我是杨重生。”贺百丁说什么也不敢相信这个背有些弯、皮肤黑黑的、满脸堆笑的男人就是杨狗蛋！他冷冷道：“我不认识杨重生。”杨重生尴尬地一笑，说：“我是杨狗蛋，您以前的一个团长。”贺百丁不想理他就跟不想理何强一样，即使他真是杨狗蛋，他也不愿承认自己认识这个曾经跑到长沙来劝他起义的河南人。他说：“杨狗蛋很多年前战死在山神街了。”杨重生脸红了，硬着脖子解释，“杨狗蛋没死，被俘后成了解放军。您不记得了？”贺百丁还没老糊涂

到这种程度，但他硬是要把杨重生从他的记忆仓库里赶出去，装不记得地绷着脸说：“别冒充了，杨狗蛋早死了。”

打那以后，何强和杨重生都不敢来烦他了，只是在远远的地方敬重地看着他，贺百丁根本就不望他们，也不望别人，什么人来打招呼他都爱理不理，或者装没看见。“什么时候散会啊？”他问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觉得他不可理喻，又拿他没办法，小声回答他：“贺老，还有几天。”就是这次全国政协会，贺百丁被莫名其妙地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名字隐匿在一大版政协常委的名字中，登在报上，应该是不会有人留意的，但还是被有心人发现了。这个有心人年龄与贺百丁相仿。他戴顶鸭舌帽、拄根拐杖，人中上挂着清鼻涕，敲开了贺百丁的门，“请问贺副主席是不是住这里？”贺百丁当时坐在沙发上喝茶，看着从保姆身边走过来的老人，一时没认出是谁。老人很瘦，早就被无情的岁月打垮了，穿一身很旧的灰色棉袄，已是阳历四月，实在不应该穿棉袄了。老人站着，摘下鸭舌帽攥在手中，叫了声：“长官。”尽管老人生一脸老人斑，嘴唇歪了，乌色，而且满脸的白胡子茬掩饰了他从前的相貌，但贺百丁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他不是从老人现在的相貌认出来的，而是拨开他猥琐的面容，从老人的头骨、脸庞和那双盯着他的眼睛断定的，“你这老家伙是狄昆吧？”

狄昆的嘴唇哆嗦了，踉跄着朝前走几步，贺强冲上去扶了狄昆一把，边道：“您小心呀。”狄昆不知道贺强是谁，推开贺强，说：“我是激动。”贺百丁起身，狄昆一把攥住他的手，老泪纵横地说：“长官，您还活着啊。”贺百丁不悦了，“你这是什么话？”狄昆长叹一声，“文化大革命中，我听一个流浪到太原的湖南老兵说，您被枪毙了。”贺百丁拉狄昆坐下，“有这事？”“那湖南人是我们新七十一军军部直属旅的一个营长，他妻离子散，一个人流浪到太原，到我工作的学校食堂，吃学生倒下的剩饭菜。他认出了我，我问他你的情况，他告诉我，说你被共产党枪毙了。”“他是咒我被共产党枪毙。”贺百丁这么说，脸上起了层哀伤。狄昆说：“我在报上看到你的名字，才找来的。很多人都死了，我们还活着。”

“狄昆，”他说，“我这次去北京开政协会，遇见了很多黄埔军校的同学，有几个还是我们四期的。”“那些软骨头，只会阿谀逢迎。”狄昆说。贺百丁皱起眉头，“你这是骂我啊，我这政协常委可不是阿谀奉承来的，是他们塞给我的。”贺强说：“我爸是湖南和平起义的……”“别说起义了。”狄昆愤恨道。贺百丁指着贺强，“犬子贺强。”狄昆看着贺强勉强笑了下，笑得脸像一块烂抹布，一股酸味道扑面而来，让贺强不得不偏开脸。贺百丁问：“老伙计，说说你的情况？”狄昆用一口太原话回答：“我回到山西，对山西的军政府说‘我是参加了湖南和平起义的’，接待我的人刁难我说：‘你一个少将旅长，不好安排，回家等安排吧。’我也知道他们不想管我，我是在湖南起义，又不是在山西起义，他们就不关心，拖着。我去问过几次，

他们说你等等吧。我在家等安排时，经我婶婶介绍，去了一所学校的总务处干后勤工作，一填表，见我是国民党少将，对我不放心了，让我去食堂里出垃圾和打扫食堂卫生。我想这比靠别人施舍强，就去食堂出垃圾。‘文革’中我也挨了整，但因没职没权，算是因祸得福，只是陪斗，后来不兴开批斗会，造反派就把一些有历史问题的人组织起来挖防空洞，直到‘文革’后期，防空洞也不兴挖了，我也退休了。”

狄昆喝口茶，说：“我这次来湖南，一是来看看长官您，二是有事来求长官，想让长官开个证明，证明我是参加了湖南和平起义的少将旅长。”贺百丁关心道：“这本来就是事实，湖南省志上，写到湖南和平起义，还提到了你的名字。”狄昆缩了下吊下来的清鼻涕，说：“太好了。我听说，凡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前参加过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就算参加革命了，可以享受离休干部待遇。”贺百丁惊讶了，“有这事？”“我是去年听一个参加过平津起义的人说的，他起义时是少将师长。他是我们山西人，现在享受的是离休干部待遇。”

贺百丁给狄昆开了证明，为增加这张证明的分量，他还拿到省政协办公室盖了公章。另外，把自己收藏的《湖南省志》，也赠给狄昆。狄昆翻开《湖南省志》，在关于湖南和平起义的将领中，确实有他的名字。狄昆欣喜地把证明和《湖南省志》放进袋子里，立马表示感激地松一口气道：“今生今世能见到长官一面，值了。”贺百丁说：“别说得这么悲惨。”“一别三十多年啊，长官，以后，我会经常来长沙看您。”“那敢情好。”贺百丁说，又加一句，“只管来。别的招待没有，饭还是有吃的。”

狄昆在他家住了三天，一双垂暮的眼睛，总是善意地看待一切，一张老年斑遍布的脸上，也总是含着笑，说话很客气，客气得近于谦卑。第四天，狄昆要回太原了，分手时，这个在战场上打日本人时，率领官兵冲锋陷阵的老兵，流出了两行热泪，“长官，这几天打扰了，在下告辞。”贺百丁也满眼泪花，挥手说：“走吧走吧，后会有期。”贺强送狄昆老人去火车站，车上，狄昆说：“你父亲是个大好人。”贺强说：“你们这些放下屠刀的，都是好人。”狄昆睁着双目光浑浊的眼睛，回忆道：“当时新七十一军三个师，有两个师同意起义却又走了。陈德得知这两个师分别异动，赶紧报告你父亲，你父亲没有阻挡他们走。他们背着你父亲联络我，劝我不要背叛党国，和他们一起行动，我没听。你父亲是我的老长官，我跟随你父亲投降了。”明明定性为“起义”，老人却用了“投降”一词，贺强有些意外。

贺百丁老了、变了，思维机器出了故障，开会不说好话，像个惹事的老头子。他经常倚老卖老，有次开会，他见没人问他话，一拍主席台说：“为什么不要我发言？以后别指望我来开会了。”接着，他假装生气地走了。工作人员去拉他，他生气道：“别拉我，我一大把年纪了，要进棺材了，让我回去等死。”打那以后，他找各种借口不去开会，身体不好啦、喉咙

发炎啦、牙龈痛啦等等，实在无法躲避，他就在会场上歪着头睡觉，有时候还真睡着了。人家拍醒他，他会装蒜地问："散会了？什么会开这么久？中央全会吗？"

贺百丁以为他这样做会招来横祸，他乐观地期待着，希望上面撤销他的一切待遇，把他赶到阴暗的角落里去，遭受命运的进一步惩罚，他觉得这样自己便有脸面对曾经跟随他一起"起义"的老部下。进入八十年代后，大家一走动，他了解到一些当年的团长、营长，生活状况相当糟糕，这让他既难过又无奈，觉得对不起这些跟着他"反水"的弟兄们，于是他怪话连篇，甚至公开说胡宗南是个蠢蛋，蒋介石是个白痴，如果当年蒋介石用他贺百丁，西北的战局就是另一回事。他这话是在政协会后说的，但谁也没把他说的怪话当回事，反而认为他老透了、生动了而更喜欢他。"贺老，幸亏蒋介石瞎了眼，"政协的干部笑道，"要是蒋介石当年用您贺老，天下就不好说了。"

那些年轻干部喜欢这个有个性、有脾气的怪老头。他级别太高了，新上任的省长都不及他级别高，这么高级别的人，似乎没人能管得了。全国政协会议他身为全国政协常委也不去参加，他对来劝他去开会的政协主席说："我去干什么？去举手？我早就向贵党举起了双手。"政协主席说："贺老，您是湖南国民党的主要代表啊。"他问："我能代表国民党？我什么都代表不了。"他硬是不去，北京开全国政协会的那些天，他天天在贺百石家打扑克。

贺强感觉与父亲沟通起来，很困难，父亲有点"破罐子破摔"。他变得很小心，生怕惹恼了父亲。有天，一个可以改变贺强命运的副省长来了，问贺百丁有什么要求，贺百丁硬着脖子答："我对贵党没要求。"副省长望眼坐在沙发上的贺强，明确道："你儿子好像在一家工厂，要不要变动一下？""不需要，他很好。"父亲说。副省长笑笑，补一句："其实，可以调你儿子到政协来照顾你。"父亲说："好心我领了，我可不想受贵党过多的恩惠。"副省长走后，何小玉说："你怎么就不为贺强想？调到政协，多好的事呵。""我可不愿意成为一个任人摆布的木偶。贺强成了政协的干部，我不又成了一条摇尾乞怜的狗？老了，得给自己留点尊严。""你太自私了，"何小玉说，"你可以硬，反正没人能把你怎么样。可是贺强……""够了！"他吼道，"要那些东西干什么？！活着就行了。"

谢乃常来看贺百丁，想贺百丁也许是一个能改变历史的人，只因阴差阳错，历史没选择他。"贺老，曾冠雄说，蒋总统在你的作战方案前痛悔了几十年呢。"贺百丁不为所动，像驱赶苍蝇样挥下手，"别听曾冠雄胡说，曾冠雄的话，我不信。你没发现他到哪里都是拿好话诓人？他为人虽厚道，但圆滑，不然也升不了上将。走，打牌去。"

这种稀里糊涂的日子又过了几个月，有天，他一早起床，一个人搭车去白塘乡看儿子和孙女。白中一那天不知道他来，不在家，他一个人坐在坪上，看着金灿灿的秋阳，听着蝉鸣，想着逝去的时光。一只蜘蛛见他坐着不动，当他是木头，从树枝上垂下来，吐了根蛛丝到他灰白的头顶上，在树枝和他头上织网，上下爬着，打算织一张结实的网逮捕蚊蝇。中午，孙女放学回家，叫了声“爷爷”。他把孙女搂在怀里，孙女见爷爷头顶和树枝之间有只蜘蛛爬上爬下，挥手把蛛丝砍断，“爷爷，蜘蛛都在您头上织网了。”他挪开椅子，儿子和白中一一起回来了，背着药箱，两人去给一条病得要死的牛会诊。儿媳妇已做好饭，白中一打来一盆温水，让他洗脸洗手，一家人就在堂屋里吃饭。吃过饭，聊了两小时，回到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过了一天，死神派参事室的一年轻干部笑眯眯地来了，让他去医院检查身体和疗养，他说：“我很好啊，没什么不适，不去吧？”年轻干部笑容满面地说：“谢老，这是给您享受老干部的待遇。”他一听，什么时候自己成老干部了？他谦虚地问：“我不够格吧？”年轻干部说：“您是爱国人士，起义将军，够格。您收拾一下，车在街口等您。”

他想那就去体验一下老干部的待遇吧。那段时间他住在疗养院，与另一些老干部打扑克、下棋，一早有小护士给他量血压，晚上喂两粒药丸给他吃，倒也轻松、愉快。有天，气温反常地热，他因怕冷，穿得多，身上汗巴巴的，就回房洗澡。卫生间的地上铺着瓷砖，瓷砖一湿，就有些滑。他平时洗澡时很注意。那天，他其实也注意了，但洗澡时，香皂从手中滑落，掉到地上向便池溜去，他担心香皂会溜进便池，便跨前一步捡香皂，瓷砖上满是香皂水，脚一溜，身体往后一仰，后脑勺砸在坚硬的地上。高红梅正给他拿干衣服，听到响声异常，赶过来，见他赤裸着身体躺在地上，惊骇得张大了嘴。他忍着痛说：“扶我起来。”高红梅扶他起身，他说：“我头有些痛。”

谢乃常还活了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里，黄莹和杨凤月都来到他床边看他，她们都穿着他熟悉的衣服，梳着不同年代的发型，从阴间赶来看他。有天下午，儿子谢国栋坐在椅上打盹，一个衣着时髦的年轻姑娘突然出现在他床边，这么热的天，她穿着白锦缎旗袍，脚上一双三十年代旧上海时行的女式舞鞋，脖子上围着蚕丝围巾。姑娘走进来问他：“还记得我吗？”他吃惊地望着这个年轻、漂亮的姑娘，“你是谁？”姑娘说：“我是陆琳。”他没反应过来，因为在他迟钝、模糊的记忆里，他早忘记陆琳当年是旧上海的舞女了，他只记得她是他的随军夫人。他说：“陆琳怎么会穿这身衣服？”陆琳嘻嘻一笑，“我们不是在百乐门夜总会相识的吗？你忘了？”他突然意识到什么地望着陆琳，问：“你是来接我的吧？”儿子听见他说话，醒了，“爸，你说什么？”谢乃常看着儿子，想他应该让儿子以后关心一下马军，声音缓慢地说：“爸告诉你，你——有——个——弟弟。”

谢国栋觉得父亲糊涂了，“爸，我没弟弟。”谢乃常正要告诉儿子他确实有弟弟，却见儿子的身边站着个人，他一眼就认出了是牺牲在昆仑关的高中汉。高中汉怕弥留之际的大哥不认识自己，不肯跟他走，特意着当年的国军军服——虽然那军服被高中汉庞大的、散发着泥土气味的身躯撑破了。“老七，一看见你就亲切。”高中汉说：“大哥，天父派我来引路。”他笑道：“老七，你也学会骗人了？难道阴间也传播迷信？”高中汉把手里的令牌亮给他看，一道金光刺了下他的眼睛，就满屋金光。高中汉说：“阎王最缠人了，天帝怕你一不小心掉进地狱，被阎王逮住就麻烦了。”他脑海里残存的最后一点意识觉得，天堂比地狱要宽敞、明亮，他可不愿意在地狱里苦苦挣扎几千年再变成小鬼跑出来，便随高中汉去了天堂。

十月里一个星期三的下午，来了两个着公安服的人，当时贺百丁正处在回忆往事的迷雾中不能自拔，很多朋友、熟人都死了，他还坚持活着。两个公安自我介绍，说他们是江永县公安局的刑警，来找他汇报。其中一个脸上有些胡子的公安说：“据我们对火灾现场分析，贺兴是自焚。”他打了个哆嗦，脱口道：“死得好，死得好啊。”

还在去年七月，他的亲侄女，也是他的大儿媳妇贺娣就淹死了。一进入七月，肥胖的贺娣实在受不了酷热，每天下午都要下到塘里泡几个小时，以此避暑。这是一口有足球场大的塘，塘里大半是山上流下来的泉水或雨水，就凉。塘边有棵樟树，很大，下午，太阳往西边移时，会有一大片阴影投在塘里，如果人是处在这片阴影的水中，再热也不热了。那段时间，湖南的气温每天都是摄氏三十九度，一天里，最热还不是中午，是下午三四点钟，因为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地上所有的热气都在上升，让体重已达到四百斤的贺娣说什么也受不了。那时候，空调还没进入家庭。这个时段，贺娣会放下一切事情，穿着自己缝纫的一套水红色短衣短裤，下到塘里，对着塘边上的人大喊大叫，邀人下塘游泳。她淹死的那天，倒不是很热，因为先一天下了场暴雨，气温从三十九度降到了三十五度，山上又有风刮来刮去，就没几人响应，但贺娣觉得热，她身上的脂肪实在太厚，这点山风根本不能使她肥胖的身体降温，三点半钟，习惯使然地换上自缝的游泳衣裤，向塘边走去。有人看见她一下到塘里，塘里的水本来就快满了，马上溢了些出来。这口塘其实不深，最深的地方才三米多一点。

贺娣也不是不晓得游泳，她每天除了坐在塘里的一块石头上“纳凉”，还要来来回回地游几圈。但那天，她一下到水里就没影了，大家来到塘边，喊她：“贺经理、贺经理。”水面上没人回答。于是，几个会水的男人下到塘里摸，摸了三个小时，塘里的每一寸地方都被三个会水的男人摸到了，烂提桶、破脸盆都摸了上来，却摸不到她母象一样的身体。大家甚至怀疑，那个自称看见贺经理下塘的女人是不是说谎？“鬼都没有。”三个男人都说。

尸体是第二天自己浮上来的，一早就有人看见了这具庞大的尸体，泡得跟大象一样大。结果八个男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把尸体捞上岸，尸体两腿蜷缩，像个巨大的女婴，犹如外星人。她是腿抽筋而淹死的。苦恼的事情也跟着来了，没有一口棺材能容下这具庞大的尸体，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尸体劈成两半分两个棺材装殓，只好临时请乡村木匠量体裁衣地打了口杉木棺材，只是往棺材里撒了些生石灰，也来不及油漆，因天热，尸体已呈现腐臭迹象了。结果五个男人（两人抬手两人抬脚一人抬头）才勉强把尸体置入棺木。钉上马钉，贴上封条，那股让人捂鼻的尸臭才勉强淡下去。次日出殡，四个人抬起这口棺材，只走了五步就倒下了一个。“太重了，”那人喘着粗气说，“我从没抬过这么重的棺材。”

贺彰又临时找来抬杠，加了四个壮汉，八个人起肩，抬着这口棺材很吃力地往山上走，喊着号子“一、二、一、二”，好步调一致，不至于走得磕磕绊绊而相互埋怨。本来是要抬到山顶的，墓穴挖在山顶，可山路实在太窄，结果抬到半山腰就再没人愿意抬了，抬棺材的人宁愿在山腰上临时挖个墓穴，也不愿再抬着沉重的棺材多走半步。贺彰不同意，因为那是他找乡下巫师算出的阴宅，“我每个人加一百元钱。”没人表态。他加码说：“再加两百。”抬棺材的人觑一眼庞大的棺材，放弃道：“你找别人抬吧。”

贺彰无奈，只好让人扛来锄头和铁锹，十个壮汉不歇息地轮番挖，用了一个上午才挖出一个大坑，那些人用尽全身力气才把巨大的棺材放入坑穴，边满头大汗且骂骂咧咧地埋着。贺彰瞪眼大家，“别废话，我姐把一生都献给了你们乡。”一男人搭腔，“又没献给我。”另一男人道：“献给你？你以为你是贺书记？”贺兴在一旁听见了，瞪着说怪话的男人，那男人一见贺兴凶恶的眼神，立即不吭声了。贺兴从发现妻子死到此刻，一句话都没说，也没掉一滴泪，人家都对他有看法，觉得他过于铁石心肠。他捧着贺娣的遗像，垂着哀伤的头，坐在石头上。遗像上的贺娣不胖，因为这张像是她与贺兴结婚时照的，之后，贺娣再没照过相。贺彰翻遍了姐姐的抽屉和大柜小柜，只找到姐姐和姐夫的这张发黄了的结婚照——他小心地剪掉姐夫的那一边，拿到县城，让县城的摄影师翻拍后，连夜冲洗、放大，成了遗像。

贺娣与贺兴结婚时，还不到二十岁，年轻、漂亮。村里人都忘记了遗像上的人是谁，有人瞧着遗像，都无法将此像与死者想象成一个人，“她真是贺大胖子？”一人答：“贺经理年轻时相当漂亮，赛过杨贵妃。”那段时间，电视台正在播电视连续剧《杨贵妃》。

安葬完贺娣，大家回到房间休息，才发现回来的路上一直勾着头不语的贺兴，不见了。“贺兴呢？”贺强问。文清说：“下山的时候大哥还走在我身后，下了山，人就没看见了。”贺强和贺彰出去找了找，没找到，大家都怀疑他那颗贫乏的傻脑袋受不了这种刺激，一个人躲到哪里哭去了。贺强

估计道："哥伤心得不愿我们看见他。"贺强说这话时，天已经黑透了。九点钟，仍不见贺兴，就不打算再等了。贺彰不耐烦地起身说："走吧，大哥不想见我们。"贺强犹犹豫豫的，贺彰关了门，把钥匙交给隔壁家，发动车，向长沙驰去。贺强、文清回到家，已是半夜，贺百丁举着一双老得不成体统的眼睛问："贺兴没跟着你们回来？"贺强喝口水，"爸，安葬完大嫂，大哥就不见了。"

三个月后，醴陵县公安局的两个刑警拜访了贺百丁老人，他们知道贺百丁级别很高，便客气地叫他"贺老"，目光却往屋里搜索，好像装了轮子样，机敏地左转右探。他们自我介绍说："我们是醴陵县公安局的。"贺百丁表情冷淡，"什么事？"一个三十来岁、长着双三角眼睛的刑警说："贺老，向您汇报，您儿子贺兴在醴陵县城杀死了贺局长。"他听了这话还真有几分震撼，觉得八成是他们弄错了，说："我这个傻儿子敢杀人？"

县公安局的人介绍说，案情发生在几天前的晚上十一点钟，贺局长从一朋友家打牌回家，路经一条小巷，凶手突然从巷子的黑暗处蹿出，一锤子砸在死者的后脑勺上，一声闷响，死者倒地。有一个站在窗前抽烟的男人是目击者，他看见凶手从背包里拿出一把砍刀，三下两下就砍断了死者的脖子，拎着脑袋朝前奔去。目击者先是吓呆了，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他醒悟过来后，赶紧跑出门大叫"杀人了杀人了"，边指着凶手逃跑的方向，就有人提脚去追凶手。当晚，整个醴陵县城戒严，封锁了所有的交通要道，县公安和武警全出动了，挨家挨户搜查，县城就那么大，来来回回地搜查了三遍，连能蹲人的沟壑也没放过，就是不见凶手的影子。第二天，有人在离县城十里远的一处荒坡上，发现了一堆黑乎乎的血肉，黑的是头发，一地的脑髓和血肉，连一块像样的骨头都没有，颅骨被锤子敲碎，肉被砍刀剁成了肉泥。砍刀和锤子被凶手扔在现场。锤子是中号型铁锤，击在脑袋上，一锤就能致人死地。砍刀是那种刀背很厚、刀口锋利、肉挑子上屠夫用来剁碎排骨或猪蹄的砍刀。刑警让目击者描述凶手的相貌特征，结果大家都认识这个凶手，因为这三个月，凶手经常出现在这条街上，有时候蹲在某处，一蹲就是一天，连窝都没挪一下。刑警根据他们的描述，找画师画了肖像，大家都说像，死者的亲属——贺山局长的遗孀一眼就认出了画像上的人，尖叫一声说："他是贺傻子。"刑警问："你能谈谈他与你丈夫结下了什么深仇大恨吗？"遗孀一脸迷茫，临了怏怏地说："他们男人的事，我怎么知道？"

贺百丁心里很空，感觉像山谷一样空，因为他实在没有勇气想象他这个傻儿子竟杀人，还如此残忍，他耐着性子听完刑警叙述，说："不要说了，如果他回来，我会叫他投案自首。"那天傍晚，贺强回家，何小玉神神秘秘的样子把这事告诉了贺强，贺强望着母亲，半天才说出一句话："妈，这怎么可能？"母亲说："死者的遗孀从画像上认出是你哥贺兴。"贺百丁脑

袋里有无数个假设，无论如何他都不相信儿子会杀人，临了对贺强说："等你哥回来，事情就水落石出了。"

贺兴没有回来，整整一年都没他的消息。这个惊动了全省的凶杀案，一直在侦缉中又一直未侦破。直到星期三的下午，江永那边的刑警赶来，说贺兴杀死了马兰村的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农民，当晚，自己跑到离马兰村十多里远的一处坟山上，把自己绑在一株树上，浇上汽油，自焚了。贺百丁的脑袋里没有悲伤，因为管理悲痛的那个阀门，早锈坏了。他木木地望着两个土头土脸的江永刑警，仿佛悬着的心总算落下了。

贺强看着这两个刑警思考了下，问："老农民姓什么？"有胡子的刑警立即答："姓赵。"贺强不说话了，有胡子的刑警又说："赵老头身上被凶手捅了十一刀，其中一刀捅在心脏上，一刀刺破了喉管，还一刀扎在死者的颈椎上，这三刀中的任何一刀都足以致命。"贺百丁黑着脸，不愿再听地起身进了卧室。何小玉早对贺兴心灰意冷了，说："他死了反倒比活着好。"

贺百丁知道自己很老了，有天晚上他梦见自己死了，躺在床上，一个着国军女军装的女人一脸悲伤地坐在床边哭泣。他隐约认出这女军人就是死在他面前的秦云。醒来后，他迷惑地望着窗外，思想别提有多惆怅，想自己这辈子，最思念的女人就是秦云。打那天起，他每晚八点钟就上床睡觉，准备在梦里遭遇秦云。"我睡觉了，谁也别吵我。"他吩咐说。但是，第二天、第三天和接下来的若干天，秦云都躲着他，不到他梦里来了。老伴见他每天睡那么早，问他，他答："我是等死呢。"他是个一辈子好强的老人，从他带兵打仗起就不愿认输，勇敢得让他的部下不得不跟着他往枪口上撞。老伴说："别说死不死的。"家里就他俩，儿子儿媳上班去了，保姆去菜市场了，时间是上午十点钟。

就是那一刻，一个精神矍铄的老头，拄着根楠木拐杖，激动地走进他家。他看着走进来的老头，老头说："我是陈德。"他简直不愿相信，分开了四十多年，谁也认不出谁了，"你是陈德？"他迟疑着起身，不敢相信这个衣着整洁，但与他一样老的糟老头子竟是他曾经的高参陈德。陈德抢前两步，握着他的手道："好想你啊，三弟。"他听陈德叫他三弟，这可是个久违的称呼，这声"三弟"把他带进了他根本就不愿回忆的战火风云的年代，有一瞬，他甚至以为自己是站在新二军军部，旁边都是等待他发布命令的官兵。他拉着陈德坐下，哆嗦着问："多少年了？"陈德红着双眼说："我们有四十五年没见面了。"这么多年里，贺百丁都忘记陈德长什么模样了，有段时间他试着回忆陈德的相貌，就是回忆不起来，但陈德一出现，这张在他记忆里丢失多年的面孔又复活了。"陈德，告诉我，你走后的情况。"

陈德告诉他，一九四九年八月，他乘那架飞机去了香港，接着又从香港转到台湾，在台湾他找到了胡宗南，又在胡宗南手下当差，被派到大陈岛当

师长，两年后共军进攻大陈岛，部队撤回台湾，胡宗南长官失宠，他所在的师奉命守台南，一九七一年他退役，七年后去了美国，现定居美国旧金山。他到台湾后，孑然一身，但他多年前收了个养女，他现在与养女住在一起。养女这次跟着他一起来了中国，她做生意，很忙，这两年与大陆的生意人打得火热，是她托大陆这边的商人打听贺百丁，打听到了，告诉他，他才跟着养女一起来的。贺百丁问：“你养女呢？”陈德说：“她知道我们有整整四十五年没见面，就没跟来，说不打扰我们叙旧。”

贺百丁觉得自己很对不起陈德，这种对不起他早就忘光了，但见到陈德他又想了起来。他愧疚道：“陈德，你离开大陆时，托我照顾吴姬和你女儿，我很抱歉，吴姬不愿接受我照顾，带着女儿回遵义了。”陈德那张老得掉渣的脸上遍布着忧伤，“在台湾和美国，我经常想起吴姬和女儿兰兰，只是我没脸面对她们母女，当年我弃下她们母女去了台湾，回想起来确实太自私了，我想吴姬和兰兰是不会原谅我的。”贺百丁说：“你走后，我去过你家，吴姬不愿留在长沙，说她想回遵义。她一个女人，我不好强留啊。”陈德垂下头，伸出满是皱纹的手捂着脸，好半天才说：“其实我早就想回来找她们，可前几年我身体欠佳，差点死在医院里。我养女忙，挤不出时间陪我，又担心我的身体，不让我回来找，就一直拖着。我这次回国，就是想找找她们母女。”

贺强下班回家，贺百丁指着贺强，“犬子。”又对贺强说：“你陈伯伯。”贺强没想清楚他哪里又冒出来一个陈伯伯，陈德却问：“你是老三？”贺强一瘸一瘸地坐到沙发上，陈德说：“我离开时，你只三岁，不记得我了吧？”贺强当然记不起陈德，就一脸茫然。

贺百丁对儿子说：“贺强，你去接你张舅舅来，你陈伯伯想见张舅舅。”贺强起身，瘸着腿走出门，钻进一辆的士，向养老院奔去。张舅舅坐在坪上，着一身皱巴巴的，看上去很旧了的深灰色中山装，一张老脸因经常在阳光下活动，呈古铜色，脸没修，脸庞上满是白胡子，正跟几个老人下象棋。贺强叫声“张舅舅”，张舅舅站起身，贺强说：“一个叫陈德的老人，在我家，想见您。”张舅舅一听“陈德”的名字，目光一亮。贺强走去跟养老院的负责人说了声，张舅舅进房换了身蓝衣裤（爱心人士捐赠到养老院的衣服），穿上模样古怪的皮鞋——皮鞋很旧且脏了，随贺强激动不已地来了。

晚上，三个原国民党老兵坐在桌前叙旧，谈的都是抗日战争的事，接着又回忆国共两军的战争和湖南和平起义，一边喝酒，一边说话。话题扯到谢乃常身上时，贺百丁叹道：“你要是早几年回来，就可以见到大哥，大哥在湖南，是唯一一个没挨整的原国军将军，他命好，坏人坏事都绕着他走。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多人挨了整，很多共产党的大官都倒了大霉，他没一点事，想起来都是个谜。”他望眼陈德，又道：“曾经有人私下嘀咕，说

谢乃常是安全部安插在参事室的内线。”陈德听了这话，叫道：“真有这事？”贺百丁说：“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有伙造反派气势汹汹地跑去抄他家，参事室的办公室张主任，赶来，亮出一个证件，那伙造反派就撤了。后来有人议论，谢乃常是国家安全部的人。”“大哥承认自己是安全部的吗？”陈德问。

贺百丁摆手，“这事谁好意思问？大哥死后，追悼会上，并没来安全部的人，这种流言又不击自破。对了，曾冠雄回来过。”陈德很是吃惊，“曾冠雄？”“他退役前升了上将。”贺百丁说这话时，脸上竟有几丝羡慕，“你在台湾，没听说他？”“我一直在台南，退役后，我住到了一个很干净的岛上，每晚听着海浪声睡觉，后来去了美国，与军界没联系。”“你们这些去了台湾的都比我们好，你还记得狄昆吗？”陈德说：“我记得他是山西人……”

三个老男人把往事一点点地剥开，像剥裹得很严实的粽子，一点点品尝，谈话就很浓烈，浓得没人能化开那种酽稠稠的气氛，以致贺强不得不走开，以免被那种浓烈的气味噎着。“他们谈话很愉快，”他走进卧房对文清说。文清一笑，“你爸很久没这么高兴了。”“是啊，陈伯伯来了，爸格外开心。”

直到十一点钟，贺百丁和陈德都醉了，贺强和谢文清才扶着父亲进卧室睡觉。陈德和张副官被安排睡客房，客房里有张席梦思床，两个老兵一人睡一头。很多年前，陈德是贺百丁的参谋长时，在特殊情况下，经常与张副官挤在一张床上。早晨，张舅舅醒了，起床，打盆洗脸水，端到陈德前面，“陈参谋长，洗脸吧。”陈德笑，“你太客气了。”贺百丁醒在床上，听见他俩对话，下床，陈德把张副官打的那盆水端给贺百丁，“长官，您先洗。”贺百丁自嘲道：“我这长官还能管你？”他接过陈德替他搓洗过的毛巾，抹把脸。张舅舅伸手接过毛巾，端起脸盆，转身进厨房倒掉洗脸水，又打盆热水端来给陈德洗脸。陈德笑，“张副官，你啊——”

早餐已摆在桌上，是黑米、黑豆、黑芝麻粥、鸡蛋和包子，三个老兵坐到桌前吃着，但回忆之情却没昨天浓了，昨天下午至晚上，那些储藏在心里的刻骨铭心的话已说完了，再说就是重复，于是就变成问各自的现状。陈德告诉贺百丁和张副官，他这个养女是他到台湾后收养的，她父亲是名团长，从福建撤到台湾的，随胡宗南驻守大陈岛，但被查出来是共军间谍，在大陈岛搜集军事情报，被枪毙了。她那时小，他收养了她，供她读完初、高中，又送她去美国读大学，后来她留在美国，与另一个去美国留学的台湾青年结了婚，那是台湾政坛一个高官的公子，背景硬，底子厚，两口子便在美国拓展。“她不愿回台湾，”陈德说，“她父亲是被枪毙的，那时她已懂事了，她讨厌台湾。”贺百丁说：“原来是这样。”陈德嘿嘿嘿笑了笑，“我养女很有经商头脑，对我这个老人是个安慰。”

吃过早餐，贺百丁拿起电话，给省统战部办公室打电话，说他有个同学从美国回来，想去遵义市寻找女儿，需开个证明。省统战部的干部说：“可以开。”陈德和自己的养女执着贺百丁为他开的介绍信，去了贵州，在贵阳和遵义待了半个月，分别在贵阳和遵义的多家报纸登了寻人启事，还上了遵义市电视台，在荧光屏上老泪纵横地回忆自己的女儿。半个月后，陈德再度来了，贺百丁问他：“找到兰兰了吗？”陈德说：“没有，不过我在报纸和电视台都留了我养女的电话，还留了我在美国的电话。”贺百丁问：“电视都上了？”陈德伤感着答：“上了，人家电视台的人看了报纸，见我是国民党老兵，回国寻亲，很热情地找到我，为我做了个寻亲节目。”贺百丁又一次深感内疚，“陈德，这事，我有些对不住你呵。”“不能怪你，那是特殊年代。”陈德摇手，“不谈这事了。”

贺强下班回家，看见陈德，忙问：“陈伯伯，您找到女儿了吗？”陈德一脸惆怅，“暂时还没有。”客厅里气氛相当沉闷。贺强为打破这种沉闷，说：“陈伯伯，您比我爸还大一岁，可您看起来比我爸还年轻、精神。”陈德笑，“你陈伯伯不中用了，身上的零件都锈坏了。”贺百丁不说话，贺强问：“陈伯伯，当年你们国民党军队那么多人，装备那么好，怎么会败在共军手上？”他看眼父亲，又望着陈德加一句：“我爸生活在国内，思想僵化，我想请教下您，你们退到台湾后，是怎么看的？”

贺百丁听儿子这么说，插话道：“老百姓选择了共产党。”陈德点头，“你爸说得极对。”他接着说：“六十年代，有人在台湾的报纸上撰文总结说，我军败给共军，一是轻看了宣传的力量，当时我军自视有三百万正规军，又有美国人支持，就没在宣传上下功夫。共产党在争取民众上下了大功夫，说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就是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人人平等，没田给田、没地给地。宣传上输给了共产党。”贺强说：“这种让老百姓都能听懂的宣传是很厉害。”陈德说：“就是。中国当时是农业社会，共产党依靠的主要对象是农民，农民一听说打倒了国民党，就可以分田分地，那还不卖命？结果民心都倒向了共产党一边，这不是枪杆子打出来的民心，是宣传得来的民心。两党的战争，实际上是民众的战争，民众都倒向共产党，国民党不成了过街老鼠？”贺强说：“输在宣传上，我可是第一次听说。”贺百丁却深以为然地点头道：“是啊，共产党把中国老百姓都宣传到他们那边去了。”

陈德接着说：“二，当初国军强大，军方主将，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错误地把间谍行为视为下着勾当。军统，说起来厉害，其实只是在监视自己人上下功夫，没有培养出更厉害的间谍打入共军内部，所以我军处处被动，步步都走在共军后面。在宣传、策反和间谍工作上，我军都输给了共军。策反，使众多国民党高官看到了出路。”贺强听陈德这么说，瞟眼父亲，当年父亲不也是因为有后路可走而放下武器的吗？他吐出一句

话："原来是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你们才败。""不是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共军能打赢我们？"陈德说，"当年在陕北，我军二十万，共军才两万人，不是老百姓帮他们打我们，他们能战胜我们？"

贺百丁深有体会地点头，"进攻延安时，我军是瞎子，共军却四处有耳目，我们到了哪里，我们的军队如何布防，除了安插在我军内部的间谍秘密向共军输送情报，老百姓也是共军的侦察兵，自发地趴在山上点我军人数，有多少人过去了，有多少门炮、几辆车、几匹马等等，转背就把军情传递了去，比飞鸽传书还快。"他喝口茶，又说："这是客观原因，还有主观原因。胡宗南只配当个团长，可他却指挥着二十万军队打延安，那还不瞎指挥？"贺强笑，贺百丁放下茶杯，继续道："蒋介石更差，却飞来飞去，指挥和调动全国军队，那还不乱套？杜聿明的几十万军队，守着徐州，粟裕正十分头痛。蒋介石担心自己的精锐部队被共军消耗掉，竟让杜聿明放弃徐州，徐州工事那么坚固，又是咽喉要塞，蒋介石不顾大局，命令杜聿明撤退，结果帮了粟裕的大忙。"贺强觉得新鲜，"爸，您说蒋介石帮了粟裕的大忙？"

贺百丁说："三十多万军队、一色美式装备，守着工事，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以静制动，让敌军来攻，先坚守、积蓄力量，后伺机反扑，打敌军一个措手不及，方能取胜。这是兵法。一撤退，局势调过来了，共军以静待动了。"贺强似乎听明白了，贺百丁接着说："军队拉成几十里长，只顾赶路，首尾不能兼顾，炮火无法形成强大犄角，既疲惫，又没工事和掩体，怎么与共军打？粟裕看到了，那还不把三十几万国军分割、包围，一一吃掉？杜聿明自己也是个大饭桶，身为将军，孙子曰：'君命有所不受'。怎么那么听命于蒋介石？蒋介石的军事才能——"他不屑地伸出右手的小指头，"只配当个步兵营长，指挥一个步兵营打仗还勉强可以，却是全军统帅，这里插一杆子，那里更改部署，败是注定的。"

一年后，陈德又随养女来了长沙。他比第一次来更加精神，着一身笔挺的黑西服，系一根漂亮的黑底蓝条纹领带，带来了很多美国西洋参，还有一大包抗衰老的药物。贺百丁用最大的热情款待着这位老友，带他一起去公墓区给谢乃常扫墓。这是十月里一个秋阳明媚的下午，公墓区十分寂静，坟山上坟墓成梯田状，一层层的。谢乃常的墓旁一株龙柏，长得高大、挺拔，墓上落了些枯叶。贺百丁将几片枯叶捡开，对着花岗石墓碑说："大哥，陈德来看你了。"陈德说："大哥，我们不久也会到黄泉下陪您。"陈德一脸忧伤，贺百丁问："兰兰没一点消息？"陈德说："没有，我回美国后倒是有几个电话打来咨询，但都不是。"贺百丁安慰他："也许她们去了别的省份，也许你离开长沙后，吴姬带着女儿去了西安，这都有可能的。"陈德苦恼着说："不找了，失散这么多年了，死了都有可能。"贺百丁说："不要朝坏处想。"陈德说："不说这事了。这么多年过去了，真找到了也是陌

生人。”

陈德这次回国因时间宽裕，在老家待的时间较长，他走的前一天下午，与养女来贺家告别。陈德对贺百丁说：“我机票买好了，明天上午飞北京，再飞美国。”陈女士送来一套高档西装，让贺强试，如果款式不合身，她好拿去换。贺强不愿意接受，陈德说：“是我要我女儿买的，你试试吧。”贺强就穿上西装给父母看，父亲没吭声，母亲说：“合身。”贺强问多少钱，要付钱。陈女士摆手，“我爸送你的。”她对养父说：“爸，我不打扰您和贺叔叔聊天，晚上来接您。”陈德答：“好。”陈女士走后，陈德喝口茶，说：“这茶，好喝。”“那你带些茶叶去，我这里还有几斤，是岳阳君山毛尖。”贺百丁掉头看着贺强，“茶叶在我睡房的柜子里，有三包，都拿来给你陈伯伯。”贺强拿来三包茶叶，陈德说：“一包就够了。”“都拿去，这是湖南本地茶。”贺百丁说。陈德就客气道：“那谢谢了。”

陈德这张饱经沧桑、皱纹交错的脸上，脸色有些飘浮，感觉上好像浮着层东西。“这些年，我经常想起你和大哥，做梦也是梦见我们在黄埔军校和陕西的那些事。”贺百丁答：“那都是很遥远的事了。”陈德觑眼他，犹豫道：“我们都是快入土的人了，我还有话想跟你说，就是不知怎么开口。”贺百丁感到奇怪道：“都是要死的人了，脸皮老得可以当抹布了，还有什么话说不出口？”陈德张了下嘴，要说又止住了。贺百丁淡淡道：“有什么话就说。”陈德就一副下决心的模样道：“去年回湖南，我就想把这事告诉你，但我这张老嘴说不出口，就想还是把这秘密带到坟墓里去。这次来，我在老家想了几天，还是决定当面向你道歉，三弟，我对不起你。”他说这话时，一脸的歉疚。贺百丁一怔，疑惑地望着陈德，“你有什么对不起我？”陈德说：“多年前，我是共军间谍。”

贺百丁的目光迷惑得化不开了，在他深情的记忆里，陈德是最忠于他且事事都站在他这边的，也是他在战争年代里最依赖、信任的人！“共军间谍？”他惊奇道。陈德说：“这么多年里，这事在我身上成了心病，总是折磨着我，三弟，二哥请你原谅。”

贺百丁有一种天崩地裂的感觉，即使当年军统特务冲进军部抓秦云，把他骗到总部再把他抓起来，这种感觉也没有过！此刻，陈德的这几句话，把他击碎了，他不信道：“你什么时候成共产党了？”陈德说：“抗日战争年代，当我们独立师退到与共军接壤的根据地时，我看见共产党的官兵都穿着同样的衣服，没有高低、尊卑，大家同一个锅子吃饭，我就对这支军队产生了好感。你还记得那个梁团长吗？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的？”贺百丁迷茫起来，“不记得了。”

“这位梁团长与我有较深的渊源，可以说不是冤家不聚头，三十年代，我们在贵州追击红军时，我负伤后，他俘虏过我，那时他是连长，因他是醴

陵人，见我开口说的是醴陵话，便放了我。后来在西安，梁团长找到我，当时国共两党正紧张，我是你的参谋长，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正因没升少将而苦恼，被他说服了……”贺百丁听他说，想难怪当年他们追击共军每次都扑空，而他的部队，却会在移动中遭到共军歼灭，原来不但他的机要秘书是共军间谍，这个他当年最信任的参谋长，他事事都与他商量、定夺的陈德，竟也是隐藏得很深的共军间谍！他曾经怀疑过很多人，脑海里把身边所有的人都过滤过，甚至还怀疑过郑志宏和狄昆，惟独没怀疑过陈德！陈德见他不语，坦率地说："后来，你在湖南任新七十一军军长，我又被派到你身边，组织上知道我和你关系特殊，又没暴露，就派我来做你的策反工作，一边把第一兵团的布防秘密报告给中共地下党。”贺百丁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把肚子里的怒火压下去，他绷着脸问："陈德，既然湖南在你们策反下，按你们的心愿和平解放了，你怎么又突然要去台湾？”

陈德告诉他，组织上知道他还没暴露身份，而且在起义将领的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他当时在贺百丁身边只是名高级参谋，无军职，就决定派他去台湾窃取国军在台湾的布防，当时共军是准备一股作气地打下台湾的。那架停泊在大托铺机场的飞机是共军有意放飞的，飞机上不只他一个间谍，几十个乘机人员中，说起来都是国民党的军政要员，但应该有三四个是共军派去台湾收集情报的特工，都互不认识，各有各的任务，也不允许同机的人相互打探。“我到了香港后，和一些人转机去了台湾。”他说，“我们到台湾后受到台湾军方的热烈欢迎和保密局的严密审查，但我都顺利过关了。我对审查我的人说，我在陕西任旅长时，曾亲手打死了共军的一名团长。我的理由是事先中共特工组织给我编造好的，死的那个团长叫什么名，哪里人，反正死人不会站起来指证我说谎。我说湖南的国军投降，我怕共军找我秋后算账，正好有飞机飞香港，我就和张际鹏将军等人，逃出了湖南。我说的理由很恰当，而且，当时军统也没法证实我说的话。但就在共军着手准备打台湾时，朝鲜战争爆发了，致使共军无法抽出身来打台湾。”

陈德继续道："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当时共军还没军舰，无法逾越台湾海峡，我们这些被共军秘密派到台湾的间谍，就没作用了，共军军方的特务组织也一直没与我联系。我去台湾前，共军组织给了我一个联络暗号，说只有能对上这个暗号的人，才是组织上派来与我联系的。但没有人与我对过暗号，一次也没有。我好像被共军军方遗忘或者抛弃了。我先是随胡宗南去了大陈岛，后来国军从大陈岛撤退，我一直驻防在台南，一九五八年，我晋升为国民党陆军中将、国防部部员，一九七一年退役，七年后我申请去美国，与养女生活在一起，直到现在。”

贺百丁问："你到台湾后，共产党再没找过你？”“没再找过我，一切都过去

了！”陈德说，忽然生起气来，“上次回国，我找过你们湖南军区，想通过组织找我女儿，说了我当年去台湾的情况。军区一个负责情报工作的，很详细地听了我的汇报，我从遵义回来，再去军区询问，军区的人说，他们认真调查了，组织上没我的资料，无法证明我的身份。”贺强觉得这太奇怪了，问：“怎么可能？你是他们派去的啊。”陈德的老脸上有些伤心，说：“他们向我解释，当年组织上为保护秘密特工，基本上不留资料，都是单线联系，尤其是我当时还被组织上派去台湾执行秘密任务，即使有我的资料，也会销毁，因为当时大陆也有很多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他们要我找个证明我身份的人，可是与我联系的能证明我身份的梁团长，后来当了副部长，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整死了。”陈德脸呈愠色，“我冤呵，我为组织工作，抛妻弃女去台湾执行任务，到头来连名分都没有。”

“陈德，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他盯着陈德，目光夹杂着老年人的愤慨，尖刀一般。陈德低下了头，叹息一声，“我九十岁了，快死了，时常回想自己的一生，觉得自己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这次我从美国来，就是想亲口向你说这事，今天，我终于说出来了。”他望着比自己显得还老的，睁着双浑浊、愤怒的黄眼珠的贺百丁，又说：“这对于我，是个心结，多年里一直压在心头，不说出来就解不开。我现在只是个没用的老头。我这段经历，从没对任何人说过，今天是第一次说。”贺百丁黑着脸挥下手，“别说了，你有脸说，我可没脸听！”

贺强一直在一旁听着，暗暗惊讶，他一时看眼陈德，一时又望着父亲，父亲的脸都气青了，像只风干的茄子。他担心道：“爸，您没事吧？”父亲憋青了的脸庞上，终于有所松动，答道：“我死不了。”父亲不愿再看陈德一眼，冷着沙哑的声音说：“你走吧。”贺强见父亲很冷酷地催客，又激动又不安地叫了声：“爸，事情都过去了。”父亲不看他，板着面孔说：“怎么过去了？他过去了，我能过去吗？你走吧，我家不欢迎你。”父亲的背一下子驼了，弓起身，走进自己的房间，嘭，关了门。

陈德满脸愕然、难堪。贺强心里过意不去，说：“陈伯伯，我爸不近人情，还望您别计较。”陈德没说话，机械地站起身，一脸可怜地走出了贺家。中午，何小玉和保姆买了些熟菜回来，不见陈德，问：“陈德呢？”贺强正要回答，父亲绷着脸道：“死了！”何小玉问：“你跟陈德吵架了？”贺百丁蔑视地用鼻子哼一声，“这种连亲生女儿都抛弃的、出卖朋友的人，也值得我跟他吵架？”

贺百丁被陈德打垮了，他命令贺强把那套高档西服扔掉。“不要接受他的礼物，脏——”他恨恨地说。从此他再也没有高兴过，他把陈德送的西洋参和抗衰老的药物都扔了出去，也不许何小玉、贺强提陈德的名字，只要他们提到陈德，他就歇斯底里地叫骂。“骗子，都是骗子，没一个好人。”

有天，刘于一来看他，他傲慢地昂起眼角还粘着眼屎的脸，不看刘于一。刘于一见他目光骄傲得不行，像只苍老却威严的雄狮，问他：“谁碍着你了？”他终于吐出一句话：“你们这些人，比我坏多了。”刘于一也是个九十岁的老兵，问：“什么意思？”他蔑视地瞟眼刘于一，“你也是共产党吧？”刘于一笑得老脸上皱纹乱窜，“谁刺激你了？”何小玉在一旁说：“还有谁？陈德啊，当年和你一起劝他起义的。”刘于一问：“陈德是共产党？”贺百丁来火了，“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想骗我到死吗？”刘于一看着这个蓄傲慢与愤恨于一脸的贺百丁，“贺老，我真不知道陈德是共产党，战争年代，共产党的组织极其严密，因怕叛徒出卖而被军统一网打尽，都是极严格的单线联络。这你懂的。”刘于一又说：“湖南和平起义时，陈德从没说过他是共产党，也没人对我说过陈德是共产党。我今天才第一次听嫂子说。”贺百丁哼一声，刘于一又补一句，“贺老，我们都老得掉渣了，即使陈德是共产党他也背离了共产党，他拿着美国护照，吃着国军军饷，美国是资本主义强国，他在美国过逍遥日子，还算什么共产党？”贺百丁冷着脸说：“他脸皮比牛皮还厚呵。”刘于一看着这个固执得像一头犟骡的贺百丁，“贺老，你不觉得追究这些事，很无聊么？”

六月里，第一个星期天，他无疾而终。先一天，张副官一定从某个渠道得到了死神的暗示，从养老院赶来看他，拄着一根人家从庐山带回来的有三个节疤的拐杖，勾着腰，关心地问他身体怎么样。他瞧着这个老部下，竟认不出张副官是谁。老伴说：“他是张副官。”他面带笑容地“哦”了声，就再没说一句话。张副官感到无趣地坐了半个小时，喝了表姐端给他的一杯茶，走了。这种情况同样也发生在贺百石身上，早几个月，贺百石来看他，贺强领着叔叔走进卧室，说：“爸，叔叔来看你。”他看着贺百石，不知道他是谁，问：“同志，你叫什么名字？”贺强在一旁说：“他是贺百石叔叔。”他“哦”了声，突然问：“你是我的炮兵团长吧？”贺百石说：“是呢，哥。”他却把目光移开，不再看贺百石。

他这样茫然、麻木、淡定地活着，活在除了他，谁也不清楚的阴阳两界。他看见自己到达了阳界的山巅，越过山巅，那边就是充满迷雾的阴界了。他常常站在山头徘徊、眺望，没有把握自己是不是应该下去，因为从战术上看，这片山头地势最高，守住了，阴界的敌军就无法攻上来，而他则可以率部冲下去。“骗不了我的，你们！”他很自信，一挥手，“打仗，谁也骗不了我。”他身边的人，都进入不了他的视线。他在脑海里紧张地指挥作战，手上有二十个军，他是蒋校长任命的总司令，指挥着几十万军队与林彪的四野打。有时候是林彪赢了，有时候又是他赢了。张副官来拜访他的第二天晚上，睡觉前他喝了杯蜂蜜，喝蜂蜜时老伴告诉他，“这是今年的槐花蜜，喝了通便的。”近两个月他有点便秘。他喝了蜂蜜，因天热，老伴走过去把窗户打开，窗外，白兰花树上突然有蝉鸣声传进来。他听老伴说：“都晚上十点钟了，蝉还闹。”他回答：“这是进攻的信号。”他说完这

话，思想就飞到了山巅上，于是他看见从阴界里拥上来很多官兵，而指挥军队往阳界攻的竟是他臆想中任命的兵团司令、从前的老部下郑志宏。他愕然不已，粗声问：“郑司令，你疯了，怎么跑到共军那边去了？”郑志宏司令走过来说：“长官，陈德说别打了，您已经起义了。”

他迷茫了，因为他脑海里残余的那点意识，让他想起郑志宏死了好几十年，那个地方叫山王庙，便紧张着脸色问：“陈德是不是死了？”郑志宏答：“长官，陈德死了，他从美国的阴间赶来，飘洋过海，用了三年七个月零八天才找到我，衣服那么破烂，模样那么老态、可怜，我都不敢相信他是陈德。”贺百丁大脑里那最后一点意识灰飞烟灭前，仍没对陈德消除仇恨，咬着牙道：“你别理他。”

他走到阳界的山头上俯瞰，阴界很宁静，那片迷雾正在渐渐消散，于是他看见一道彩虹。好像雨过天晴的彩虹，罩在通向阴地的边缘，那边就是阴界，迷雾散去后，原来那边的上空更加明丽，洗过一样。他再望下看，全部是花，很鲜艳，排列得很好看，成群的蜜蜂和蝴蝶在花上飞舞。他看见了秦云，她还是那么漂亮、迷人，一点也没变。那张被瘦高个特工一枪打烂的脸，早已愈合，对他一笑，笑得山花烂漫。他顾不得那么多地向她走去，说：“我原谅你了。”他迈出了让他厌恶的阳界，步入阴间那片旖旎、绚丽的山谷时，看见蒋介石着中山装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深感自己绕不过他，便敬礼道：“校长，学生让您失望了。”

（题图：李筱）